

第一卷

# 创造论图谱



哈伦·叶海雅



阿德楠·欧柯塔，现用笔名“哈伦·叶海雅”从事写作，1956年出生于安卡拉。曾在伊斯坦布尔熏南大学学习艺术，此后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攻读哲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发行了很多探讨政治、信仰与科学问题的著作。得益于他的著作，很多人恢复了自己的信仰，也有很多人更坚定了自己的信仰，因此他的著作在世界各地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力。哈伦·叶海雅的著作有着广泛的读者，无论他们有什么



什么样的年龄、种族或国籍，他的著作都关注一点：扩展读者的思路，鼓励他们去思考一系列的关键性问题，譬如关于神的存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以及按照神的旨意行事等方面的问题。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لَّهُ  
رَسُولُ  
مُحَمَّدٍ



## 致读者

我们用了一个章节来阐述进化论的崩溃，因为该理论是构建所有反精神哲学的基础。因为达尔文反对创造学说——所以他必然反对真主的存在——在过去的140年里，进化论致使很多人放弃他们的信仰，陷入了疑虑之中。因此，告诉所有人进化论是个骗局就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因为读者读到的往往只是我们著作中的某一本而不是全部，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用一个章节来总结这个问题。

作者的所有著作都是根据《古兰经》的教义来解释信仰问题，让读者知道真主说了什么，并在生活中遵照真主的指示行事。我们解释了所有与真主的教义有关的内容，使读者心中不存疑虑。这些书态度真诚、语句平实流畅，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各个年龄段的读者都能读懂。其叙述清楚，言辞有力，读者可以一气呵成读完这些书。即使是那些反对神性的顽固分子在书中记述的事实面前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即使是他们也不能否定其内容的真实性。

您可以单独阅读本书和作者的其它著作，也可以对其进行小组讨论。对于那些急于从书中学到东西的人来说，讨论是非常有效的学习方法，它使人们可以互相传达感受和经验。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撰写这些书完全是为了令真主愉悦，出版和阅读这些书是对伊斯兰教的巨大贡献。作者所有的著作都极具说服力。所以，要向其他人传达真正的宗教信仰，推荐他们阅读这些书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我们希望读者能浏览一下本书后面所附的关于作者其它著作的评论。作者在信仰问题上有丰富的见解，阅读他的著作必将乐趣无穷，且受益匪浅。

与其他某些书不同，在这些书中，您将会发现作者的观点解释都有翔实可靠的证据，且保持了对宗教问题的敬畏，那些会在人们心中制造怀疑、使人们偏离正道的悲观主义论调在本书中也不存在。

中文第一版于2007年3月出版发行

### 出版发行:

GLOBAL PUBLISHING

Talatpasa Mah. Emirgazi Caddesi

Ibrahim Elmas Is Merkezi A Blok Kat 4

Okmeydani - Istanbul / Turkey

电话: (+90 212) 222 00 88

### 印刷装订:

Secil Ofset in Istanbul

100 Yil Mah. MAS-SIT Matbaacilar Sitesi

4. Cadde No: 77 Bagcilar-Istanbul/Turkey

电话: (+90 212) 629 06 15

所有选自《古兰经》的译文出处

[www.harunyahya.com](http://www.harunyahya.com) / [www.harunyahya.net](http://www.harunyahya.net)

哈伦·叶海雅

---

# 创造论图谱



## 作者简介

阿德楠·欧柯塔，现用笔名“哈伦·叶海雅”从事写作，1956年出生于安卡拉。他在安卡拉读完小学和中学，在伊斯坦布尔熏南大学学习艺术，伊斯坦布尔大学学习哲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发行了很多关于政治、科学以及与信仰问题的著作。哈伦·叶海雅是一位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很有影响力，揭露了进化论者制造的骗局和他们提出的错误观点，揭示了达尔文进化论与血腥思想——如法西斯、共产主义——之间的隐秘关联。

哈伦·叶海雅的作品被译成57种不同的语言在世界上发行，其著作数超过了45,000页，包括30,000个图例。

他的笔名是哈伦（亚伦）与叶海雅（约翰）这两个名字的组合，此举是为了纪念这两位受人尊敬的先知，他们为帮助人类树立信仰进行了伟大的抗争。他的书的封面上印有先知的形象，这就是一种象征，与其内容相联系。它代表了《古兰经》（最后的经文）和最后的先知

穆罕默德（愿真主保佑他，赐他安宁）。在《古兰经》和《圣行》（先知的教导[愿真主保佑他，赐他安宁]）的指引下，作者决心驳斥无信仰主义的每一个根本原则，用“最后语录”来驳斥和终结所有反对宗教的思想。最后的先知集终极的智慧与德行的完美于一身，作者使用他的形象（原真主保佑他，赐他安宁）表明自己提出“最后语录”的目的。

哈伦·叶海雅的所有著作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要传播《古兰经》的福音，启发读者思考最根本的信仰问题，如：真主存在、合一以及将来；除此之外之



外，他还揭露出无信仰体系的根基浅薄脆弱，在意识形态上错误反常。

哈伦·叶海雅的读者遍布许多国家，如：印度、美国、英国、印度尼西亚、波兰、波斯尼亚、西班牙、巴西、马来西亚、意大利、法国、保加利亚以及俄罗斯。他的一些作品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包括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乌尔都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阿尔巴尼亚语、汉语、斯瓦希里语、豪萨语、迪维希语（在毛里求斯使用），俄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波斯尼亚）、波兰语、马来语、维吾尔土耳其语、印度尼西亚语、孟加拉语、丹麦语和瑞典语。

哈伦·叶海雅的作品在世界上好评如潮，这些作品教导很多人重拾了对真主的信仰，并发掘出人们对信仰更深的感悟。其作品真诚睿智，风格独树一帜，平易近人，只要读者一读，马上就能感受到其内在力量。因为哈伦·叶海雅的作品极富感召力，论述清楚明确，无可辩驳，人们只要认真地研读过这些著作，就会放弃宣扬无神论和其他错误的思想，不再相信唯物主义哲学。就算还有些人坚持那些看法，他们的坚持也只是因为在情感上难以舍弃这些旧观念而已，因为哈伦·叶海雅的著作从根本上驳倒了这些思想。哈伦·叶海雅的著作从意识形态上击垮了当代所有的反宗教运动，我们应该向他致谢。

毫无疑问，这应归功于《古兰经》的高深智慧和清晰的说理。作者的态度非常谦卑，他希望能帮助人们找到真主所指示的正确道路。出版这些著作并不是为了追求物质上的报酬。

那些鼓励其他人读这些书，帮助别人打开视野和心灵，引导别人成为真主更虔诚的仆人的，他们的功劳之大，无可估量。

同时，有些书并不能扫除人们思想上的疑虑，而只会使人的意识混乱。它们显然不能准确有力地清除人们心中的困惑，也不能指导人们对过去的经历辨清是非，宣传这样的书完全是白费时间和气力。哈伦·叶海雅的书之所以获得这么大的成功，靠的决不是作者的文学功底，而是书的高尚目标：将人们从信仰丧失中拯救出来。怀疑这一点的人会看到，哈伦·叶海雅的著作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战胜无信仰的观点，传播《古兰经》的道德价值观。在读者的信念中，他所做的工作取得了成功，影响非凡。

有一点我们要铭记在心：大多数人之所以会一直遭受苦难、冲突和其他的折磨的主要原因在于现在意识形态上盛行“无信仰”。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方法是从思想上击倒“无信仰”的观点，让人们相信创造论的奇迹和《古兰经》的道德规范，且在生活中遵循这种规范。今天的世界正在坠入暴力、败和各种冲突的旋涡中，这种情况清楚地告诉我们要赶快采取有效的行动。

在拯救人类信仰的努力中，哈伦·叶海雅的书发挥了领导作用。按真主的意愿，这些著作将帮助人类在21世纪实现《古兰经》中允诺的和平、正义和幸福。





# 创造论图谱

哈伦·叶海雅



# 目录



简介 .....	14
1. 什么是化石?.....	16
2. 在北美洲和南美洲发现的化石标本 .....	44
在美国发现的化石标本.....	46
长嘴硬鳞鱼 .....	48
千足虫 .....	50
刺鲛 .....	52
海百合 .....	54
鲱鱼 .....	56
螃蟹 .....	58
河鲈 .....	60
漆树叶 .....	62
鲑鲈 .....	64
两条鲱鱼.....	66
三叶虫 .....	68
鲱鱼 .....	70
金钟柏树叶 .....	72
幼兔 .....	74
鲑鲈 .....	76
海胆 .....	78
悬铃木树叶 .....	80
沙鱼 .....	82
鲱鱼 .....	84
银杏叶 .....	86
鲱鱼 .....	88
太阳鱼 .....	90
七鳃鳗.....	92
鲑鲈 .....	94
鲑鱼尾 .....	96
白杨 .....	98
河鲈 .....	100
云杉 .....	102
灯笼鱼 .....	104
美国黄松 .....	106
河鲈 .....	108
鲱鱼 .....	110
柳树 .....	112
河鲈 .....	114
橡树叶 .....	116
河鲈 .....	118
葡萄叶 .....	120
鲱鱼和太阳鱼 .....	122
漆树叶 .....	124
北美洲熊头骨 .....	126
河鲈 .....	128
太阳鱼 .....	130
山核桃叶 .....	132
鲱鱼 .....	134
无花果树叶 .....	136
鲱鱼 .....	138
龙虱 .....	140
七叶树树叶 .....	142
蕨类 .....	144
鲱鱼 .....	146
鲱鱼 .....	148
海龙 .....	150

羊驼头骨 .....	152	兔子 .....	168
河鲈 .....	154	鹿头骨 .....	170
犀牛头骨 .....	156	河鲈 .....	172
兔子 .....	158	双壳类动物 .....	174
太阳鱼和鲱鱼 .....	160	海龟 .....	176
柳树 .....	162	贝壳和牡蛎 .....	178
月桂树叶 .....	164	河鲈 .....	180
鲱鱼和河鲈 .....	166	海星 .....	182

### 在加拿大发现的化石标本 ..... 184

月目鱼 .....	186	银杏叶和红杉树干 .....	204
红杉树枝 .....	188	银杏叶 .....	206
月目鱼 .....	190	榆树叶 .....	208
带有毛蚊的红杉树干 .....	192	白果叶 .....	210
肺鱼 .....	194	桉木树叶 .....	212
红杉树干和角树树叶 .....	196	角树和榆树叶 .....	214
树枝上有荚果的红杉树干 .....	198	水杉叶和松球 .....	216
桦树叶 .....	200	龙虾 .....	218
鲑鱼头 .....	202		

###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现的化石标本 ..... 220

成年飞虱 .....	222	甲虫, 有翅白蚁 .....	249
跳蛛 .....	223	蚱蜢, 小甲虫 .....	250
马蹄蟹甲虫 .....	224	寄生蜂, 叶蝉 .....	252
寄生蜂 .....	225	针孔蛀虫 .....	253
猎蝽 .....	226	小寄生蜂, 跳虫 .....	254
伪蝎 .....	228	金小蜂 .....	255
有翅蚂蚁 .....	229	隐翅虫, 甲虫 .....	256
火甲虫, 千足虫和蜘蛛 .....	230	雄飞蚂蚁 .....	257
小寄生蜂和蜜蝇 .....	232	有翅蚂蚁, 2只瘿蚊 .....	258
二只无刺蜂和一只飞虱 .....	233	大蚊 .....	260
5只有翅蚂蚁, 瘿蚊 .....	234	蜜蝇 .....	261
蜘蛛和蜘蛛网 .....	235	蠓 .....	262
树虱 .....	236	三只蛾蝇, 黑翅蕈蚊 .....	263
小蠹虫 .....	237	蜘蛛网, 黑色小清道夫蝇 .....	264
马蹄蟹甲虫 .....	238	二只跳虫 .....	265
有翅蚂蚁 .....	239	蜜蝇 .....	266
蜘蛛 .....	240	蠼螋, 工蚁 .....	268
工蚁 .....	242	飞虱若虫 .....	269
工蚁 .....	243	苍蝇 .....	270
石蛾, 3只黑翅蕈蚊 .....	244	黑色小清道夫蝇 .....	271
有翅白蚁 .....	245	象鼻虫, 针孔蛀虫 .....	272
椿象 .....	246	蛾蝇 .....	273
蜘蛛和蜘蛛网 .....	247	蟋蟀, 椿象 .....	274
2只有翅蚂蚁 .....	248	瘿蚊 .....	275

蠓, 瘿蚊 .....	276	隐翅虫 .....	293
蕈蚊 .....	277	刺蝽 .....	294
针孔蛀虫 .....	278	蚁蛉 .....	295
黑色小清道夫蝇 .....	279	毛虫 .....	296
竹节虫 .....	280	蚊子, 飞白蚁 .....	297
啮虫 .....	281	尺蠖 .....	298
蜉蝣 .....	282	蚋, 带有一串卵的蕈蚊 .....	299
象鼻虫 .....	283	黄潜蝇 .....	300
蛾蝇 .....	284	蟑螂 .....	301
蟋蟀, 大蚊 .....	285	龄虫, 黄蜂 .....	302
象鼻虫 .....	286	蚊子, 孪蚤蝇 .....	303
等足目动物幼虫 .....	287	茧蜂 .....	304
木虱 .....	288	刺蝽 .....	305
蚂蚁 .....	289	花蝽 .....	306
蚂蚁 .....	290	蠹蝽 .....	307
潮虫 .....	291	蚁后 .....	308
螨和棘胫小蠹 .....	292	有翅白蚁 .....	309

### 在巴西发现的化石标本..... 310

丛蟀 .....	312	蟑螂 .....	323
蟑螂 .....	313	水生甲虫 .....	324
苍蝇 .....	314	蚱蜢 .....	325
蟑螂 .....	315	蟑螂 .....	326
蚱蜢 .....	316	蚱蜢 .....	327
长嘴硬鳞鱼 .....	318	蚱蜢 .....	328
蝎子 .....	320	长角蚱蜢 .....	329
蟑螂 .....	322		

### 在秘鲁发现的化石标本..... 330

牡蛎 .....	332
牡蛎 .....	334
牡蛎 .....	336

### 在阿根廷发现的化石标本..... 338

### 在智利发现的化石标本..... 339

南洋杉松球薄片 .....	340	鸬鹚头骨 .....	346
螃蟹 .....	342	鸬鹚头骨 .....	348
南洋杉松球 .....	344	螃蟹 .....	349

### 3. 在欧洲发现的化石标本..... 350

**在德国发现的化石标本..... 352**

在欧洲发现的化石标本.....	350	海百合 .....	368
在德国发现的化石标本.....	352	腔棘鱼 .....	370
虾.....	354	龙虾 .....	372
海星.....	356	海蛇尾 .....	374
弓鳍鱼 .....	359	腹足动物.....	376
长嘴鱼 .....	360	腹足动物.....	377
虾.....	362	虾.....	378
长嘴硬鳞鱼 .....	364	在西班牙发现的化石标本.....	380
蝙蝠.....	366	在捷克共和国发现的化石标本 .....	381

**在西班牙发现的化石标本..... 380**

**在捷克共和国发现的化石标本..... 381**

蕨 .....	382
青蛙.....	384

**在意大利发现的化石标本..... 386**

竹蛭.....	388	蜻蜓幼虫.....	394
海马.....	390	海龙 .....	396
黄尾鲋 .....	392		

**在英国发现的化石标本..... 398**

马蹄蟹 .....	400	蜘蛛 .....	410
海蛇尾 .....	402	鹦鹉螺 .....	412
鹦鹉螺 .....	404	海百合茎.....	414
双壳类动物 .....	406	海百合茎.....	415
鹦鹉螺 .....	408		

**在俄罗斯发现的化石标本..... 416**

**在波兰发现的化石标本..... 417**

螻群.....	418	蚱蜢 .....	431
竹节虫蛹（竹节虫） .....	419	2只蟋蟀 .....	432
工蚁和蚜虫幼虫 .....	420	毛虫 .....	433
蟹蛛.....	422	苍蝇 .....	434
蚜虫幼虫.....	423	苍蝇 .....	435
真螻（TRUE MIDGE） .....	424	蝴蝶 .....	436
一对长腿蝇 .....	425	叶蝉 .....	437
黄蜂 .....	426	蛾.....	438
石蛾.....	427	抒蚤蝇 .....	439
石蝇 .....	428	雄性飞蚁.....	440
蟑螂 .....	429	舞虻.....	441
蛾 .....	430		

#### 4. 在非洲和中东发现的化石标本 ..... 442

##### 在摩洛哥发现的化石标本 ..... 444

海胆 .....	446	海胆 .....	457
三叶虫 .....	448	海胆 .....	458
颌针鱼 .....	450	海胆 .....	459
海星 .....	452	海星 .....	460
三叶虫 .....	454	海胆 .....	462
海胆 .....	456	海胆 .....	463

##### 在马达加斯加岛发现的化石标本 ..... 488

鲨鱼 .....	466	飞鱼 .....	478
鳗鲡 .....	468	鳗鲡 .....	480
飞鱼 .....	470	鳗鲡 .....	482
蝰鱼 .....	472	鲨鱼 .....	484
虾 .....	474	虾蛄 .....	486
飞鱼 .....	476		

##### 在马达加斯加岛发现的化石标本 ..... 488

腔棘鱼 .....	490	鹦鹉螺 .....	500
双壳类动物 4 .....	494	鹦鹉螺 .....	501
鹦鹉螺 .....	496	双壳类动物 .....	502
鹦鹉螺 .....	497	鹦鹉螺 .....	504
海胆 .....	498	鹦鹉螺 .....	505

#### 5. 在中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现的化石标本 ..... 506

##### 在中国发现的化石标本 ..... 508

蜉蝣 .....	510	鸟 .....	538
蝎蛉 .....	512	幼龟 .....	540
盲蛛 .....	513	鲟鱼 .....	542
沫蝉 .....	514	飞虱 .....	544
飞虱 .....	516	鳄鱼 .....	546
蕈蚊 .....	518	鲟鱼 .....	548
火蜥蜴 .....	520	黑鱼 .....	550
鲟鱼 .....	522	海龟 .....	552
海龟 .....	524	土狼头骨 .....	554
蜉蝣 .....	526	鲟鱼 .....	556
火蜥蜴 .....	528	蟑螂 .....	558
蜘蛛 .....	530	蜉蝣幼虫 .....	560
小龙虾 .....	532	老虎头骨 .....	562
蜻蜓 .....	534	犀牛头骨 .....	564
狼头骨 .....	536	蜉蝣幼虫 .....	566

在新西兰发现的化石标本 .....	572
在澳大利亚发现的化石标本 .....	573
海百合 .....	574
螃蟹 .....	576
结论 .....	610
附录	
进化论的崩溃 .....	614
恐怖主义真正的意识形态根源:	
达尔文主义和唯物主义 .....	616
引言: 何故进化论? .....	626
前言: 我们时代最大的怪状:	
被进化论所蒙蔽 .....	628
第一章 从偏见中解放出来 .....	630
第二章 进化论简史 .....	634
第三章 空想的进化机制 .....	642
第四章 化石记录反驳了进化论 .....	647
第五章 从海洋过渡到陆地的谎言 .....	652
第六章 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假想进化 .....	656
第七章 进化论者对化石的虚假演绎 .....	666
第八章 进化论的骗局 .....	668
第九章 人类进化的假想 .....	671
第十章 进化论关于分子的困境 .....	691
热力学驳斥进化论 .....	716
第十一章 巧合不能解释设计 .....	720
第十二章 为何进化论者的主张无效 .....	728
第十三章 进化论: 唯物主义倾向 .....	741
第十四章 媒体: 进化论的沃土 .....	746
第十五章 结论: 进化论是个骗局 .....	750
第十六章 创造的事实 .....	754
第十七章 物质的真正本质 .....	768
第十八章 时间的相对论和命运的事实 .....	791

# 前言

大约150年以前，英国的自然科学家查理斯·达尔文根据他在旅行途中观察到的各种情况提出了一个理论，但是该理论在后来的科学发现中未得到证实。他的进化论实际上包括了多种假设及猜想，都是达尔文根据他自己的想象构思出来的。

根据他的进化论，无生命物质偶然聚集到一起，产生了第一个活细胞。毫无疑问，这种观点极不准确，也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或发现可以证明它是正确的。另外，根据这种说法，这个单细胞生命形式逐渐地——而且又一次偶然地——演化成第一个微生物物种——换句话讲，就是它进化了。根据进化论的错误观点，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形态，从细菌到人类，都是这一想象过程的产物。



查理斯·达尔文

达尔文的观点显然既无科学依据又无科学发现可以支持它。但由

于在那个时代，人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都还相当原始，他的观点中的荒谬不实之处并未被完全曝光。在这样的大气候中，达尔文的假设被广泛接受。

达尔文进化论的根基是唯物主义。因此，这个理论很容易就被唯物主义者所接受。由于唯物主义界否认了创造论，他们盲目地相信进化论，甚至宣称进化论是他们自己世界观的科学基础。

唯物主义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调查，在实验室中营造人工环境，想要找到证明达尔文进化论的证

据。然而他们所做的每一项研究，

以及每一个新的发现，都成了反驳进化论——而不是肯定它——的证据。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快的进步，并驳倒了进化论。所有和这一主题相关的科学分支，比如微生物学、生物数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基因学、解剖学、生理学、人类学、古生



达尔文使用的单透镜显微镜，展示了那个时代有限的发达的技术手段。



使进化论无效的主要发现之一就是化石记录，化石记录显示了几千万年以来生物的构造一直未发生变化。如图所示为生活在我们当代的一种昆虫以及这种昆虫5000万年历史的化石。这种生物在5000万年后仍然没有发生改变，这驳斥了进化论。





1.25亿年历史的火蜥蜴化石和当代的火蜥蜴。



物学，都提供了无数证据，彻底否定了进化论。

化石记录可能是推翻进化论最重要的证据。化石表明，地球上的生命形态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任何微小的变化，也从来没有从一种形态发展到另一种形态。仔细检查化石记录，我们发现，今天的生命物质和数亿年前的一样，换句话说，他们从来就没有进行过进化。即使在最古老的时期，生物突然出现时他们已经具有了复杂的结构——完美的高级特征——就和他们今天的形态一样。

这表明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生命物质不是从进化论想象的过程中形成的。地球上存在的所有的生物都是真主创造出来的。这些完美的生命物质留下的证据再一次证明创造论是正确的。

本书不仅要告诉你什么是化石，化石在哪里又是如何被发现的，诸如此类的知识，更是要通过对大量的各种历经数百万年的化石标本进行细致的观察，从而宣称“我们生物从未经过进化，我们是真主创造的”。本书所讨论与图示的化石仅仅是证明创造论的数亿万种化石标本中的一小部分。即使是这么少的样本也足以证明进化论是科学史上巨大的谎言。

自被创造之日起，蕨类始终保持着相同的结构。在大约3亿年间蕨类一直保持原样，这成为证实进化论无效的一项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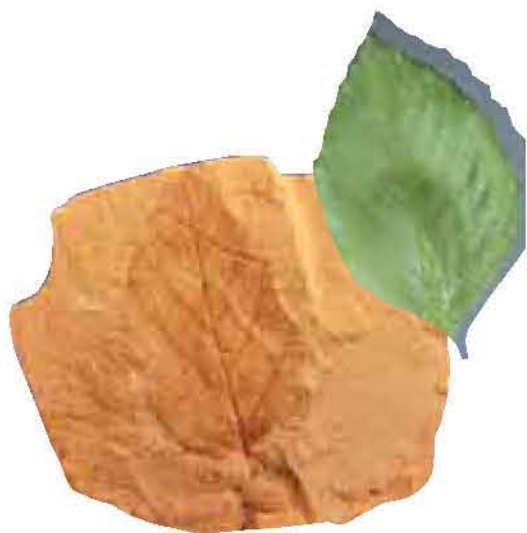
什么是化石？



# 什么是化石？

从广义上讲，化石就是古代生物的遗体和活动遗迹，在自然条件下被保存至今。我们得到的化石是生物体的某些部分，或者是古代生物活动时留下的痕迹（后者被称为遗迹化石）。死亡的动物或植物在完全腐烂之前被保存了下来，最后变成了地球上沉积岩的一部分，由此形成了化石。化石作用发生的条件是：这些动植物必须被快速掩埋——通常是被泥沙层所覆盖，然后通常就会发生化学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动植物遗体中原来的组织会发生矿物质变化，将其保存下来。

化石是史前生命情况最重要的证据。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发现了数以亿计化石，它们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研究地球生命的历史和结构的窗口。数百万的化石表明，物种是一蹴而就的，它们是以其完整的面貌出现的，并具有其复杂的结构，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并未发生过变化。这是重要的证据，表明生命是如此从无到有的——换句话说，它是被创造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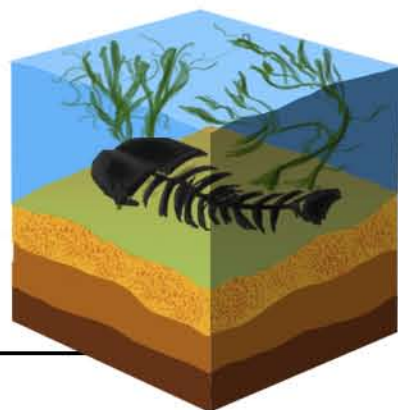


这个在蒙大拿州发现的古新世时期（6550万年至5500万年前）的桦木化石是立体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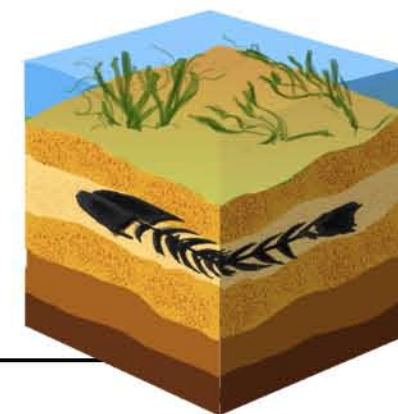
这种生活在5000万年前的青蛙和现今的青蛙没有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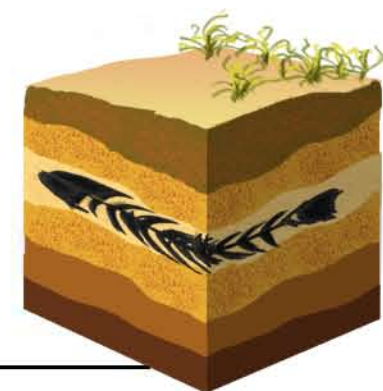
通常，随着生物体的死亡，首先是软组织损害和腐烂。然后，坚硬的部分比如骨头和牙齿保留了下来。骨头应尽快被掩埋以防止变形。



一段长时间以后，骨骼深埋在残留物的下层，生物体的遗骨变成了化石。



随着上面的土地渐渐被侵蚀，化石形成于其中的岩层开始浮出表面。



化石重见天日的方式有两种，即本身暴露出来，或者在古生物学家的勘测中被发现。





4.9亿至4.43亿年前的海星化石，展示了海星在几亿年间一直保持原样，没有进化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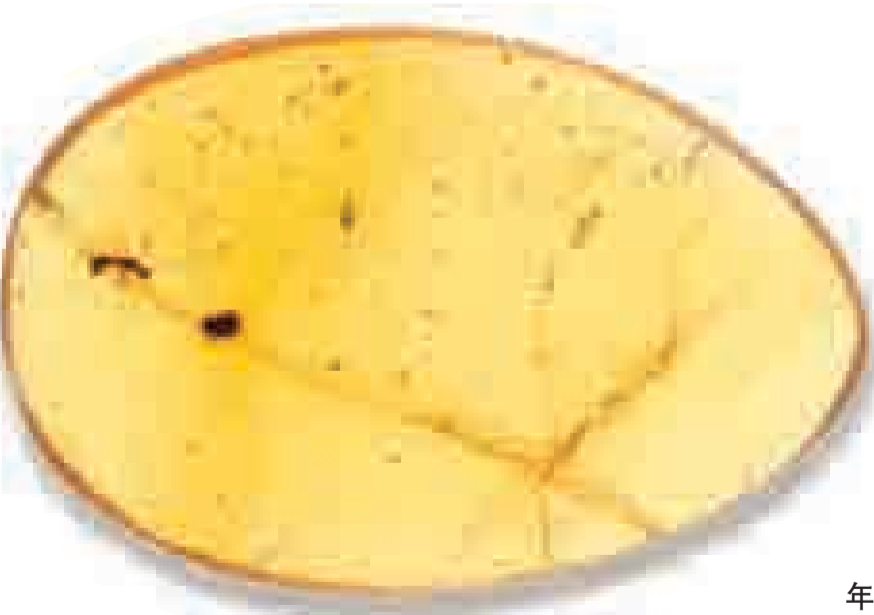


3800万至2300万年以前的螃蟹化石。



的。没有一件化石表明生物是逐步形成的，换种说法，它们不是进化而来的。被进化论者归为“过渡型的化石”极为罕见，而且科学已证明了它们是无效性。同时，一些被描述成过渡型的化石已被查明是伪造的，这表明进化论者已陷入绝境，被迫要采取欺骗的手段了。

在过去的150年间，全世界所挖掘出的化石已经证明了鱼一直都是鱼，昆虫一直是昆虫，鸟类一直是鸟类，爬行动物一直就是爬行动物。没有一件化石表明生物物种之间存在过渡关系——换句话说，不存在从鱼类到两栖动物、或从爬行动物到鸟类之间的过渡。简单地说，化石记录已经决定性地摧毁了进化论的根基，即，一个物种经过长期的演化变成另一个物种。



2000万至1500万年前的有翅蚂蚁

有翅蚂蚁的化石被包在由树脂凝固产生的琥珀中，同样驳斥了进化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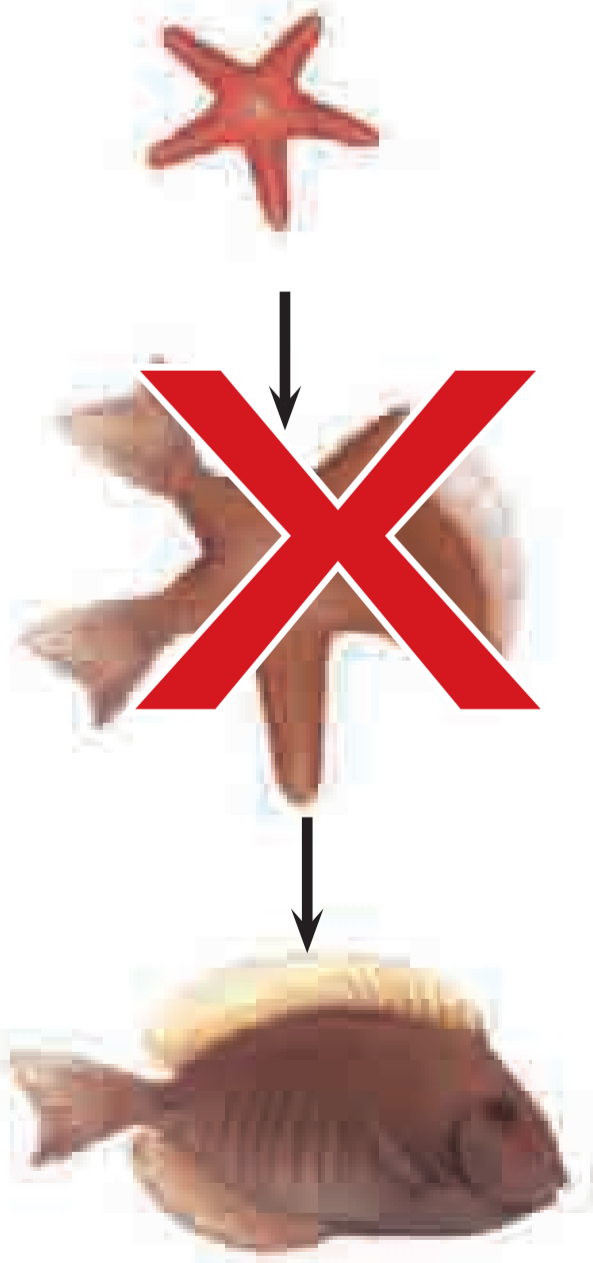
生活在2.5亿年至7000万年前的虾，与生活在我们当代的虾一模一样。在数百万年间虾一直保持不变表明了进化自始至终没有发生



不存在过渡形态



化石发现揭示了，这些图画中假想的生物从来没有存在过。生物体是突然出现在化石记录中的，出现时它们的所有特征都很完整，在整个生命中它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变化。



**达**尔文主义者宣称，生物体通过经历很小的变化，在数百万年间从一个物种进化到另一个物种。根据这种已被科学发现驳斥了的观点，鱼类要转变成两栖类，爬虫类要转变成鸟类。这个所谓的转变过程，据称要持续几百万年，理应在化石记录中留下无数证据。换句话说，研究人员在过去一百年的狂热研究中，应该已经发现了不少奇形怪状的生物体，比如半鱼半蜥蜴、半蜘蛛半苍蝇，或者半蜥蜴半鸟。然而，尽管几乎掘遍地球上的所有地层，也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可以被达尔文主义者用来当作转变的证据的化石。

另一方面，有无数化石表明，蜘蛛始终都是蜘蛛，苍蝇始终都是苍蝇，鱼始终都是鱼，鳄鱼始终都是鳄鱼，兔子始终都是兔子，鸟始终都是鸟。数以亿计的化石清楚地表明，生物体从来没有发生过进化，它们都是被创造的。这些化石证明了生物体不是进化而来的，而是被创造的。

化石不仅能够提供生命形态的信息，而且能提供关于地球历史的重要资料，比如，大陆板块的运动是怎样改变地球的表面地貌的，在过去的时代发生过什么类型的气候变化。

虽然化石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分支是从17世纪中期开始的，但是在古希腊时代，化石已经引起了科学研究者的注意，还出现了一些著作，比如研究者罗伯特·虎克（Robert Hooke）（写于1665年的《显微图谱》（*Micrographia*）和写于1668年的《地震综述（*Discourse of Earthquakes*）的作者）和尼尔斯·斯坦森（Niels Stensen）（他的另一个名字尼古拉斯·斯丹诺（Nicolas Steno）更广为人知）。当虎克和斯丹诺进行他们的调查的时候，大多数思想家不相信化石实际上就是生活在古代的生物的遗体。在对化石是否真是生物残体的争论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不能以地质学资料来解释化石是从哪里发现的。经常在山区发现化石，而那个时候，人们还不能解释诸如“鱼是怎么被石化在海拔如此高的地层中的”这样的问题。就如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曾经猜测的那样，斯丹诺也认为，在历史进程中，海平面一定降低过。而另一方面，虎克却认为，山的形成是地球内部变暖以及大洋板块地震的结果。



一位在澳大利亚埃迪卡拉地层做研究的化石研究人员。

于1668年的《地震综述（*Discour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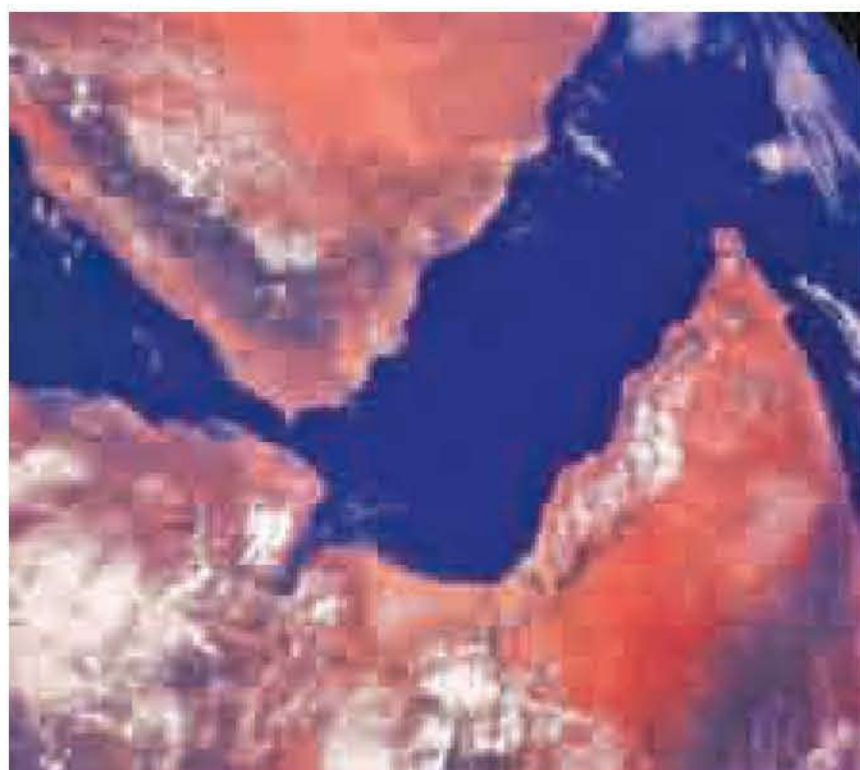


虎克和斯丹诺阐述其论断之后（他们解释了化石确实是生活在古代的生物的遗体），在18和19世纪，地质学发展起来了，系统化的化石采集和研究工作成为一个科学分支。人们根据斯丹诺提出的原理对化石进行分类和解释。18世纪以后，采矿业的发展和铁路建设的增加，促使人们更深更广地研究地面下埋藏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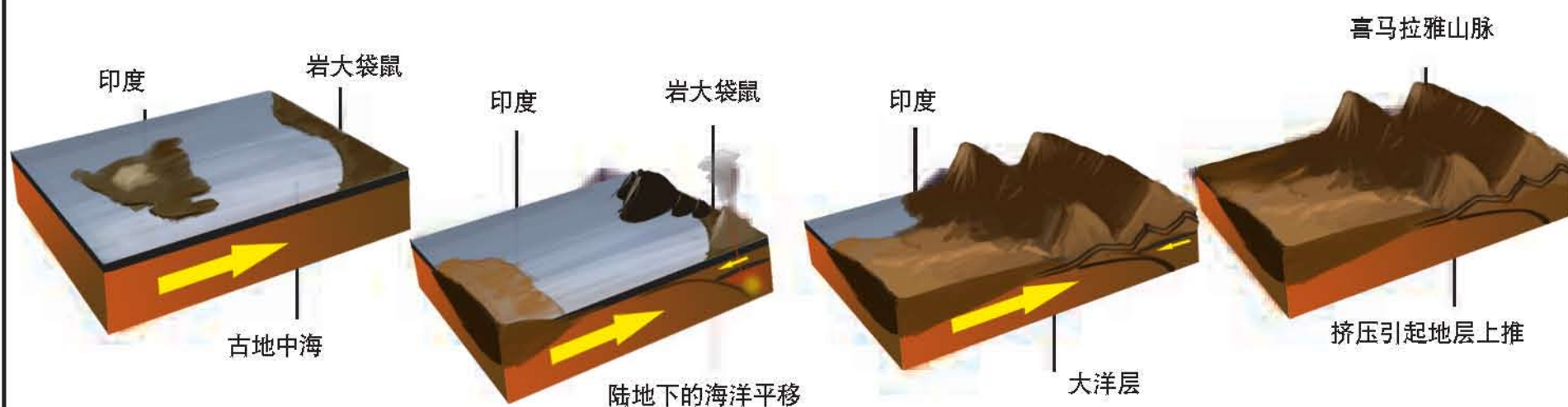
现代地质学表明，地壳由巨大的“板块”组成，板块在地球的表面漂移，承载着大陆，形成海洋。板块运动越激烈，地球的地理变化就越大。山脉就是巨大板块之间相碰撞所形成的。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地球的地理变化以及上冲断层也表明，今天构成山体部分的地层曾经位于水下。

这样看来，地层中的化石是获得地球不同历史时期信息的主要工具。地质资料表明，生物死亡后的遗体被保存在沉积物形成化石，在漫长的岁月中随地层一起被抬起。一些含有化石的岩石，其年龄可追溯到数亿年以前。

在这些研究中，我们观察到，某些特定的化石种类只能在特定的地层和特定的岩石中才能找到。我们观察到在连续的地层含有他们自己特有的化石群，可被认为是这一特定层的“签名”。这些“签名化石”按其时间、时期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



地球卫星图像



形成过程。当1.45亿年前印度大陆开始朝欧亚大陆移动时，海床在欧亚大陆下面平移。印度大陆和欧亚大陆的碰撞，导致海床地层被挤压在这两块大陆之间，于是被上推，形成了今天的喜马拉雅山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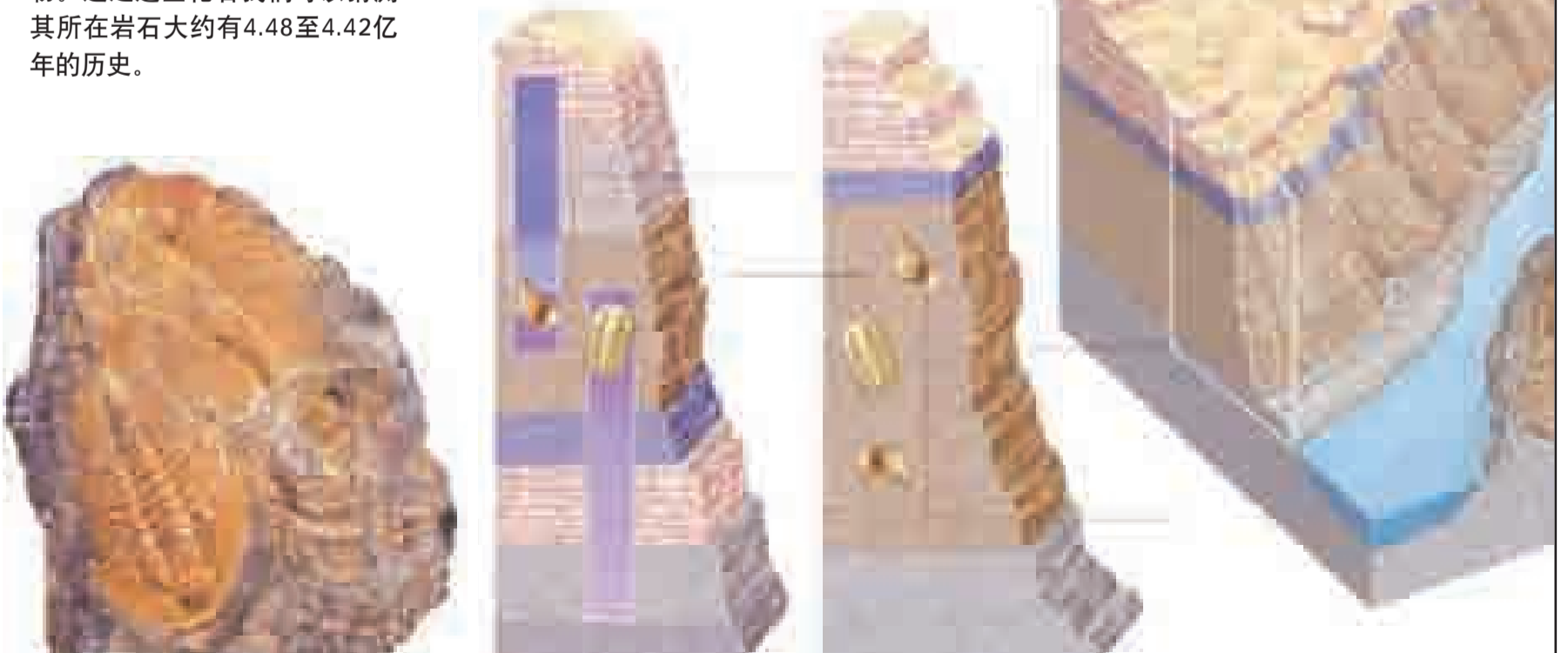




两个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不同种类的沉积物——例如，一个古代的湖床和一个珊瑚礁——可能出现在同一地质时期、含有同样化石的地层中。我们也有可能发现两个具有相同的化石“签名”的不同地层，而且它们可能相隔数千公里。通过这些遗体传递的信息，科学家确定出我们沿用至今的地质时间框架。

如图所示的为生活在奥陶纪时期（4.9亿至4.43亿年前）的三叶虫，以及生活在志留纪时期（4.43至4.17亿年前）的腹足动物。通过这些化石我们可以猜测其所在岩石大约有4.48至4.42亿年的历史。

被用于确定岩石形成年代的化石叫做标准化石。大多数标准化石生活在某个特定时期，它们分布广泛并且易于辨识。



## 化石的形成

生物死后，它们身体中的坚硬的组分如骨头、牙齿、壳和指甲等保存下来，就形成了化石。一般认为化石就是石化状态的动植物身体部分。但仅有石化作用，还不足以形成化石。有些化石保存到今天，其结构也没有丝毫损伤或腐烂，比如说冻在冰块里的猛犸，以及保存在琥珀中的小型爬行动物和无脊椎动物。

生物死后，在细菌和环境条件的作用下，构成肌肉和器官的软组织迅速开始腐烂。（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如零下温度和沙漠的干热条件下，组织才不会腐烂）。器官中比较耐腐的部分通常是含有矿物质成分，如骨头、牙齿等，可以保存较长的时间，所以它们才有机会经历各种物化过程，而化石作用就发生在这些过程中。所以形成化石的部分多是脊椎动物的骨头和牙齿，腕足动物和软体动物的壳，某些甲壳动物和三叶虫的外骨骼，珊瑚状生物和海绵类生物的基本轮廓以及植物的木质部分。

生物所在环境及环境条件对化石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人们可以从生物所在环境判断化石作用能否发生，例如，地下水环境就比干陆地环境更有利于化石的形成。

最常见、最普遍的化石作用被称为渗矿化或矿化。在此过程中，动物遗体被掩埋在土壤中，土壤中水分所含矿物质取代了生物体。在矿化过程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1) 首先，泥土、泥浆或沙子覆盖动物遗体，迅速将其与空气隔绝开，这个过程是化石形成中至关重要的。数月以后，在掩埋的遗体上就形成了新的沉积物层，后者如同加厚的保护罩，保护动物的遗体不受外营力和物理损伤。更多的沉积层形成了，层层覆盖。在短短数百年内，动物的遗体就埋在了陆地表面或海底湖底的几米以下。更多的时间过去，动物的构造，如骨头、甲壳、鳞片或软骨都慢慢开始化学分解。地下水开始渗透这些结构，而水中含有的溶解的矿物质——如方解石、黄铜矿、硅石和铁等非常耐腐蚀和化学分解的矿物质——逐渐开始取代组织中的化学成分。数百万年以后，这些矿物质完全取代了生物遗体中的组织，形成了这些组织精确的石头复制品。最后，化石具有了原来生物的准确形状和外形，只不过将其变成了石头而已。



一只被石化在琥珀中的有5400万年至2800万年历史的黄蜂。



这只身陷泥浆的蜻蜓终有一日会变成化石，并作为从来没有进化过的证据呈现给未来后代。



- 1. 礁：由石灰质海洋动物形成的礁。
- 2. 放射虫：一种有硅石骨架的微型浮游生物。
- 3. 双壳软体动物，壳为碳酸钙。这种坚硬的器官可以毫无变化地在化石中保存下来。
- 4. 笔石：带有机骨架的化石通常在黑色页岩上找到。这些生物成群生活。
- 5. 鲨鱼牙齿：骨头和牙齿主要由磷组成，因此比起其它软组织

- 器官，它们更耐久。
- 6. 踪迹化石：由沉积物上可见的踪迹形成的化石。
- 7. 菊石：一种外壳已被黄铁矿取代并变成了化石的标本。
- 8. 石化的树：树的木细胞及时被硅石取代并变成了化石的树。
- 9. 琥珀：保存在树脂中的小生物体。
- 10. 碳化叶：转变成了碳纤维的植物。



这个有5000万年历史的鱼化石，为鱼始终都是鱼提供了证据。

矿化过程中可能发生各种情况:

- 1.如果骨骼完全被液体溶液填满, 且随后就发生了分解, 那么动物的内部结构可能变成化石。
- 2.如果一开始整体结构就完全被某种其它的矿物质取代, 就可能复制出一个完整的外壳。
- 3.如果因为压力的缘故, 形成了准确的整体结构形的状模板或“模具”, 整体结构外表面的残余物可能会被保留下来。

植物化石的形成与动物化石不同, 它是因细菌导致的碳化而成的。在碳化的过程中, 氧和氮被炭和氢取代。压力和温度改变或各种化学反应发生, 在这些过程中, 细菌分解了植物遗体中的组织分子, 蛋白质和纤维素的构造发生了化学变化, 只留下了碳纤维, 这就是碳化。其它有机材料如二氧化碳、甲烷、硫化氢和水分都蒸发掉了。这个过程形成了天然煤层, 后者形成于石炭纪(3.54亿到2.9亿年前)的沼泽中。

当生物体浸泡在富含钙的水中, 被矿物质(如石灰华)包裹起来时, 有可能会形成化



一只保存在琥珀中的蠓, 有2000万至1500万年历史。

在非常特别的条件下, 有些很脆弱的生物体也可能变成化石。如图所示为一只侏罗纪时期(2.06亿年至1.44亿年前)的海星。这个化石和我们今天的海星没有任何区别。





这条三叠纪时期（2.5亿至2.03亿年前）的鱼的鱼皮和鳞片变成了化石，所有详细的特征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个标本揭示了鱼在2.5亿年前有着相同的鳞片结构。

石。有机体腐烂时会在矿床上留下它原来的痕迹。

生物体上的柔软部分，包括皮毛、羽毛和皮肤，要完全石化是非常罕见的。前寒武世（46亿到5.43亿年前）的某些软组织生命形式的遗体被非常完好地保存了下来。除了保存至今的生物硬组织遗体外，我们还找到一些软组织遗体，从中可以检测到寒武纪（5.43亿到4.9亿年前）生物的内部结构。还有在琥珀中保存下来的动物皮毛、毛发化石，以及具有1.5亿年历史的其它化石，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提供了依据。与西伯利亚冰块结为一体的猛犸、困在波罗的海森林的琥珀中的昆虫和爬行动物，它们的软组织结构都石化了下来。

因为被保存生物的类型不同，形成的化石体积差异巨大。从个别的微生物到身体庞大的群居动物所形成的化石，我们得知他们曾经会以共存的方式生活着。意大利的海绵礁就是大型化石的典型例子，它就像一座巨山，由具有1.45亿年历史的石灰石海绵组成。这些海绵是在古地中海的底部发育起来的，后来随着构造板块的抬升，它们也随之升高。海绵礁中含有在这里生活过的三叠纪生物的标本。加拿大的伯吉斯页岩、中国的澄江也是最大的化石床，其中含有的寒武纪的化石数以千计。多米尼加共和国和顺着波罗的海西海岸方向的琥珀床也是大型的昆虫化石带。美国怀俄明州的绿河化石床、中美洲的白河化石床、德国的Eichstatt化石床以及黎巴嫩的Hajoula化石床都很典型。

#### 地球上最大的海绵礁

这座有1.45亿年历史的海绵礁可以追溯到古地中海底。当代的海绵动物与组成了这座礁的海绵动物没有任何分别。它们清楚地证明了海绵动物没有经历过进化。



## 对化石的研究分为几类？

与生物物种一样，对化石的研究也以“界”作为区分。19世纪，化石被分成两个基本类别：植物类和动物类。随着进一步的研究和发现，人们才得以建立其它的主要类别，包括真菌类和细菌类。根据1963年对化石的分类，化石研究开始分成5个不同的界：

- 1.动物界——动物化石，此类已知最古老的标本为6亿年。
- 2.植物界——植物化石，此类已知最古老的标本为5亿年。
- 3.原核生物界——无核细菌化石，此类已知最古老的标本为39亿年。
- 4.原始有核界——单细胞生物化石，此类已知最古老的标本为17亿年。
- 5.真菌界——多细胞生物化石，此类已知最古老的标本为5.5亿年。

## 地质时代和古生物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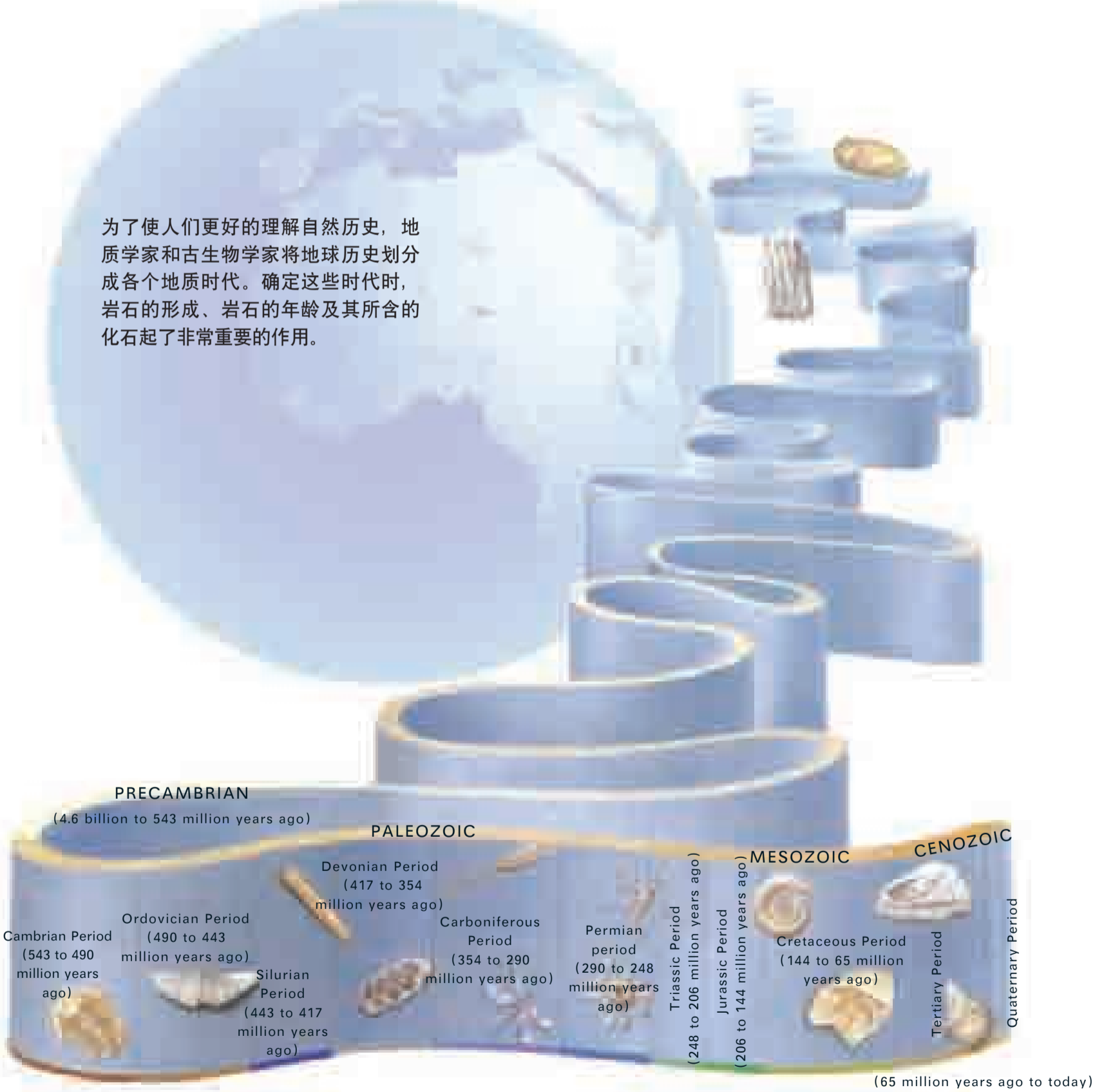
人类对地壳的基本认识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萌发于铁路和隧道的修筑过程中。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是一位英国隧道建造商，他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在沿着北海海岸分布的岩石与萨默塞特（Somerset）施工时出土的侏罗纪（2.06亿到1.44亿年前）的岩石很相似。根据他从全国各地采集到的岩石和化石标本，威廉制作了第一幅英国地质表面图。



另外，他还根据自己采集到的岩石标本，画出了某些区域的地下地质图，为推动现代地质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确定了地球的地质时间框架。根据他图中所提供的信息，人们就可以了解地表以下地层的属性和成分（如铁矿层,煤矿层等），即使这些岩石本身还为植被所覆盖。

在获得这些信息的过程中，化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前寒武纪到第四纪的地质时代框架，都是通过化石床指示的数据划分出来的，并一直沿用至今。根据对岩石结构的调查研究，人们确定了地球在不同的时期经历的阶段，岩石中包含的化石向我们提供了在这些时期生存的生物的相关信息。将两者结合起来做出年代表，据此将地球的历史分成了两个“世”，“世”下面分“代”，“代”再细分为“纪”。

为了使人们更好的理解自然历史，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将地球历史划分成各个地质时代。确定这些时代时，岩石的形成、岩石的年龄及其所含的化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1.前寒武世 (The Precambrian Eon) (46亿到5.43亿年前)

前寒武纪被认为是地球历史上最早、最长的时期，被分为不同的世和代。46亿到38亿年前之间被称为“冥古代”，在这个时期，地壳还处于成形阶段。“太古代”在距今38亿年到25亿年之间，然后是“原生代”，在距今25亿年前到5.43亿年之间。根据化石记录，在这些时期有各种单细胞和多细胞生物的存在迹象。

## 2.显生宙世 (The Phanerozoic Eon) (5.43亿年前至今)

显生宙的意思是“可见或可知的生命”。显生宙世分为三个代：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

### 2A.古生代 (The Paleozoic Era) (5.43亿到2.51亿年前)

古生代持续了大约3亿年，是显生宙的最早且最长的一段。在整个古生代，虽然不时出现冰期，但气候总体说来是温和湿润的。

古生代分为6个时期：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和二叠纪：

格陵兰岛上前寒武纪时期的岩石（46亿年至5.43亿年前）。



澳大利亚埃迪卡拉山 (Ediacara Hills) 有前寒武纪时期的岩石。图中的5.7亿至5.43亿年历史的水母化石也发现于埃迪卡拉山。这些化石记录可以追溯到几亿年前，否定了“进化过程”的主张。

根据进化论者反科学的主张：

1- 化石记录中应出现许多过渡形态。

2- 这些化石记录中的过渡应当是缓慢的逐渐的，且应该表现出从简单向复杂的发展过程。

3- 第一个假想的细胞进化后，应出现新物种。

此外，这些物种的遗迹应在化石中可以看到。然而，化石记录从未证实过进化论者的主张。化石已揭开了某些既定事实：生物体有其特定的结构，有其独特迥异的特征。这些特征不是随时间而获得的，目前存活的生物体的群体之间，不存在可以追溯的进化联系。这是表明所有生物体都是由真主完美创造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是真主赋予了他们全部的特征。



### 寒武纪 (The Cambrian Period) (5.43亿到4.9亿年前)

这个地质时期的所有的基本生物种类(或“门”)现在仍存在, 还有更多的种类逐渐灭绝或突然出现。(“门”是“界”以下最大的生物分类标准。确定“门”的分类标准是看生物器官和组织的数量和种类, 以及其身体的对称性和内部构造。现今存在的生物共有35门, 而在寒武纪有50门。)

科学家将这一时期物种的突然大量出现称为“寒武纪大爆发”。进化论古生物学家史蒂芬·杰(Stephen Jay)将这一现象描述为“生命史上, 最伟大又最令人不解的现象”, 而进化论动物学家托马斯·S·雷(Thomas S. Ray)写道, 多细胞生物的起源的重要意义堪比生命本身的起源。



寒武纪的生物图。

只要人们遵照古生物学上的“寒武纪大爆发”向我们传达的讯息, 就可知这一事件明显地证明了真主创造了万物, 它也对进化论进行了批驳。在寒武纪之前的前寒武世生存的主要是单细胞生物, 只有很少的多细胞生命形式, 它们的个体特征极少, 缺乏复杂的结构如眼、足等。因此, 就缺乏证据来证明进化论所想象出来的到寒武纪生命形式的过渡, 也找不到一件化石可以被认为是其所谓的祖先。在单细胞生物生活的单调环境中, 却有着特征极为复杂的生物突然出现了, 而且种类繁多。在大爆发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生命形式, 它们具有明显的结构特征, 彼此的形态界限分明。化石为我们揭示出, 前寒武世的生物和寒武纪

的生物在相关性和复杂性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两者间的差异如此之大，要怎么才能建立起这些生物门类之间的族谱呢？这就使那些想要证明生物种类间存在着连续性的进化论者陷入窘境，他们甚至在理论上无法成立。

寒武纪向人们展现了具有极其复杂结构的各种生命形式是一开始就突然出现的——实际上，这一点和创造论所倡导的是完全吻合的。生物所具有的完美结构，就是真主创造出来的。在化石记录中，这些结构出现的时候就已是完美无缺，根本没有基于偶然性的进化论所断言的缺陷状态或半成品、不能正常运作的状态。

### 奥陶纪（The Ordovician Period）（4.9亿到4.43亿年前）

在这个时期生存着大量海洋无脊椎动物。化石记录揭示了曾经有大量的海洋生物生活在奥陶纪，也有同时期的陆地植物化石。在此期间，冰期导致了全球的气候变化，大量物种因此灭绝。这一现象被称为“奥陶纪大灭绝”。

奥陶纪的某些物种现在依然存活着，马蹄蟹就是其中之一。有着4.5亿年历史的水蜘蛛化石证明，在约5亿年前，该生物就已具有了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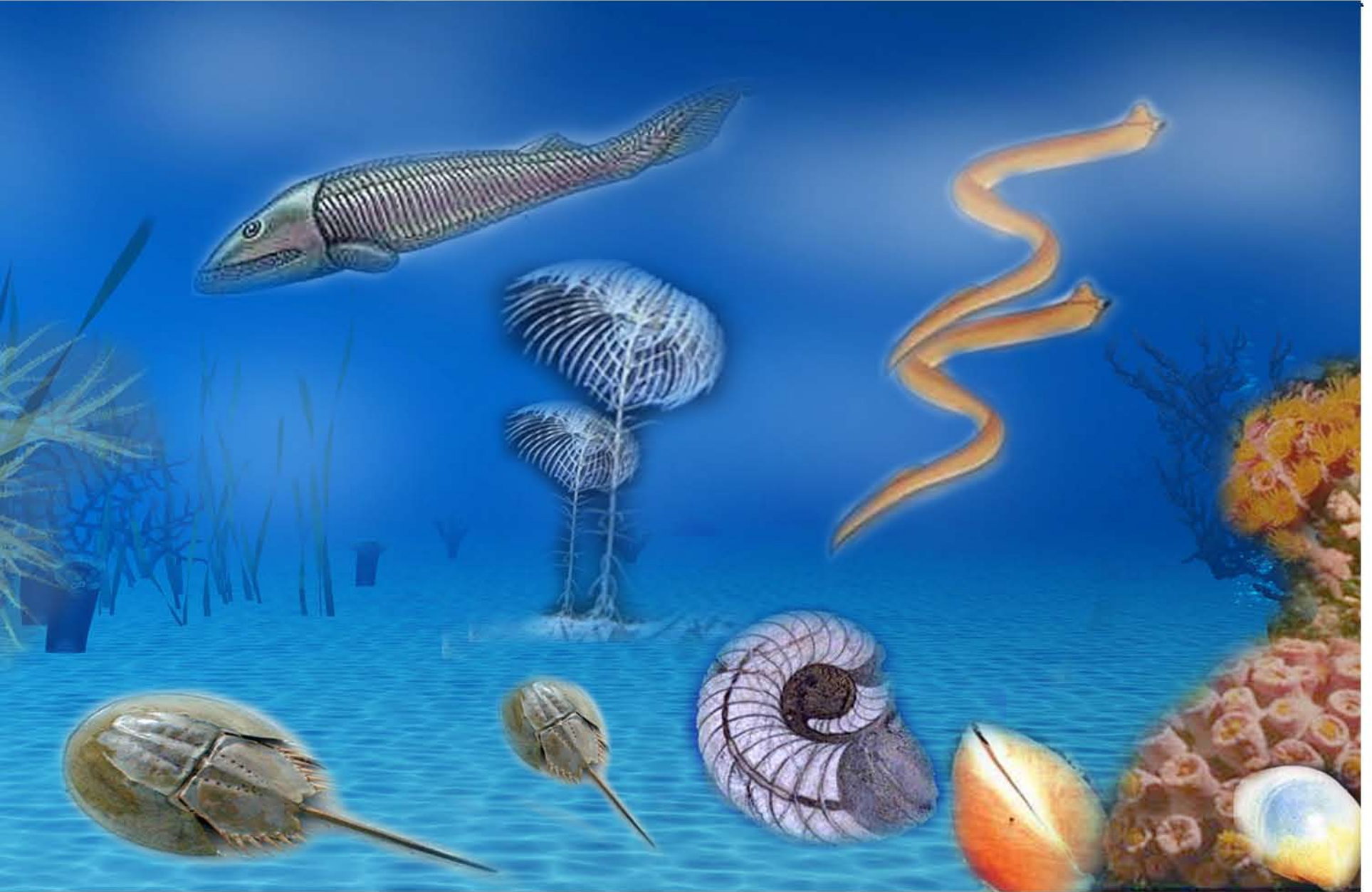
现在同样的特征和复杂的构造。最古老的、保存最完整的水蜘蛛化石（4.25亿年）也是奥陶纪的，它是证明生物经历漫长的时期而没有任何改变的另一个重要证据。而在这个时期——按照达尔文的地设



纽芬兰岛的这些岩石表明了从寒武纪到奥陶纪的过渡。



4.5亿年历史的水蜘蛛化石，与我们当代的蟹没有分别。



奥陶纪的生物图

想——生物应发生进化，但这些化石却揭示出没有发生过任何形式的进化。

### 志留纪（The Silurian Period）（4.43亿到4.17亿年前）

随着温度的再次回升，冰川融化的水淹没了一些陆地。这一时期留下很多陆生植物化石，此外，除了棘皮类动物如海百合，节肢动物如海蝎，还有各种无颌鱼类、甲冑鱼类和蜘蛛等。

### 泥盆纪（The Devonian Period）

（4.17亿到3.54亿年前）

这个时期留下了无数的鱼化石。泥盆纪发生过一种“大规模消亡”现象，有些物种灭绝了。大规模消亡影响到了珊瑚礁，层孔虫（一种成礁的珊瑚）完全灭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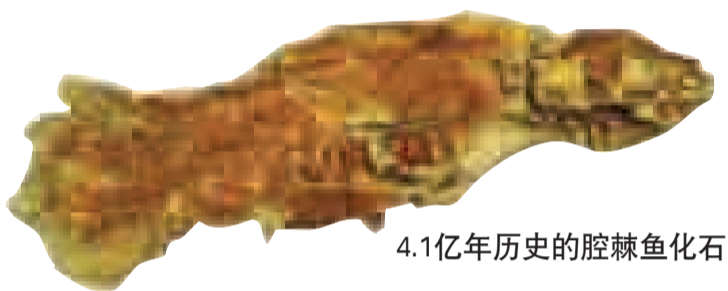
但是，泥盆纪的数千中鱼化石和它们现存的后代没有任何区别。这一重要证据再次证明了在数百万年中生物没有任何变化，它们根本没有逐渐进化。

志留纪的海百合。



## 石炭纪 (The Carboniferous Period) (3.54亿到2.9亿年前)

也称“煤纪”。石炭纪分为两个期：下石炭纪或密西西比纪，上石炭纪或宾夕法尼亚纪。因为大陆之间相互碰撞导致的地面抬升、沉降，以及与极地冰盖有关的海面上升下降，是这一时期塑造世界地貌的主要事件。石炭纪留下了很多海洋和陆地生物的化石。被进化论者一直视为过渡类型的腔棘鱼，现在仍存活着，证明了其观点是不成立的。在数百万年间，腔棘鱼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也就是没有发生过“进化”。进化论者认为腔棘鱼是进化过程中的“缺失环节”，我们认为恰恰相反，腔棘鱼就是一个“活化石”的例子，它完全驳斥了进化论，进化论者对其做了无数猜测，但它就是一种“活化石”，这一点就足以让进化论者不能自圆其说。



4.1亿年历史的腔棘鱼化石



当代的腔棘鱼



3.55亿年至2.95亿年历史的蜘蛛化石



## 二叠纪 (The Permian Period) (2.9亿到2.48亿年前)

二叠纪的末期发生了另一次大规模的生物消亡，它也标志着古生代的终结。化石记录表明在这次大规模的消亡中，90%-95%的物种灭绝了。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些二叠纪的生物存活到了现在。二叠纪的化石标本，如：蜻蜓和蜘蛛，都证明了它们在过去的时间内从未发生过进化。

## 2B.中生代 (The Mesozoic Era) (2.48亿到6500万年前)

中生代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 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恐龙的生存和灭绝都在中生代。

### 三叠纪 (The Triassic Period) (2.48亿到2.06亿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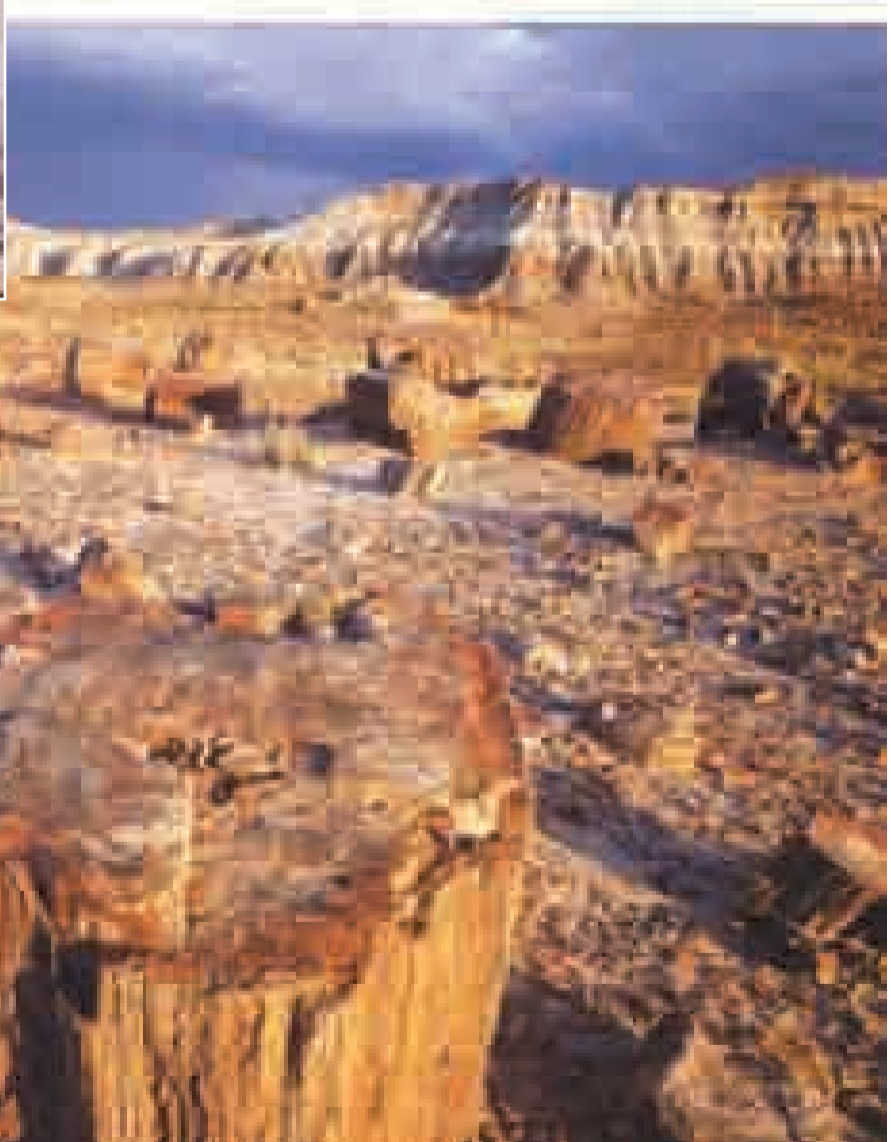
中生代从三叠纪开始。全世界采集到的大量三叠纪化石中既有海洋生物也有陆地生物, 其种类繁多。和其它时期一样, 三叠纪也没有进化论者所期望的过渡类型化石。



亚利桑那州的石化森林——变成了化石的乳白色原木——是最著名的三叠纪植物构造之一。这片森林里的树是智利肯宁南洋杉 (araucaria), 它们是证明植物没有发生过进化的证据。这些存活在2.48亿年至2.06亿年前的树木, 与我们今天的树木没有不同。



科学家对三叠纪的化石进行研究



## 侏罗纪 (The Jurassic Period)

( 2.06亿到1.44亿年前 )

中生代的这段时期有大量的恐龙存在，其种类繁多。在侏罗纪后期，有些种类的菊石、海绵、牡蛎和蛤贝灭绝了。

但是还有很多侏罗纪生物毫无变化地存活了下来——也就是说它们并没有发生任何形式的进化。化石记录中这样的生物比比皆是，例如已知最早的鳄鱼化石有2亿年历史，另一例大蜥蜴化石也有2亿多年历史。还有许多侏罗纪虾化石，它们和现在虾的有着完全一样的完美构造和复杂结构。



2亿年前的大蜥蜴，和现今存活的蜥蜴一模一样。



2.06亿年至1.44亿年历史的虾化石。与生活在当代的虾没有分别。



1.5亿年历史的蜻蜓化石。它和当代的蜻蜓相同。



## 白垩纪 (The Cretaceous Period)

( 1.46亿到6500万年前 )

中生代最后一个时期，人们认为恐龙和其它大量陆地爬行动物、植物就是在这时期灭绝的。

另一方面，很多物种还是存活到了现在，其中水生动物有海星、螃蟹、某些鱼类、水蝎、蜘蛛、蜻蜓以及海龟、鳄鱼等，还有很多植物种类。化石标本有1.35亿年前的海星，1.4亿年前的马蹄蟹，1.25亿年前的银杏叶等等。尽管经历了数百万年，现在这些生物复杂的身体系统仍然与当时一样，彻底否定了达尔文对自然历史的错误观点。



一条1.46亿年至6500万年前的鱼和在法国发现的一块蝙蝠化石。

## 2C.新生代 (The Cenozoic Era) ( 6500万年前至今 )

白垩纪之后就是新生代，我们现在仍处于这个时期。直到近代，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才将新生代分为两个不同长度的时期：第三纪和第四纪。第三纪的时间跨度为6500万至180万年前，第四纪则是之后的180万年。然而，最近新生代被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根据这一新的划分，其三个时期为：早第三纪、晚第三纪和第四纪。

新生代的化石记录中包含了大量的标本。这些标本和其它时期的标本一样，证明了进化论所认为的“生物是从同一个祖先演化而来的”的论述是不成立的。

所有时代的化石标本都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点，那就是：标本中的物种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换言之，对任何时期形成的物种化石来说，该种生物的结构数千万年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直至它灭绝或存活到今天——在此期间，它都不会有任何改变。这就是一个明显证据，证明了生物从来没有进行过进化。

物种的化石历史清楚肯定地否定了进化论。是万能的真主，用他伟大的力量和无限的智慧，从虚无中创造出了所有的生物，并且令这个世界适合他们生存。



这个5400至3700万年历史的鳄鱼化石发现于德国。

## 发现化石最多的地方在哪里？

化石散落分布在全球各地，有些岩石里面几乎没有化石，而有些岩石中却有很多。地质学家将岩石类型分为3大类：

- 1.火成岩
- 2.沉积岩
- 3.变质岩

火成岩包括花岗岩和玄武岩，它们是由地底深处的岩浆或火山喷出的熔融岩浆冷却而成的。沉积岩由水中携带的沙子、淤泥、泥浆和其它小颗粒或物质层层重叠而成。变质岩是由火成岩和沉积岩在地底深处的高温高压作用下发生构造变化形成的。



世界上最古老的岩石在格陵兰岛上，岩石年龄在39亿至38亿年间。

火成岩的地层中一般没有化石。植物或动物陷在熔化的岩浆里面形成化石的例子非常罕见。很少有化石能够忍受得住令沉积岩地层转化成变质岩的高温高压条件，所以大多数的化石都是在沉积地层或沉积物中发现的。

几乎所有的沉积岩都是由风或水携带而来的物质或者其它岩石的侵蚀产物组成的。有些类型的沉积岩如煤，就是由动植物的遗体产生的。由细小微粒或颗粒组成的沉积岩被称作碎屑岩，砂岩和片岩就属于这类。如果被搬运的物质发生分解，不管是因为化学分解还是蒸发作用造成的，就生成了“有机”沉积岩床，如石灰岩、白云岩。总体说来，沉积岩地层是碎屑地层和有机地层的混合。在页岩、片岩、砂岩和碳酸钙质石灰岩中常常可以发现化石。

## 如何发现并发掘化石？

采集化石的工具就是地质学家使用的简单工具，如：锤子、铲子、各种切割工具、圆规、刷子和筛子。

有的化石就分布在岩石表面，因为它周围的软地层被侵蚀掉了。这种情况下，只要用刷子将化石清理出来就可以。然后，采集化石并非都这么容易。有些化石藏在岩石的内



岩石年龄由研究人员根据放射矿物的衰变来确定。







部，而这些岩石一般非常坚硬，可能要花好几个小时才能将其从母岩中取出来。首先决定敲开岩石的位置很重要，根据岩床的具体情况确定岩石的断裂线。每种岩石都有不同的断裂方式。例如片岩，断裂线穿越它的层理，而白垩岩却没有层理。同时，为了不破坏岩石中的化石，我们还要注意一些指示信息，如颜色变化、构造分异。

化石被发掘出来之后还需对其进行一些处理。在将其送往实验室检测的过程中，我们要对它进行保护和加固，可以采用化学胶水



采集沉积岩和石块，小心地敲开这些可能存在化石的石头，这是采集化石的一个重要阶段。

将其加固，对大型化石可以进行石膏浇注。那些在运输过程中容易损坏的部分，可以用潮湿的报纸包裹起来，再浸入石膏中。

为了使化石上的所有细节清晰可见，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清理。如果化石的质地比它周围的岩石坚硬，清洗工作就容易多了。不过，如果化石的结构较软，就需要使用化学物质。最常见的方法是用酸洗掉母岩，这样可以显示出化石的所有细节。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化石非常脆弱且与其周围岩石有相同的构造时——我们则需在发掘之前使用X光和电脑扫描装置来确定化石的结构。



在运输过程中，有时要用石膏将化石保护起来。图中所示的是被石膏包裹的骨化石。

#### 用酸清理化石

清理化石的方法之一就是酸清理。这种方法对于清理包围着化石的石灰石岩非常有效，而且不会损坏到化石。

1. 将包住化石的岩石浸入适当的酸里，直到小部分的化石出现。
2. 清洗出现的化石部分并用一种抗酸物质覆盖。
3. 将化石重新浸入酸里，重复几次上述步骤。
4. 对化石的曝露部分施涂保护材料，防止它受到任何损坏。
5. 最后，化石完全从它周围的岩石中分离了出来。充分清洗化石，洗去酸和它的保护材料。



## 化石揭示了生物的真相：创造论

迄今为止发掘出的化石都具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这两个特征都与进化论的观点相矛盾：

1.静态平衡：标本显示地球上的物种在整个生存过程中从未发生过任何变化。不管化石记录中最早的生物以什么结构存在，它们都一直保持这个结构直至灭绝。形态（形状）变化都是微不足道的，并且没有明显的趋向性。

2.突然出现：没有物种是从其所谓的祖先逐渐变异而来；它们都是突然出现的，且“结构完整”。

这两个特征的重要意义在于说明生物是被创造出来的，它们没有经历所谓的进化过程和过渡阶段，它们的物种特征并不是逐渐获得的，而是在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就已具有。

即便是达尔文自己也很清楚化石记录与他的进化论相悖，但进化论者却坚持不愿承认这一点。在他的著作《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中有一个章节的标题是“理论的难题”，达尔文在文中承认了进化论无法解释化石记录。

“如果物种是从其它物种以及其细微变化逐渐演变而来，那么为何我们不能随处看见大量的过渡类型？为何我们看到的物种有明显的区别，而不是彼此相似界限不明？……同样，根据进化论所说的世上曾存在过无数的过渡形态，但为什么我们在地壳里找不到大量埋藏的化石呢？……为什么每个地质构成和地层都找不到任何这种过渡性的联系呢？显然，地质学确实没有揭示出任何这种渐变的有机链条，这一点也许就是对我的理论最明显最严峻的反驳。”（查理斯·达尔文《物种起源》，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98年，140、141、227页）

达尔文对于化石中缺乏过渡形态的问题做出的辩驳是：“现在还没有发现过渡形态，但在将来的研究中可能会找到。”——时至今日，他的预言仍未实现。现在的资料显示我们采集的化石记录已经相当丰富了。从世界各地采



查尔斯·达尔文



5400万至3700万历史的蜜蜂化石



图中为已知最古老的蜗牛化石标本，属于侏罗纪（2.06至1.44亿年前）。这个物种所属的生物纲的第一个标本自寒武纪（5.43亿至4.9亿年前）起就存在了。蜗牛在几亿年间始终保持不变，揭示了进化论的无效。

# 错误



化石记录中的所有生物都以理想的形式完整出现。例如，在鳄鱼和松鼠之前，没有哪种化石属于任何一种部分与鳄鱼相似，部分与松鼠或其它生物相似的奇怪生物。松鼠始终是松鼠，鳄鱼始终是鳄鱼。所有这些事实揭示了，进化论的主张——“生物是在数百万年间逐步进化而来的”完全只是想象的产物而已。

集到的数以亿计的化石标本中，已经鉴别出了25万多个生物种类——其中有相当多的物种与现在的近15亿物种中的一些它们的同类极为相似。考虑到在这么多的化石记录中都没有过渡形态，有理由认为在将来的发掘过程中也不可能再找得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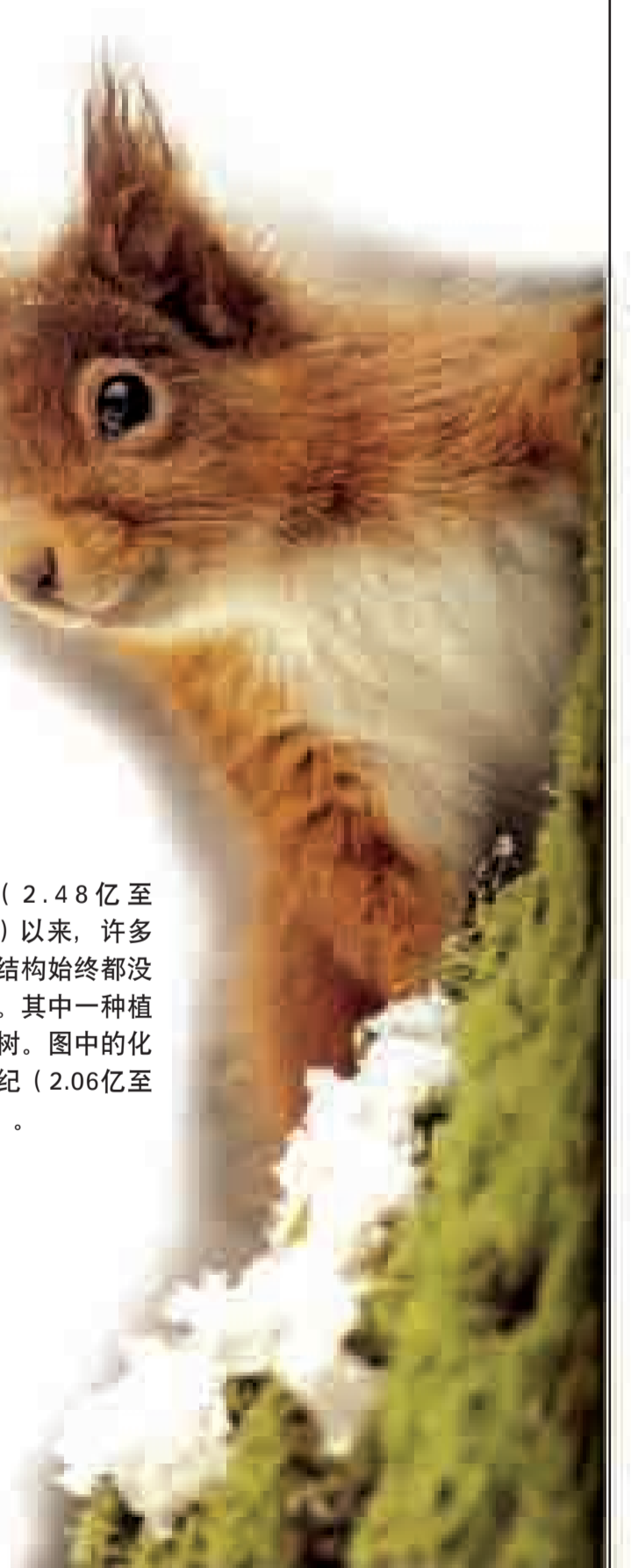
化石记录中没有一个可以成为进化论者的证据的来证明“过渡形态”，但是却提供了数以百万计的标本证明进化论是不成立的。而其中至关重要的当属“活化石”了，他们是活生生的现在依然存在的生物标本。化石中记录的这些物种经历了不同的地质时期而没有起任何变化，于是也就成为了创造论的证据，因为数亿年前的生物标本与现代的生物标本，它们都不存在任何的不同。进化论者对这样的事实哑口无言，无可辩驳。

进化论者尼尔斯·埃尔德里奇（Niles Eldredge）承认他们无法解释“活化石”现象，而这只是无数个进化论无法解释的疑难之一：

生活在当代的银杏树的树枝



自三叠纪（2.48亿至2.06亿年前）以来，许多植物物种的结构始终都没有发生变化。其中一种植物就是银杏树。图中的化石来自侏罗纪（2.06亿至1.44亿年前）。



“.....无论怎样进行比较，现存的生物体和它们远古的祖先都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活化石已经将进化稳定性的演绎逼迫到了极至.....我们所不能解开生命之谜也到了极至.....我们也就无法完全解开活化石之谜。”（<http://www.nwcreation.net/fossilsliving.html>）

尼尔斯·埃尔德里奇想要解开的“秘密”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清楚明白的事实。活化石证明了物种不是进化而来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不过，进化论者出于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而忽略这一点，固执己见，坚持150年前的教条。

但是现在比达尔文时代更能清楚地认定真相。了解真相，并选择站在真理这一边的人越来越多，那些迷信谎言并从不质疑的人越来越少。现在不会再象达尔文时代那样，将真相隐瞒起来并弃置一旁。基因学、微生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学和其它科学分支都一直在揭示一个真相——达尔文和进化论的支持者肯定不希望看到的、甚至想象不到的真相——那就是创造论。

进化论者所提出的荒谬的和反科学的观点，编造出谎言来欺骗民众，大肆宣传他们的理论来误导大众，而这些都是他们已陷入绝望状态的信号。后世的人将会对人类曾经一度这么相信达尔文的荒谬理论而感到惊讶，因为所有的科学发现都显示了一个确定无误的真理：进化从未发生过，是真主创造了宇宙和世间的万物。

〔真主〕是天空、大地和天地之间所有万物的神，除了他以外没有其它的神 - 他赐予生命和死亡——他是你的神，你祖先和先民的神。然而，他们在彷徨中徘徊。

他的迹象之一，  
是创造天地和他在天地间所散布的各种动物，他能自由地将他们集合在一起。

（《古兰经》第四十二章：协商第29节）









在北美洲和  
南美洲发现  
的化石标本

# 在美国发现的化石标本

绿河化石床 (the Green River fossil beds) 的历史可追溯到始新世时期 (5400万到3700万年前)，它是美国最重要的化石床之一。19世纪50年代，该地区开始了最早的发掘工作。1856年，考古学家约翰·依万斯博士 (Dr. John Evans) 向科学界宣布他在该地区发现了鱼化石，从此绿河地层被载入科学文献中。

绿河实际上是科罗拉多河的支流。绿河地层本身是一个湖山盆地，区域覆盖三个州。其中一部分在科罗拉多州西北的尤因塔山脉以东，更广阔的区域在怀俄明州的西南部。绿河的岩石构造由不同的地层组成，其组成纵向变化，化石的分布也随之变化。迄今为止，在绿河挖掘出了大约60种不同的脊椎动物化石，更有无数无脊椎动物化石。

俄亥俄州有着闻名遐尔的化石区。地质研究的结果表明大约在5.1亿年前，俄亥俄州还在厄瓜多尔以南。然后，随着大陆漂移，北美洲移到了它现在的位置，俄亥俄州曾多次被水所覆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在这个州发现大量的古生代 (5.43亿到2.51亿年前) 化石。

犹他州也拥有丰富的化石床，已发掘出的化石类型众多，从无脊椎动物到各种



于怀俄明州绿河发现的鱼化石





科罗拉多峡谷地国家公园

左图：平均2.5亿年历史的凯巴灰岩，形成了凯巴（Kaibab）高地和康科尼诺（Coconino）高地的表层。在这一个地层中可以发现珊瑚、软体动物、海百合、蠕虫以及鱼齿化石。

下图：化石的运输



海洋生物，从爬行动物到哺乳动物，种类非常齐全。最近在尤因塔山脉发掘出的微型化石显示该州的化石床可追溯至寒武纪。

和世界上其它地方发现的化石一样，所有这些化石都再次证明了现代的鲑鱼、鳕鱼、蜻蜓、苍蝇、蜘蛛、螃蟹以及海龟等生物与数百万年前没有任何区别。虽然过去了数亿年的时间，生物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换言之，

它们没有发生进化。化石记录否定了进化论，并再一次证实了创造论。

怀俄明州的一个化石研究区





---

## 长嘴硬鳞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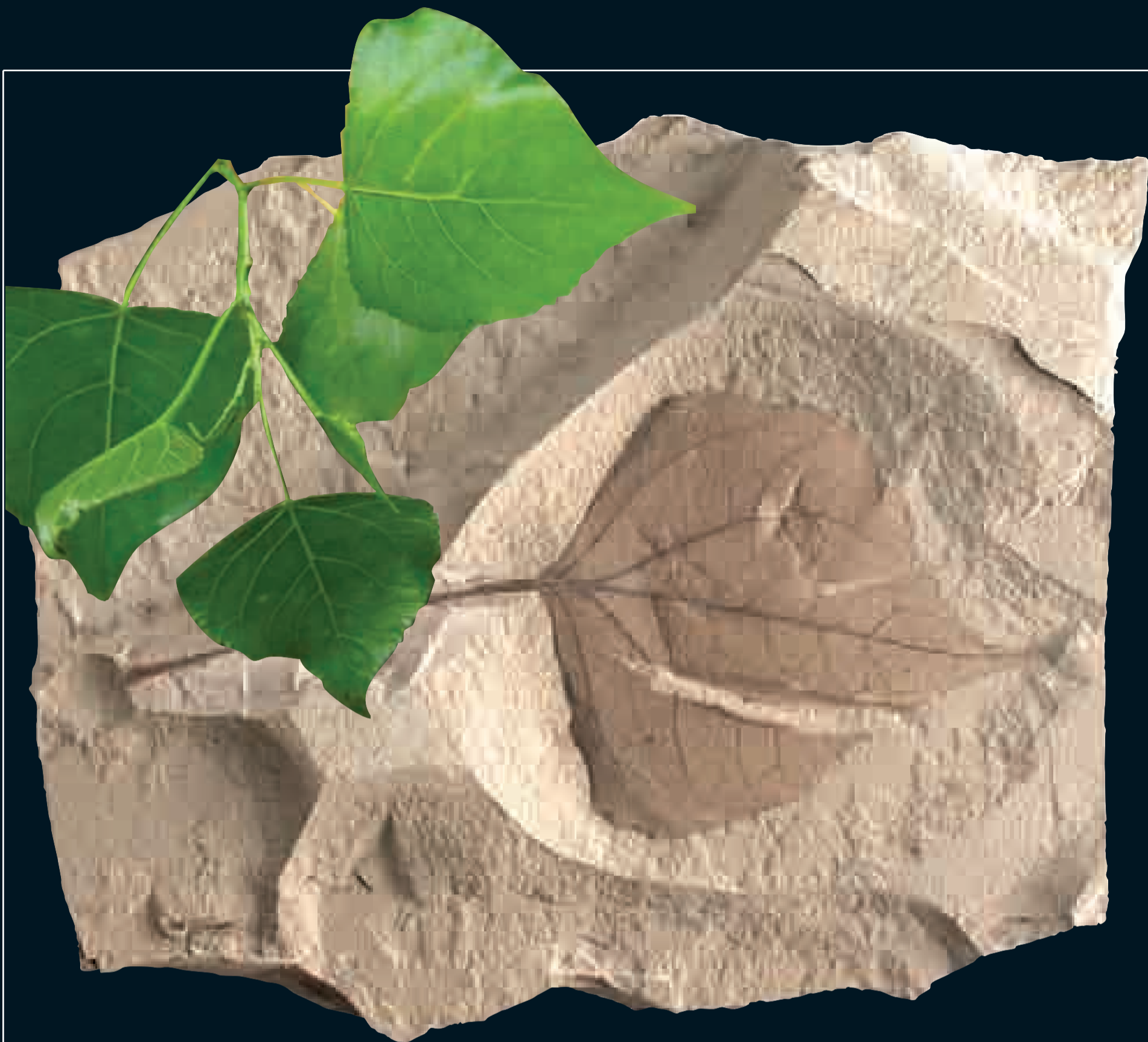
---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大小：39厘米（15.3英寸）长；母岩：29厘米（11英寸）×40厘米（15英寸）  
发现地点：怀俄明州，林肯郡  
地层：绿河地层  
时代：始新世

采集到的数百个长嘴硬鳞鱼化石证明，这种至今仍存活的鱼类在数百万年中并无变化。图中的长嘴硬鳞鱼的年龄在5400万到3700万年之间，它与现代海洋中的长嘴硬鳞鱼并无二致。这种精确的相似是进化论者无法解释的，它再次证明了创造论。







## 白杨树叶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前

时代：始新世

发现地点：美国科罗拉多州绿河地层

达尔文主义者极力用“偶然”的概念解释植物形成的问题。他们声称在时间段和偶然的情况下，有无穷无尽的一系列植物种类在不断形成，它们都来源于同一种单细胞植物。事实上，这种单细胞植物才是偶然情况下形成的。

每个物种都保持其独有的特征，例如味道、结构、颜色等，都是巧合的产生。进化论者在搜寻海藻变成草莓，或者白杨树变成玫瑰花丛的证据，他们声称这些多样性完全是偶然条件下的结果。然而，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来证实这样的幻想。

另一边，有数不清的科学数据和发现来推翻进化论者的观点。在化石记录中找到了数不清的例证，表示成千上万的生物物种在数百万年中保持原样，完全没有变化。图中，这件有约5000万年历史的白杨树叶化石，现身说法，佐证了生物物种不是进化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





---

## 刺鲛

---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大小：8厘米（3.2英寸）× 3.8厘米（1.5英寸）；母岩：12.7厘米（5英寸）× 10厘米（4英寸）

发现地点：怀俄明州，林肯郡

时代：始新世

刺鲛是软骨鱼。当危险逼近时，它们会用尾部的刺来保护自己。刺鲛的眼睛长在其扁平的身体上，嘴巴在身体下面。就像鲨鱼一样，它们通过气味和电感应来捕捉食物。刺鲛通常生活在海底，只有眼睛和尾巴可见。

图中的化石证明了鱼类并没有发生进化。活在5000万年以前的刺鲛和现代刺鲛并无不同。虽然数百万年过去了，它的结构并没有任何改变。如果真的存在进化，那么刺鲛应该已经经历了很多阶段，留下这些连续阶段的化石。然而，人们找到的所有刺鲛化石都证明，生活在过去的刺鲛和今天的并无二致。这些证据证明进化论者的观点是错误的。





---

## 鲱鱼

---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大小：9.3厘米（3.7英寸）

发现地点：怀俄明州，克姆勒（Kemmerer）

地层：绿河地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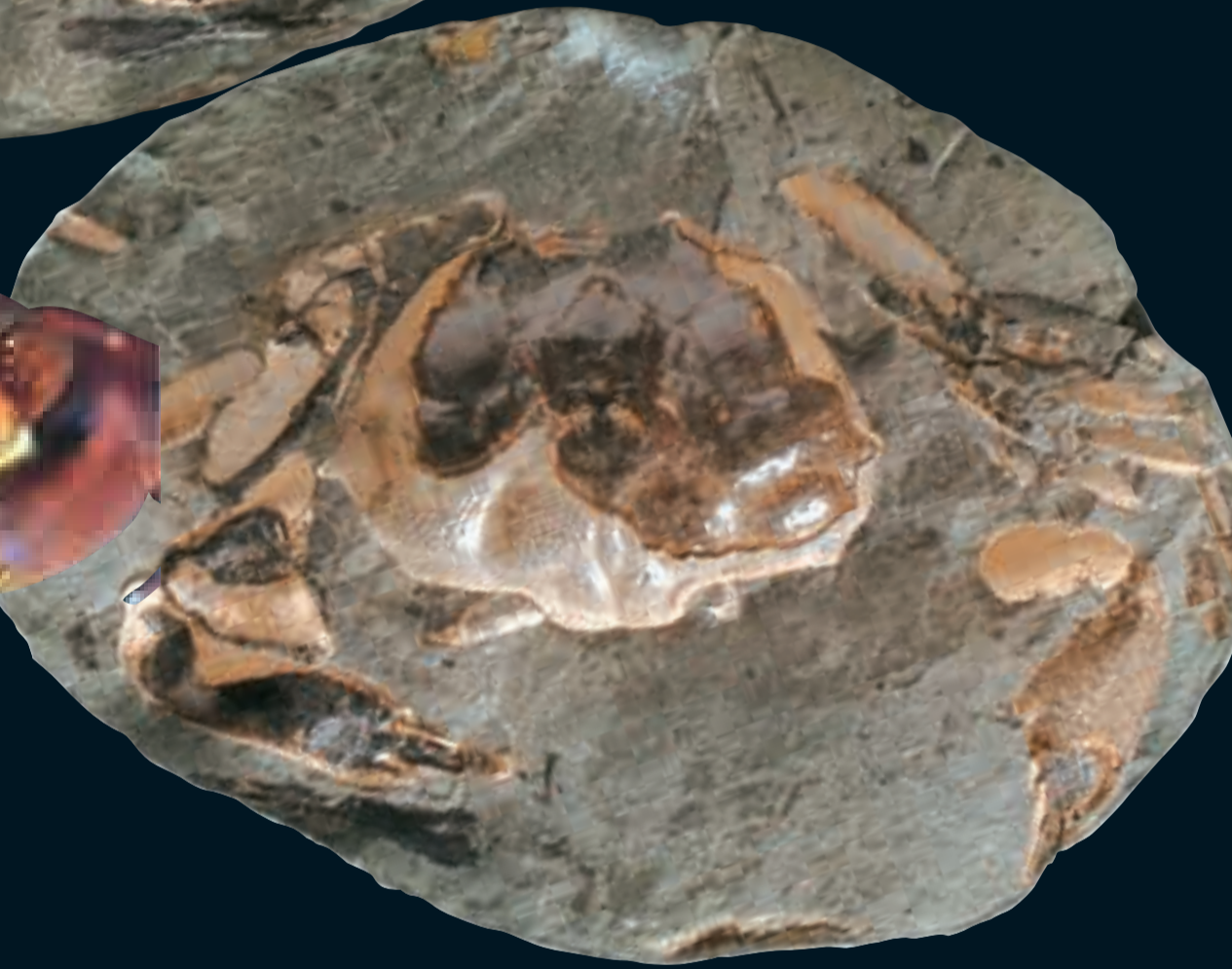
时代：始新世

“活化石”揭示出物种并非进化而来，而是经创造而成。物种现在的身体结构并不是像进化论者宣称的那样，是出自偶然，它们都是万能的真主完美无暇的杰作，它们一直以真主为它们创造出来的结构生存着。

图中的鲱鱼化石证明了：经历了百万年，鲱鱼的形状一直没有任何变化，还保持着最初被创造出来时的形状和结构。鲱鱼化石和其它化石一样，揭示了进化论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







---

## 螃蟹

---

年龄：5000万年  
发现地点：俄勒冈州  
时代：始新世

化石记录最明显的特征是：生物经历了所有的地质时期都没有任何改变。换言之，数千万年期间，甚至数亿年间，生物的形状还和它们在化石记录中的一样。这就证明不管在什么时候，生物都没有进行进化。在5000万年中螃蟹都没有发生变化，这也是证明进化不存在的证据。今天的螃蟹和百万年前的螃蟹形状一样。





## 河鲈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大小：30.4厘米（12英寸）

发现地点：怀俄明州，克姆勒（Kemmerer）

地层：绿河地层

时代：始新世

河鲈可以在不同的环境和水温下生存的淡水鱼。

进化论者认为一类生物是由其它物种逐渐进化而来的，河鲈化石再次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现代河鲈与5000万年前的河鲈在结构上是一样的。







## 漆树叶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大小：25毫米（0.9英寸）

发现地点：犹他州，尤因塔郡

地层：绿河地层

时代：始新世

像其它的生物一样，植物出现时就具有完整的形态和复杂的结构。这就是说它们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就已被完整地赋予了所有特征。在地层中找到的成千上万的植物化石都证明了这一点。进化论者不能提供半松树、半柳树、半苔藓、半兰花或者半康乃馨的植物化石。而另一方面，数以万计的化石证明了柳树从开始就是柳树，而松树一直是松数，云杉一直是云杉，悬铃木也一直是悬铃木。所有这些化石都有数百万年的历史，也都否定了进化论。这一件有着5400万到3700万年历史的漆树叶化石，就是揭示进化论者骗局的另一个证据。







## 两条鲱鱼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大小：母岩：34.2厘米（13.5英寸）×43厘米（17英寸）

发现地点：怀俄明州，克姆勒（Kemmerer）

地层：绿河地层

时代：始新世

同其它生物一样，鲱鱼历经了百万年依然没有发生变化。5400万年前的鲱鱼的结构与现在的完全相同，这就驳斥了进化论者“一个物种是由其它物种逐渐进化而来的”的观点。

图中被石化的两条鲱鱼并排着，它们所有的细节都被石化下来，这两条鲱鱼表明生物没有经历任何进化，它们是被创造出来的。











## 三叶虫

年龄：3.8亿年

大小：60毫米（2.3英寸）

发现地点：俄亥俄州，卢卡斯郡斯维尼亚

地层：石英页岩地层

时代：泥盆纪

三叶虫是寒武纪重要的海洋动物之一，在世界各地都有它的遗迹。三叶虫最令人吃惊的特征是他们有多透镜眼部结构，这个结构由数不清的单元组成，每个单元都是一个透镜。就像昆虫六边形的“蜂巢”眼一样，每个单元都是独立的单个透镜，看到不同的画面，脑部将这些画面组合起来。

研究表明有些三叶虫的眼睛有3000多个透镜，这就意味着有3000多个画面传输给该甲壳动物。简言之，这个5.3亿年前的海洋生物已经有了复杂的脑部和眼部结构——这么完美的结构是无法进化出来的。



## 鲱鱼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大小：母岩：31厘米（12.5英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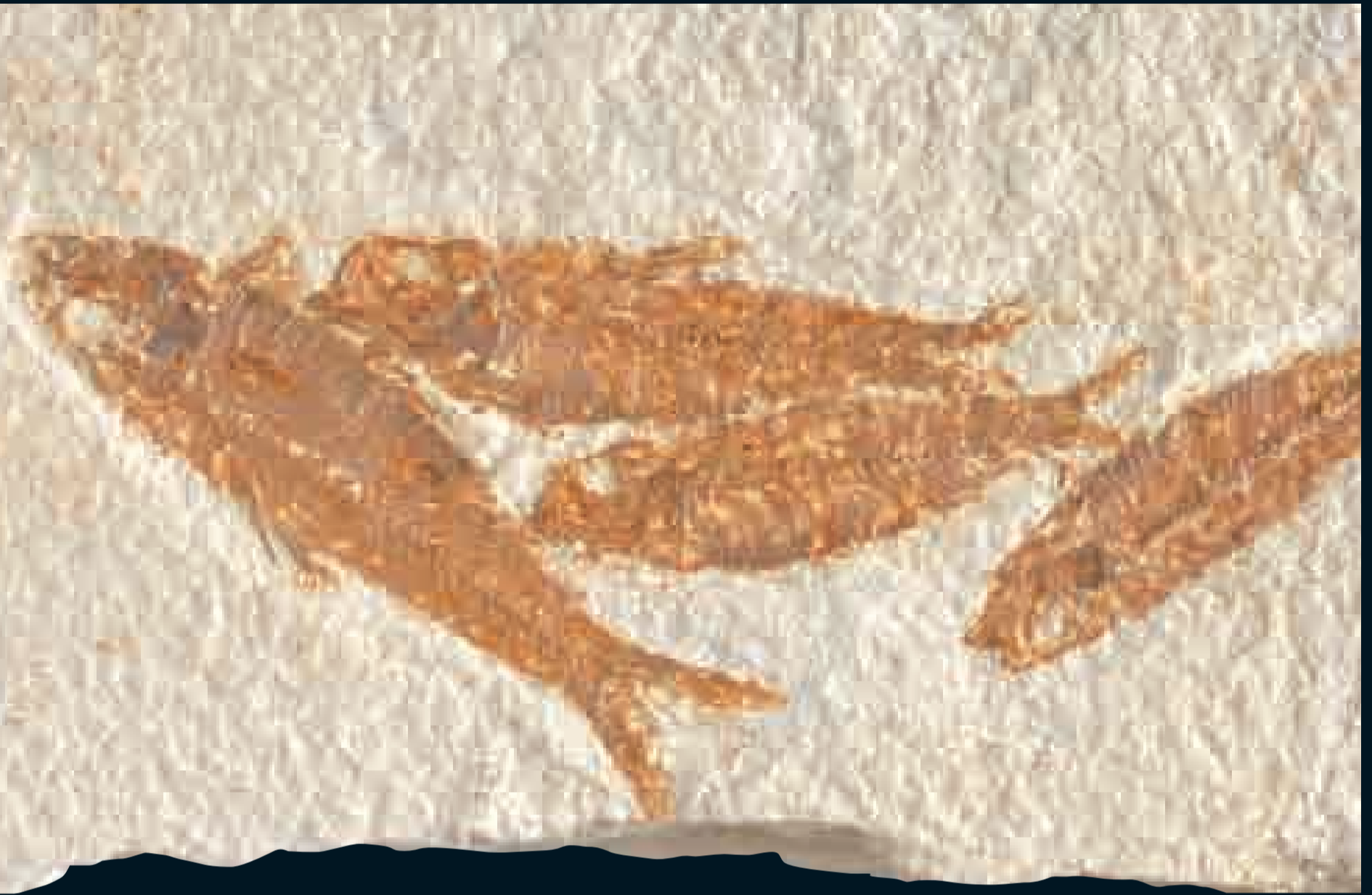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怀俄明州，克姆勒（Kemmerer）

地层：绿河地层

时代：始新世

图中的这些鲱鱼可能是被突然同时埋葬的，石化的尾和鳍都没有损坏的迹象，保存完好的眼窝和骨结构再次证明了在其生活的所有地质时期，它们都没有经历过进化。







---

## 千足虫

---

年龄：3亿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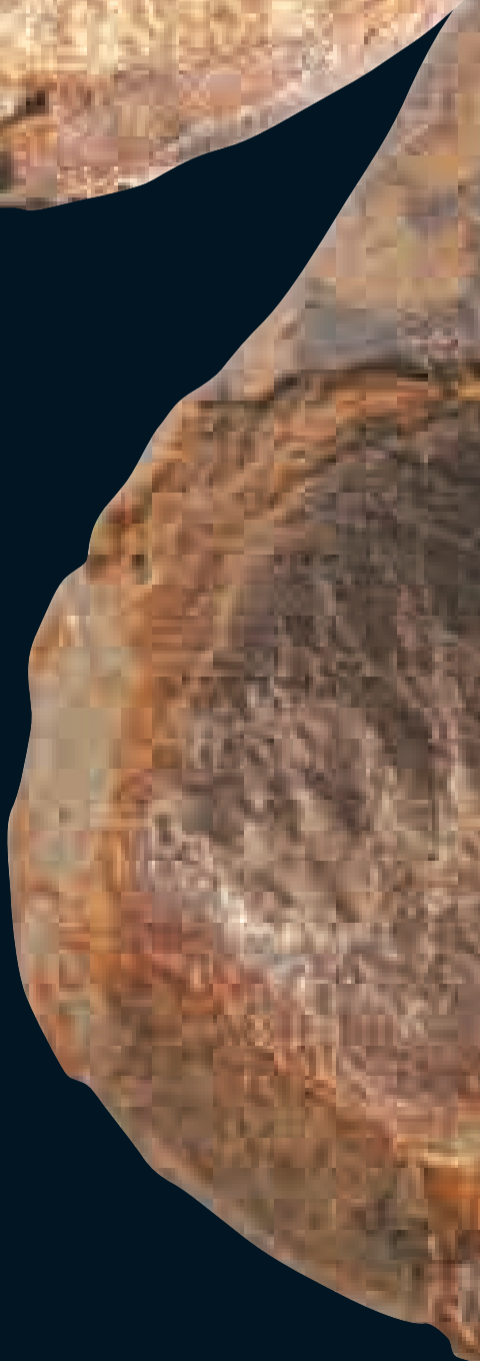
大小：50毫米（1.9英寸）；母岩：58毫米（2.2英寸）×33毫米（1.2英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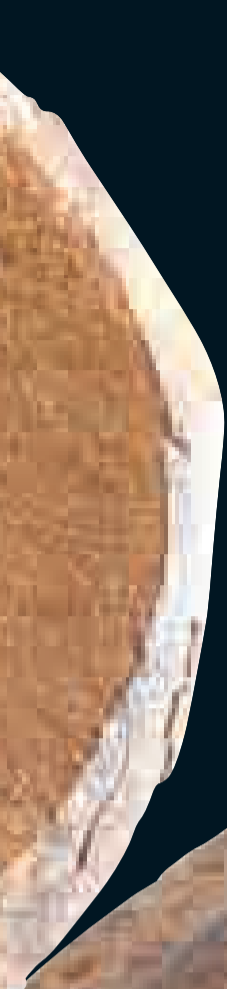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伊利诺斯州，梅逊克里克（Mazon Creek），莫里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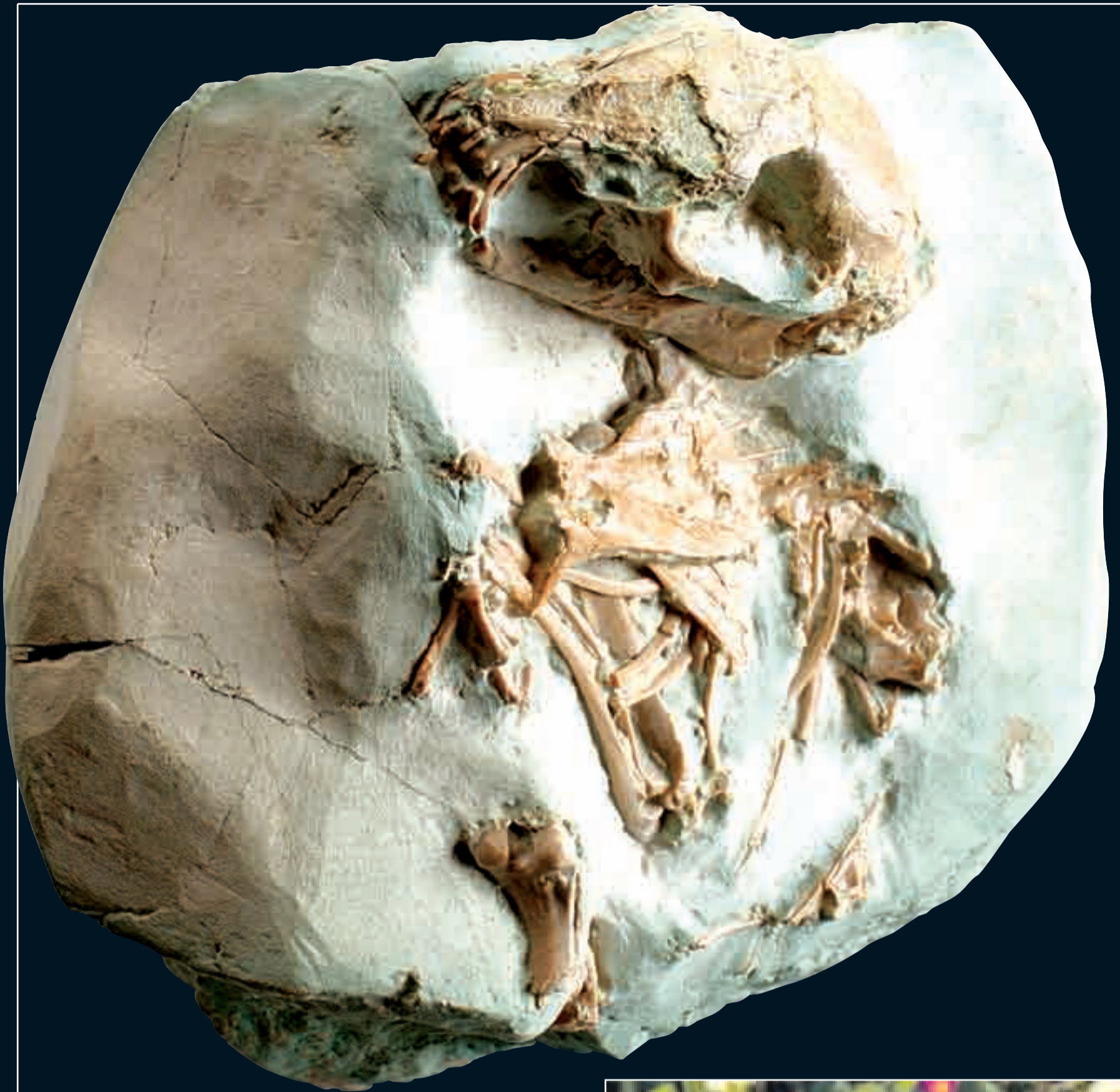
地层：弗朗西斯克里克页岩（Francis Creek Shale）

时代：宾夕法尼亚纪

图中的千足虫化石有3亿年的历史。它和其它生活在3亿年前的千足虫一样，与今天的千足虫并无一点分别。和其它生物一样，千足虫也没有发生进化，它是创造出来的。







---

## 幼兔

---

年龄：3000万年

发现地点：怀俄明州，拉斯克

地层：白河地层

时代：渐新世

具有3000万年历史的兔子化石和现在的兔子完全一样，这个事实否定了进化论。发掘出来的化石表明了兔子从一开始就是兔子。









## 海胆

年龄：2.95亿年

大小：母岩：110毫米 × 163毫米（4.3英寸 × 6.4英寸）

发现地点：得克萨斯州，布朗郡

地层：温切尔（Winchell）地层

时代：石炭纪



宾夕法尼亚海胆是棘皮类动物，在现在的海洋中可见。具有3亿年历史的海胆化石证明了这些无脊椎动物在数百万年以前就已具有复杂的结构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它们的构造并未发生变化，也没有经历过渡阶段。进化论者在这些化石面前束手无策，因为它们证实了进化是不存在的。





## 悬铃木树叶

年龄：5000万年

大小：从叶片的左缘到叶柄底部的尺度是15厘米（6英寸）×15厘米（6英寸）；母岩：20.3厘米（8英寸）×22.8厘米（9英寸）

发现地点：科罗拉多州，道格拉斯巴斯瑞吉雷（Douglas Pass-Rangely）

时代：始新世

经过对陆地植物的化石历史和结构特征的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和进化论的观点不同。所有生物书上的植物都没有能证明所谓“进化过程”的化石记录。几乎所有现在的植物种类都曾留下较好的化石，但是没有一件化石具有能证明“物种是由一种演化成另一种的”的特征。所有的物种都界限分明，创造初始就具有其与众不同的特征，种间没有所谓的过渡联系。进化论古生物学家E·C·奥尔森（E. C. Olson）承认，大部分植物物种是突然出现的，它们没有祖先。（E·C·奥尔森，《生命的进化》，纽约：新美国图书馆出版社，1965年，第9页）（E. C. Olson, *The Evolution of Life*,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5, p. 9）图中具有5000万年历史的悬铃木树叶化石也证明了上述事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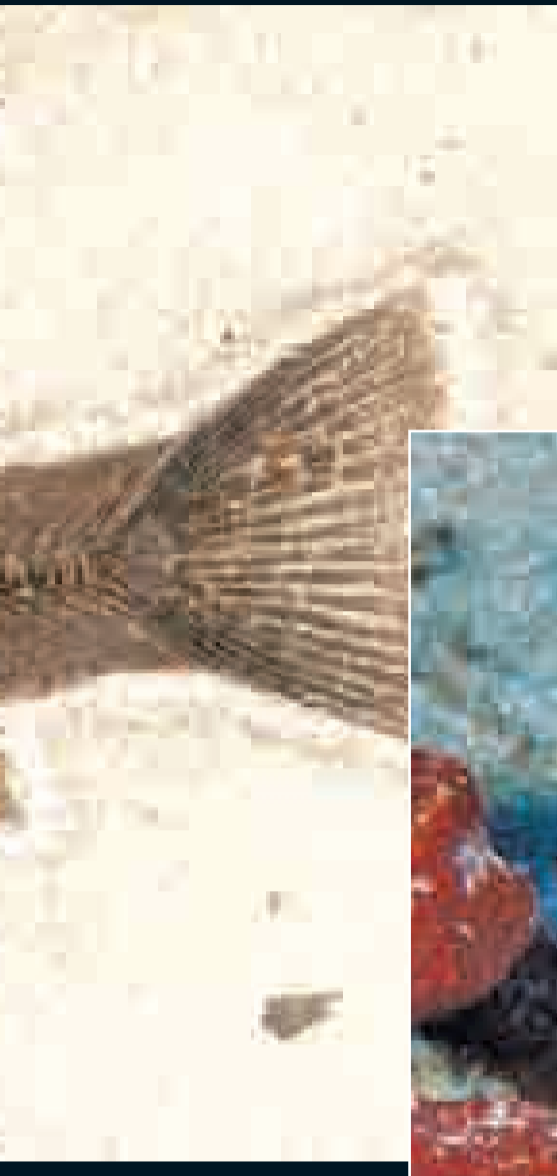
## 沙鱼

---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发现地点：怀俄明州，林肯郡  
地层：绿河地层  
时代：始新世

图中沙鱼有5400万到3700万年的历史，在此期间它的形状并未发生变化。这件化石与现在的沙鱼一样，证明了进化论是错误的。





## 鲱鱼

年龄：5500万年

大小：母岩：35厘米（13.7英寸）×23厘米（9英寸）

发现地点：怀俄明州

地层：绿河地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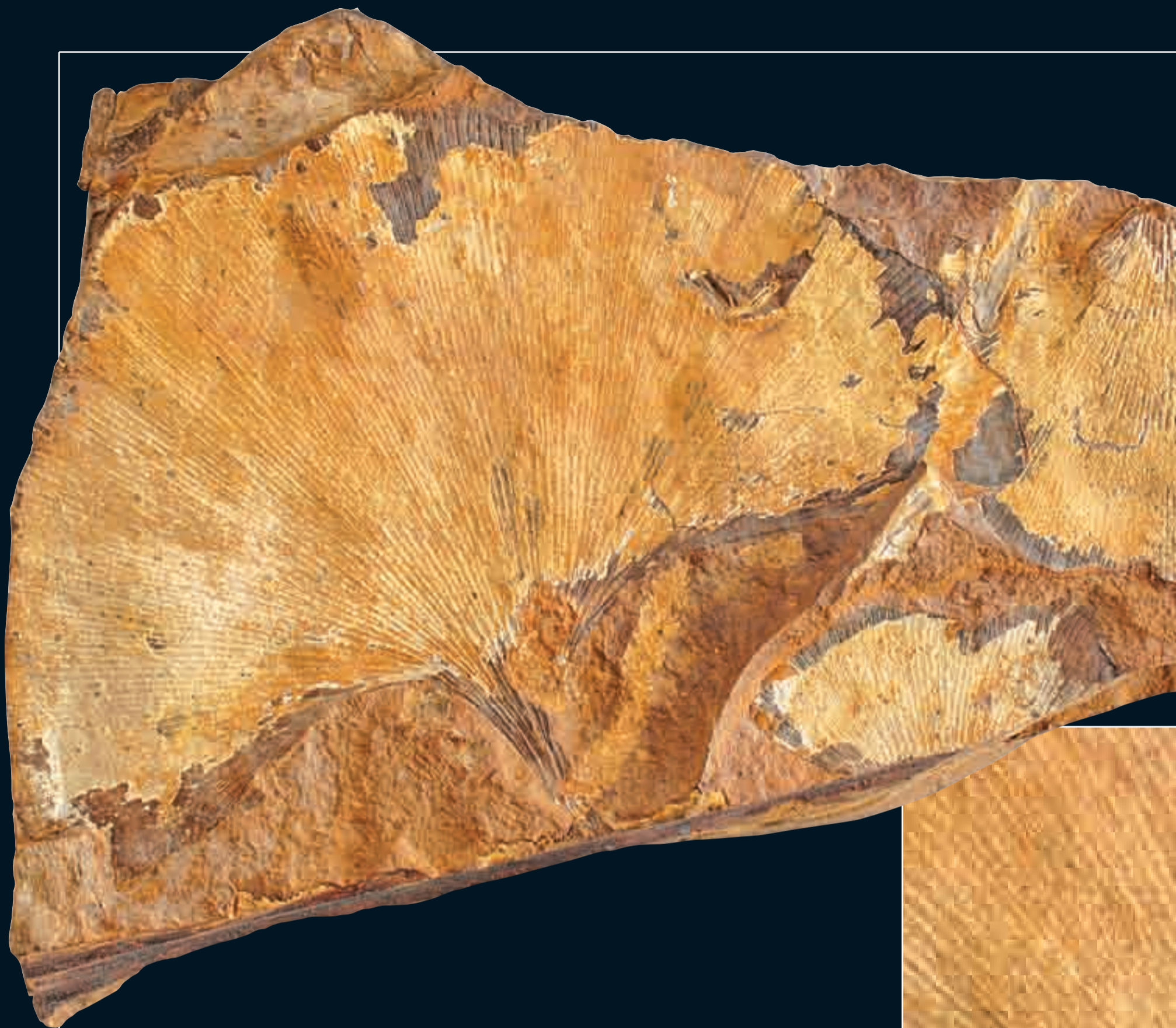
时代：始新世

活化石和它们生活在古代的生物并无不同，这就证明了物种数百万年间没有发生过进化。图中5500万年前的鲱鱼就是这种活化石。









## 银杏叶

年龄：6500万到5400万年  
大小：12厘米（4.8英寸）  
发现地点：北达科他州，阿尔蒙（Almont）  
地层：Sentinel Butte地层  
时代：古新世

化石记录中的植物与现在存活的植物具有相似的特征。这就说明它们和其它生物一样，都是创造出来的。

图中的银杏叶化石有6500万历史，证明银杏并未发生进化。叶子的轮廓线及叶脉结构都已石化，这个12厘米（4.8英寸）的化石证明数百万年间银杏都保持着同样的形状，过去和现在的银杏没有区别。





---

## 鲑鱼

---

年龄：5500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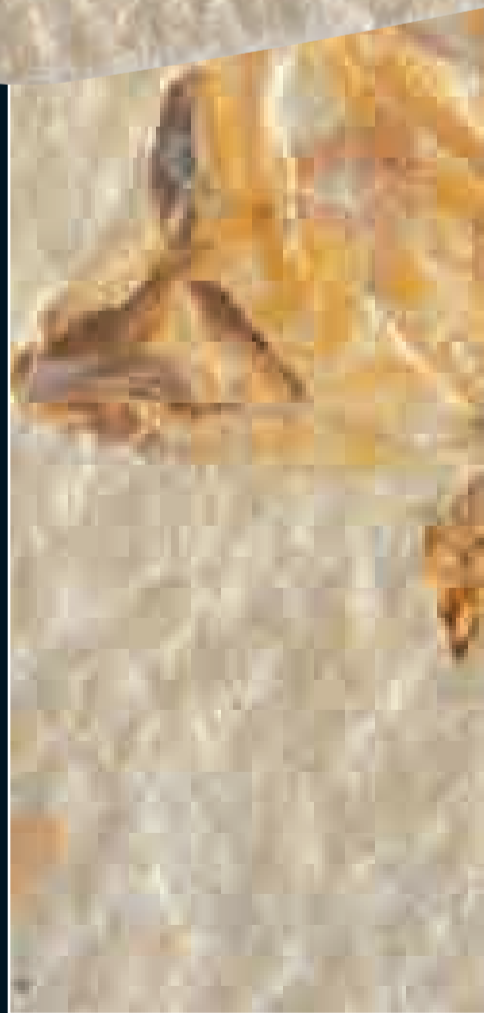
大小：12厘米（4.8英寸）

发现地点：怀俄明州

地层：绿河地层

时代：始新世

尽管达尔文不愿意承认，但是化石记录说明的真相很明显。世界各地采集到的数百万个化石证明了生物没有发生进化，而是被创造出来的。图中的鲑鱼化石表明了这一点。鲑鱼的形状数百万年都没有变，再次证明了进化论是一个骗局。







---

## 太阳鱼

---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大小：17.2厘米（6.8英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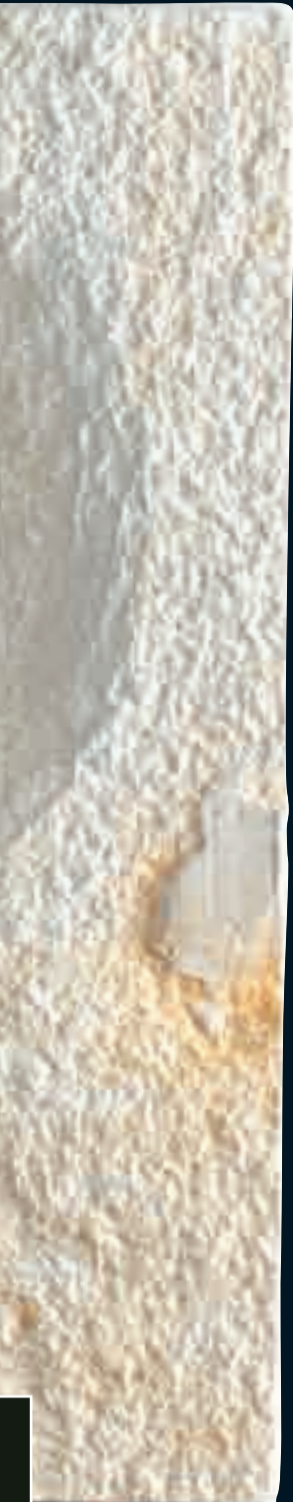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怀俄明州，克姆勒

地层：绿河地层

时代：始新世

现代的海洋中太阳鱼种类繁多。图中的化石告诉我们，太阳鱼没有发生进化。在百万年间，它们的生理结构一直没有发生变化。5500万年前的太阳鱼在外形和结构上与现在的太阳鱼相同。







---

## 七鳃鳗

---

年龄：3亿年

大小：43毫米（1.6英寸）宽，其下有73毫米（2.8英寸）×48毫米（1.8英寸）的节对  
nodule pair

发现地点：伊利诺斯州，布雷德伍德，弗朗西斯克里克页岩，11号坑（Pit 11, Francis  
Creek Shale, Braidwood）

时代：宾夕法尼亚纪

布雷德伍德（Braidwood）的煤矿中富含化石。图中的七鳃鳗没有下颚骨。虽然该类  
鱼通常生活在浅水中，但有些种类还是远迁到了海洋。

这件化石证明了七鳃鳗在近3000万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发生变化。虽然漫长的时间过去  
了，它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形状，百万年前的七鳃鳗和今天的七鳃鳗没有区别。







---

## 鲑鱼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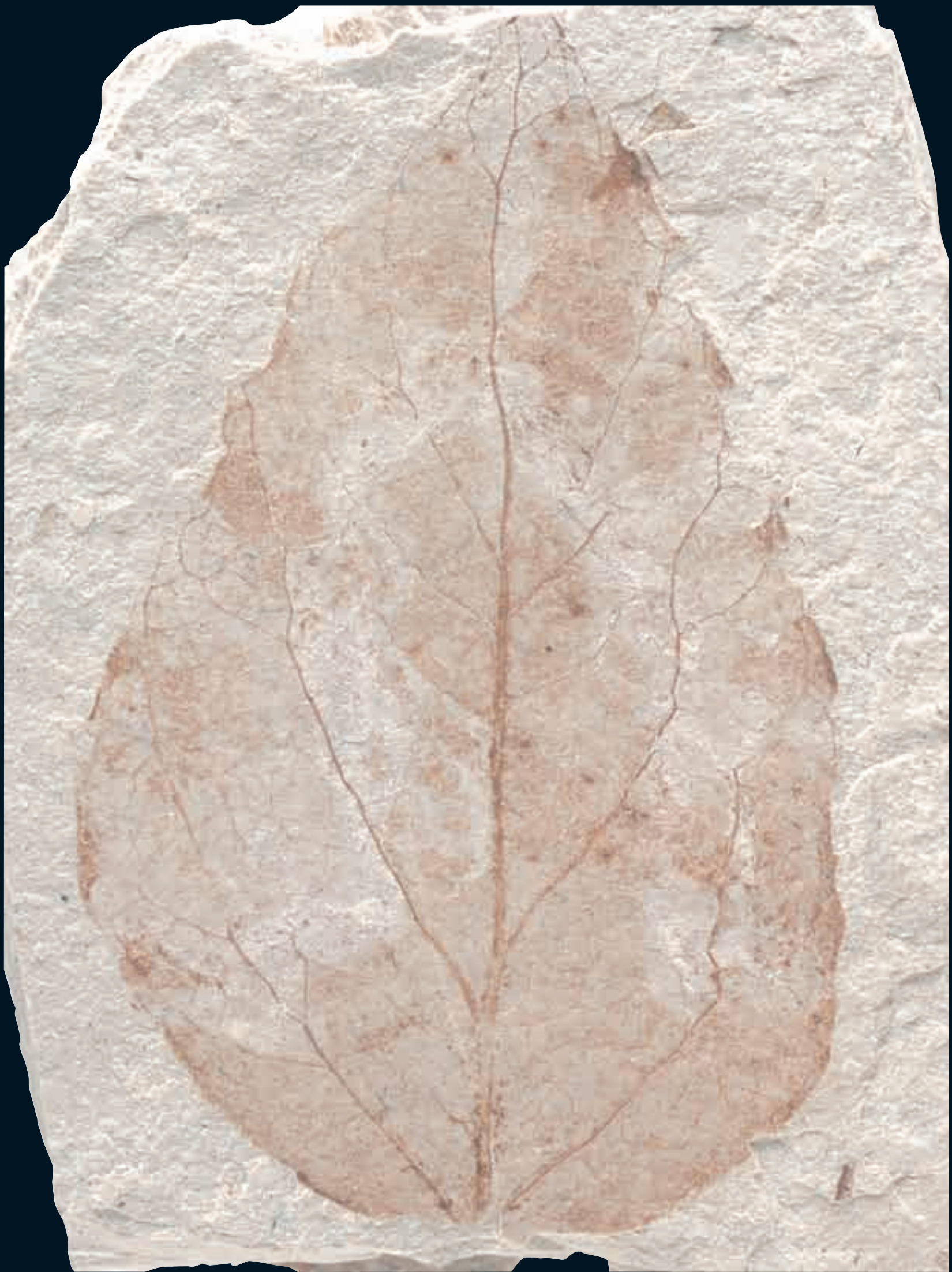
年龄：1500万年

发现地点：内华达州，斯图尔特峡谷，斯图尔特温泉区  
(Stewart Springs Flora)

时代：中新世

有的化石保存的是生物体的某一部分。图中是1500万年前的鲑鱼尾。从图中可见，5000万年前的鲑鱼尾和现代的鲑鱼尾没有区别。







---

## 白杨

---

年龄：1500万年

发现地点：内华达州，斯图尔特峡谷，斯图尔特温泉区  
(Stewart Springs Flora)

时代：中新世

杨柳科的白杨树在百万年间都没有任何改变。它们最初的有机结构特征与现代的没有区别。这个具有1500万年历史的白杨树叶化石证明了这一点。





---

## 云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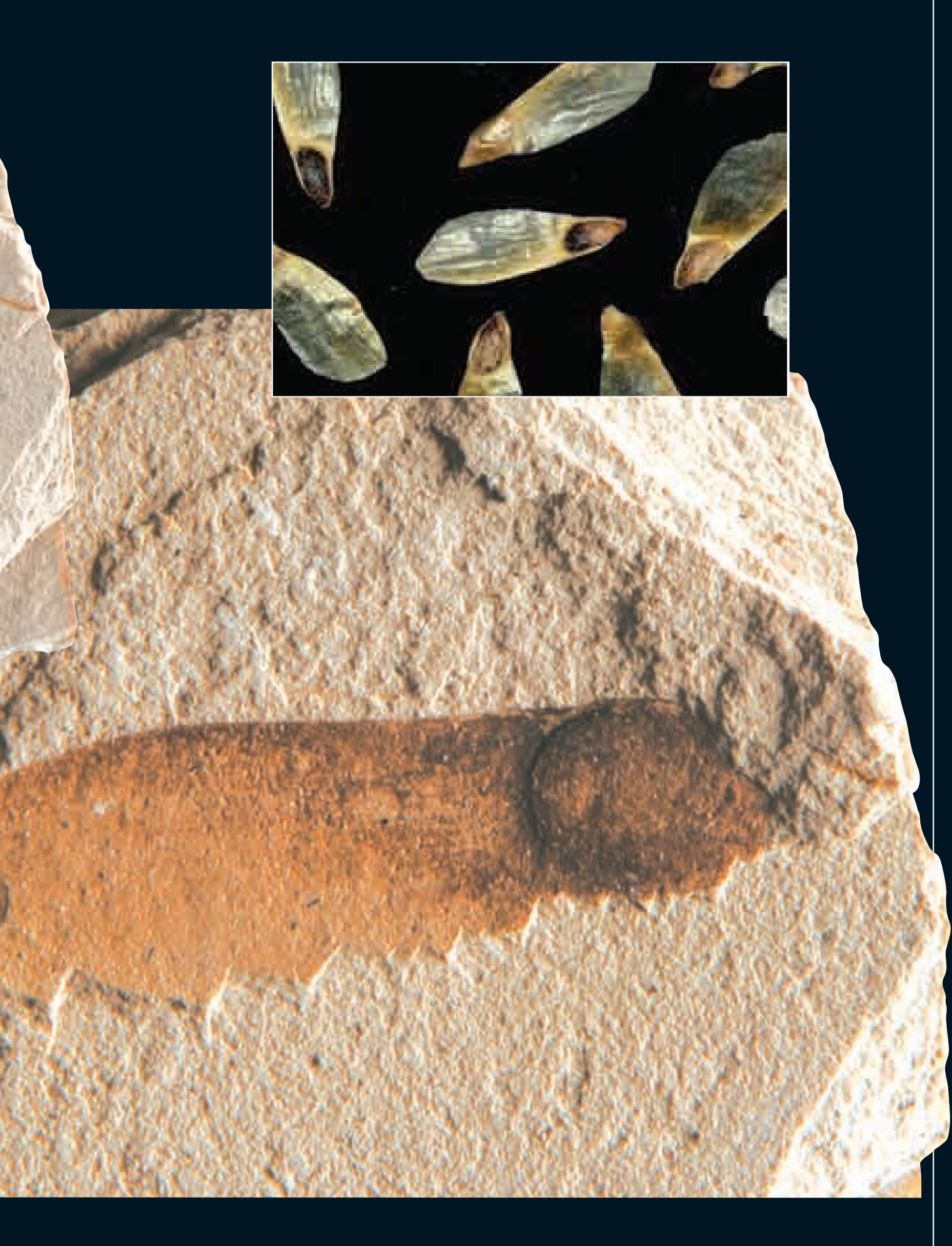
年龄：1500万年

发现地点：内华达州，斯图尔特峡谷，斯图尔特温泉区（Stewart Springs Flora）

时代：中新世

“云杉”是对35种常绿树的统称。化石记录展示了它们历经百万年都没有发生进化，图中的云杉种子化石有1500万年的历史。它也证明了，在百万年间云杉都保持原来的形状。1500万年前的云杉和现代的云杉没有区别。









## 灯笼鱼

年龄：2300万到500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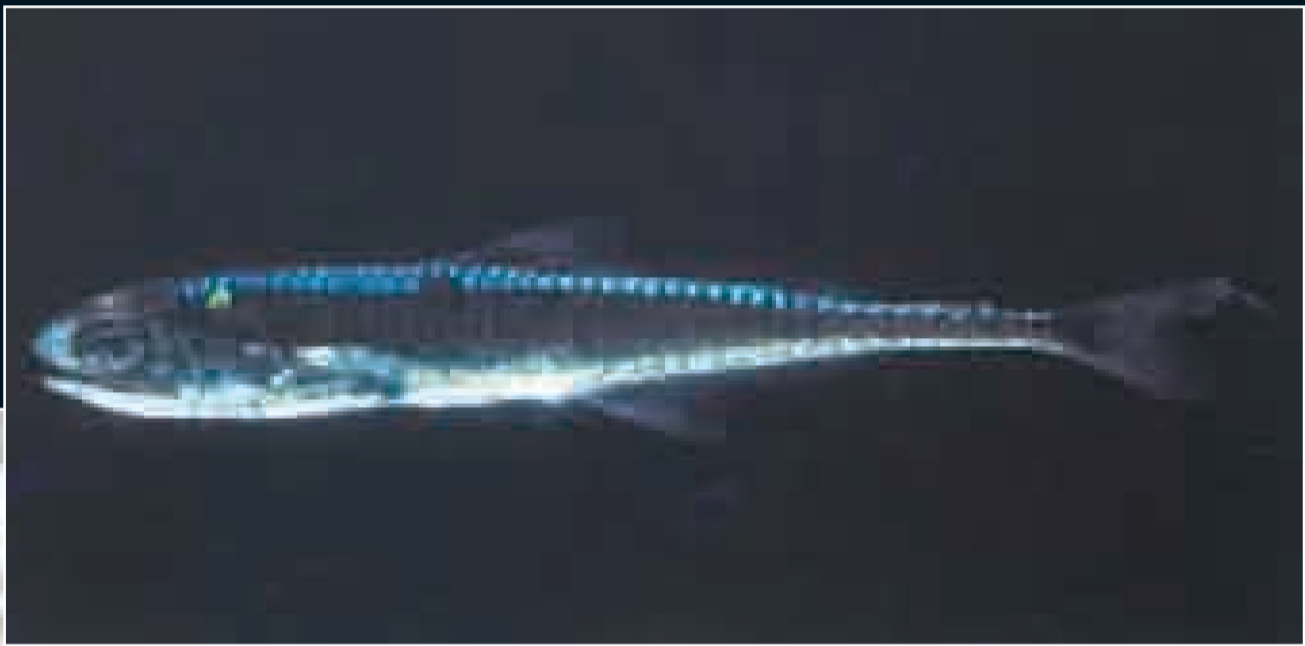
大小：3.8厘米（1.5英寸）

发现地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地层：Puente地层

时代：中新世

灯笼鱼是生活在海洋深处的小鱼，它们的身体可以发光，一般发光部分在腹部。因为它们所在的深海一片漆黑，它们就自己发光来照亮周围，吓走天敌。这类鱼的身体构造非常高级复杂，在数百万年前就可以发光，进化论者无法解释这个现象。





## 美国黄松

年龄：1500万年

发现地点：内华达州，斯图尔特峡谷，斯图尔特温泉区（Stewart Springs Flo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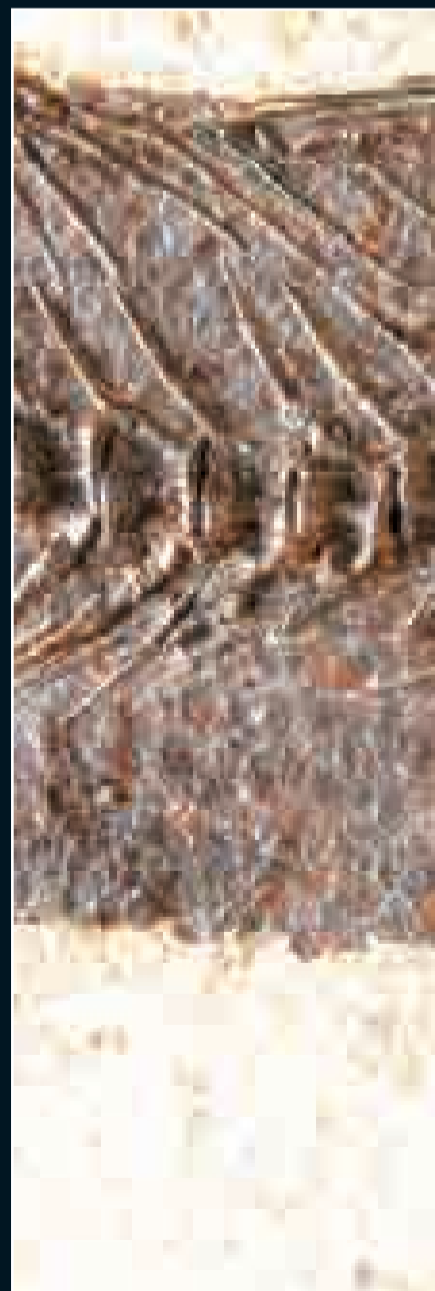
地层：绿河地层

时代：中新世

图中的松针化石有1500万年的历史了。1500万年前的松针和现代的不存在区别。松针历经数百万年都还是一样事实证明进化不存在。







## 河鲈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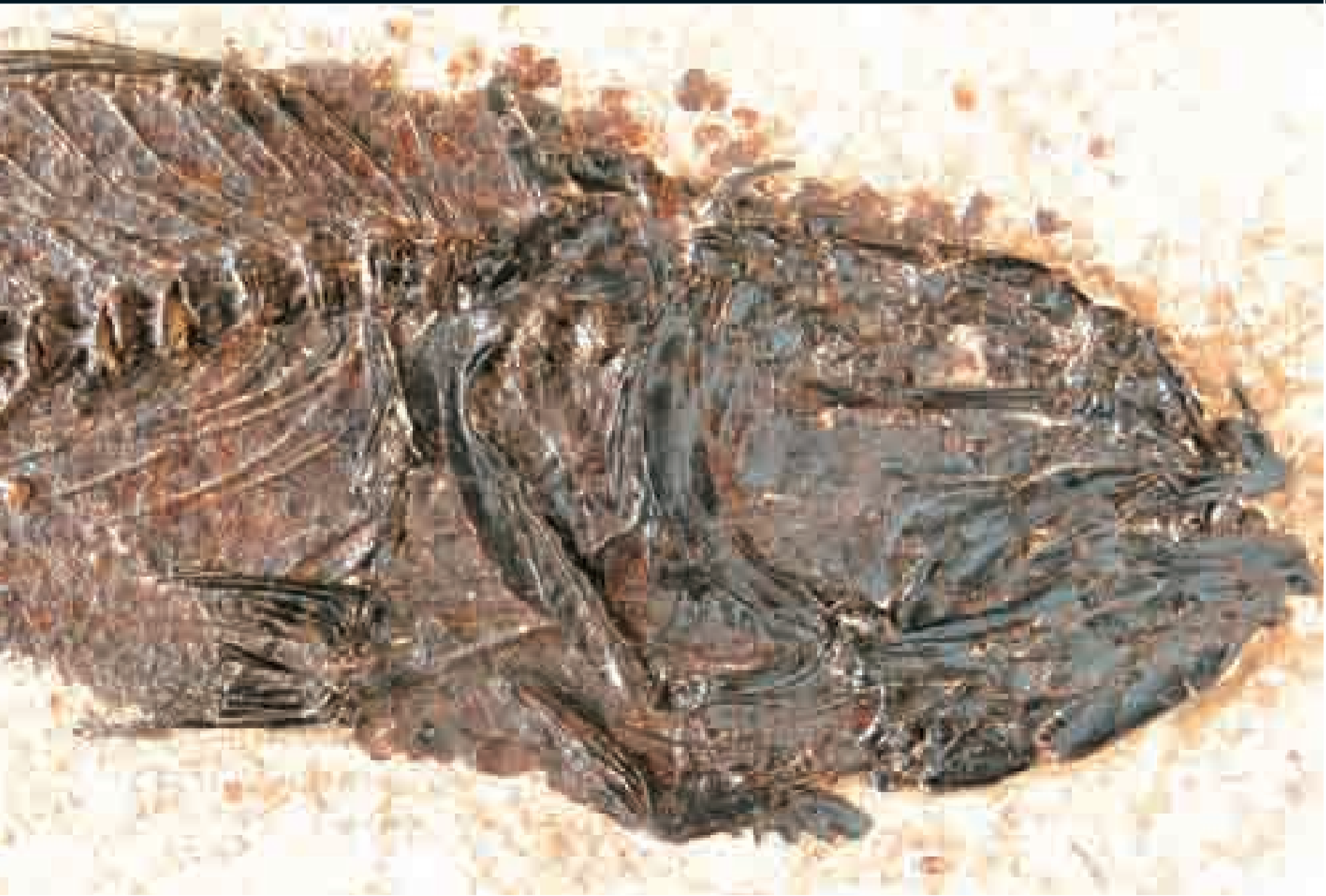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怀俄明州，克姆勒，化石湖

地层：绿河地层

时代：始新世

按照进化论者的说法，鱼的祖先是无脊椎动物。然而，他们无法解释这些无骨骼有脊骨的动物是怎么长出骨骼来的。这是因为要满足上述条件，生物必须脱胎换骨，包围着其身体的硬壳要消失掉，身体里面要长出骨骼来。要发生这么大的变形，两种生物体之间肯定会留下很多过渡形态。然而，进化论者根本无法找到一个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过渡态生物的化石。

而另一方面，数以百万计的化石却证明了鱼一直是鱼，这个有着5400万到3700万年历史的河鲈化石就是证据之一。





## 鲱鱼

年龄：5500万年

大小：21厘米（8.25英寸）

发现地点：怀俄明州，克姆勒

地层：绿河地层

时代：古新世

鲱鱼生活在温暖的浅水中，大部分分布在北大西洋和波罗的海中。鲱鱼有接近200个种类，形状非常接近，大多数是银色，背上有单鳍。

图中的鲱鱼化石长21厘米（8.2英寸），是从绿河（Green River）的2200米（7217英尺）深处发掘出来的。和其它化石一样，鲱鱼化石揭示了生物没有发生进化。进化论者面对鲱鱼化石束手无策，每个新发掘出来的化石都会让他们更绝望。







---

## 柳树

---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发现地点：犹他州，尤因塔郡  
地层：绿河地层  
时代：始新世

化石记录揭示了该物种和其它生物一样，在百万年中都没有发生变化。现代植物和百万年前的一样，有相同的结构和生命机制。图中的柳树叶化石证明在过去的5400万到3700万年中一直是一样的。







---

## 橡树叶

---

年龄：4500万年

发现地点：怀俄明州，绿河地层

大小：30毫米（1.18英寸）高；母岩：60毫米（2.3英寸）×60毫米（2.3英寸）  
15毫米（0.59英寸）厚

时代：始新世

化石记录揭示了该植物没有经历任何进化，也没有想象中的始祖。鱼一直是鱼，鸟一直是鸟，蜘蛛一直是蜘蛛，松树和云杉一直都是松树和云杉，玫瑰一直是玫瑰。就像其它生物一样，图中的橡树叶化石肯定了橡树也一直就是橡树。





---

## 葡萄叶

---

年龄：3800万到2300万年

大小：6.6厘米（2.6英寸）包括叶柄

发现地点：蒙大纳州，比弗海得（Beaverhead）郡

地层：Muddy Creek地层

时代：渐新世

具有3800万到2300万年历史的葡萄叶化石证实了植物也没有发生进化，而是被创造出来的。百万年前存在的葡萄属葡萄叶与现代的葡萄叶没有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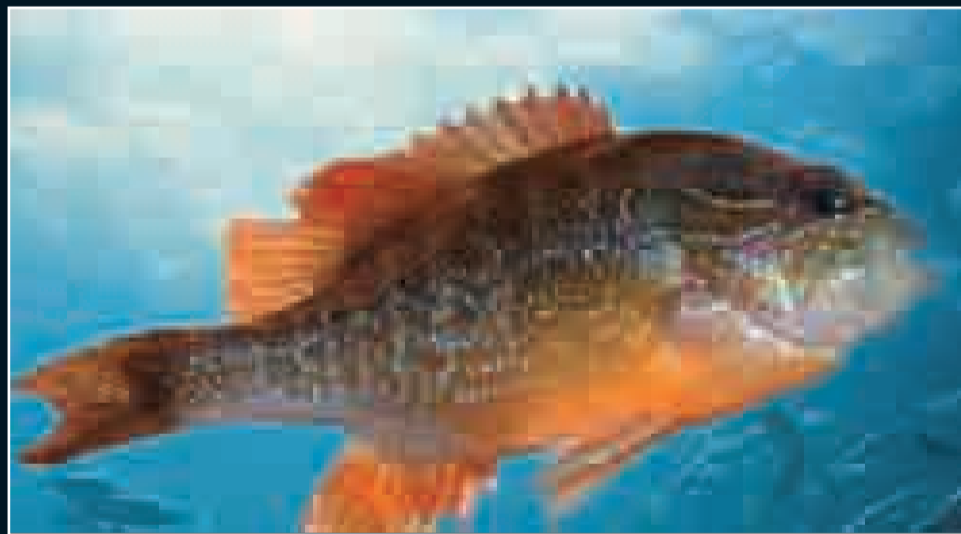
鲱鱼

## 鲱鱼和太阳鱼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发现地点：怀俄明州，克姆勒，化石湖  
地层：绿河地层  
时代：始新世

这些鲱鱼和太阳鱼的化石再次证明了生物不存在进化过程。这些化石在同一板块上，年龄在5400万到3700万年之间，它们显示今天的鲱鱼和太阳鱼与古代的不同没有区别。

太阳鱼



鲱鱼



太阳鱼





---

## 漆树叶

---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大小：叶片：7厘米（2.8英寸）× 1.2厘米（0.5英寸）；母岩：24.2厘米（9.5英寸）× 14厘米（5.5英寸）

发现地点：科罗拉多州，道格拉斯巴斯（Douglas Pass）

地层：绿河页岩

时代：始新世

5400万到3700万年前的漆树叶与现代的漆树叶在构造上没有什么不同。百万年间，漆树没有发生改变。







---

## 北美洲熊头骨

---

年龄：5万年

大小：26.6厘米（10.5英寸）

发现地点：密歇根州

时代：更新世

进化论者指出熊和狗之间存在相似的解剖学特征，所以就声称它们是从同一个祖先进化而来的。化石记录却恰恰相反，证明情况并非如此。人们至今没有找到半狗半熊的生物的化石，然而却有数千件化石证明熊一直是熊，狗一直是狗。图中的熊的头骨证明了熊没有经历过进化。





## 河鲈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发现地点：怀俄明州，克姆勒（Kemmerer）  
地层：绿河地层  
时代：始新世

5400万到3700万年前的河鲈和现在的河鲈没有什么区别。河鲈并没有像进化论者认为的那样发生进化，它们是被创造出来的。





## 太阳鱼、鲑鱼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发现地点：怀俄明州，克姆勒（Kemmerer）

地层：绿河地层

时代：始新世

在过去的150年里，进化论者找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想要找到能证明所谓鱼类进化的化石。但到目前为止，收集到的化石都证明了鱼根本没有经历过进化，它们是被创造出来的。时至今日，进化论者依然找不到有可能是“鱼的始祖”的生物，也找不到能证明鱼如果进化会经历的过渡态的化石。与此相反的是，成千上万的化石证明了在整个史前时期，鱼都一直是鱼。图中这个具有5400万到3700万年历史的太阳鱼和鲑鱼化石就是证据之一。进化论者在这些能证明创造论的化石面前无计可施。





---

## 山核桃叶

---

年龄：6500万到5400万年  
大小：7.6厘米（3英寸）  
发现地点：美国北达科他州  
时代：古新世

图中的北美洲山核桃化石已有6500万到5400万年的历史，它能证明这类植物并非从其它植物物种进化而来。百万年前的山核桃叶和现在的山核桃叶是一样的。









## 鲱鱼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发现地点：怀俄明州，克姆勒（Kemmerer）

地层：绿河地层

时代：始新世

5400万到3700万年前的鲱鱼与现代的鲱鱼并无区别，这再次证明了进化论者的观点是错误的，肯定了生物是真主创造的。









---

## 无花果树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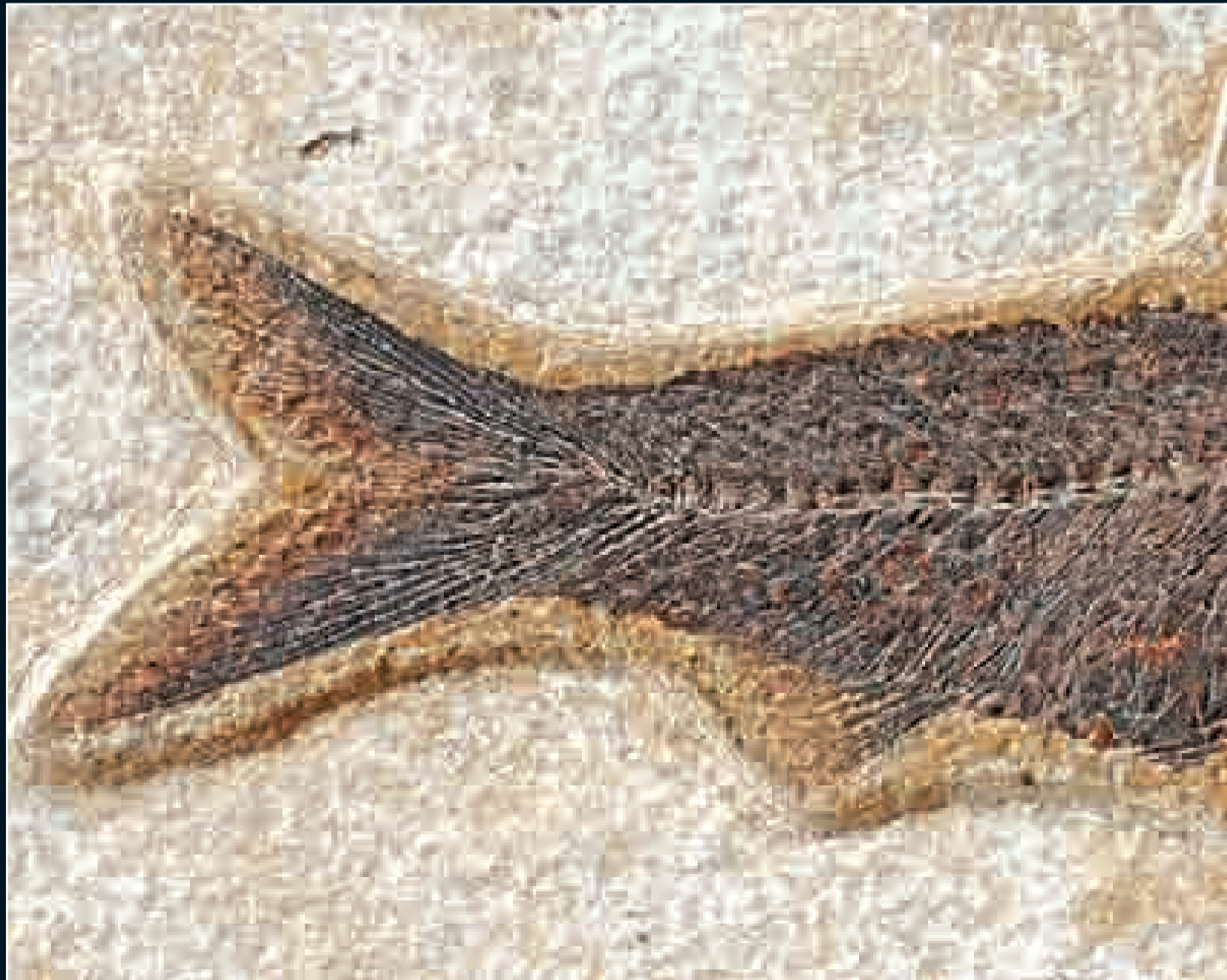
年龄：6500万到5400万年

大小：5.7厘米（2.3英寸）

发现地点：北达科他州

时代：古新世

无花果树有800多个种类，被归为榕属。无花果的叶子和果实在百万年间都没有发生变化。这是证明无花果树没有经历进化的重要证据，图中具有6500万到5400年历史的无花果树叶化石就是证明。



## 鲑鱼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发现地点：怀俄明州，克姆勒（Kemmerer）

地层：绿河地层

时代：始新世



进化论是关于物种的自然历史假想理论，毫无科学依据。能彻底驳倒、摧毁进化论的最强大的科学证据之一就是化石。鲑鱼在百万年间都保持不变就证明了进化论是一个骗局。





---

## 龙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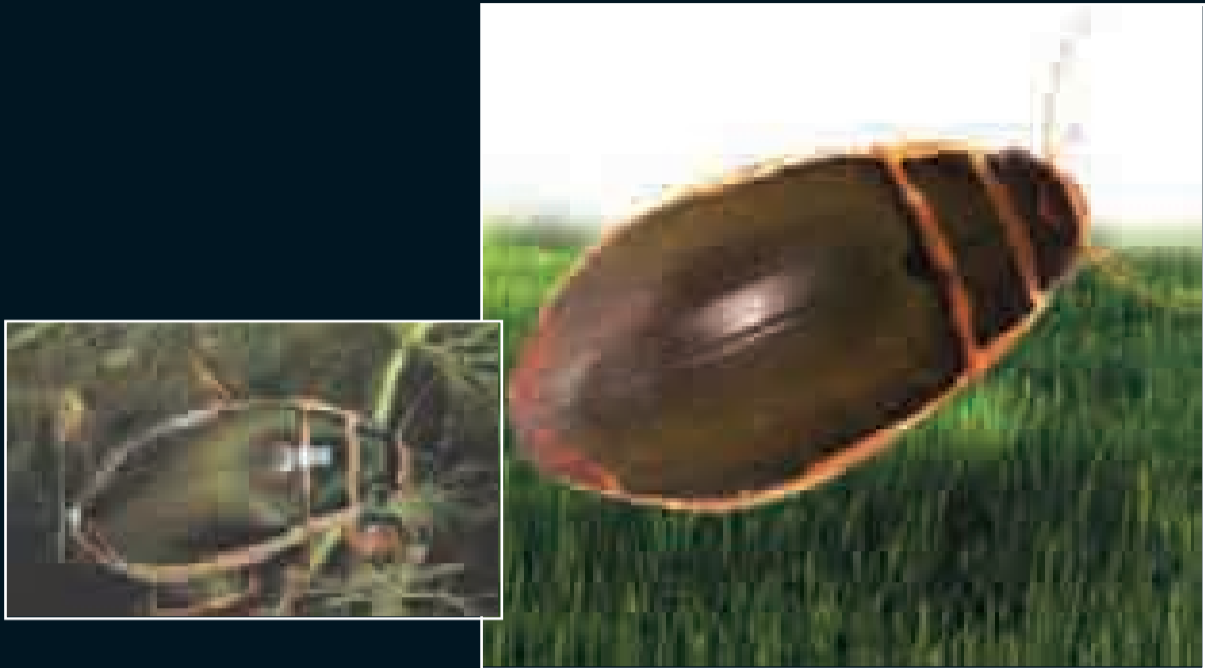
年龄：180万到1.1万年

发现地点：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拉布雷塔尔坑（LA Brea Tar Pits）

时代：更新世

这种虫与生活在今天的无异，证明了生物是被创造出来的。







---

## 七叶树树叶

---

年龄：6500万到5400万年

大小：12.7厘米（5英寸）

发现地点：北达科他州

时代：古新世

6500万到5400万年前的七叶树树叶和现代的七叶树树叶没有区别。这只是证明植物没有发生过进化的众多证据之一。





## 蕨类

年龄：3.6亿到2.86亿年

大小：最大：10.2厘米（4英寸）；母岩：33厘米（13英寸）×15.2厘米（6英寸）

发现地点：宾夕法尼亚州，圣克莱尔（St.Clair）

时代：石炭纪

百万年前的蕨类和现在的蕨类特征相同。化石记录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图中3.6亿到2.86亿年前的蕨类和现在的蕨类一模一样。







## 鲱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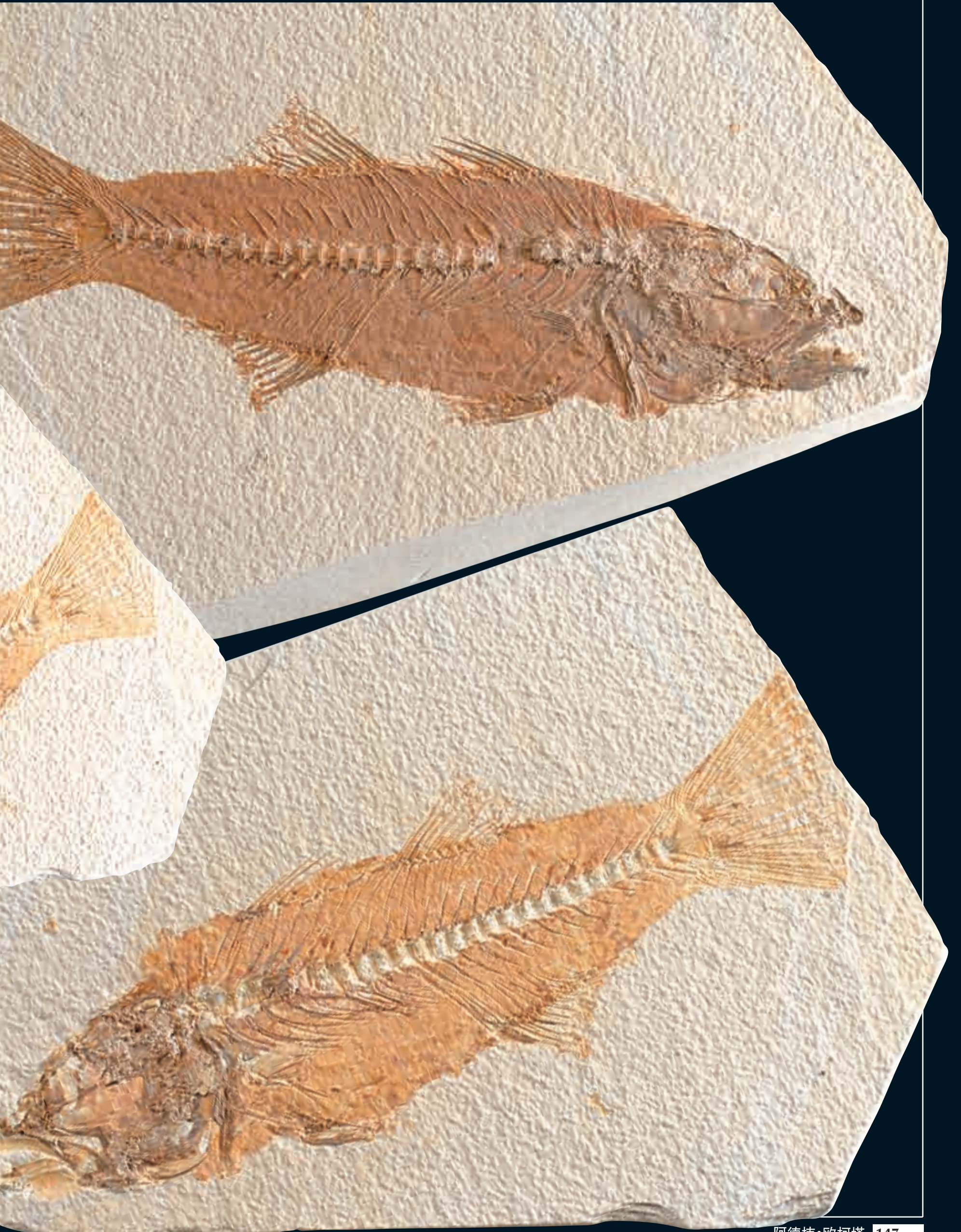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发现地点：怀俄明州

地层：绿河地层

时代：始新世

在至今发现的数百万化石中没有一件“过渡形态”的半鲱鱼半剑鱼或半鲨鱼半鲑鱼。化石证明了鲱鱼一直是鲱鱼，鲑鱼一直是鲑鱼，鲨鱼一直是鲨鱼。图中具有5400万到3700万年历史的鲱鱼化石证明了这一点。





---

## 鲑鱼

---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大小：23厘米（9英寸）  
发现地点：怀俄明州  
地层：绿河地层  
时代：始新世

现在的地质资料表明化石记录异常丰富。但即使化石记录这么丰富，进化论者也无法从中找出支持他们观点的证据。所有的化石记录都支持创造论，否定进化论。图中的鲑鱼化石证明了进化论是错误的。







---

## 海龍

---

年龄：2300万到500万年

大小：11.4厘米（4.5英寸）

发现地点：加利福尼亚州，圣耶内兹（Santa Ynez）峡谷

地层：瓦克罗（Vaquero）地层

时代：中新世

海龙是小型脊椎动物，和海马属于同一个亚科（Syngathoidei）。图中的海龙化石已有2300万到500万年的历史了，它和现代的海龙是一样的。这就对进化论者所提倡的“生物是逐渐进化而来的”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

## 犀牛头骨

---

年龄：3300万年

大小：38.1厘米（15英寸）× 25.4厘米（10英寸）× 5.08厘米（2英寸）

发现地点：怀俄明州，康佛斯郡（Converse County）

时代：渐新世

图中的化石证明了3300万年前的犀牛和现代的犀牛没有什么不同。在百万年间中，生物的解剖构造都未改变，这揭示出进化论是个大骗局。





---

## 兔子

---

年龄：3300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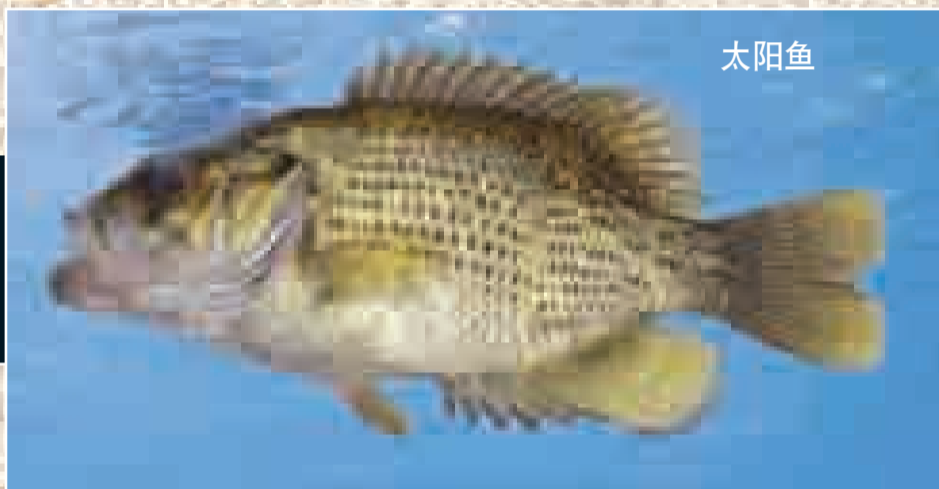
大小：头骨：6.3厘米（2.5英寸）；母岩：22.8厘米（9英寸）×17.7厘米（7英寸）  
×10.1厘米（4英寸）

发现地点：怀俄明州,康佛斯郡（Converse County）

时代：渐新世

化石记录中没有例子表明物种是从先前的物种逐渐进化出来的。比如说，在数以百万计的化石中，没有一件化石具有半鳄半兔或半蛇半兔的特征。然而，有数千件化石可以证明兔子一直都是兔子。化石揭示出了一个肯定的事实：生物物种不是进化而来的，它们是被真主创造出来的。







## 太阳鱼和鲱鱼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发现地点：怀俄明州，克姆勒（Kemmerer）

地层：绿河地层

时代：始新世

“活化石”证明了物种在数百万年中一直保持着它们的结构特征，这沉重地打击了进化论者。众所周知，进化论认为只有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生物才能生存下去，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中，它们演变成了其它的物种。活化石却正好相反，它们证明了生物根本没有随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演化，进化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

## 柳树

---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大小：叶片：100毫米（4英寸）×10毫米（0.4英寸）；母岩：62毫米（2.4英寸）×130毫米（5英寸）

发现地点：犹他州,尤因塔郡

地层：绿河页岩

时代：始新世

植物物种在其存在的数百万年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个事实给了进化论沉重的一击。虽然百万年的时光已流逝，柳树的树叶依然没变，这个5400万到3700万年前的柳树叶化石和现代的柳树树叶并无不同。现代的柳树叶子与5400万到3700万年前的柳树叶子是一样的。





## 月桂树叶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大小：树叶：30毫米（1.2英寸）×66毫米（3英寸）；母岩：90毫米（3.5英寸）×69毫米（2.7英寸）

发现地点：犹他州,尤因塔郡

地层：绿河页岩

时代：始新世

“樟科”植物（源于亚洲），叶子和果实可以榨油，树叶还可以做香料。

图中月桂树叶化石证明月桂树和其它植物一样都没有发生进化。5400万到3700万年前的月桂树具有和现代月桂树一样的特征。





## 鲱鱼和河鲈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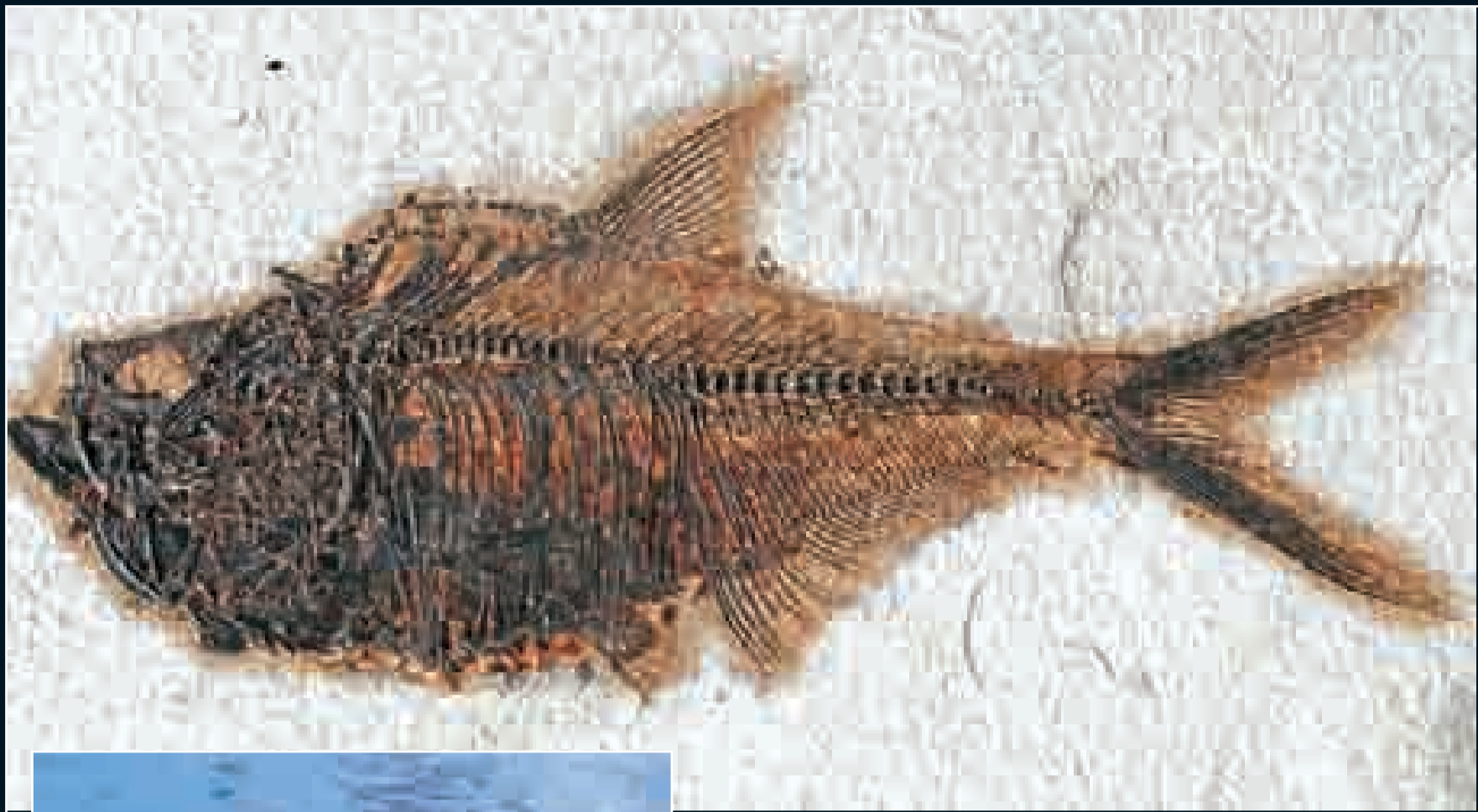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怀俄明州，克姆勒（Kemmerer）

地层：绿河地层

时代：始新世

这件年龄在5400万到3700万年之间的化石证明了鲱鱼和河鲈在百万年间都没有发生进化。它们和现在的鲱鱼、河鲈没有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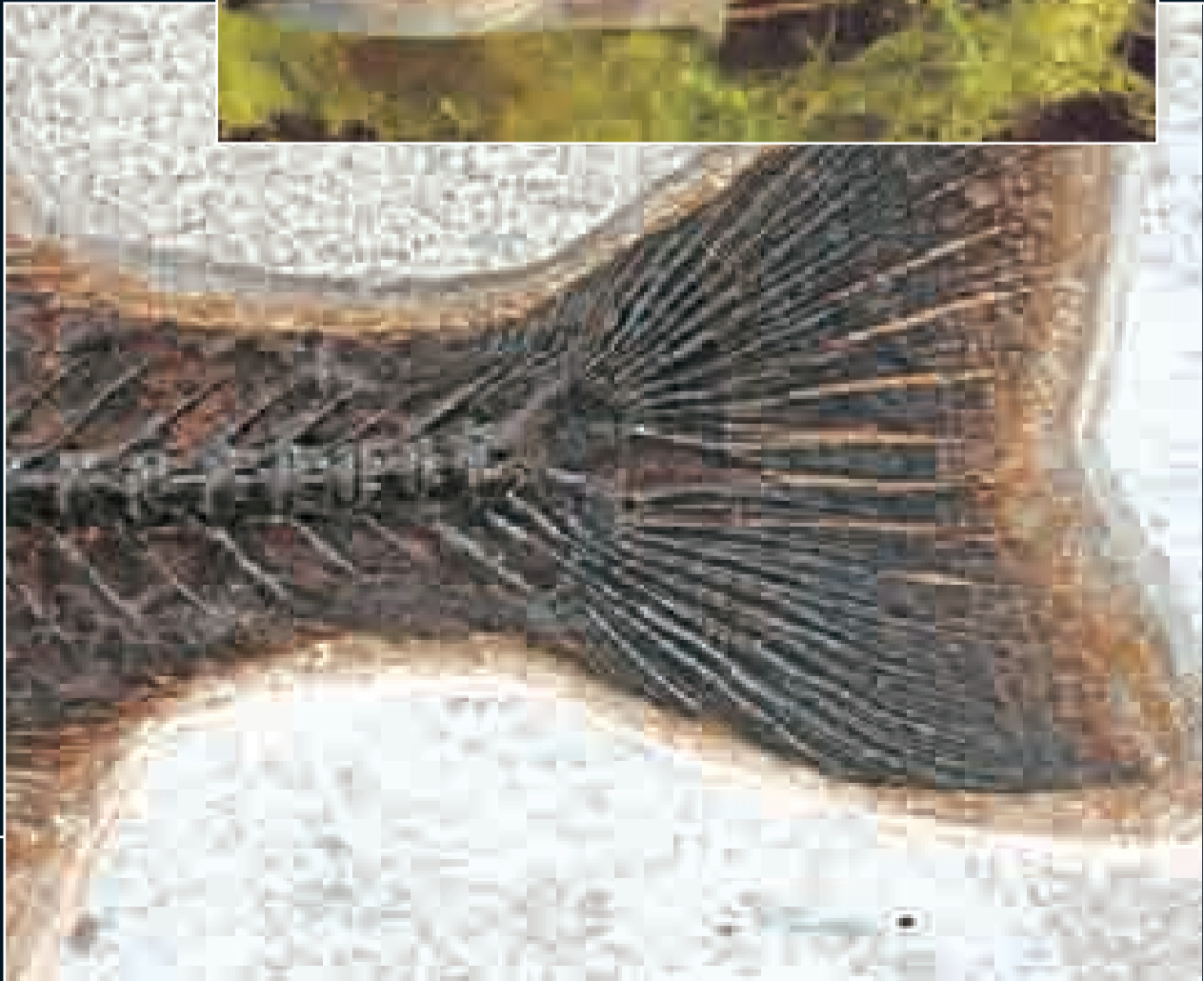




鲑鱼



河鲈





---

## 兔子

---

年龄：3800万到2300万年

地层：布鲁尔（Brule）地层

发现地点：怀俄明州，康佛斯郡（Converse County），  
白河组（White River Group）

时代：渐新世

3800万到2300万年前的兔子和现代的兔子的结构是一样的。兔子在百万年间都没有任何变化，证明了兔子没有发生进化，而是被创造出来的。







---

## 鹿头骨

---

年龄：3800万到2300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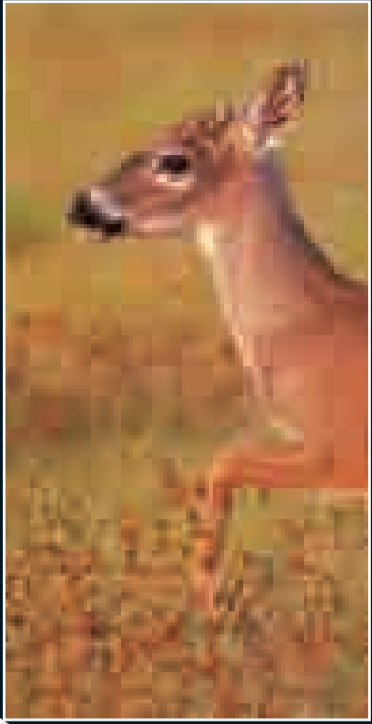
地层：布鲁尔（Brule）地层

发现地点：内布拉斯加州，苏郡（Sioux County），白河组（White River Group）

时代：渐新世

3800万到2300万年前的鹿和现代的鹿是一样的，这证明了这种哺乳动物在百万年间都没有发生变化——即，它们没有发生进化。







---

## 双壳类动物

---

年龄：1300万到125万年

大小：10厘米（4英寸）

地层：卡尔弗特（Calvert）地层

发现地点：马里兰州，卡尔弗特（Calvert）郡

时代：中中新世

双壳类动物是指双壳的软体动物如蚌类、牡蛎类。百万年前的双壳类动物和现代的双壳类动物没有区别，这种情况否定了进化论者提出的“逐渐进化”观点。



## 海龟

年龄：3800万到2300万年

大小：13厘米（5英寸）×10厘米（4英寸）宽×4.5厘米（1.75英寸）厚

地层：布鲁尔（Brule）地层

发现地点：内布拉斯加州，苏郡（Sioux County）

时代：渐新世

进化论者承认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化石记录可以证明海龟经历过进化。罗伯特·卡罗尔（Robert Carroll）在他的著作《脊椎动物的古生物学和进化论》中说，最早的海龟化石是在德国三叠纪地层中发现的，我们可以轻易地将它们与其它物种区分开来，因为它们的硬壳与现在的海龟的壳非常相似。他接下来又说道，虽然海龟很容易石化，而且即使只找到海龟的一部分也极易辨认，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海龟存在着始祖或有更早期的形态。（罗伯特·凯罗《脊椎动物的古生物学和进化论》，第207页）







---

## 贝壳和牡蛎

---

年龄：4.1亿到3.6亿年

大小：3.8厘米（1.5英寸）

地层：杰弗逊（Jefferson）石灰岩

发现地点：印地安那州，克拉克（Clark）郡

时代：泥盆纪

牡蛎在至少3.6亿年之间都保持不变，这对于坚持“一个物种是从其它物种逐渐进化而成”观点的进化论者来说是个挑战。软体动物化石表明了软体动物不是进化而来的，它们是被创造出来的。







---

## 海星

---

年龄：3.6亿到3.25亿年

大小：母岩6.2厘米（2.4英寸）×6.2厘米（2.4英寸）

地层：爱德华兹维尔（Edwardsville）地层

发现地点：印地安那州，克劳福兹维尔

时代：密西西比纪

现代海星与生活在百万年前的海星具有同样的特征。这些化石说明海星在过去的3.6亿到3.25亿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不变，这个事实驳斥了进化论者的观点，它证明了生物现有的特征在它们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就已具备了。



## 在加拿大发现的化石标本

加拿大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地质构造，境内很大一部分岩石属于前寒武世时期（46亿到5.43亿年前），化石床资源丰富。

加拿大最重要的化石床之一——勃吉斯页岩地层（Burgess Shale Formation）举世闻名。勃吉斯页岩中的化石床被认为是本时代最伟大的古生物学发现。研究表明，当含有化石的沉积物发生沉积的时候，这个区域的位置接近赤道。这个时期，勃吉斯页岩区在北美大陆的下边缘。

20世纪初，古生物学家查尔斯·杜利特尔·沃尔科特（Charles Doolittle Walcott）在这个区域发现了大量的无脊椎动物化石标本，这是最早发掘出来的一批化石。实际上，勃吉斯页岩区域就是因为无脊椎动物化石而出名的。多亏了这些有5亿多年历史的化石，人们才能确定出140多种寒武纪时期的物种。这些化石的特点是它们属于不同的门类，而且好像是突然出现的，在更老的地层中没有它们的祖先。进化论的发起者承认无法用进化论对这些化石做出合理的解释。

加拿大的另外一个大型的化



伯吉斯页岩的化石研究

石场在米瓜莎公园，它座落在加斯佩（Gaspé）半岛上，有丰富的化石标本，19世纪中期首次发现化石。该区域的岩石构造时间可追溯到3.75亿到3.5亿年前。研究资料表明大约3.7亿年前，加斯佩海岸是一个热带海湾。

米瓜莎公园的化石种类繁多，从微生物到脊椎动物，从无脊椎动物到植物无所不包。这里发掘出来的一些植物、鱼类化石是它们种族最古老的代表。例如，名为Spermasposita的植物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开花植物。

这些古老的动植物都具有完全发育的、完美的构造，化石标本证明了在进化论者认为生命还极端原始的时候，生物实际已有了复杂的构造。



阿尔伯达省的化石研究

伯吉斯页岩





---

## 月目鱼

---

年龄：5000万年

大小：8.3厘米（3.25英寸）× 3.2厘米（1.25英寸）

发现地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地层：凯什克里克（Cache Creek）地层

时代：始新世

月目鱼是中等大小的北美鱼种，一般生活在大型湖泊与河流里。和其它生物一样，月目鱼历经百万年都没有任何改变其身体结构。5000万年前的月目鱼和现在它们的后代一样，进化论者对此无法解释。







---

## 红杉树枝

---

年龄：5000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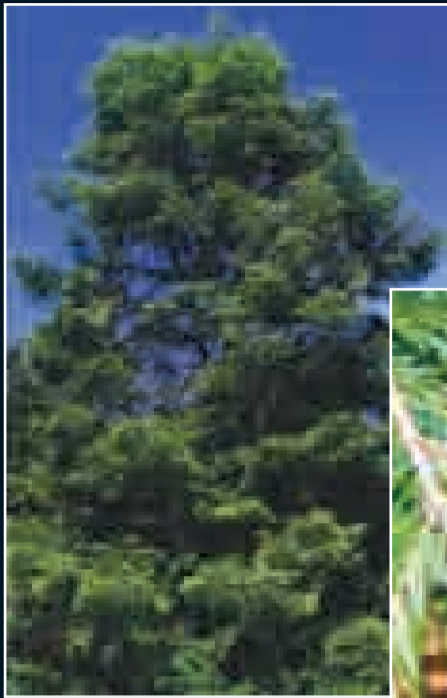
大小：7厘米（2.75英寸）× 10厘米（4英寸）

发现地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普斯市

时代：始新世

红杉是地球上已知的最大树种，它们已经生存了很长的时间。大部分分布在北美洲。有的已有1000年树龄，高150米（492英尺）。化石表明红杉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都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说它们没有发生进化。这件红杉树枝化石已有5000万年历史，当时的红杉树枝与现在的一样。







## 月目鱼

年龄：5000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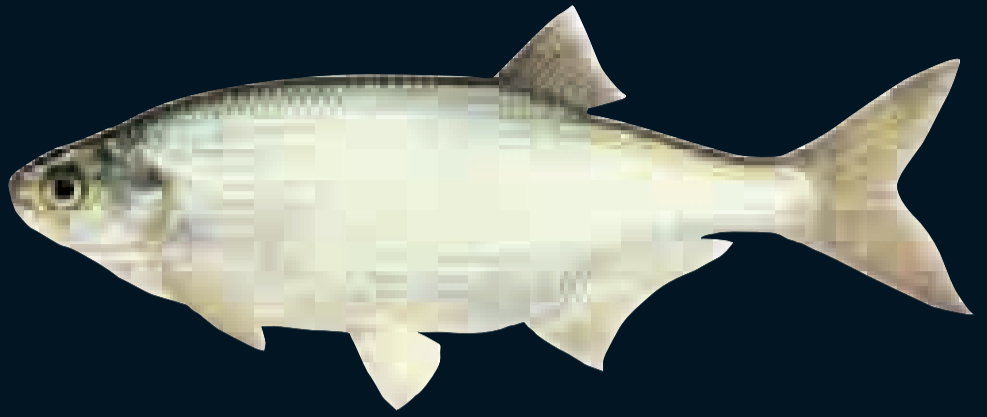
大小：10厘米（4英寸）× 1.5厘米  
（0.6英寸）

发现地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地层：凯什克里克地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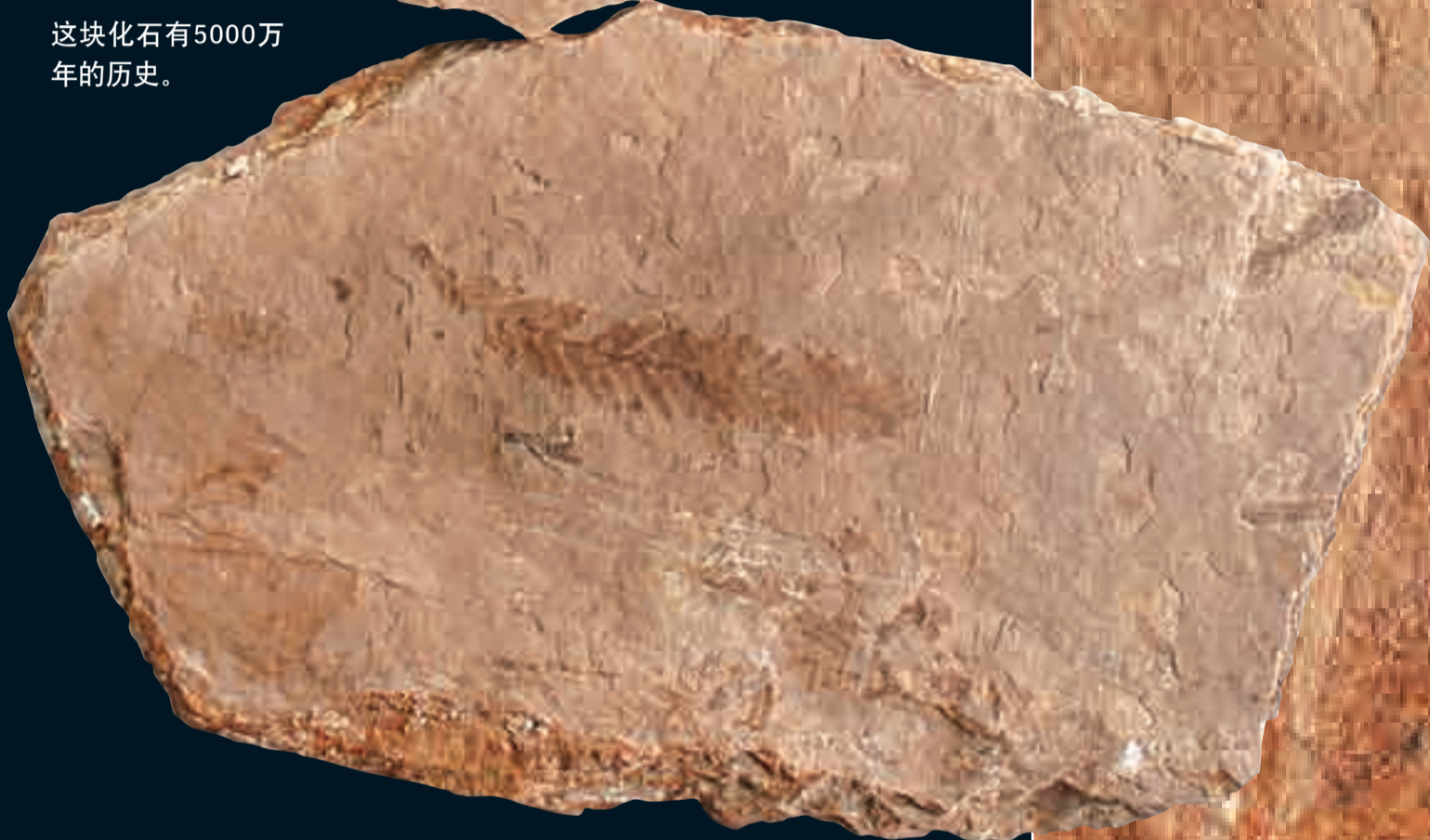
时代：始新世

人们从加拿大的化石场里发掘出很多月目鱼化石。所有这些化石都说明月目鱼在数百万年间都没有任何变化。这种持续了数百万年的稳定性——无身体结构变化——是证明进化不存在的重要证据。





这块化石有5000万年的历史。



## 带有毛蚊的红杉树干

年龄：5000万年

大小：10厘米（4英寸）× 12.7厘米（5英寸）

发现地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普斯市

时代：始新世

毛蚊属于虻科，主要以植物花粉为食物。这件化石记录表明所有的毛蚊种类都是同时出现的，它们历经数百万年身体结构都没有任何变化。这就证明了蝇类和其它生物也一样，都没有发生进化。进化论者承认不能用进化论来解释蝇类的起源。

动物学家保罗·皮埃尔·格拉塞（Paul Pierre Grassé）在著作中指出：“我们对昆虫的起源一无所知。”（《有机体的进化》（Evolution of Living Organisms），纽约学术出版社，1997年，第30页）化石记录证明蝇类和其它的昆虫都是真主创造出来的。





---

## 肺鱼

---

年龄：3.5亿年

大小：18.5厘米（7.3英寸）

发现地点：加斯佩希，米瓜莎

时代：上泥盆纪

肺鱼现在主要生活在非洲和南美洲。当水平面下降、河流干涸时，肺鱼就将自己埋在泥里生存下来。已知最古老的肺鱼化石来自泥盆纪时期（4.17亿到3.54亿年前），图中的化石也属于这个时期。3.5亿年前的肺鱼和现代的肺鱼没有区别。在数亿年的时间里肺鱼的形状结构都没有任何变化，这就证明了生物不存在进化，它们是被创造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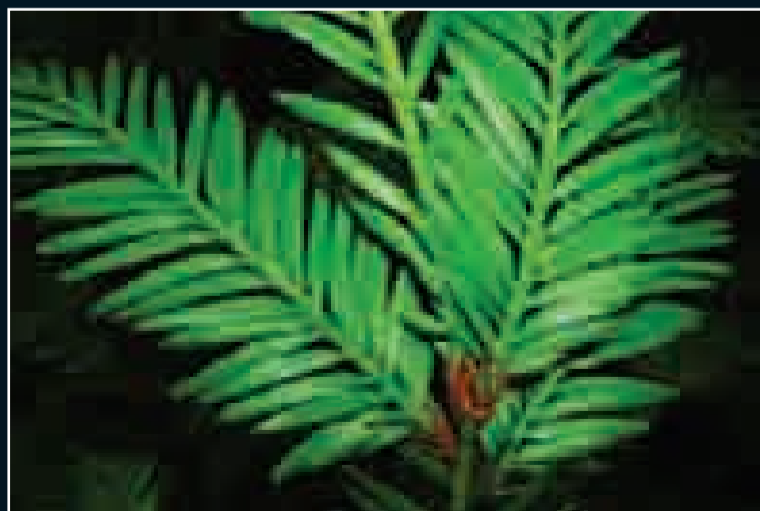




角树



红杉



## 红杉树干和角树树叶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大小：母岩：7厘米（2.75英寸）× 1.5厘米（0.6英寸）

发现地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地层：凯什克里克地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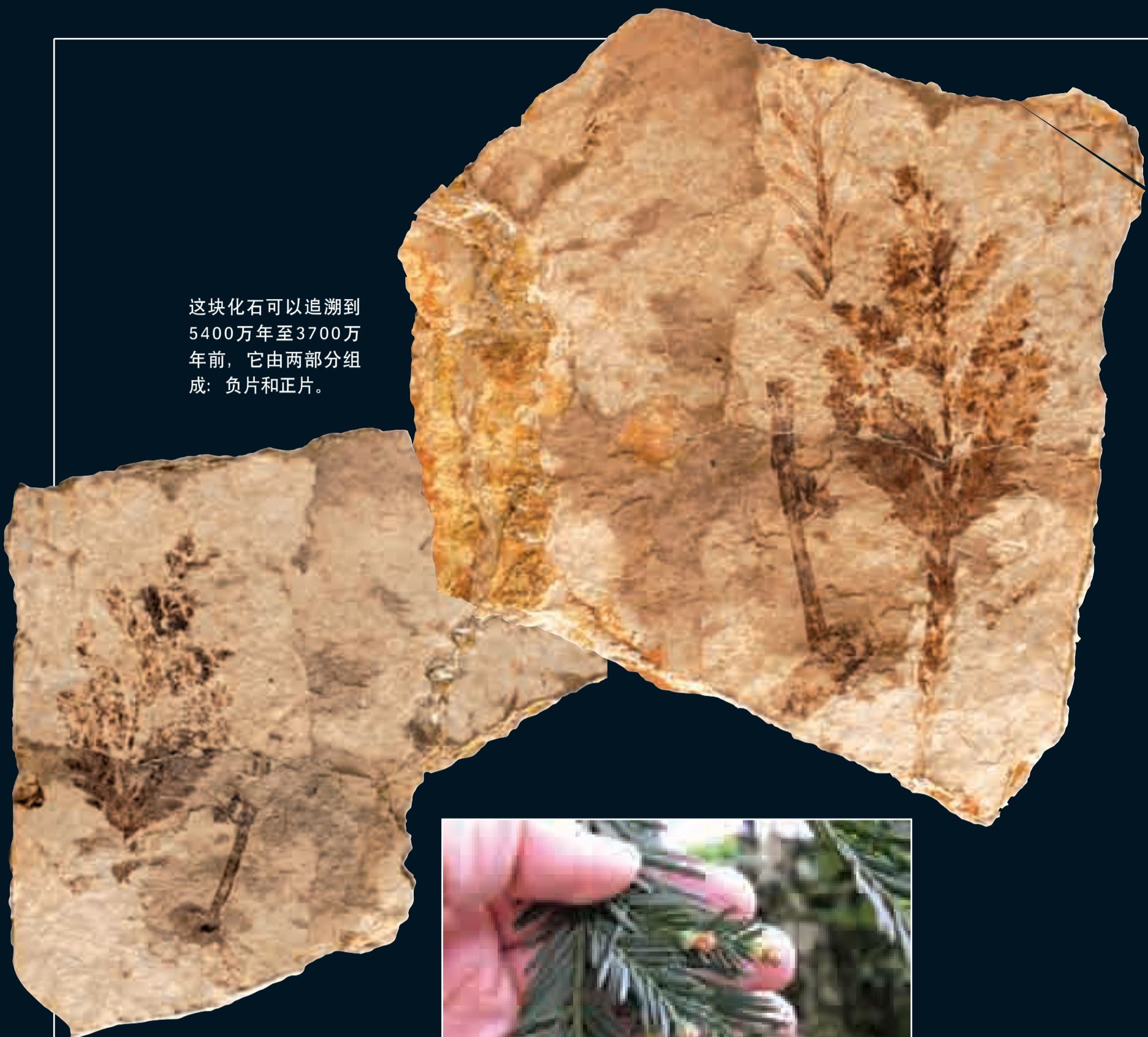
时代：始新世

这些有着高度复杂的结构的植物不可能如进化论者声称的那样，是偶然出现，从其它物种进化而来的。化石记录表明各种种类的植物是突然出现的，彼此之间没有进化联系。这件红杉树干和角树树叶化石有力地证明了进化论是不合理的。生活在现代的这些植物与生活在5400万到3700万年之间的同类植物没有区别。





这块化石可以追溯到5400万年至3700万年前，它由两部分组成：负片和正片。



## 树枝上有荚果的红杉树干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大小：叶子，7厘米（2.7英寸）× 10.7厘米（4.3英寸）  
发现地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地层：凯什克里克地层  
时代：始新世

现代红衫与生活在百万年前的红衫没有区别，证明了植物和动物一样都没有经历过进化。





---

## 桦树叶

---

年龄：5400万年到3700万年

大小：20.2厘米（8英寸）× 23厘米（9.3英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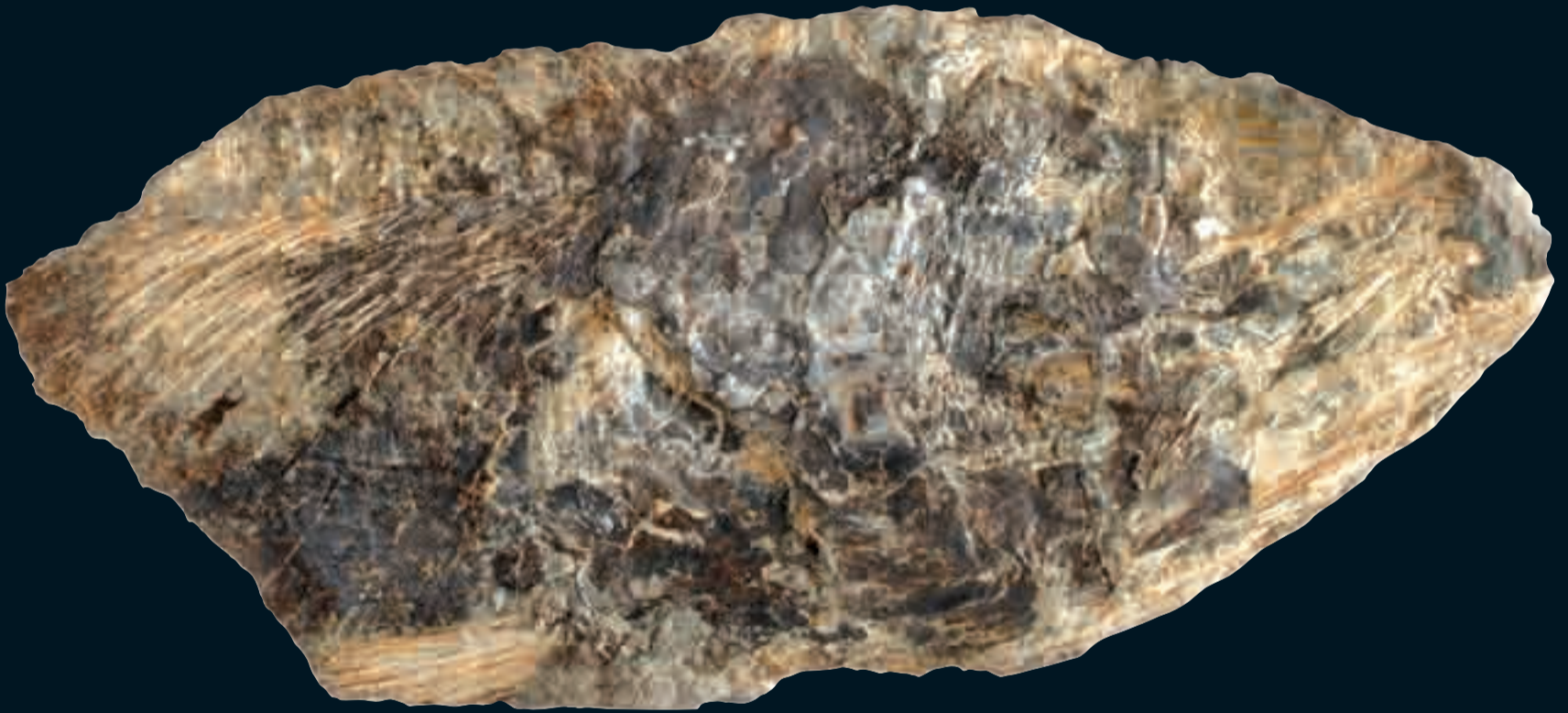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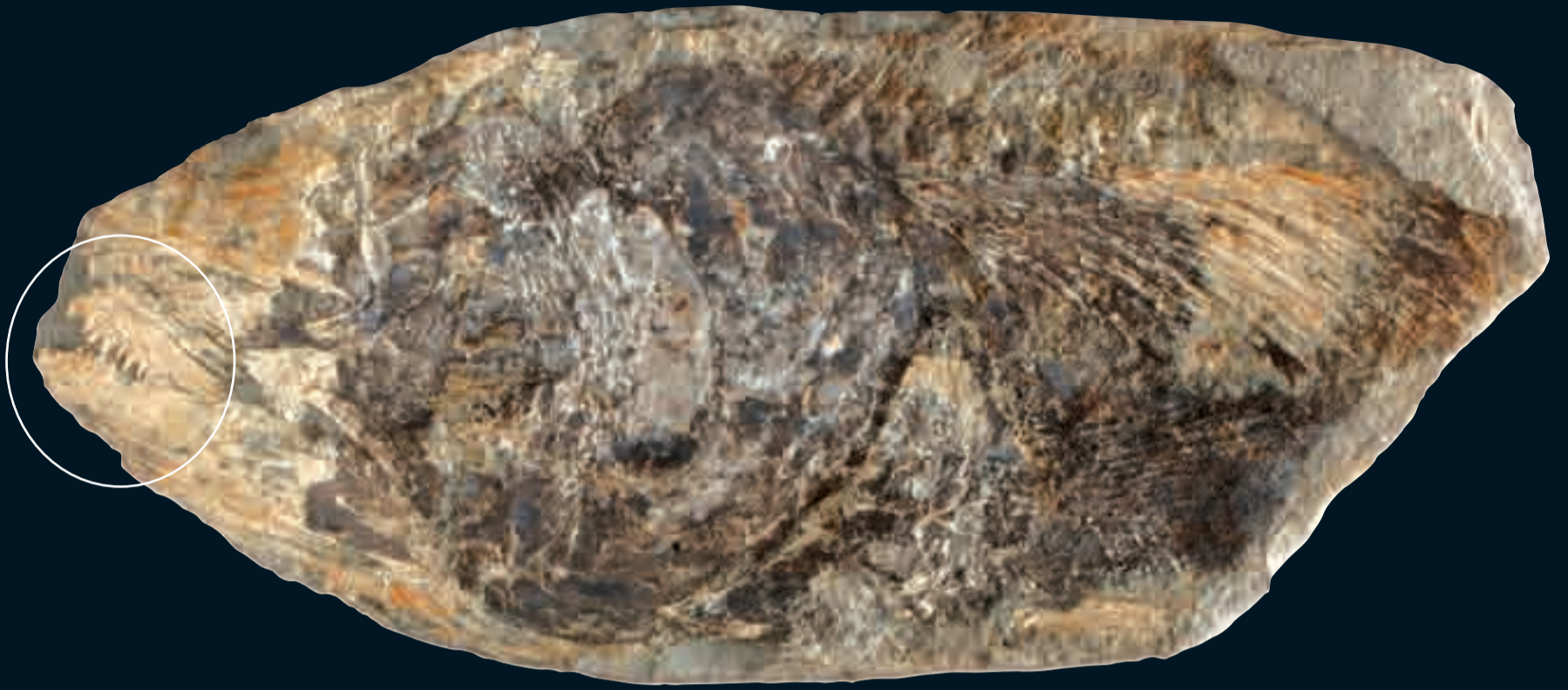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地层：凯什克里克岩地层

时代：始新世

桦树属于桦属，适合北方气候。这件树叶化石来自一棵5400万到3700万年前的桦树，它与现代桦树树叶没有区别。这就证明了桦树和其它生物一样没有发生进化。





---

## 鲑鱼头

---

年龄：180万到1.1万年

大小：15.2厘米（6英寸）×8.6厘米（3.4英寸）

发现地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普斯河

时代：更新世

在很多地质层上都能发现鲑鱼化石，它们与现在的鲑鱼非常一致。发现的每个化石都否定了进化论，它们证明了鲑鱼和其它的生物物种一样没有发生变化。





红杉







银杏



## 银杏叶和红衫树干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大小：银杏叶，5厘米（2英寸），5.8厘米（2.3英寸）

发现地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地层：凯什克里克岩地层

时代：始新世

银杏树是一种活化石，属于银杏门。最古老的银杏树化石的年龄可以追溯到2.7亿年以前。这一件银杏叶化石的年龄在5400万到3700万年之间，银杏树历尽数亿年的时间都没有发生变化——是对进化论的挑战。



---

## 银杏叶

---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大小：叶子：5厘米（2英寸）× 5.8厘米（2.3英寸）

发现地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地层：凯什克里克岩地层

时代：始新世

化石发现清楚地证实了植物物种进化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件具有5400万到3700万年历史的银杏叶化石就是证据之一。生活在数亿年前的银杏数和现代的银杏树是一样的。



---

## 榆树叶

---

年龄：5000万年

大小：母岩：11厘米（4.3英寸）× 5.8厘米（2.3英寸）

发现地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普斯市

地层：凯什克里克岩地层

时代：始新世

榆树适应温和的气候，一般生长在北美洲、欧洲和亚洲。这件有5000万年历史的榆树叶化石清楚地否定了植物进化的观点。









---

## 白果叶

---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大小：3厘米（1.2英寸）× 2.5厘米（1英寸）

发现地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地层：凯什克里克地层

时代：始新世

没有化石可以证明植物会发生进化，相反地，有数万件化石能否定这个观点。图中这个具有5400万到3700万年历史的银杏叶化石就是其中一个证据。银杏在百万年中没有发生进化的事实，证明了进化论是个大骗局。



---

## 桉木树叶

---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大小：3厘米（1.2英寸）×7厘米（2.8英寸）

发现地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普斯市

时代：始新世

现代的桉木和5400万到3700万年前的桉木没有不同，它们有着同样的结构。这就证明了地球上从未发生过进化。







---

## 角树和榆树叶

---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前

大小：母岩：31厘米（12.2英寸）×18厘米（7英寸）

发现地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地层：凯什克里克地层

时代：始新世

化石记录证明所有的植物物种从诞生的时候起，就没有发生过一点变化。如果生物体在数百万年间一直保留着同样的特征，它显然就没有进行进化，它是被创造出来的。这件年龄在5400万到3700万年的角树和榆树叶化石就是证据之一。



榆树



榆树



角树



角树



---

## 水杉叶和松球

---

年龄：5200万到4360万年

大小：松球：15毫米（0.6英寸），茎：11厘米（4.3英寸），叶：27毫米（1英寸）；母岩：145毫米（5.7英寸）×11厘米（4.3英寸）

发现地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凯什克里克，Tranquille页岩

时代：中始新世晚期

这件5200万到4360万年前的水杉松球证明植物没有发生过进化。生活在百万年前的水杉和现代水杉结构相同，这就证明了生物没有进行进化。





---

## 龙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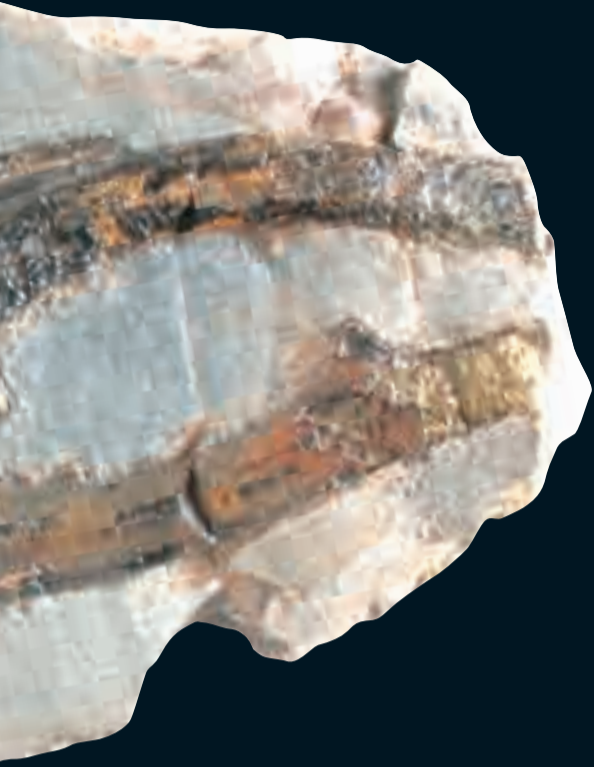
年龄：1.46亿到6500万年

发现地：南萨斯喀彻温省河谷

地层：熊爪地层（Bear Paw Formation）

时代：白垩纪

过去150年中收集到的化石证明物种没有任何变化，也不是从其它物种演变而来的。这件具有1.46亿到6500万年历史的龙虾化石更强调了这一事实，当时的龙虾和现代龙虾没有区别。



#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现的化石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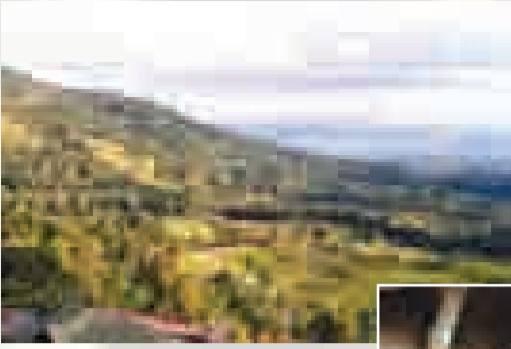
化石可以以琥珀的方式形成。生物被困在树脂里形成化石，它在那一时刻的形态与动作都被保存了下来。树脂不溶于水，与空气接触后很快变硬。然后，聚合作用（单分子发生化学反应形成三维的化学链）开始，透明的树脂在百万年间持续变硬。埋葬在树脂里面的生物因此得以保存了它们数百万年前的初始状态。

全世界有100多个著名的琥珀床，最古老的琥珀是在黎巴嫩山脉发现的，其年龄可以追溯到白垩纪（1.3亿到1.2亿年前）。最近的研究表明有些新发现的琥珀床的年龄可以追溯到中生代，其中包括了8000万到7500万年前的约旦琥珀、近8000万前的新西兰琥珀、年龄也是在8000万到7500万年之间的雪松湖琥珀（Cedar Lake ambers），约7000万年的法国琥珀以及1亿年前的比利牛斯山琥珀。在其它琥珀床里发现的化石大多数属于始新世 - 中新世时期（5500万到500万年前）。



全世界有100多个琥珀床。其中一个位于挪威，在那里发现了波罗的海琥珀。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些琥珀床



大多数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现的琥珀化石也是属于始新世 - 中新世时期的。该国有两个主要的琥珀床，一个在圣地亚哥市东北向的山区，另一个是艾瓦耶（EL Valle）镇附近的矿山，在圣多明各市的东北方向。形成多米尼加琥珀的树脂来自孪叶豆属树木，它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其中含有大量的化石物种。除数千的昆虫外，在多米尼加琥珀中还发现了小青蛙、蜥蜴和蝎子。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现的琥珀化石和其它的化石一样，证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生物在数百万年间没有任何变化，换句话说，它们从来没有进行进化。蚊子一直是蚊子，蚂蚁一直是蚂蚁，蜜蜂一直是蜜蜂，蜻蜓一直是蜻蜓，蜘蛛也一直是蜘蛛。简言之，所有生物一直具有它们被创造出来那一刻的所有特征，并一直以同样的结构形式生存着。保存在琥珀中的、生活在百万年前的生物和现在它的同一物种是一样的，这对于进化论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它再次证明了创造论的真实性。





---

## 成年飞虱

---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图中2500万年前的成年飞虱与现代的飞虱是一样的。这种昆虫在百万年间一直保持它原有的构造，说明进化论是错误的。





## 跳蛛

年龄：2500万年

大小：16毫米（0.6英寸）× 10毫米（0.3英寸）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地亚哥附近的山区

时代：渐新世

这枚琥珀里面有一只蝇虎科蜘蛛。这种蜘蛛得名于它们捕食的方式，它们跳起来捕捉猎物，可以跳到自己身长的50倍高。除了位于头前部的四只眼睛，它们还有四只结构完整的小眼睛与其紧靠，使它们可以准确地发现猎物。

和它们现代的同类一样，生活在百万年前的跳蛛有完整的、完美无缺的结构，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它们的构造都没有发生改变。这件2500万年前的琥珀就是证据。



## 马蹄蟹甲虫

年龄：2500万年

大小：11毫米（0.4英寸）×9毫米（0.3英寸）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地亚哥附近的山区

时代：渐新世

马蹄蟹甲虫一般生活在蚁巢附近。这件有2500万年历史的化石证明该昆虫没有进行过进化。生活在百万年前的马蹄蟹甲虫和现代马蹄蟹甲虫没有区别。





## 寄生蜂

年龄：2500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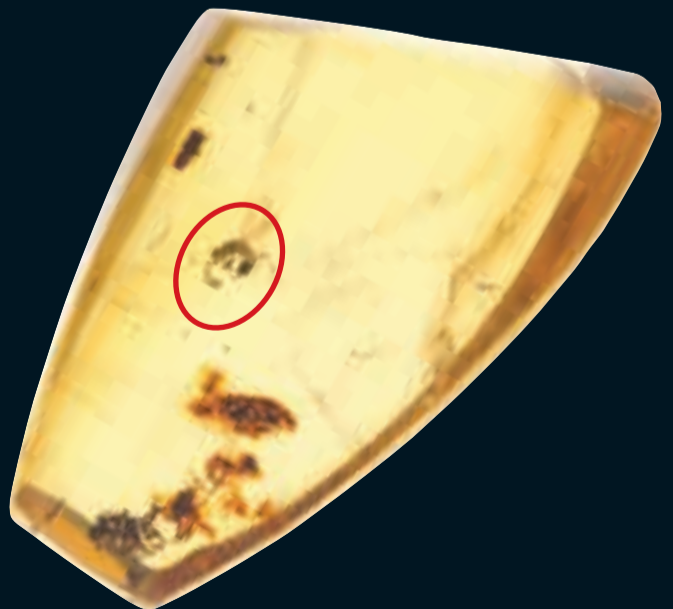
大小：17毫米（0.6英寸）×10毫米（0.3英寸）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地亚哥附近的山区

时代：渐新世

寄生蜂通常生活在落叶下面。这种黄蜂寄生在别的昆虫物种，特别是它们的卵中。图中的寄生蜂是在飞行中被石化的，它的结构和现代的同一种没有不同。

保存在琥珀中的2500万年前的寄生蜂证明这类昆虫和其它生物一样，都没有发生进化。





猎蝽捕食



## 猎螳

年龄：2500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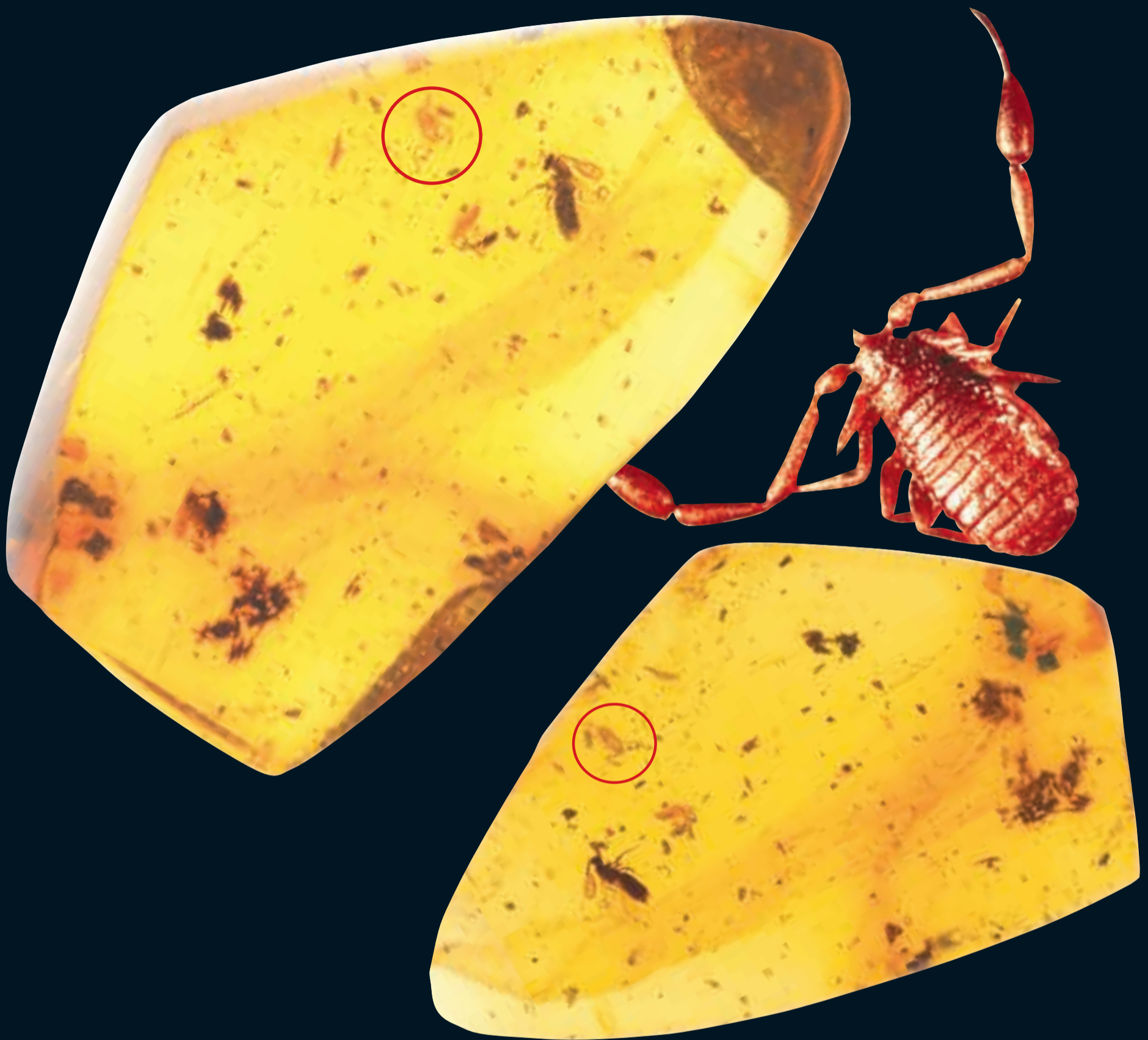
大小：18毫米（0.7英寸）长，14毫米（0.5英寸）宽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地亚哥附近的山区

时代：渐新世

这枚琥珀中包含有一种罕见的猎螳。这种猎螳的进食采用外部消化的方式。它们释放出分泌物，将猎物的组织进行液化，然后它们摄取这种液体作为食物。毒素很快发挥作用，在几秒钟内使猎物变得无力。一些猎螳是主动出去寻找猎物，而另一些则等待猎物自己送上门来。该标本中猎螳的翅膀的颜色很好地保存了下来。

现代的猎螳的所有特征和2500万年以前的猎螳一样。图中的猎螳化石证明了：猎螳从来没有进化过，还保留着数百万年前的特征。



---

## 伪蝎

---

年龄：2500万年

大小：17毫米（0.6英寸）长，11毫米（0.4英寸）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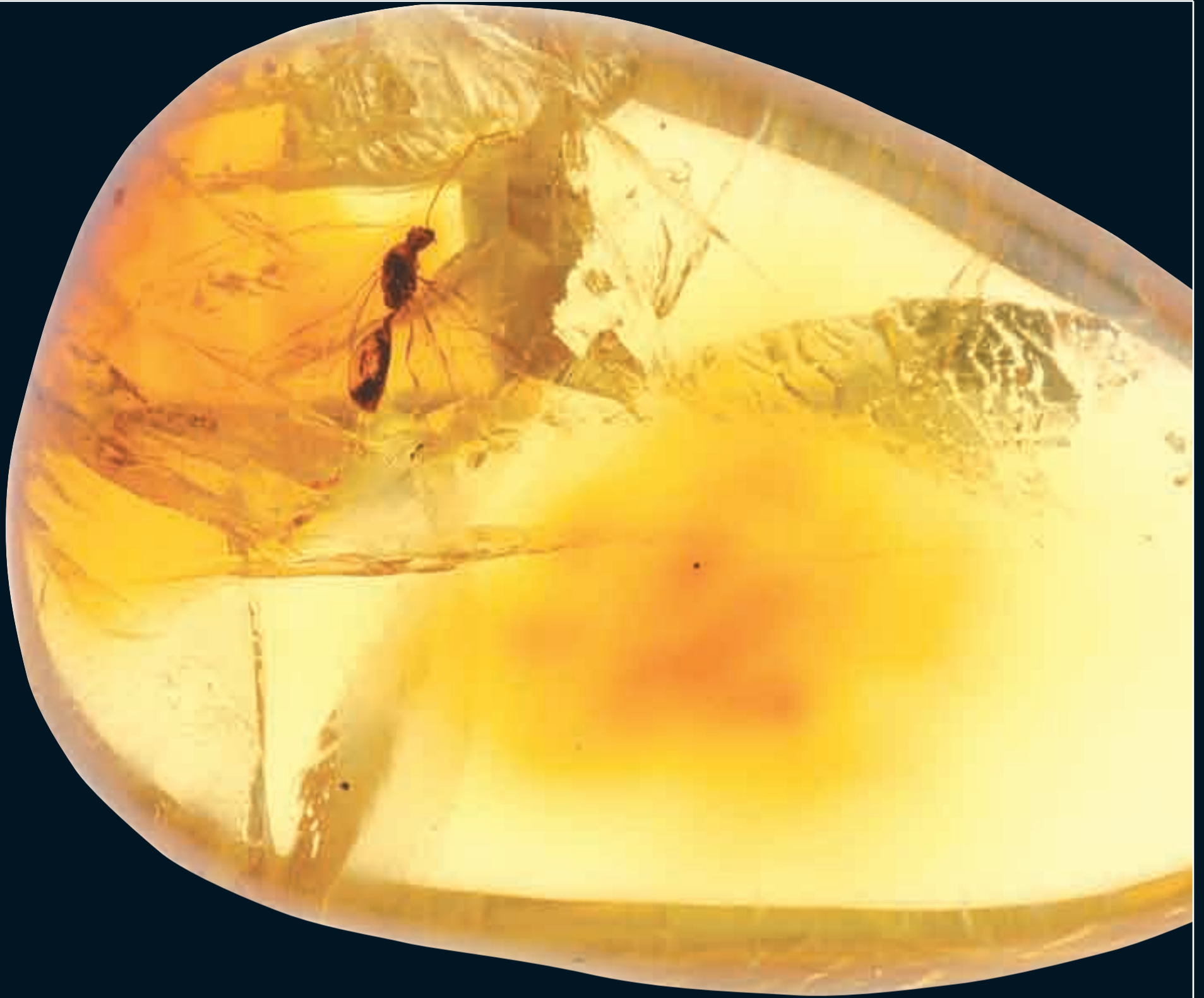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地亚哥附近的山区

时代：渐新世

伪蝎实际上是属于蜘蛛类的节肢动物，像蝎子，但是没有蝎子的长尾巴和刺，用钳子来捕食。在落叶下或土和岩石下能找到伪蝎。已知存在的伪蝎有2000种。

2500万年前的伪蝎和今天的没有区别，因此也证明了蜘蛛类节肢动物没有经历过进化。





---

## 有翅蚂蚁

---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有翅蚂蚁有2个翅膀，翅膀长度在5到8毫米（1.9到3.1英寸）之间。它们把巢穴建在食物和水源旁边。这些蚂蚁百万年都保持原样。

2500万年琥珀中的蚂蚁也表明了：这些昆虫数百万年都保持不变，换句话说，它们没有经历过进化。





---

## 火甲虫，千足虫和蜘蛛

---

年龄：2500万年

大小：15毫米（0.5英寸）× 13毫米（0.5英寸）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地亚哥附近的山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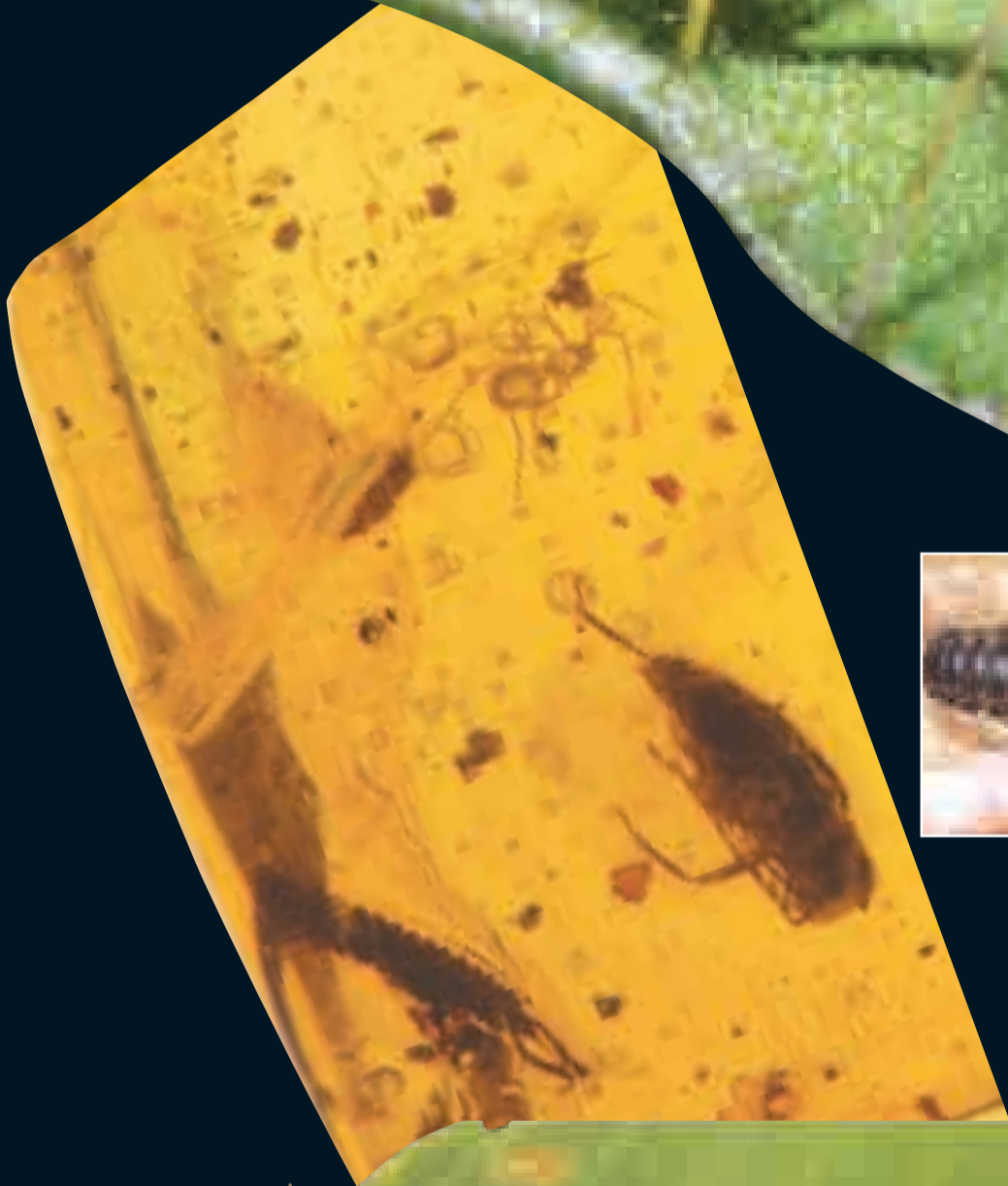
时代：渐新世

这种昆虫属于赤翅萤科，通常叫做火甲虫或火色甲虫，在该标本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有刃触角。这块大琥珀中还有一只千足虫和一只蜘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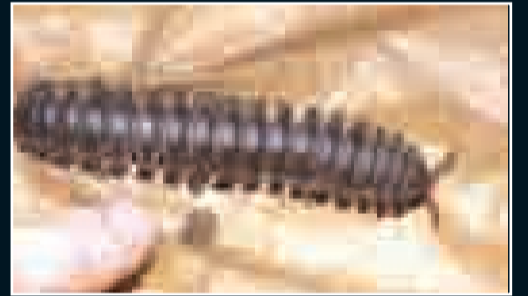
火甲虫、千足虫和蜘蛛历经几百万年都没有发生变化，表明：生物不是分阶段从其它形态进化而来的，而是带着它们所有的特征被瞬间创造出来的。



蜘蛛



千足虫



火甲虫





## 小寄生蜂和蜜蝇

年龄：2500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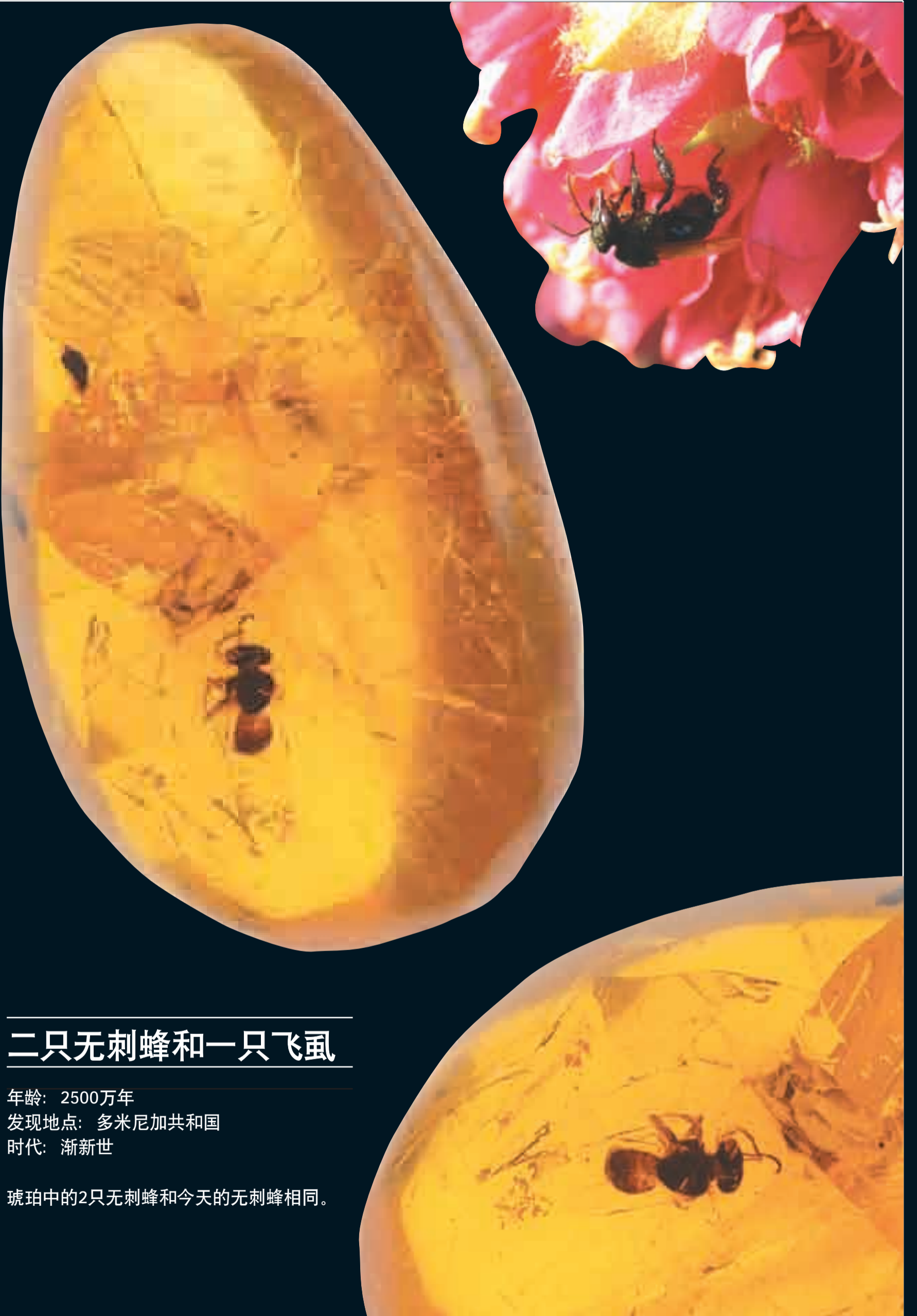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这个2500万年的寄生蜂和蜜蝇化石证明了：和所有其他的生物一样，这些物种也没有经历过进化。这些昆虫和数百万年前的一样，从未发生过任何变化。



寄生蜂



## 二只无刺蜂和一只飞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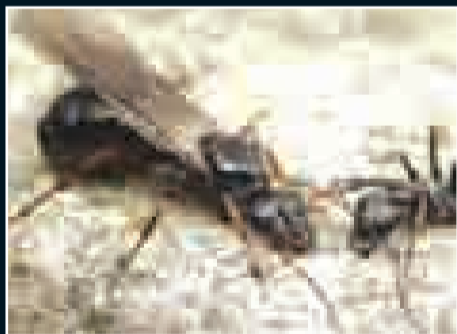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琥珀中的2只无刺蜂和今天的无刺蜂相同。

瘿蚊



有翅蚂蚁



## 5只有翅蚂蚁， 瘿蚊

年龄： 2500万

发现地点： 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 渐新世

有翅蚂蚁和瘿蚊， 生存了2500万年都没有发生变化， 它们的存在摧毁了进化论的观点。



## 蜘蛛和蜘蛛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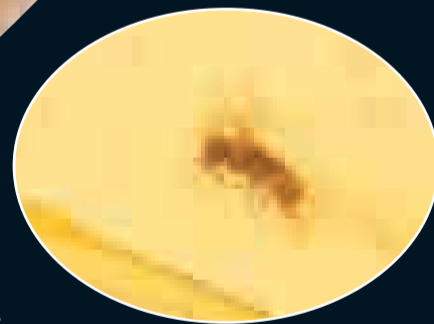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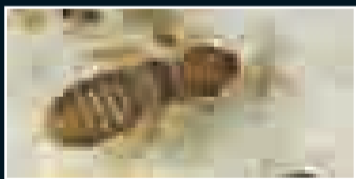
年龄：2500万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和其他物种一样，蜘蛛生存了数亿年，它们的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琥珀中的蜘蛛和蜘蛛网具有2500万年的历史，它们和今天的相同，这告诉我们它们是被创造出来的，并非进化而来。





---

## 树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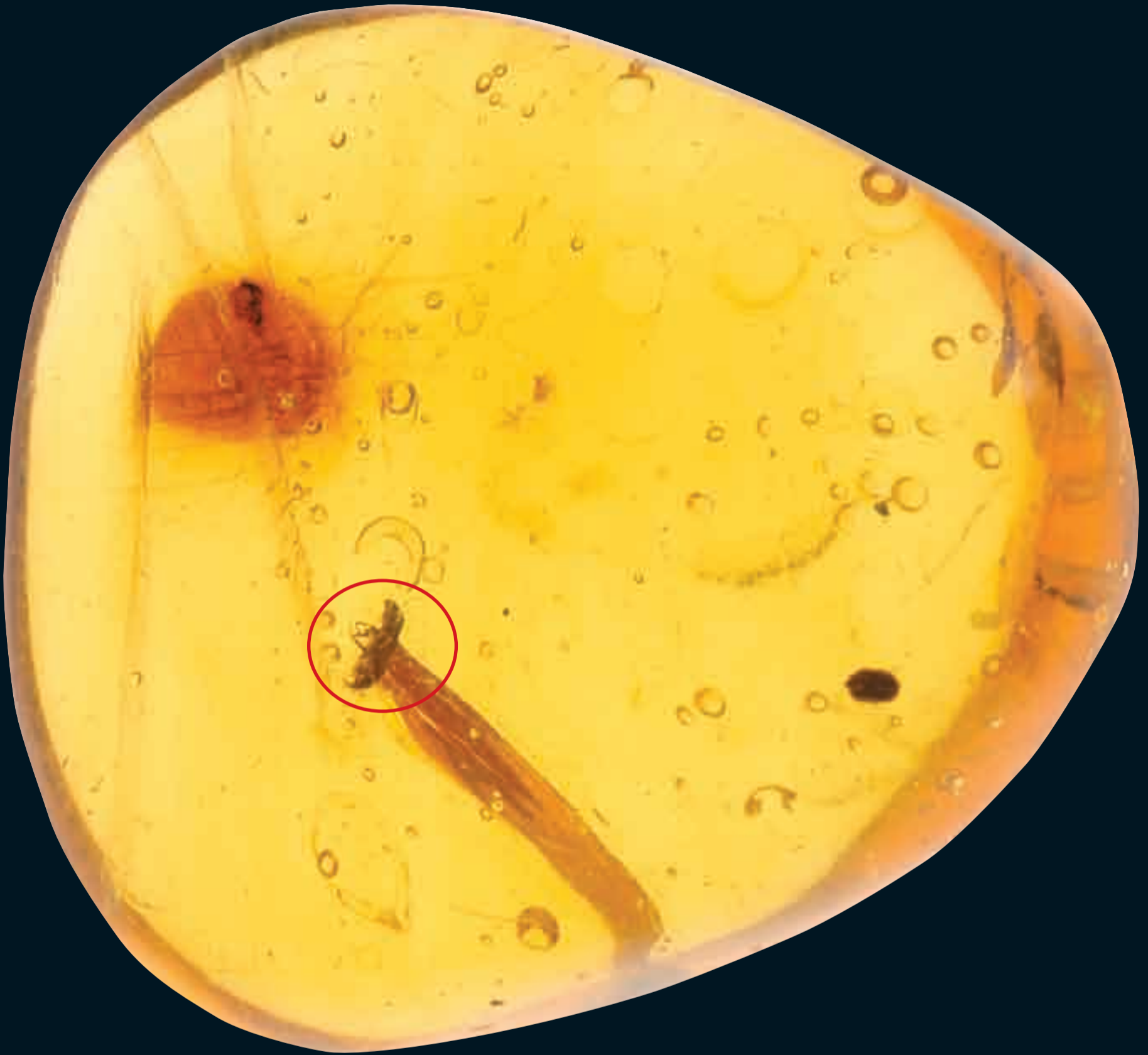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我们有无数的包含数千种昆虫的化石，所有这些化石证明了：它们自从存在以来就保持着同样的特征，从来没有经过进化。一块2500万年的琥珀化石表明：树虱数百万年都没有发生变化。





---

## 小蠹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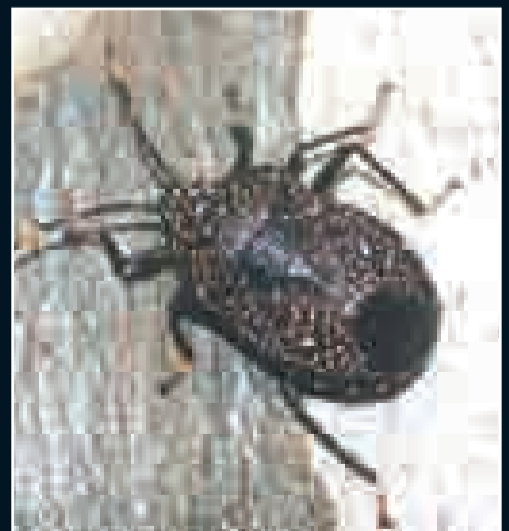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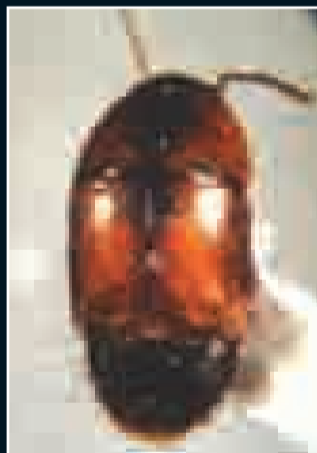
年龄：2500万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2500万前的小蠹虫和今天的小蠹虫是相同的。这些昆虫，数百万年来都是一样的，这又是一个例证，可以说明生物没有经过进化，而是被创造出来的。





---

## 马蹄蟹甲虫

---

年龄：2500万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进化论者认为，生物是逐渐从其他形态进化而来的，但是所有的化石记录都驳斥了这一观点。化石表明，生物是突然出现的，而且出现的时候已经具有了它们完整的、无瑕的结构，而且在它们生存期间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这个明显的真主创造论的证据，进化论者永远无法解释。琥珀中的2500万年的马蹄蟹甲虫化石，也是进化论者们无法作出解释的一个例子。马蹄蟹甲虫否定了进化论。



---

## 有翅蚂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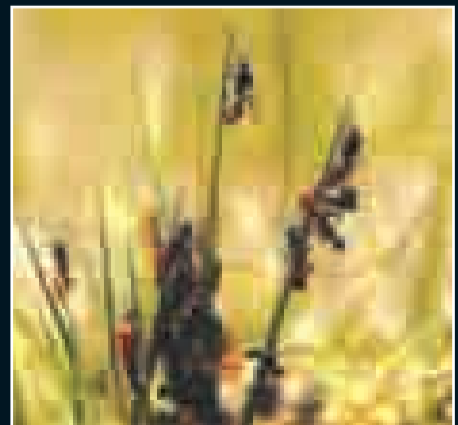
---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这个琥珀中包含了1只有翅蚂蚁化石。数百万年前的有翅蚂蚁和今天的之间没有任何区别——这又是一个证据，证明了有翅蚂蚁和其他物种一样没有经过进化过程。





---

## 蜘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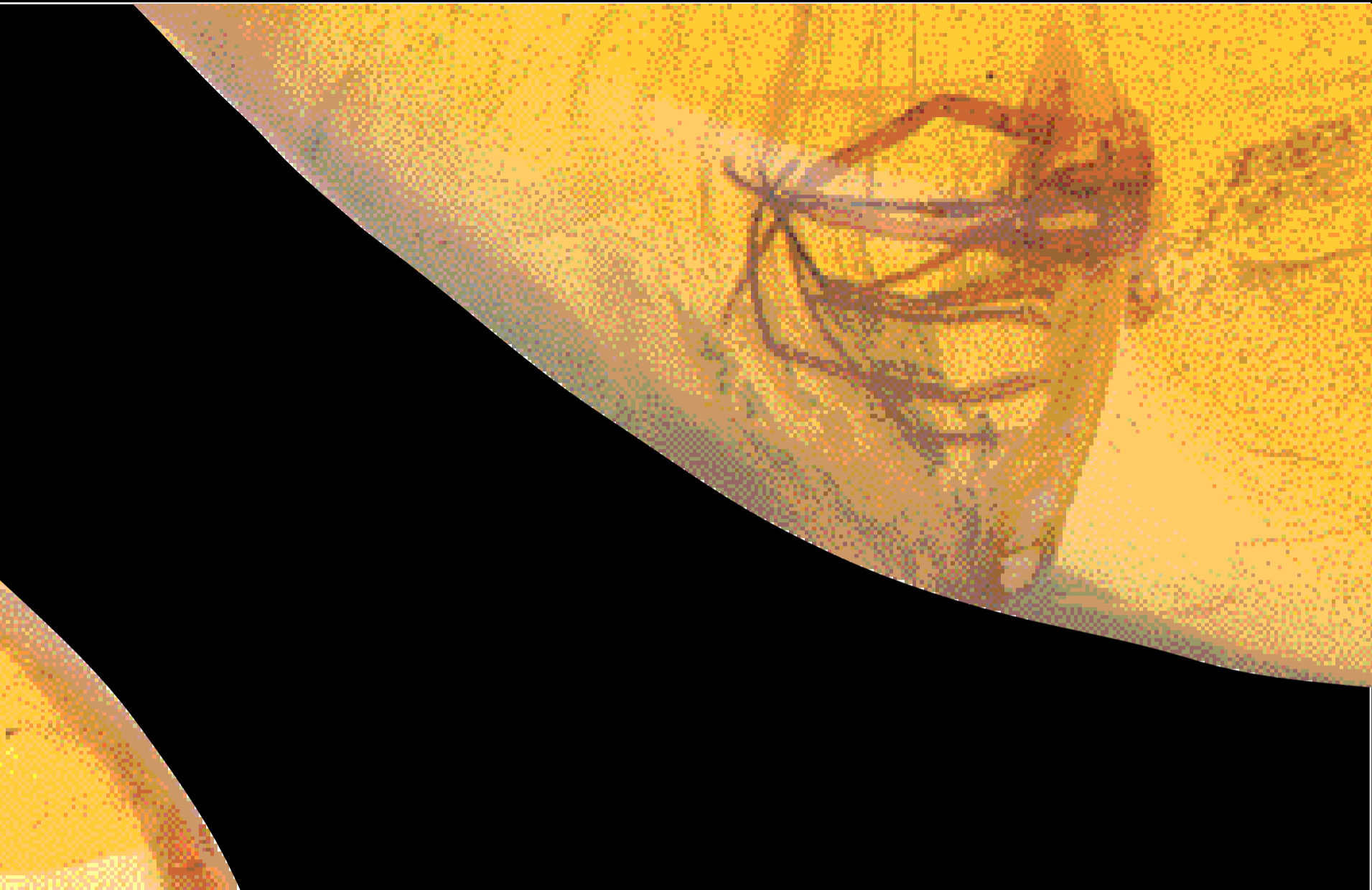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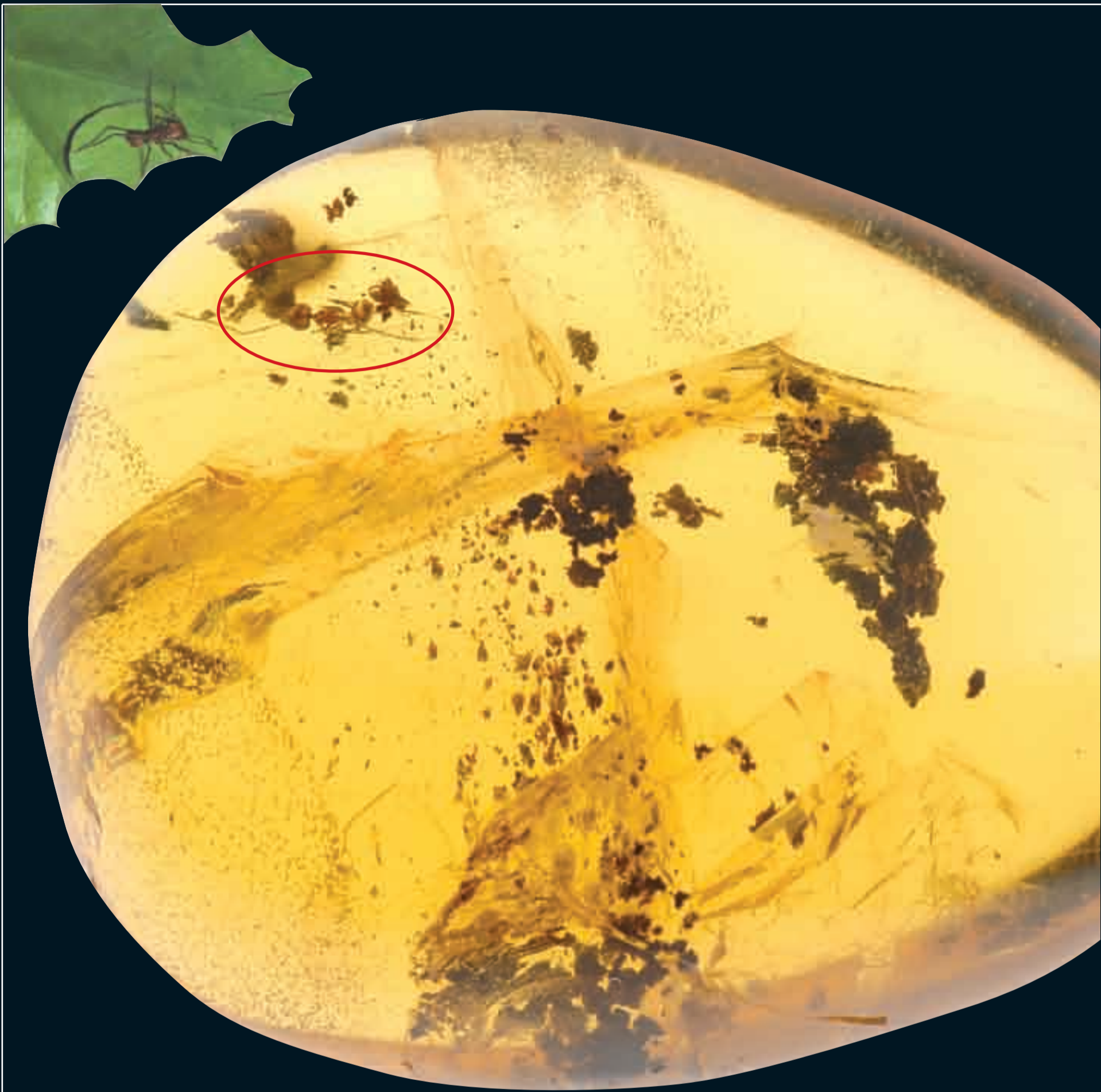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今天的蜘蛛拥有数百万年前的蜘蛛的所有特征。琥珀中的2500万年前的蜘蛛化石也是一个例证。





---

## 工蚁

---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蚂蚁是地球上种类最多的物种之一。化石记录揭示了蚂蚁经过百万年都保持原样，从来没发生过变化——换句话说，它们从未经历进化。图中的2500万年的工蚁化石证明了这一事实。



---

## 工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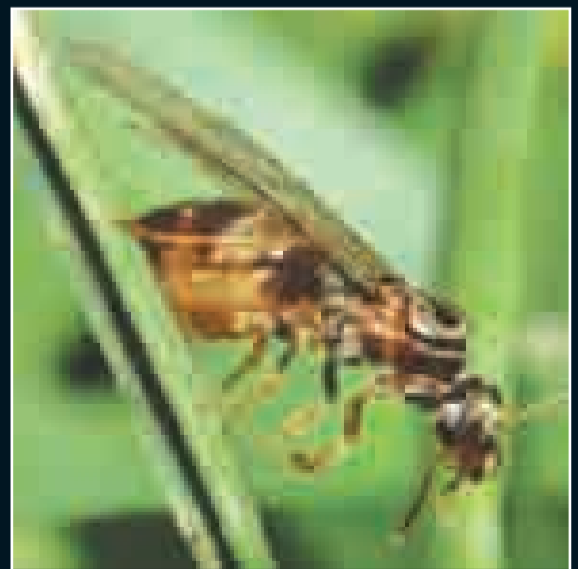
---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2500万年前的工蚁和现在的工蚁之间没有差别。尽管经过数百万年的时间，工蚁仍然保持不变，这也证明了进化从未发生。



黑翅蕈蚊



石蛾



## 石蛾， 3只黑翅蕈蚊

年龄： 2500万年

发现地点： 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 渐新世

图中是琥珀里的一只石蛾和黑翅膀蕈蚊。这些昆虫生存了数百万年，而结构没发生丝毫变化，这一事实也表明了它们从未进行过进化。





## 有翅白蚁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图中的2500万年的琥珀里有一只有翅白蚁化石。这些生物数百万年来都有着同样的完整的系统，而且结构上未发生丝毫的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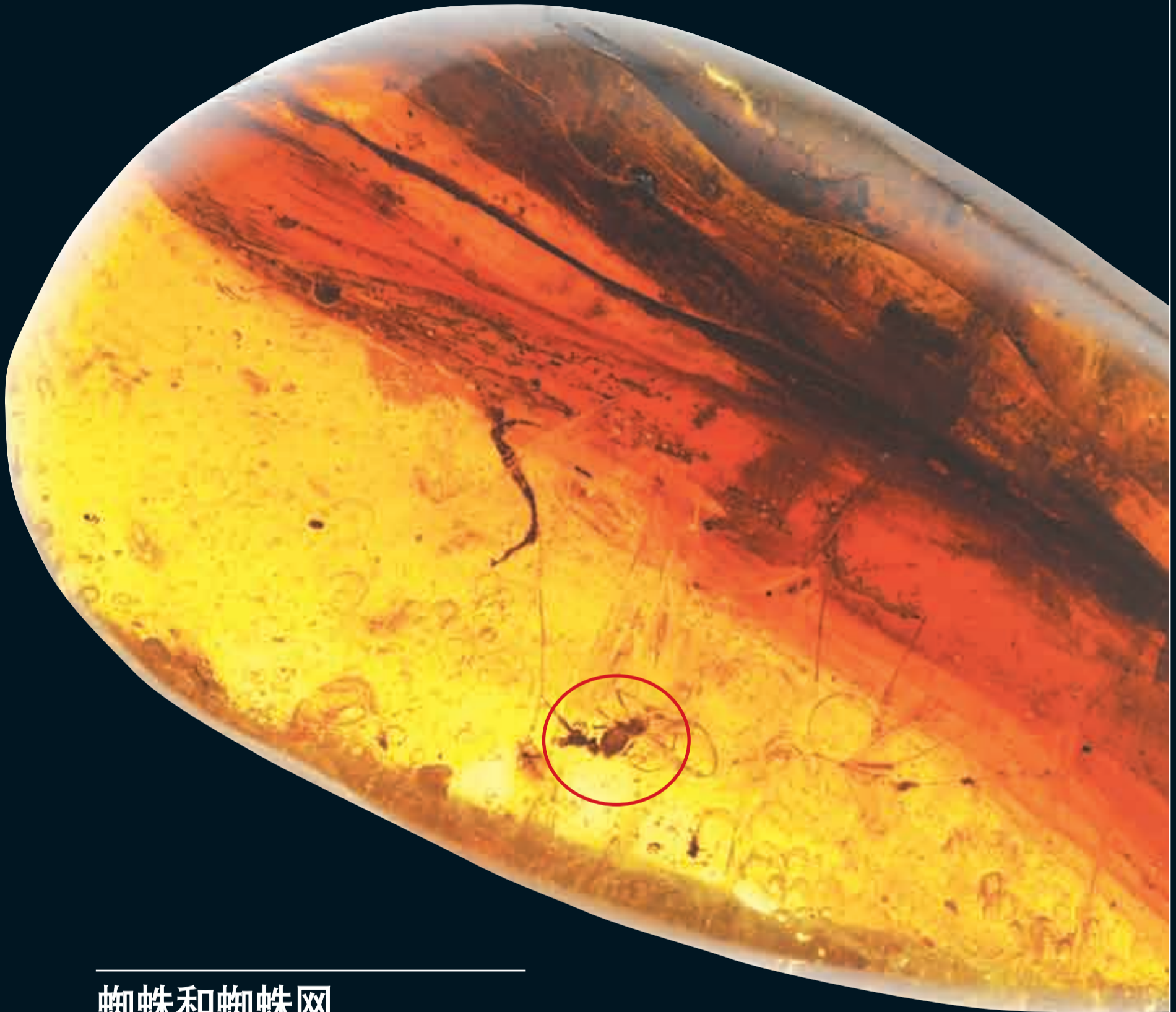


## 椿象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这种昆虫属于半翅属，这种属包含48,000个种类。根据化石记录，这种昆虫是突然出现的，生存了数百万年仍然保持不变。和其他昆虫一样，这些昆虫反驳了进化论。





## 蜘蛛和蜘蛛网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这个琥珀中可看到蜘蛛和它的网的化石。这个2500万年前的蜘蛛和蜘蛛网和现在的蜘蛛和网都是相同的，这也充分否定了进化论。





---

## 2只有翅蚂蚁

---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有翅蚂蚁生存了2500万年没有发生变化，它们的化石也表明进化论是空谈。进化论者没有一致的科学解释，来说明为什么生物经过了数百万年而没有发生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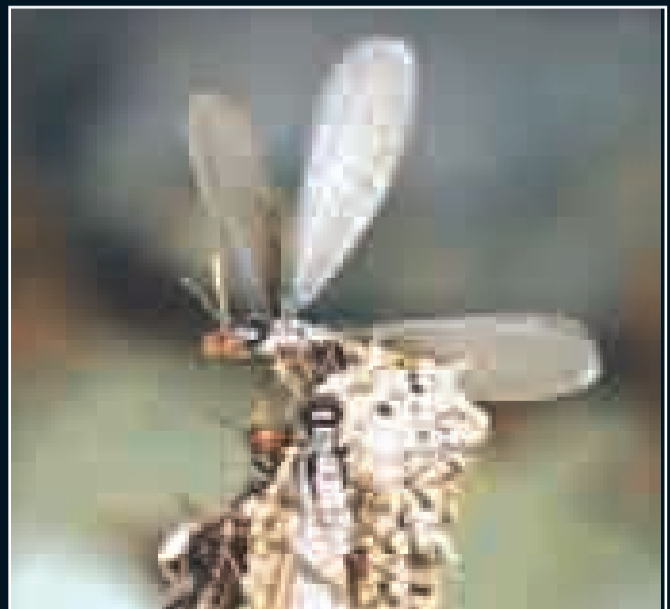
## 甲虫，有翅白蚁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昆虫经过了数百万年而没有发生变化，这就使进化论陷入了一个绝境。根据化石记录，物种一直都有相同的结构，这也证明了生物从来没有经历过进化。图中琥珀里的甲虫和有翅白蚁具有2500万年的历史，它们和今天的同种物种没有任何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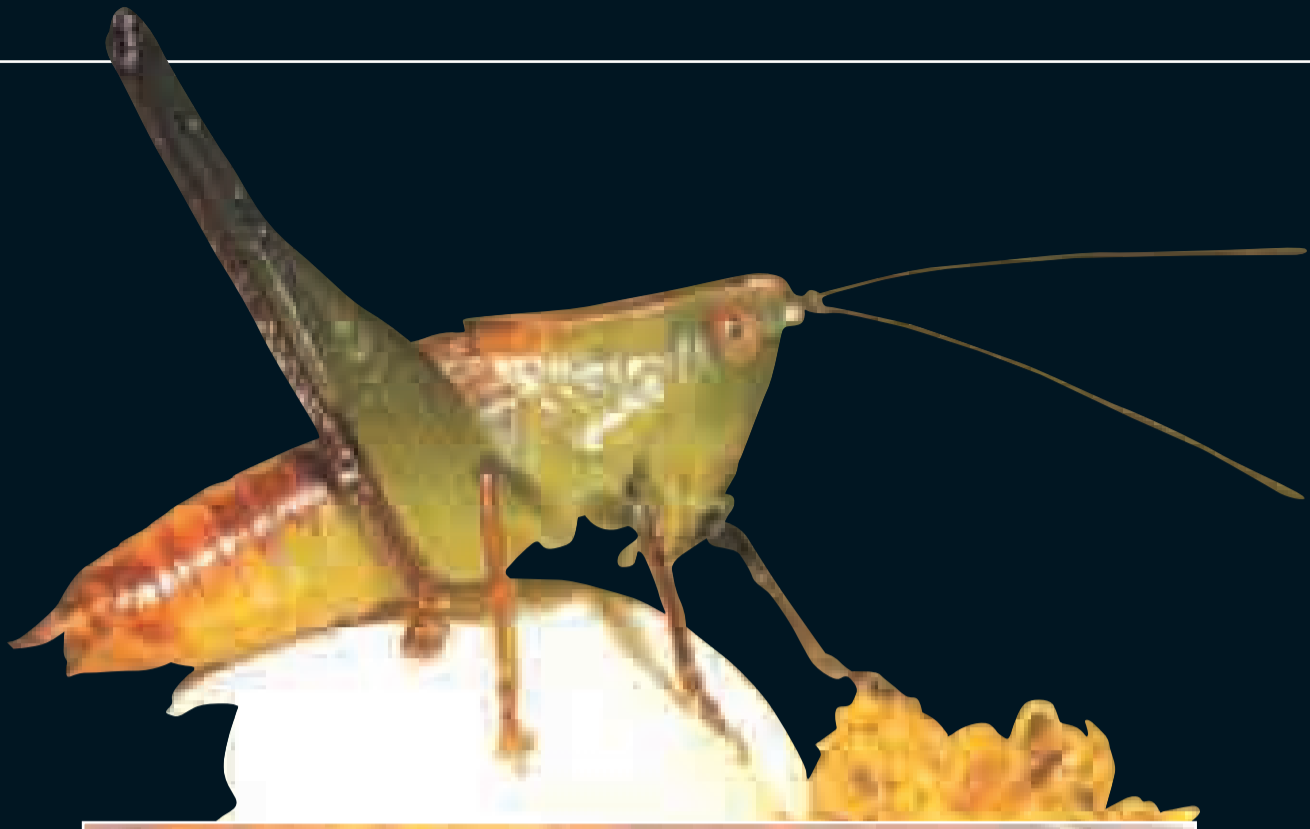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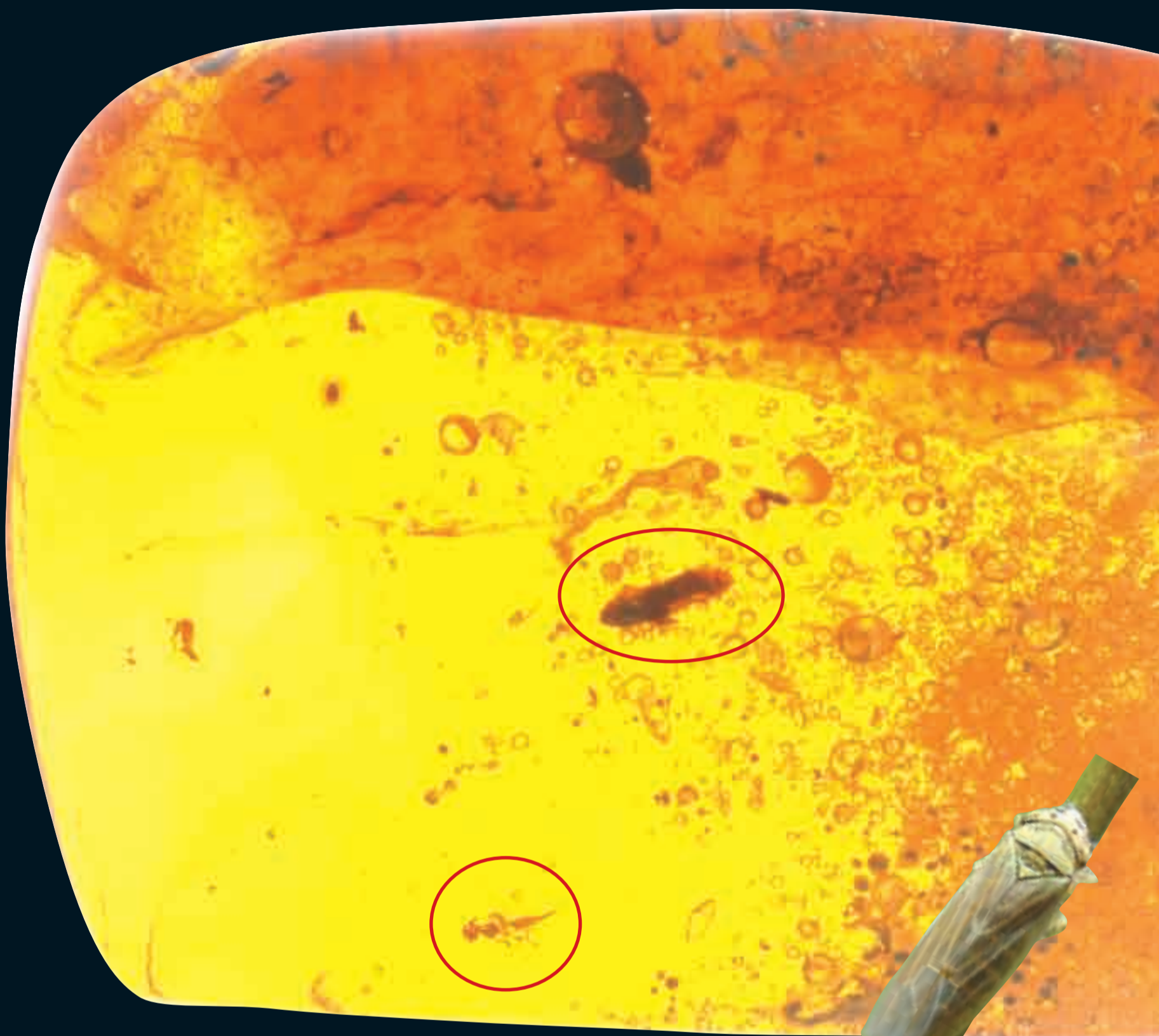
## 蚱蜢，小甲虫

---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化石中的蚱蜢和今天的蚱蜢是相同的。蚱蜢生存了2500万年而没发生变化，和今天的蚱蜢是一样的，这一事实也表明了进化从未发生过。





叶蝉

## 寄生蜂， 叶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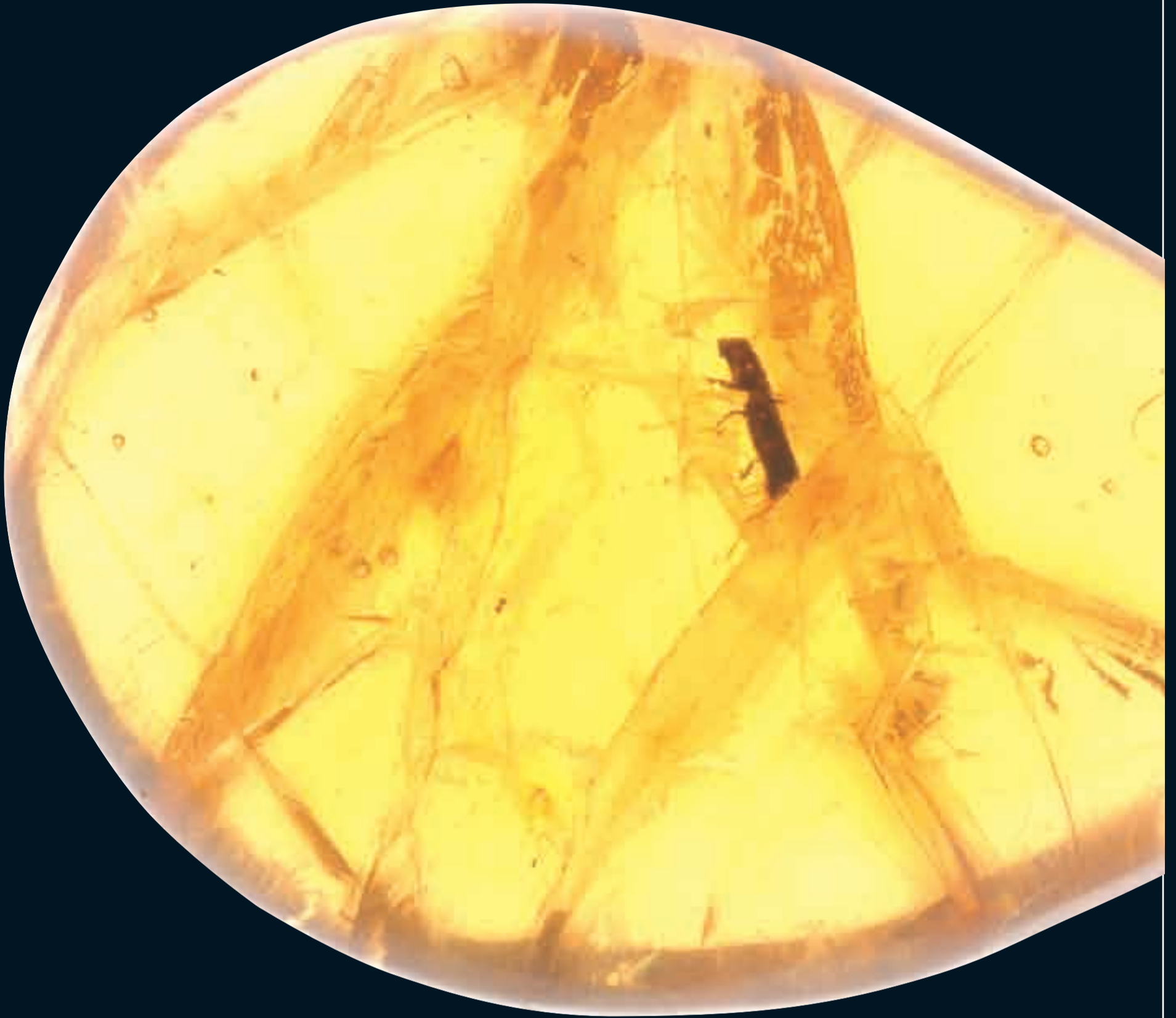
年龄： 2500万年  
发现地点： 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 渐新世

2500万年的琥珀中有1只寄生蜂和1只叶蝉化石。  
寄生蜂和叶蝉数百万年都没有发生变化，这一事实驳斥了进化论。



寄生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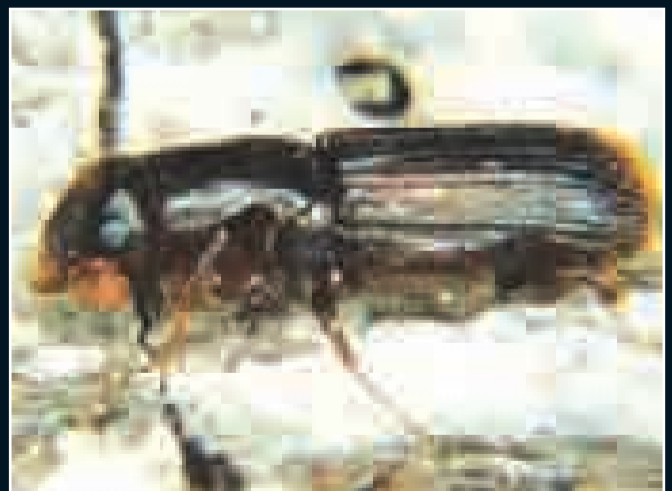
## 针孔蛀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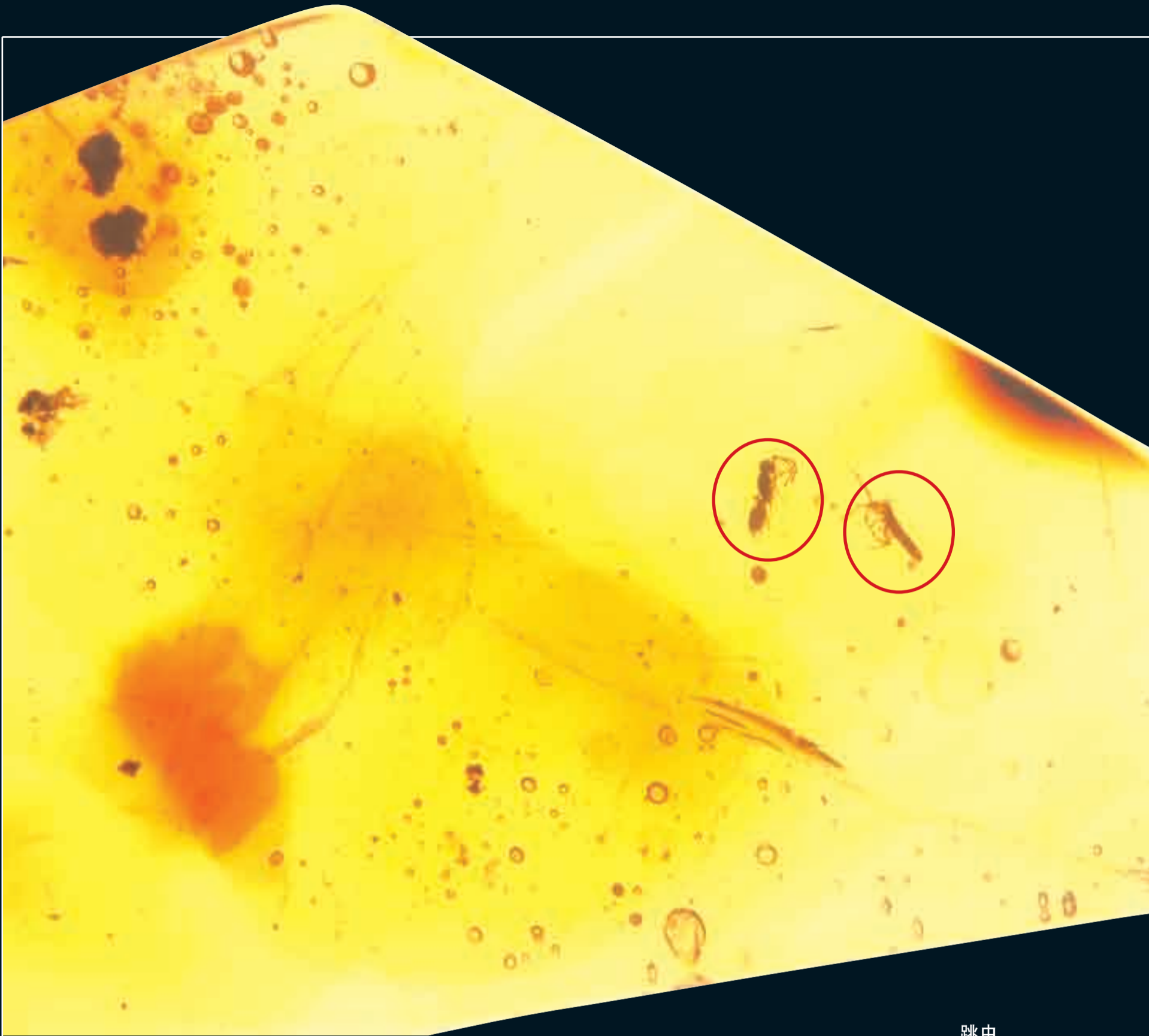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进化论者找不到任何一个化石能证明甲虫经过了进化，而成千上万的化石却证明甲虫没有经过进化。和其他生物一样，昆虫是突然出现的，而且出现的时候已经具有了它们的特征，经过数亿年都保持不变。这个2500万年的琥珀中的针孔蛀虫化石也证明了这一点。





跳虫

---

## 小寄生蜂， 跳虫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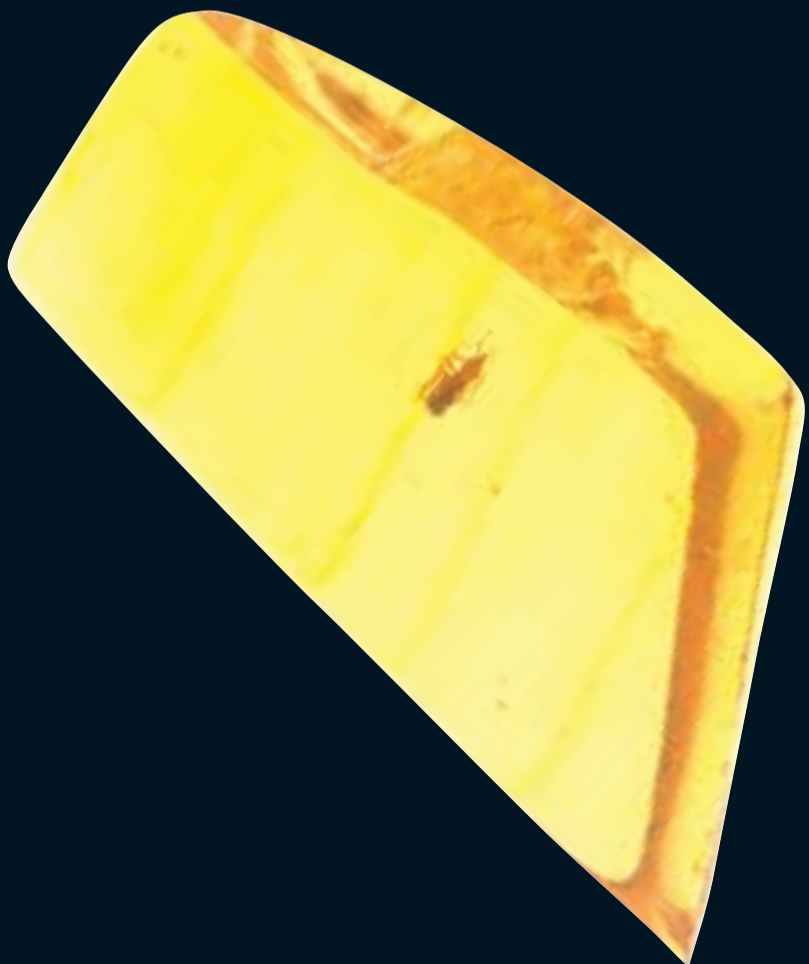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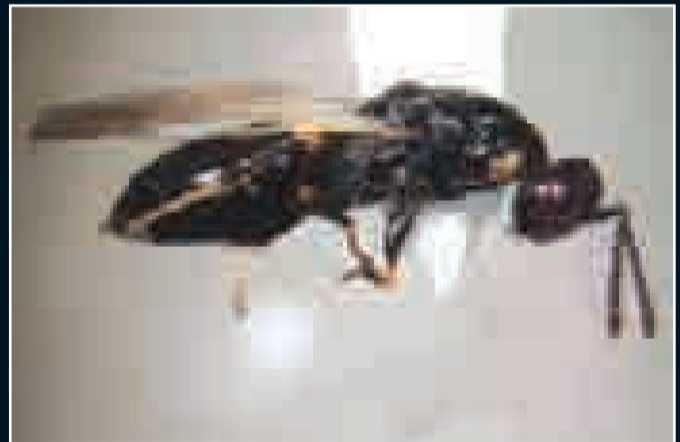
年龄： 2500万年

发现地点： 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 渐新世

面对化石发现， 进化论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图中的2500万年的琥珀里的寄生蜂和跳虫化石。这些古代的节肢动物和现在的没有任何区别， 这也说明了创造论是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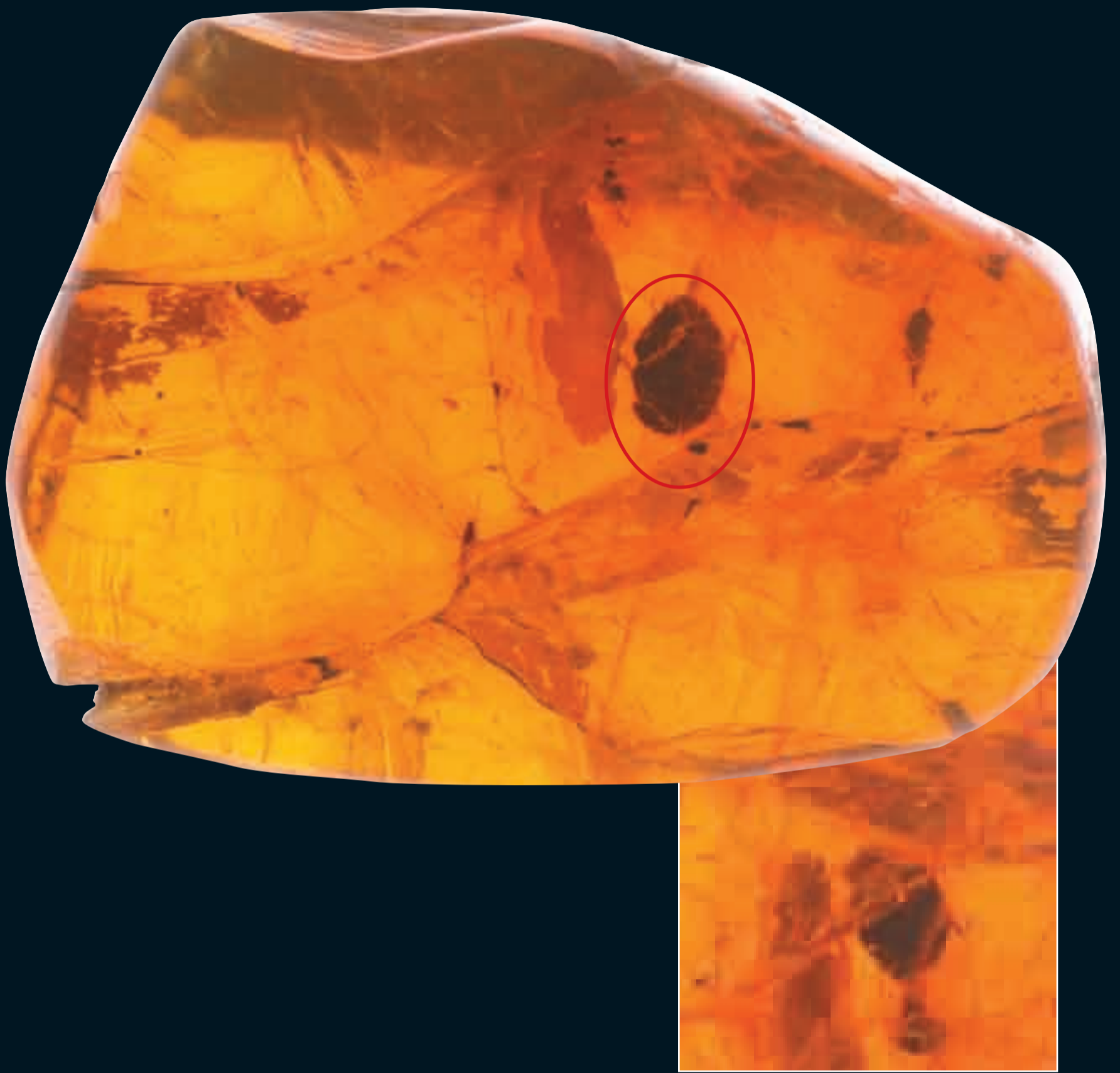




## 金小蜂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金小蜂数百万年保持不变——换句话说，它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进化。化石记录毫无争议的表明了这一科学事实。一个例证是图中的2500万年的琥珀里的金小蜂化石。



## 隐翅虫，甲虫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隐翅虫属于甲虫类。在这个琥珀中，除了隐翅虫外，还有其它一些小甲虫的化石。隐翅虫经过2500万年而没有发生变化，这也驳斥了进化论的观点。





---

## 雄飞蚂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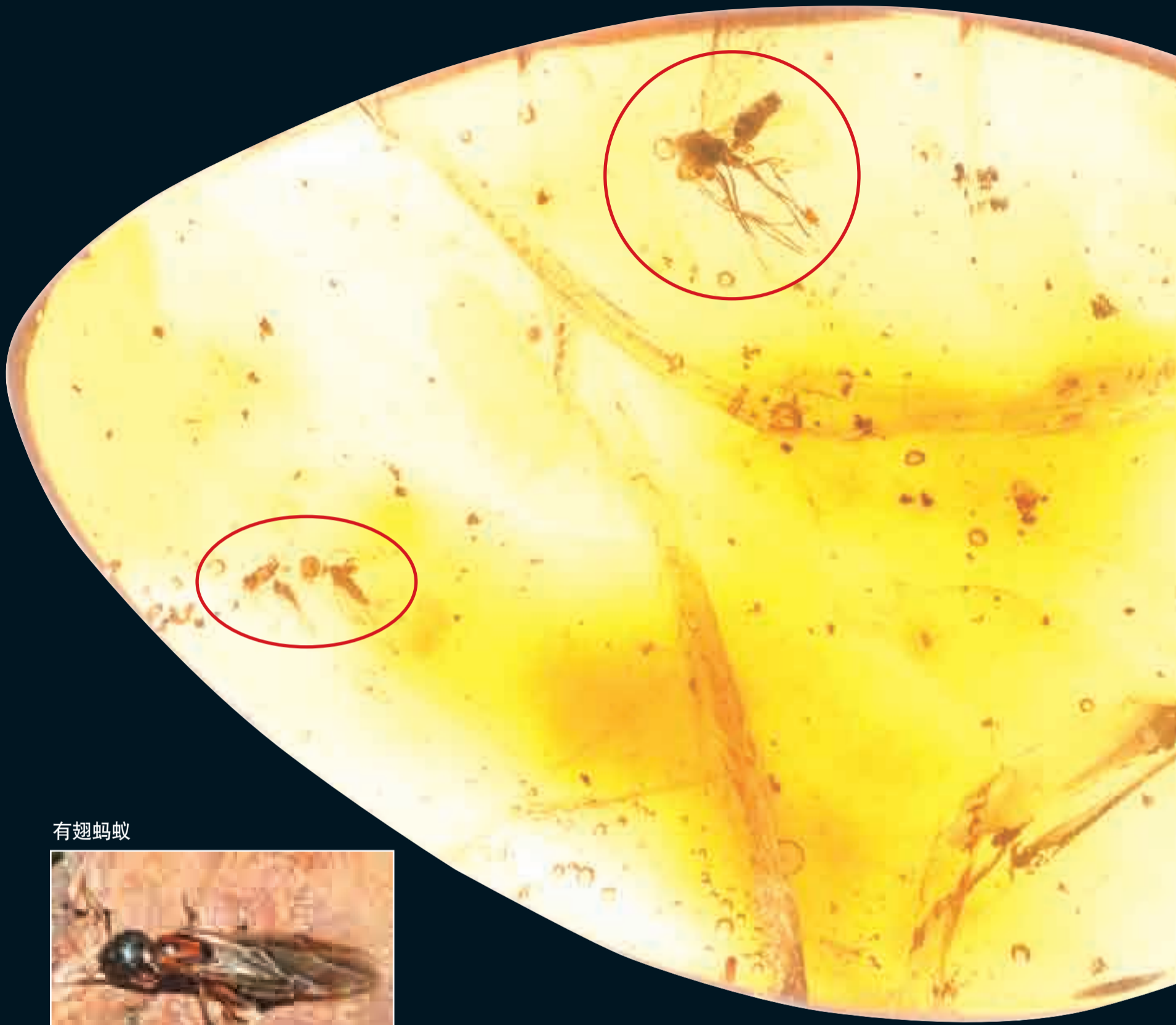
年龄：2500万年

大小：13毫米（0.5英寸）长，7毫米（0.2英寸）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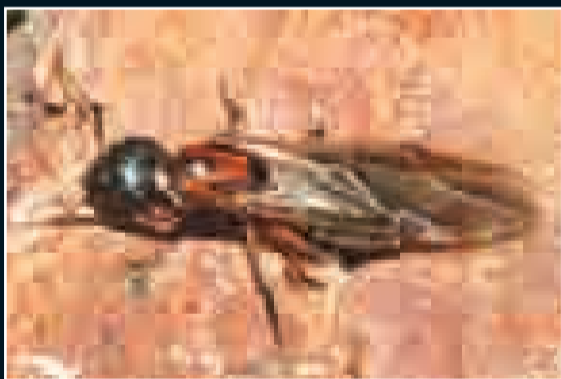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地亚哥附近

时代：渐新世

雄飞蚂蚁，或雄峰，被从群体里面派出去和蚁后交配。琥珀化石中2500万年的飞蚂蚁和今天的飞蚂蚁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有翅蚂蚁



---

## 有翅蚂蚁， 2只瘦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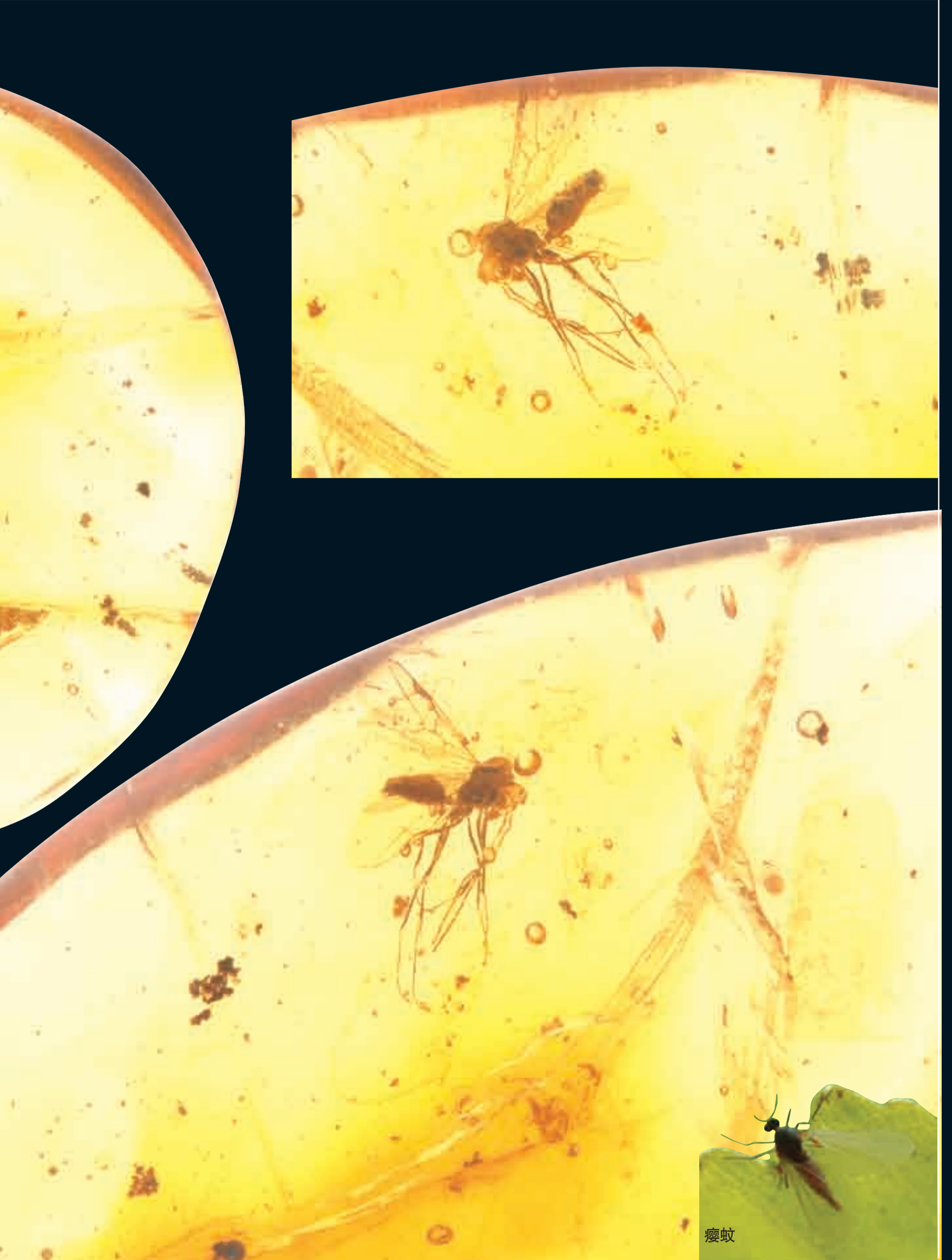
---

年龄：2500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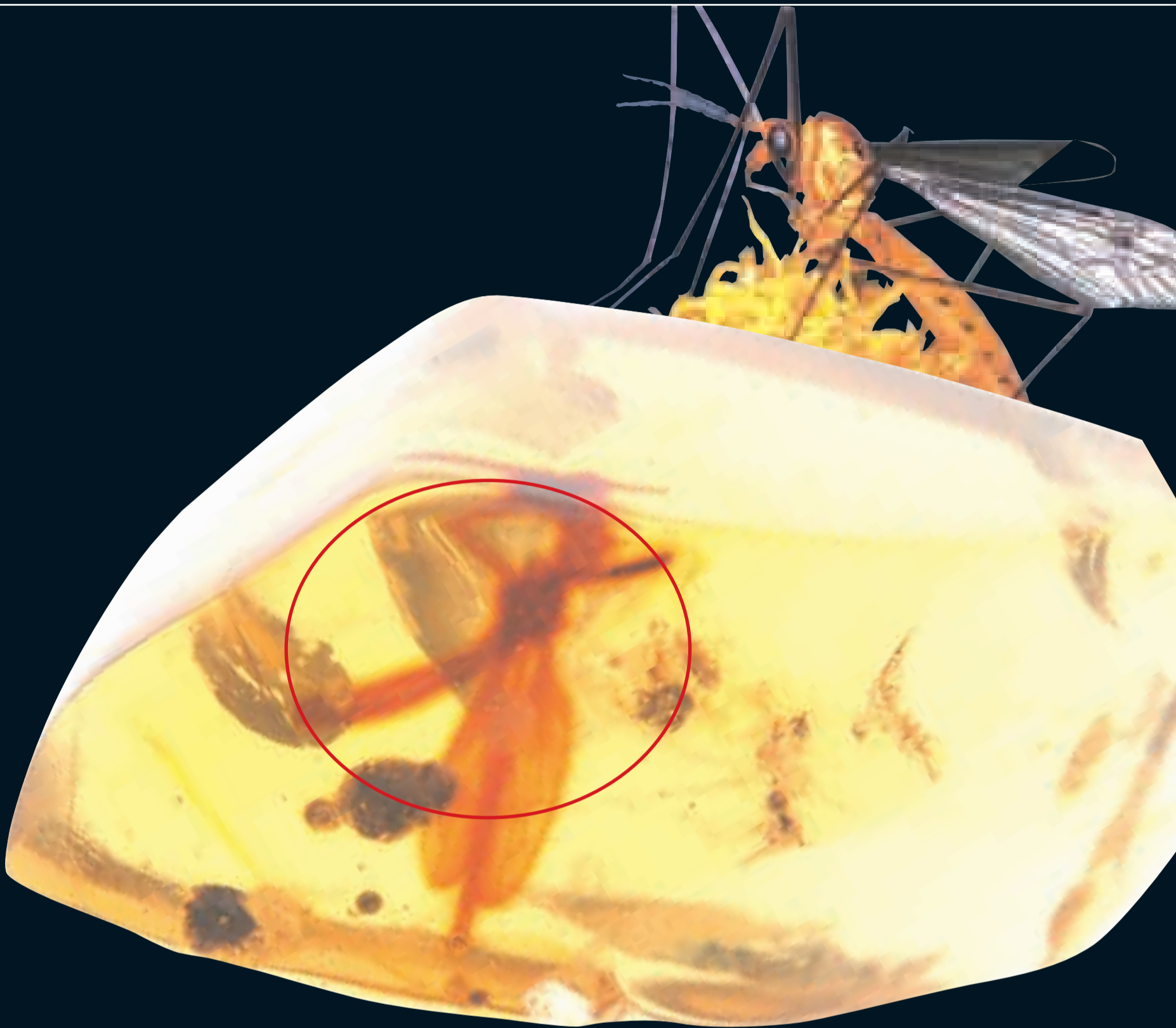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瘦蚊是一种比蚊子小的飞虫。这个化石中的2只瘦蚊年龄为2500万年，旁边还有一个有翅蚂蚁化石。有翅蚂蚁和瘦蚊保持了数百万年没有发生变化，这也是一个例证，证明了进化从来没有发生过。



瘦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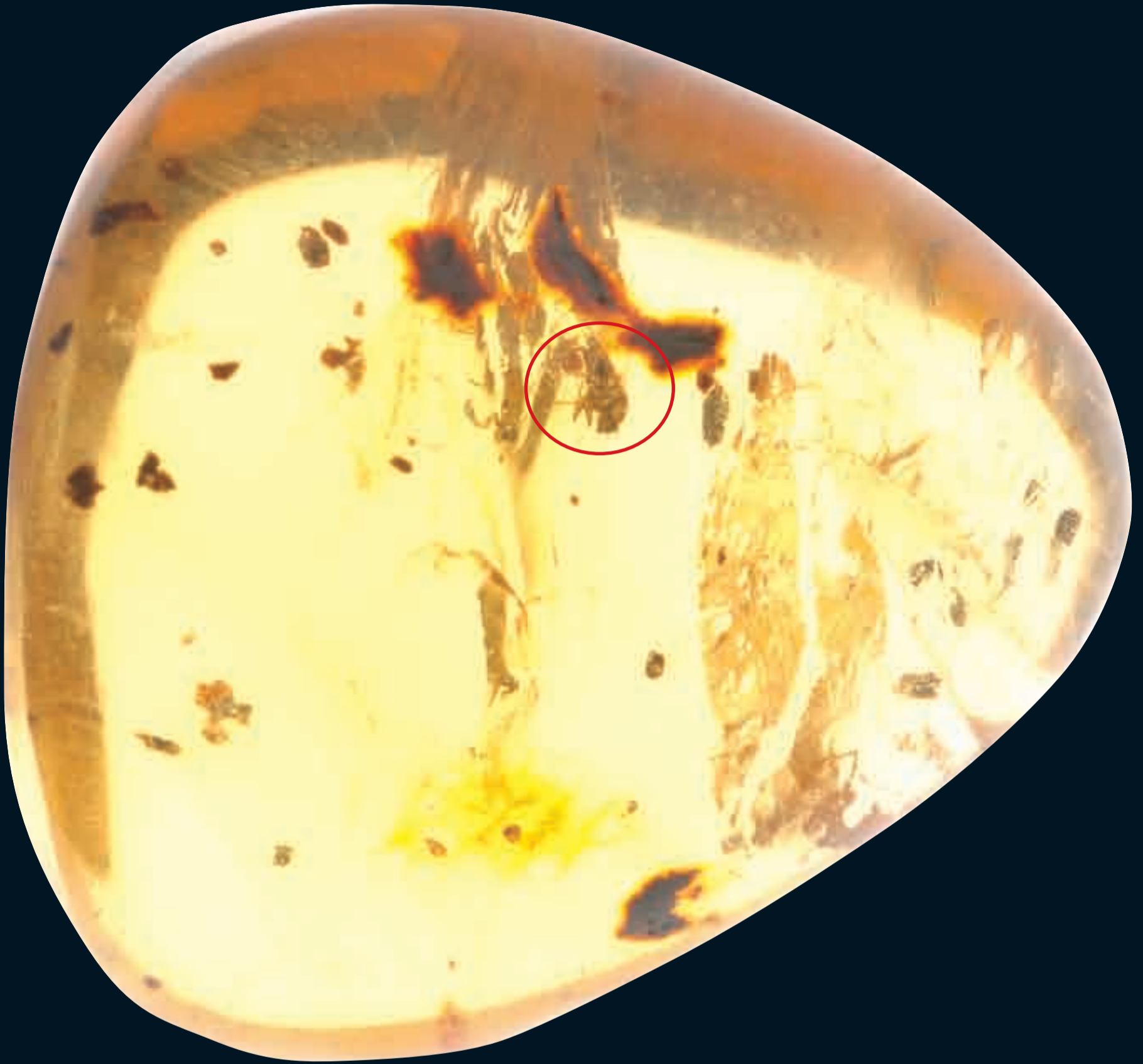
## 大蚊

---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今天的大蚊和2500万年前的大蚊没有区别。图中的琥珀里的化石也证明了这一点。





## 蜜蝇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蜜蝇是非常小的一个物种，和果蝇很像。所有的化石发现都表明，蜜蝇一直以现在的形态生存着。琥珀里的2500万年的蜜蝇化石再次证明了这一事实。





---

## 蠓

---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今天的蠓和化石中数百万年以前的蠓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蛾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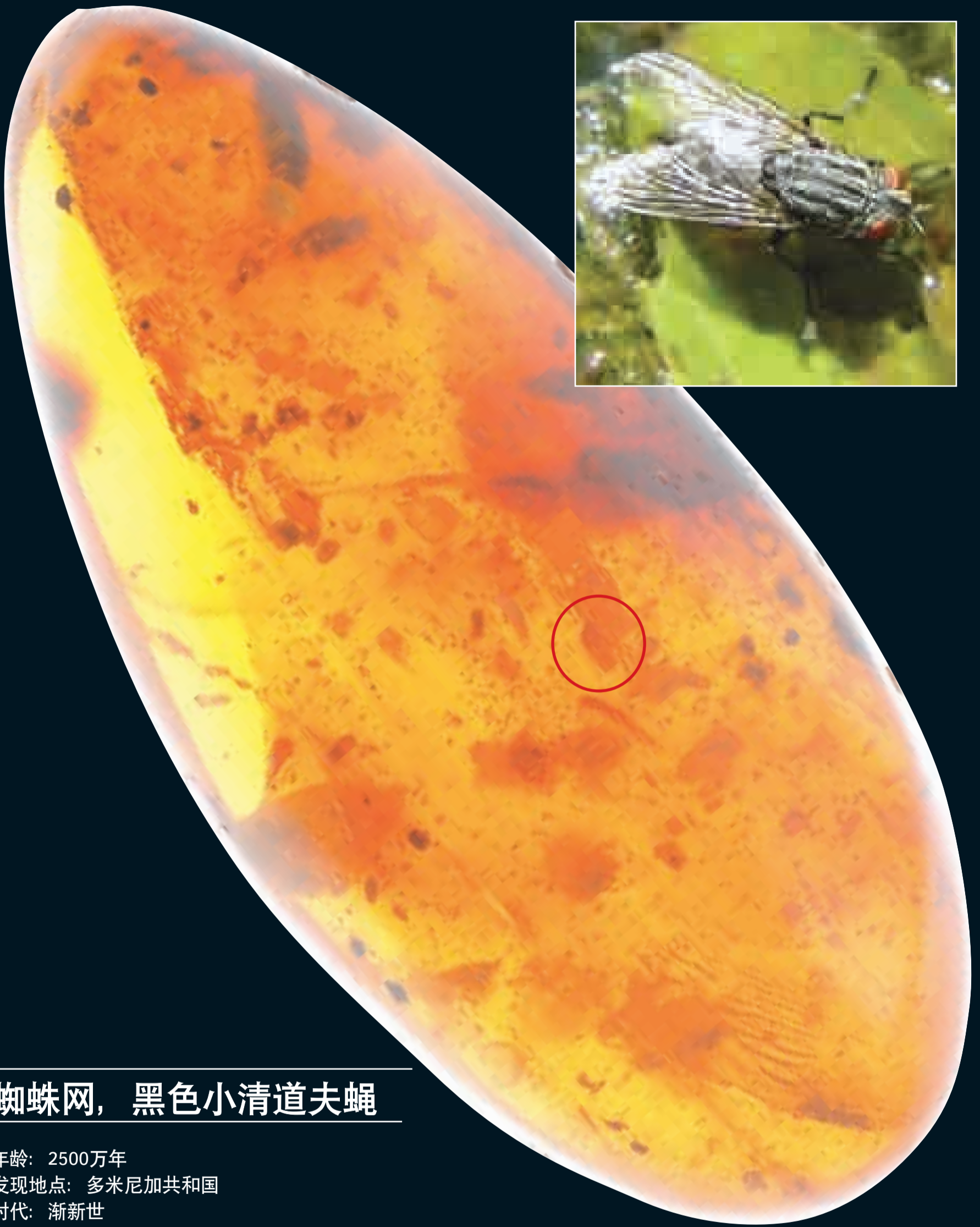
蕈蚊

## 三只蛾蝇，黑翅蕈蚊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这些蛾蝇、黑翅蕈蚊都是在同一时刻形成化石的，年龄为2500万年，这否定了进化论者的观点。





## 蜘蛛网，黑色小清道夫蝇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这个2500万年的清道夫蝇化石也表明了昆虫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从来没有经历过进化。一张蜘蛛网和这只昆虫同时被化石化了。和数百万年前的蜘蛛一样，这些蜘蛛网一直都保持着同样的结构。



## 二只跳虫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2500万年前的跳虫和今天的没有任何区别。



---

## 蜜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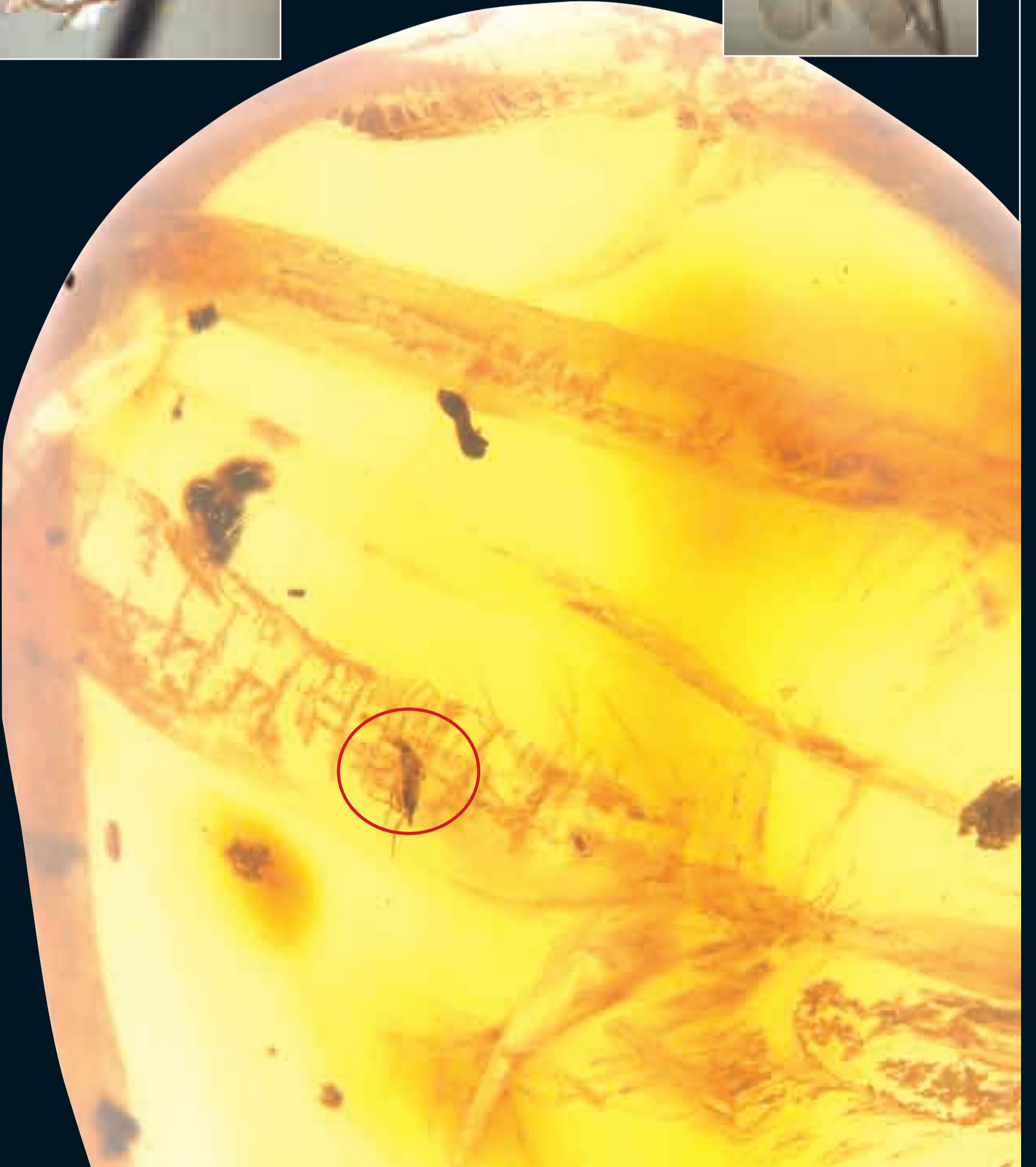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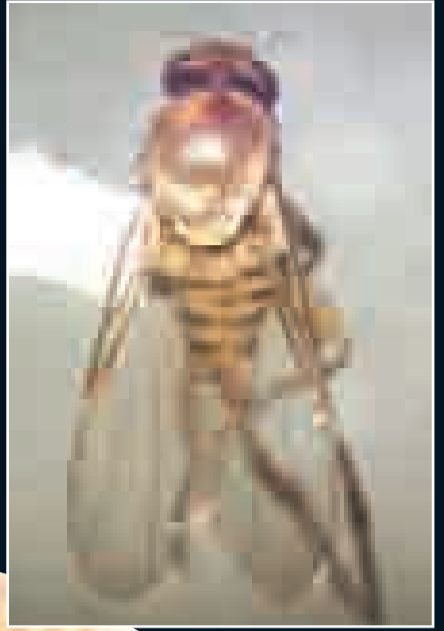
---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就象鱼一直就是鱼一样，爬行动物一直都是爬行动物，鸟类一直是鸟类，昆虫一直是昆虫。蜜蝇经过了2500万年也一直保持原样，也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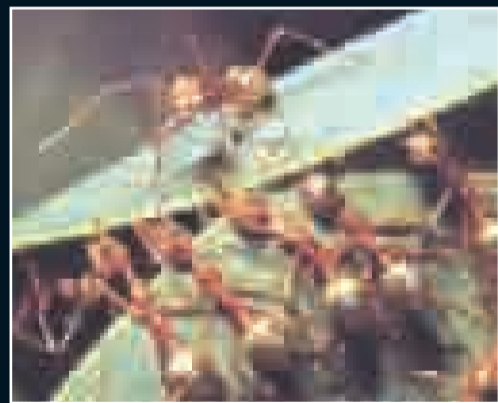
## 蠼螋，工蚁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在这个琥珀中，一只工蚁和蠼螋一起被化石化了。蠼螋是革翅目昆虫的统称，已经识别出的蠼螋有10族，1800种。所有这些化石中最显著的特征是，和其他生物一样，它们的结构没有发生过变化。蠼螋保持了数百万年没有发生变化，这也是证明进化论错误的又一证据。



工蚁



蠼螋





## 飞虱若虫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和飞虱成虫一样，飞虱若虫经过了数百万年也保持着同样的特征。图中的2500万年的化石也表明，过去的飞虱幼虫和今天的飞虱幼虫是相同的。



---

## 苍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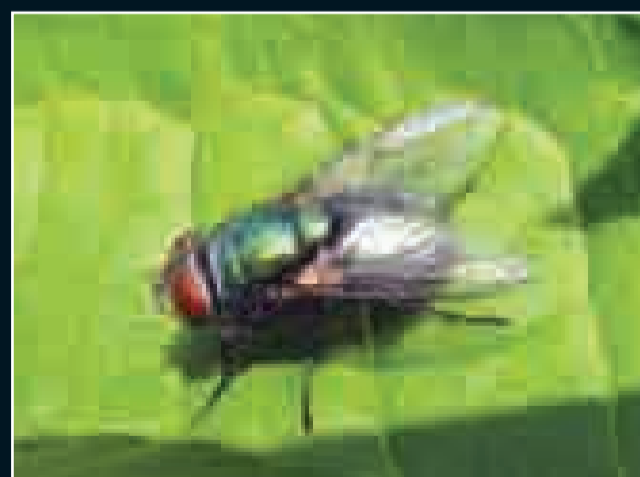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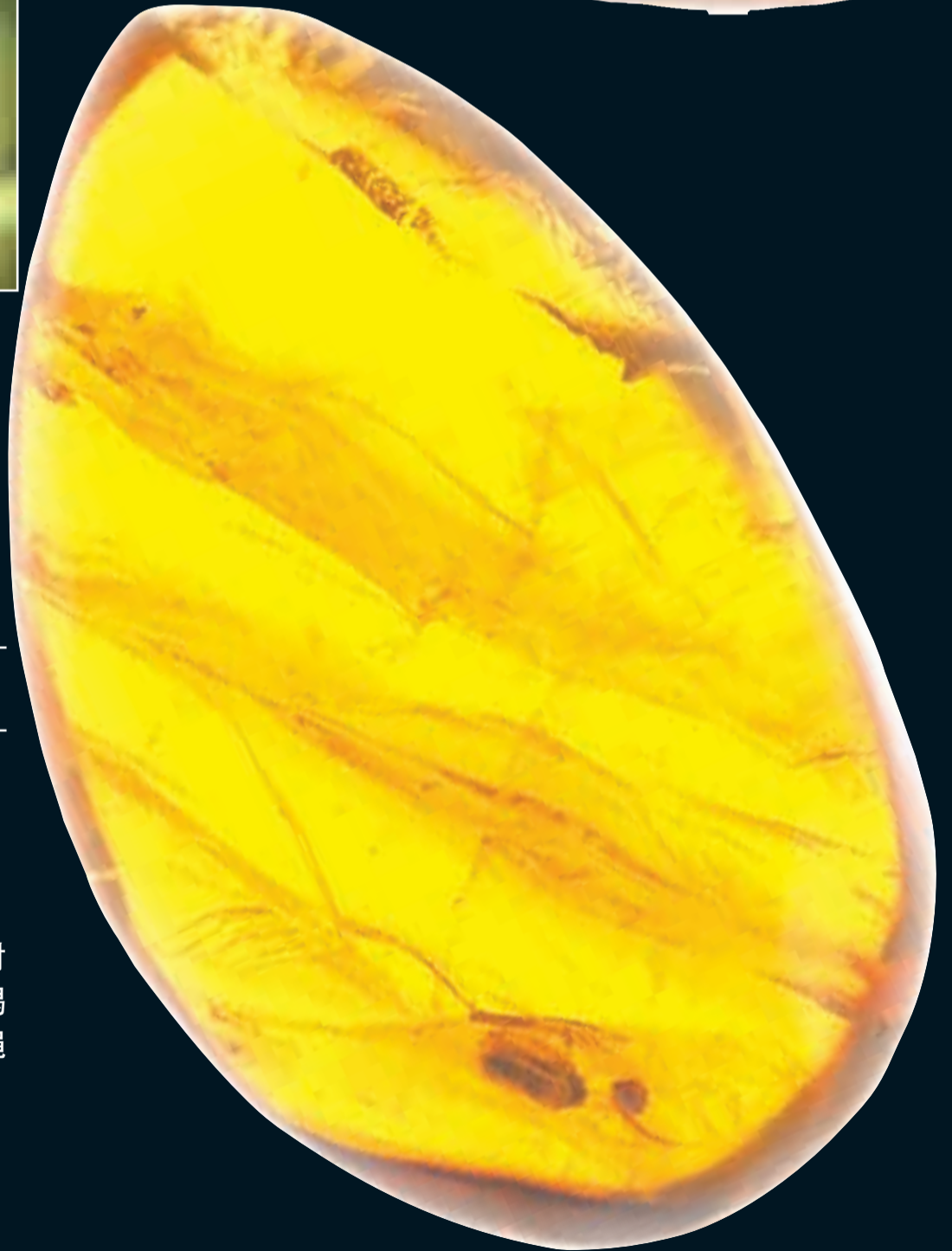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苍蝇一直就是苍蝇，并非起源于其他形态的物种，没有经历过过渡形态。图中2500万年的琥珀化石也证明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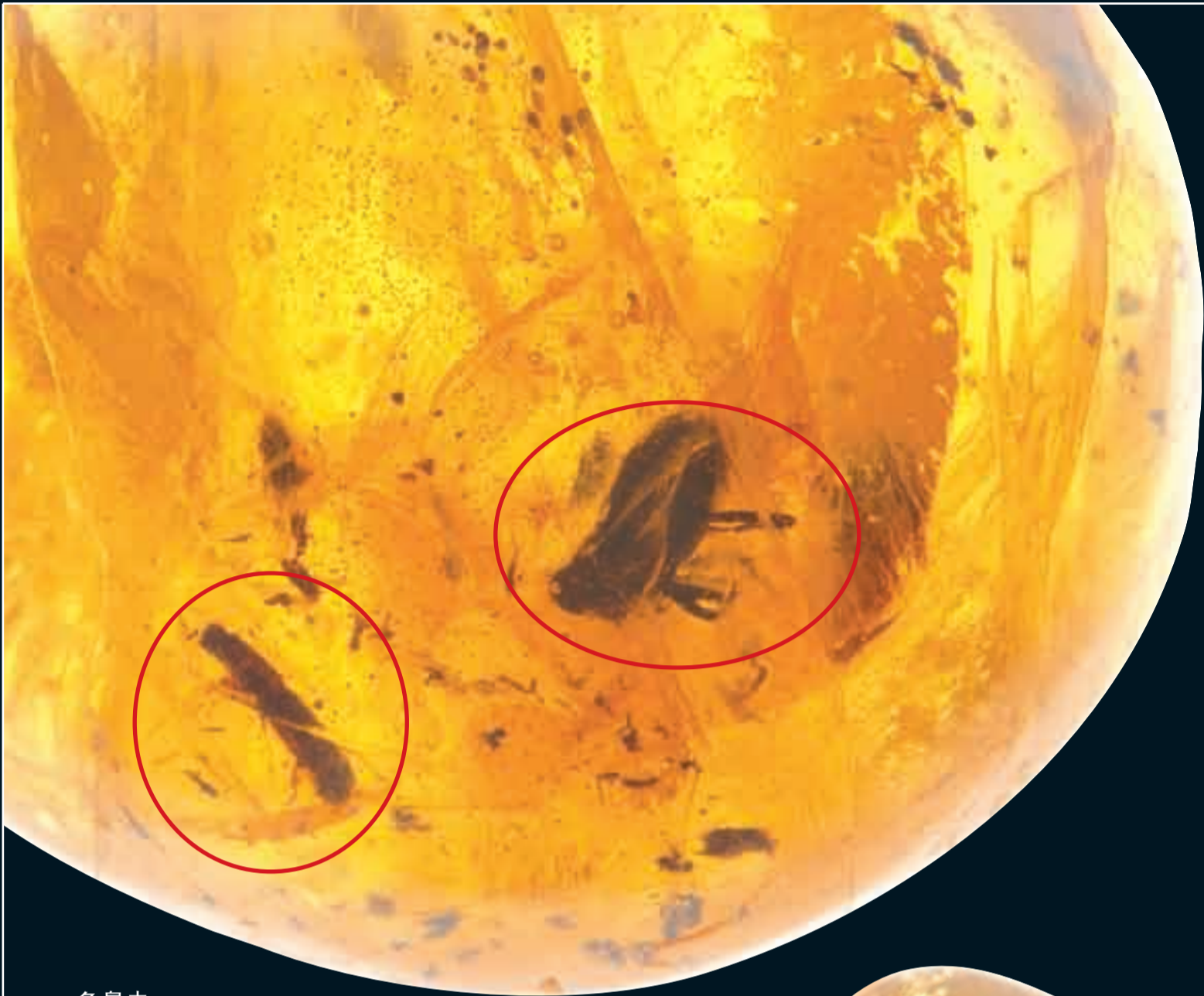
## 黑色小清道夫蝇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所有已知的苍蝇种类经过各个历史时代仍保持了相同的特征。化石记录揭示了，象其他所有的生物一样，苍蝇也是由真主创造的。



象鼻虫



---

## 象鼻虫， 针孔蛀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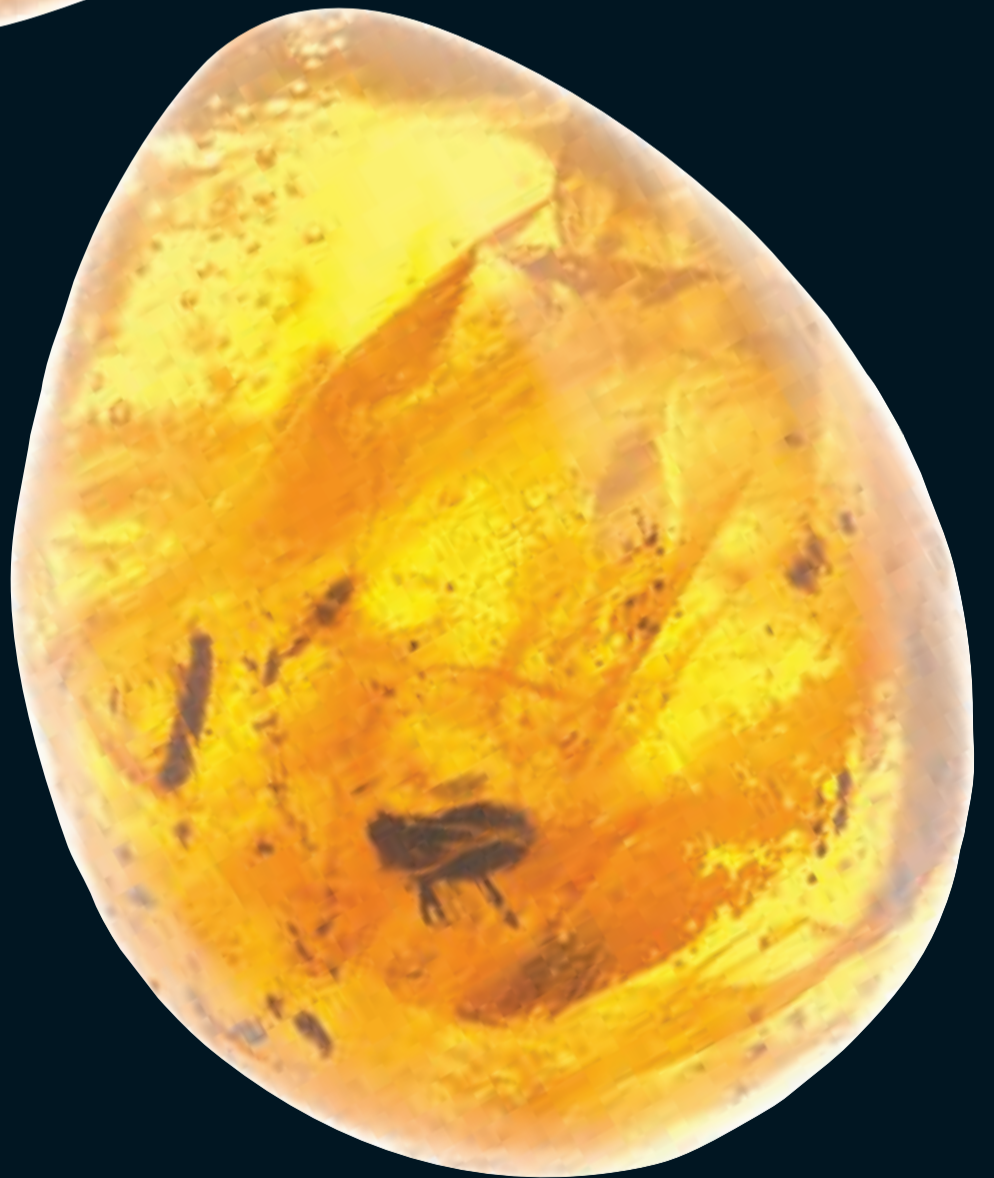
---

年龄： 2500万年

发现地点： 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 渐新世

2500万年前的象鼻虫、针孔蛀虫和今天的之间没有区别。这也是一个证据，证明了进化从未发生。





---

## 蛾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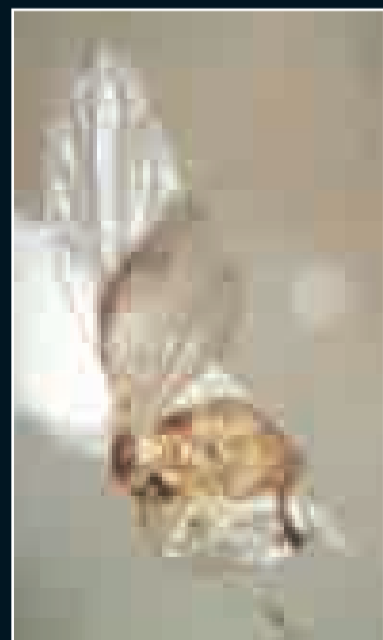
---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因为和蛾很象，这些蝇被称为蛾蝇，它们数百万年保持不变。这件具有2500万年历史的琥珀化石表明，数百万年前的蛾蝇和今天的蛾蝇一样。





蟋蟀



## 蟋蟀， 椿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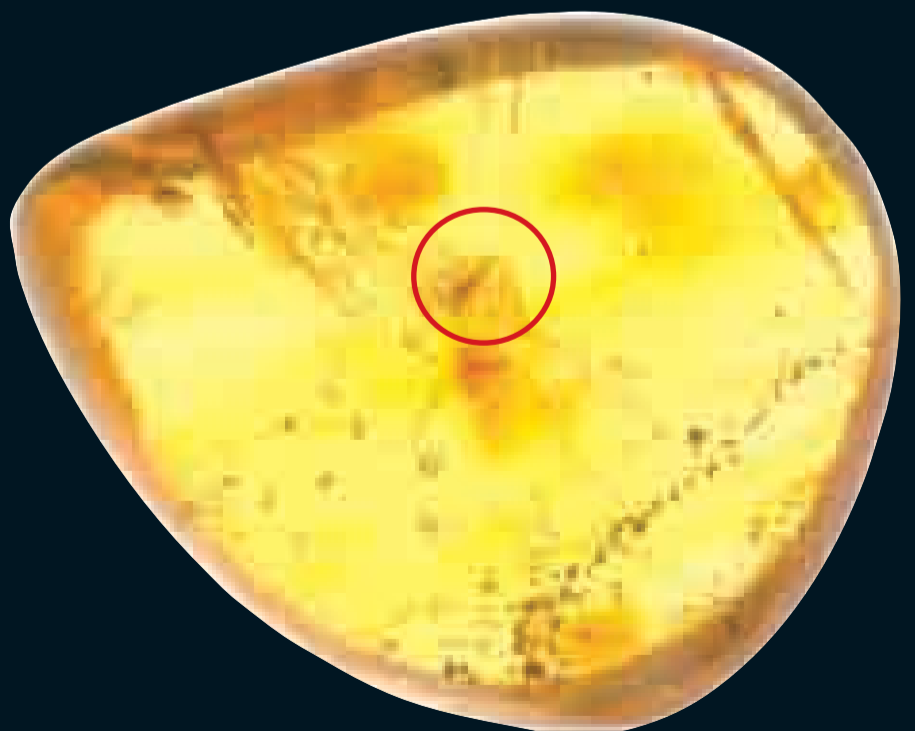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图中是各种半翅类的昆虫，还有一只蟋蟀，都在一块琥珀中形成了化石。数百万年前的蟋蟀和今天的没有区别。





---

## 瘿蚊

---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瘿蚊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发生变化，这也证明了进化论是错误的。这个琥珀中的瘿蚊化石年龄是2500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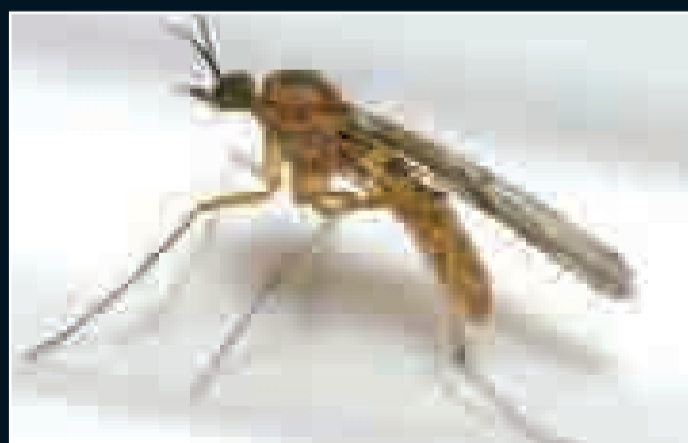
## 蠓， 瘿蚊

年龄： 2500万年

发现地点： 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 渐新世

这些2500万年前的蠓和瘿蚊和今天的一样，也证明了生物从来没有经历过进化。







蕈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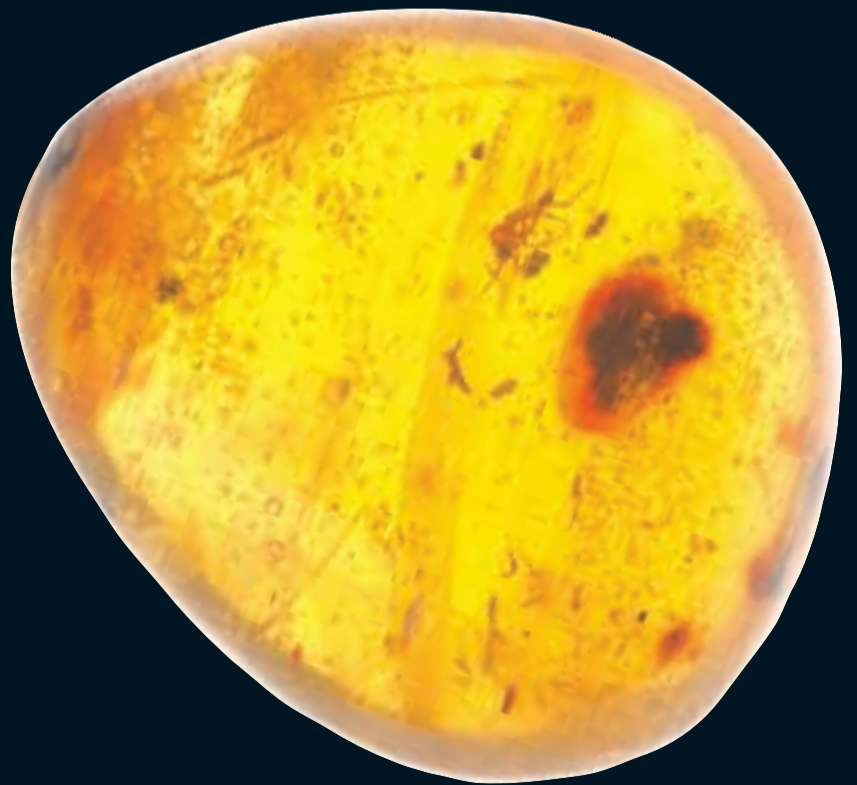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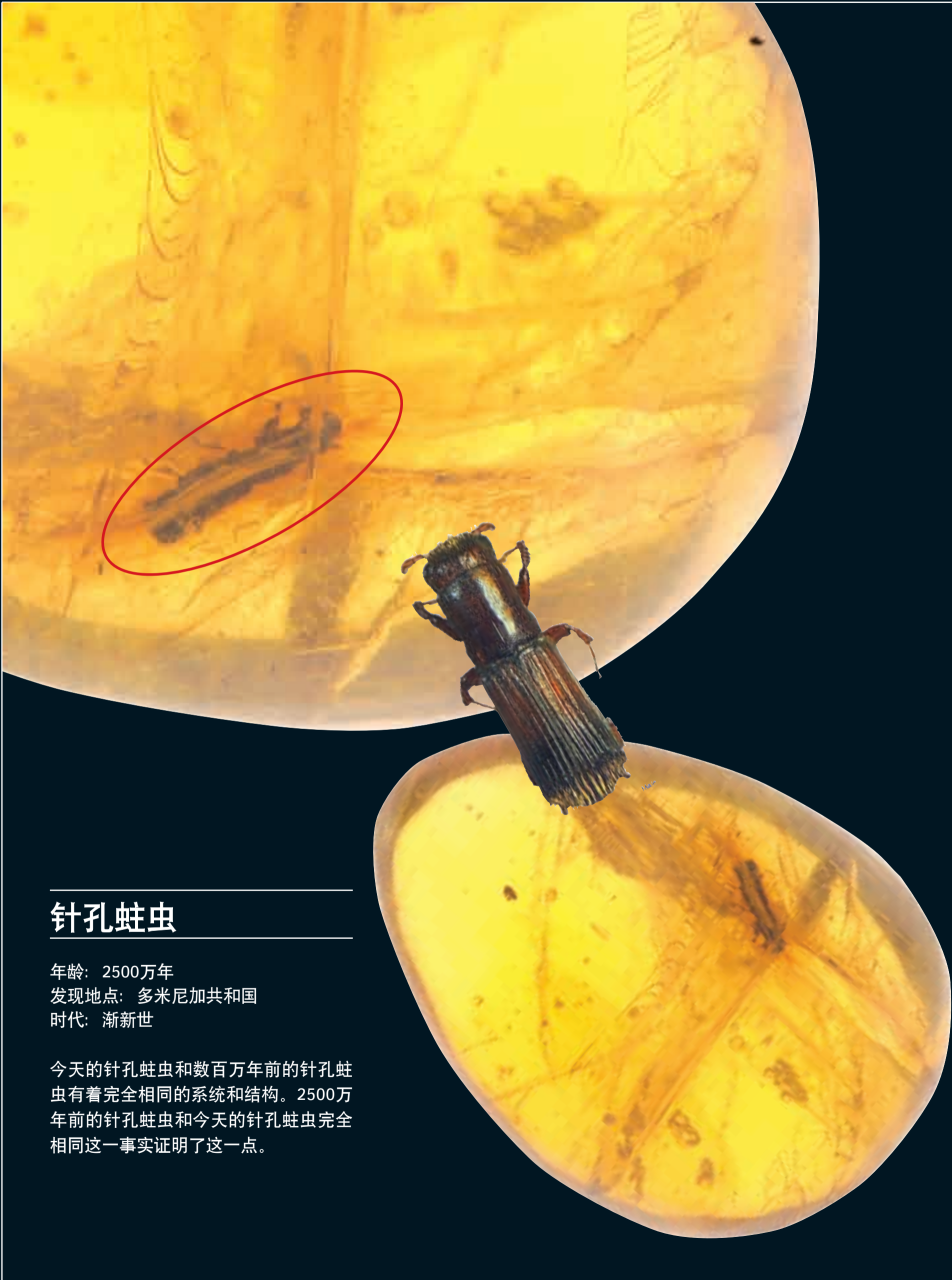
## 蕈蚊

---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图中是保存在琥珀里的一只蕈蚊。这些昆虫数百万年都保持着原样。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蕈蚊的结构都有发生变化，这一事实进化论者永远也无法解释。





---

## 针孔蛀虫

---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今天的针孔蛀虫和数百万年前的针孔蛀虫有着完全相同的系统和结构。2500万年前的针孔蛀虫和今天的针孔蛀虫完全相同这一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 黑色小清道夫蝇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琥珀中的黑色小清道夫蝇化石年龄是2500万年。黑色小清道夫蝇经过数百万年仍保持着原样，这使得进化论者们无话可说。



## 竹节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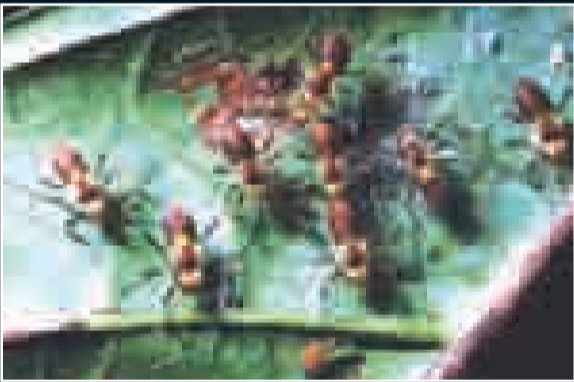
年龄：2500万年

大小：琥珀：29毫米（1.1英寸）长，27毫米（1英寸）宽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地亚哥附近

时代：渐新世

2500万年的琥珀中的竹节虫化石，又一次否定了进化论者的观点。竹节虫保持数百万年没有任何变化，表明它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进化。



---

## 啮虫

---

年龄：2500万年

大小：琥珀：13毫米（0.5英寸）×12毫米（0.4英寸）；

内含物：2毫米（0.08英寸）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地亚哥附近

时代：渐新世

今天的啮虫和2500万年前的啮虫没有区别，啮虫经历了2500万年没有发生变化这一事实颠覆了进化论者的观点。





---

## 蜉蝣

---

年龄：2500万年

大小：琥珀：25毫米（0.9英寸）×16毫米（0.6英寸）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地亚哥附近

时代：渐新世

已知蜉蝣共有2500多种。蜉蝣的成虫寿命非常短，它们的结构数百万年都没有发生变化。图中琥珀里的蜉蝣的年龄是2500万年。任何生物，只要保持了2500万年没有发生变化，就表明它们没有经历过进化，而是被创造出来的。





---

## 象鼻虫

---

年龄：2500万年

大小：琥珀：12毫米（0.4英寸）×10毫米（0.3英寸）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地亚哥附近

时代：渐新世

象鼻虫属于象虫总科，有60,000种，是庄稼的害虫。数百万年前的象鼻虫化石表明，这种昆虫自存在以来，经过了数百万年，都没有发生过改变——意味着它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进化。



## 蛾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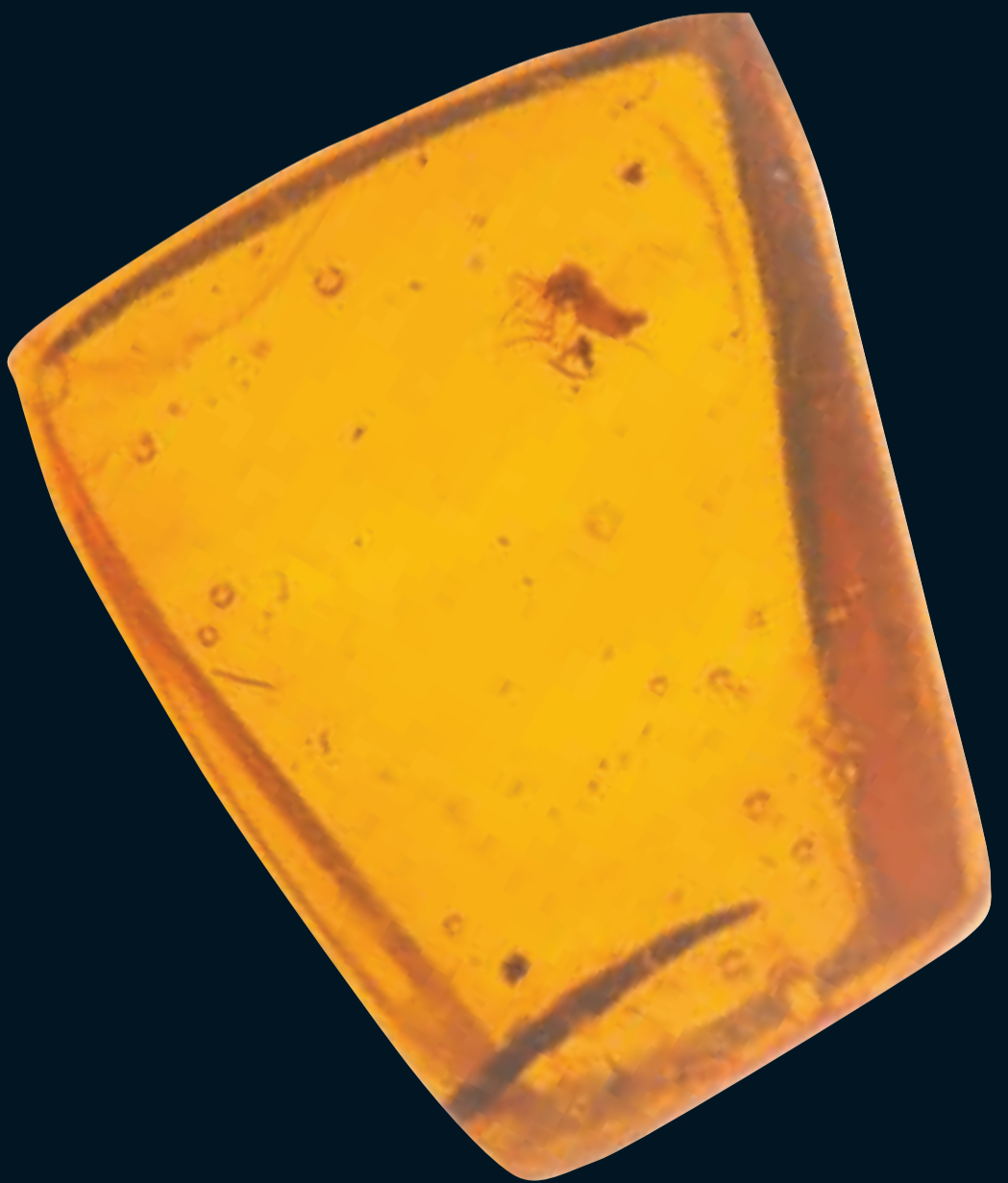
年龄：2500万年

大小：琥珀：10毫米（0.3英寸）长×8毫米（0.3英寸）宽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地亚哥附近

时代：渐新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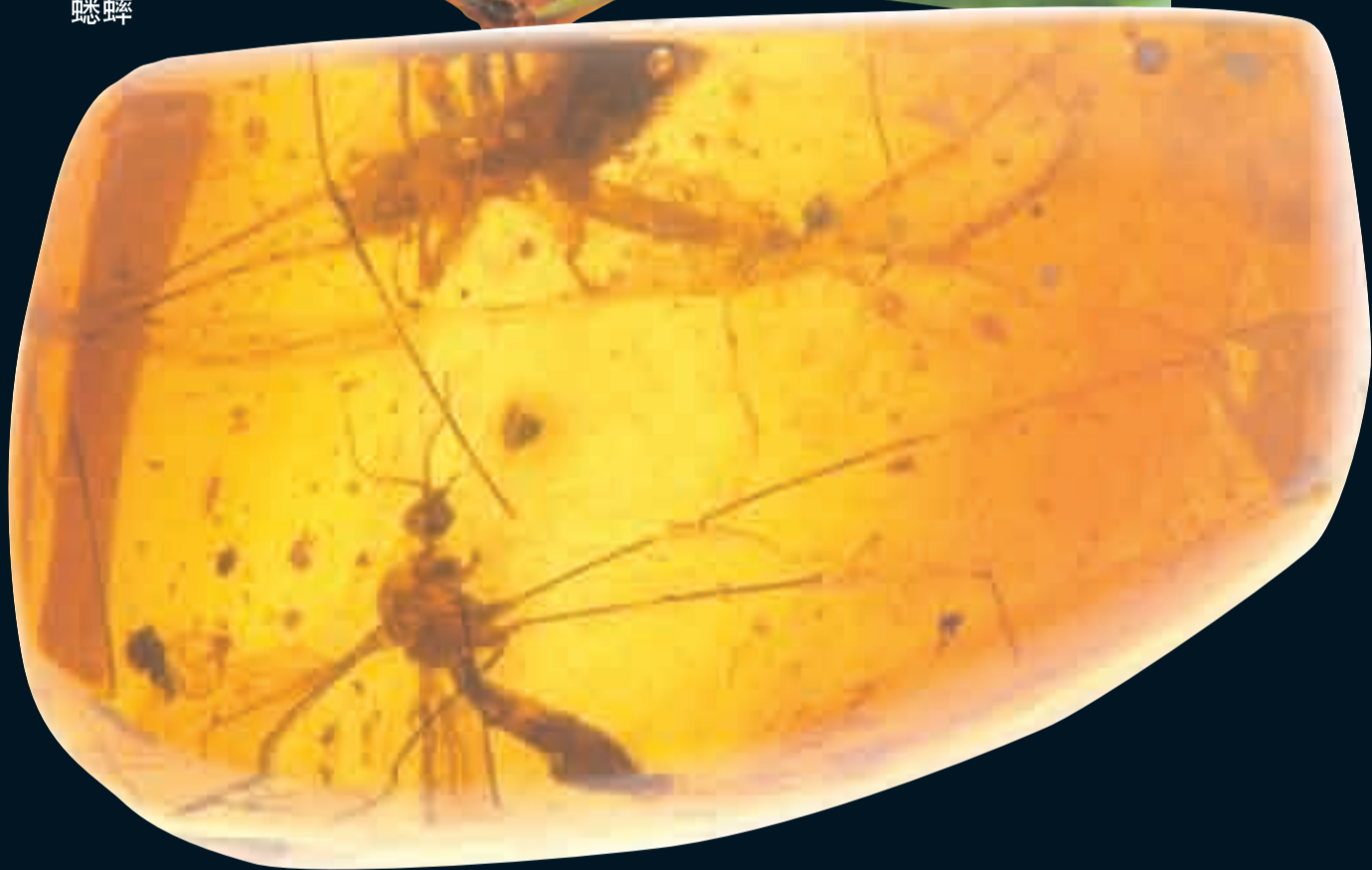
2500万年前的蛾蝇和今天的蛾蝇没有区别。这枚琥珀中的化石表明了这一事实。







蟋蟀



## 蟋蟀，大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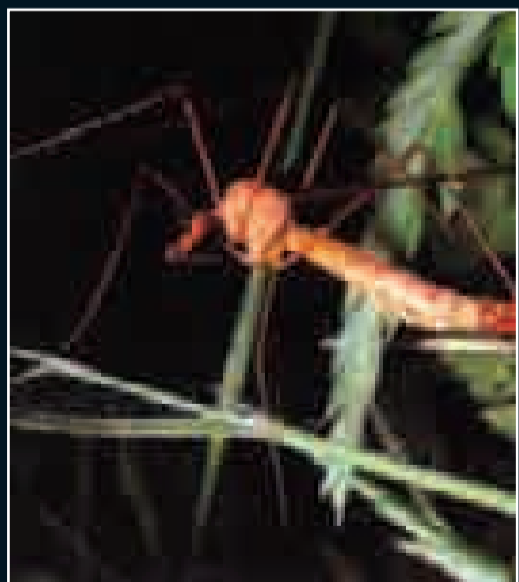
年龄：2500万年

大小：琥珀：11毫米（0.4英寸）长×8毫米（0.3英寸）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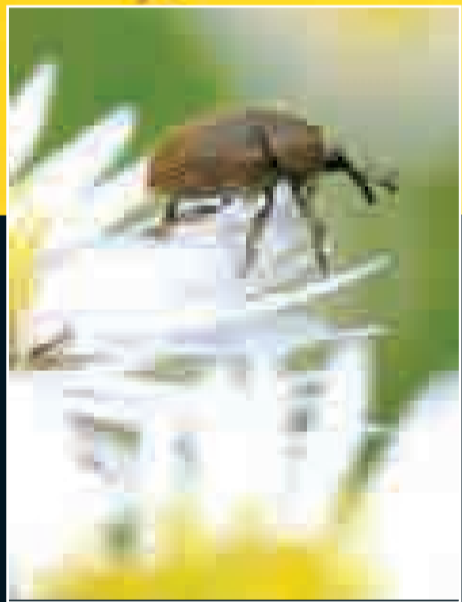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地亚哥附近

时代：渐新世

蟋蟀和大蚊同时形成化石。你能看到，这些生物保持了2500万年没有任何改变。这表明了一个事实，就是生物从来没有发生过进化，而是被创造出来的。



大蚊



---

## 象鼻虫

---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象鼻虫数百万年都保持未变，表明进化从来没有发生。图中的2500万年的象鼻虫化石也证明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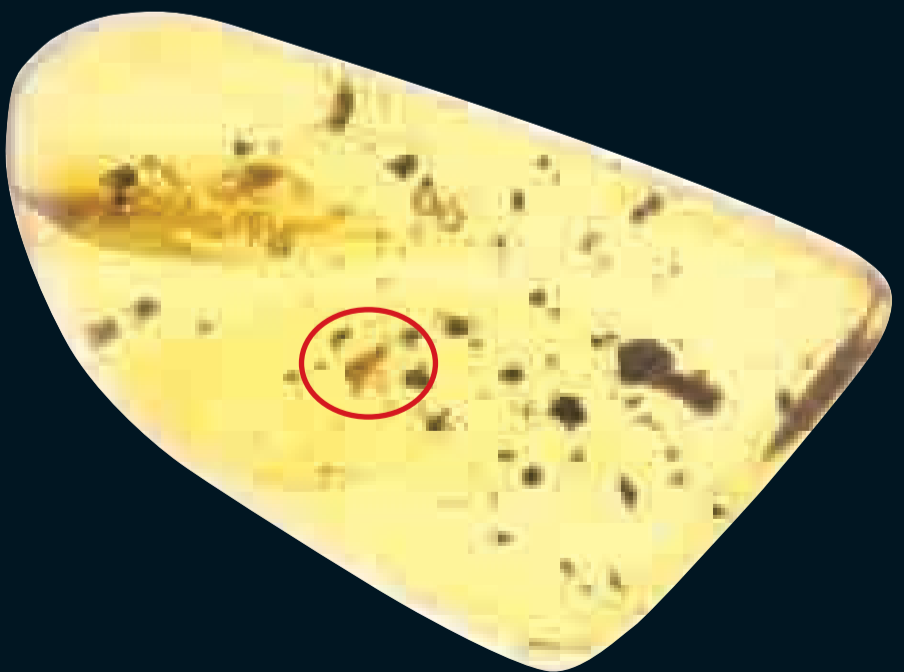
## 等足目动物幼虫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同样的，现在的等足类动物和2500万年前的之间没有区别，它们的幼虫之间也没有区别。





---

## 木虱

---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这些昆虫靠植物的液汁生存，通过跳跃进行运动，它们数百万年没有发生过变化，这个琥珀中的2500万年的化石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埋葬在琥珀中的昆虫和今天的昆虫之间没有区别。



---

## 蚂蚁

---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蚂蚁生活了数百万年而没有发生改变，这也证明了进化论是错误的。





---

## 蚂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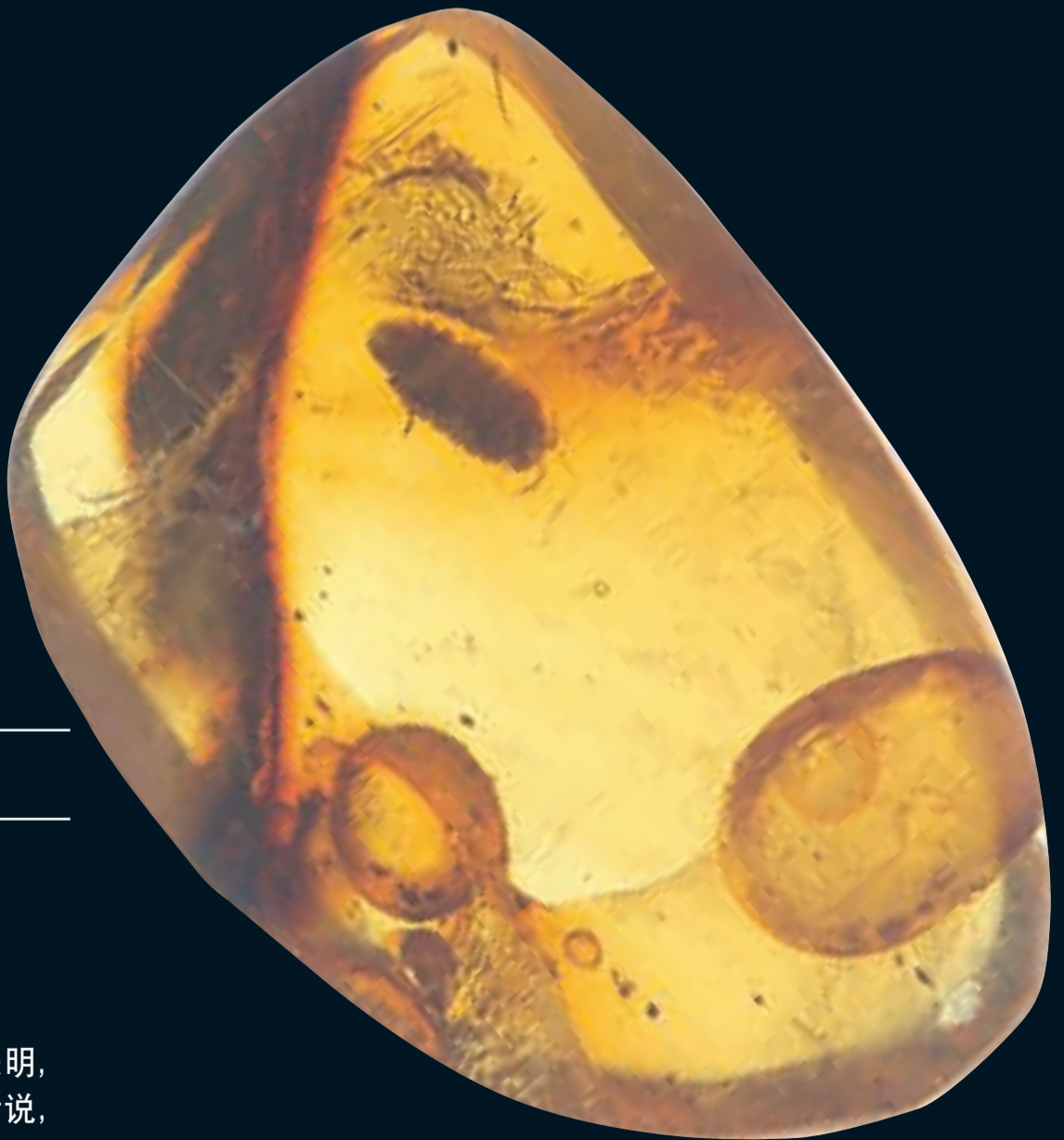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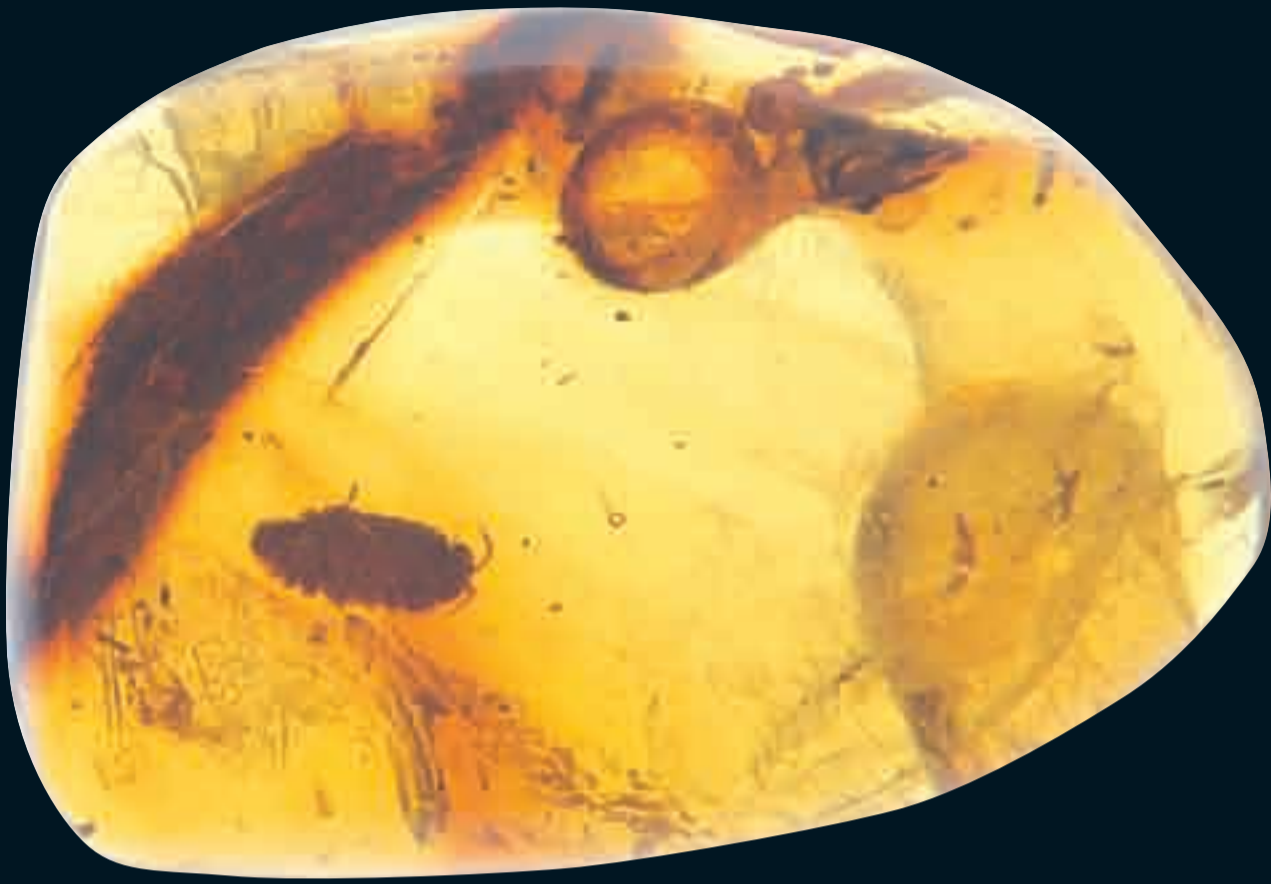
---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数百万年前的栖息于树上的蚂蚁和今天的树蚂蚁之间没有区别，这也驳斥了进化论者的观点，他们认为生物是逐步进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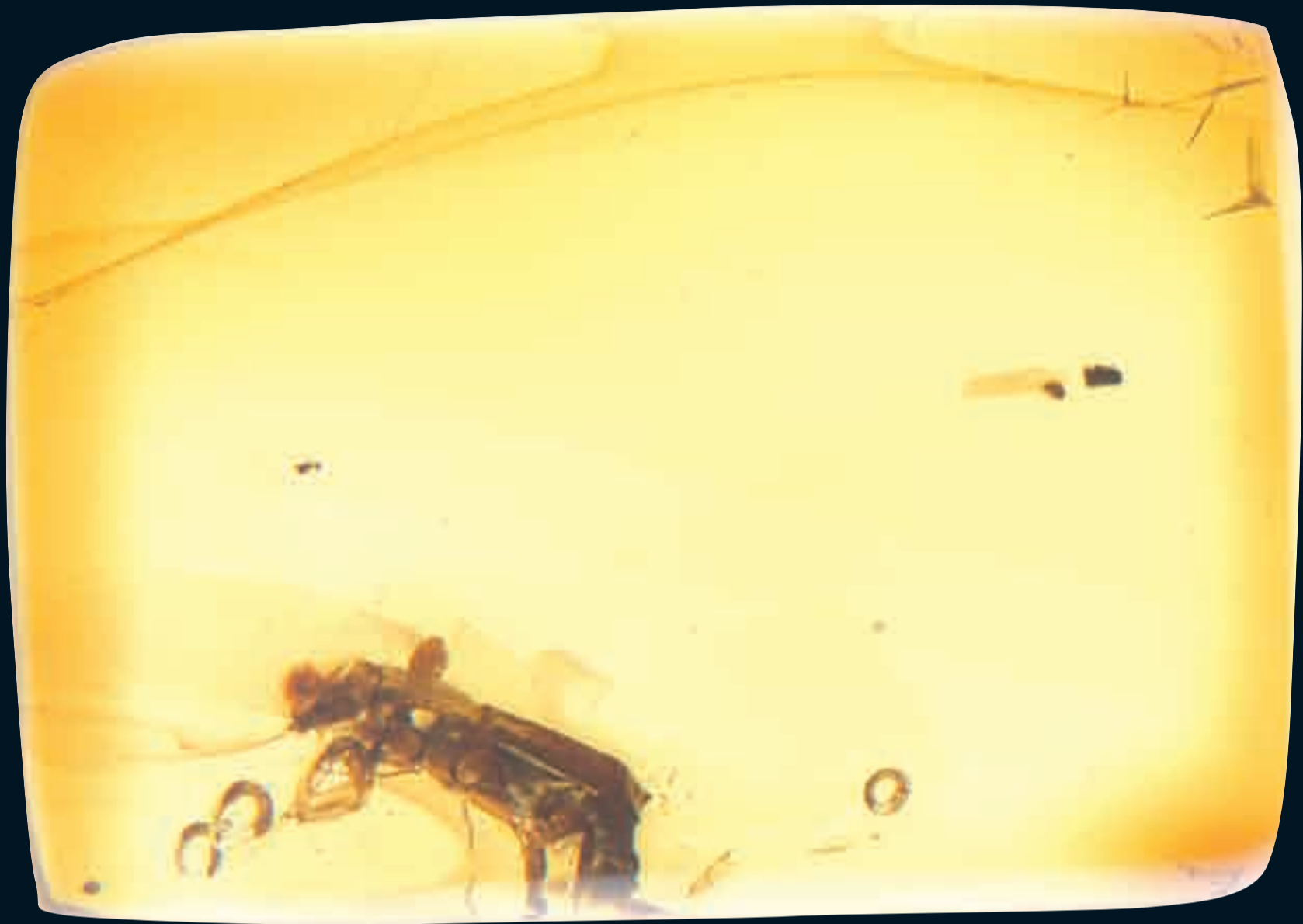
---

## 潮虫

---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这个琥珀中的2500万年的潮虫化石表明，潮虫数百万年都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它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进化。



---

## 螨和棘胫小蠹

---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这块琥珀中有一只棘胫小蠹的化石，小蠹的背上还有一只螨。小蠹和螨生存了数百万年却没有发生变化。这些生物形态经过了2500万年而没有发生变化，这也否定了进化论。







---

## 隐翅虫

---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2500万年前的隐翅虫和今天的没有区别。隐翅虫经过数百万年而仍然保持不变，这也证明了进化从来没有发生过。





---

## 刺椿

---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和其他所有的生物一样，刺椿也一直是刺椿，并非如进化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其他形态进化而来的，它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中间过渡态。2500万年前的刺椿证明了这一事实。



---

## 蚁蛉

---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蚁蛉是一种有翅膀的昆虫，和蜻蜓很像。图中琥珀里的化石是一只蚁蛉的头，年龄有2500万年，这只蚁蛉的头和今天的一样。





---

## 毛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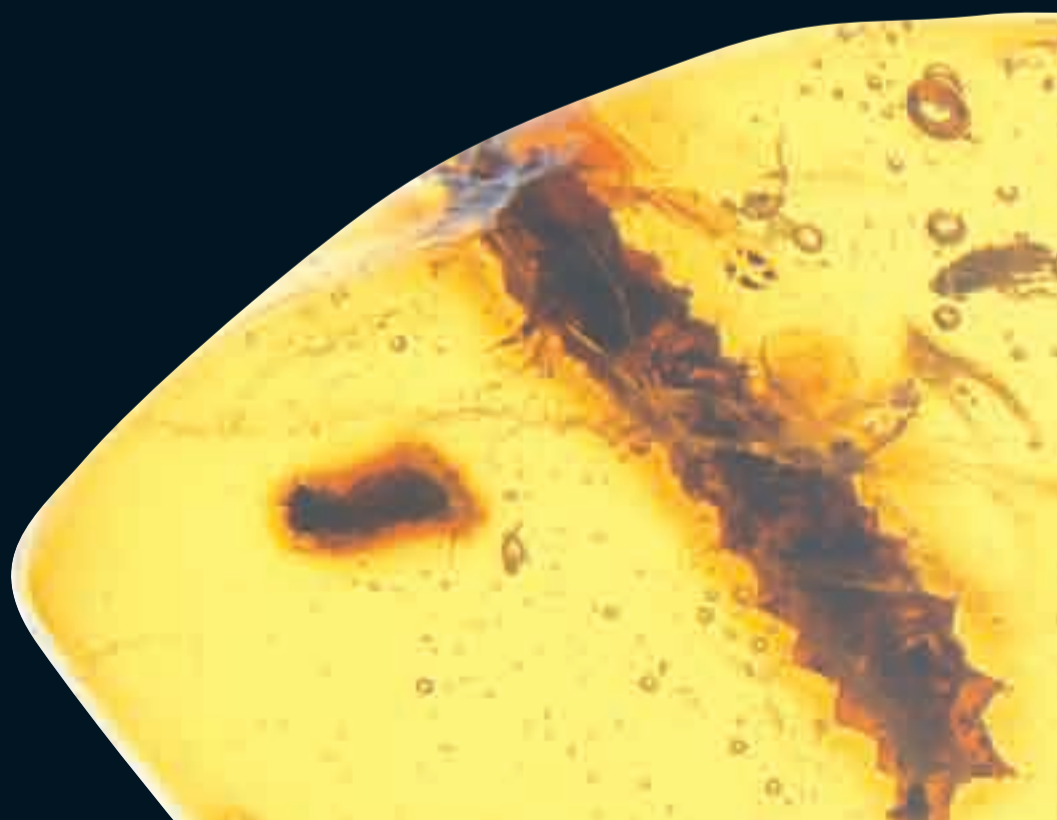
---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和其他的化石一样，这些琥珀中的化石也表明了，生物不是逐渐从其他物种进化而来的，而是自从存在以来就一直保持着同样的特征。这些化石表明，毛虫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的，从来没有经历过进化。





## 蚊子， 飞白蚁

年龄： 2500万年

大小： 19毫米（0.7英寸）长， 13毫米（0.5英寸）宽

发现地点： 多米尼加共和国， 圣地亚哥附近

时代： 渐新世

图中的琥珀里的飞白蚁化石的年龄是2500万年。这些生物经过2500万年仍然保持着其结构不变，这也说明了进化论是错误的，真主的神圣创造是明显的事实。





## 蚋，带有一串卵的蕈蚊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这只蚋和蕈蚊，以及一些虫卵一起在琥珀里形成化石。这块化石里面的生物的结构经过了数百万年而没有发生变化，这也反驳了进化论。





## 黄潜蝇

年龄：2500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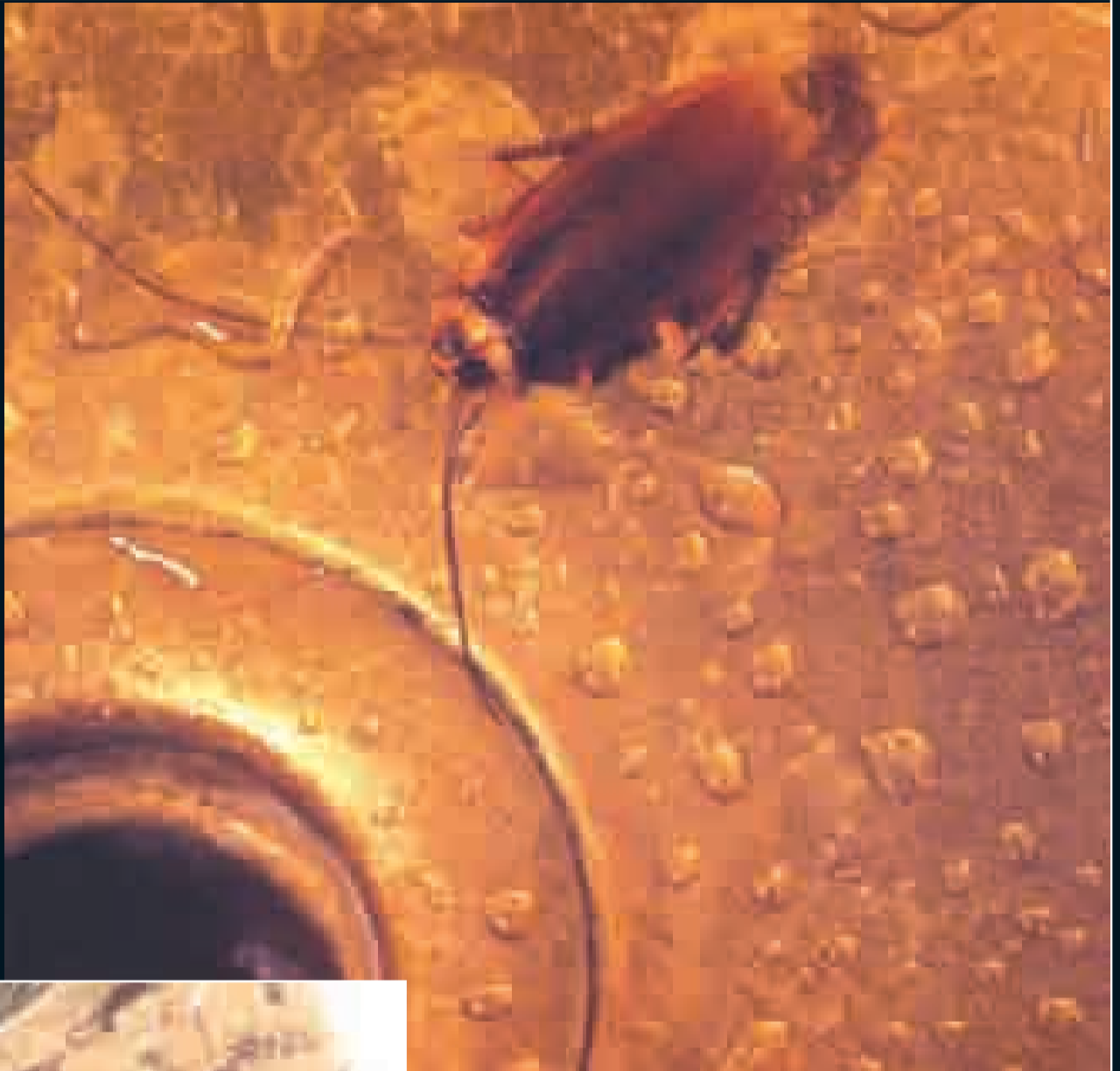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这个2500万年的黄潜蝇化石证明了黄潜蝇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的。数百万年前的黄潜蝇和今天的黄潜蝇完全一样。







---

## 蟑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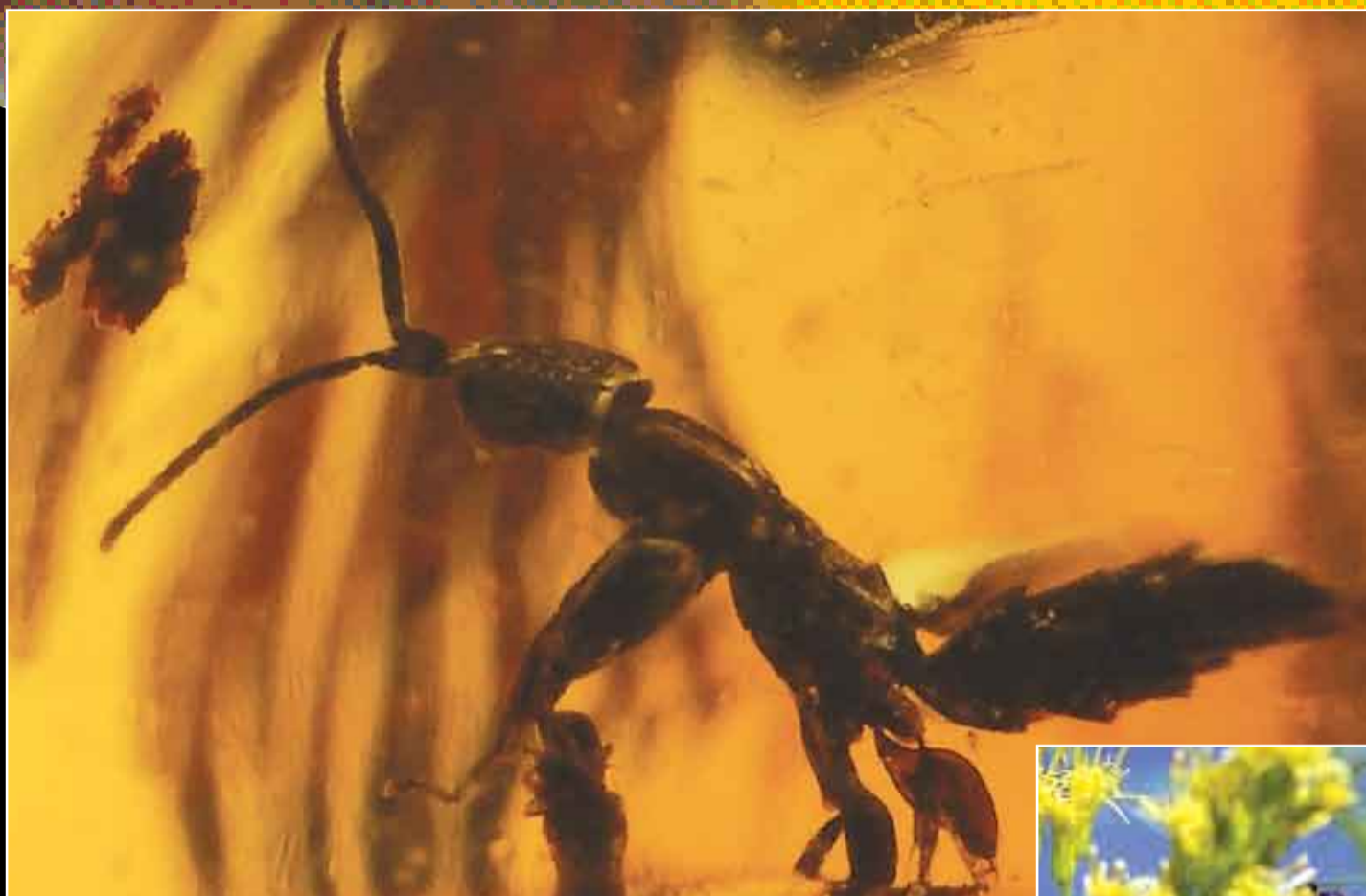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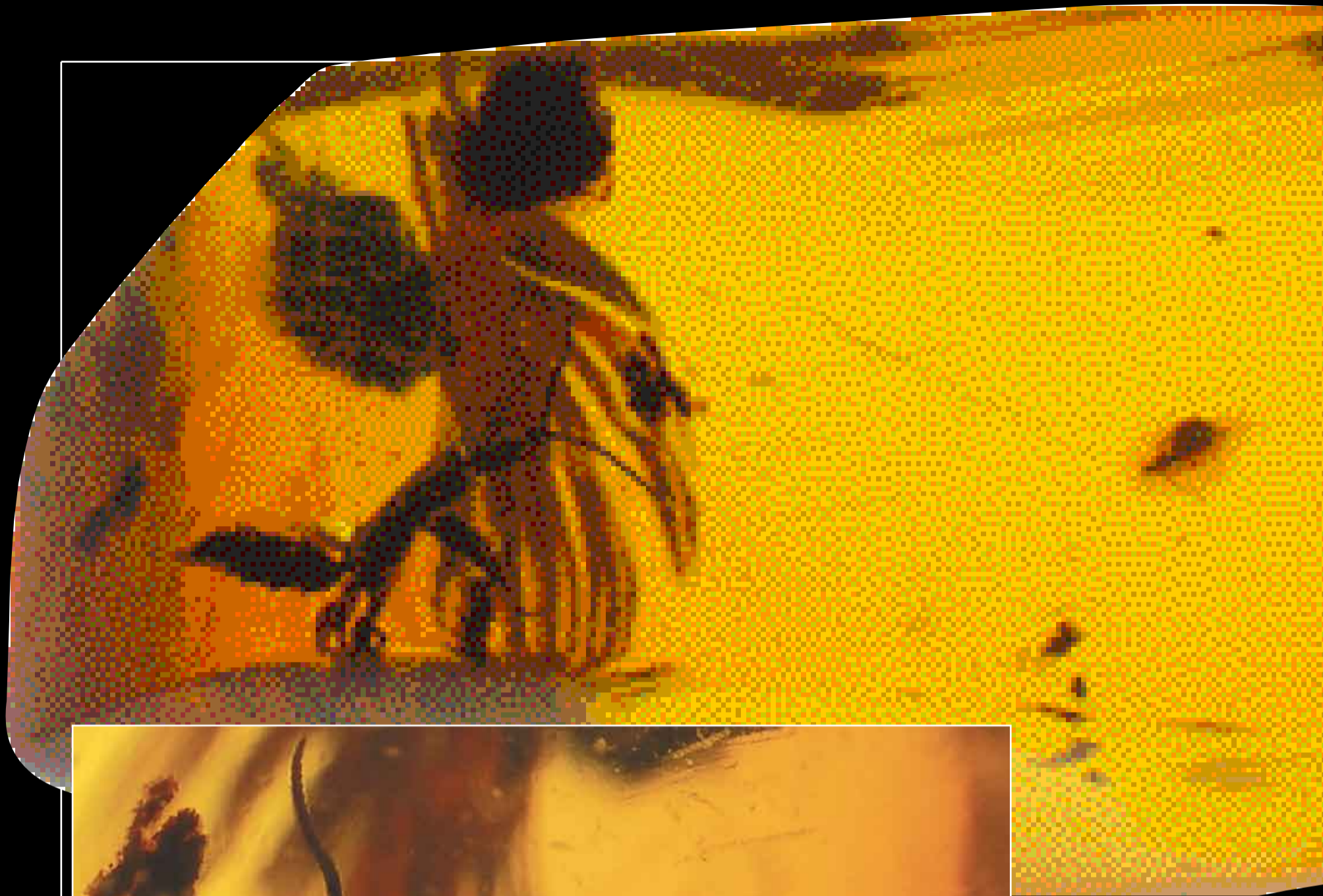
---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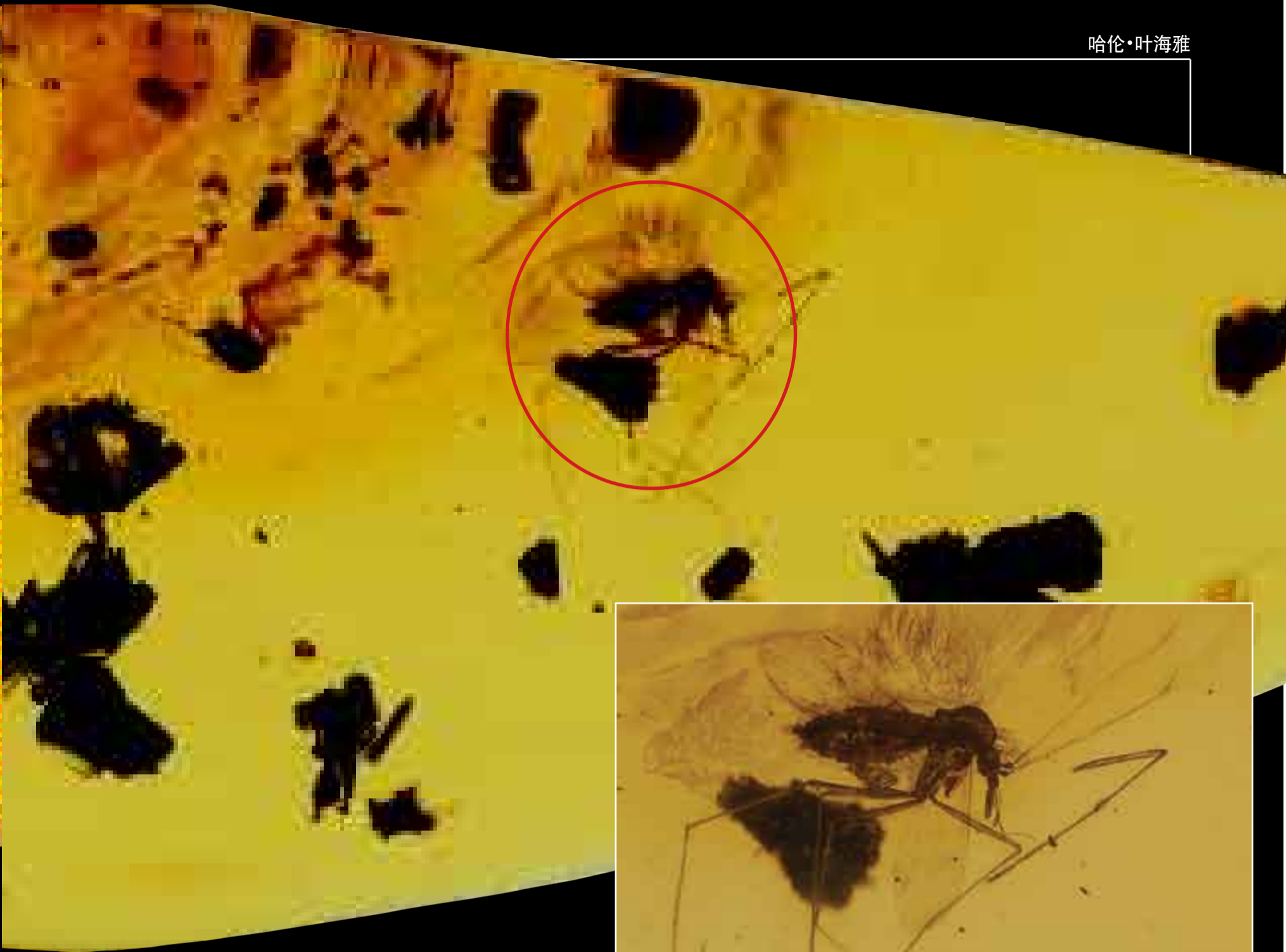
化石发现揭示了蟑螂经过了数亿年仍然没有发生变化这一事实。化石记录表明，蟑螂从来没有经历过进化，它们是被创造出来的。



## 龄虫，黄蜂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这个琥珀中，有一个昆虫幼虫和一只黄蜂，它们是同时形成化石的。这些2500万年前的生物也是反驳进化论的重要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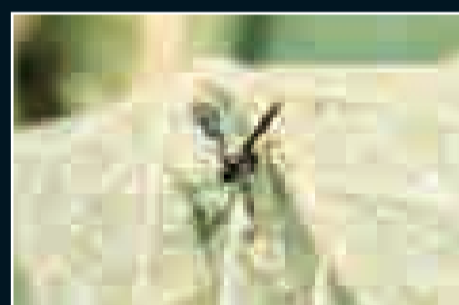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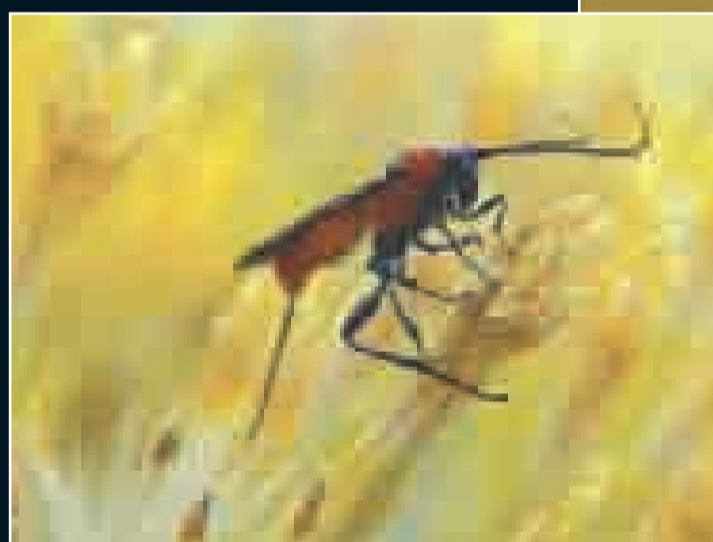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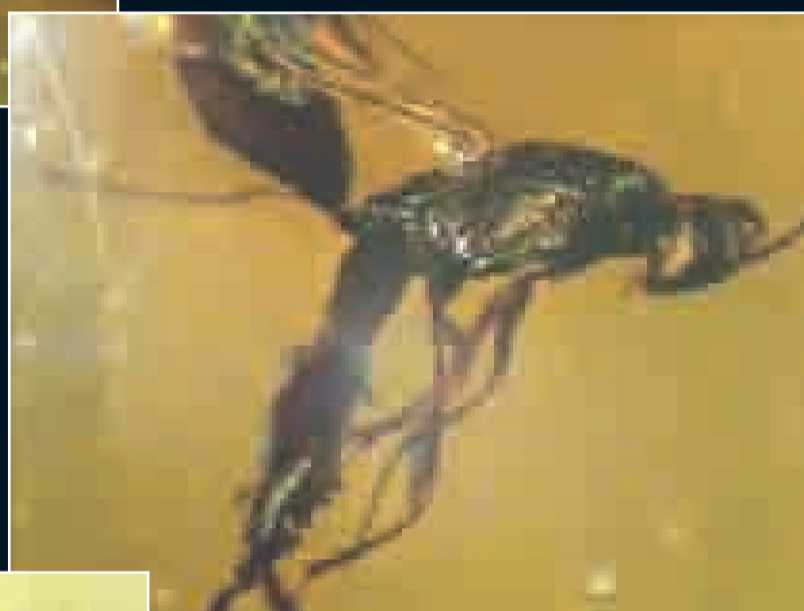


## 蚊子， 孳蚤蝇

年龄： 2500万年  
发现地点： 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 渐新世

图中的2500万年的苍蝇化石是数千个化石中的一个， 都说明了苍蝇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的。昆虫保持数百万年不变， 表明了进化论者的观点是错误的。





---

## 茧蜂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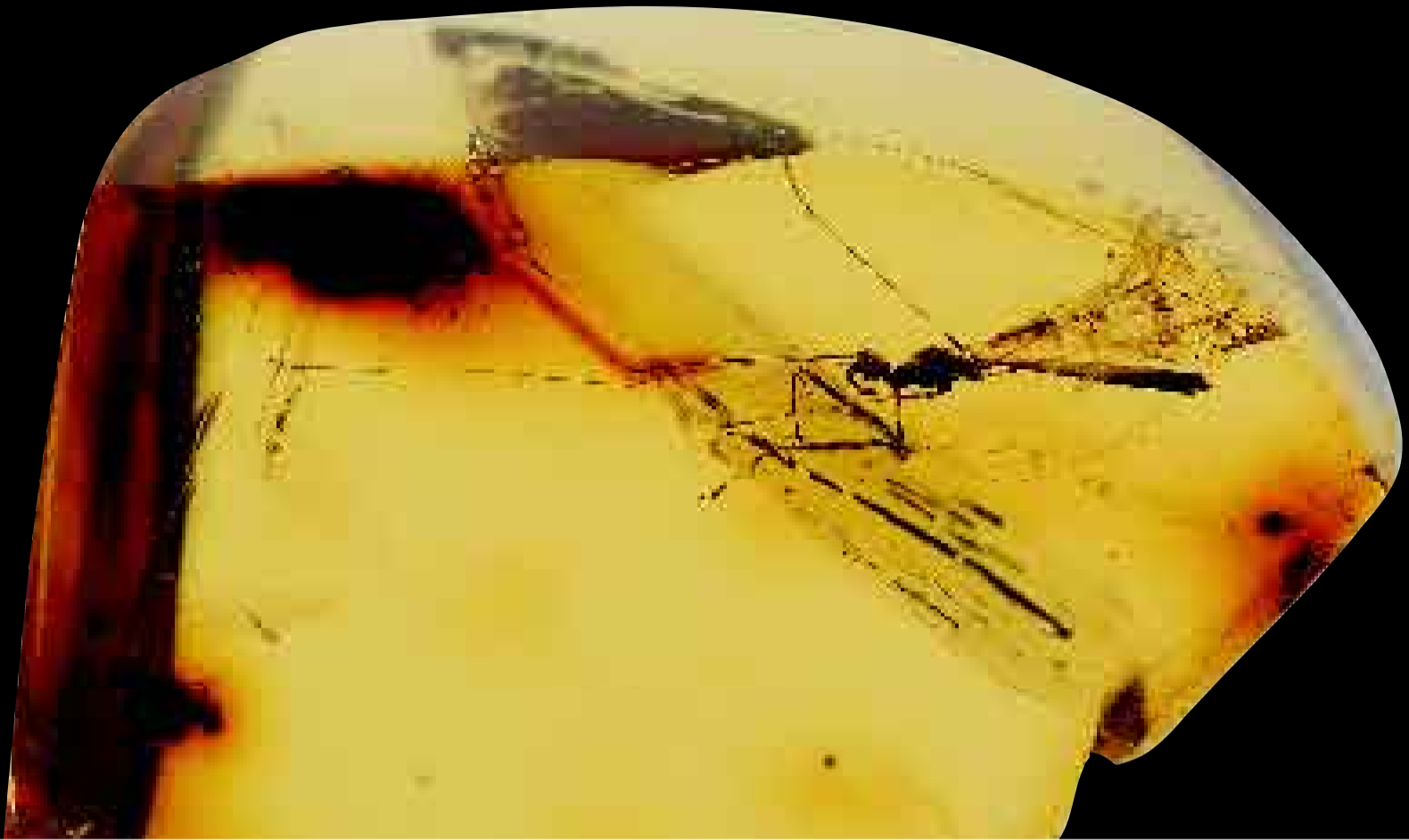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大小：6.3厘米（2.5英寸）× 3.8厘米（1.5英寸）  
× 1.2厘米（0.5英寸）

时代：渐新世

这个琥珀中的寄生蜂年龄是2500万年，它和今天的寄生蜂没有区别。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事实，证明了进化是错误的。



## 刺椿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这个琥珀中的刺椿化石年龄为2500万年。这个化石中的刺椿和今天的没有区别，这告诉我们，生物从来没有进化过。



刺椿



---

## 花蝽

---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这种昆虫通常生活在花朵里或叶子底下。它把卵产在植物的组织里面。百万年前的这种昆虫和今天的是相同的。





## 蠼螋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数百万的化石都确实否定了进化论。这个2500万年琥珀中的蠼螋化石将进化论推到了绝境。和所有其他的化石发现一样，这个化石也说明进化是不曾存在的。



---

## 蚁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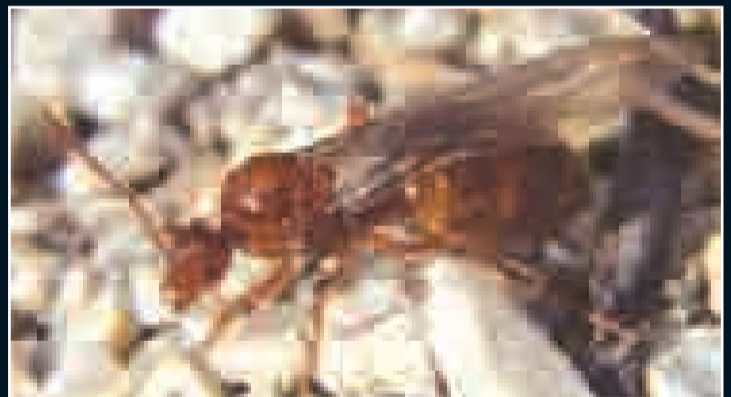
---

年龄：2500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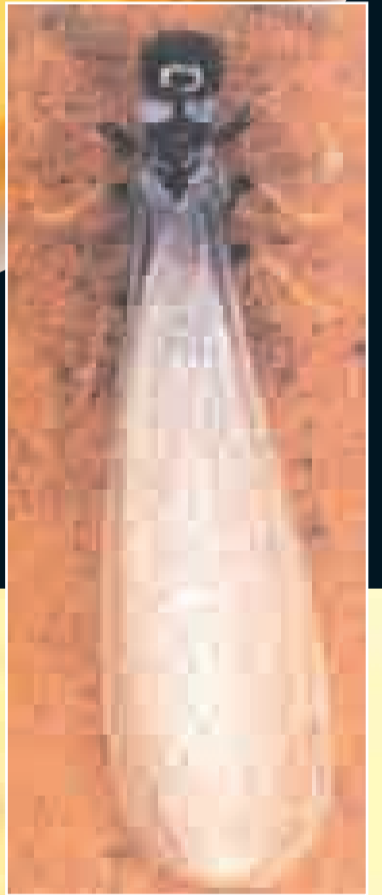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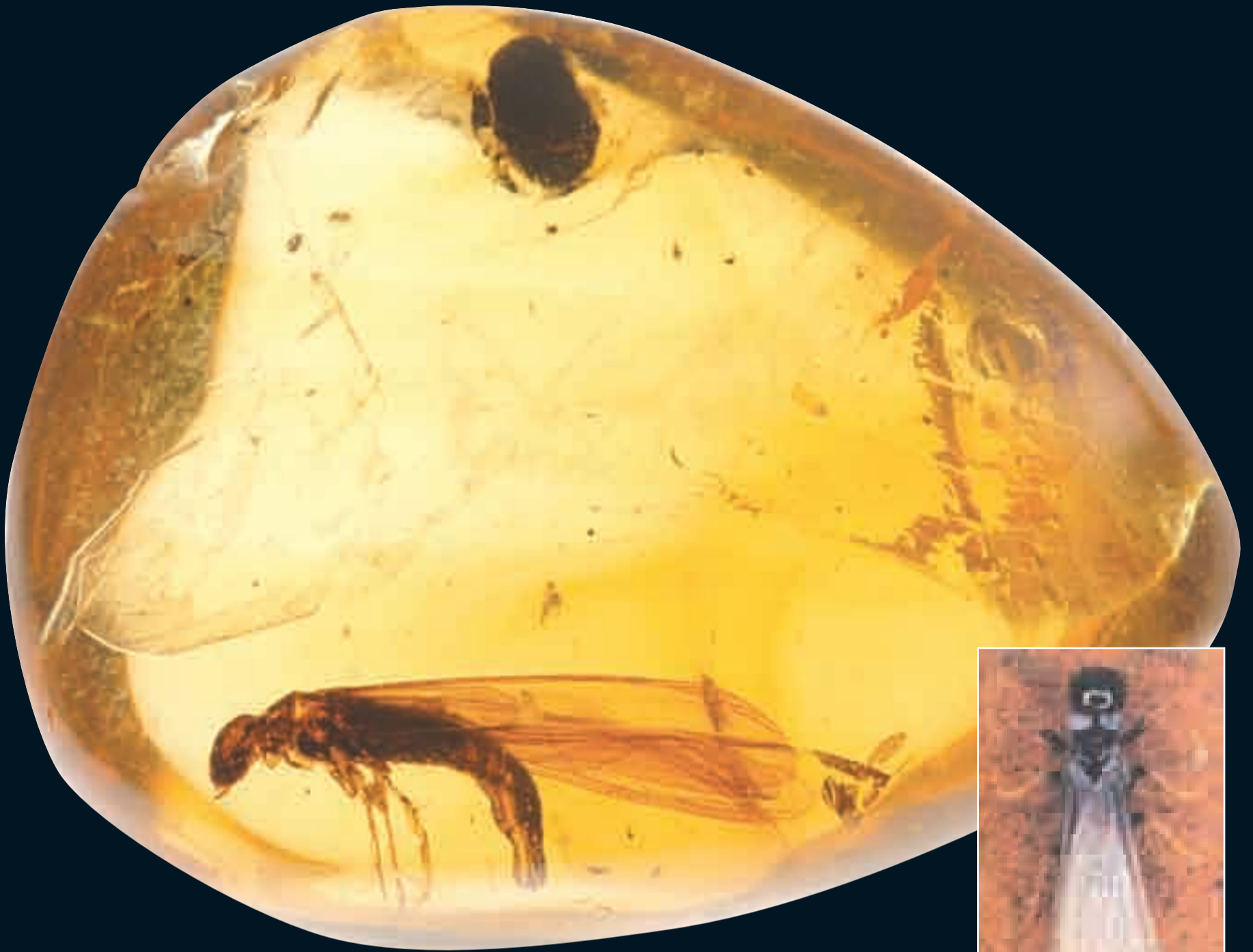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蚁后建立了蚁群，然后，工蚁就负责保护蚁后和蚁后的卵。图中的2500万年的蚁后证明了蚂蚁数百万年都保持不变。这表明，进化从来都没有发生，生物都是由万能的真主创造的。







## 有翅白蚁

年龄：2500万年  
发现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代：渐新世

虽然白蚁很像蚂蚁，它们实际上有非常不同的特征和能力。白蚁数百万年来都是群居生活，传到今天它们的结构没有发生任何改变。2.5亿年的白蚁化石证明了这一点。所有的白蚁在经过了数百年后和今天的白蚁完全相同。和2.5亿年前的工白蚁一样，今天的工白蚁也是完全的利他主义者，喂养幼虫、兵蚁、蚁后，并建造很大的巢穴——尽管它们看不到。今天的白蚁所具有的特征无一例外都和以前的一样。

图中琥珀里的白蚁化石年龄为2500万年。



# 在巴西发现的化石标本

巴西的地质结构和南美高原的相似。巴西一半以上的地层形成于前寒武纪时期（46亿到5.43亿年以前）。巴西较低的地层包括变质岩和火成岩，顶部是沉积岩地层，一些沉积岩地层可追溯至前寒武纪，其他的一些形成时间较晚。

在圣弗朗西斯科（Sao Francisco）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前寒武纪微体化石（微小生物的化石）。巴西其他2个主要的化石场是圣塔纳（Santana）和克拉图（Crato）地层。

圣塔纳地层位于阿勒莱皮（Araripe）盆地，该地层中的大部分化石可追溯至白垩纪（1.46亿到6500万年前）。圣塔纳地层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它所包含的保存完好的化石中，有超过25种鱼类。圣塔纳地层化石中也有很多种爬行动物、两栖动物、无脊椎动物和植物。

直到最近，克拉图地层才发现其实是圣塔纳地层的一部分。但是，研究发现，这个地区的地层所含的化石昆虫，是生活在非常早期的昆虫。这一昆虫区系，导致克拉图地层被认



在阿勒莱皮（Araripe）地区进行的研究发现了25具以上保存完好的鱼类化石。



阿勒莱皮（Araripe）地区一个重要的化石区在西阿拉（Ceara）。



为是一种特殊的地层，自成一系。除此昆虫区系之外，在这个化石床中，还发现了蜘蛛、蝎子、螃蟹和多种植物的化石。

在巴西的化石床中发现的数亿年的化石又一次证明了：生物是从一个共同的祖先逐渐进化而来的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化石反驳了生物进化的观点，支持了创造论。



含有化石标本的石灰岩，于克拉图（Crato）地层出土。



诺瓦奥林达（Nova Olinda）采石场，在此处发现了许多化石。



在斯塔纳（Santana）发现的众多化石揭示了现今的生物没有经历过进化。





---

## 丛蟋

---

年龄：1.28亿年

大小：有翅，全长15毫米（0.5英寸）；母岩：110毫米（4.3英寸）× 100毫米（3.9英寸）

发现地点：巴西，塞阿拉

地层：圣塔纳地层

时代：下白垩纪，上阿普第阶——森诺曼阶

丛蟋，属螞斯科，仅在北美就发现了225种。但是这些甲虫主要生活在热带地区。

图中的丛蟋化石，表明蟋蟀经过数百万年仍然保持未变。





## 蟑螂

年龄：1.08亿到9200万年

大小：翅膀展开达23毫米（0.9英寸）；母岩：128毫米（5英寸）×128毫米（5英寸）

发现地点：巴西，塞阿拉州，诺瓦奥林达区（Nova Olinda Member）

地层：克拉图地层

时代：下白垩纪，上阿普第阶——森诺曼阶

巴西的阿勒莱皮盆地是盛产早期白垩纪化石的地方，一些化石得到了三维的保存。这只蟑螂的前胸背板（头甲）和翅膀上的脉络都能看得很清楚。这个化石中1.08亿到9200万年前的蟑螂和今天的一样，这也表明了进化论完全是空谈。





## 苍蝇

年龄：1.25亿年

大小：长度1.9厘米（1.9英寸）；母岩：90毫米（3.5英寸）宽，5毫米（0.2英寸）厚

发现地点：南美洲，巴西，塞阿拉州，阿勒莱皮流域

地层：克拉图地层，诺瓦奥林达区（Nova Olinda Member）

时代：下白垩纪

化石记录表明，有翅膀的昆虫和无翅膀的昆虫是同时出现的，而且都是突然出现的。这一现象否定了“无翅膀的昆虫经过漫长的时间进化形成了翅膀，并最终转化为会飞的物种”这一进化论说法。这张图中的化石苍蝇是一只史前时期的，这反驳了进化论。





## 蟑螂

年龄： 1.46亿到6500万年

大小： 8.8厘米（3.5英寸）×9.1厘米（3.6英寸）

地层： 圣塔纳地层

发现地点： 巴西，阿勒莱皮流域

时代： 白垩纪

图中的1.46亿到6500万年前的蟑螂和今天的蟑螂是相同的。数百万年来，蟑螂的结构特征是相同的，这证明了进化从来没有发生过。



---

## 蚱蜢

---

年龄：1.08亿到9200万年

大小：总体长度30毫米（1.1英寸），连触角75毫米（2.9英寸）；母岩：110毫米（4.3英寸）  
× 100毫米（3.9英寸）

发现地点：巴西，塞阿拉州，诺瓦奥林达区

地层：克拉图地层

时代：下白垩纪，上阿普第阶—森诺曼阶

图中的1.08亿到9200万年历史的蚱蜢化石也表明了蚱蜢一直就是蚱蜢。蚱蜢经过数百万年没有发生改变，这也告诉我们，蚱蜢是被创造的，而不是进化而来的。







---

## 长嘴硬鳞鱼

---

年龄：1.1亿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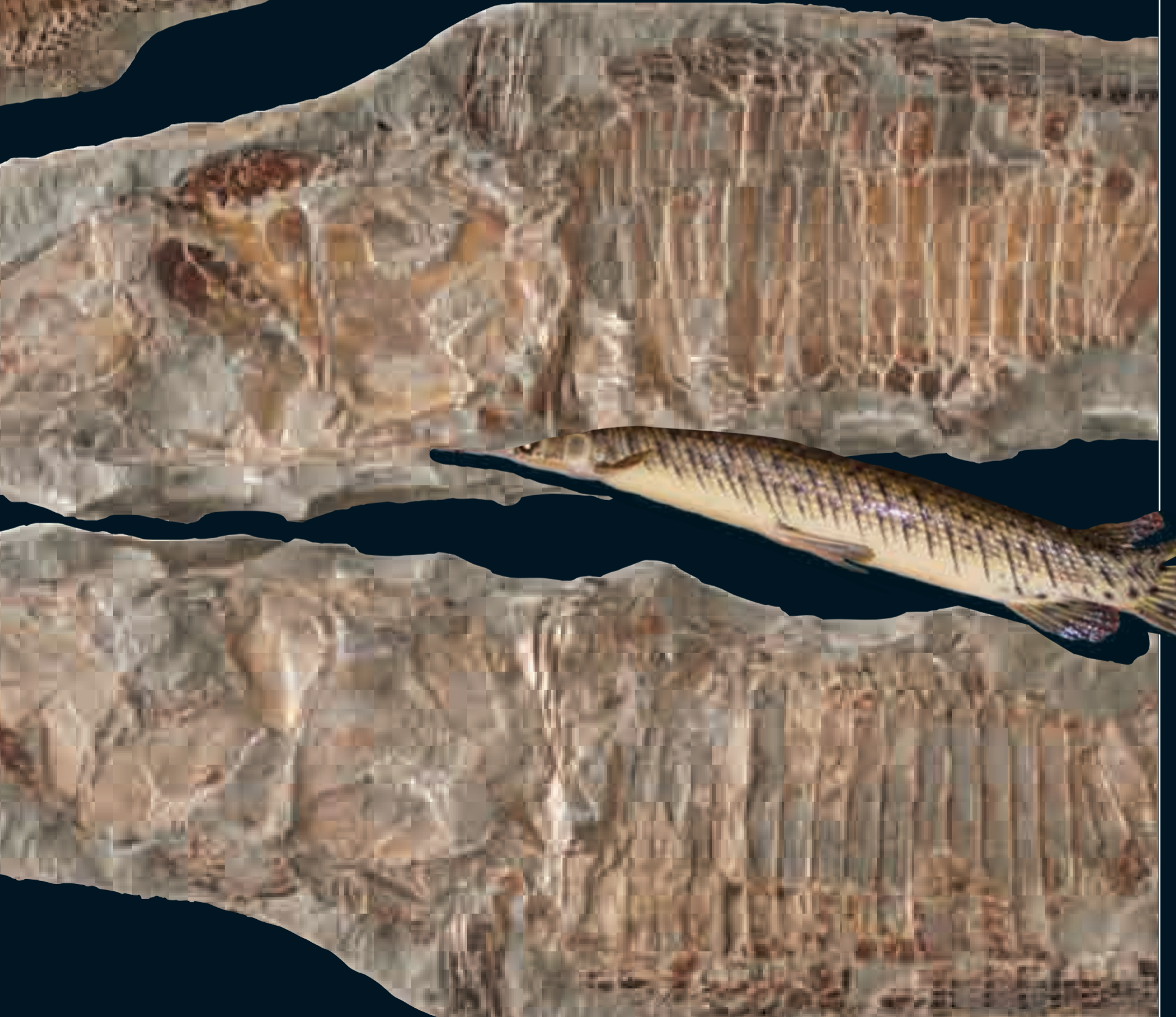
大小：48厘米（18英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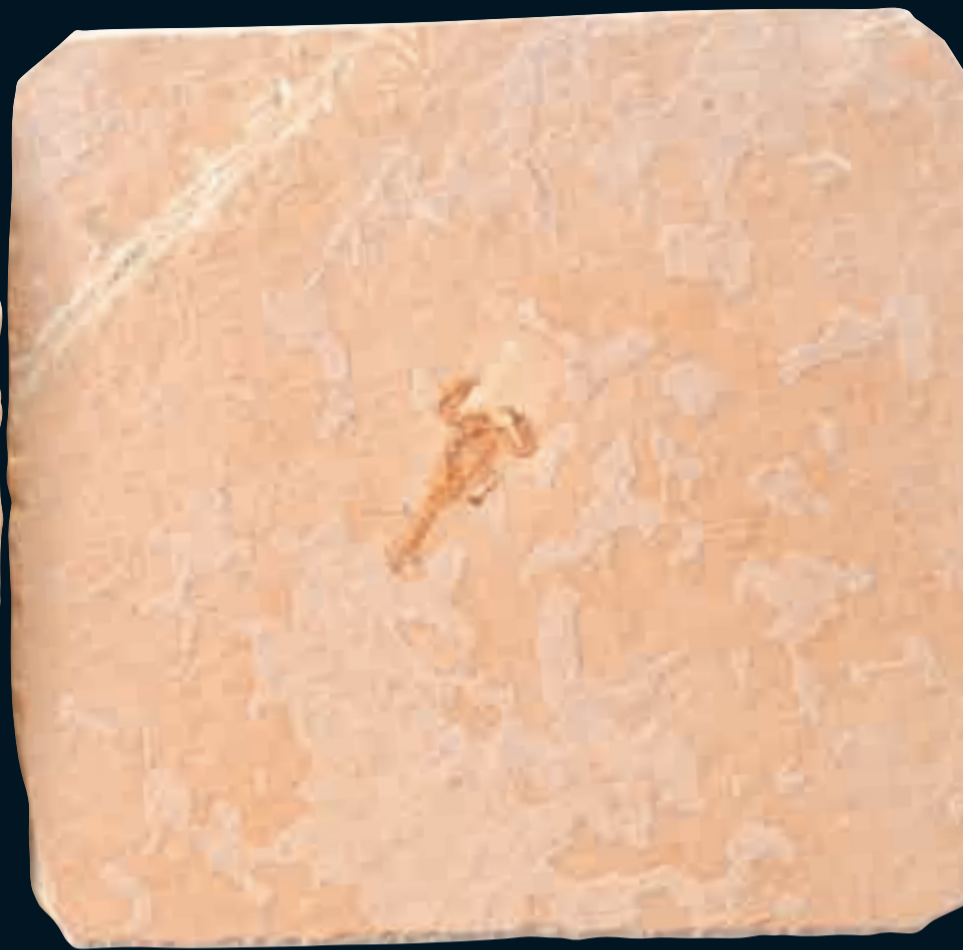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巴西

地层：斯塔纳地层

时代：白垩纪

长嘴硬鳞鱼是否定进化论的众多物种中的一员。长嘴硬鳞鱼，是已知最早的例证，生活在侏罗纪（2.06亿到1.44亿年前），在着数百万年中一直保持原有形态。图中的化石有1.1亿年的历史，它告诉我们长嘴硬鳞鱼从来就没有进化过。





有些化石痕迹均匀地留在两半石层中。这个1.1亿年历史的蝎子化石就属此例。

---

## 蝎子

---

年龄：1.1亿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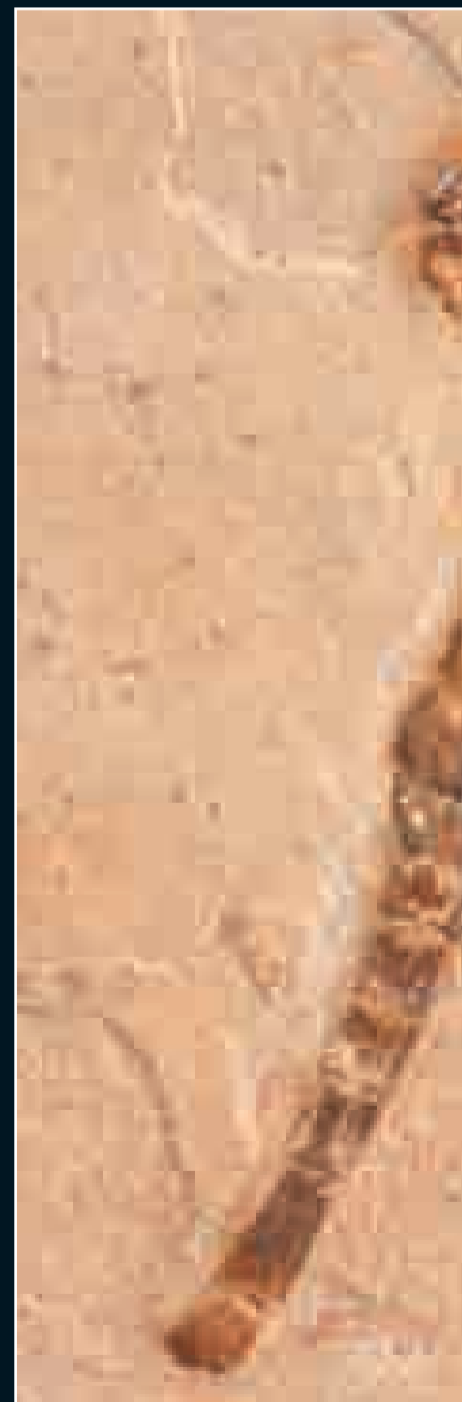
大小：26毫米（1英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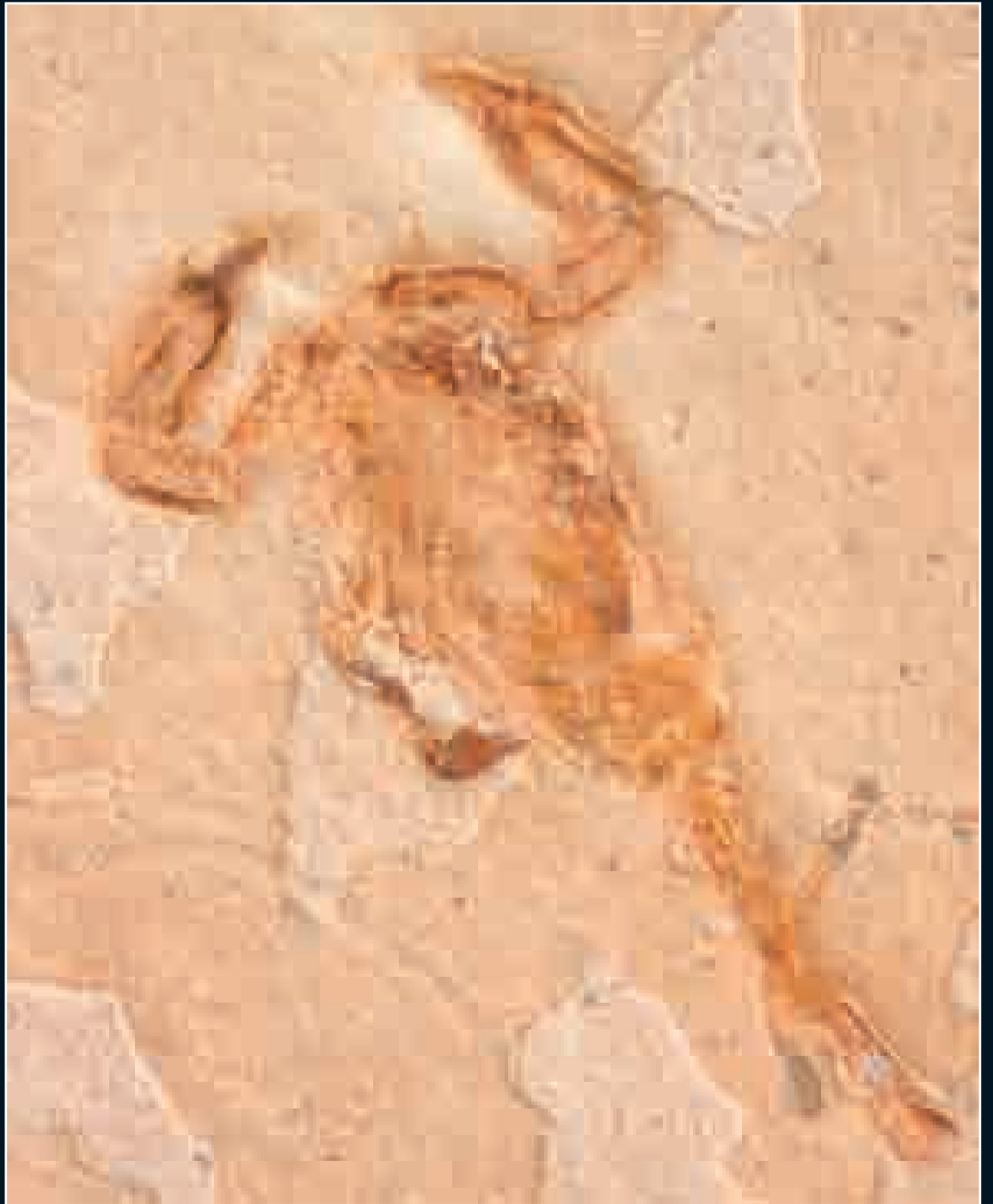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巴西，阿勒莱皮

地层：圣塔纳地层

时代：白垩纪，阿普第阶

已知的最古老的化石蝎子的年龄是3.2亿年。图中的化石的年龄是1.1亿年。3.2亿年以前和1.1亿年以前的蝎子和今天的蝎子都是完全相同的。蝎子经过了数百万年而保持不变，这是创造论的铁的证据。







---

## 蟑螂

---

年龄： 1.08亿年到9200万年

大小： 昆虫： 25毫米（0.9英寸）； 母岩： 90毫米（3.5英寸）× 113毫米（4.4英寸）

发现地点： 巴西，塞阿拉州，诺瓦奥林达区

地层： 克拉图地层

时代： 下白垩纪，上阿普第阶——森诺曼阶

图中这个1.08亿到9200万年的蟑螂化石证明了，进化论是假想出来的，这个化石中的蟑螂和现在的蟑螂没有任何区别。



## 蟑螂

年龄：1.28亿年

大小：包括腿18毫米（0.7英寸）；母岩：110毫米（4.3英寸）×93毫米（3.6英寸）

发现地点：巴西，塞阿拉州

地层：斯塔纳地层

时代：下白垩纪

假如尽管环境千变万化，一个生物体经过数百万年仍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依然保持着原来的结构，就不能说它是进化而来的。数千生物体的数百万个化石样本已经证明了进化是不可能的。





## 水生甲虫

年龄：1.08亿到9200万年

大小：26毫米；母岩：115毫米（4.5英寸）× 102毫米（4.5英寸）

发现地点：巴西，塞阿拉州，诺瓦奥林达区

地层：克拉图地层

时代：下白垩纪，上阿普第阶——森诺曼阶

水生甲虫大部分时间在水中生活。在北美，已发现的水生甲虫有500种，全世界范围有5000种。它们利用在水面捕获的气泡在水下呼吸。这些有着精致复杂系统的水生甲虫经过数百万年仍然保存了同样的完整的特征。图中的水生甲虫化石也是一个证据，证明了这些1.08亿到9200万年前的甲虫和今天的甲虫是完全相同的，从来没有经历过进化。







## 蚱蜢

年龄：1.08亿到9200万年

发现地点：巴西，塞阿拉州，阿勒莱皮流域，克拉图地层

时代：中生代白垩纪

图中的蚱蜢化石的年龄在1.08亿至9200万年之间。和所有其他生物一样经历了多个年代而未发生变化，蚱蜢向进化论者证明了物种从未进行过进化。



## 蟑螂

年龄：1.25亿年

大小：2.5厘米（1英寸）长；母岩：11.5厘米（4.5英寸）×11.5厘米（4.5英寸）宽，0.7厘米（0.2英寸）厚

发现地点：巴西，阿勒莱皮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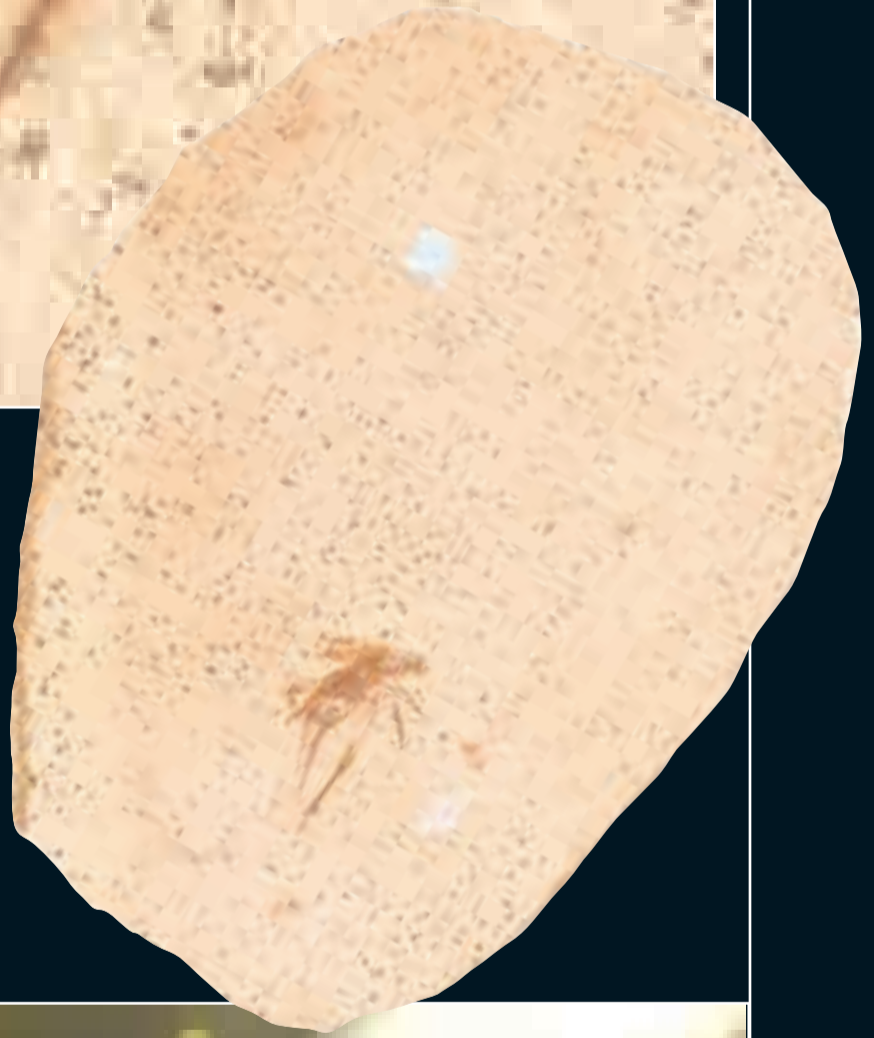
地层：克拉图地层，诺瓦奥林达区

时代：下白垩纪

蟑螂历经数百万年都没有发生变化。已经发现了年龄为3.2亿年的蟑螂化石。蟑螂对进化论的冲击在《聚焦》杂志里已有描述：

“理论上，各种压力，比如环境条件改变，天敌，以及物种之间的竞争，会导致自然选择，选择有好的突变的物种，并导致这些物种经过漫长的时期产生更大的变化。但是事实却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以蟑螂为例。蟑螂繁殖特别快，寿命短，但是它们经过将近2.5亿年却仍然保持原样。”（"Evrinin Cikmaz Sokaklari: Yasayan Fosiller"[Cul-de-sac of evolution: Living Fossils], Focus, April 2003）





## 蚱蜢

年龄：1.25亿年

大小：2厘米（0.8英寸）长；母岩：10.5厘米（4英寸）  
× 7.5厘米（2.9英寸）宽，0.5厘米（0.2英寸）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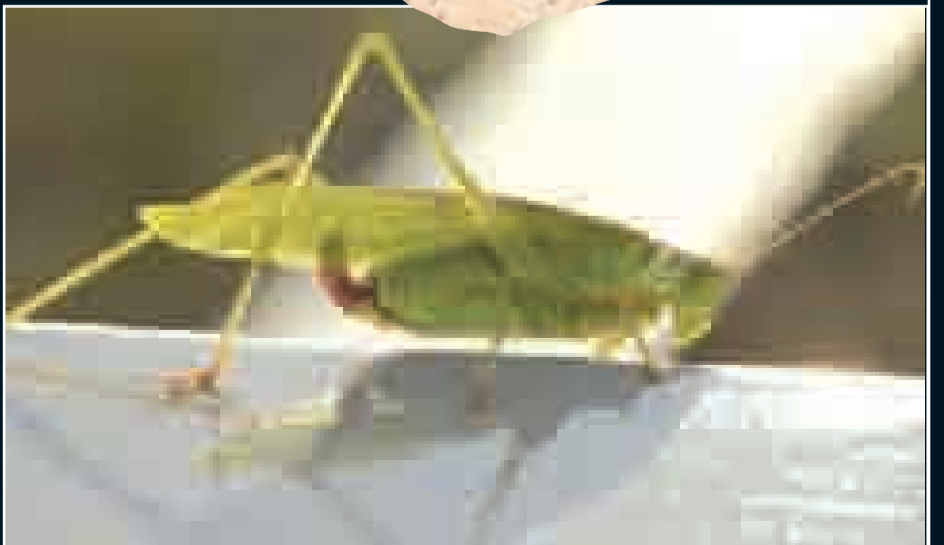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南美洲，巴西，阿勒莱皮流域

地层：克拉图地层，诺瓦奥林达区

时代：下白垩纪

蚱蜢属于“直翅目”，与数百万年前的化石记录有着同样的结构。蚱蜢主要栖息在热带地区，但也生活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

所有的蚱蜢化石都表明，该属在数百万年的时间内并没有发生变化——换句话讲，蚱蜢没有进化。其中的一个证据就是此1.25亿年历史的化石的照片。





---

## 蚱蜢

---

年龄：1.25亿年

大小：3.8厘米（1.5英寸）

发现地点：巴西，阿勒莱皮流域

地层：克拉图地层，诺瓦奥林达区

时代：下白垩纪

此1.25亿年的化石就是蚱蜢一直就是蚱蜢的证据。面对此化石，进化论者不可能作出逻辑的解释。





## 长角蚱蜢

年龄：1.25亿年

大小：1.5厘米（0.6英寸）；触角长1.8厘米（0.7英寸），使得昆虫总长为3.4厘米（1.3英寸）

发现地点：巴西，阿勒莱皮流域

地层：克拉图地层，诺瓦奥林达区

时代：下白垩纪

这些蚱蜢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们细长的触角，几乎是它们身体长度的2倍。和所有其他蚱蜢一样，长角蚱蜢也保持数百万年未变。该照片证明了，1.25亿年前的蚱蜢和今天的蚱蜢没什么区别。



## 在秘鲁发现的化石标本

秘鲁的地质和地理结构表明，在秘鲁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化石。秘鲁有3个主要地区：沿海地区，中心地区（包括安第斯山脉），亚马逊盆地（包括亚马逊雨林）。大多数化石床位于安第斯山脉和秘鲁北部地区。

秘鲁一个主要的化石床是北部地区的查加玛卡（Cajamarca）地层。该地层的岩石结构主要是石灰石。另一个重要的化石床是皮斯科（Pisco）地层，该地层因鱼化石而出名。这一化石床中有数千种不同的海洋生物化石，包括鲸、海豚、海狮、企鹅以及海龟。该地层离海岸约30公里（18.6里），提供了秘鲁早期地质的重要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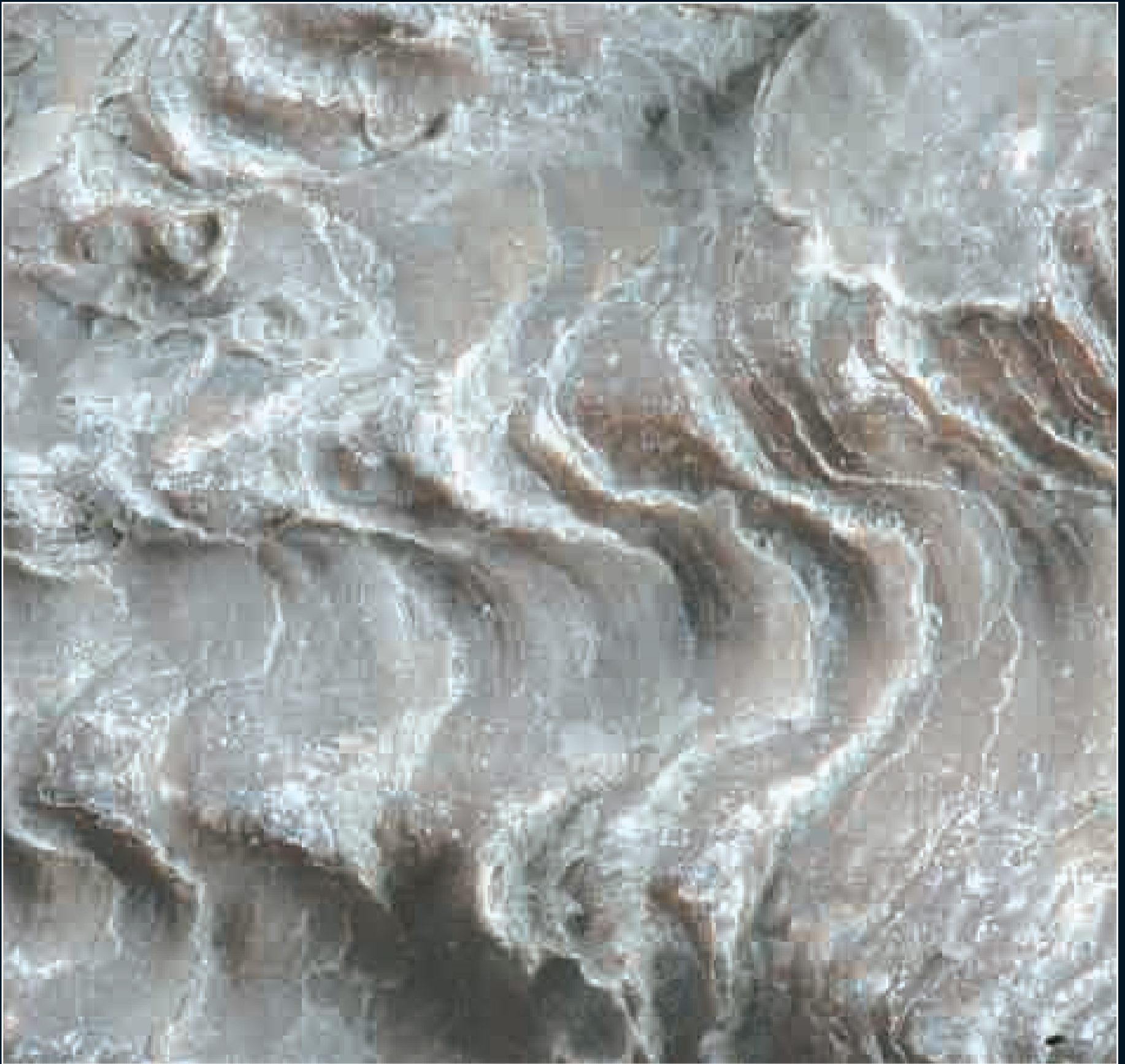
该国南部的皮斯科（Pisco）地层是主要的化石床之一。

秘鲁的化石发现揭示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它们也反驳了进化论。自19世纪中期开始，所有的进化论者所做的化石研究都是希望能找到化石来支持他们的进化理论，但是都是徒劳无功。虽然他们做了努力，但是没有发现一个化石能作为证明进化论的证据。和他们期望的相反，所有的挖掘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都证明生命体是突然出现的，出现的时候已经是发育完好，完美成形的。它们还显示了生命体自最初形成以来，从未发生过变化。这也是它们从未经历过任何进化过程的证据。



查加玛卡（Cajamarca）的石灰岩中有许多化石标本。和所有其它化石标本一样，从皮斯科采集到的化石标本也展示了进化从来没有发生过。





---

## 牡蛎

---

年龄：2300万到500万年

大小：7.6厘米（3英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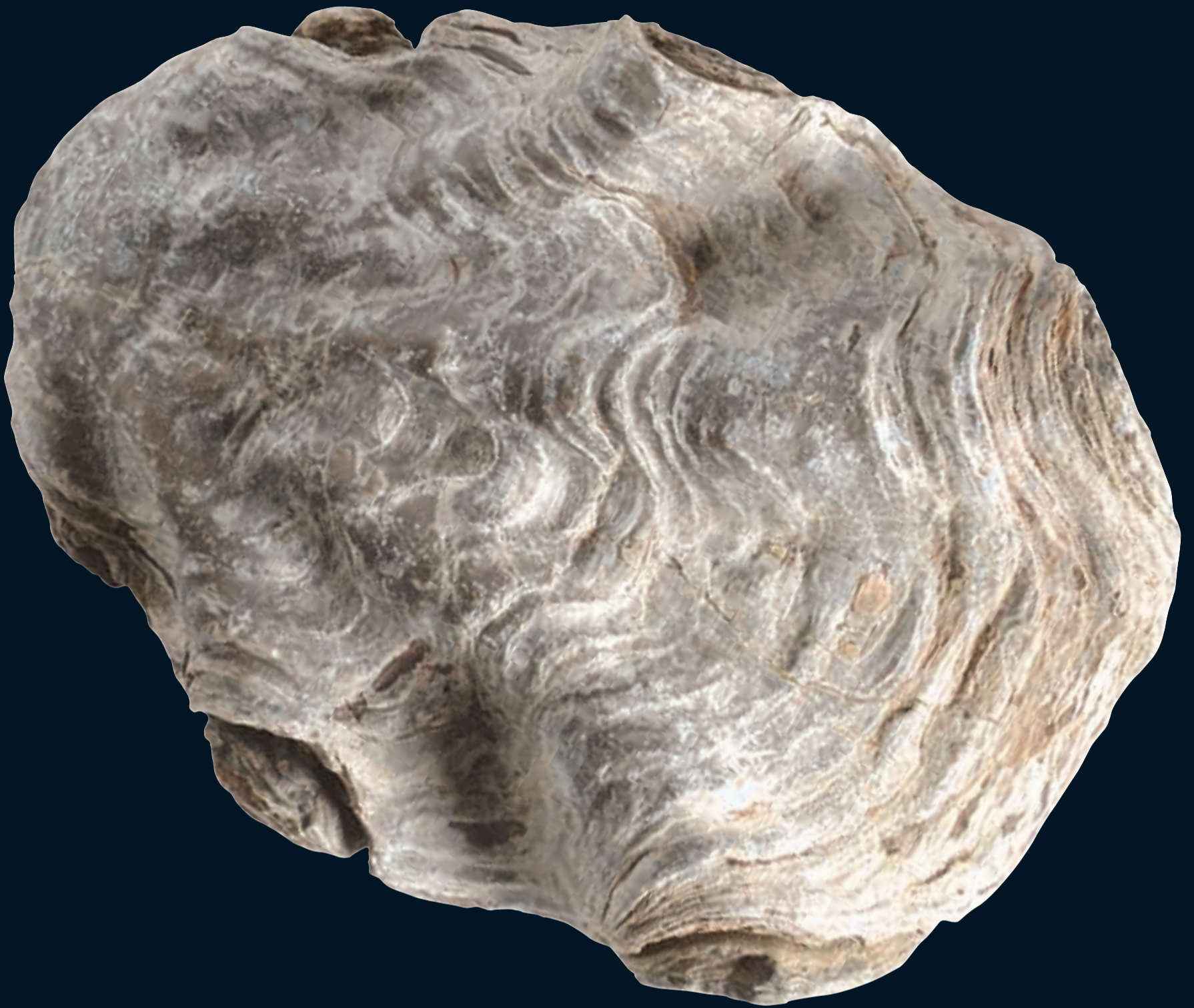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秘鲁，卡萨玛卡（Casamarca）

时代：中新世

2300万到500万年前的牡蛎和今天的一样，这也否定了进化论。牡蛎经历了数百万年仍然保持不变，说明它们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进化来的。







---

## 牡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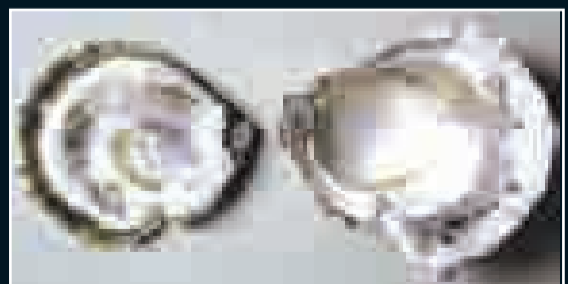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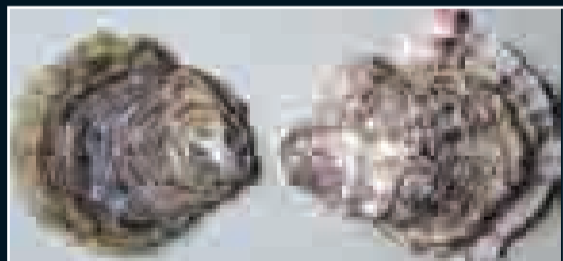
年龄：2.08亿到1.46亿年

大小：大约8厘米（3.25英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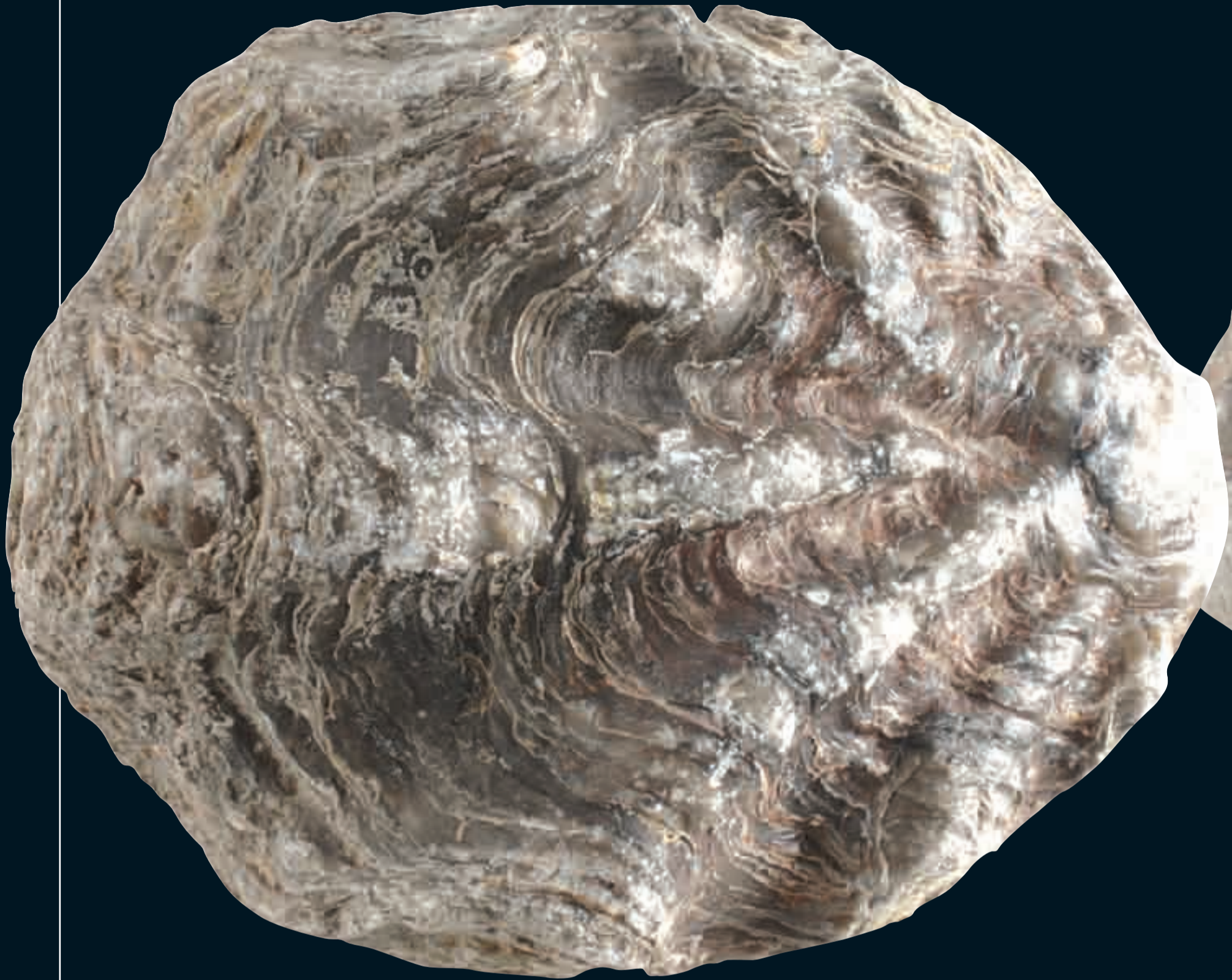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秘鲁，查加玛卡，班巴玛卡  
（Bambamarca）

时代：侏罗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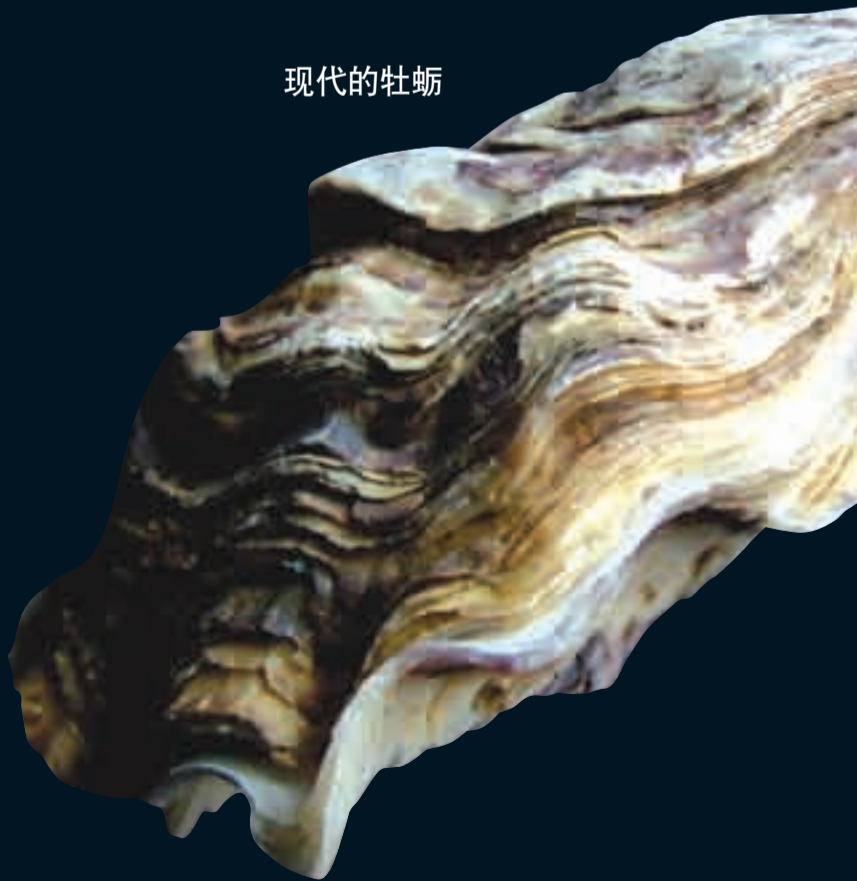
图中2.08亿到1.46亿年历史的牡蛎和今天的一样。  
这反驳了进化论。







现代的牡蛎



---

## OYSTER牡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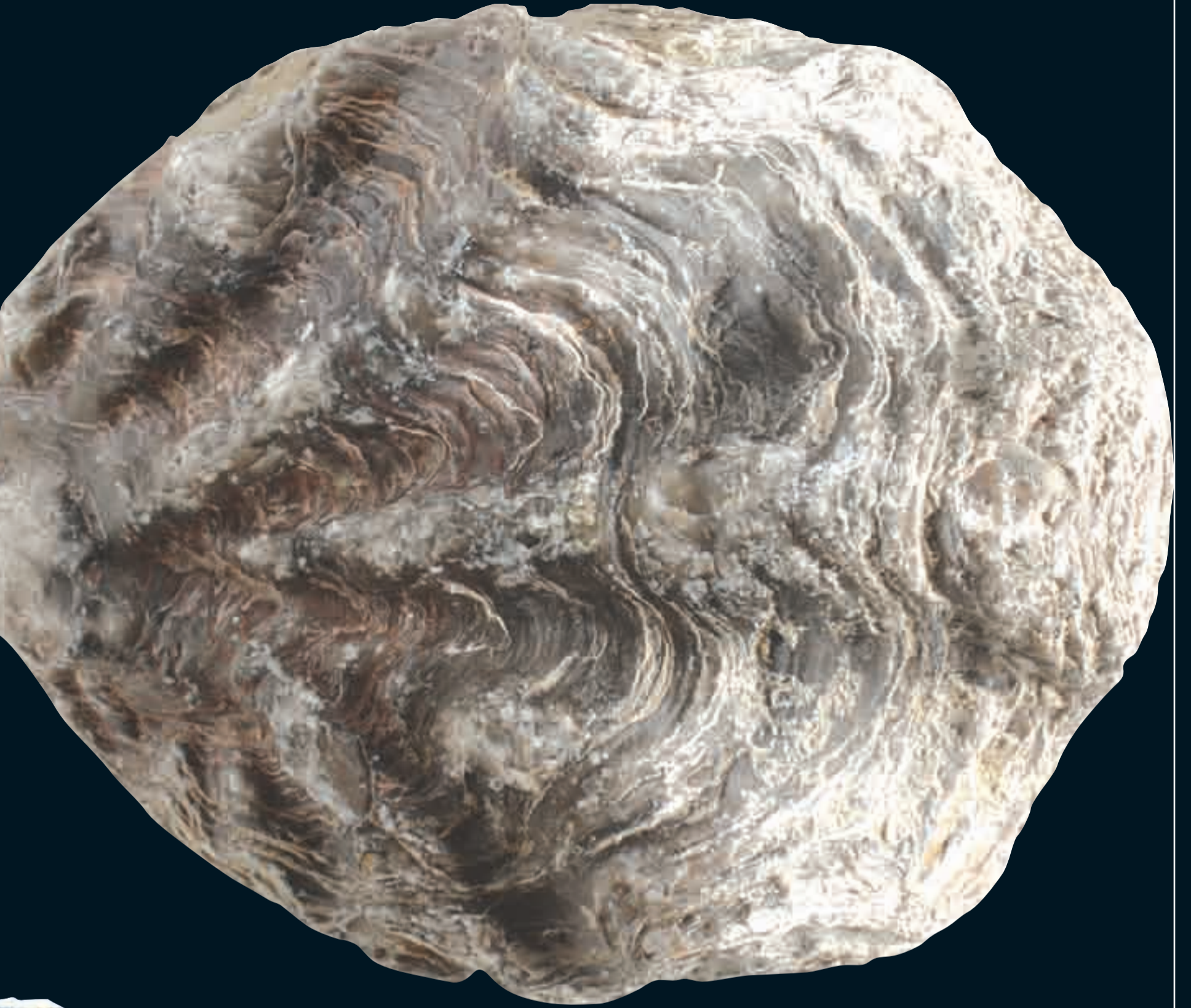
年龄：2.08亿到1.46亿年

大小：大约8厘米（3.25英寸）

发现地点：秘鲁，查加玛卡，班巴玛卡（Bambamarca）

时代：侏罗纪

该化石记录中有很多数亿年没有发生变化的生物体。另一个例子是如图所示的2.08亿到1.46亿年历史的牡蛎化石。和其他所有的化石发现一样，这个也反驳了进化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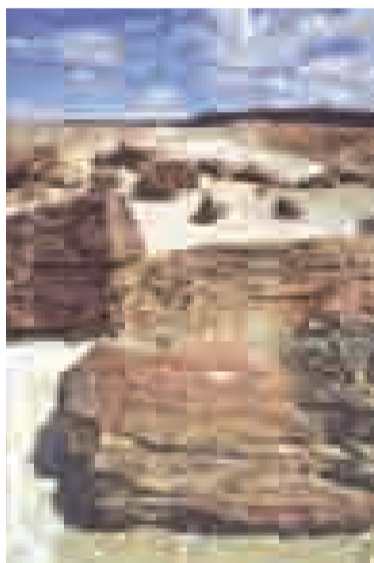


# 在阿根廷发现的化石标本

阿根廷发现的大多数化石都位于巴塔哥尼亚高原地区，即南美洲的智利和阿根廷的南部。安第斯山脉东面即是巴塔哥尼亚地区，它是阿根廷的一部分。今天，在这个地区能发现很多种生物，比如企鹅、鲸、海豹、野生鸵鸟和海狮，也能找到很多这些生物的化石记录。

该地区的一个化石床为伊斯基瓜拉斯托（Ischigualasto）地层。地质研究表明，2.3亿年以前，该地区为洪泛盆地，收集着丰富的季节性雨水，并有活火山。该化石床有大量的哺乳动物和海洋生物标本，属于三叠纪时期（2.48亿年到2.06亿年前之间）。在20世纪50年代该地区的重要性才被人们意识到，在这之后，大量的挖掘活动在此地区展开。

阿根廷的一个化石场是在圣克鲁斯的加拉米罗（Jaramillo）森林，有3.5亿年前的树化石。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例证，表明很多植物种类也是经过了亿万年而未发生任何变化，从未经历过进化。



加拉米罗（Jaramillo）石化树化石森林



伊斯基瓜拉斯托（Ischigualasto）是当今一个含量丰富的化石床，但在大约2.3亿年以前，它是一个定期泛洪的低地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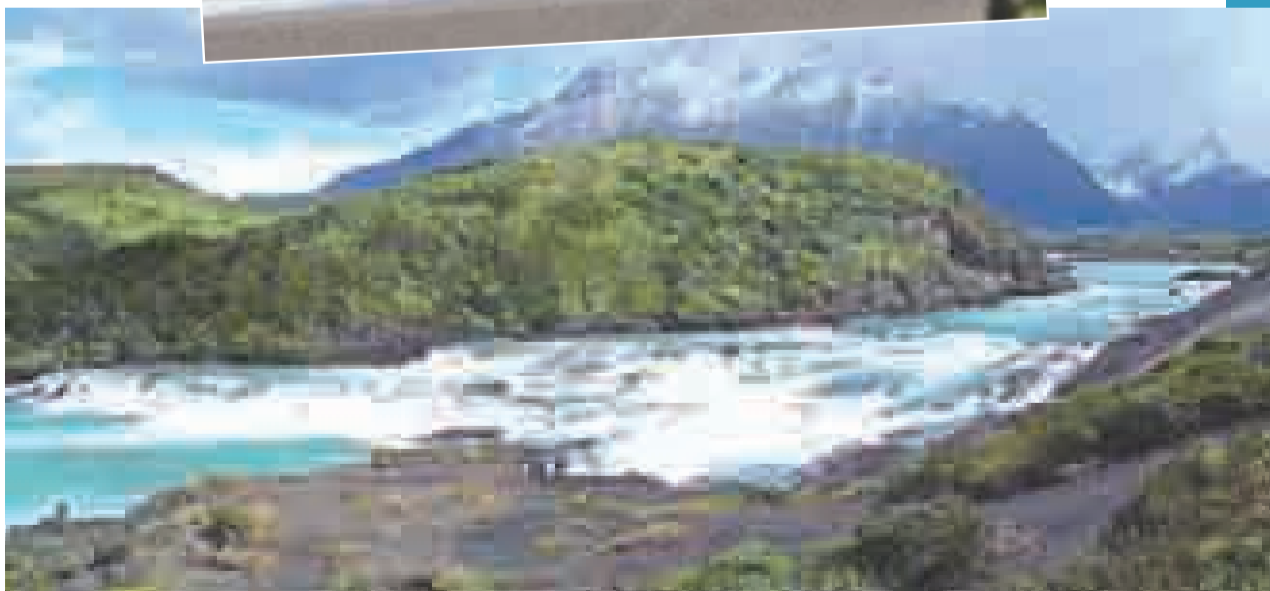
## 在智利发现的化石标本

除北部的阿塔卡马沙漠外，在智利的很多地方都发现了化石。化石最多的一个地区是巴塔哥尼亚，在智利的南部。另外，在安第斯山脉地区也发现了化石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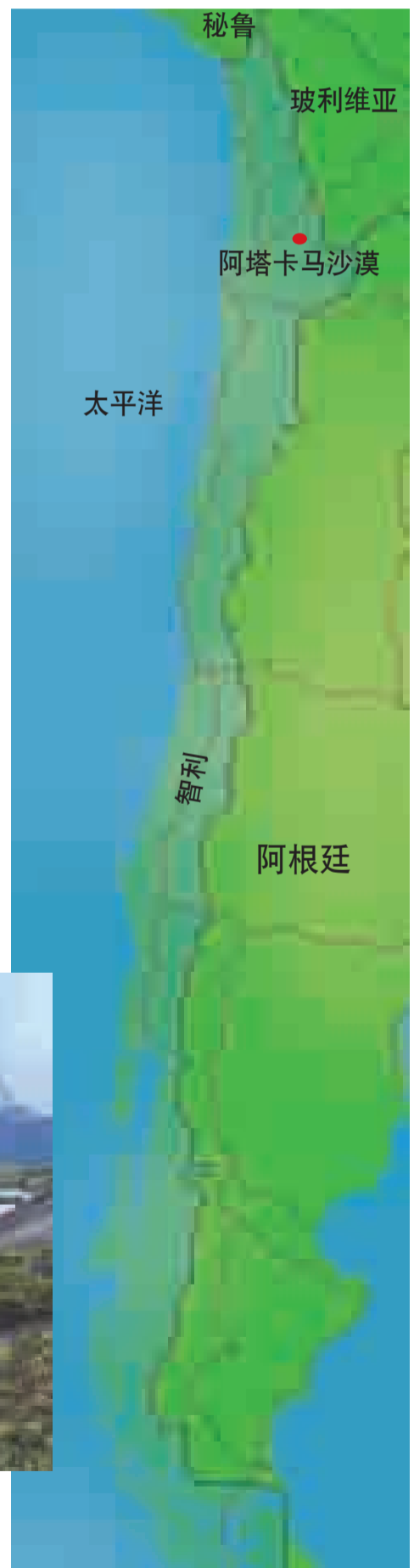
从智利的化石场发现了很多哺乳动物、海洋生物、爬行动物和植物的化石。最有名的一个化石场属于奎里奎那（Quiriquina）地层，大多数这里发现的化石属于白垩纪时期。由于这些化石，科学家从中获得了白垩纪时期海洋生物的重要信息。在智利中部，特别是在安第斯山脉地区，一些化石床是因为这里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而闻名。

所有从这些地区发现的化石再次将进化论者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这些化石揭示了，经过漫长的地质时代，生命体并没有经历过变化。换个方式来讲，就是，不论何种形态的生物，当它初次出现在化石记录中时，经过了数千万年甚至数亿年，直到灭绝或生存至今，仍然保持原样未变。这就是很明显的证据，表明生命体从未经历过进化。

如化石发现所示，地球上的物种是突然出现的，而不是逐渐通过进化的方式形成的。突然出现就是创造论。真主以一种完美的方式创造了万物，而且是从无到有。化石发现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真理。



在安第斯山地区发现了各种哺乳动物的化石。





## 南洋杉松球薄片

年龄：1.65亿年

大小：5.6厘米（2.2英寸）×7厘米（2.7英寸）

发现地点：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圣克鲁斯，加拉米罗

时代：侏罗纪，卡洛维阶

在加拉米罗森林的化石林中，发现了1.65亿年的南洋杉松球的化石薄片。该化石能提供南洋杉松球的所有细节信息，而这又是一个能证明该物种从未进化的例子。今天的松球的特征和1.65亿年以前的松球是相同的。









---

## 螃蟹

---

年龄：2300万年到500万年

发现地点：阿根廷，巴塔哥尼亚，Rio de la Plata

时代：中新世

化石记录里经常会遇到的一种生物体是螃蟹。图片中的螃蟹的年龄是在2300万到500万年之间，可以表明今天的螃蟹和百万年前的螃蟹没有区别，是一样的。





## 南洋杉松球

年龄：2.08亿年到1.46亿年

大小：每一半是7.6厘米（3英寸）

发现地点：阿根廷，巴塔哥尼亚，Cerro Cuadrado

地层：化石森林

时代：侏罗纪

这个化石中的2.08亿年到1.46亿年前的南洋杉松球和今天的一样，又一次证明了进化论是空谈，是个大骗局。完整的化石记录可以表明，真主传世是很明显的事实。







---

## 鸬鹚头骨

---

年龄：1800万年

大小：12.7 厘米（5英寸）

发现地点：智利

时代：中新世

照片中是鸬鹚的头骨，距今1800万年，表明史前的鸬鹚和今天的一样。这也说明了鸟类经过数百万年没有发生变化——换句话说讲，它们没有进化。





---

## 鸬鹚头骨

---

年龄：1800万年

大小：15.2厘米（6英寸）

发现地点：智利

时代：中新世

鸬鹚是鸬鹚科的一种海鸟，已知的今天存在的有38个不同品种。化石记录显示，百万年前的鸬鹚和今天的有着相同的特征。既然鸟不存在进化，那这一次又宣判了进化论的失败。





---

## 螃蟹

---

年龄：2500万年

大小：15厘米（6英寸）

发现地点：智利南部，Concepción

时代：渐新世

化石记录从各个方面反驳了进化论。这个照片是2500万年前的螃蟹化石，又是一个驳倒进化论的例子。这个螃蟹经过千百万年都保持不变，和今天的螃蟹没有区别，这再次肯定了物种是没有经过进化的。







在欧洲发现的化石标本

## 在德国发现的化石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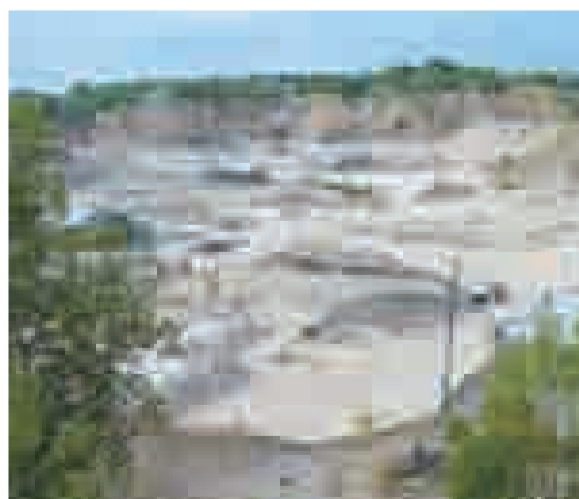
地质研究表明，在侏罗纪时期（2.08亿到1.46亿年以前），西欧的很多地方都被温暖的浅海覆盖。如今在这些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海洋生物化石。特别是在德国的化石床，让我们能得到泥盆纪和侏罗纪时期的生物形态的很多详细信息。这些化石场中最重要的是梅塞尔（Messel）、索伦霍芬（Solnhofen）和霍斯马登（Holzmaden）地层和洪斯利克页岩（Hunsrückschiefer）动物群。

洪斯利克页岩动物群含有大量的各种古生代时期（5.43亿到2.51亿年以前）物种的化石。这个地区大多数化石属于早泥盆纪和中泥盆纪时期。洪斯利克页岩动物群的最主要的一个特征是，和勃格斯页岩地区一样，一些生命体和它们的软组织一起形成了化石，使我们能得到不光是这些数百万年前生命体的身体结构信息，而且能得到它们生活习性信息。

这些化石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这些生物体在它们存活的任何时期都有复杂的系统，并有高度发育的形体和结构。在这些事实面前，一向认为生物体是逐渐从原始形态进化至复杂形态的进化论者又一次被推到绝望的境地，因为毫无疑问，所有的化石记录都驳斥了进化论，并再次证明了创造论。

从霍斯马登地层采集到的化石通常都是深水生物化石。这些生物连同它们的器官和骨骼结构一起都形成了很好的化石。在霍斯马登地区，甚至还发现了罕见的软组织化石。索伦霍芬化石基

在梅塞尔（Messel）进行的化石研究



索伦霍芬（Solnhofen）是德国的主要化石区之一，在这里发现了大量化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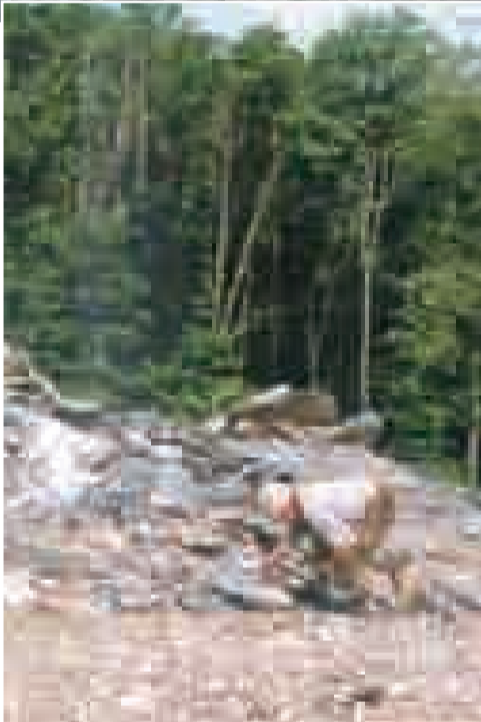


在洪斯利克页岩 (Hunsrückschiefer) 和西弗俄哈尔德 (Schieferhalde) 进行的研究

本是生活在浅海沟、珊瑚和海绵礁上的生物化石。从索伦霍芬地区已挖掘出了陆生生物化石，比如昆虫、植物、蜥蜴、鳄鱼、鸟类的化石，这些化石

中，有7种始祖鸟化石，这种鸟是最古老的一种鸟。

德国的另一个大的化石床是梅塞尔地层。在远古时期，该地区有一个约700米（2296英尺）宽、1000米（3280英尺）深的湖，该湖蕴藏着大量的始新世时期（5400万到3700百万年前）的化石。梅塞尔地区在那个时期是热带气候，含有各种不同的生物体，比如植物、鸟类、蝙蝠、爬行动物、鱼类、龟、昆虫。



靠近斯图加特的霍斯马登 (Holzmaden) 化石区是主要化石区之一，在该地区发现了早侏罗纪的生物。





---

## 虾

---

年龄： 1.45亿年

发现地点： 德国拜恩州，艾希施泰特 (Eichstätt)

大小： 母岩： 10.5 厘米 (4.1英寸) × 15.2 厘米 (5.9英寸)

时代： 侏罗纪，麻姆泽塔 (Malm Zeta)



虾是一种节肢动物，属于甲壳亚门。它的身体被碳酸钙外壳所包围。虾有不同的种类，可以生活在咸水也可生活在淡水中。最早的虾化石可追溯至2亿年前。

图中的虾化石大约距今1.45亿年。这个虾经过了亿万年的时间而结构未发生改变，由此可见，生物体从未经历过进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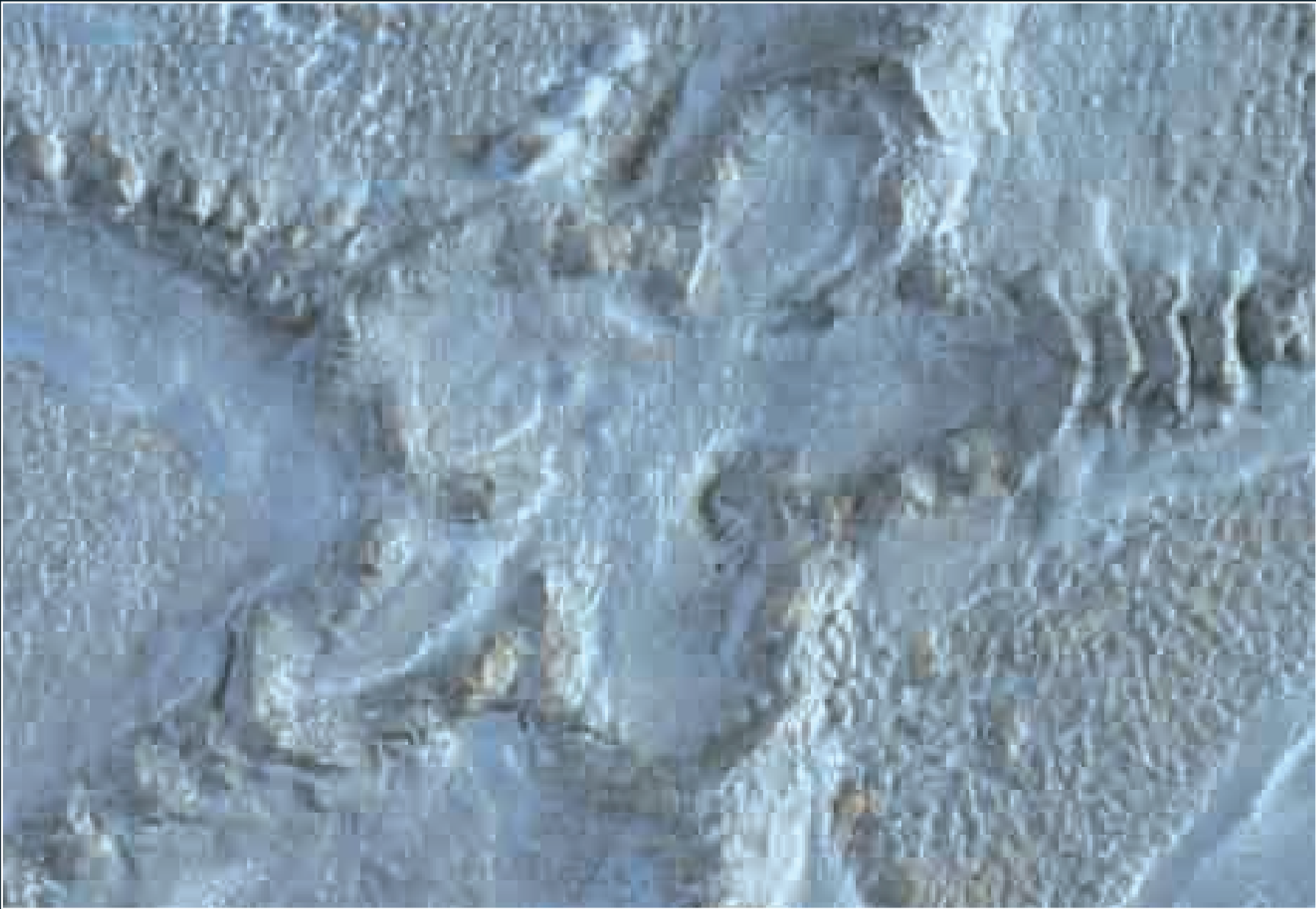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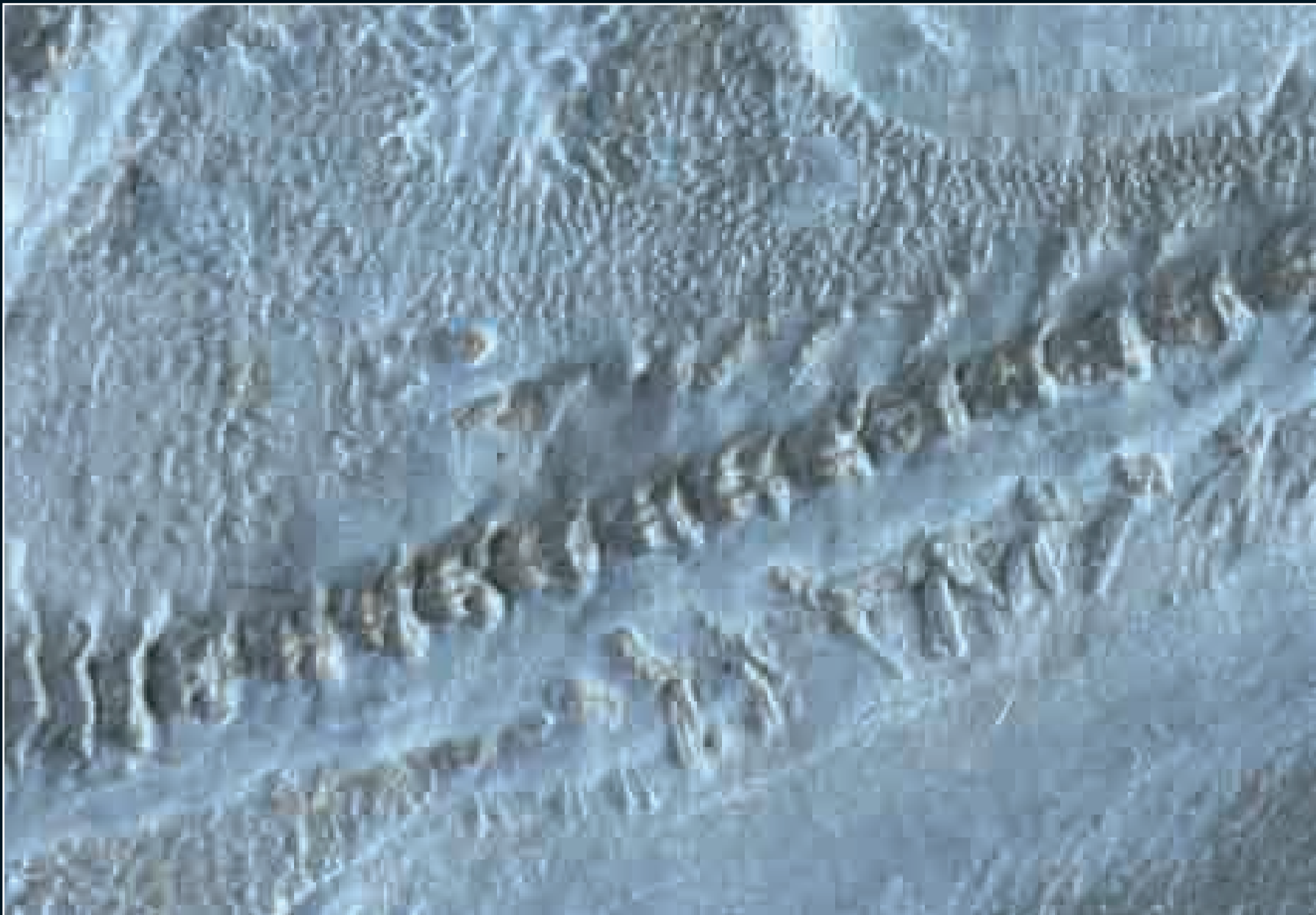
## 海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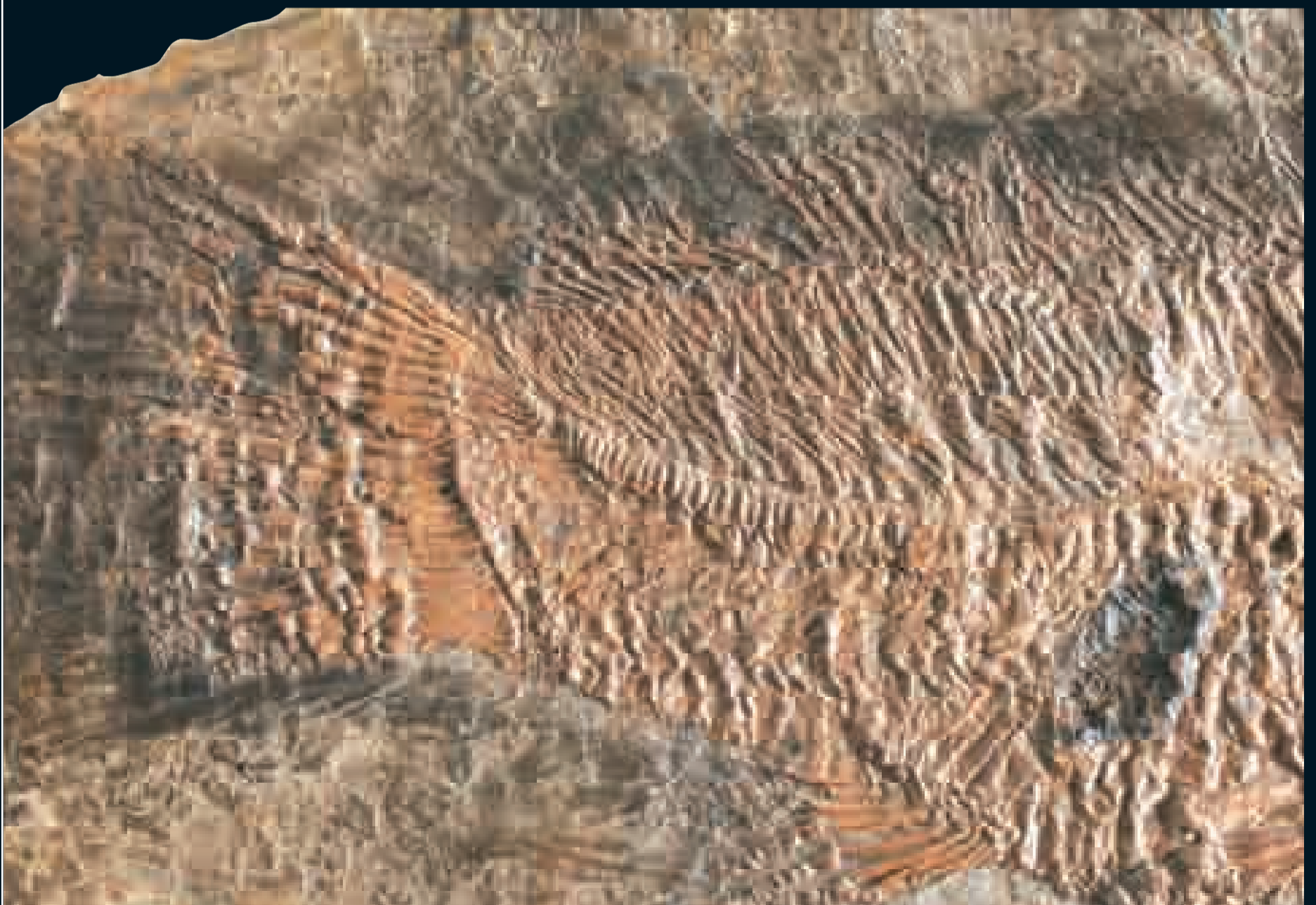
---

年龄： 3.9亿年  
发现地点： 德国，邦德巴赫，  
Hunsrückschiefer  
时代： 泥盆纪

生活在3.9亿年前的海星和今天的海星没有区别。尽管经过了亿万年，海星仍然保持原样，任何时期都没有经历过进化。







## 弓鳍鱼

年龄： 5000万年

发现地点： 德国黑森州， 达姆施塔特， 梅塞尔，  
Olschiefer

时代： 始新世， 卢台特阶

弓鳍鱼属于弓鳍鱼科。和其他鱼一样，弓鳍鱼也有着丰富的化石史。迄今所知最早的弓鳍鱼化石可追溯至1.5亿年前。

所有采集到的化石都表明，今天的弓鳍鱼和亿万年前的一样的，任何地方都没发生过进化。照片中的5000万年前的弓鳍鱼和今天的一样。





---

## 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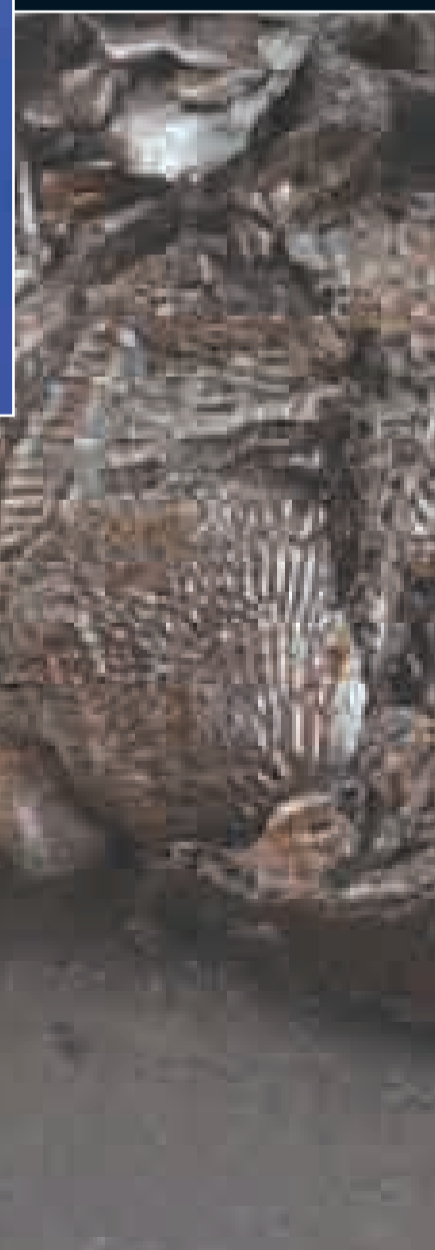
---

年龄： 1.55亿年  
大小： 7.5 厘米（2.9英寸）长； 母岩： 20.8 厘米（8.1英寸） × 21.6 厘米（8.5英寸）  
发现地点： 德国，艾希施泰特，索伦霍芬  
时代： 侏罗纪



经过数十年的研究，进化论者也找不到一个化石能证明进化发生了，而数百万年前的生物化石都表明进化从未发生过。每个采集到的化石都表明，生物体在其存在的时期内都没有发生过变化，尽管经过亿万年的时间长廊，他们和原来的都是完全相同的。图中的化石也证明了，今天的虾和1.55亿年前的虾是一样的。





---

## 长嘴硬鳞鱼

---

年龄： 5400万年到3700百万年  
大小： 31.75 厘米（12.5英寸）  
发现地点： 德国法兰克福  
地层： 梅塞尔页岩  
时代： 始新世

长嘴硬鳞鱼是一种活化石，它最早的化石记录是1.8亿年前。图中的长嘴硬鳞鱼年龄在5400万年到3700百万年之间。长嘴硬鳞鱼保持了千万年没发生变化，这也反驳了进化论。





---

## 蝙蝠

---

年龄： 5400万年到3700万年

大小： 8.2厘米（3.2英寸）高 × 4.5厘米（1.8英寸）宽

发现地点： 德国法兰克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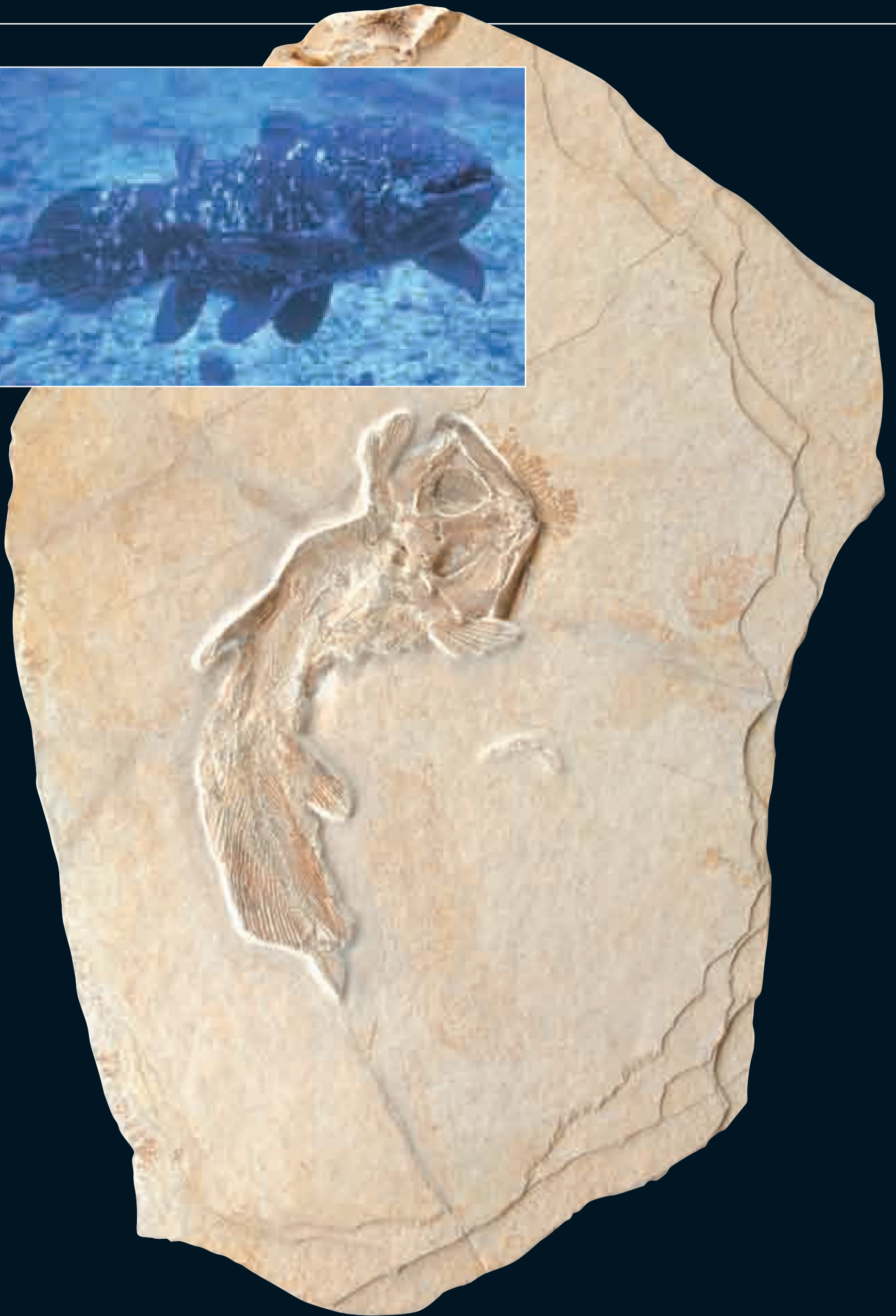
地层： 梅塞尔页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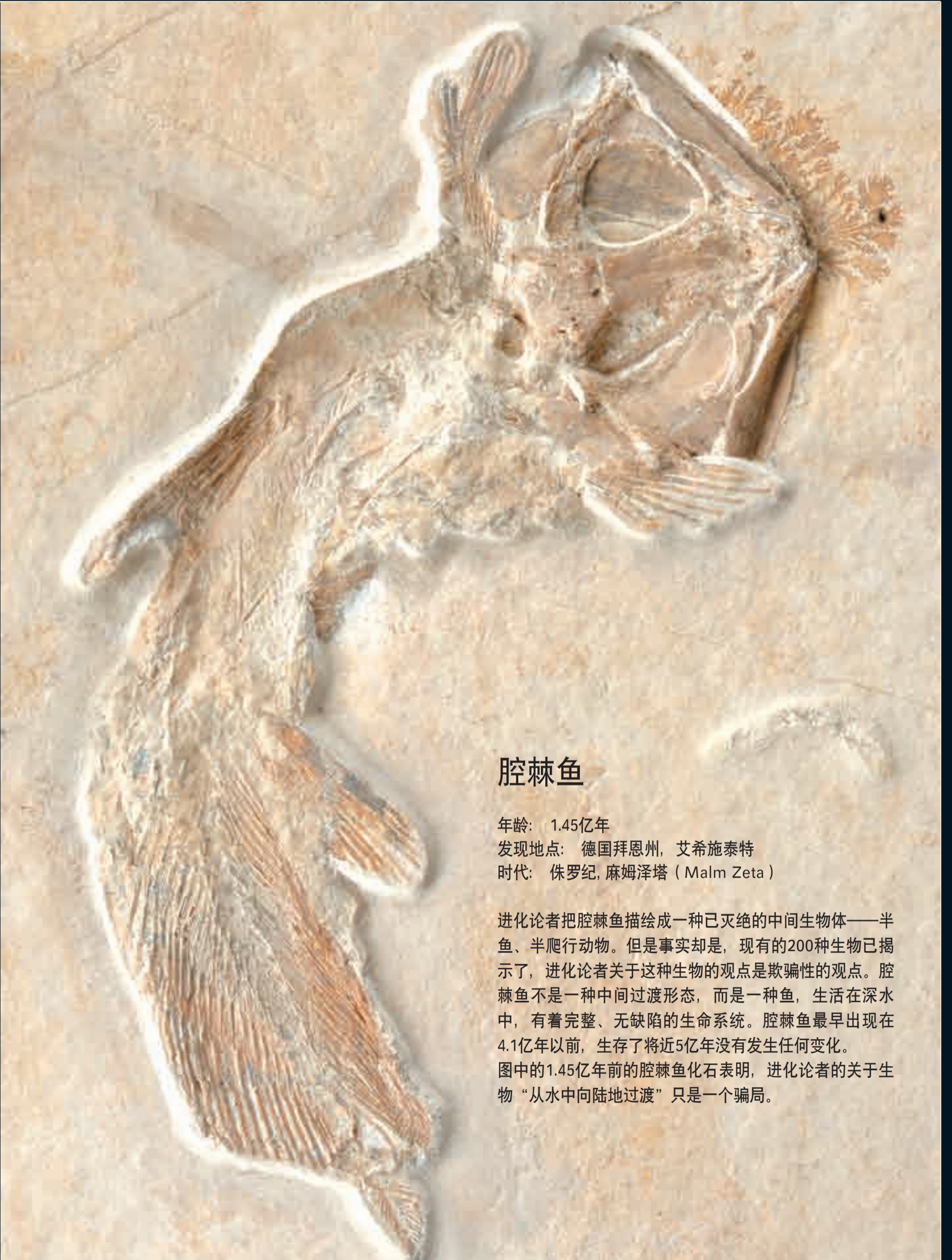
时代： 始新世

通过百万年前的蝙蝠化石，也可以驳斥生命体进历过进化这一理论。象这样的化石也揭示了生命体是由真主创造的。









## 腔棘鱼

年龄： 1.45亿年

发现地点： 德国拜恩州，艾希施泰特

时代： 侏罗纪，麻姆泽塔（Malm Zeta）

进化论者把腔棘鱼描绘成一种已灭绝的中间生物体——半鱼、半爬行动物。但是事实却是，现有的200种生物已揭示了，进化论者关于这种生物的观点是欺骗性的观点。腔棘鱼不是一种中间过渡形态，而是一种鱼，生活在深水中，有着完整、无缺陷的生命系统。腔棘鱼最早出现在4.1亿年以前，生存了将近5亿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图中的1.45亿年前的腔棘鱼化石表明，进化论者的关于生物“从水中向陆地过渡”只是一个骗局。



## 龙虾

年龄：2.08亿年到1.46亿年

大小：母岩：12.9 厘米（5.1英寸）× 16.2 厘米（6.4英寸）；十足目动

物：5.5 厘米（2.2英寸）

发现地点：德国索伦霍芬

时代：侏罗纪，麻姆泽塔（Malm Zeta）

龙虾的眼睛上有规则的方形表面。这些规则的方形实际上是方形棱镜的前表面。龙虾眼睛中的每个方形棱镜的内表面都有一个镜面，可以很好地反射光，这些反射出的光被精确地聚焦到位于后面一点的视网膜上。所有棱镜所处的角度都可以恰好地把光反射到这一点上。

亿万年前龙虾都能准确无误地利用这一成熟的系统，今天的龙虾也可以和2亿年前的龙虾一样利用这一系统。这有力地驳斥了进化论者关于生物是逐渐进化的这一观点。





---

## 海蛇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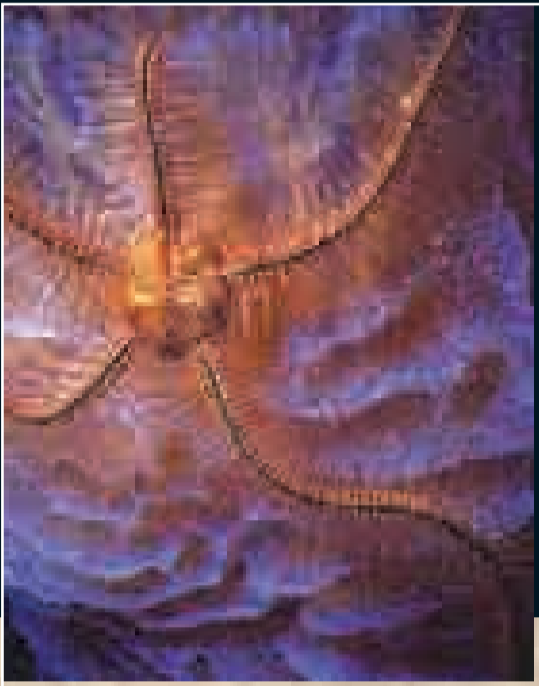
年龄： 1.5亿年

大小： 全长5 厘米（2英寸）； 母岩： 最远点之间 95 毫米（3.7英寸）× 75 毫米（2.9英寸）， 20 毫米（0.7英寸）厚

发现地点： 德国南部的索伦霍芬

时代： 上侏罗纪

海蛇尾是一种活化石，可以很好地反驳进化论。生活在3亿年前的海蛇尾和2.45亿年前的、1.5亿年前的、以及今天的海蛇尾完全相同。海蛇尾在亿万年的时间中都保持未变，这也向我们证明了进化论是一个谎言。





---

## 腹足动物

---

年龄： 4.1亿年到3.6亿年

大小： 盘： 9.3 厘米（3.7英寸） × 13.2 厘米（5.2英寸）

发现地点： 德国，邦德巴赫（Bundenbach），Hunsruck页岩

时代： 泥盆纪

腹足动物属于软体动物门。最早出现在寒武纪晚期。图中标本的年龄在4.1亿年到3.6亿年之间。亿万年的腹足动物也可以坚决地驳斥进化论。





## 腹足动物

年龄：4.1亿年到3.6亿年

大小：盘：7厘米（2.75英寸）×9厘米（3.5英寸）

发现地点：德国，邦德巴赫

（Bundenbach），Hunsruck页岩

时代：泥盆纪

生活在4.1亿年到3.6亿年前的腹足动物和今天的相同。经过了亿万年的腹足动物仍然保持原样，这又是一个生物未进行过任何进化过程的有力例证。



---

## 虾

---

年龄： 2.08亿年到1.46亿年

大小： 从最顶端至尾 19.5 厘米（7.7英寸）

发现地点： 西德，艾希施泰特，索伦霍芬石灰岩

时代： 侏罗纪

虾生活了百万年仍旧没发生变化，表明它们没有经过进化，而是直接被创造出来的。假如一种生物经过了亿万年而保持着原来的特征，那么这种生物就不可能是经过进化的方式得来的。此化石记录是进化论错误的有力证明。



# 在西班牙发现的化石标本

西班牙的很多地区是山地、丘陵，比如比利牛斯山脉和内华达山脉。24%的地区海拔在1000米（3280英寸）以上。山区有很多重要的化石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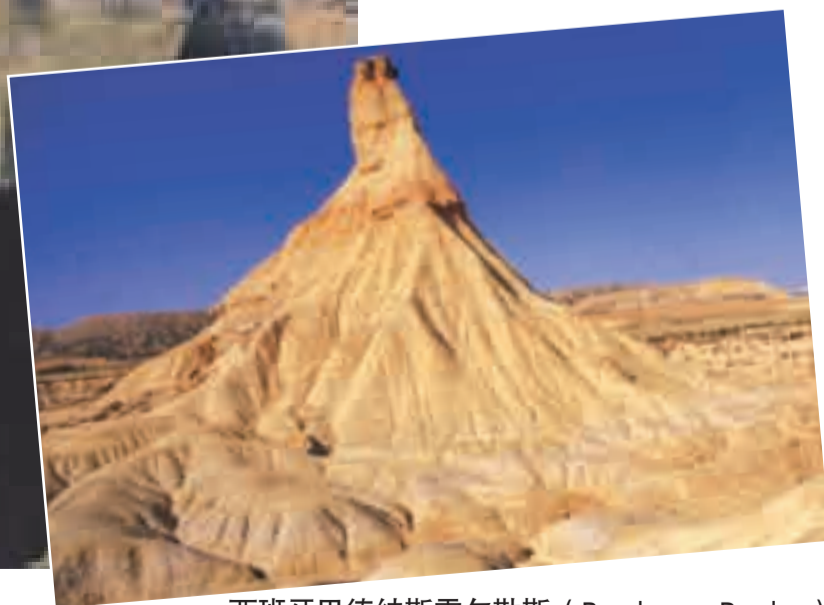
岩石结构分为两类。伊比利亚半岛北部和西部主要由结晶岩构成，比如花岗岩和片岩。另一类是由沉积地层形成，这些沉积岩中石灰岩占很大比例。

西班牙发现的化石中有泥盆纪（4.17亿到3.54亿年前）的腕足动物和各种海洋生物，石炭纪（3.54亿到2.9亿年前）的各种植物和动物，以及新生代（6500万年前到至今）的多种哺乳动物、爬行动物、海洋生物、鸟类和植物。

所有这些化石都可以对进化论提出巨大的质疑。这些发现都驳斥了逐步进化的观点，而且这数百万种生物揭示了“生物是在瞬间被创造出来的，在经历漫长的地质时期后都没有经历过任何变化”这一事实。这一点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生物没有进化，万能的真主创造了一切。



奥德萨（Ordesa）大峡谷由石灰岩构成，它向下延伸大约600米（1968英尺）。



西班牙巴德纳斯雷尔勒斯（Bardenas Reales）

## 在捷克共和国发现的化石标本

捷克共和国的地理结构主要是波希米亚地区的山区。这些山区海拔为900米（2953英尺），富含各种化石。

除了原生代（25亿到5.45亿年前）的微生物化石以外，这个地区还发现了寒武纪（5.43亿到4.9亿年前）和泥盆纪（4.17亿到3.54亿年前）的化石。这些化石中最重要的要数1300种三叶虫化石，这些又叫做Barrende三叶虫，因为其中的300多种是由法国古生物学者Joachim Barrende命名的。经常有Barrende三叶虫化石的一个地区是金斯（Jince）地层。在金斯（Jince）地区发现了许多古生代时期（5.43亿到2.51亿年前）的海洋生物的化石标本，而寒武纪时期气候十分寒冷。

捷克共和国内丰富的化石资源对于我们理解自然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发现表明，进化论者所倡导的进化过程根本没有发生。事实并不像进化论者所强调的那样，生物并不是来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根据化石记录，我们发现每个物种都是突然出现的，出现的时候都带有自己独特的特征。这一事实也支持了创造论，给了进化论者们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以丰富的化石床著称的波希米亚，采集到了数百万年历史的化石。每种化石都展示了这些生物没有进化过，而是真主创造的。





---

## 蕨

---

年龄： 3.6亿年到2.86亿年

大小： 13 厘米（5.1英寸）× 10 厘米（3.9英寸）

发现地点： 西班牙里昂（Leon），卡洛斯（Canales）

时代： 石炭纪

生活在3.6亿年到2.86亿年前的蕨类植物和今天的蕨类植物是相同的。这些植物经过亿万年而仍旧保持原样，揭示了真主创造万物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







---

## 青蛙

---

年龄： 1200万年

大小： 11.5厘米（4.5英寸）× 18 厘米（7英寸）

发现地点： 捷克共和国，波希米亚西北部

时代： 中新世

根据这张1200万年前的青蛙化石照片，我们发现青蛙一直都是青蛙。1200万年前的青蛙和今天的青蛙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 在意大利发现的化石标本

意大利的很多岩石结构都曾经是古地中海的海底，古地中海曾经使古代欧洲的组成部分。地质研究表明，古地中海是在泛古陆（1.65亿年前地球上唯一的陆地）开始分裂时出现。古地中海覆盖了非常广阔的一片区域，由于它非常靠近赤道，所以具有热带气候的特征。地中海于6500万年前在古地中海内部形成的。随着陆地上升，由于长达数百万年的地质时代构造运动的结果，地中海逐渐向北推移。

意大利的岩层曾经是古地中海的海底，因此包含了大量的海洋生物化石，这表明所有已知的海洋生物都是突然出现的，出现的时候都具有了复杂的结构——换句话讲，他们不是起源于任何事物。没有一块化石能证明生命体来源于同一个祖先，或来源于其他物种。进化论者在化石记录的面前被彻底击败了，亿万生物化石标本充分证明进化论是彻底不能成立的。



大理石矿床通常发现于海底或山脉的地层下，以前是珊瑚礁。图示为意大利阿尔卑斯山的大理石矿床。



在意大利蒙特波卡 (Monte Bolca) 化石区发现的鱼类化石



在蒙特波卡进行的化石研究



意大利巴特洛奇 (Butterloch) 峡谷的岩石结构可以追溯到二叠纪 (2.9亿至2.48亿年前)。

## 竹蛭

年龄： 600万年

发现地点： 意大利, Marecchia, Fiume

时代： 上中新世

竹蛭（属于膜翅目）的身体固定在保护层里，并且背鳍呈多刺状。图中的竹蛭距今600万年，却具有和今天的竹蛭同样的特征。这表明，经过几百万年，竹蛭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也没有经历中间过渡形态。





## 海马

年龄： 2600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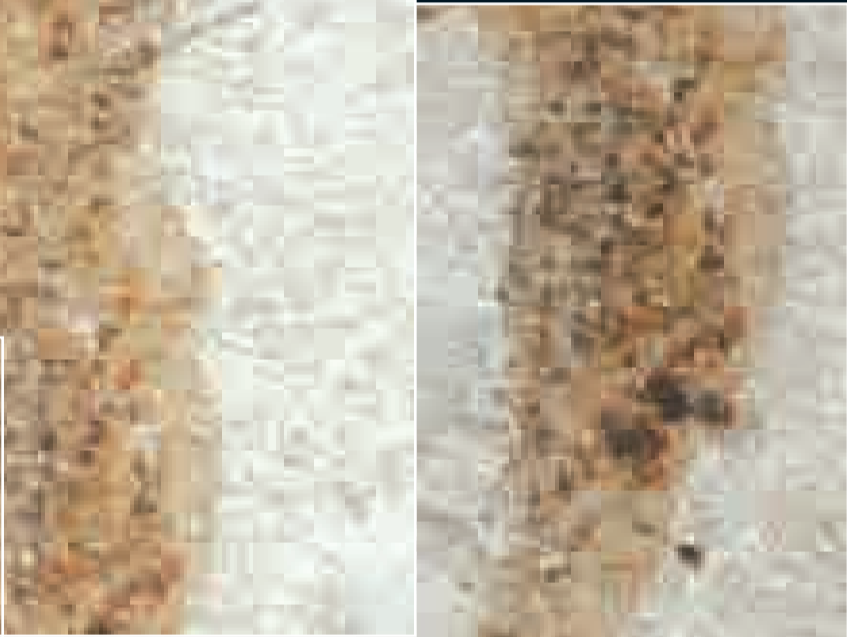
大小： 5 厘米（2英寸）

发现地点： 意大利

时代： 中新世

海马，属于海龙科，经过了百万年而结构没有发生变化，这是又一个挑战进化论的实例。图为2600万年前的海马化石，但和今天的海马一样。







---

## 黄尾鲱

---

年龄： 4800万年

大小： 19.6 厘米（7.7英寸）

发现地点： 意大利维罗纳，蒙特波卡（Monte Bolca）

时代： 始新世

在意大利发现的鱼化石包括黄尾鲱的化石，即图中距今4800万年的化石。4千8百万年前的黄尾鲱和今天的一样，也说明了进化论是错误的。







## 蜻蜓幼虫

年龄： 1000万年

大小： 42 毫米（1.6英寸）× 35 毫米（1.3英寸）

发现地点： 意大利，古内奥，Vittoria d'Alba

时代： 上中新世

和蜻蜓成虫化石一样，蜻蜓幼虫化石也表明了进化从未发生过。图中1000万年前的蜻蜓幼虫和今天的蜻蜓幼虫完全一样。这也揭示了进化论是一种荒诞的说法。







---

## 海龙

---

年龄： 2300万年到500万年

大小： 25 厘米（10英寸）

发现地点： 意大利，帕吉奥伯尼（Poggio Berni），马雷基亚河（Marecchia River）

时代： 中新世，墨西拿阶

海龙和海马属于同一亚目，有着瘦长的身体结构——也是一个活化石，它也颠覆了进化论。图中的海龙化石距今2300万年到500万年之间，但和今天的海龙相同。





## 在英国发现的化石标本

在英国发现的最古老的化石形成于志留纪（4.43亿到4.17亿年前）和泥盆纪（4.17亿到3.54亿年前）时期。在英国可发现不同生物的化石，它们的地质历史可追溯至6亿年前或者更远，因为在过去，英国曾经经历过热带气候和冰川期，海平面有过变化，也有过火山爆发和侵蚀现象。英国的南部有很多地方都发现过大量的化石。其中的一个地区是多塞特（Dorset），这个地区有种类多样的化石场。

这个地区的岩石结构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特征。但是多塞特地区最出名的是它的海岸带，叫做“侏罗纪海岸（Jurassic Coast）”，包含有侏罗纪时期的岩石和多个化石场。在这些化石场中，很好地保存了数百种生物的化石，这些化石完整而又细致。每个化石都揭示了这一事



Crock Hey采石场是英国一处著名的化石区。在该地区发现的所有化石都显示出没有发生过进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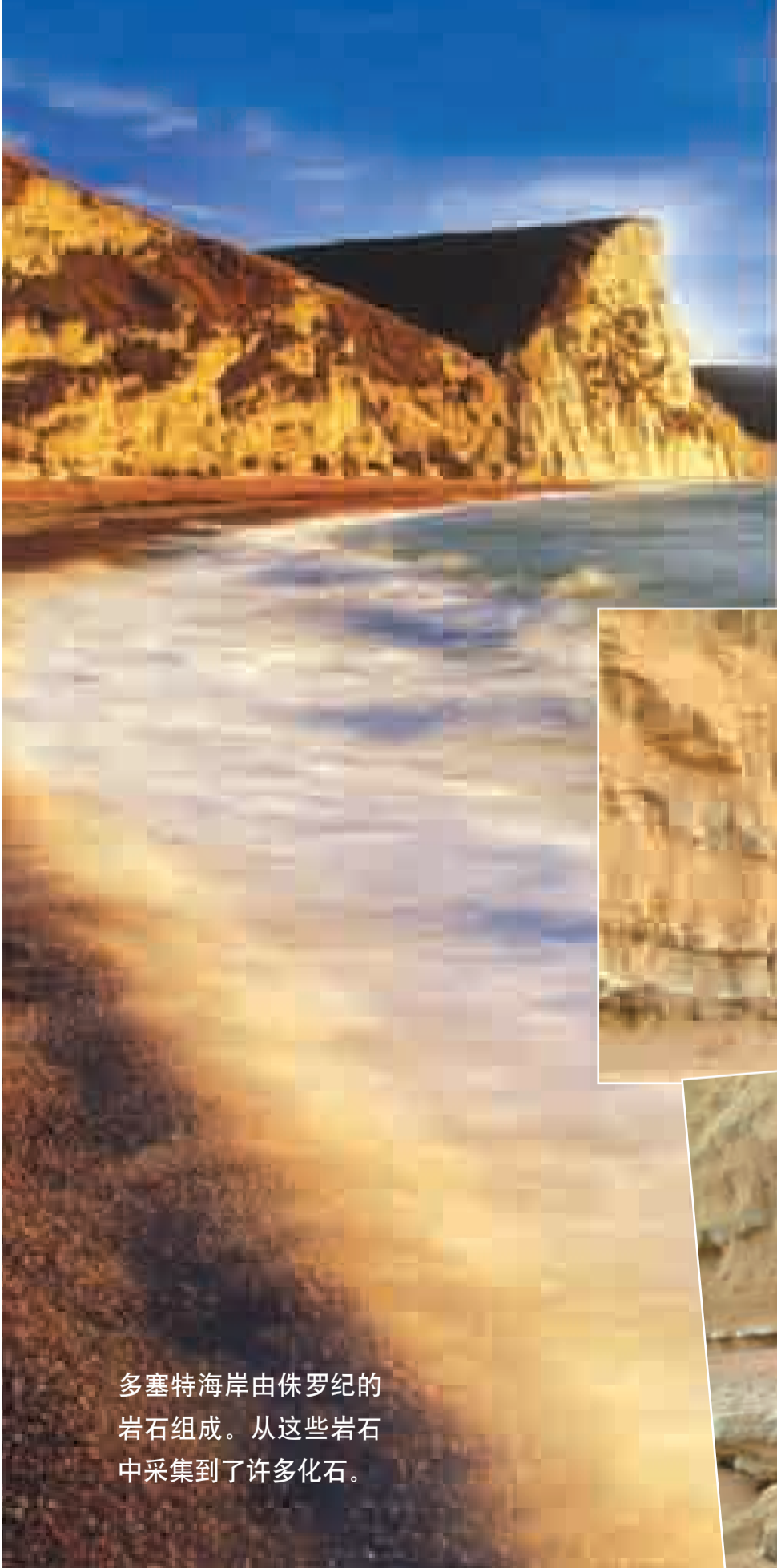
对在多塞特（Dorset）海岸采集到的侏罗纪化石“菊石”进行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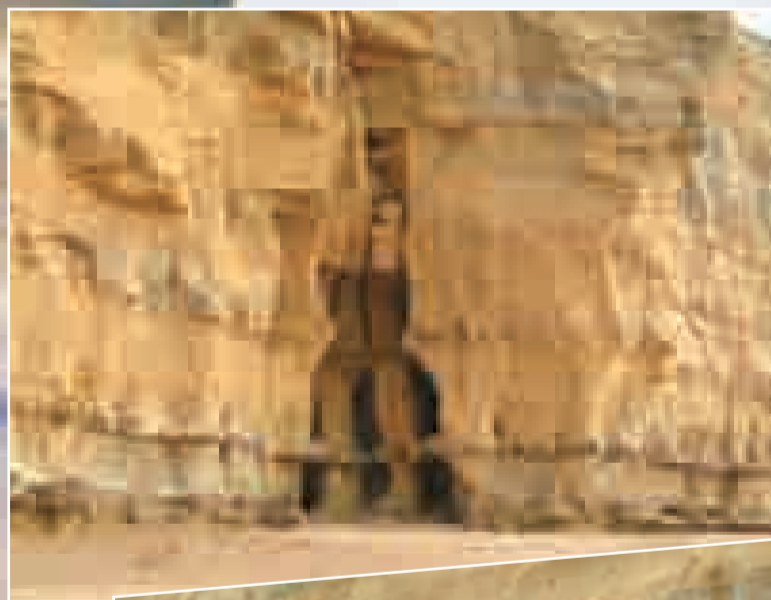
实：生物经过数百万年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也没有进行过进化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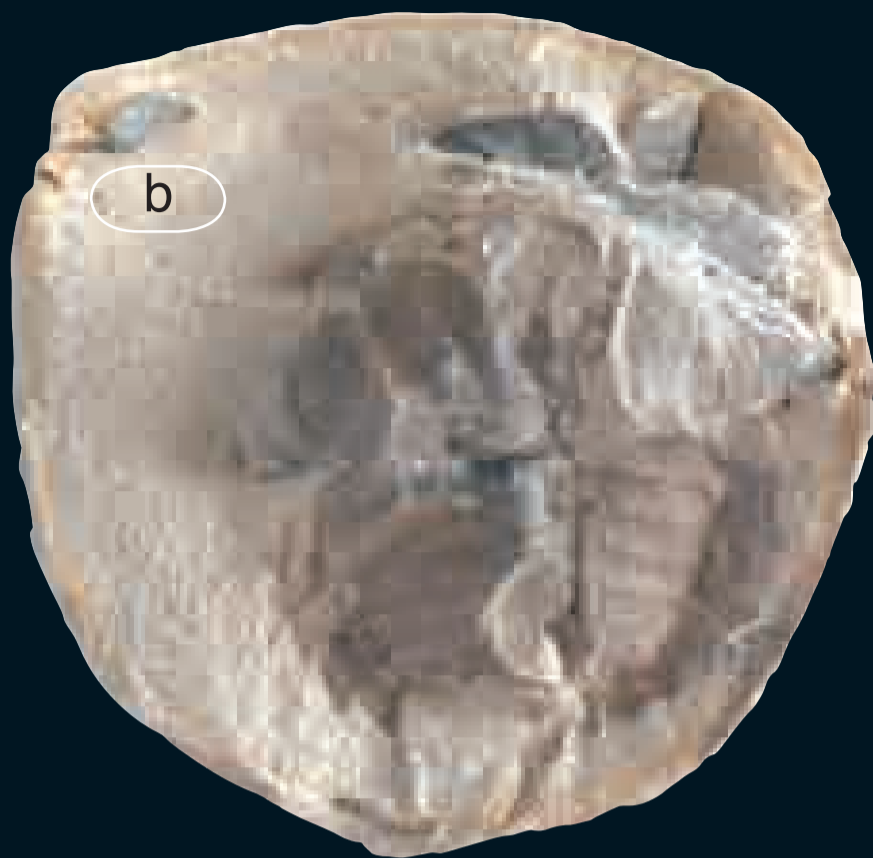
英国的有重要化石场的另一个地区是兰开夏（Lancashire）。这个地区最古老的化石形成于石炭纪（3.54亿到2.9亿年前）。3.4亿年以前，这个地区曾是暖海（不是特别深）的海底。因此，这个地方发现了大量的这一时期海洋生物的化石。

在英国发现了多种生物化石又一次证实了：生物不是从一个想象的共同祖先发源而来的；进化论者认为，它们是逐渐进化而来的，这一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和其他所有化石一样，这些化石也揭示了：生物从未经过进化，而是直接被创造出来的。



多塞特海岸由侏罗纪的岩石组成。从这些岩石中采集到了许多化石。





一块化石及其负片



## 马蹄蟹

年龄： 3亿年

大小： 30 毫米（1.1英寸）× 28 毫米； 岩球： 37 毫米（1.4英寸）× 39 毫米（1.5英寸）

发现地点： 英国， 兰开夏州， 威根区， Crock Hey 露天采石场

时代： 石炭纪， 宾夕法尼亚纪， 维斯法阶A， 达克曼阶（Duckmantian）

剑尾类动物（马蹄蟹）自从寒武纪时代就有生存记录。图中的马蹄蟹的年龄是3亿年，它保持了3亿年没有发生改变，这再一次驳斥了进化论中逐渐进化的观点。







## 海蛇尾

年龄： 1.8亿年

大小： 8 厘米（3.1英寸）； 母岩： 15 厘米（5.9英寸） × 13.5 厘米（5.3英寸）

发现地点： 英国，爱皮多塞特（Eype Dorset）

地层： 普连斯巴奇阶 - 海星层

时代： 侏罗纪

这一1.8亿年的化石表明，海蛇尾在2亿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任何变化。这些动物和它们今天的形态一样，这再次证明了进化论是错误的。







---

## 鸚鵡螺

---

年龄： 1.67亿年

大小： 22 毫米（0.8英寸）

发现地点： 英国，多塞特，弗莱西瓦特（Freshwater）

时代： 侏罗纪，劣质鲕粒岩

鸚鵡螺是一种自从最初被创造出来就没有经历过任何变化的生物之一。图中1.67亿年前未成熟鸚鵡螺的化石证明，这些生物经历亿万年都没有发生变化。



## 双壳类动物

年龄： 2亿年

大小： 5.5 厘米（2.2英寸）

发现地点： 英国，亨伯赛德郡，斯肯索普，康尼斯比（Conningsby）采石场

时代： 侏罗纪，上锡内穆阶

今天的双壳类动物和2亿年前的相同。和其他所有生物一样，双壳类动物自从它们被创造出来，就保持着它们的特征，没有发生过变化。







---

## 鹦鹉螺

---

年龄： 1.67亿年

大小： 34 毫米（ 1.3英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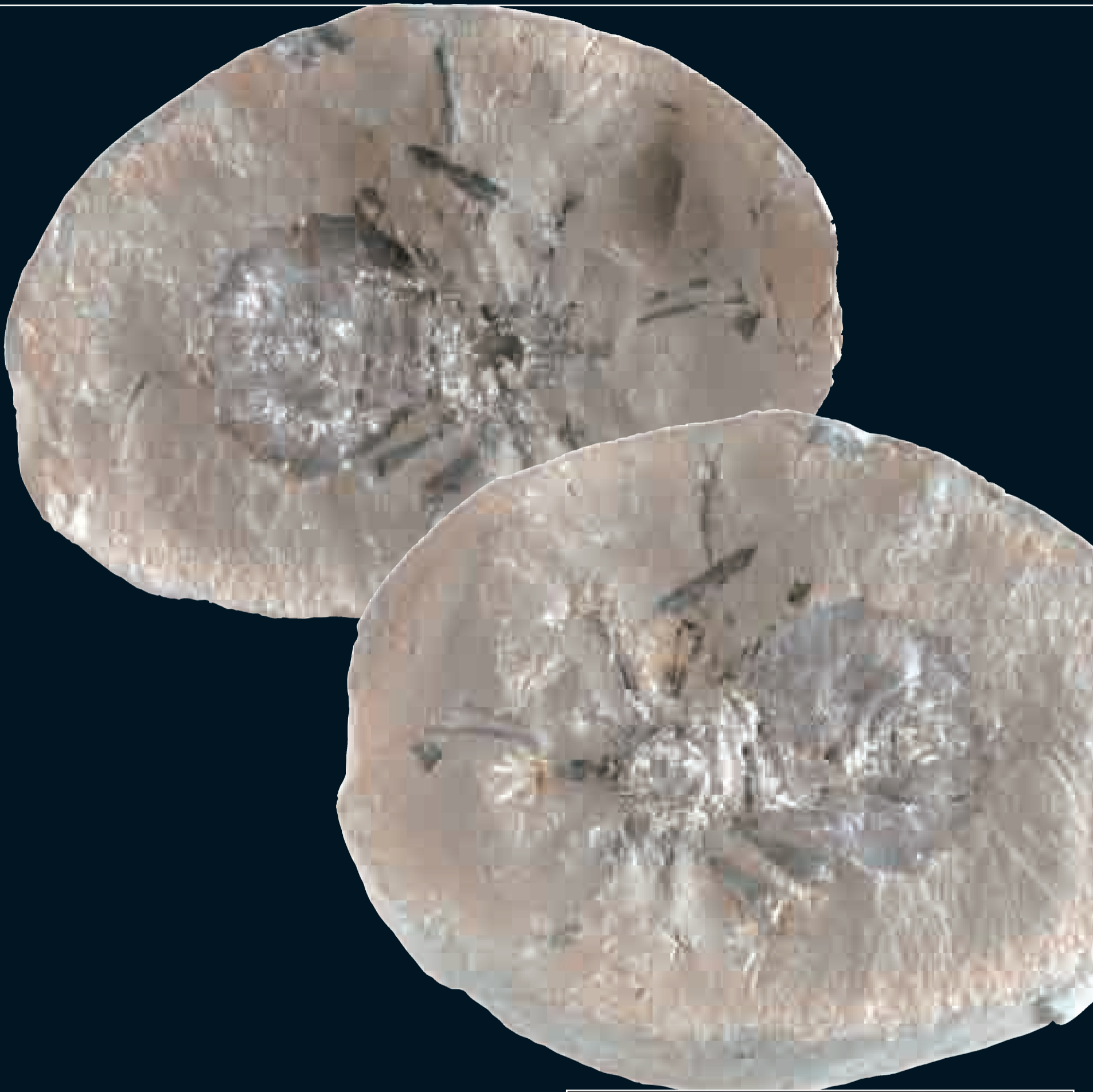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 英国， 多塞特， 谢波恩（ Sherborne ）

时代： 侏罗纪

今天的鹦鹉螺和百万年前的有着完全相同的特征。化石记录表明：它们经过漫长的时期没有发生变化——换句话说，他们从未经历过进化。图中的1.67亿年前的鹦鹉螺化石证明了这一事实。







## 蜘蛛

年龄： 3亿年

大小： 直径 5 厘米（2英寸）

发现地点： 英国兰开夏郡，威根区，Crock Hey露天采石场

地层： 北威根区，4英寸的煤层之上的顶页岩

时代： 上石炭纪，维斯法阶A，宾夕法尼亚纪

蜘蛛保持了3亿年没有发生变化，这对进化论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蜘蛛数亿年保持着相同的特征，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一事实摧毁了进化论。







---

## 鹦鹉螺

---

年龄： 1.67亿年

大小： 40 毫米（1.5英寸）

发现地点： 英国，多塞特，博顿布拉德斯塔克（Burton Bradstock）

时代： 侏罗纪，劣质鲕粒岩

今天的鹦鹉螺和百万年前的没有区别，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表明进化从未发生。



# 在俄罗斯发现的化石标本

除在西伯利亚发现了冻结的动物外，在俄罗斯还发现了很多保存在琥珀中的化石。这些被称为波罗的海琥珀，在西自柏林、东到乌拉尔山脉（Ural Mountains）的广大地区都能发现这种琥珀化石。绝大部分波罗的海琥珀的历史可追溯至始新世（5400万到3700万年前）。

大部分琥珀都位于珊兰登（Samland）地区，现在的俄罗斯边界内，平均埋藏深度为地面以下25米（82英尺）到40米（131英寸）。含有琥珀的地层又叫做“蓝土（blue earth）”。每1000公斤（2204磅）的土含有将近1公斤（2.2磅）的琥珀，每几百个琥珀中只有一个含有内含物。

根据琥珀的形成时期、其来源的树的不同，琥珀的颜色、所在的地层、和一些其他物理特征都不相同。最古老的琥珀形成于石炭纪（3.54亿到2.9亿年前），这个时期形成的琥珀经常在美国和英国被发现。

要在琥珀中形成内含物，需要在生物被树脂包裹时发生2个特别重要的连续过程。第一个是硬化，因为寒冷和干燥而产生的。第二个是被困在树脂中的生物的组织结构腐烂。在腐烂的过程中排放出的液体和树脂混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结构，这样，生物的尸体才能被保存在气球样的泡泡结构中。为了使树脂转变成琥珀，必须经过很多的化学和地质过程。

对于科学家来说，琥珀中的内含物代表了活动的一个主要方面。很多生物是在运送食物回巢的时候被树脂困住的，作为一种反抗，它们会努力去伪装自己、去保护它们的幼儿、或释放出化学物质来阻止入侵者。所有这些生物化石都证明了，生物所具有的这些特征经过数百万年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换句话说讲，根本没有进化过程发生。



俄国琥珀化石产量丰富的地区之一。

## 在波兰发现的化石标本

有波罗的海琥珀的另一个国家是波兰。波罗的海地区有丰富的琥珀，这个地方发现的化石平均距今5000万到4500万年之间。这些波罗的海琥珀和其他地区琥珀最显著的一个区别是，它含有酸，被称为琥珀酸，存在于这个地区的一种树的树脂里，这种树据推测生活在始新世（5400万到3700万年前）。

波罗的海琥珀中最多的动物是节肢动物，很少有蠕虫、软体动物、各种脊椎动物。这些保存下来的化石表明，苍蝇一直就是苍蝇，蝴蝶一直就是蝴蝶，毛虫一直是毛虫——换句话说，生物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仍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这一点上，这些化石使进化论陷入困境。这些生物有时和被它们捕食的动物或自己的幼虫一起形成化石，有时是以幼虫出现，这一切告诉我们：它们经过了数千万年，仍然和现在一样经历着相同的生命过程，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进化。



波罗的海琥珀采集的区域非常广。对该地区进行的研究之一。





---

## 螻群

---

年龄： 4500万年

大小： 29 毫米（ 1.1英寸） × 17 毫米（ 0.6英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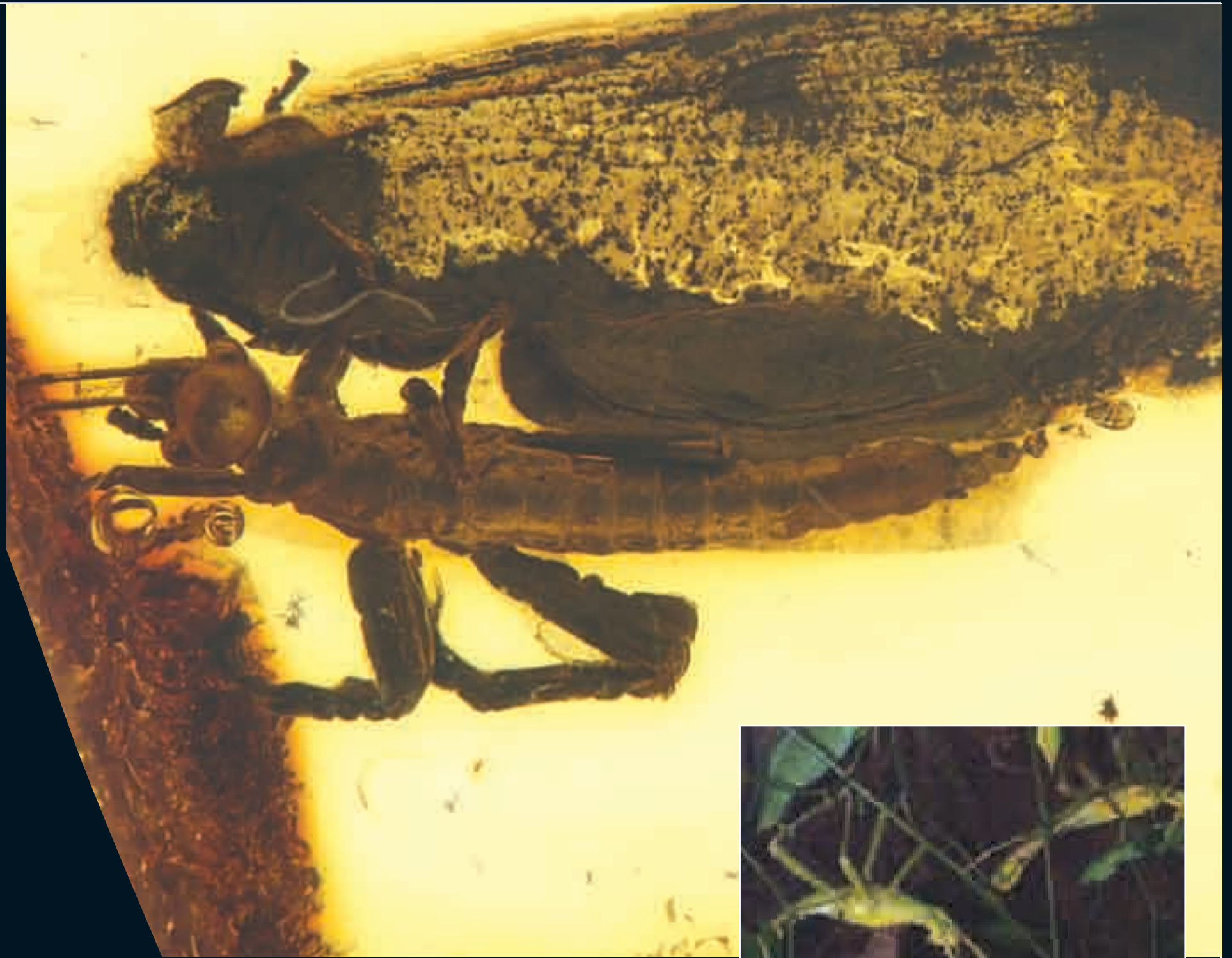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 俄罗斯， 加里宁格勒地区

时代： 始新世

此化石记录证明： 生物不是起源于其他的物种， 也不是逐渐进化来的。 4500万年前的雌螻和今天的完全一样， 再次揭示了这一事实。







## 竹节虫蛹（竹节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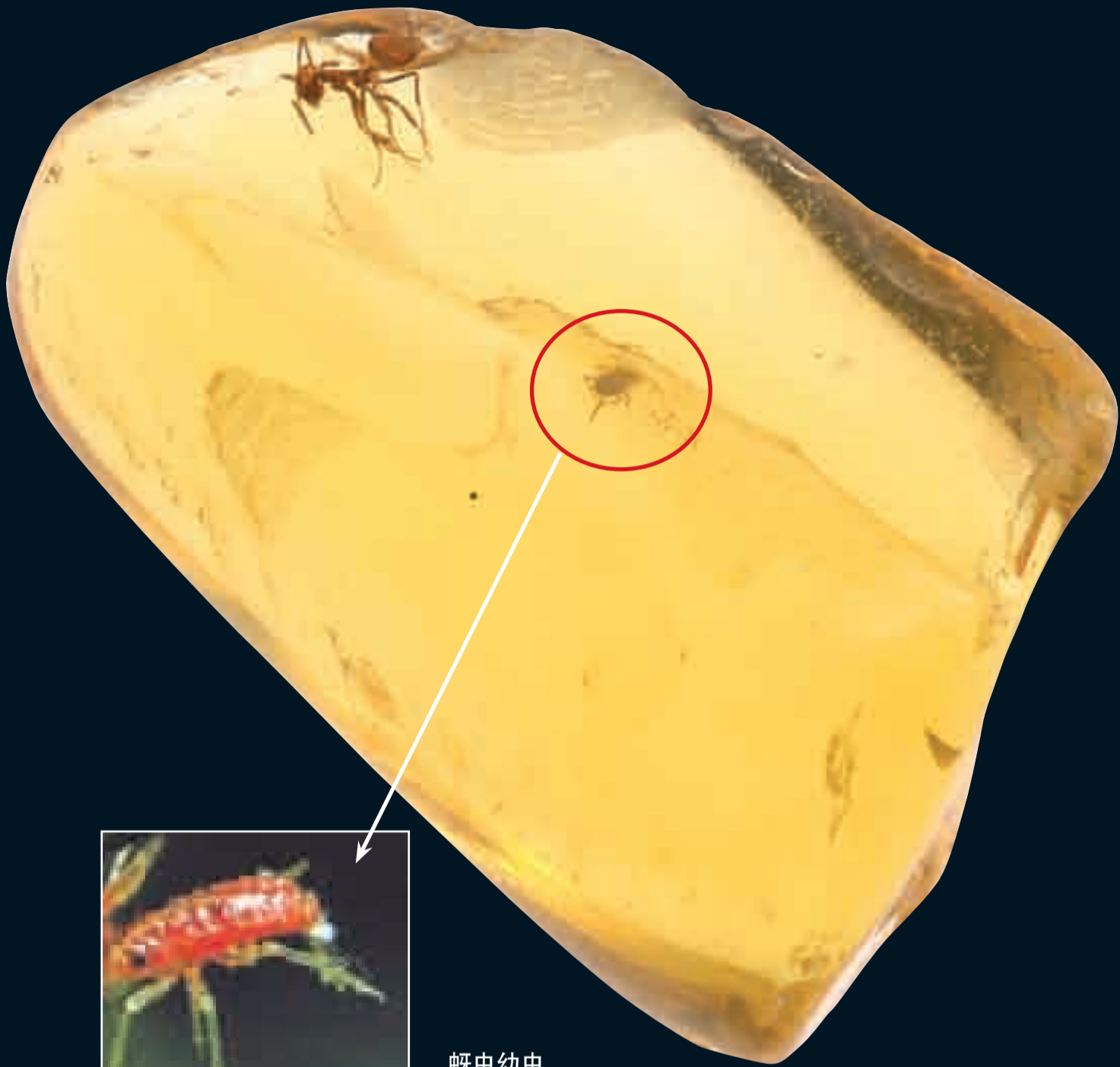
年龄：4500万年

发现地点：俄罗斯，加里宁格勒，波罗的海

时代：始新世

伪装之王——竹节虫很象树枝或树叶，很难把竹节虫从他们所栖息的树枝上区别开来。4500万年前的竹节虫和现在的竹节虫都使用同样的技巧和伪装，以保护它们不被猎食者吃掉。这些昆虫的结构经过4500万年仍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又证明了进化从未发生过。





蚜虫幼虫

---

## 工蚁和蚜虫幼虫

---

年龄： 4500万年

大小： 20 毫米（0.7英寸）× 12 毫米（0.4英寸）； 内含物： 2毫米（0.07英寸）

发现地点： 俄罗斯， 加里宁格勒地区

时代： 始新世

“蚂蚁”的种类有8000种之多，它们群居、在地下建巢穴。每种蚂蚁有它自己独特的特征。在这个琥珀中，一个半成年的叶蚜虫和一个工蚁在一起被石化。蚜虫通常和蚂蚁共同生活，因为一些蚂蚁给蚜虫喂食。

这些4500万年前的蚂蚁和蚜虫与今天的相同，这也否定了进化论。





---

## 蟹蛛

---

年龄： 4500万年

大小： 琥珀： 17 毫米（0.6英寸）× 8 毫米（0.03英寸）； 蜘蛛： 5毫米（0.1英寸）

发现地点： 俄罗斯，加里宁格勒，波罗的海

时代： 始新世

这种蜘蛛和螃蟹很象，有2000个品种。这个琥珀中的蟹蛛距今4500万年，但和今天的蟹蛛是相同的。





## 蚜虫幼虫

年龄： 4500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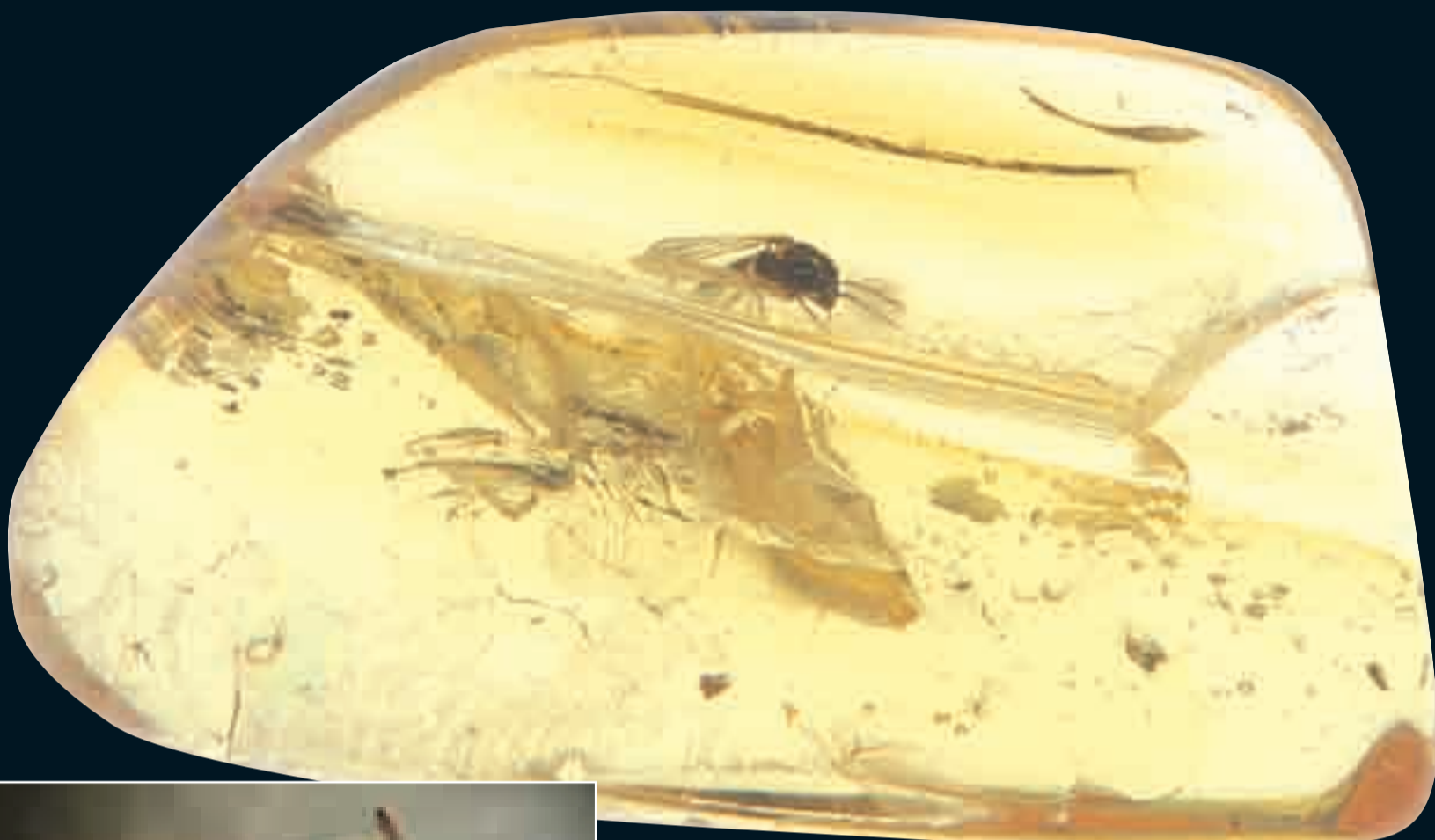
大小： 直径7 毫米（0.2英寸）

发现地点： 俄罗斯，加里宁格勒，波罗的海

时代： 始新世

蚜虫属于“瘿绵蚜科”，没有翅膀。它们的主要的寄生在木本植物，有时也会在草本植物里。图中的蚜虫幼虫距今4500万年。蚜虫和它们的幼虫在这段时间都没有发生变化，这摧毁了进化论的所有观点。





---

## 真蠓 ( TRUE MIDGE )

---

年龄： 4500万年

大小： 14 毫米 (0.5英寸) 长， 8毫米 (0.3英寸) 宽

发现地点： 俄罗斯， 加里宁格勒， 波罗的海

时代： 始新世

在面对昆虫起源这一问题时，进化论者们总是显得无助，因为这一问题与许多学科相关联。他们在遇到琥珀化石时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这些生命体又证明了进化从来没有发生过。





---

## 一对长腿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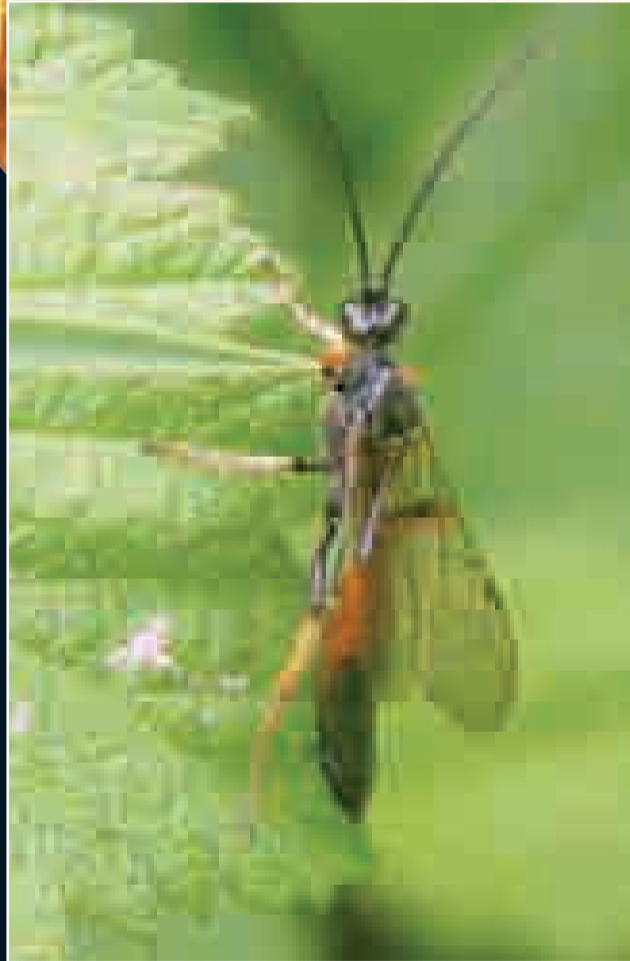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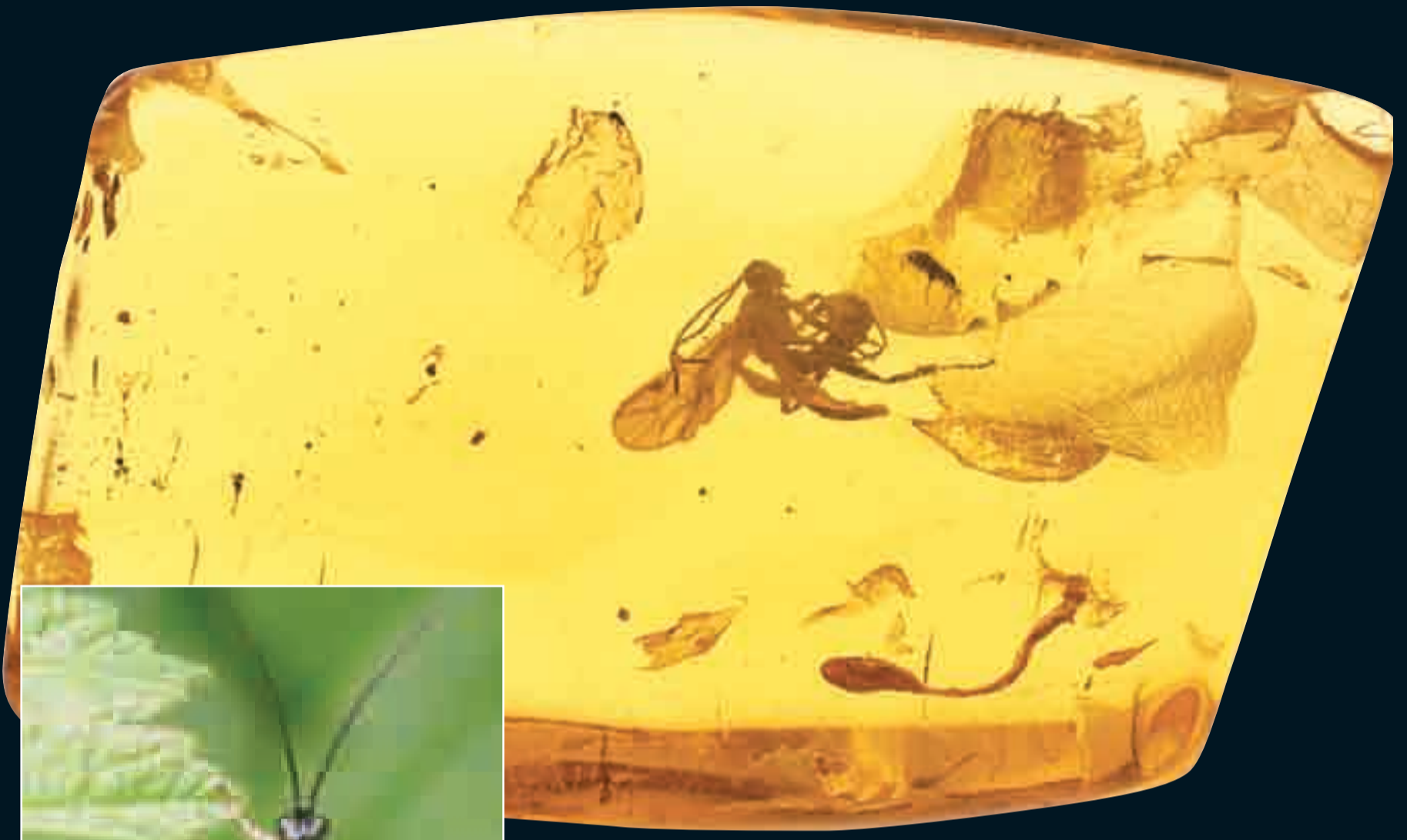
年龄： 4500万年

大小： 15 毫米（0.5英寸）长， 9毫米（0.3英寸）宽

发现地点： 俄罗斯， 加里宁格勒， 波罗的海

时代： 始新世

这种蝇属于双翅目， 经过数百万年而依然保持着同样的特征， 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 保持4500万年没有任何变化的任何物种都能推翻进化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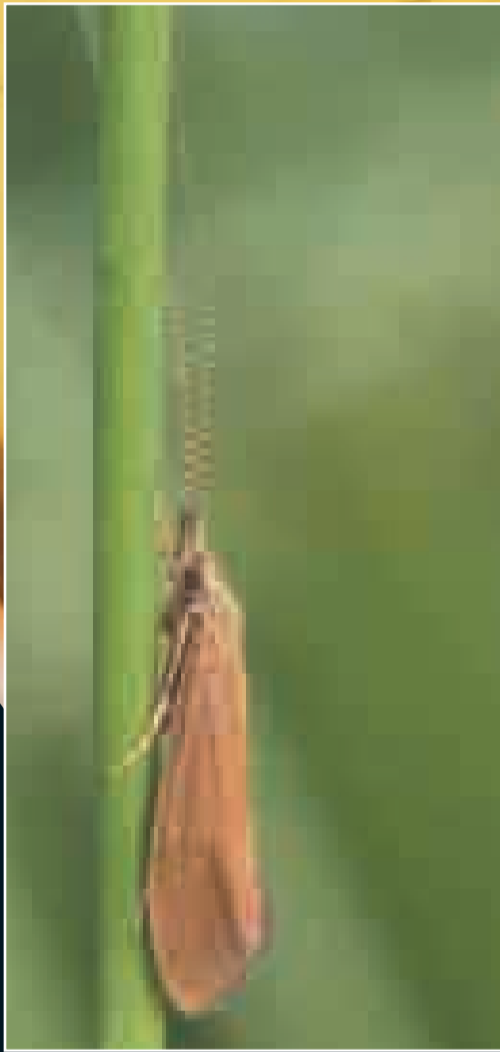
## 黄蜂

---

年龄： 5000万年  
发现地点： 俄罗斯， 加里宁格勒， 波罗的海  
时代： 始新世

图中的黄蜂保存在波罗的海琥珀中， 距今5000万年。  
和其他生物一样， 黄蜂也是5000万年保持不变， 这也  
表明了进化从来没有发生， 是真主创造了它们。





## 石蛾

年龄： 5000万年

发现地点： 俄罗斯， 加里宁格勒， 波罗的海

时代： 始新世

石蛾的幼虫被用作鱼饵。石蛾经过百万年仍然保持着同样的结构和特征，从没有过改变。这一5000万年的石蛾化石也说明了，生物从来没有发生变化。





---

## 石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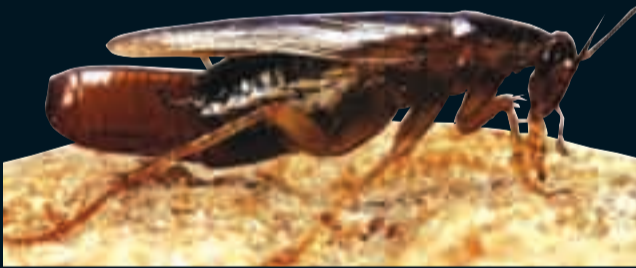
---

年龄： 5000万年

发现地点： 俄罗斯， 加里宁格勒， 波罗的海

时代： 始新世

石蝇的长度在5到10毫米（0.1到0.3英寸）之间，有2个长的触角；它们的幼虫被用作鱼饵。石蝇经过了数百万年也没有发生过变化。照片中的5千万年的化石石蝇和今天的石蝇没有区别。



## 蟑螂

年龄： 5000万年

发现地点： 俄罗斯， 加里宁格勒， 波罗的海

时代： 始新世

蟑螂是已知的出现最早的有翅昆虫，根据化石记录，它们出现在石炭纪，整整3亿5千万年以前。这种昆虫拥有精致的触角，对最轻微的动作也很敏感，甚至只是气流；还拥有完美的翅膀以及它们抗核辐射的能力。经过亿万年它们的这些特征都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了。这一5千万年前的蟑螂和今天的蟑螂没有任何区别。





---

## 蛾

---

年龄： 5000万年

发现地点： 俄罗斯， 加里宁格勒， 波罗的海

时代： 始新世

蛾这种昆虫和蝴蝶很相似， 都属于鳞翅目。 图中的这个5千万年前的蛾和今天的蛾没有区别， 这又一次肯定了生物从来没有经历过进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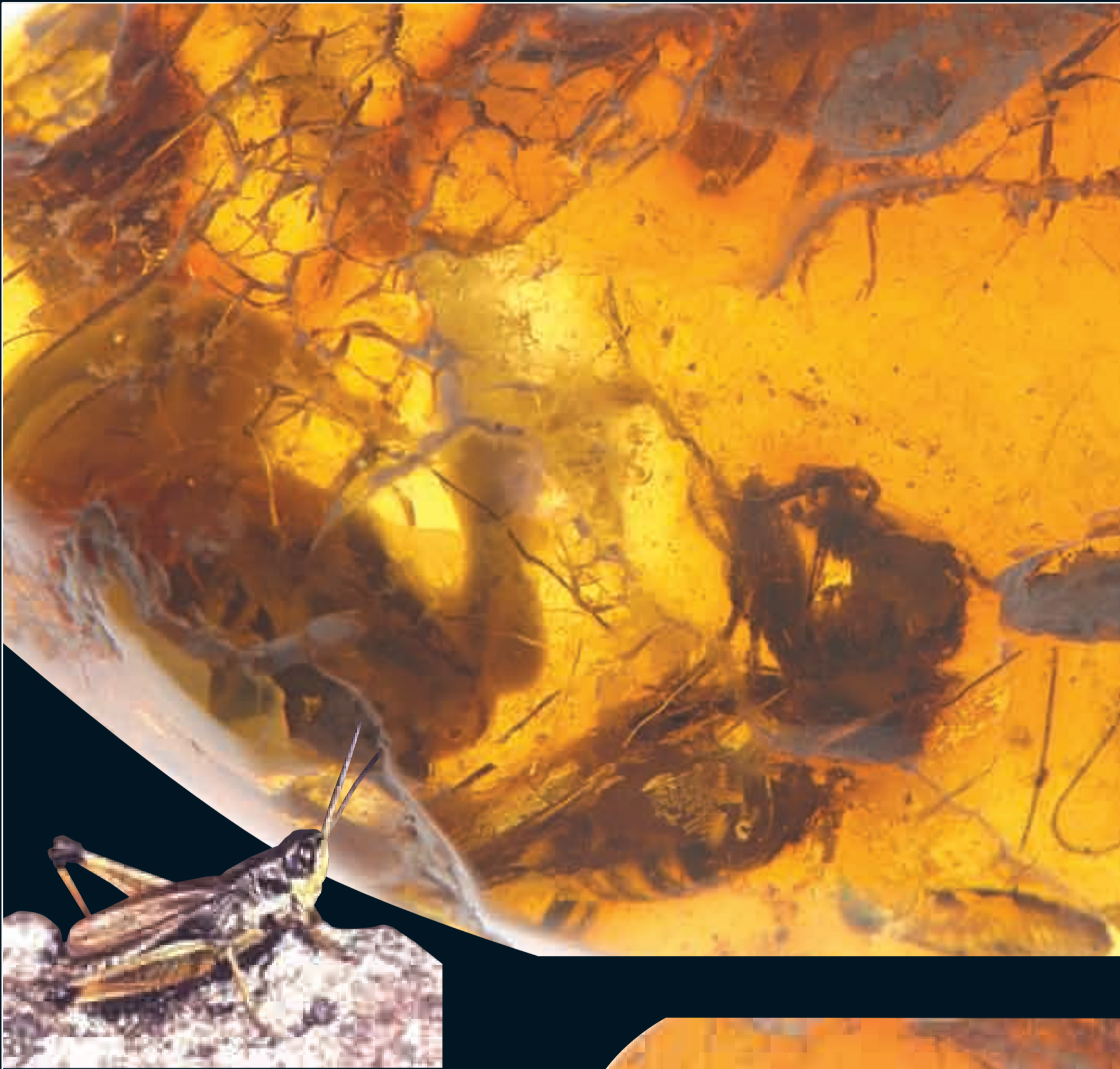


## 蚱蜢

年龄： 5000万年  
发现地点： 俄罗斯，加里宁格勒，波罗的海  
时代： 始新世

和进化论者们所认为的相反，化石记录表明，昆虫没有原始的祖先。根据化石发现成果，所有的昆虫是突然出现的，出现的时候已经具有它们独特的特征，带着这些相同的特征一直生存至今。其中一个证据就是：这只5千万年前的蚱蜢和今天的蚱蜢没有区别。





---

## 2只蟋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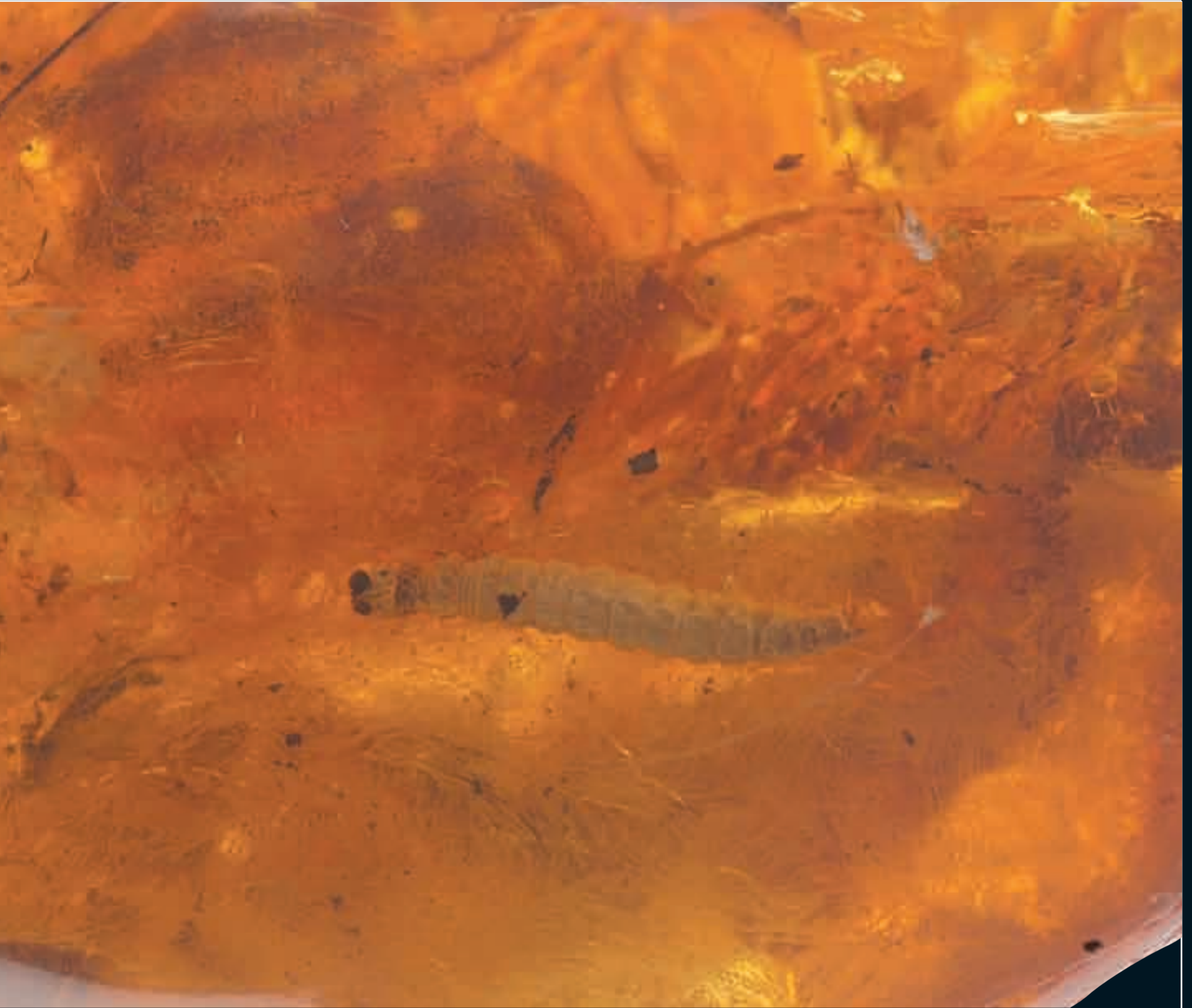
年龄： 5000万年

发现地点： 俄罗斯， 加里宁格勒， 波罗的海

时代： 始新世

这些保存在琥珀中、距今5千万年前的蟋蟀和今天的蟋蟀一样。这些昆虫经过了数百万年没有发生改变，充分说明：它们没有进化，它们是被创造的。





---

## 毛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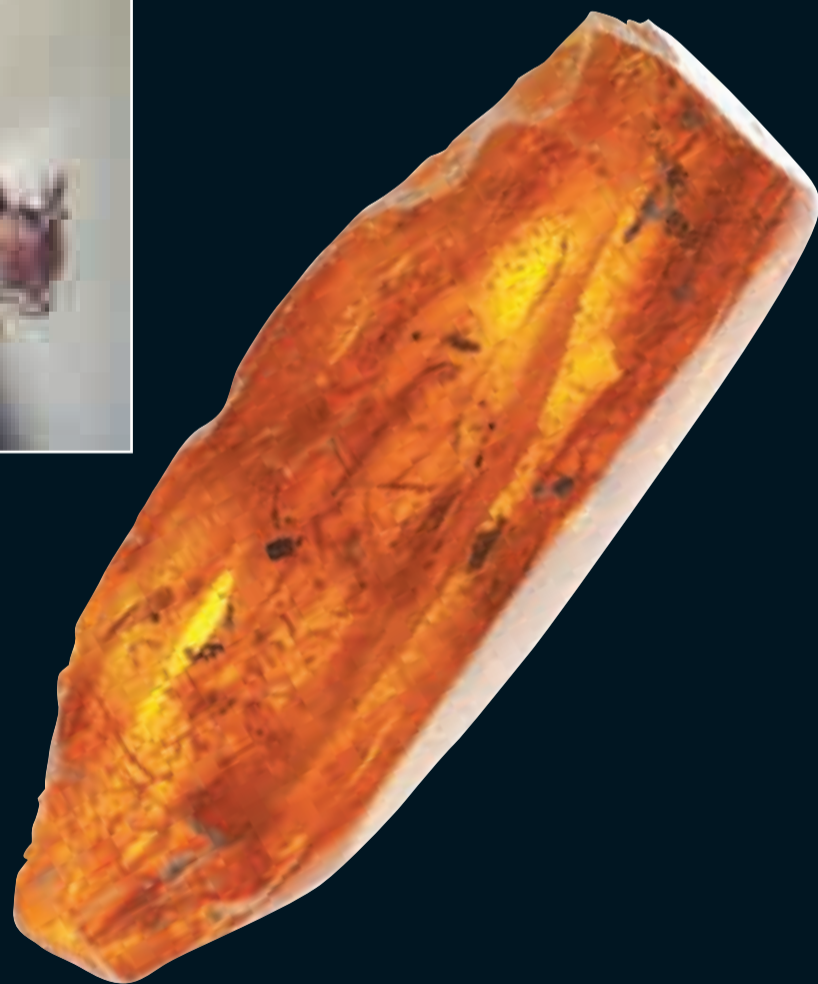
---

年龄： 5000万年

发现地点： 俄罗斯， 加里宁格勒， 波罗的海  
时代： 始新世

保存在琥珀中的5千万年前的毛虫也证明了，毛虫从来都是毛虫。毛虫经过了数百万年的时间， 仍然保持了相同的特征， 这也表明了进化论完全是谎言。





---

## 苍蝇

---

年龄： 5000万年

发现地点： 波兰

时代： 始新世

5千万年前的苍蝇和今天的苍蝇没有区别。照片中，琥珀中的苍蝇化石又是该事实的一个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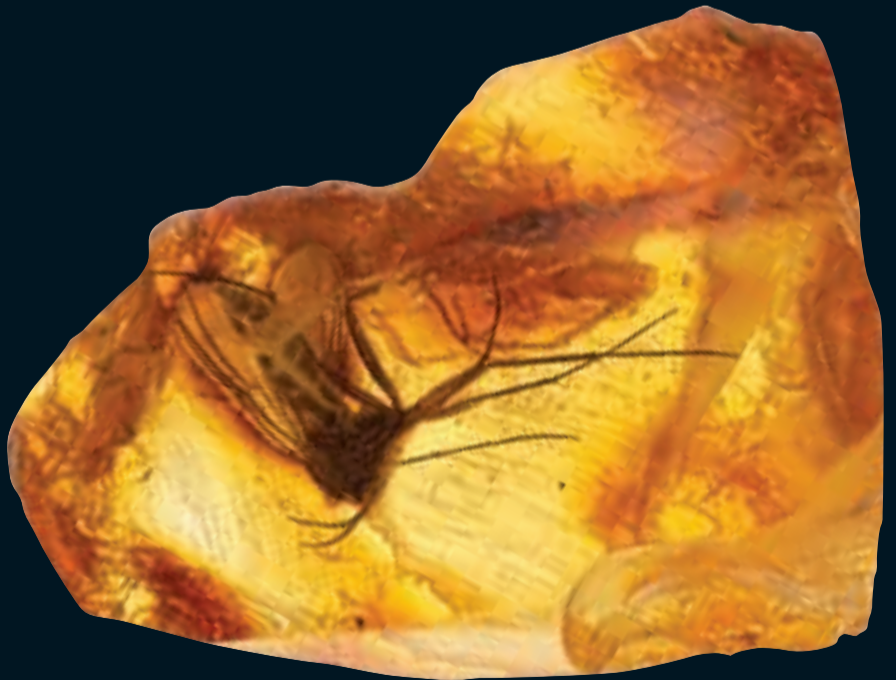
## 苍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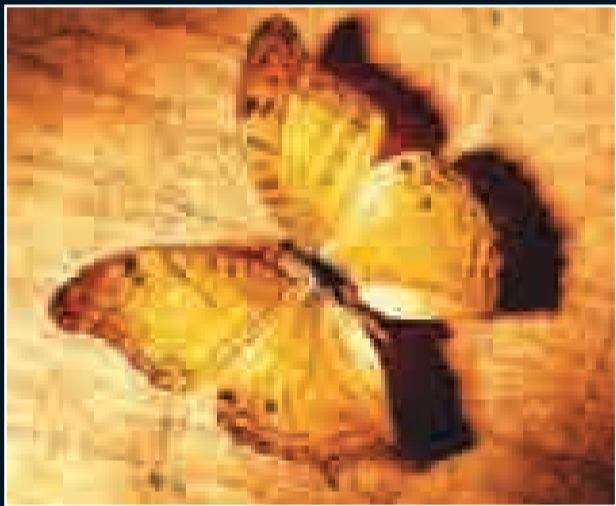
年龄： 5000万年

发现地点： 波兰

时代： 始新世

根据化石记录，苍蝇是突然出现的。苍蝇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是他们超凡的飞行操控能力。人类不能在1秒钟内做10次举起和放下手臂的动作，但是一只普通的苍蝇可以在1秒钟内拍打翅膀500次，而且，是2个翅膀同时拍打。最轻微的翅膀振动差异都会导致飞行失去平衡，但是苍蝇不会出现那样的差异。有着这样完美结构的生物的瞬时出现，当然不能用进化的观点来解释。这是创造论的一个明显的证据。





---

## 蝴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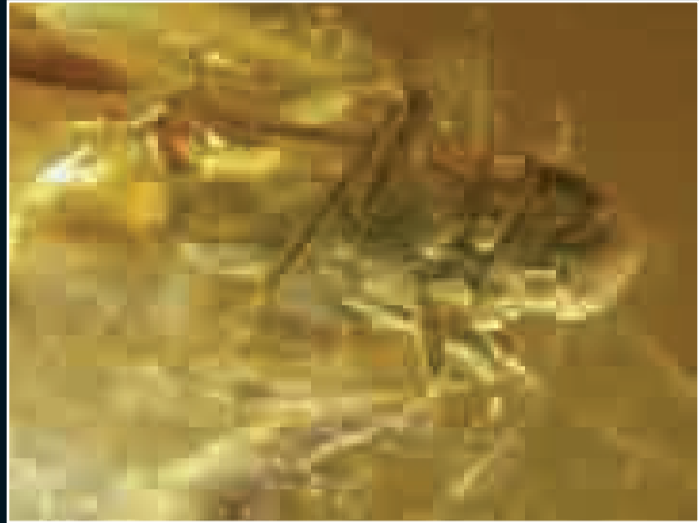
---

年龄： 5000万年

发现地点： 波兰

时代： 始新世

这个5千万年前的蝴蝶化石表明，尽管经过了数千万年的时间，这些昆虫依然保持未变。



## 叶蝉

年龄： 4500万年

大小： 10 毫米（0.3英寸）长，8 毫米（0.3英寸）宽； 叶蝉：  
4 毫米（0.16英寸）

发现地点： 俄罗斯， 加里宁格勒， 波罗的海

时代： 始新世



图中是4500万年前的叶蝉， 它和今天的叶蝉没有区别。这种完全的同源性又一次有力地证明了进化是个假想出来的过程，实际上根本没有发生。



---

## 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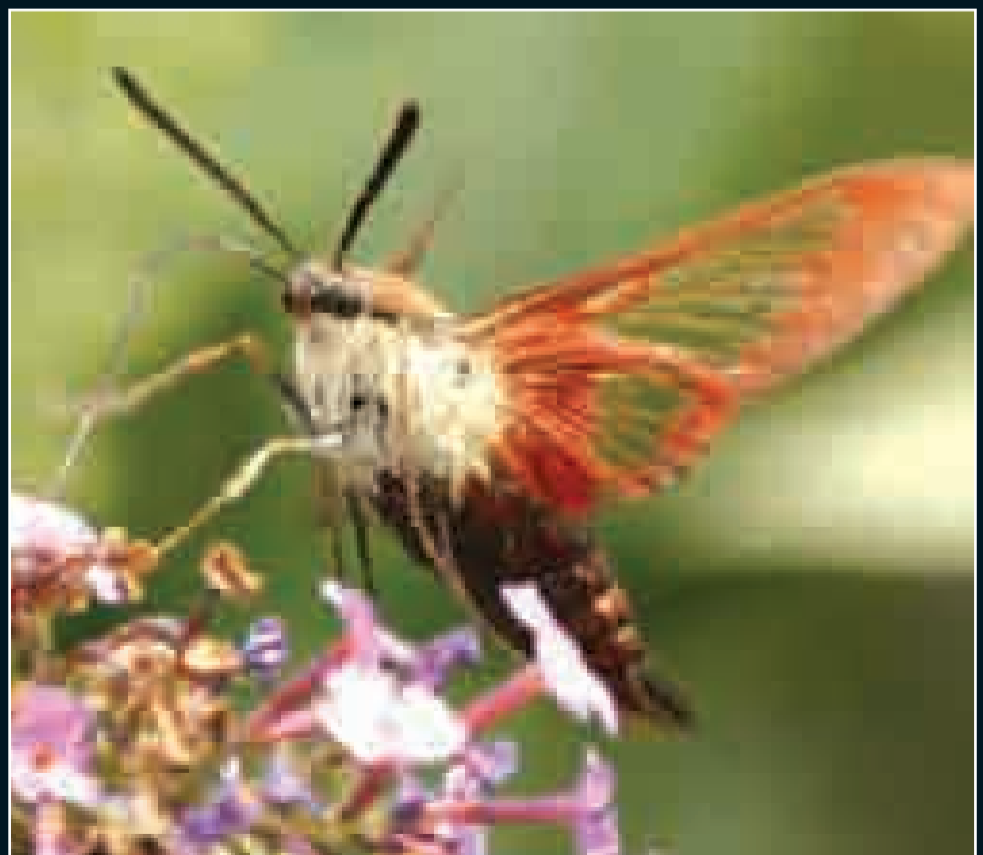
年龄： 4500万年

大小： 27 毫米（1英寸）长，18毫米（0.7英寸）宽

发现地点： 俄罗斯，加里宁格勒，波罗的海

时代： 始新世

数百万年前的蛾和今天的蛾是相同的，这表明，生物在其生存期间从未发生过变化——从未有过进化。图中的4500万年前的蛾化石又一次证明了这一事实。





## 孪蚤蝇 (SCUTTLE FLY)

年龄: 4500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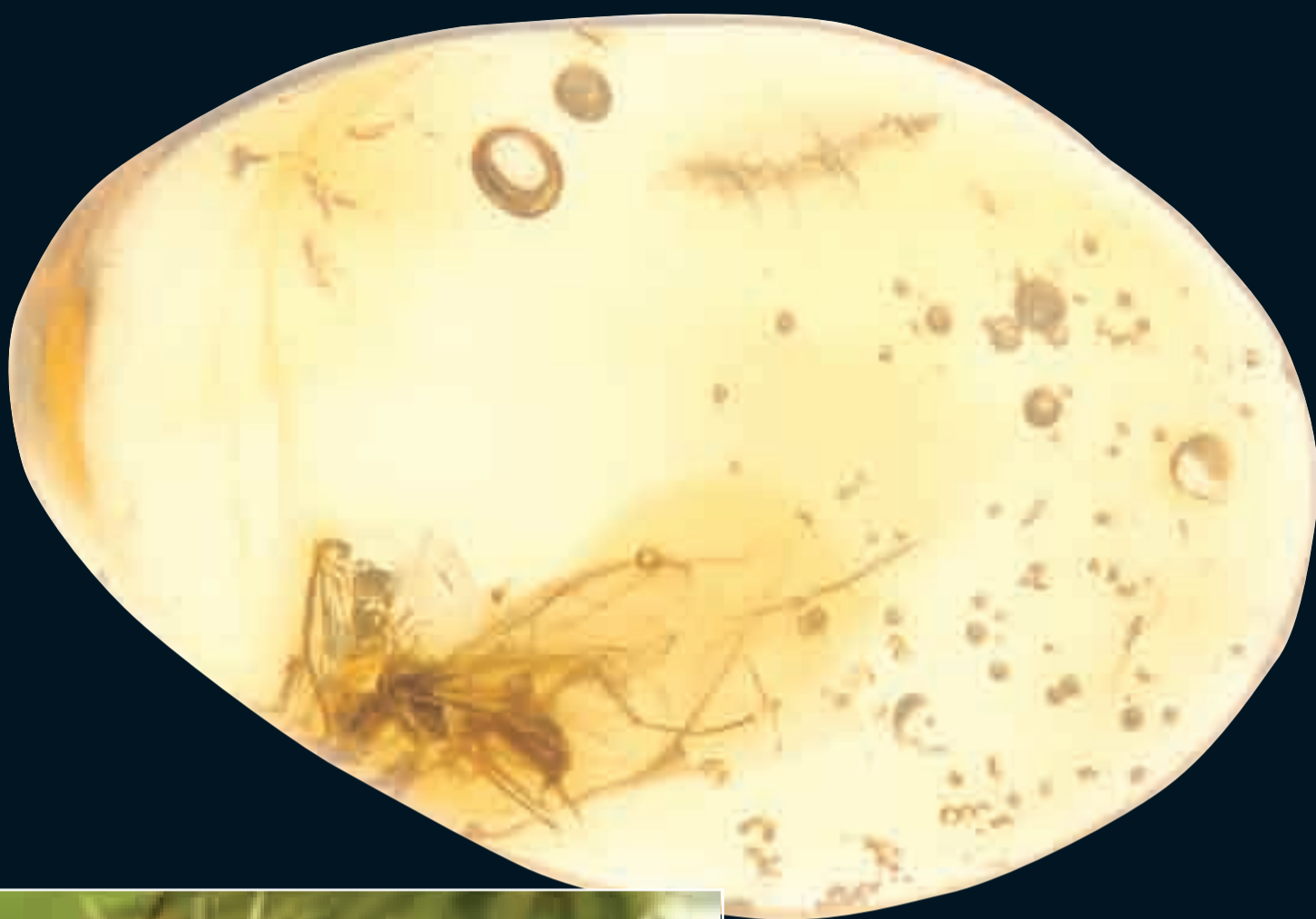
大小: 琥珀: 23 毫米 (0.9英寸) 长, 13毫米 (0.5英寸) 宽; 内含物: 1毫米 (0.01英寸)

发现地点: 俄罗斯, 加里宁格勒, 波罗的海

时代: 上始新世

这一4500万年前的苍蝇化石证明了, 进化论是个想象出来的过程, 根本就不存在。生物不是象进化论者所描述的那样来源于一个假想的共同的祖先, 而且没有经过任何过渡阶段。





---

## 雄性飞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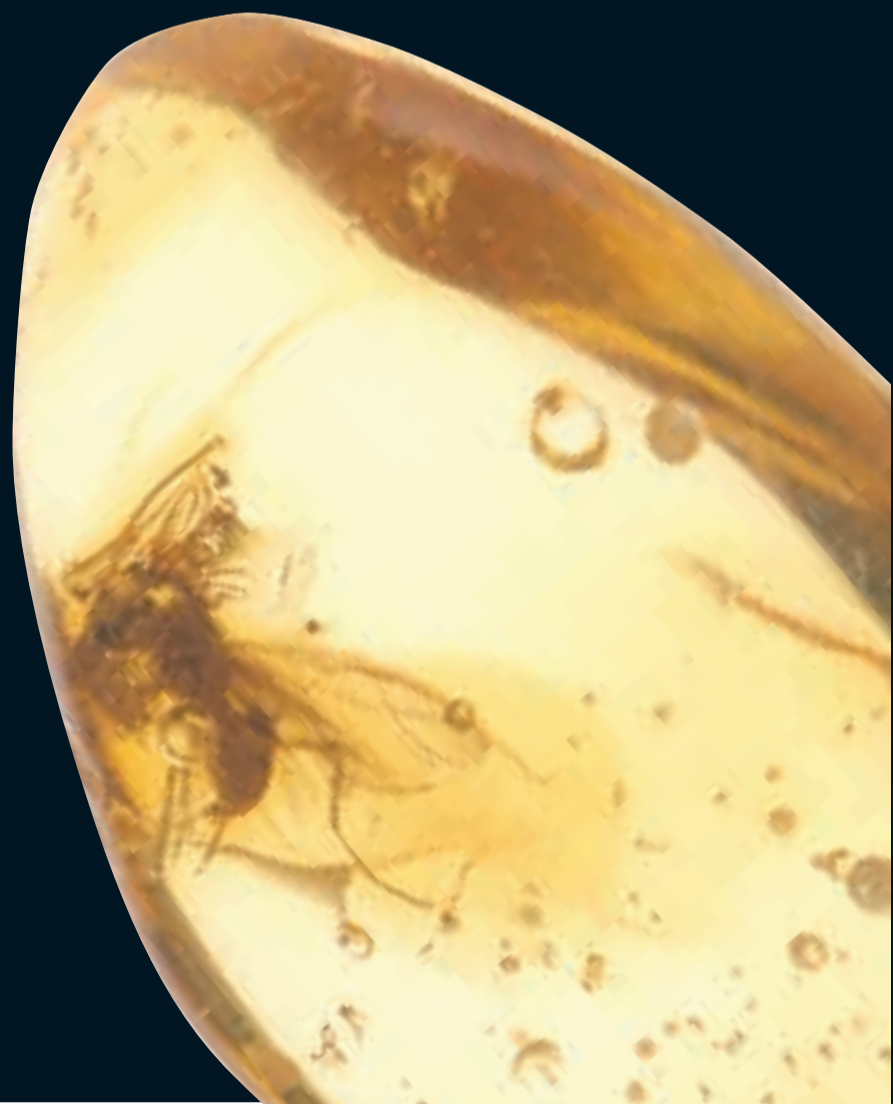
年龄： 4500万年

大小： 琥珀： 13 毫米（0.5英寸）× 8毫米（0.3英寸）

发现地点： 俄罗斯， 加里宁格勒， 波罗的海

时代： 始新世

图中的4500万年前的飞蚁和今天的飞蚁是相同的。





## 舞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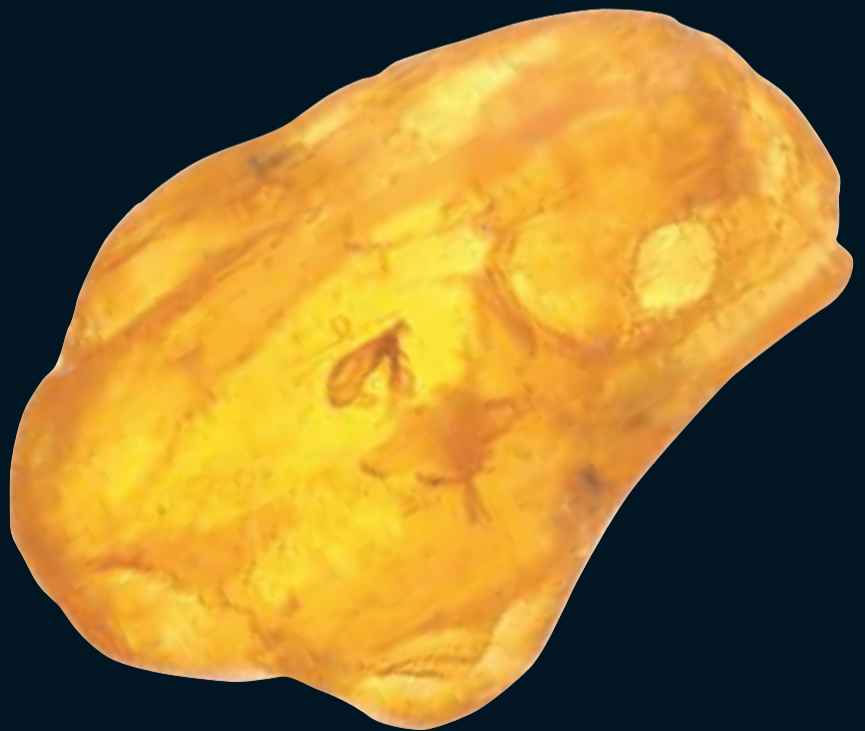
年龄： 4500万年

大小： 琥珀： 32毫米（1.2英寸）× 23毫米（0.9英寸）； 内含物： 2毫米（0.01英寸）

发现地点： 俄罗斯， 加里宁格勒， 波罗的海


时代： 始新世

这一4500万年前的化石舞虻和今天的舞虻具有一样的特征，表明生物在其漫长的生存期间维持原样，从来没有发生进化。







The image features a dark green background with a faint map of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In the foreground, two fossil specimens are displayed on a light-colored, irregularly shaped rock matrix. The fossils are circular and show a distinct, textured surface. The entire scene is framed by a decorative, ornate border in a lighter green color.

# 在非洲和中东发现的化石标本

# 在摩洛哥发现的化石标本

在摩洛哥发现了大量不同地质时期的化石，尤以发现4亿年前的三叶虫而闻名于世。在阿特拉斯山脉（Atlas Mountains）和其它地方的发掘证明摩洛哥有丰富的化石床。

摩洛哥最常见的化石是海胆纲类化石。海胆纲类是海胆的一个统称，它实际上代表了一大类海洋无脊椎生物。这类生物包括800多个物种，它们一般都生活在海底，可以找到4.5亿年前的化石标本。海胆纲动物已经存在了近5亿年，他们的身体结构复杂，机能完美，这一事实是对进化论的又一沉重打击。这些生物的身体结构都是完整的，而它们生存的年代按照进化论的观点应该只有非常原始的生命形式存在。很多海胆纲的物种存活到了现在，它们的构造和数亿年前一样，始终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也没有任何进化。



阿特拉斯山绵延大约2400千米（1500英里），含有丰富的化石床。最高峰是Jbel Toubkal，海拔4167米（13665英尺）。阿特拉斯山是几百万年以前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相碰撞形成的。据推测，北美的阿巴拉契亚山也是由类似的地质运动形成的。



在Hefalla发现的4.9亿至4.43亿年历史的海星化石



一个1.46亿年至6500万年历史的颌针鱼化石，它与我们现代的颌针鱼没有区别。





---

## 海胆

---

年龄： 1.46亿年到6500万年

大小： 5.4厘米（2.2英寸）

发现地点： 摩洛哥

地层： 海胆纲动物岩床

时代： 白垩纪

现代海胆和千万年前的海胆在结构上没有区别。这件化石证明该海胆生活在1.46亿年到6500万年之间。化石证明了该种生物没有进化，它们一直保持着被创造出来时就具有的所有特征和身体系统。





---

## 三叶虫

---

年龄： 4.1亿年到3.6亿年

大小： 5厘米（2英寸）

发现地点： 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

时代： 泥盆纪

泥盆纪化石记录中最早的三叶虫化石的年龄可以追溯到5.3亿年前。进化论者很难解释它们复杂的结构和发达的身体系统。大约5000万年前，它们突然出现在化石记录中，当时就有了复杂的眼睛系统，这一点无法用进化论解释。很显然三叶虫和其它生物一样都是真主创造出来的。



寒武纪的一种代表性生物





---

## 颌针鱼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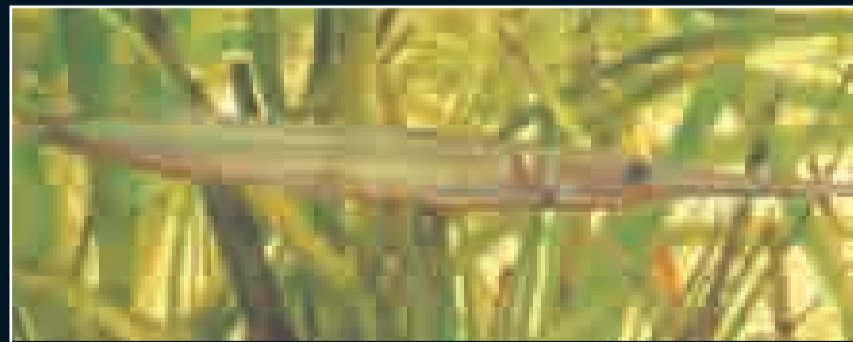
年龄： 1亿年

大小： 203毫米（7.9英寸）； 母岩： 113毫米（4.4英寸）  
× 185毫米（7.2英寸）

发现地点： 摩洛哥， Ramlia Taouz

时代： 白垩纪

这是一条成年鱼，有203毫米（7.9英寸）长，细节保存完好。生活在百万年前的颌针鱼和现代的颌针鱼是没有区别。颌针鱼生存了百万年，它们的身体构造都没有发生改变，这说明进化论是错误的。









---

## 海星

---

年龄： 4.2亿年

大小： 5.7厘米（2.3英寸）

发现地点： 摩洛哥，Ordovician Mecissi

地层： Kataoua地层

时代： 奥陶纪

海星（属于棘皮动物门）体表带刺，它们已经存在了数亿年。生活在4.2亿年前的海星和现代的海星有同样的特征。进化论者无法解释这个现象，证明了生物不会进化，它们是被创造出来的。





---

## 三叶虫

---

年龄： 4亿年

发现地点： 摩洛哥

时代： 泥盆纪

这个化石记录并不支持进化论观点。相反，如果我们研究地层中的化石记录就会发现，生物是突然出现的。寒武纪地层是包含化石的最深地层，大约距今5.3亿年，在该地层中最常见的是三叶虫化石。在5.3亿年前，地球上的三叶虫已经有了复眼，它的眼睛是由很多透镜组成的——这种精妙的结构使它们能够准确地看见猎物，游向猎物，并将其捕获。进化论认为当时的生物都是原始简单的，三叶虫具有这么精密的眼睛结构，这一事实给了进化论沉重的一击。





---

## 海胆

---

年龄： 1.46亿年到6500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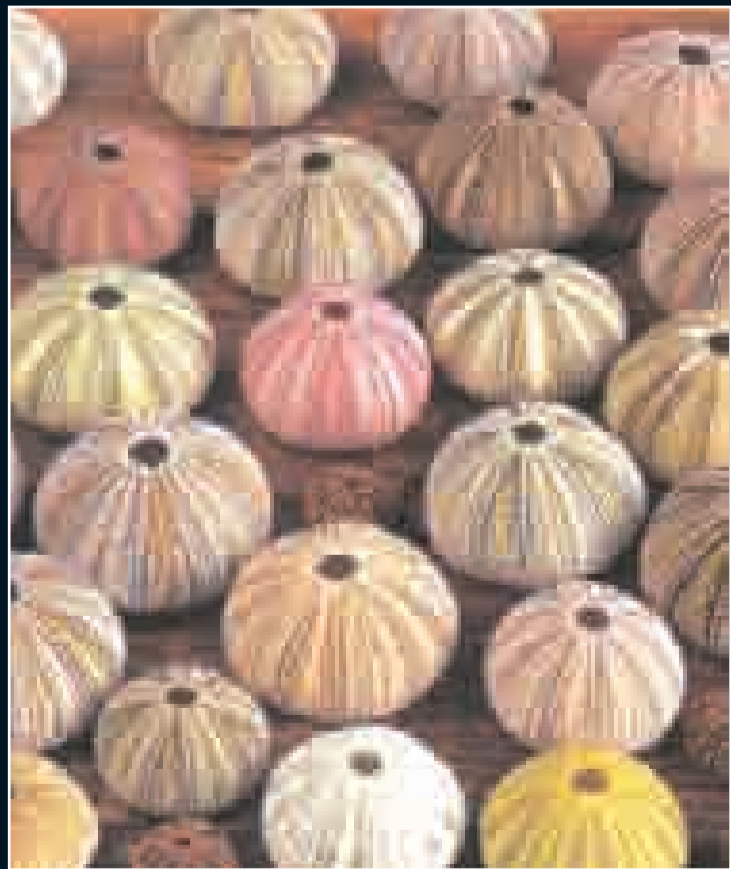
大小： 3.5厘米（1.4英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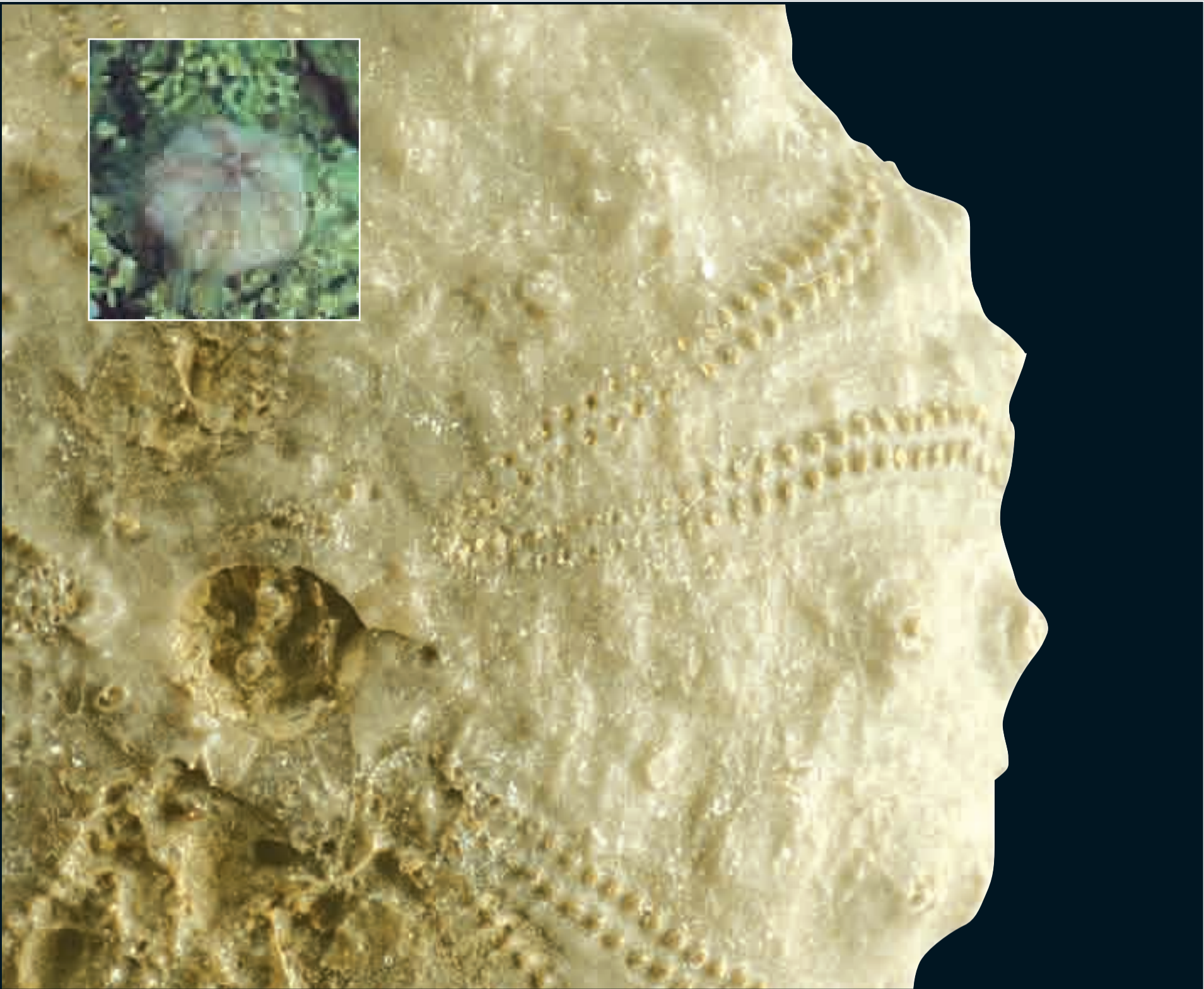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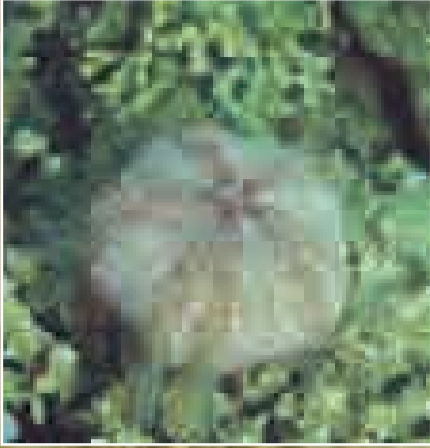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 摩洛哥

地层： 海胆纲岩层

时代： 白垩纪

最早的海胆化石可以追溯到奥陶纪。它们在近5000万年中都没有任何变化，这就证明该生物没有进化。





---

## 海胆

---

年龄：9500万年到7200万年  
大小：2.5厘米（1英寸）  
发现地点：摩洛哥，Midlet  
时代：晚白垩纪

生活在百万年前的海胆和现代的海胆没有不同，它们的结构在至少7200万年中都没有发生变化。这说明进化论是错的。





---

## 海胆

---

年龄：9500万年到7200万年

大小：4厘米（1.6英寸）×4.5厘米（1.8英寸）

发现地点：摩洛哥，Taouz

时代：晚白垩纪

生活在9500万年到7200万年之间的海胆和现代海胆在构造上没有不同。海胆在这数百万年中都没有任何变化，这就是生物没有进化的证明。





---

## 海胆

---

年龄：1亿年

发现地点：摩洛哥，Taouz省

地层：大陆砂岩沉积物

时代：白垩纪

海胆、海星、海百合以及海参都是属于棘皮动物门的物种。海胆已经生存了大约5000万年，它的存在对于进化论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们的结构在百万年中都没有发生变化，这就证明坚持“一个物种是从其它物种逐渐进化而来”的进化论是错误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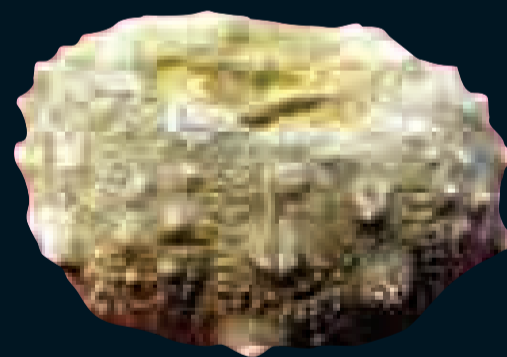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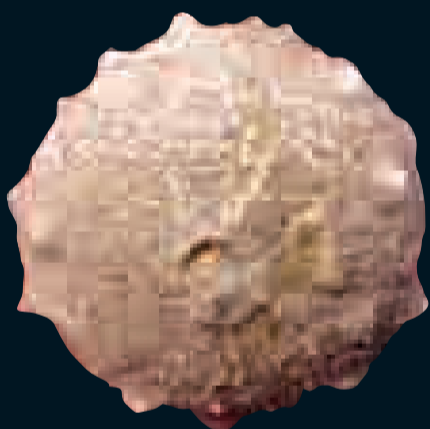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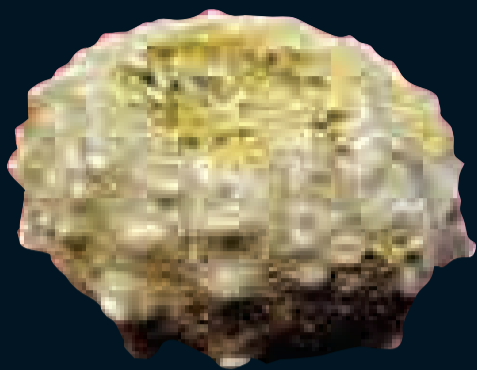
## 海星

---

年龄： 5亿年到4.4亿年  
大小： 8.6厘米（3.4英寸）  
发现地点： 摩洛哥  
地层： Hefalla砂岩地层  
地质时代： 奥陶纪

这件海星化石已有5亿年的历史，它的特征保存完好，是非常稀有的标本。海星特有的5条触手现在仍然保留下来，没有发生变化。5000万年前的海星和现代海星在结构上没有差别。这件化石和其它化石一样，都证明了生物在数亿年间都没有进化或发生变化。





---

## 海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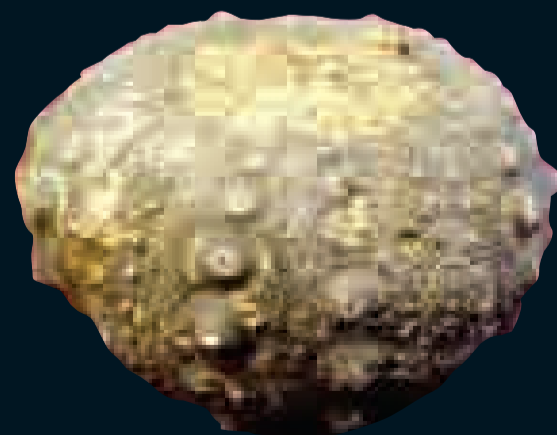
年龄：9500万年到7200万年

大小：2.5厘米（1英寸）

发现地点：摩洛哥，Midlet

时代：晚白垩纪

有9500万到7200万年历史的海星和其它数百万个化石一样，都证明了根本没有发生过进化。这些化石的结构和现代的海星完全一样，这证明了是真主创造了所有生物。





## 海胆

年龄：1.46亿年到6500万年

大小：3.8厘米（1.5英寸）

发现地点：摩洛哥

地层：海胆纲动物岩床

时代：白垩纪

这件从摩洛哥海胆纲动物岩层发掘出来的海胆化石有1.46亿到6500万年的历史，它是无数个证明创造论的证据之一。现代海胆和千万年前的海胆在结构上没有区别。



## 在黎巴嫩发现的化石标本

黎巴嫩的地质结构年代可以追溯到白垩纪（1.44亿年~6500万年前）和侏罗纪（2.08亿年~1.46亿年前）。黎巴嫩发现的化石一般都属于这两个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黎巴嫩的很多山区是由沉积岩构成的，是化石非常理想的保存地。靠近地表的岩层含有大量珊瑚和海绵岩床，还有很多侏罗纪时期甲壳类动物的骨骼化石。除了白垩纪时期的海洋生物化石以外，还有很多琥珀和植物化石。

黎巴嫩的化石床是世界最重要的化石来源之一。特别是Hajoula, Haqil和An-Nammura这几个地区的化石很丰富。在这些岩床中发现了250多种鱼类，其中150多种是有记载的。在黎巴嫩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一般属于新生代（6500万年至今）。



在Haqil（该地区富含化石床）进行的采挖，再一次表明了进化论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

所有这些化石都证明，生物在漫长的数百万年间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换言之，它们没有进化。化石记录揭示了生活在数亿年前的生物跟现在的是一模一样的，这就彻底否定了进化论的观点。这些科学发现证明是真主创造了所有生物，而非进化的结果。



在黎巴嫩发现的1.46亿年至6500万年历史的虾和鱼的化石



为了不使化石被损坏，应小心敲开含化石的岩石。上图所示为Haqil的采挖地区以及在该地区进行的研究。



---

## 鲨鱼

---

年龄：9500万年

大小：180毫米(7英寸); 母岩：205毫米(8英寸) × 135毫米(5.3英寸)

发现地点：黎巴嫩, Haqil

时代：中白垩纪, 中森诺曼阶

此化石保存下了小鲨鱼的鳍和软骨骨架的总体情况。和其它化石一样，它证明了生物没有发生进化。今天的鲨鱼和百万年前的鲨鱼在结构上没有区别。







## 鳗鲡

年龄：9500万年

大小：58毫米（2.2英寸）（伸直的情况下）；母岩56毫米（2.2英寸）× 65毫米（2.5英寸）

发现地点：黎巴嫩，Haqil

时代：中白垩纪，中森诺曼阶

鳗目包括400多种鳗。它们在数百万年中都没有发生变化，这个事实再一次证明了进化论是无效的。





---

## 飞鱼

---

年龄：9500万年

大小：胸鳍长28毫米（1.1英寸），总长47毫米（1.8英寸）；母岩：75毫米（2.9英寸）×70毫米（2.7英寸）

发现地点：黎巴嫩，Haqil

时代：中白垩纪，中森诺曼阶

这个飞鱼化石与现代飞鱼类相同，证明了生物没有进化。这些脊椎动物在数百万年间结构没有发生改变。这个事实推翻了进化论的基础——“生物是逐渐进化的”。







---

## 蜚鱼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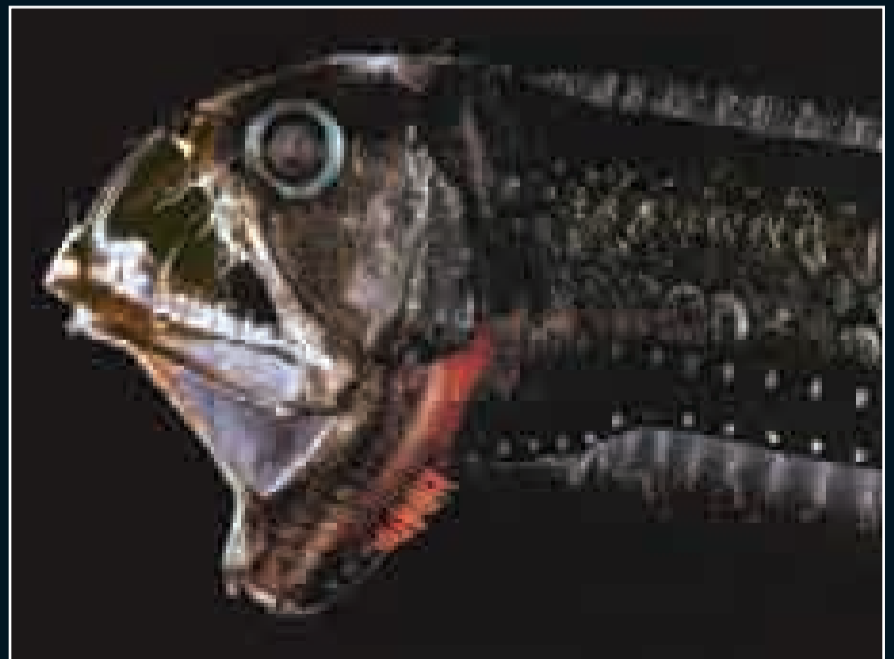
年龄：9500万年到7200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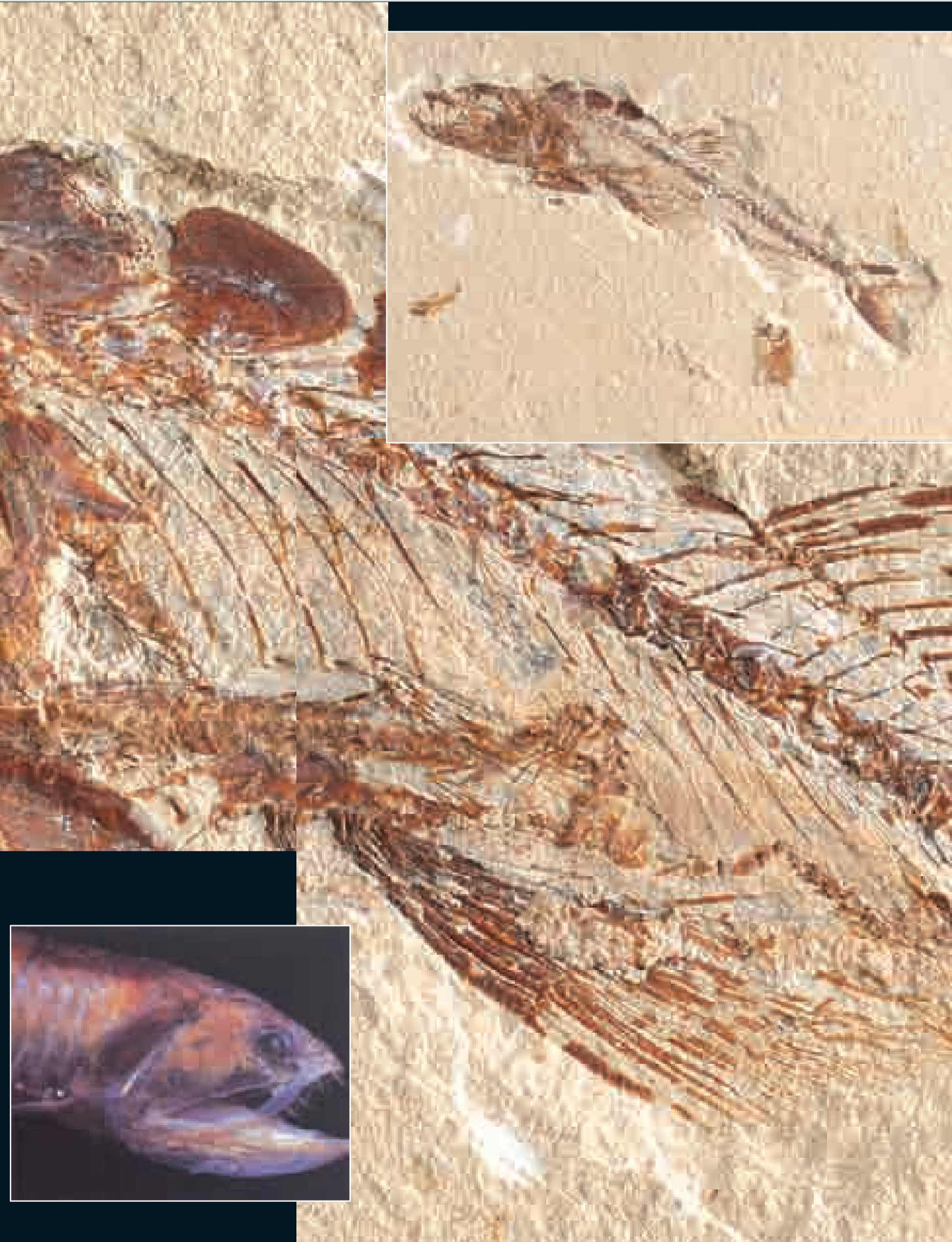
大小：16.5厘米（6.5英寸）

发现地点：黎巴嫩，Haqil

时代：上白垩纪

蜚鱼大部分生活在热带水域中，在数百万年中都没有发生变化。所有的蜚鱼化石都表明该种生物生存了百万年，其结构都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进化论对此无法解释。蜚鱼再次向人们证实了创造论的真实性。







---

## 虾

---

年龄：1.27亿年到8900万年

大小：母岩 8.1 厘米（3.2 英寸） × 10.9 厘米（4.3 英寸）

发现地点：黎巴嫩，Haqil

时代：中白垩纪，森诺曼阶

这个化石标本包含一只虾和两条更小的鱼。鱼的鳍和骨架结构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虾属于节肢动物门，最古老的化石来自侏罗纪（2.08亿年到1.46亿年前）。这些化石告诉我们虾在数亿年的时间里都没有任何变化，并且也没有经历任何过渡形态的演化。换言之，它们没有进化，而是被创造出来的生物。







---

## 飞鱼

---

年龄：1亿年

大小：胸鳍长 26 毫米（1 英寸），总长120 毫米（4.7 英寸）； 母岩 180 毫米（7 英寸）  
× 90 毫米（3.5 英寸）

发现地点：黎巴嫩，Haqil

时代：中白垩纪，森诺曼阶

这件飞鱼化石是在Haqil石灰沉积岩中发现的，它保存完好，所有外部特征都清晰可见。这条飞鱼有12厘米（4.7 英寸）长，它的鳍展开可达26毫米（1英寸）。现代飞鱼和百万年前的飞鱼在结构上没有区别。这说明该生物没有进化，它们是被创造出来的。





---

## 飞鱼

---

年龄：9500万年到7200万年

大小：2.5 厘米（1 英寸）× 4.5 厘米（1.7 英寸）； 母岩  
6 厘米（2.4 英寸）× 8 厘米（3.2 英寸）

发现地点：黎巴嫩，Byblos, Hajoula

时代：上白垩纪

这件飞鱼化石是证明生物没有逐渐进化的又一个证据。这条飞鱼生活在9500万年到7200万年前，它与现代飞鱼在结构形状上没有区别。这种鱼有像翅膀一样的胸鳍和一条长尾巴，所以可以在水面上滑翔。







---

## 鳗鲡

---

年龄：9500万年到7200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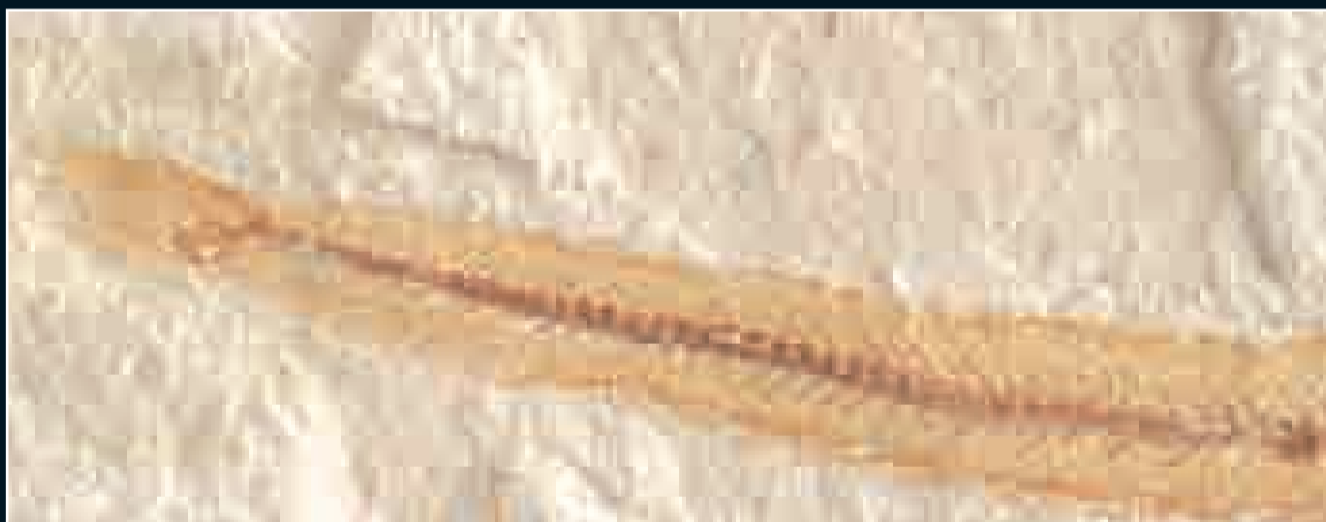
大小：10.2厘米（4英寸）

发现地点：黎巴嫩，Haqil

时代：上白垩纪

在鳗鲡化石旁边还有另一条鱼化石。鳗鲡生活在浅水中，属于鳗目。有的鳗鲡生活在深水中（4000米〔13123英尺〕），它们的大小在10厘米（4英寸）到3米（9.8英尺）之间，最多重达67公斤（143.3磅）。这件化石鳗鲡和现代的鳗鲡没有什么不同。在9500万年到7200万年中它们没有任何变化，这就证明了这类生物没有经历进化。





---

## 鳗鲡

---

年龄：1.46亿年到6500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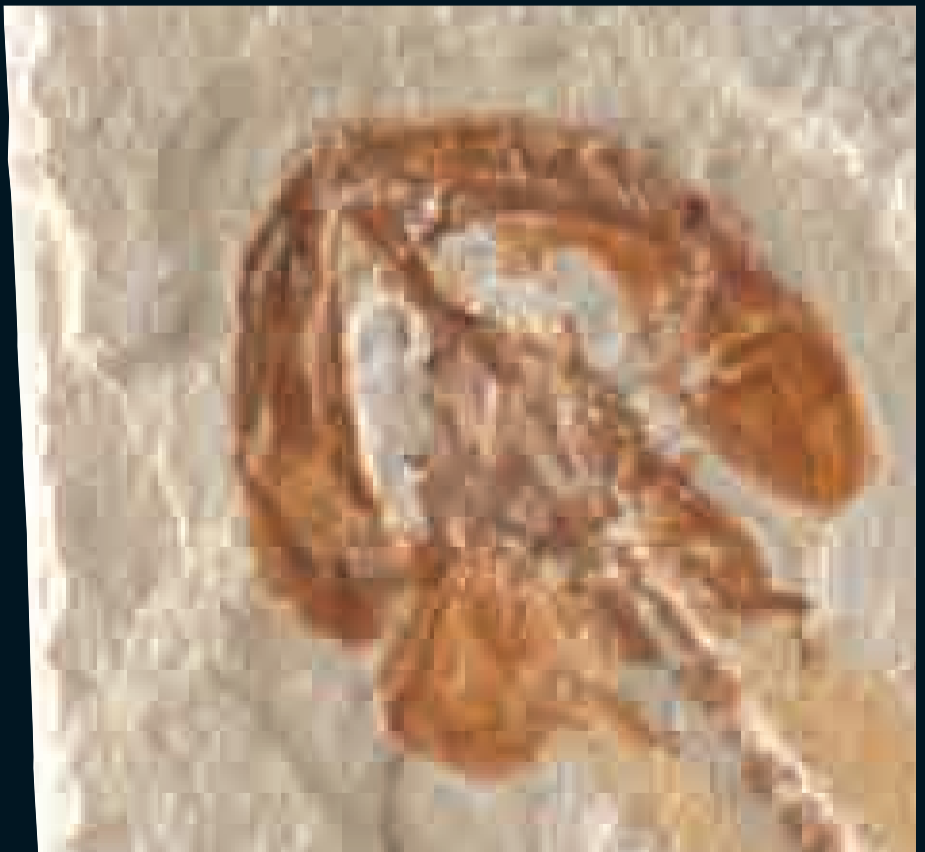
大小：8 厘米（3.2 英寸） × 15 厘米（6 英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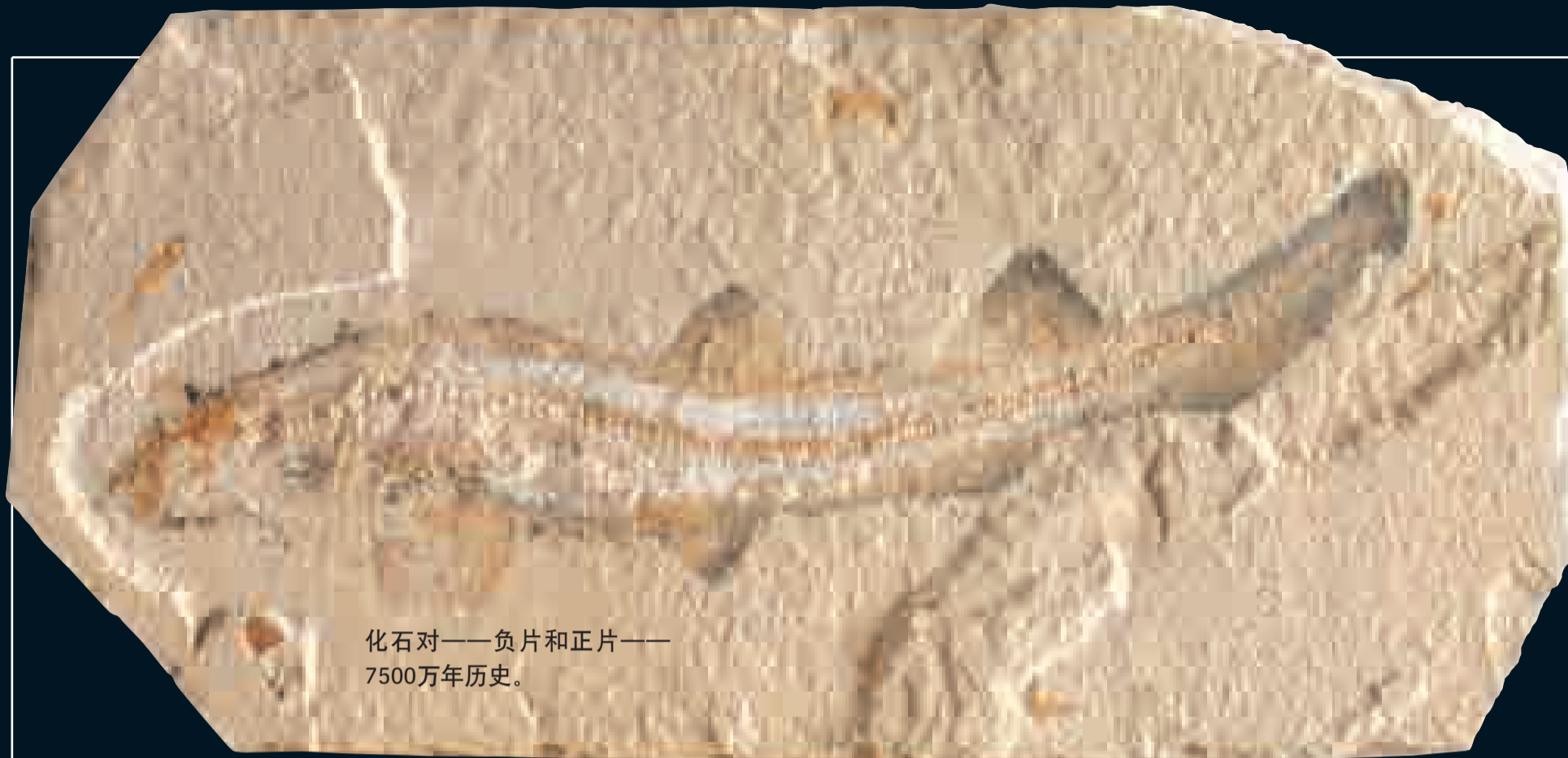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黎巴嫩，Haqil

时代：中白垩纪，森诺曼阶

此件鳗鲡化石的尺寸是8 厘米（3.2 英寸） × 15 厘米（6 英寸），化石的头部保存完好，其身体的细节部分可以通过研究方法补足。它们生活在数百万之前，但其与现代鳗鲡没有不同。这件1.46亿年到6500万年前的鳗鲡化石就是证据。







化石对——负片和正片——  
7500万年历史。



## 鲨鱼

年龄：7500万年

发现地点：黎巴嫩，Haqil

时代：白垩纪，森诺曼阶

在黎巴嫩山区经常能发现鲨鱼化石。鲨鱼属于软骨鱼类，软骨鱼的骨骼里不含钙，它们是由软骨组织构成的。它们体内的钙质只沉积在牙齿里或脊椎里。所以，发现的鲨鱼牙齿化石比它们的骨骼化石更多。

至今发现的最古老的鲨鱼化石可以追溯4亿年前。和其它生物一样，这件化石证明了鲨鱼在数亿年的岁月中没有任何变化。与进化论的观点相反，鲨鱼不是从其它物种演化来的，它们出现时就已经具有了所有应有的结构，换言之，它们是被创造出来的。





---

## 虾蛄

---

年龄：9800万年  
发现地：黎巴嫩  
地质年代：白垩纪

虾蛄（属蝉虾科）行动迟缓的甲壳类动物，长约40至45厘米（15至18英寸）。生活在现代的虾蛄和生活在数百万年前的虾蛄具有相同的特征。数百万年间并未发生丝毫变化。这块具有980万年历史的虾蛄化石证明了这一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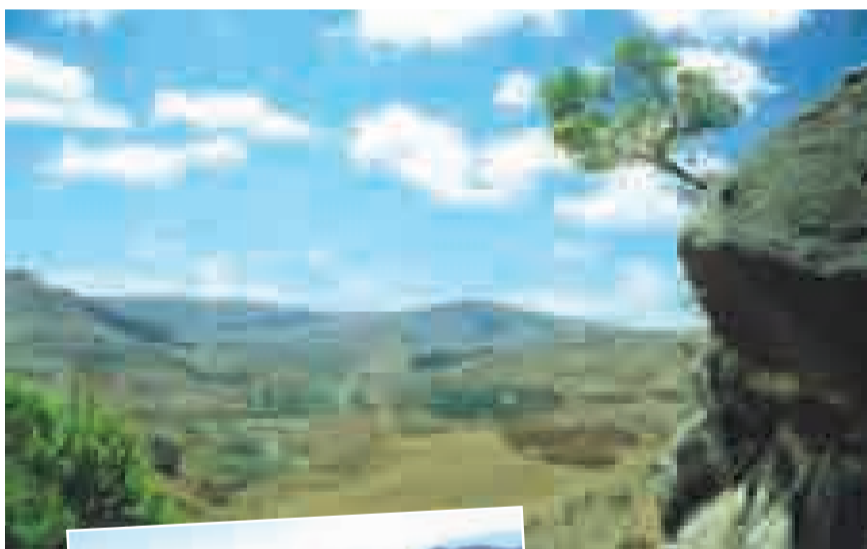


# 在马达加斯加岛发现的化石标本

世界第四大岛——马达加斯加位于于东非海岸附近的印度洋上。这一地区的动植物物种量占世界动植物总数的5%，其中80%都是马达加斯加特有的。该岛的东部海峡分布着低矮、陡峭的山崖。北部的柴拉塔纳纳（Tsaratanana）是山区，其中有一些天然火山。

地理研究资料表明在1.65亿年之前，马达加斯加是非洲的一部分，但是后来它脱离了非洲大陆。古生物学家在该岛发掘出大量中生代（2.48亿年到6500万年前）的鸟类、哺乳类和海洋生物化石。

这些化石和其它化石一样，都揭示出进化论和化石记录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这些化石可以证明，用进化论的观点无法解释生命的起源。物种的化石在地层中突然出现，并且这些物种在数亿年的时间里都没有任何变化，这就证明了：生物根本没有进化，它们是被创造出来的。



马达加斯加既有雨林又有沙漠，在这里发现了许多不同地质时代的化石。这些化石揭示了，生物在几亿年间是始终保持不变的。





1.72至1.68亿年历史的  
海胆化石。



这个1.14亿年历史的鸚  
鵝螺与现代的鸚鵝螺没  
有分别。





---

## 腔棘鱼

---

年龄：2.4亿年

发现地：马达加斯加，安比洛贝（Ambilob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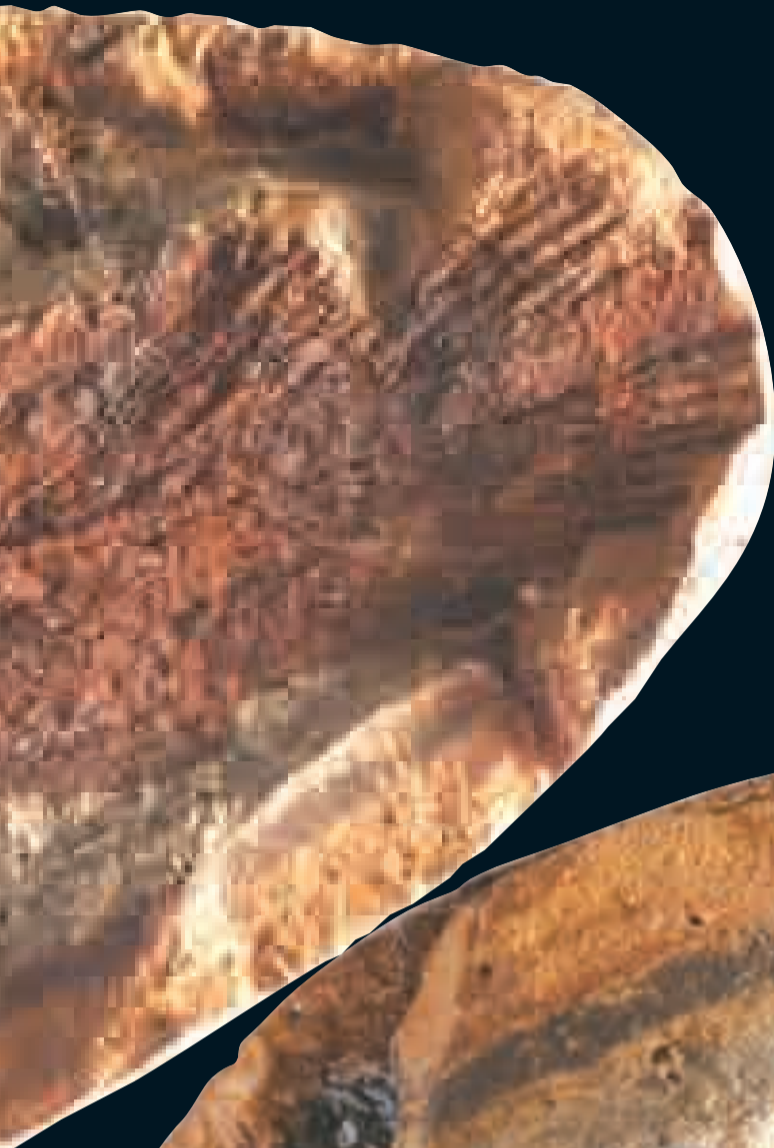
时代：下三叠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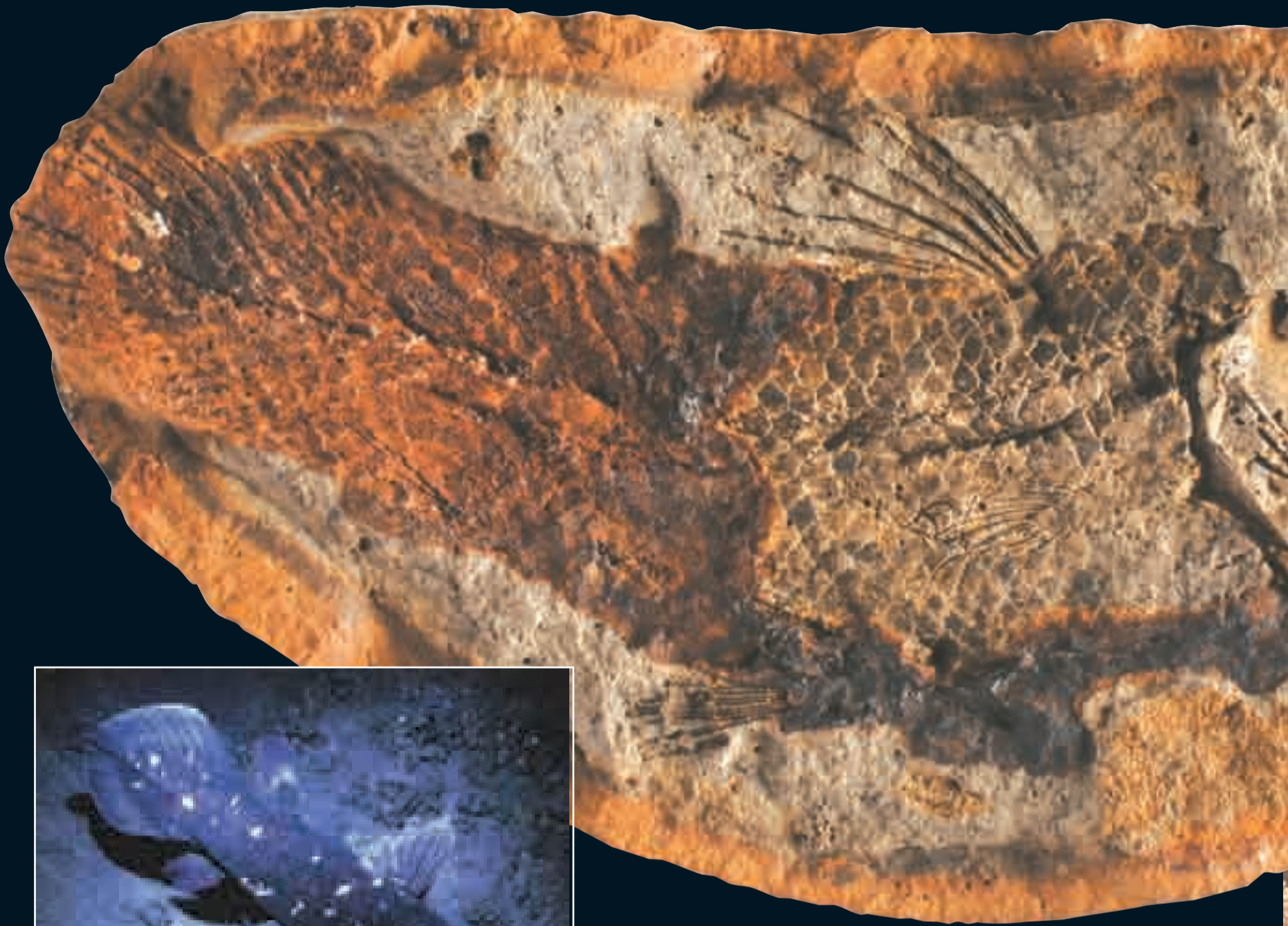
4亿年前的腔棘鱼对于进化论来说是一难以解释的谜。这种鱼在4亿年中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它们经历了大陆漂移、气候巨变、环境条件改变，但在这么漫长的时间中一直保持着最初的身体结构。这一事实令进化论者困惑不已。


进化论认为生物要进化，并且一直处于进化的过程中。而腔棘鱼的例子再次证明了这个理论是错误的。

这件腔棘鱼化石是断成两块。这类化石中，生物留在两块分离的岩石上的遗迹形成了一种镜面图像效果。









腔棘鱼是一种大型鱼，有150 厘米（5英尺）长，它的身上覆盖着厚厚的如同装甲一样的鳞片。腔棘鱼属于有骨鱼的硬骨鱼纲，在地层中发现的第一个化石标本来自泥盆纪时代。在1938年之前，很多进化论者想象这种鱼会用两对鳍在海底行走，并认为它是海洋动物和陆地动物的过渡形态。为了证明他们的观点，进化论者指出，他们在腔棘鱼化石找到具有骨结构的鳍。

然而，1938年人们在南非海岸捉到了一条活着的腔棘鱼，研究结果彻底地否定了他们关于腔棘鱼是“过渡形态”的观点。这种鱼原来被认为最晚已在7000万年前灭绝了。研究表明腔棘鱼在4亿年中都没有发生变化。



---

## 双壳类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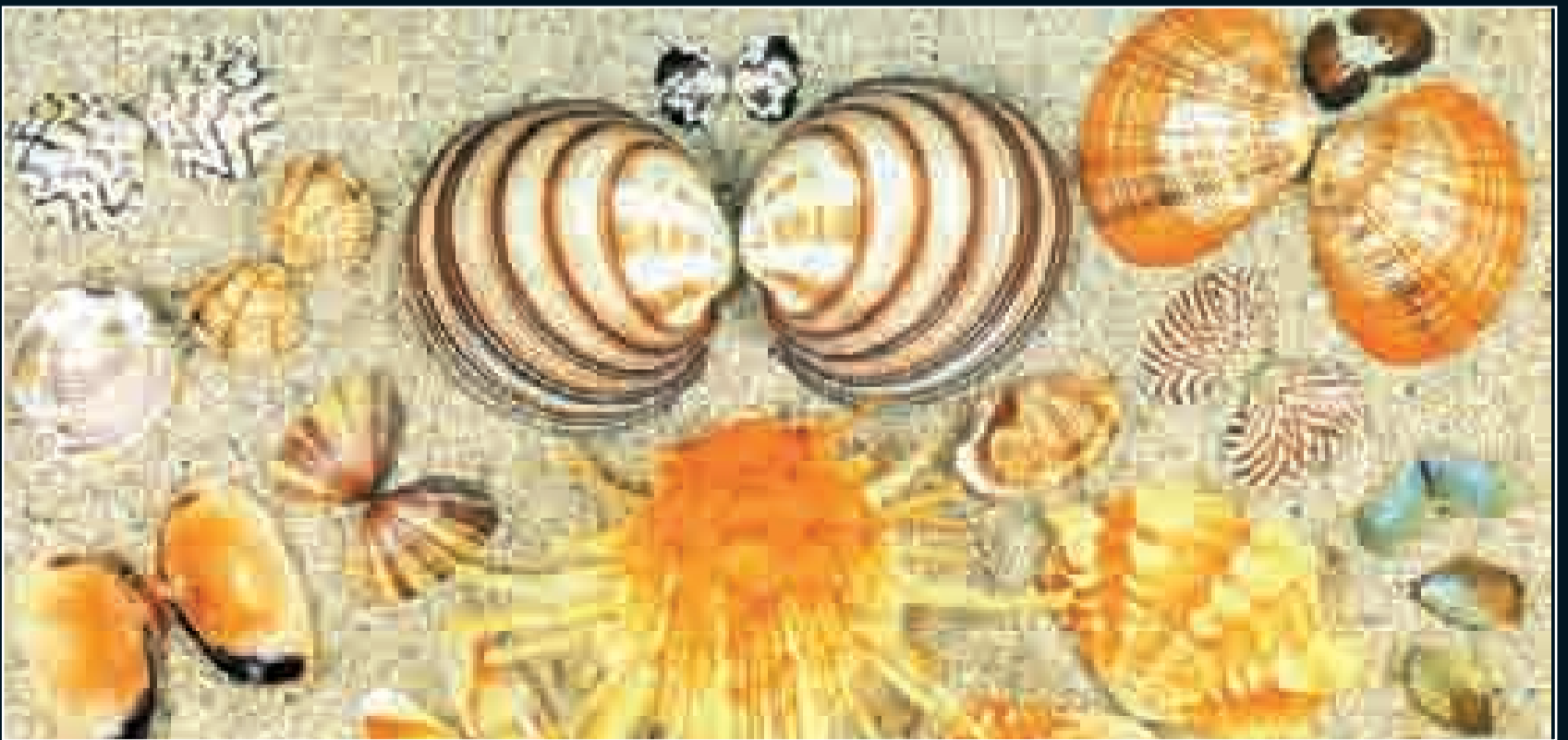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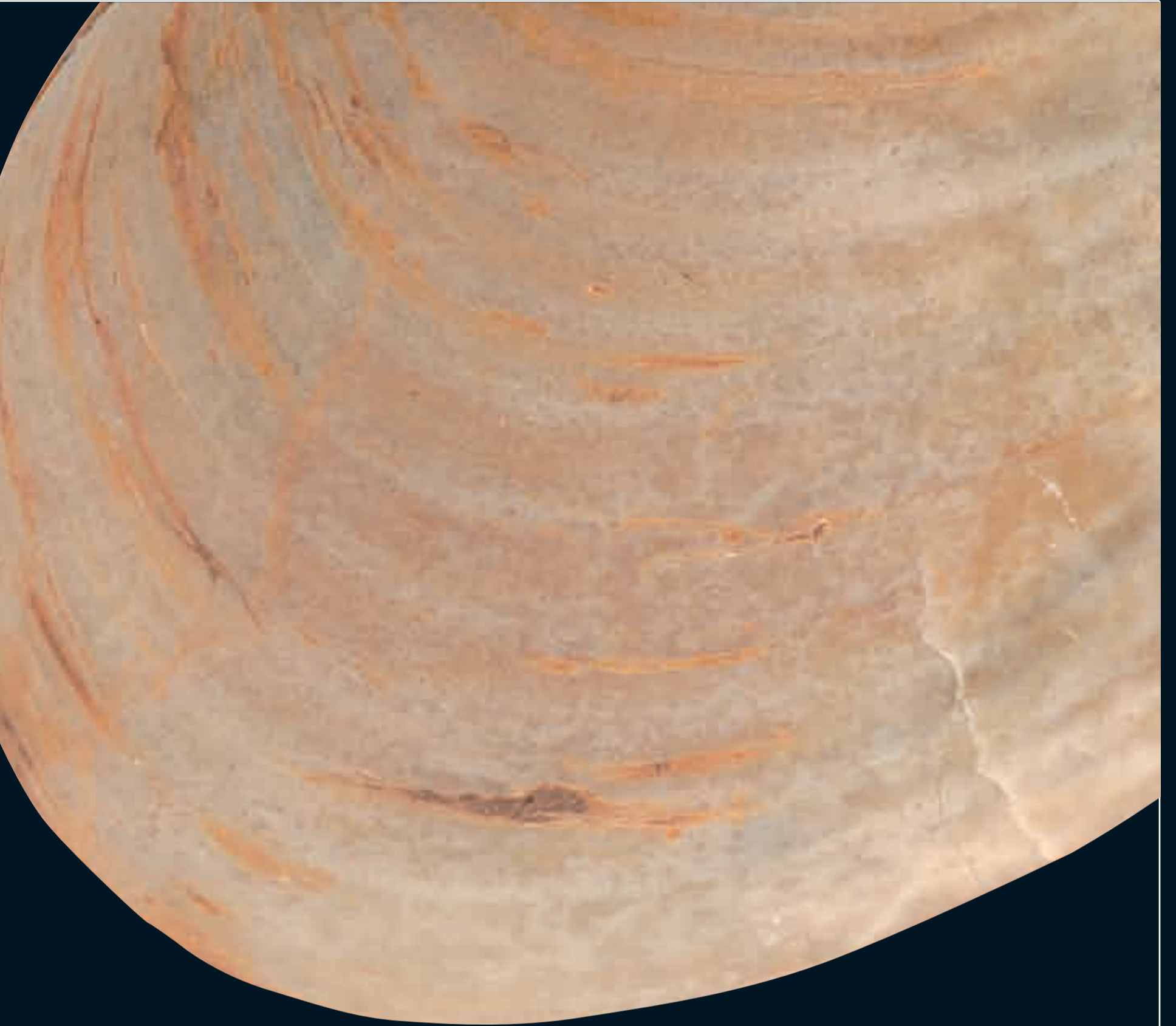
---

年龄：2.08亿年到1.46亿年

发现地：马达加斯加，马任加盆地（Majunga Basin）

时代：侏罗纪

图中距今2.08亿年到1.46亿年前的双壳类动物和现代的双壳类动物没有不同。这就证明了它们既没有进化也非过渡形态。





---

## 鹦鹉螺

---

年龄：1.14亿年

大小：55 毫米

发现地：马达加斯加

时代：白垩纪，阿尔比阶（Albian Stage）

3亿年前和1.5亿年前的鹦鹉螺与现代的鹦鹉螺有完全相同的构造。这个1.14亿年前的鹦鹉螺化石标本证明，该生物在数亿年间里都没有发生变化。





## 鹦鹉螺

年龄：1.13亿年到9700万年

大小：卵形顶端处1.9 厘米（0.7 英寸），5.3 厘米（2.1 英寸）宽

发现地点：马达加斯加，马哈赞加（Mahajanga）

时代：白垩纪，阿尔比阶

观察化石，我们发现生活在数亿年前的生物和现在它们的后代在构造上都没有什么不同。鹦鹉螺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它们从出现那一刻起就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件1.13亿年到9700万年前的鹦鹉螺化石就是证据。





---

## 海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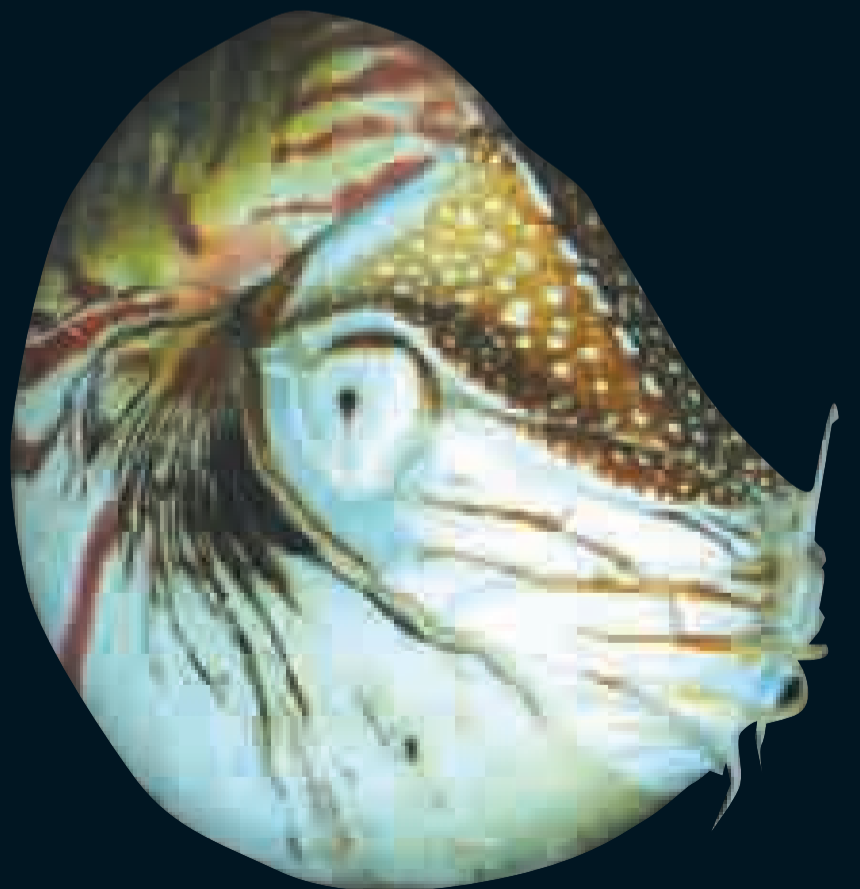
年龄：1.72亿年到1.68亿年  
发现地点：马达加斯加  
时代：侏罗纪，巴裘阶

这件海胆化石距今1.72亿年到1.68亿年间，它和现代的海胆没有区别。这说明该生物没有进化，它们是被创造出来的。









---

## 鹦鹉螺

---

年龄： 1.13亿年到9700万年

大小： 卵形顶端处6.6 厘米（2.6 英寸）， 5 厘米（2 英寸）宽

发现地点： 马达加斯加， 马哈赞加（Mahajanga）

时代： 白垩纪， 阿尔比阶

生活在距今1.13亿年到9700万年之间的鹦鹉螺和现代的鹦鹉螺相同， 这个事实再次证明了进化论是个大骗局。



## 鹦鹉螺

年龄：1.14亿年  
大小：55厘米（2.1英寸）  
发现地点：马达加斯加  
时代：白垩纪，阿尔比阶

鹦鹉螺在3亿年的时间内没有任何变化，这一事实对于进化论是个严重打击。这颗1.14亿年前的鹦鹉螺和现代鹦鹉螺完全相似。



---

## 双壳类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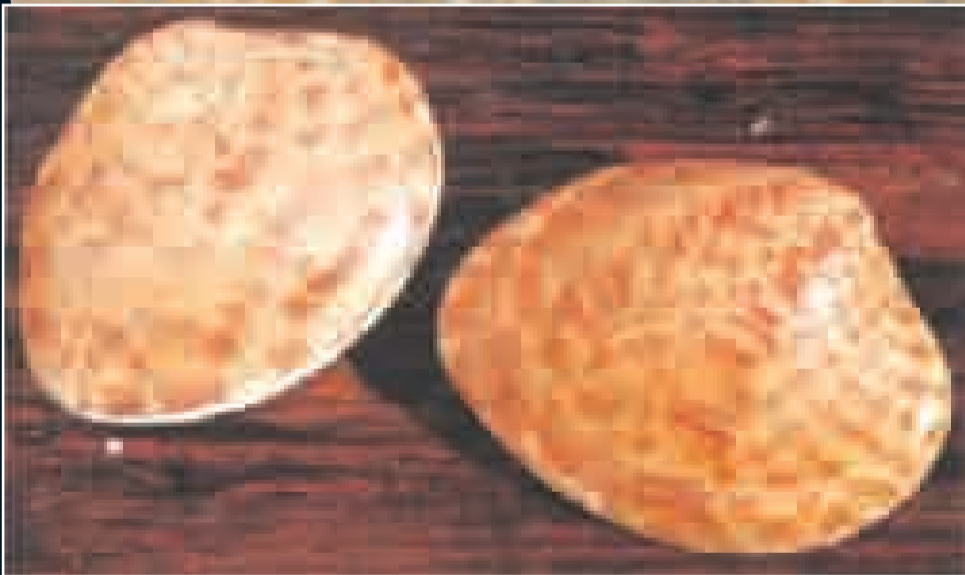
---

年龄：2.08亿年到1.46亿年

发现地点：马达加斯加，马任加盆地（Majunga Basin）

时代：侏罗纪

化石记录中的海洋甲壳类生物在数亿年中一直保持了相同的特征，有两个壳的双壳贝就是一个例子。形成这件化石的双壳动物生活在2.08亿年到1.46亿年前，它的存在对进化论是个挑战，因为它和现在的双壳动物是相同的。





---

## 鹦鹉螺

---

年龄：1.14亿年

大小：70毫米（6.7英寸）

发现地点：马达加斯加

时代：白垩纪，阿尔比阶

现在，人们经常可在海边发现鹦鹉螺，它是无脊椎动物。这种生物揭示了，进化论是不成立的。现代的鹦鹉螺和生活在1.44亿年前的鹦鹉螺没有不同之处。





---

## 鹦鹉螺

---

年龄：1.14亿年

大小：17厘米（6.6英寸）


发现地点：马达加斯加

时代：白垩纪，阿尔比阶（Albian Stage）

鹦鹉螺这一物种已存在了3亿年，它们一直保持着同样的身体构造。这件鹦鹉螺化石有1.14亿年的历史。该生物在数亿年中都没有任何变化，这个事实证明，进化根本不存在。







在中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发现的化石标本

# 在中国发现的化石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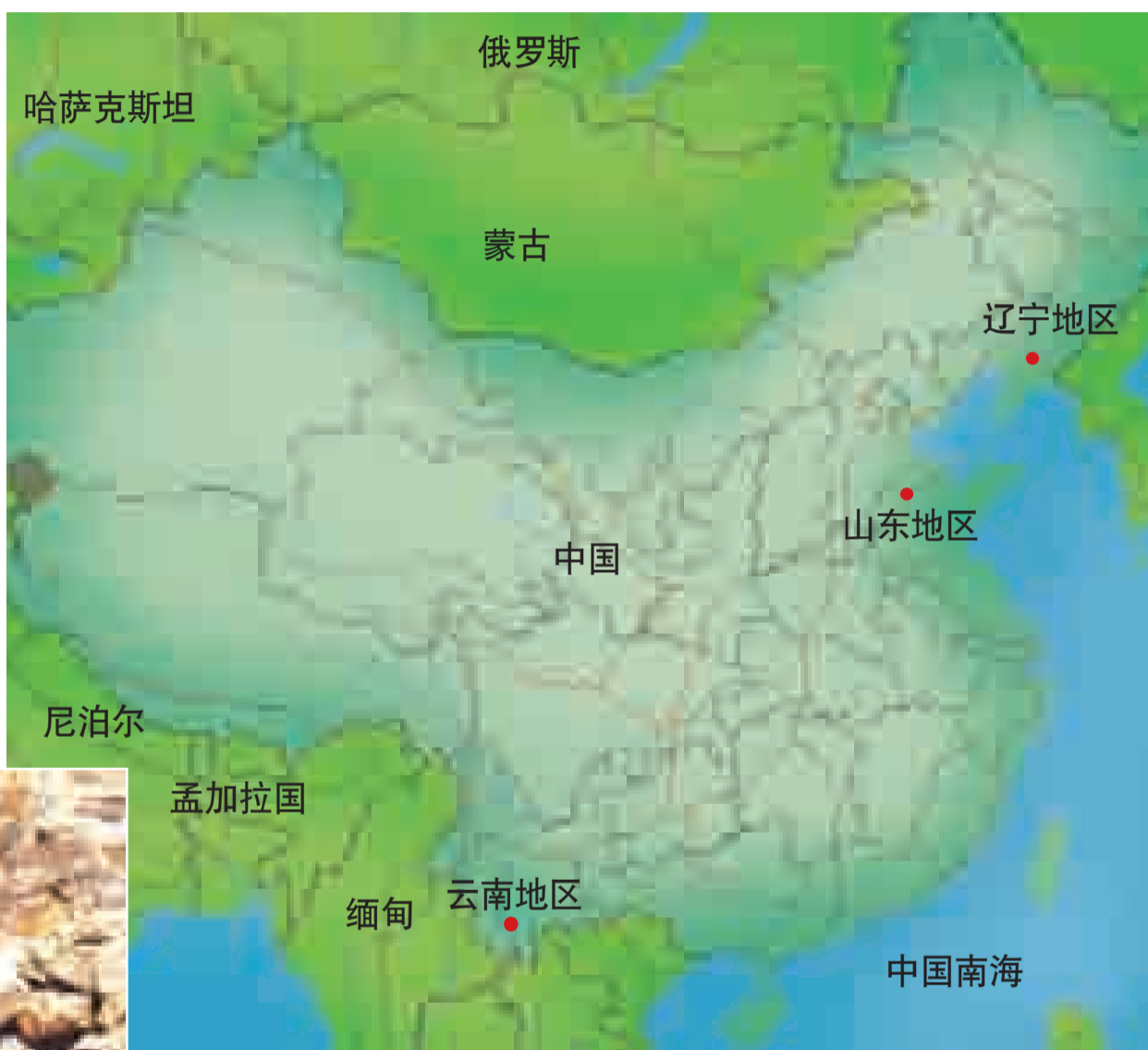
在亚洲的地质史上，各种山区岩层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喜马拉雅山属于地球上最年轻的山脉，在山脚下发现的大量海洋无脊椎动物化石证明这里的地质层曾经被海水覆盖。

亚洲大陆最重要的化石床在中国境内。而中国最丰富的化石床又分布在辽宁西部及云南和山东省境内。在这些地方发现了大量的鸟类、哺乳类、两栖类、爬行类、鱼类、昆虫和植物化石。每一件化石都再次证明了生物从来没有经历过进化，它们为真主造世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在辽宁地区的义县和九佛堂地层发现了特殊的动物群（属于特定区域或特定时代的动物）化石。这两处的地层都包含了大量白垩纪时期（1.46亿到6500万年前）的化石。

云南的澄江地层包含了

在北票进行的化石采挖工作。在该地区发现的一些开花植物化石是最古老的。



旁边：辽宁一种含化石的岩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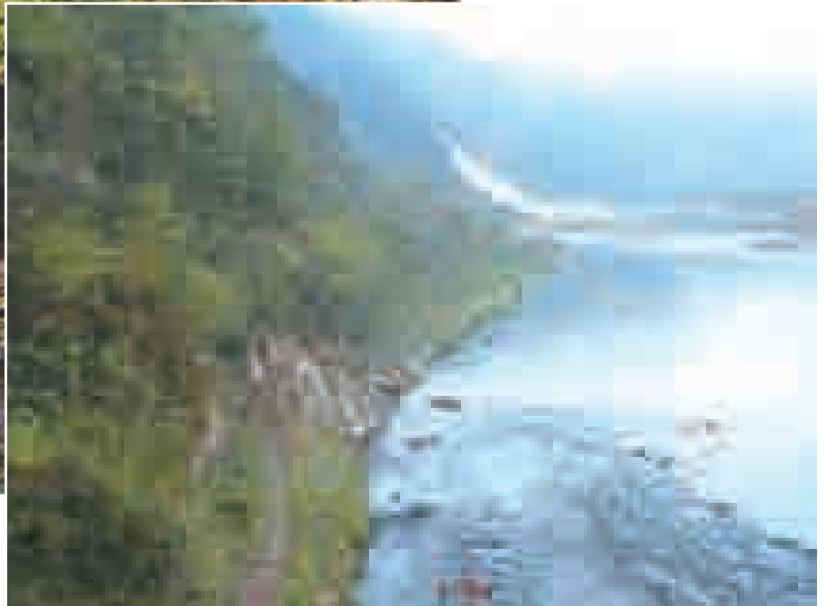


在辽宁化石区进行的研究发现了许多标本，揭示了进化论的无效。如图所示为一种岩层。

各种寒武纪（4.9亿到4.53亿年前）的生物化石，它在地质学上的地位极其重要。在这个地层中发现了大量的化石，包括海藻、海葵、海绵、三叶虫、其他类似三叶虫的节肢动物、环节动物、其它种类的蠕虫——这些化石的出现对于进化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它们证明了寒武纪的生物就已经具有了各种复杂的特征，和现在的生物物种的形状非常接近，有些生物的特征甚至比现有的同物种还要先进、高级。这些事实从根本上摧毁了进化论者关于“现代生物是从所谓的原始生物进化而来的”的所有观点。



云南的化石区之一





---

## 蜉蝣

---

年龄：1.25亿年

大小：20毫米（0.8英寸），母岩：118毫米（4.6英寸）×68毫米（2.7英寸）

发现地点：中国辽宁省朝阳市

地层：义县组地层

时代：下白垩纪

图中的蜉蝣化石是一件“活化石”。这件标本有1.25亿年历史，它与现代蜉蝣一样，这就证明了进化论是错误的。







## 蝎蛉

年龄：1.25亿年

大小：翅，19毫米（0.8英寸），母岩：75毫米（3英寸）×95毫米（3.7英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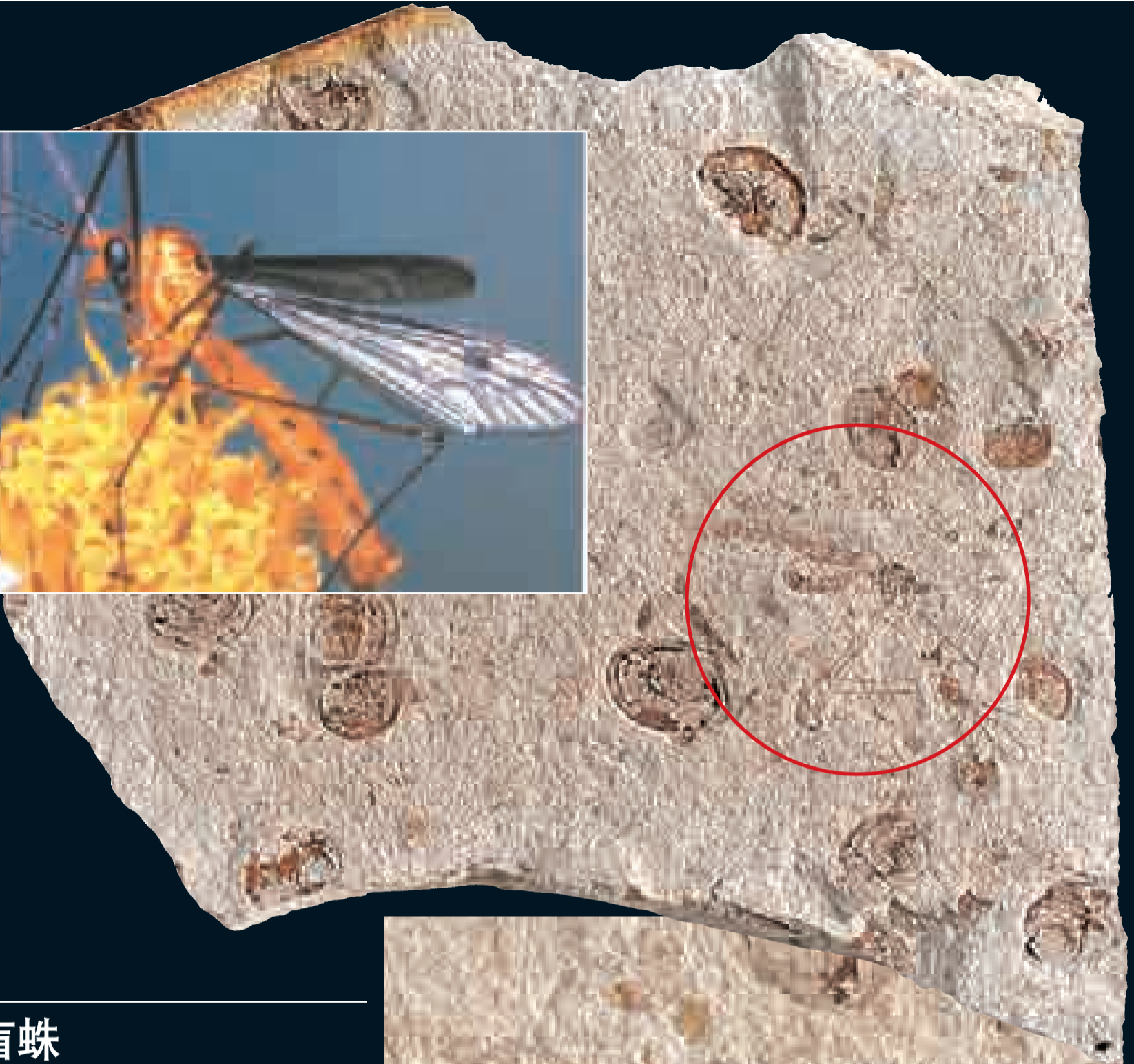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中国辽宁省朝阳市

地层：义县组地层

时代：下白垩纪

蝎蛉是一种小昆虫，它的平均翅膀长度为50毫米（2英寸）。因为它肚子上的器官很像蝎子的刺，所以它被称为“蝎蛉”。

图中的化石有1.25亿年历史，当时的蝎蛉与现代仍存活的蝎蛉没有区别。这就清楚地证明了蝎蛉和其它生物一样都没有经历过进化。



## 盲蛛

年龄：1.28亿年

大小：12毫米（0.5英寸）；翅9毫米（0.4英寸）；母岩：72毫米（2.8英寸）×48毫米（1.9英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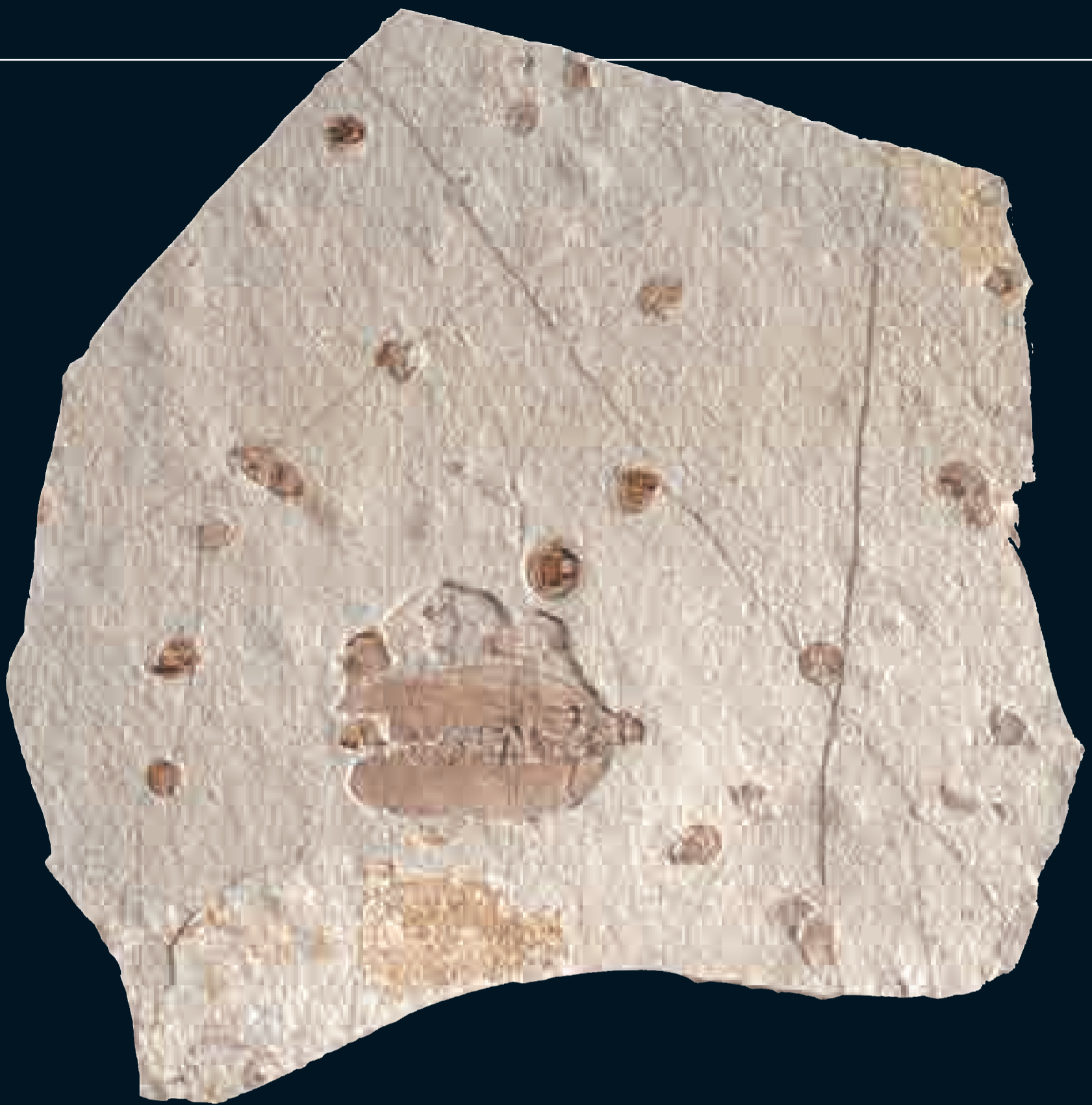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中国辽宁省朝阳市

地层：义县组地层

时代：下白垩纪

盲蛛类似于蚋或蚊，但是它的构造又与真正的蚋很不相同。它最主要的特征是腿很长，几乎是身长的两倍。和其它的生物化石一样，化石中盲蛛的构造和现代盲蛛一样。现代的盲蛛和生活在百万年前的盲蛛没有区别，这就证明了生物没有进化。





---

## 沫蝉

---

年龄：1.25亿年

大小：23毫米（0.9英寸），母岩：80毫米（3.2英寸）×80毫米（3.2英寸）

发现地点：中国辽宁省朝阳市

地层：义县组地层

时代：下白垩纪

沫蝉（为“沫蝉科”）的幼虫被起保护作用的泡沫分泌液里。现代沫蝉和百万年前的沫蝉没有区别。虽然数百万年的时间过去了，这种昆虫还是保持原样，这就证明了生物没有发生进化。







---

## 飞虱

---

年龄：1.25亿年

大小：17毫米（0.7英寸），母岩：60毫米（2.4英寸）×46毫米（1.8英寸）

发现地点：辽宁省朝阳市

地层：义县组地层

时代：下白垩纪

这种以植物为食的昆虫成虫可以分为两类：一种能飞，一种不能。这两个物种的构造在数百万年间都没有发生变化，生活在现在的飞虱所有的复杂结构和系统，百万年前的飞虱也都具备。在漫长的百万年时间里，这些特征都保持不变，这就说明进化论者提出的进化过程根本没有发生。





---

## 蕈蚊

---

年龄：1.28亿年

大小：8毫米（0.3英寸）长；翅长5毫米（0.2英寸）；母岩：77毫米（3英寸）  
× 50毫米（2英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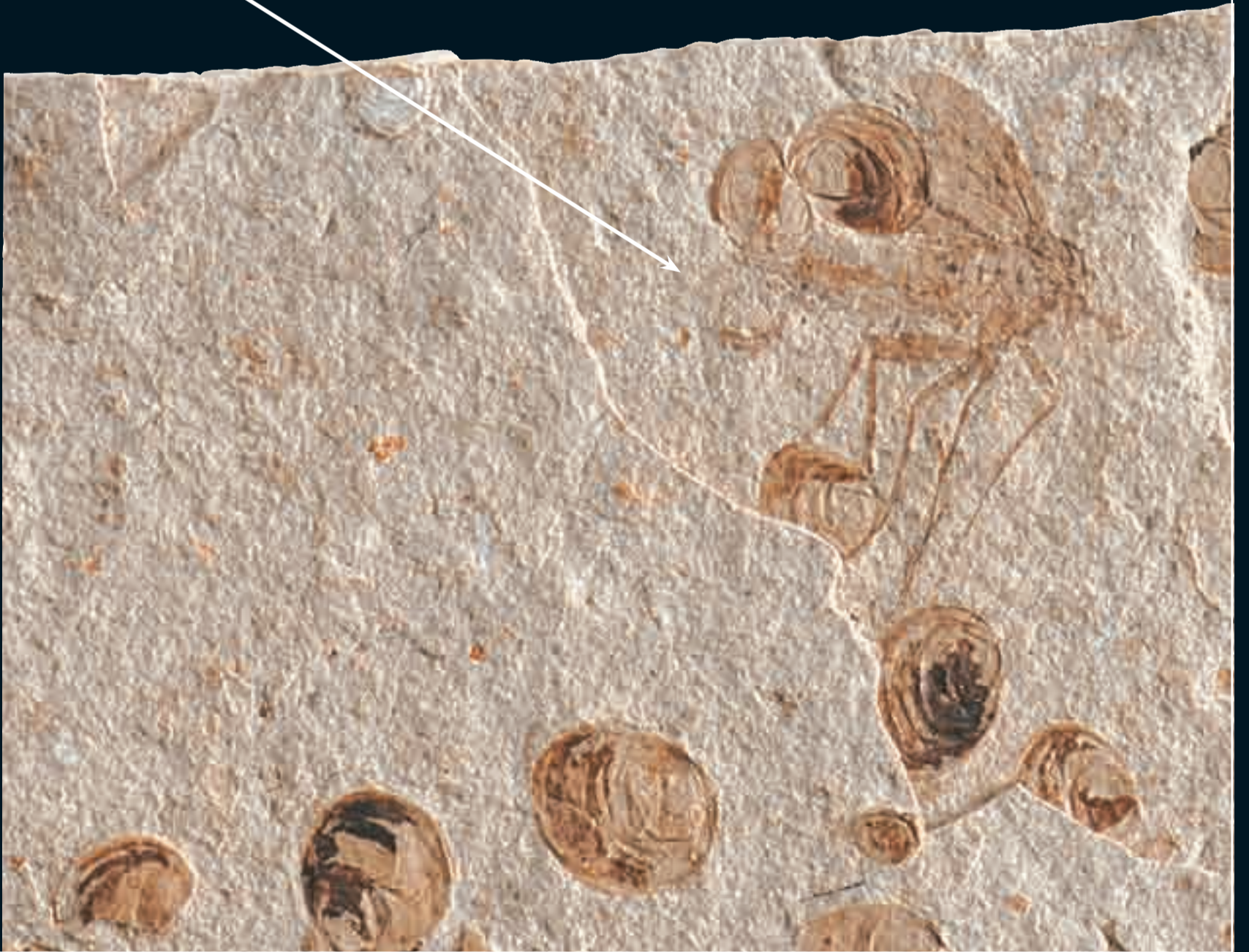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辽宁省朝阳市

地层：义县组地层

时代：下白垩纪

蕈蚊属于眼蕈蚊科，主要生活在潮湿地区，喜欢停留在植物低矮、靠近泥土的部位。

图中的蕈蚊化石有1.28亿年历史，它们和现代的蕈蚊一样。化石记录表明蕈蚊一直保持不变，这个事实证明了它们不是从其它物种进化来的。





---

## 火蜥蜴

---

年龄：1.25亿年

大小：火蜥蜴：11厘米（4.3英寸）×6厘米（2.4英寸）长；母岩：29.6厘米（11.7英寸）

发现地点：辽宁省葫芦岛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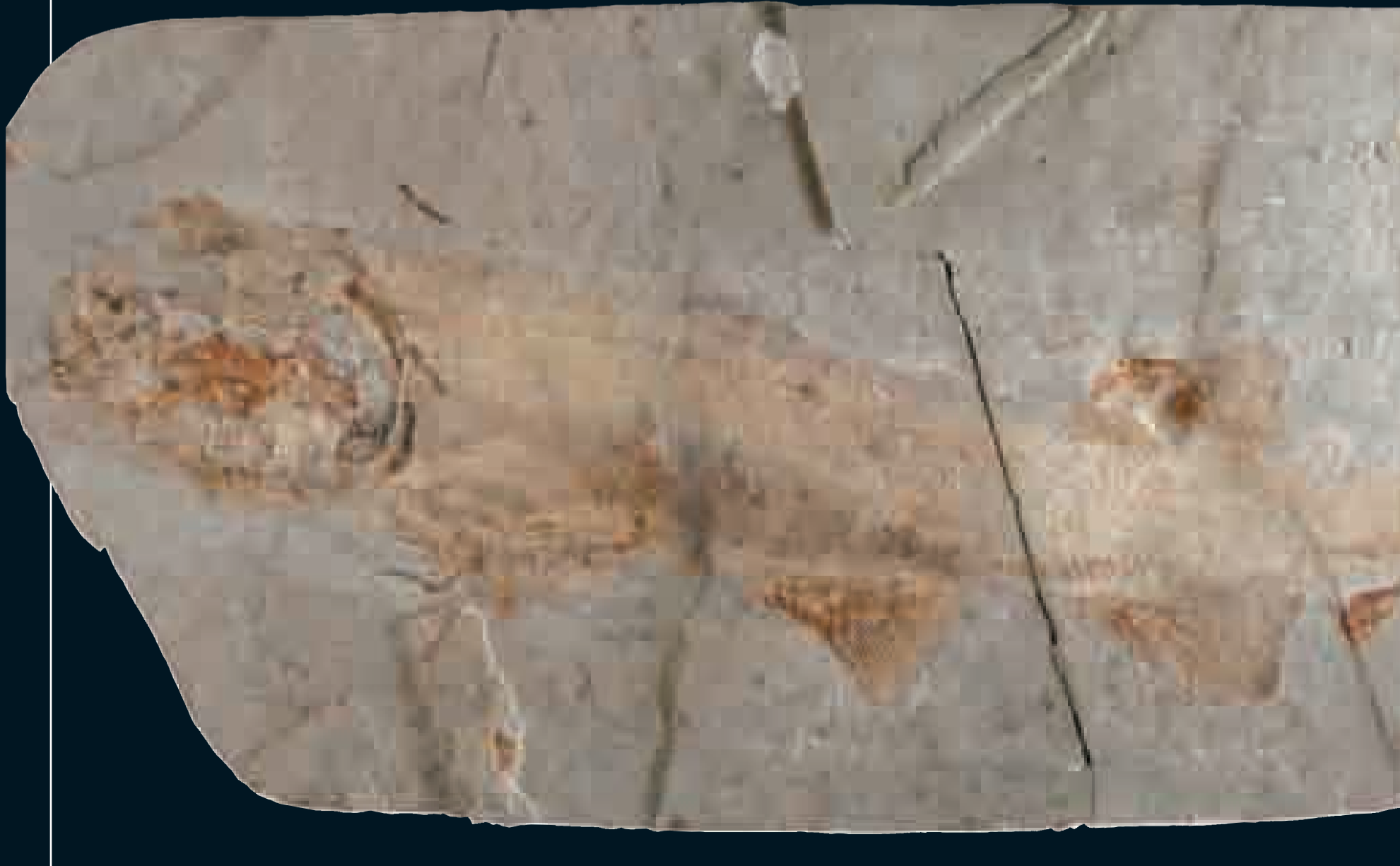
地层：九佛堂组地层

时代：下白垩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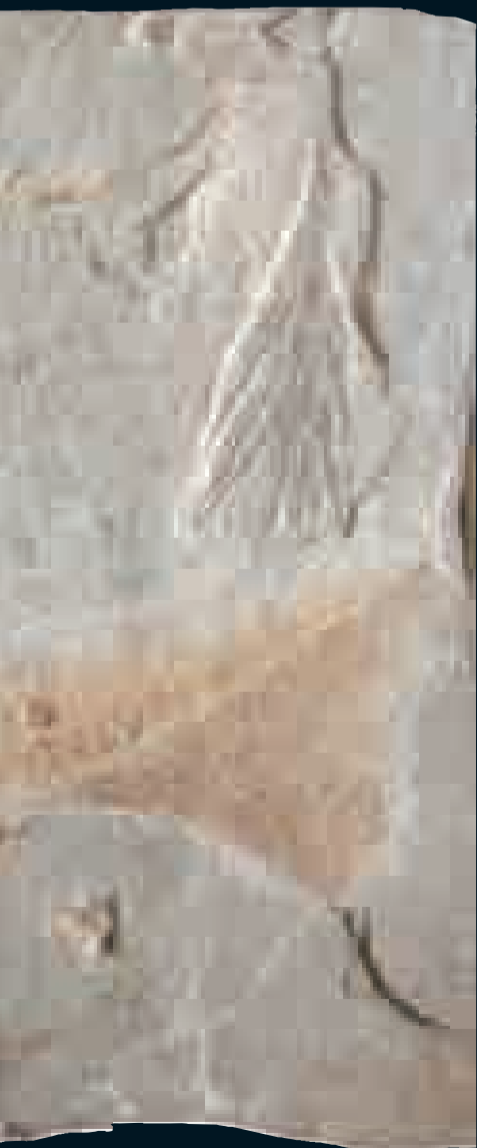
这件在中国发现的火蜥蜴化石是世界已知的最古老的火蜥蜴化石。火山突然爆发以后，化石往往因为被火山灰覆盖住而保存得很好，这件化石保存得极其完好，我们甚至可以发现其中有火蜥蜴的软组织和它们吃的最后食物。

化石里的火蜥蜴和现代火蜥蜴没有区别。两栖类动物在数亿年的时间里都一直保持不变，这再一次证明了进化论是错的。









## 鲟鱼

年龄： 1.44亿到1.27亿年

大小： 48厘米（19英寸）

发现地点： 中国辽宁省北票市四合屯

地层： 炒米店子组（热河群），九龙松段

至今还没有人找到可以证明所谓生物进化论的过渡态链条。也没有找到证据证明所谓鱼的“进化”。所有不同纲的鱼在化石记录中都是同时突然出现的，它们没有祖先。有数十万件无脊椎动物化石、数十万件鱼化石，但就是没有一件是过渡态“缺失链条”的化石。这个年龄在1.44亿到1.27亿年之间的鲟鱼化石就是个例子，证明鱼一直都是鱼。





## 海龟

年龄：1.46亿年到6500万年

大小：母岩：17.5厘米（7英寸）× 21厘米（8.3英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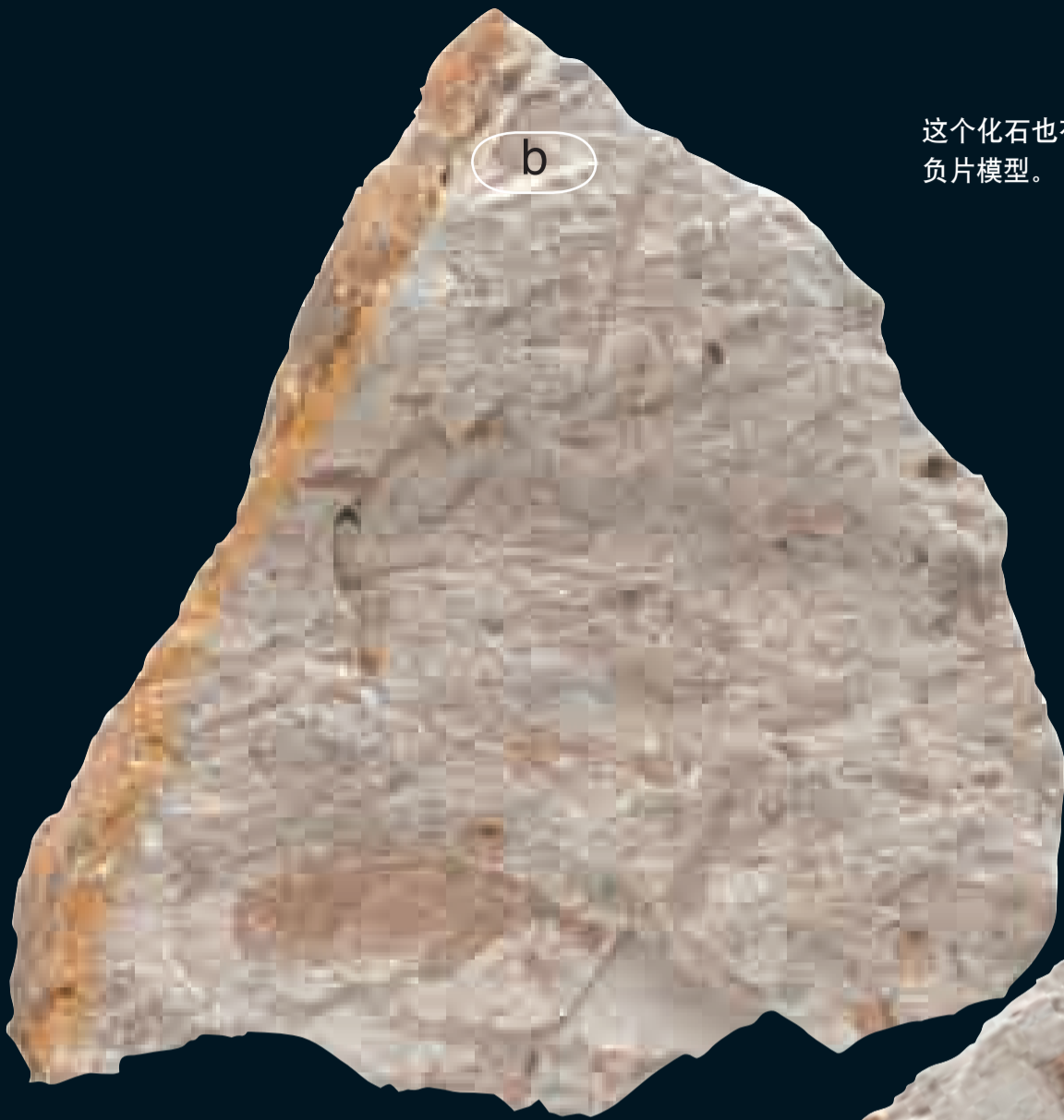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辽宁省凌源市

地层：义县组地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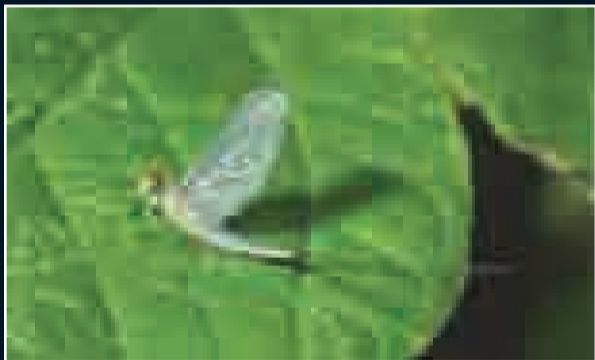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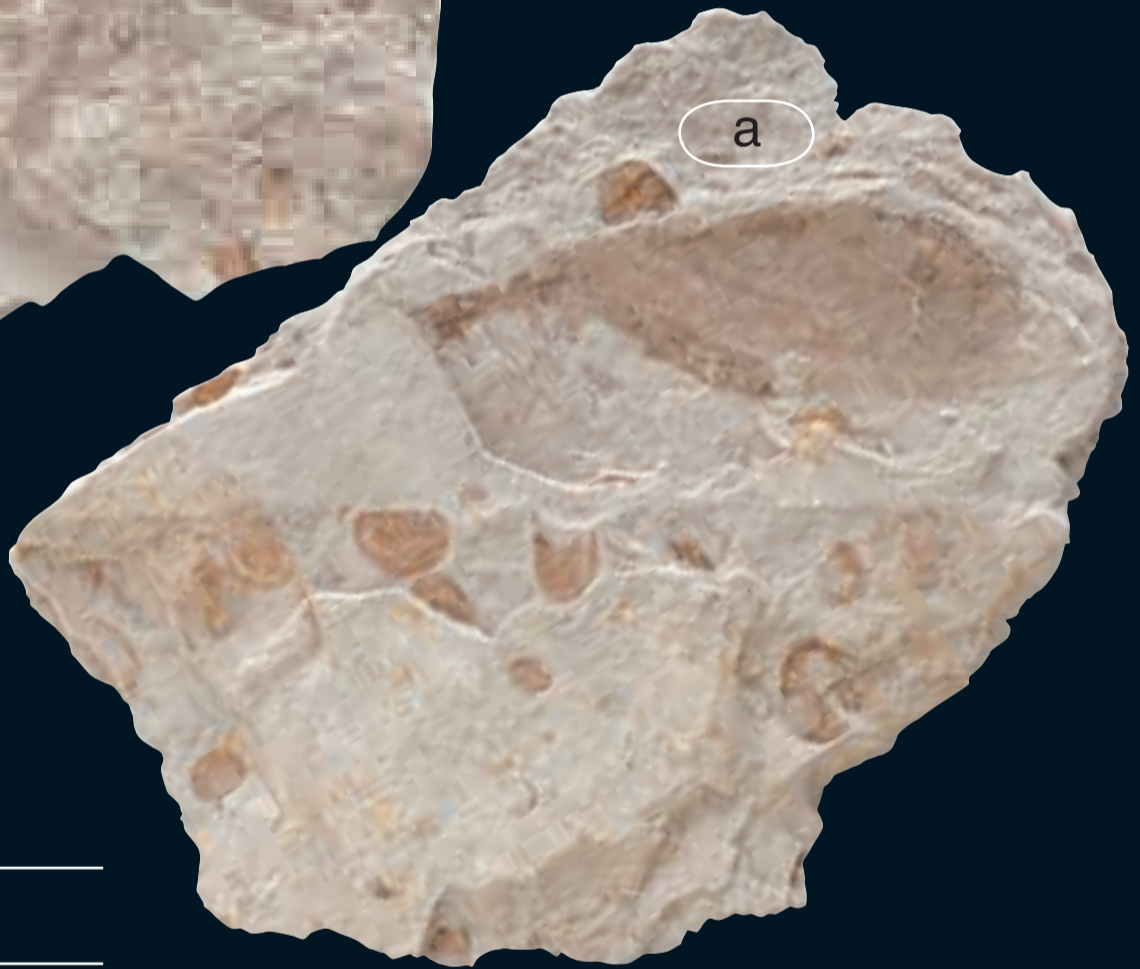
时代：白垩纪

科学发现表明生物没有进化，而进化论者却对此视而不见。图中的化石是生活在1.46亿年到6500万年之间的海龟，它与现代的海龟一样，这个事实再一次强调了进化论者不愿意正视的结论：“生物在百万年中没有任何变化，换句话说，它们没有进化。”





这个化石也有两部分，显示出了它的正片结构和负片模型。



## 蜉蝣

年龄：1.56亿到1.5亿年

大小：躯体：3.3厘米（1.3英寸）；母岩：7.6厘米（3英寸）×10厘米（4英寸）

发现地点：辽宁省北票市

时代：上侏罗纪

和其它昆虫一样，蜉蝣一直保持着它们出现那一刻起就已具有的特征和系统。化石向我们展示蜉蝣没有经历过任何过渡阶段，生活在1.56亿到1.5亿年的蜉蝣和生活在现在的蜉蝣具有一样的构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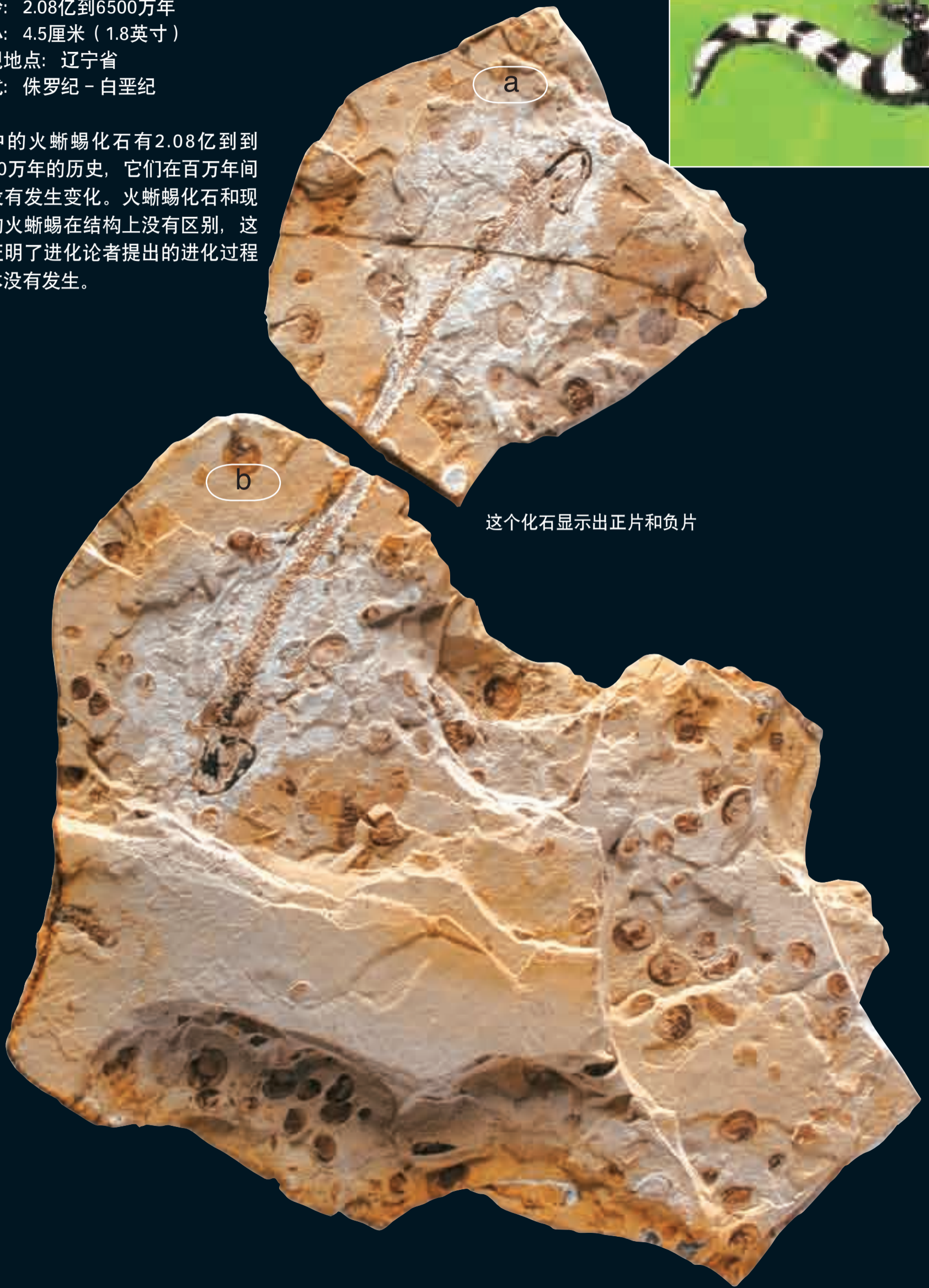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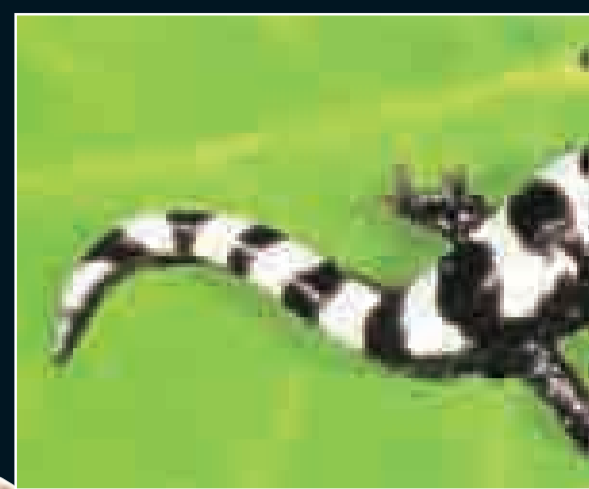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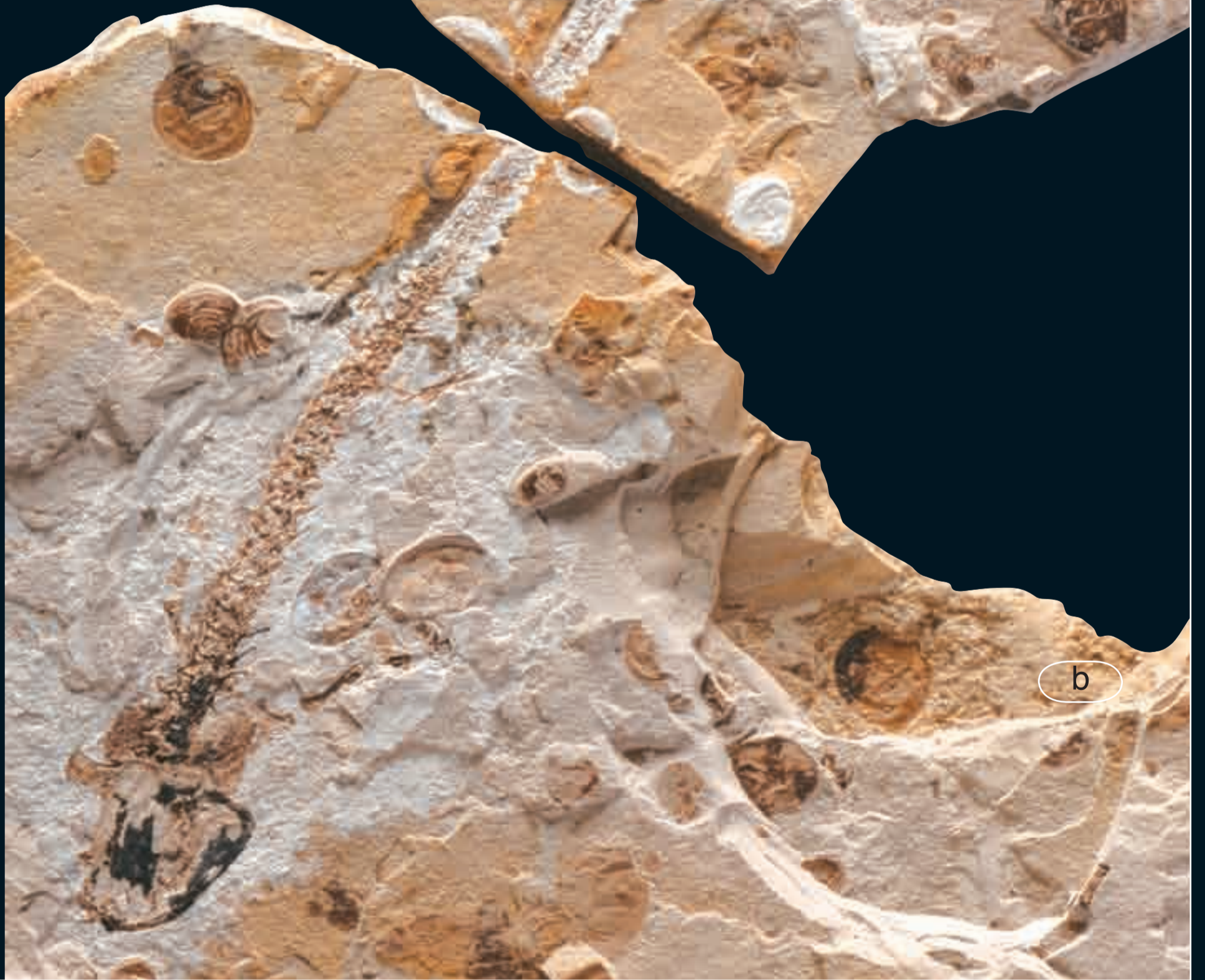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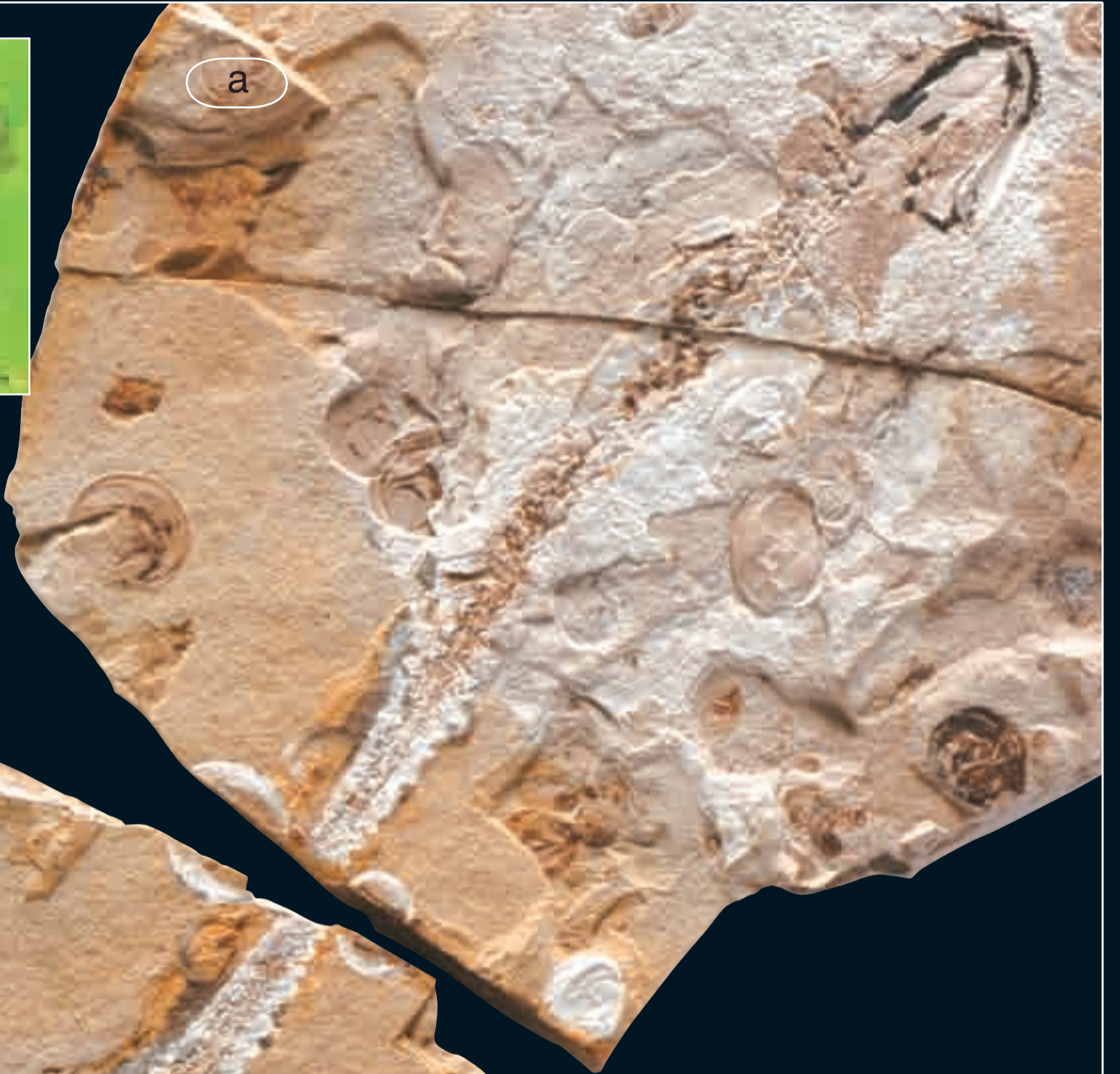
## 火蜥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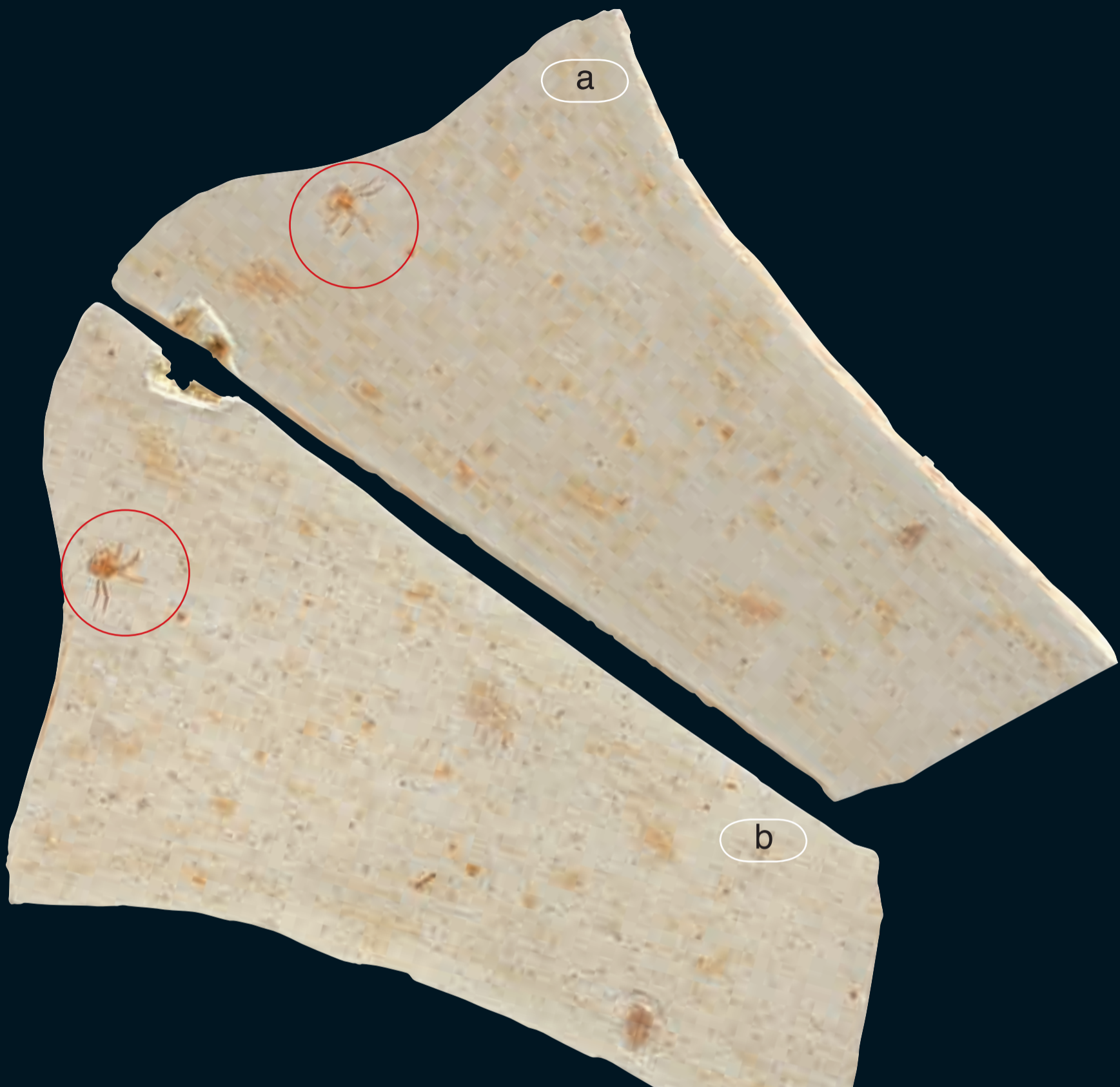
年龄: 2.08亿到6500万年  
大小: 4.5厘米 (1.8英寸)  
发现地点: 辽宁省  
时代: 侏罗纪 - 白垩纪

图中的火蜥蜴化石有2.08亿到到6500万年的历史, 它们在百万年间都没有发生变化。火蜥蜴化石和现代的火蜥蜴在结构上没有区别, 这就证明了进化论者提出的进化过程根本没有发生。



这个化石显示出正片和负片





## 蜘蛛

年龄：1.56亿到1.5亿年

大小：1.5厘米（0.6英寸）（腿间长），0.7厘米（0.28英寸）（躯体）

发现地点：中国辽宁省北票市

时代：上侏罗纪

已知最古老的蜘蛛化石是一只水蜘蛛，它生活在4.25亿年前。图中的化石有1.56亿到1.5亿年历史，这些化石显示了蜘蛛在数亿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不变，进化论者对此无法做出合理的科学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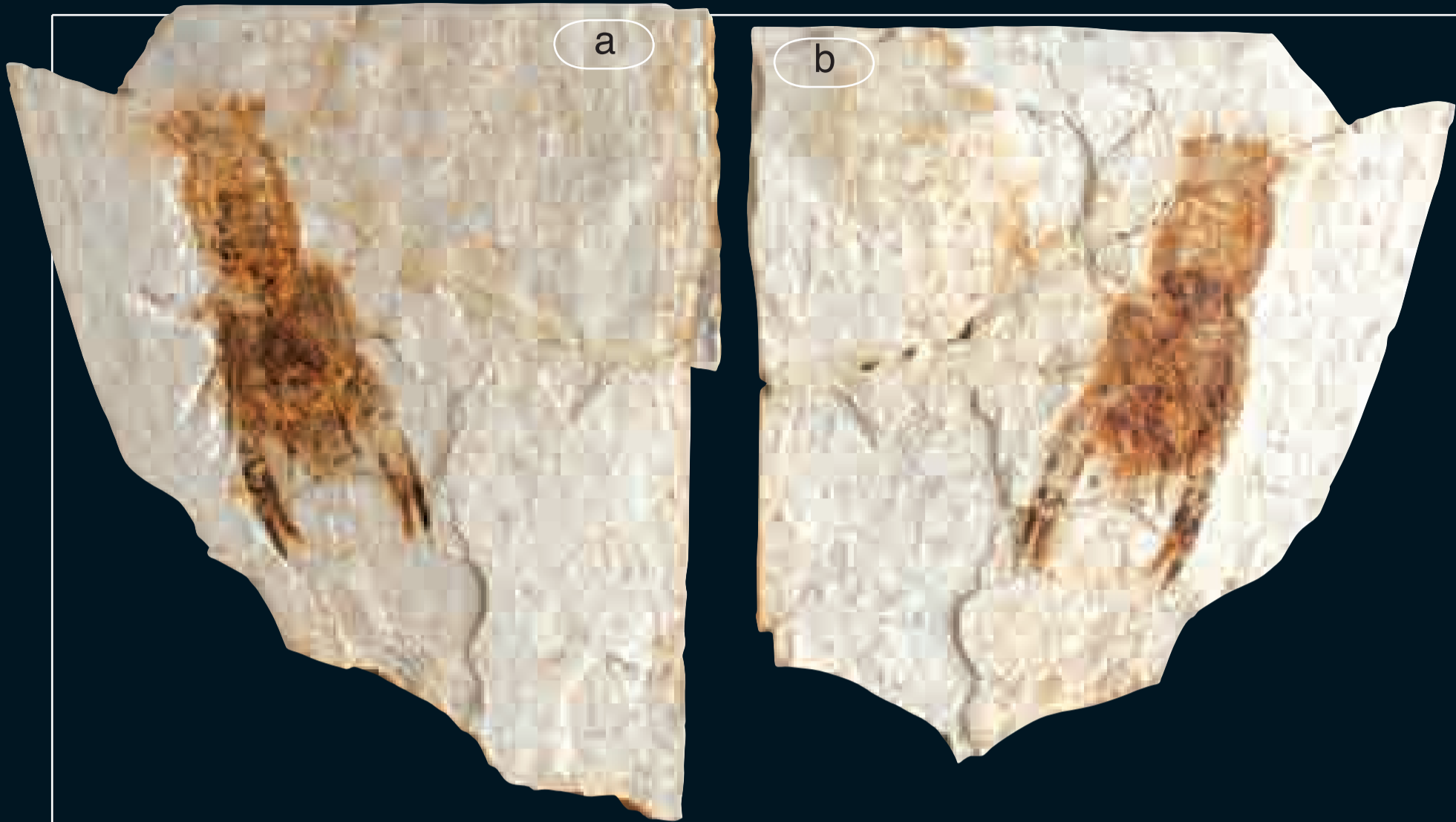


b



a





---

## 小龙虾

---

年龄：1.28亿年

大小：1) 109毫米(4.3英寸)长；母岩：158毫米(6.2英寸) × 165毫米(6.5英寸)

2) 109毫米(4.3英寸)长；母岩：180毫米(7.1英寸) × 160毫米(6.3英寸)

发现地点：辽宁省凌源市

地层：义县组地层

时代：下白垩纪

小龙虾是淡水甲壳类动物，形状类似龙虾。在过去的数百万年中，它们一直保持着同样的构造，生活在1.28亿年前的小龙虾和生活在现代的小龙虾结构一样，这种情况进化论者无法解释。化石揭示出了一个真相：生物是由真主创造的。



## 蜻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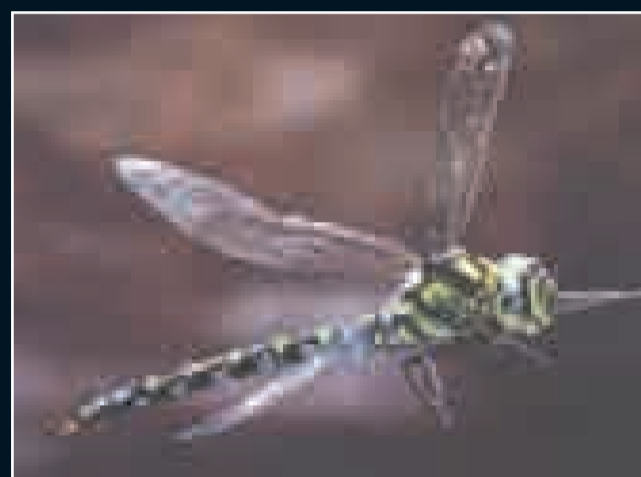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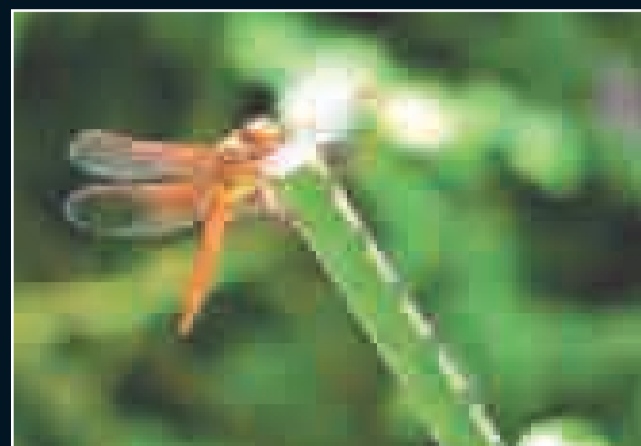
年龄：1.56亿到1.5亿年

大小：翅幅：11.4厘米（4.5英寸）； 躯体：7.6厘米（3英寸）； 母岩：16.5厘米（6.5英寸）× 13.7厘米（5.4英寸）

发现地点：辽宁省北票市

时代：上侏罗纪

主要的直升飞机制造者在设计飞机时，都研究过蜻蜓的翅膀结构和飞行机制。蜻蜓在1.5亿年前就具有了先进的飞行机制，能有效地发挥它们翅膀结构的作用。这件有数亿年历史的蜻蜓化石否定了进化论，属于进化论者无法解释的现象。







---

## 狼头骨

---

年龄：2000万年  
大小：25厘米（10英寸）  
发现地点：亚洲  
时代：中新世

哺乳动物化石否定了进化论。图中的狼头骨化石有2000万年历史，在这2000万年中，狼一直保持了它们的结构不变，这证明进化论是错误的。





## 鸟

年龄：1.4亿年

大小：母岩16厘米（6.3英寸）×17厘米（6.7英寸）

发现地点：中国辽宁省北票市上园镇四合屯

地层：义县组地层

时代：上侏罗纪，下白垩纪

在中国发现的各种鸟类化石都证明了：鸟类一直是鸟类，它们不是从其它生物进化而来的。进化论者认为鸟类是从爬行类进化来的，但是他们找不到证据。过去150年间采集到的化石标本证明进化论者的观点毫无根据，图中这件1.4亿年的鸟类化石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

## 幼龟

---

年龄：1.2亿年

大小：18厘米（7英寸）

发现地点：中国辽宁省北票市上园镇四合屯

地层：下义县组地层

时代：下白垩纪

“.....因为缺乏早期的化石，这个非常成功的（进化）顺序的起源难以确定——虽然海龟留下的化石遗迹比其它脊椎动物还要多还要好。.....在海龟和杯龙之间的过渡态.....演化成海龟的爬行动物（假设的）完全缺失。”（在线《大英百科全书》“海龟”）



如图所示的海龟化石（1.20亿年历史）证明了海龟不是从其它生物进化来的，没有经历过任何中间阶段，在几百万年间它们始终保持原样。





## 鲟鱼

年龄： 1.56亿到1.5亿年

大小： 22厘米（8.5英寸）

发现地点： 辽宁省北票市

地层： 九佛堂组地层

时代： 上侏罗纪

鲟鱼所属的鱼纲包含20种不同的种类，分布在欧洲、亚洲和北美。它们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海洋中，只在特定的季节聚集到河流中。

生活在1.56亿到1.5亿年之间的鲟鱼和现代鲟鱼在构造上没有不同。化石记录说明了鱼的祖先是鱼，鸟的祖先是鸟，人类的祖先就是人类。换言之，生物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它们特有的、完美的结构。万能的真主创造了他们。





## 飞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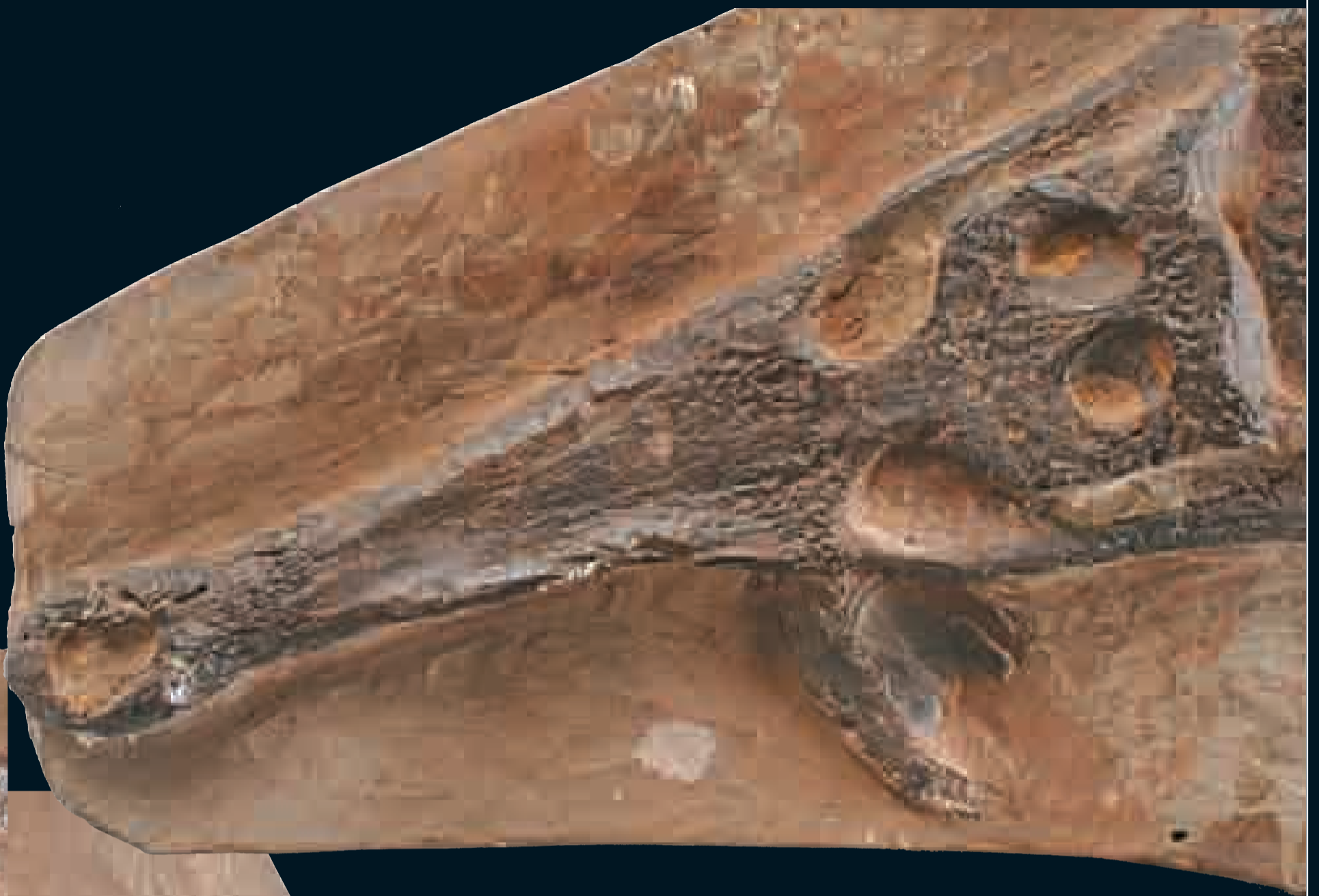
年龄：1.56亿到1.5亿年  
发现地点：辽宁省北票市  
时代：上侏罗纪

经历了1.5亿年的时间，其生理结构都不变的昆虫彻底地否定了所谓的“生物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进化论。1.5亿年前、1.2亿年前的昆虫和现在的同种昆虫有着同样的结构。









---

## 鳄鱼

---

年龄：1亿年

大小：76厘米（30英寸）

发现地点：亚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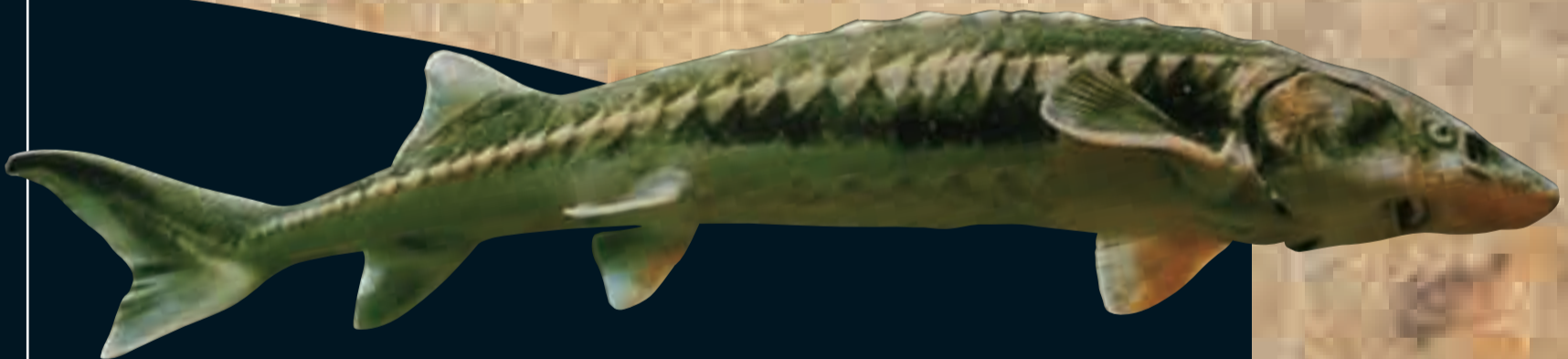
时代：白垩纪

鳄鱼化石比较多。它们突然在地球上出现，当时就具有完美无缺的结构（鳄鱼化石可以追溯到1.4亿年前），并且一直保持该形状到了现在。图中1亿年前的化石鳄鱼和现代的鳄鱼在构造上没有区别，这就是证明。

a

b

这个1.30亿年历史的鲟鱼化石，  
本身就有正片和负片。



## 鲟鱼

年龄：1.3亿年

大小：11.6厘米（4.6英寸）

发现地点：辽宁省

时代：白垩纪

生活在1.3亿年前的鲟鱼和生活在1.46亿年前、1.2亿年前的鲟鱼以及生活在现代的鲟鱼有同样的特征。虽然百万年的时间过去了，鲟鱼也没有经历过进化过渡，这个事实否定了进化论。



a



b



这个化石对有5400万年至3700万年的历史。



## 黑鱼

年龄：5400万到3700万年

大小：10厘米（4英寸）

发现地点：中国湖北省

时代：始新世

这一种类的鱼现在仍生活在北大西洋海滨。和其它生物一样，鱼在百万年间都保持不变——换句话说，它们没有进化。生活在距今5400万到3700万年之间的黑鱼跟今天的黑鱼没有不同。





---

## 海龟

---

年龄：1.5亿年  
发现地点：中国  
时代：侏罗纪

如果有生物在1.5亿年间一直保持相同的身体结构，这就说明进化论者提出的“生物在漫长的时期中逐渐进化”这一观点是不科学的。在数亿年间都没有发生变化的海龟不是进化而来的，它们是被创造出来的。





---

## 土狼头骨

---

年龄：1000万到500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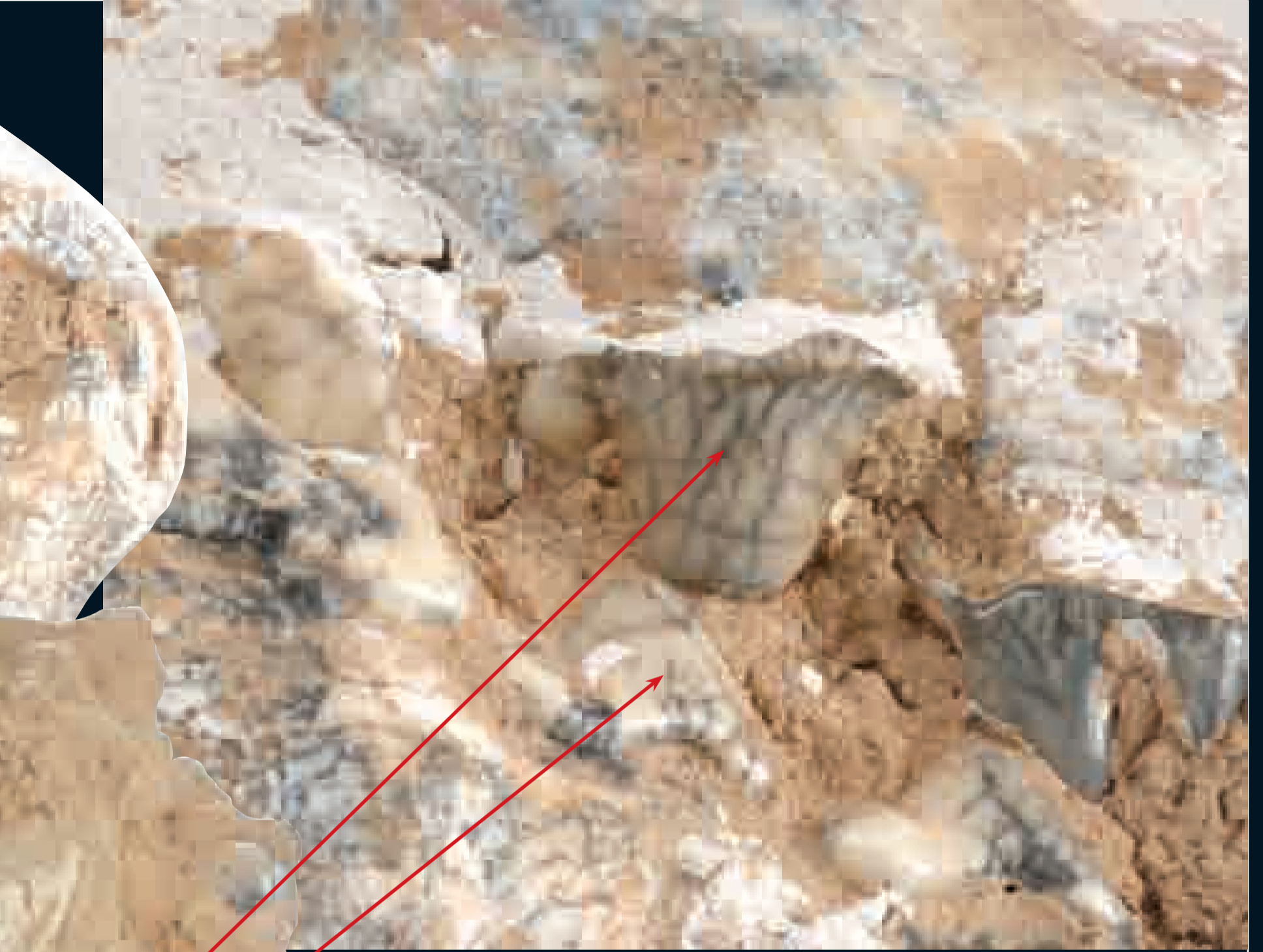
大小：20厘米（8英寸）

发现地点：中国甘肃省

时代：上中生代

属于现在的鬣狗科，该科包括4种不同的土狼。土狼群居生活，每群大约有80只。图中的土狼头骨的年龄在1000万到500万年之间，这证明了百万年间，土狼没有任何变化。







## 鲟鱼

年龄： 1.46亿年到6500万年

大小： 20厘米（7.7英寸）； 母岩： 23厘米（9英寸）  
× 29厘米（11.5英寸）

发现地点： 中国辽宁省北票市四合屯

地层： 炒米店子组（热河群）， 九龙松段

时代： 白垩纪

化石表明， 鱼和其它纲的生物一样都是突然出现的， 出现时就已经具有了它们现有的结构和完美的解剖学特征。 这件年龄在1.46亿年到6500万年之间的鲟鱼化石与现代的鲟鱼没有什么不同就是例子。





## 蟑螂

年龄：1.25亿年

大小：26毫米（1英寸）；母岩：85厘米（3英寸）×77厘米（4英寸）

发现地点：辽宁省朝阳市

地层：义县组地层

时代：下白垩纪

该昆虫是节肢动物，属于昆虫纲。最古老的化石来自泥盆纪时期（4.17亿到3.54亿年前）。然而，在石炭纪时期（3.54亿到2.9亿年前）突然出现了很多种类的昆虫。例如，蟑螂就是在这一时期突然出现的，当时就有了和现在一样的结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贝蒂·法柏（Betty Faber）说，3.5亿年的蟑螂化石就和现在的蟑螂一样。

（M.Kusinitz, 《科学世界》，1983年2月4日，第1页）

图中1.25亿年的蟑螂化石证明了蟑螂在数亿年间没有进化。





## 蜉蝣幼虫

年龄：1.56亿到1.5亿年

地层：义县组地层

发现地点：辽宁省

时代：晚侏罗纪

蜉蝣成虫的生命很短暂，只能活几天，有的甚至只能活几个小时。图中是蜉蝣幼虫化石，生活在1.56亿到1.5亿年前的蜉蝣和现在的蜉蝣没有什么区别。







---

## 老虎头骨

---

年龄：2000万年

大小：29厘米（11.5英寸）

发现地点：亚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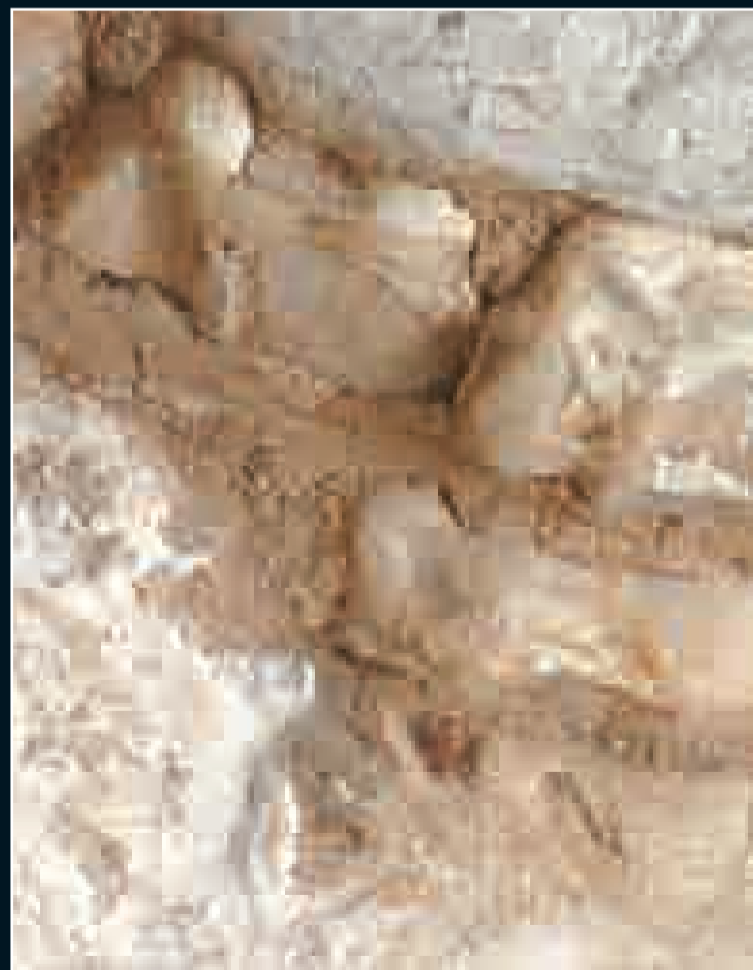
时代：中新世

老虎属于猫科哺乳动物。其中80%生活在印度半岛。

图中的老虎头骨有2000万年的历史，它们具有的特征和现在的老虎一样。百万年过去，它们的骨结构还是保持不变，这一事实否定了进化论。







---

## 犀牛头骨

---

年龄：2000万年

大小：51厘米（20英寸）

发现地点：亚洲

时代：中新世

犀牛属于犀科，一般生活在非洲和亚洲，它们在百万年间都没有任何变化。图中2000万年前的犀牛头骨表明犀牛在百万年间一直保持相同的结构。





## 蜉蝣幼虫

年龄：1.56亿到1.5亿年  
地层：义县组地层  
发现地点：辽宁省  
时代：晚侏罗纪

现在的蜉蝣幼虫和生活在1.56亿到1.5亿年前的蜉蝣幼虫是一样的，这表明进化论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假想。



## 在新西兰发现的化石标本

在新西兰发现的化石中很大一部分是海洋生物化石，很多保存完好的化石都属于各海洋动物门。这里经常能发现白垩纪时期的化石，同时，虽然无数不多但也有一些寒武纪、奥陶纪和二叠纪的化石。除动物化石外，人们还挖掘出了属于侏罗纪的多种植物化石，这些生物直到今天都保持着原状，未发生任何变化。

在新西兰发现的各种化石和其他化石记录都揭示了同一个事实，没有一件化石支持进化论。所有的发现都表明，生物是突然出现的，出现的时候已经具有了复杂的结构。换句话说，它们被创造出来，并且保持数亿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它们从未发生过进化。



自地球诞生以来，生活在新西兰罗托鲁阿（Rotorua）温泉的各种苔藓始终没有发生过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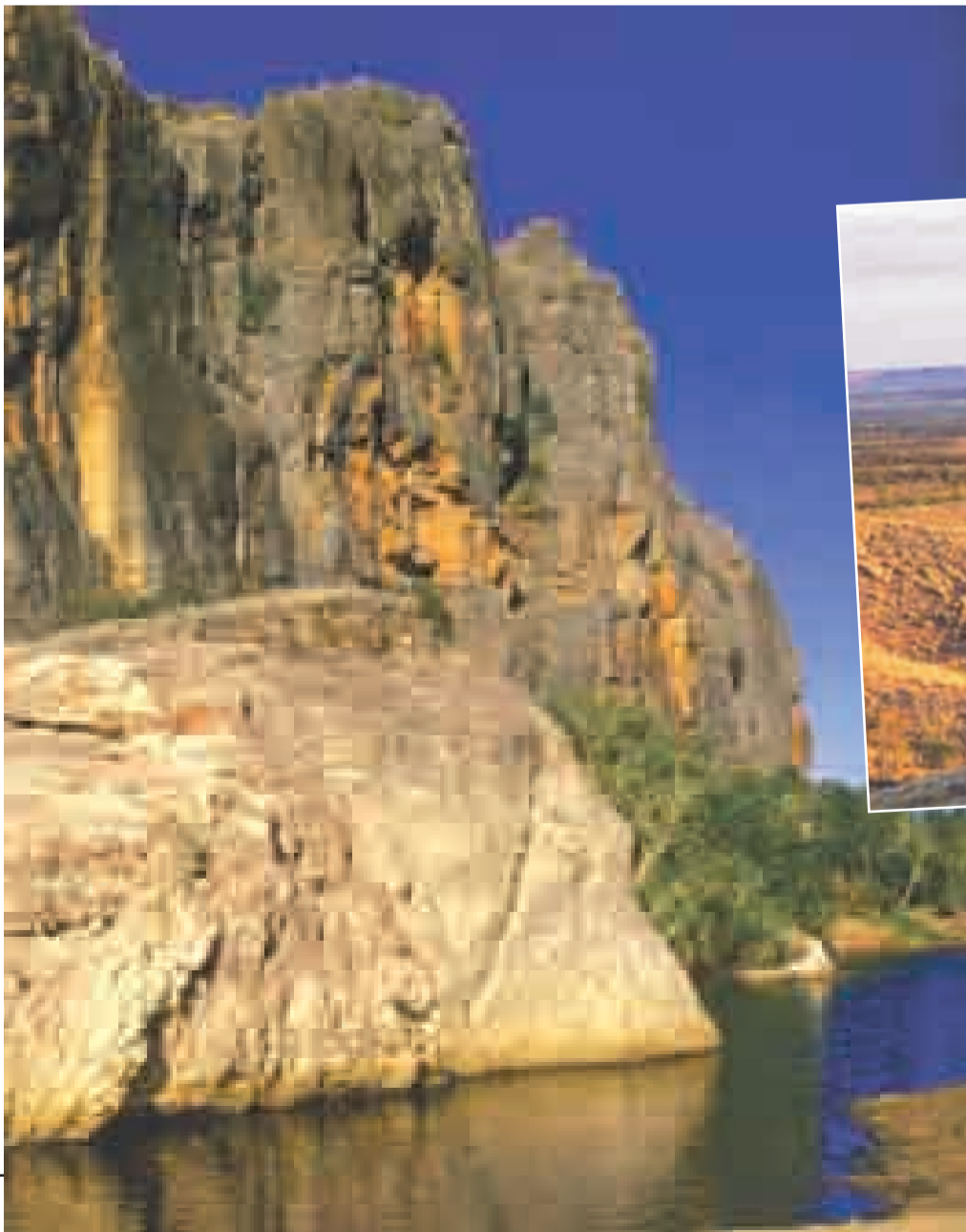
图示为被冰川磨损的新西兰页岩。页岩是在大陆碰撞期间在地球深处形成的一种变质岩。

## 在澳大利亚发现的化石标本

澳大利亚有很多的化石场，其中的一些被联合国认定为历史保护遗址。

澳大利亚和南极洲被认为是四千万至三千万年以前从冈瓦纳大陆（Gondwanaland）分离出来的。随后的漫长时期内发生的气候变化，是促使在澳大利亚形成的化石数量大、种类多的重要原因。从该岛国的化石场发现的化石对于我们理解物种多样性有很重要的意义。里弗斯利（Riversleigh）、布拉夫道恩斯（Bluff Downs）、玛港（Murgon）、莱特宁山脊（Lightning Ridge）和纳拉库特（Naracoorte）是几个比较出名的化石场。

在这些化石场能找到数量大、种类多、保存完好的多种新生代（6500万年至今）动物化石，从小青蛙到袋鼠，应有尽有。这些化石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脊椎动物的重要历史信息，除此之外，还发现了古生代（5.43亿到2.51亿年）的海洋生物化石。



澳大利亚的生态系统很特殊。这里的大型爬行动物和有袋动物非常普遍，而植被以抗干旱的叶片肥厚粘稠的植物为特征。

温迦那峡谷（Windjana Gorge）的地质构造有3.5亿年历史，位于澳大利亚北部。其地层曾经位于海洋之下，地层中有许多泥盆纪的化石。



---

## 螃蟹

---

年龄：2300万到500万年

发现地点：新西兰

时代：中新世

这只2300万到500万年的化石中的螃蟹，证明了螃蟹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的，没有发生过进化。这只化石螃蟹和我们今天的螃蟹有着共同的特征，这表明这些生物都是由真主创造的。









# 头骨化石

# 头骨化石到达尔文主义的轩然大波

**达**尔文在论著中指出，人类与猿类都是从同一个祖先进化而来的，这一论点得不到科学发现的证实，在他提出论点时就是如此，从十九世纪中叶至今一直如此——就这样经历了大约一百五十年，相反在此期间能支持人类进化观点的证据却都被一一击破，这样的论点真是如此荒诞不经。

所有搜集到的化石都证实了猿类就是猿类，人类就是人类，一向如此；猿类并未变种成人类，猿类和人类的祖先并不是同一个。

尽管达尔文主义者不断的在学术界激烈煽动，还企图进行威胁，但是众多的科学家仍然敢于揭示真理，哈佛大学的古生物学家大卫·皮尔比姆（David Pilbeam）就是其中之一，他指出所谓的人类进化论是完全缺乏科学依据的：

即便是从另一个领域找来一个聪明的科学家，向他展示那些苍白无力的证据，他一定会坚定地说：“省省吧，要想继续研究，这根本不足以为据。”<sup>1</sup>

古生物学著作《骨头小贩》（The Bone Peddlers）的作者威廉·费克斯（William Fix）也阐述了所谓的人类“进化论”是如何缺乏科学依据的：

我们都已经看到了，有数不清的科学家和爱好者已经武断的认为人类的起源已经“无可争议”了，只要他们可以拿出足够的证据来...<sup>2</sup>

面对化石记录带来的失望和证据的缺乏，进化论者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利用假头骨，希望能用那些早就被记录为废品的头骨来孤注一掷。然而，与其他生活在以前的生物和不同人类种族一样，对猿类头骨进行的研究仍然揭示出各种生物从他们存在的一刻起就已经具备了其所有的特征，而且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也从未改变过。

这意味着，一切生物并未经历任何进化过程，都是由万能的真主创造

每一名进化论者在化石进行一番研究后，都会依照自己的想象，形成完全不同的假设，事实上这一切都毫无科学价值。

**错误**



一块具有2000万年历史的老虎头骨化石



出来的。本书之后的章节更展示了他们的头部从未发生过任何变化，正如其他许许多多生物的器官和肢体一样从未发生过任何变化，诸如：青蛙、蜥蜴、蜻蜓、苍蝇、蟑螂等等。从最初开始，狮子、狼、狐狸、犀牛、熊猫、虎、豹、鬣狗等等，它们的头部结构一直都是是一样的，历经千万年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不变的解剖结构驳斥了生物进化的论点。

所有物种都有着这样的共性，对人类当然也是一样的。为数众多的生物物种经历了数百万年头部的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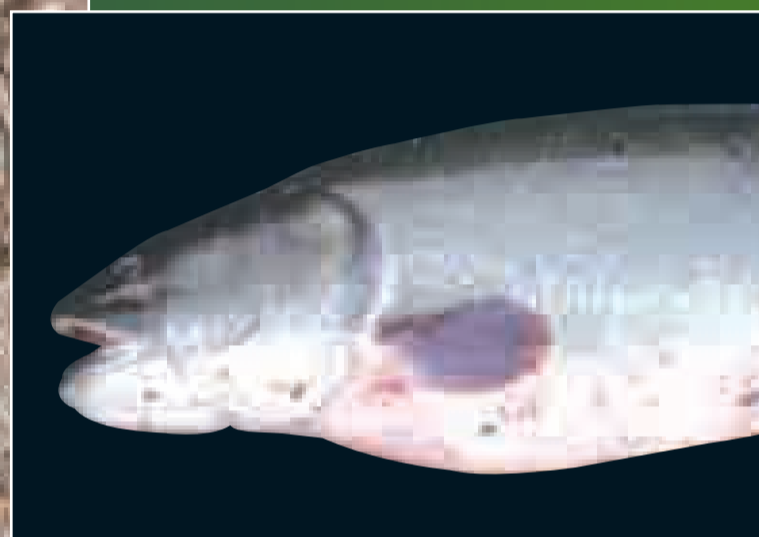


一块具有2000万年历史的犀牛头骨化石



# 历经时代的变迁，一切物种的头骨都从未发生过任何变化

与其他的器官和特征一样，各个物种的头骨和头部结构在数百万年的岁月中都是完全一样的。任何生物的头骨都从未发生任何进化。和所有其他物种的情况一样，它们在数百万年中一直保持不变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人类从来没有面临过任何进化。我们一直就是作为人类生存在世上，保持着我们的自己的解剖特征。那些头骨被拿来作为依据证明所谓的进化，但其实只是属于一些已经绝迹了的猴类物种，或者其他迄今已经绝迹了的人种。没有一件是得到承认的进化论的证据。



一块具有5400万至3700万年历史的美洲淡水鱼化石



一块具有5000万年历史的青蛙化石



一块具有1.08亿年至9200万年历史的  
的蚱蜢化石



一块具有3000万年历史的兔子化石





一块具有5400万至3700万年历史的鲱鱼化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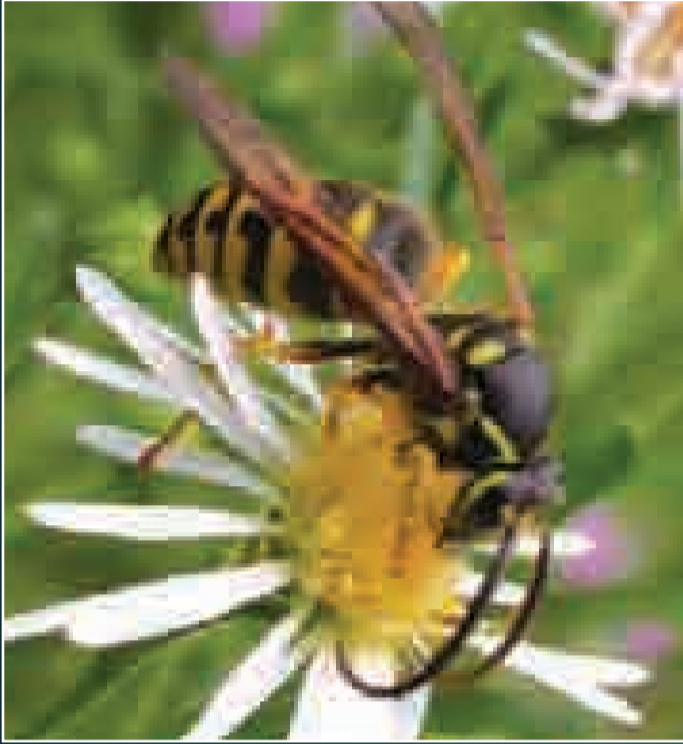


一块具有1.25亿年历史的脉翅目昆虫化石





一块具有4800万至3700万年历史的黄蜂化石



一块具有5400万至3700万年历史的河鲈化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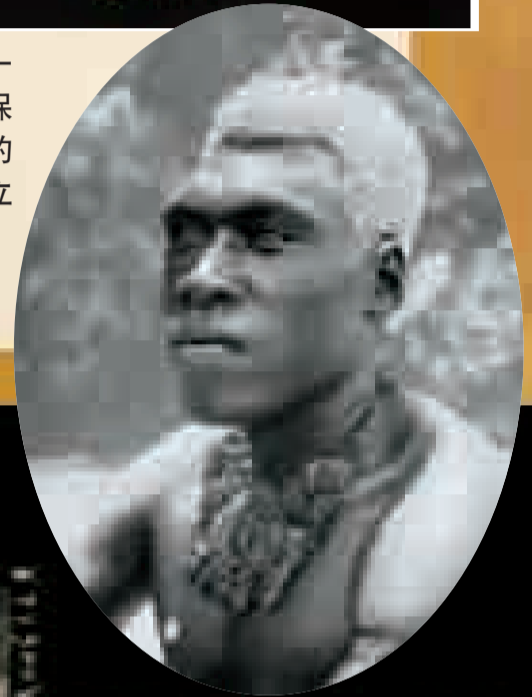


类的头骨也没有发生任何进化。正如鱼类一向都是鱼类，鸟类一向都是鸟类，爬行类一向都是爬行类，所以人类也一向都是人类。与进化论者所宣称的相反，任何生物的器官或结构都从未发生过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所谓“进化”。

正当进化论者大谈所谓人类进化的时候，他们还捏造了进化的顺序表和关系图，并展示出土的头骨有不同的体积和眉骨或前额作为证据。而这些结构的不同作为进化论的证据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些头骨本身就来自于很久以前不同的种族，有些是属于已经灭绝了的猿类。不同种族的人类有着不同的头骨结构是极为自然的现象，不同种类的鱼也有不同形状的头骨。譬如，鳟鱼的头部就和鳗鱼的头部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都属于鱼类。



和马来西亚土的著人一样，有的人种至今仍保留着眉骨高、前额低的特征——尤其是“直立人”的头骨。



## 人类各种族之间头骨的不同



孟加拉中年男子



生活在十五世纪的秘鲁土著人



这名男子于一八九三年在位于太平洋西南部的所罗门群岛上死亡



35至40岁的因纽特男子



25至30岁的德国男子



35至45岁的伊里安男子

日本人的头骨和黑人的头骨不同，因纽特人的头骨和德国人的头骨也不同，这一切都再寻常不过了。而这些不同并不能推断出某些种族比其他种族更为高级或更为低级，所以无法作为进化的证据。这些不同只能彰显真主造物的是多样的，也是至高无上的。



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人类的人种没有任何进化的证据！

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是十万多年前出现在欧洲大陆的人类，之后大约于三万五千年前绝迹——或者也有可能被其他种族吸收融合了。他们和现代人的主要区别是他们的骨骼更加粗壮，而且他们的头骨平均都比现代人大一些。科学发现指出，尼安德特人是一个完全的人类种族，他们的智力水准和文化修养和我们并无二致。克鲁马努人（Cro-Magnon）也是被认为是生活在三万年前的人种。他们的头骨呈圆顶状，前额宽大。他们的头骨体积为1600立方米，大大超过了现代人的平均值。他们的眉骨粗大，高高地凸出在头骨上，而且头骨的背后也有凸骨，这些也都是尼安德特人的特征。

克鲁马努人和尼安德特人共同具有区别于现代人的特征。无论是美洲人与因纽特人的不同，抑或是非洲人和欧洲人的不同，这一切都无法证实他们其中的某一个人种是其他人种的高级形态；因此这些业已绝迹的人种，他们的体貌特征并不足以证明他们是低级的，或者说他们更接近猿类。这些人种被其他人种吸收了，或者是因为不为人知的原因而推出了历史舞台。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他们就是“低级的”或是“半猿类”，因为他们曾经作为完美的人类生存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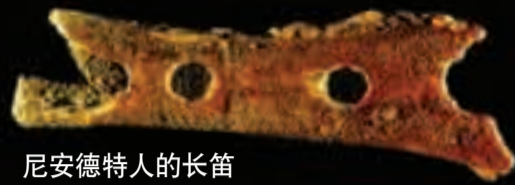
同理，不同种族的人类也有不同的头骨结构。侏儒和英国人、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澳洲的土著人和因纽特人或黑人和日本人，他们的前额结构、眼窝、眉骨、和头骨体积都是不一样的。但这些不同并不意味着一个种族或进化未另一个种族，也不能说具体哪一个种族比其他任何一个种族“更低级”或“更高级”。

只要澳洲土著人没有和其他种族进行混合，他们的特征将一直保持不变。无论多少岁月流逝，这些人种都不会进化而产生其他特征。他们的头骨也不会具有更大的体积或者其他什么不同的解剖特征。

例如，今天的马来西亚土著人有着凸出的眉骨和扁平的前额，这是“直立人”（Homo erectus）头骨的特征，进化论者称之为“原始人”。如果进化论者的假设是成立的话，那么这些马来西亚土著人在结构和外表上都应该具有所谓的刚从猿类进化过来的原始特征了。然而，这些都于事无补。事实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直立人”头骨的一些解剖特征，由此更证实了“直立人”并不是原始人种，同时也证实了进化论者的“人类关系图”纯属子虚乌有。

总的说来，生活在过去的人类的一些人种有着不同的解剖结构，并不足以证明进化论。这种解剖学上的不同在任何时代的任何人种之间都是司空见惯的，美国人、日本人、欧洲人、澳洲

## 尼安德特人（穴居人）： 人类的一个人种



尼安德特人的长笛

尼安德特人是一种已经绝迹的人种，他们曾经有着相当高的艺术感和美学感。进化论者却把尼安德特人歪曲为茹毛饮血的人类的祖先，但是这样的观点已经被近期的科学发现驳倒。

### 一些关于尼安德特人的伪造证据



凭空捏造的尼安德特人的复原



土著人、因纽特人、黑人或侏儒等等，他们的头骨都不一样，这并不能得出某个种族比其他种族更高级或更低级的结论。

如果几千年以后，一个科学家发现了一个身高一米九生活在2000年的美国人的头骨，就去和一个身高一米六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日本人的头骨进行比较，他一定可以找到许多的不同，首先就是大小的不同。

如果基于这些不同，就声称在臆想出来的进化过程中美国人要更高级一些，而日本人则是低级的原始人，那么他的结论和事实就大相径庭了。

更有甚者，头骨的大小并不能用来衡量人类的智慧或技能。很多人有着足够健全的身体，但智力去极为有限。同样的，有许多非常具有智慧的人其身体，尤其是头骨却比常人小。仅仅依据大小来排列这些人的头骨，由此形成所谓的进化顺序是毫无科学价值的，这样的顺序不能反映出事实。众所周知，头骨体积的不同与智力和技能是毫不相干的。

一个人，尽管他一身都致力于剧烈的脑力劳动，但终其一身，他的头骨都不会长大。他仅仅是智力超乎常人，智力的高低并非以脑量来决定，而是通过脑神经元和神经连接的组成决定的。<sup>3</sup>

一个人，尽管他一身都致力于剧烈的脑力劳动，但终其一身，他的头骨都不会长大。他仅仅是智力超乎常人，智力的高低并非以脑量来决定，而是通过脑神经元和神经连接的组成决定的。<sup>3</sup>

## 猿类的模仿能力并不意味着猿类可以进化成人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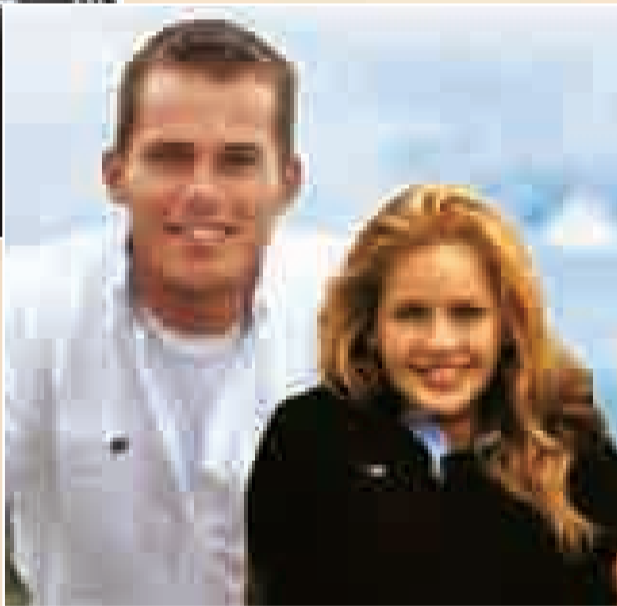
达尔文主义者声称，猿类的模仿能力可以证明猿类进化成了人类。确实如此，猿类有相当强的能力模仿自己看到的动作。通过训练，它们甚至可以辨别物体不同的形状和颜色，对刺激有聪明的反应。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通过漫长的历史时代进化成了人类。如果这也成立的话，那么是否所有聪明的动物——狗、猫、马等——就都会逐渐变成人类了。

譬如，鹦鹉通过训练，可以区分方形和圆形、红色和蓝色，可以将物体正确地归类。更有甚者，鹦鹉可以模仿人类的声音说话，这一点猿类完全无法做到。如此说来——依据达尔文主义者无稽的论点——鹦鹉有更大的可能型进化成人类。

狐狸是另一种以聪明著称的动物。根据达尔文主义者的无稽的论点和不科学的逻辑，狐狸头骨会随着智力的增长而逐渐变大，到时候这些哺乳动物会进化成和人类想类似的有智慧、有意识的种类了。然而，这样的变种从未发生过。狐狸一直都是狐狸。

更令人惊讶的是学术界竟然还有人试图认真地解释这样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用科学术语和拉丁词汇来进行粉饰。无论猿类怎样增长它们的智力和机能，或者模仿它们周围的一切，它们也永远不会成为人类。猿类一直就是人类，还将如此一直延续下去。无论进化论者如何尽力强辩，真理已经得以证实：人类的出现并非籍以进化过程，而是真主创造出来，并且从一开始就被真主赋予了智

除非澳洲土著人与其他人种融合，不然他们就一直是澳洲土著人，他们绝不会变成欧洲的人种，或者其他什么人种。无路怎样，他们不会生出其他特征，他们头骨的体积也不会变得比现在大，而他们也不会“进化”成为其他什么形态。



慧、意识和道德。

人类创造出来就是人类，并从此一直就是人类。从知识和科学的角度看，这是不争的事实。

### 天方夜谭式的人类进化论充满了欺人的谎话

在整个地质年代，曾经有过六千多种猿类，大部分种类都已经灭绝了。地球上只有一百二十多种猿类留存至今。但是，那大约六千多种已经灭绝了的猿类却成为了进化论者丰富的资源。他们将这些已经灭绝了的猿类头骨和人类头骨根据自己的要求从小到大进行排序，并加上了极富偏见的注解，杜撰了人类进化的假设。运用同样的手段，多年以来争取到不少进化理论的拥护者，以此来欺骗人们。但是，他们现在必须看到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已经不再起作用了。

以下是一些虚假的证据，进化论者就是以此来说服人们相信他们所编造的有关人类进化的谎言：

查理斯·道森（Charles Dawson）于一九一二年发现的皮尔当人（The Piltdown Man），并声称已有50万年的历史，籍此作为绝对的证据来证实所谓的人类进化。然而在该“化石”发现的四十年之后，科学家们再一次对其进行了研究，并发现其纯属伪造。皮尔当人头骨应属于500前的一名男子，其颞骨则属于近期死亡的一只猿类动物。其牙齿被从新编排过再添加到颞骨上的，其连接处被用锉刀打磨，使其看似更接近人类。然后所有骨骼用重铬酸钾进行处理，使其看似年代久远。

一九二二年，《美国博物于自然史》的主编亨利·费尔费尔德·奥斯本（Henry Fairfield Osborn）宣布，自己在内布拉斯加州西部的斯内科河（Snake Brook）附近发现的臼齿化石属于

上新世。据称，该牙齿同时具有人类与猿类的特征，于是便被冠以“内布拉斯加人”的称号。基于这一颗牙齿，复原出内布拉斯加人



#### 历史上从未有过原始人类

图中所示是半猿半人的，和你在报纸、杂志，甚至教科书上看到的一样，其实从来就不存在。猿类一直就是猿类，人类一直就是人类。这些图片都是进化论者自己想象出来的，和历史不符。

的头部和身体，纯属主管臆断。更有甚者，内布拉斯加人还和其家人一起合影！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其他的骨骼也相继被发掘出来，这些新的发现却证明了该牙齿既不属于人类也不属于猿类，而是属于一种已经绝迹了的美洲野猪，叫“原獾（Prosthennops）”。

“腊玛古猿（Ramapithecus）”是进化理论造假事件中最大的也是历时最久的一例。该名称被所指的是于一九三二年在印度发现的化石，被认为是人类和猿类分离的第一个阶段，应追溯到一千四百年前。在五十多年中，该化石曾一直被进化论者认为是不可动摇的铁证。然而，在进行进一步分析的过程中，却发现“腊玛古猿”的牙齿特征很接近现今仍存活的黑猩猩。例如“狮尾狒（Theropithecus galada）”，一种生活在埃塞俄比亚高海拔地区的狒狒，拥有门齿和犬齿，但比现存猿类的要小，和“腊玛古猿”一样脸较短。一九八二年四月的《科学》中有一篇题为“缺失的人类祖先”的文章，提出“腊玛古猿”只不过是已经绝迹的一种猩猩而已。

一九八四年七月，在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Lake Turkana）发现了一具几近完整的骨骼化石，看似与人类无异。这具化石因其被称为“图尔卡纳男孩”的，年仅十二岁，成年后的直立身高应可达到一米八三。颇长高大的骨骼，应可以比得上一名生活在现代热带地区的成年男子。理查德·李基（Richard Leakey）声称这

名男孩完全可以混入现代人的人群中而毫不被察觉<sup>4</sup>。由于该人类化石是在距今十六亿年的地层中发现的，故也被列为“直立人（Homo erectus）”又一例证。“图尔卡纳男孩”实应为典型的受到偏见和偏颇情绪影响下，进化论者是如何解读化石的又一范例。

“露西（Lucy）”是给一块化石起的名字，该化石是由人类学家唐纳德·乔安森（Donald Johanson）于一九七四年发现的。众多进化论者扬言露西是人类及其所谓的

的原是人类的过渡形式。然而，在对化石进行进一步分析的过程中，发现露西只是已经绝迹了的一种猿类，名叫“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南方古猿”的脑量与黑猩猩相类似。许多其他的特征——诸如头骨的细部、眼睛的间距、锋利的臼齿、颞骨的结构、长臂短腿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了这类生物与现代黑猩猩并无二致。就连骨盆也与黑猩猩相仿。

理查德·李基（Richard Leakey）呈现的编号为KNM-ER 1470的头骨，他宣称该头骨有二百八十万年的历史，被认为是人类学最伟大的发现。据他所述，该生物头盖骨容小，类似“南方古猿”但脸部又与现代人类相仿，因此被认为是“南方古猿”与人类之间所缺失的那一个环节。此后

第一块被发现的“腊玛古猿（Ramapithecus）”化石只是缺损的两块颞骨中的一块（见下图）。但就是依靠这单一一块颞骨，进化论的艺术家们便毫不费力地勾勒出假象出来的生活环境，以及“腊玛古猿”的家庭成员。尽管家庭和住所都在这一块颞骨的基础上刻画得惟妙惟肖，但之后，人们还是清楚认识到这个生物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猿类，“腊玛古猿”也就悄无声息地从假想的人类关系图中被抹去了。（大卫·皮尔比姆（David Pilbeam），“缺失的人类祖先”，《科学》1982年4月，第6-7页）



## 灵感的来源：一块颞骨

不久，KNM-ER 1470头骨的那张酷似人类的脸就在科学刊物和销量广泛的科学杂志封面上频频曝光，而也就是这张脸本来却是头骨碎片错误还原的结果——不过这样的“错误”应该是有人故意所为。

正如你已经看到的，进化理论没有科学发现作为支撑，却有许多反证，只有那么几个科学家仍盲目地信奉。尽管没有任何科学基础，可他们仍相信天方夜谭式的进化论，同时还要利用欺骗式的诱导和充满偏见的诠释来使得别人也信以为真。所有关于所谓“人类祖先”的信息与及图示都只不过是虚假的。如山的铁证已经足以粉碎这天方夜谭式的人类进化论。

在此后的章节里，我们将从数不清的头骨化石给你一些例证，来否定进化理论。这些头骨充分证实了没有一种生物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发生过任何变化，也没有一种生物变种成为另外一个物种，每个物种从其开始存在的那一刻其就已经具备了一切特征。

与此同时，你可以看到达尔文主义者的思维是如此的僵化和缺乏逻辑。譬如说，物种是通过不断的变化来使自己完善的。但是，他们又如何解释生物中司空见惯的形态恒定现象呢？进化理论宣称人类理应是从小猿一代又一代逐渐演变而成的，可他们又无法解释为何单单只是猿类有此经历，而其他物种却没有与此相类似的变种过程。

达尔文主义者无法解答为什么熊就不会突发奇想要变成两足动物，或者狐狸为什么没有通过进化智力而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教授，或者为什么熊猫没有变成一名可以信笔作画的画家，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进化论的主题就只是停留在描述例证和逻辑上，仅仅是发表一个既难以置信又不合理的达尔文主义，这连小孩子也可以做到。达尔文主义具有看似科学的外衣，但在实际上却是一个难以置信且不合理的意识形态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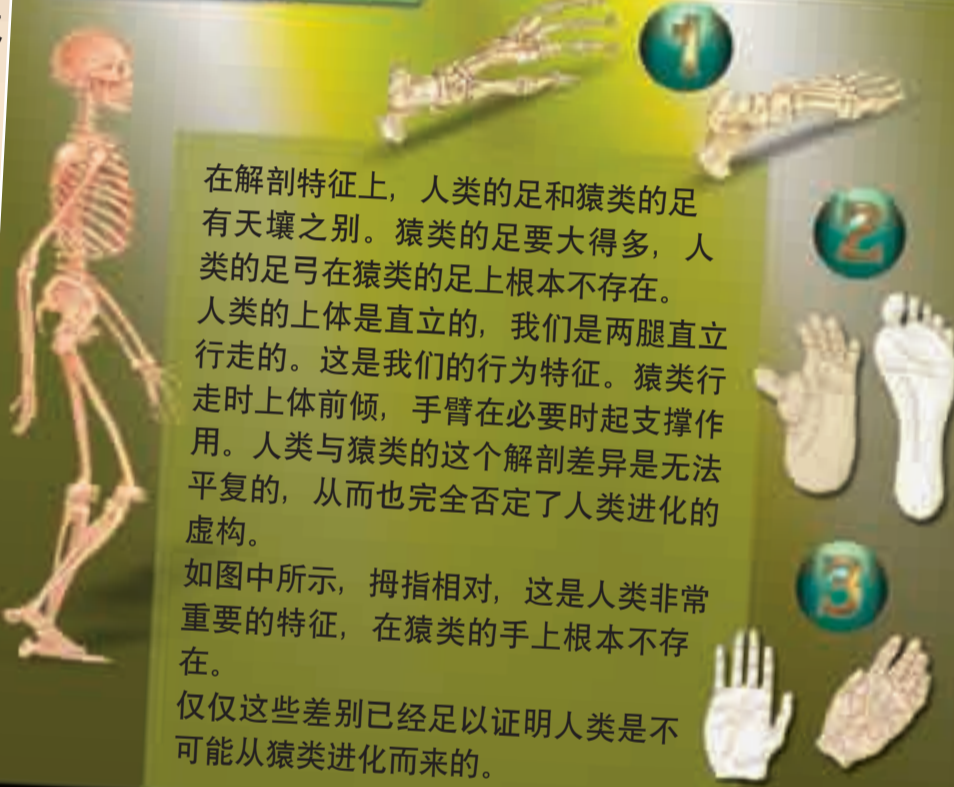
你将看到，达尔文主义是历史上最大的丑闻，其基础就建立在谎言和欺骗上，与及不合理和无逻辑的观点上。世界人民将在二十一世纪亲眼目睹达尔文主义的最终崩溃。

# 露西消失的故事

## 再见了露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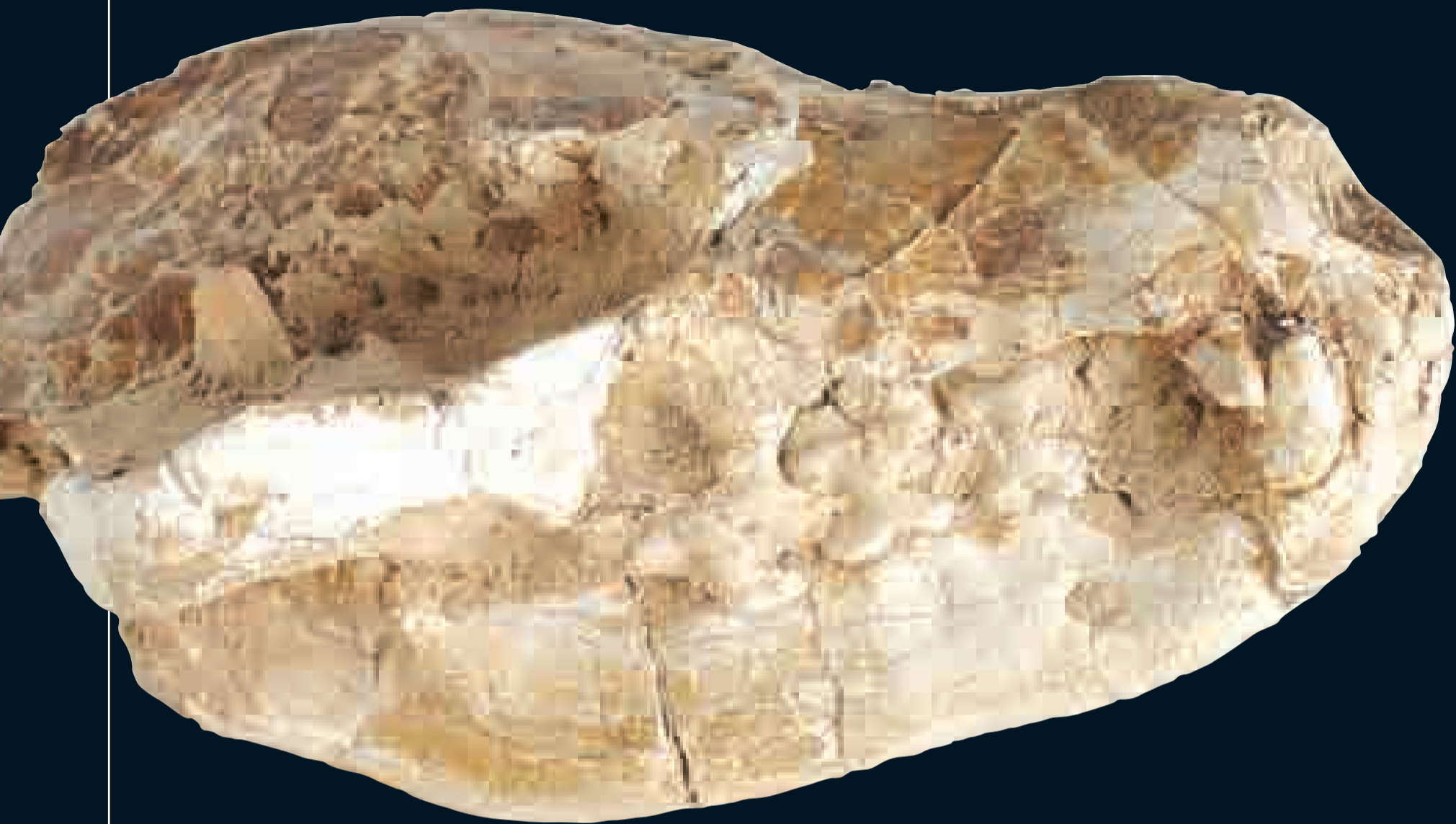
索利·朱克曼 (Solly Zuckerman) 和查理·欧斯拉德 (Charles Oxnard) 是两名信奉进化论的解剖学家，他们对出土于一九七四年名为“露西”的化石进行了研究，声称该化石就是人类直立行走的祖先。之后他们又驳倒了该结论，宣布“露西”的解剖特征及行走状态与人类截然不同，它只不过是猿类的一种。此后的几年里，“露西”被确认为猿类的一种，并作为封面刊登在《科学与生活 (Science et Vie)》杂志上。进化论者不得不放弃“露西”这个被假想出来的祖先人类。



在解剖特征上，人类的足和猿类的足有天壤之别。猿类的足要大得多，人类的足弓在猿类的足上根本不存在。人类的上体是直立的，我们是两腿直立行走的。这是我们的行为特征。猿类行走时上体前倾，手臂在必要时起支撑作用。人类与猿类的这个解剖差异是无法平复的，从而也完全否定了人类进化的虚构。

如图中所示，拇指相对，这是人类非常重要的特征，在猿类的手上根本不存在。仅仅这些差别已经足以证明人类是不可能从猿类进化而来的。

1. Richard E. Leakey, *The Making of Mankind*, London: Michael Joseph Limited, 1981, p. 43.
2. William R. Fix, *The Bone Peddlers*,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pp. 150-153.
3. Marvin Lubenow, *Bones of Contention*,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92, p. 136.
4. *Ibid.*, p. 83.
5. Richard Allan and Tracey Greenwood, "Primates and Human Evolution" in the textbook *Year 13 Biology*, 1999, Student Resource and Activity Manual, (Biozone International, printed in New Zealand), p. 260.



---

## 狐狸头骨

---

年龄：860万年前

年代：中新世

发现地点：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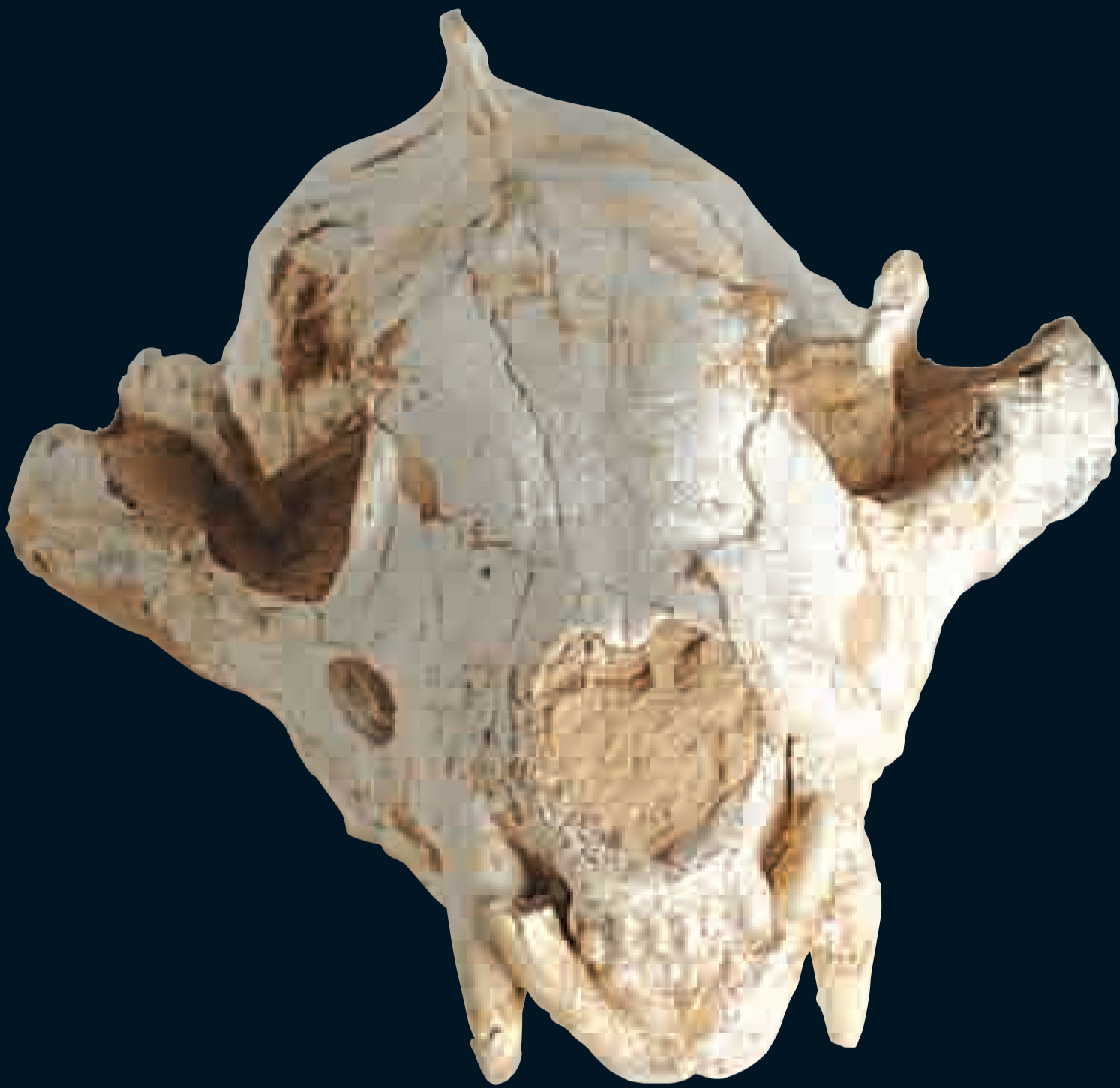
进化论者猜测人类是从猿类传承下来的，并拿出众多头骨作为证据——至少在他们的角度看是这样的。被拿来证实假设的头骨，往往是绝迹的猿类，抑或是不同人种的人类，这一切都是骗人的把戏。任何生物的总体结构或头骨结构，在经历了许多年都没有改变过，如果一味断定猿类曾经有过这样的变化那将是不切实际的。

正如图中所示，有860万年历史的狐狸头骨，表明其从未改变过。狐狸也不是突然心血来潮决定要增强智力，增长脑量，甚至改变自己的结构而变成另外一种食肉动物。狐狸一直就是狐狸，狮子一直就是狮子，猿类也一直就是猿类。

铁证如山的发现已经非常的明确，生物互相传承的论点，以及人类的祖先是猿类的一种，都是骇人听闻的谎言。







---

## 狼头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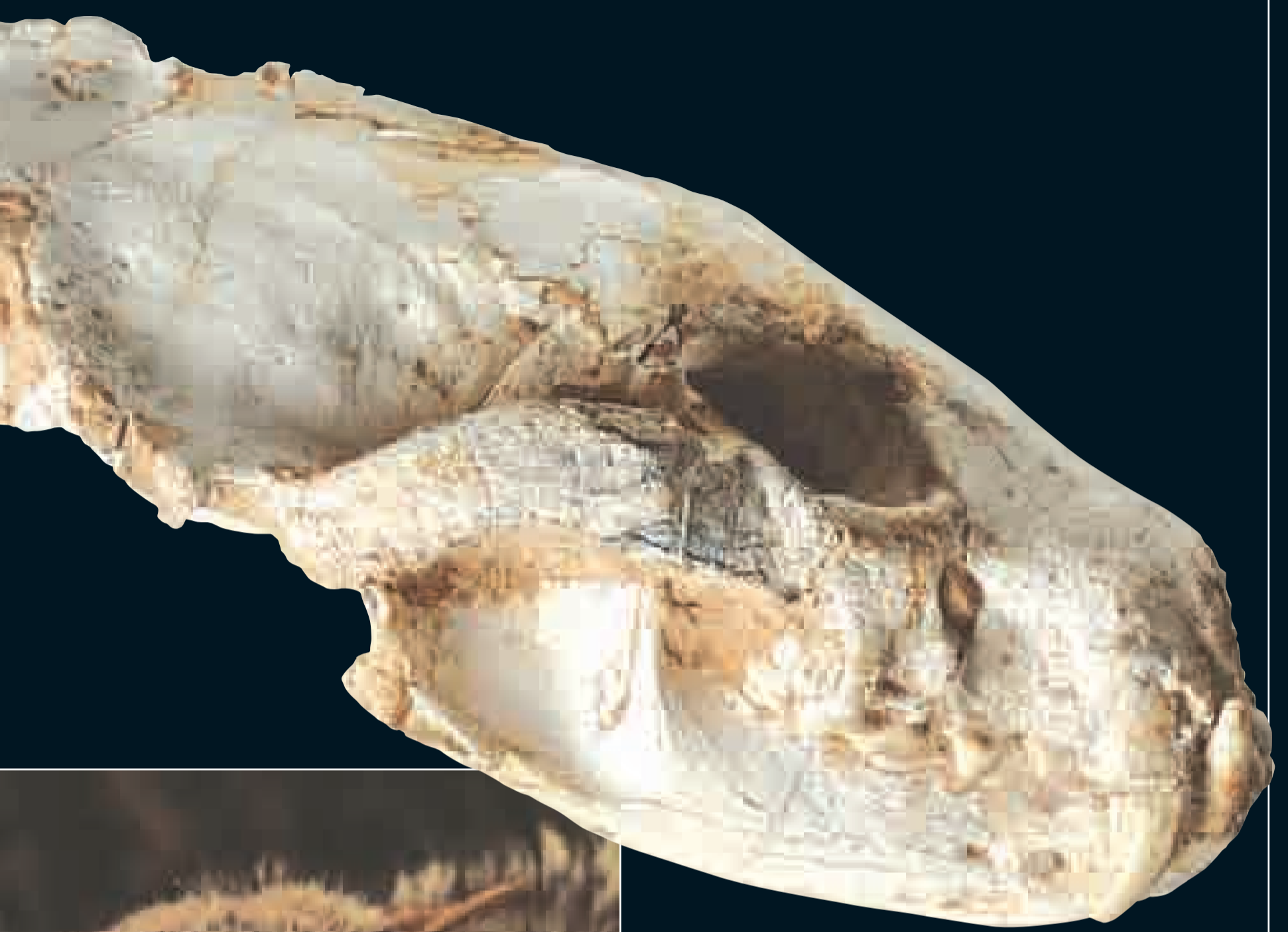
年龄：950万年前

年代：中新世

发现地点：中国

图中950万年前的狼头骨，揭示了狼的头骨结构在数百万年中没有经历任何变化。这样的静止状态也发生在其他生物的身上。狼、虎、马、熊，或者猴，它们的头骨从未变化过。于是，进化论者坚持认为猿类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渐改变其解剖结构，从而变成了人类是完全不合逻辑的。

从十九世纪后期，达尔文主义者一直披着科学的外衣用无数的假象欺骗世人。然而时至今日，科学进步，互联网普及，谎言将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





---

## 狐狸头骨

---

年龄：9500万年前

年代：白垩纪

发现地点：中国

达尔文主义者相信，如果有数百万年的时间，依靠盲目偶然性的重复，他们就能创造奇迹。他们幻想通过盲目偶然性就可以将毫无生息的土壤变成生物，一个物种也会变成另一个物种——鱼会变成鳄鱼，鳄鱼变成恐龙，恐龙变成鸟，或者熊变成鲸，诸如此类。事实上，无论狐狸、或鳄鱼、或蜥蜴、或鱼、或海藻、或花草，没有一个经历过任何变化。数亿年的化石已经证明了，生物从未发生过变化或变种。就如图中这块有9500万年历史的狐狸头骨，所有的化石都否认了达尔文主义。





---

## 棕熊头骨

---

年龄：9000万年前

年代：白垩纪

发现地点：中国

棕熊（*Ursos arctos*）是“熊科”家族的一员，毛色为棕色，偶然也有米色。它们一般生活在森林多山地区。

没有一头棕熊会想到过：“我为什么不提高自己的智力，改变自己的头骨而使自己更加开化一点呢？”，然后立即开始建立城市，制作艺术作品，创作文学著作，并展开科学考察。熊一直就是熊，从未变成任何其他生物。

所有生物都以其本身固有的特征生活着。猿类变成人类是完全不合逻辑和没有理性的观点，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

## 狼头骨

---

年龄：930万年前

年代：中新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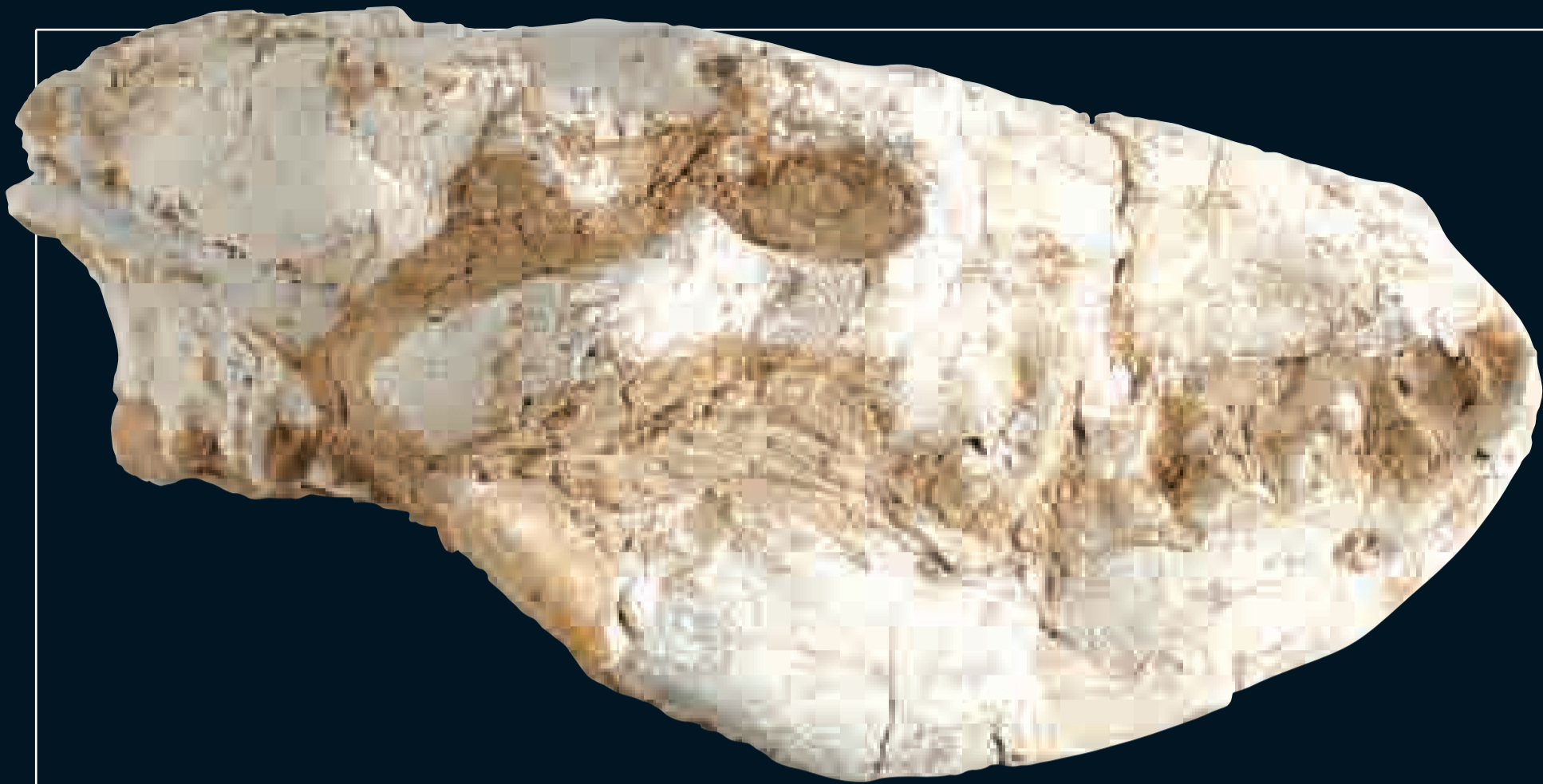
发现地点：中国

如果进化论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生活在930万年前的狼和现在的狼就应该有明显的差别。但是从这张标本照片可以看到，现在的狼的头骨和930万年前的狼的头骨是一模一样的。在过去的数百万年里，没有一只狼对自己说：“我为什么不扩展自己的能力，创作一部歌剧呢？”，这样就可以变成一位音乐家，或者可以想：“为什么不设计一座宫殿呢？”，这样有可能变成一名建筑设计师。

正如化石向我们清楚地证实的那样，不止是狼，没有其他任何生物物种经历过任何生理机构的变化，也没有任何生物发展成为另一种生物。然而，达尔文主义者宣称进化发生在猿类身上，猿类的一些种类变成了人，但事实上对于任何鱼、昆虫、爬虫、鸟或哺乳动物，它们的特性都没有发生过进化。然而，任何生物都保持其原有特性，这就是在告诉我们这样的观点是谎言。







---

## 北极狐头骨

---

年龄：820万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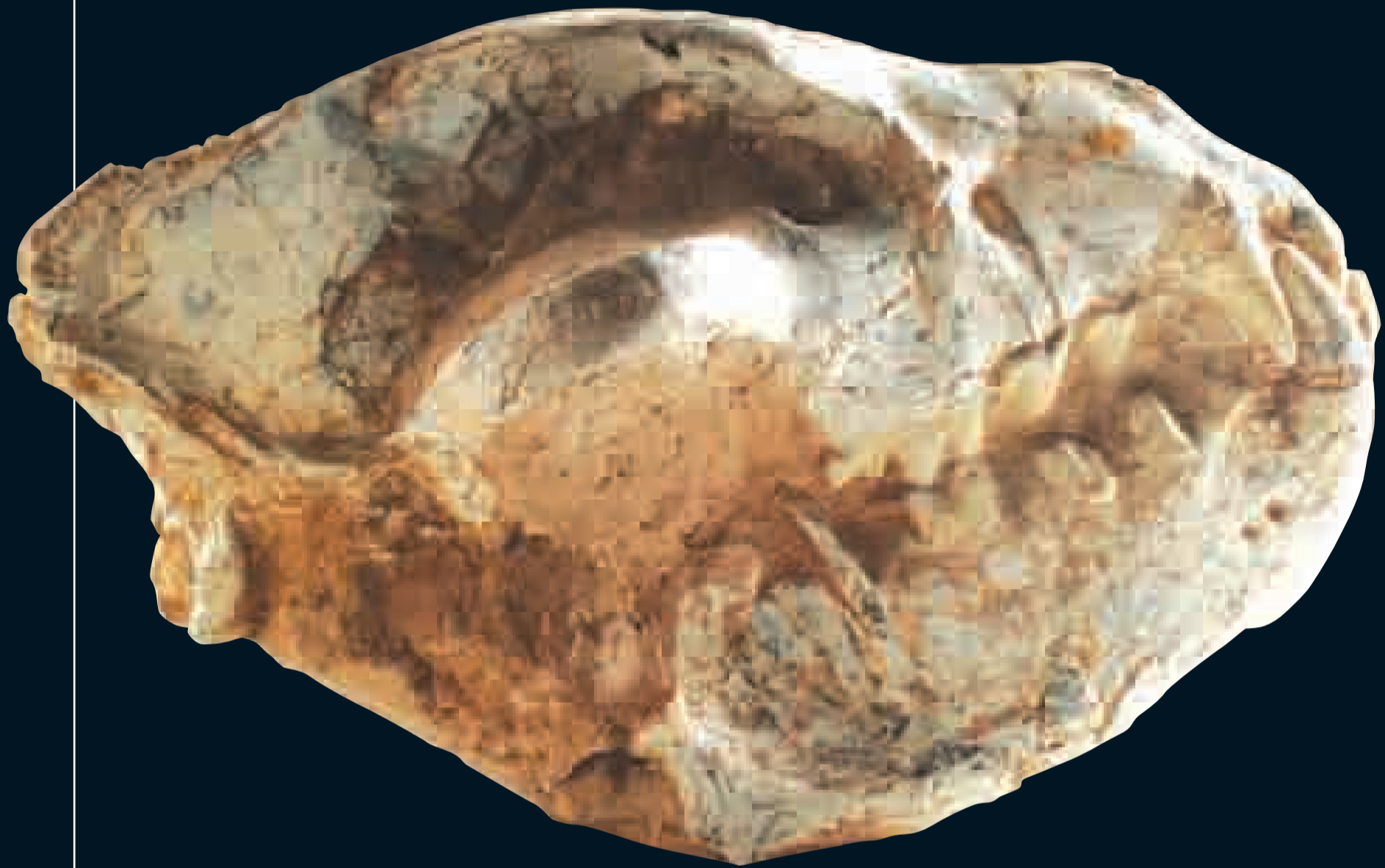
年代：中新世

发现地点：中国

因为猿类模仿能力强，达尔文主义者据此宣称这类动物想方设法加强自己的智力并进化成为人类。然而，许多生物其实都有模仿能力，或者具有高级智力的行为。例如狐狸，它们有很高的智力也很狡猾。但是，没有一只狐狸突发奇想地对自己说：“既然我是有才能的动物，我为什么不成为一名科学家呢？”之后就开始在电子显微镜下研究自己的身体细胞！无论它们如何聪明，狐狸一直就是狐狸。

同样，猿类一直就是猿类，人类一直就是人类，这已经被科学发现所证实。进化论者忽略了科学证据，试图掩盖一切都没有改变的事实。生命是由创造起源的。





---

## 熊猫头骨

---

年龄：8800万年前

年代：白垩纪

发现地点：中国

化石记录已经证实了熊猫一直都是熊猫，从未发生任何改变。图中这块具有8800万年历史的熊猫头骨化石就是有力的证据。

从没有熊猫会对自己说：“我有时候也可以用两腿站立，那么我为什么不这样一直用双腿直立行走呢？”之后就改变自己的骨骼结构。在过去的数千万年里，熊猫一直都是熊猫，保持不变的特征。熊猫的情形和其他生物一样。没有任何生物经历过进化或变种。





---

## 老虎头骨

---

年龄：8800万年前

年代：白垩纪

发现地点：中国

更动已绝迹猿类的头骨，然后将其作为人类进化的依据，这已经完全成为达尔文主义者的惯用手法。尽管他们的伎俩每时每刻都在被不断揭穿，但是他们仍然在重复使用同样的手段来，这就表示他们有多么绝望——因为来自无数种动物的数百万块头骨化石标本都在向我们证明，我们今天所见的生物与我们在化石记录中看到的生活在过去的生物，从未经历过进化。

化石记载了老虎一直就是老虎，狼一直就是狼，犀牛一直就是犀牛，猩猩一直就是猩猩。

图中这块具有8800万年历史的老虎化石就是一个例子。现在的老虎头骨和8800万年前的老虎头骨没有任何区别。





---

## 熊头骨

---

年龄：8000万年前

年代：白垩纪

发现地点：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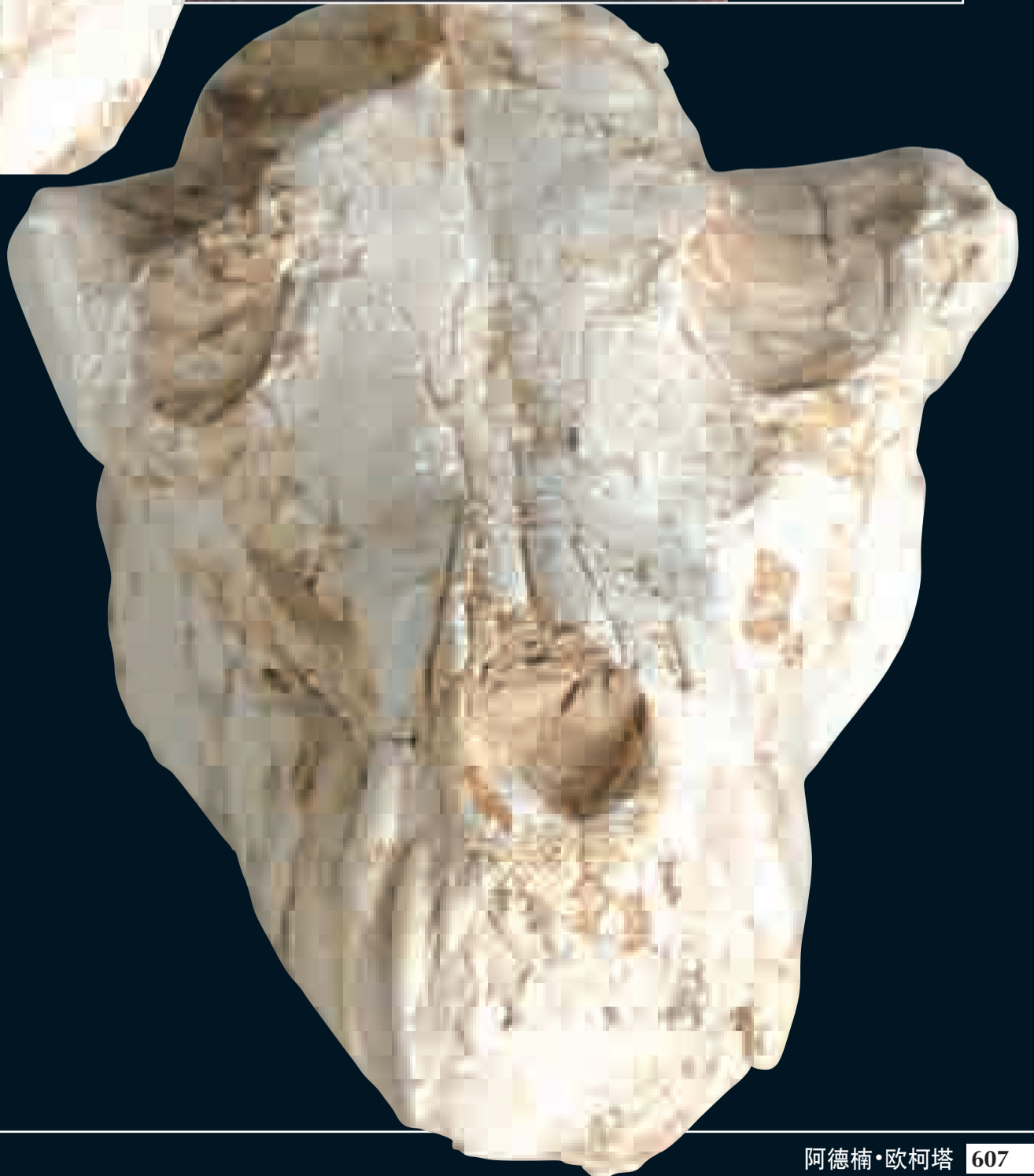
各种媒体企图将达尔文主义描述成“无可辩驳”的科学真相，其实这只是意识形态上的争辩。事实上，达尔文主义是过时了的理论，和科学发现有着越来越多的矛盾。化石就可以证实这一点。

进化论者声称，人类和猿类是从同一个祖先传承下来的，但是对于众多生物的头骨、头部结构和骨骼在数千万年中没有丝毫变化这样的事实却不能自圆其说。既然猿类会在一时间发展成为人类，但为何其他生物的解剖特征却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呢？如此这般的问题，他们无以作答。为什么猴和熊不能说话、创作，不能作画和雕塑，不能构建房屋，不能写出小说、诗歌、戏剧和电影剧本，不能从事技术发现，不能探索空间，进化论者无法对这一切做出合理的解释，

同样的，没有一只熊突然决定拥有高级的特征而转变成另一种生物形态，猿类也没有变成人类。熊就一直是熊，猿类就一直是猿类，人类就一直是人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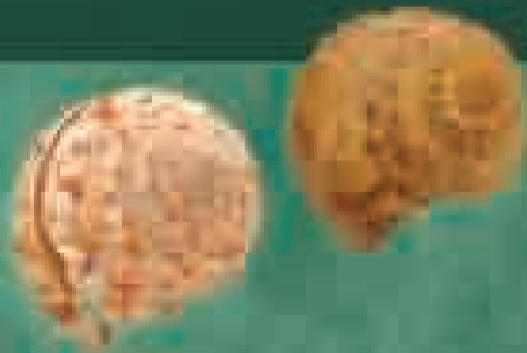
图中这块具有8000万年历史的熊化石与现代熊的标本没有任何差异，揭示了一个每个人都能明白的事实。







# 结论



# 真主创造了宇宙和生命万物

进化论，这一过时的19世纪的理论，在今天的科学事实面前完全崩溃了。化石记录给了进化论巨大的打击，进化论者们面对化石记录，无法给出科学的回答。

进化论者找不到一件化石能证明进化曾经发生过，只能想方设法来掩盖他们的错误。有时他们试着把许多灭绝的物种的化石解释成过渡形态，当然无论怎么看也不像真的；有时他们想通过伪造化石来证明进化——他们所谓的进化——是存在的；还有一些时候，他们用全然的假想理论来蒙蔽大众。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总冠以这样的标题“发现了缺失的链条！”或“我们的祖先是微生物”，或“新的发现证明了进化”，其目的就是为了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即进化论是千真万确的事。

这些伎俩在科技尚不发达的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还可能成功，但是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行不通了。在21世纪，进化论者所有的谎言都已被曝光了，他们已陷入了绝境。

今天，连小孩都知道没有能证明进化存在的过渡态化石，人类不是从猿猴进化来的，生物的结构高度发达、复杂，进化论对此无法解释，进化论是科学史上最蹩脚的欺骗学说。

如经文里面所说的：“真的，他们因为自己的悖谬，必定要说”（第三十七章列班者（萨法特），151条），在《古兰经》里，真主告诉我们，异教徒背叛了信仰，他们经常撒这样或那样的谎。进化论者们采取各种欺骗手段，散布各种不科学的理论，避免自己产生信仰，也妄图使他人放弃宗教道德观。

事实上，在这句经文“他们[异教徒]的确常说……”（第三十七章列班者（萨法特），167条）中已经强调了：那些没有信仰的人经常会找借口。但是他们不久也会看到并理解真理。很多经

文里都揭示了，异教徒们认识并理解真理的时刻终会来到。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进化论者们将会看到真理。这里列举一些经文：



多年来被当作爬行动物转变成鸟类这个神话的证据的始祖鸟，只是进化论者试图欺骗人们的一个例子而已。进化论者声称，1.50亿年历史的始祖鸟具有爬行动物的特征，因此，它是爬行动物和鸟类之间“缺失的链接”。然而，近代所有科学发现都表明，始祖鸟是一种会飞行的鸟，驳斥了进化论者的主张。此外，兽脚亚目食肉恐龙——号称的鸟类的爬行动物祖先——远比始祖鸟年轻。这是进化论者试图绕开的另一个真相。

把一颗猪牙说成“内布拉斯加人”的化石

1922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Henry Fairfield Osborn），声称他在靠近史内克布鲁克（Snake Brook）的西内布拉斯加发现了一颗上新世时期的臼齿化石。这个化石被称作“内布拉斯加人”。内布拉斯加人也立即获得一个“科学的名字”：西部猿人。仅仅根据这颗牙齿就重建了内布拉斯加人的头部和身体。此外，有些画册上还绘出了内布拉斯加人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作为一个完整的家庭出现。

1927年，发现了该骨架的其它部分。根据最新发现的碎块，断定这颗牙齿既不属于人也不属于猿，而是属于一种已灭绝的美国野猪，这种野猪被称为“原猪”。



**错误**

**错误**



他们却不信主，他们不久就知道了！（第三章列班者（萨法特），170条）

你听任他们吃喝玩乐吧！你听任他们受希望的诱惑吧！因为他们不久就会知道的。（第五章石谷（希只尔），3条）

叫他们辜负我赏赐吧，叫他们享乐吧。他们将来就知道了。（第二十九章蜘蛛（安凯述特），66条）

我们希望进化论者也抛弃他们不合逻辑的顽固理论，接受这每个人都能清楚看到的事实。科学所揭示的事实是：进化论是错误的，宇宙和生物是由真主创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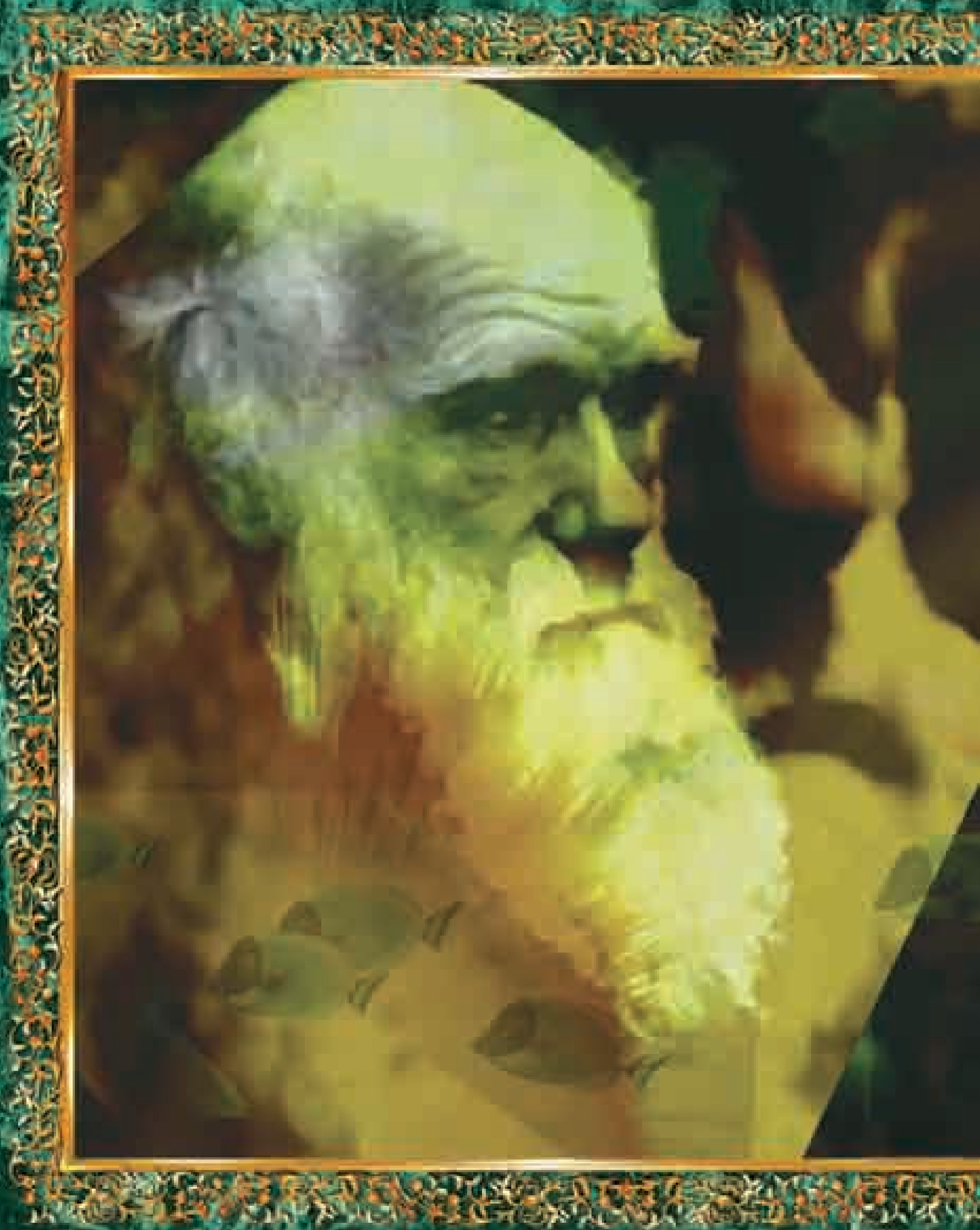
这本书中所列举的化石，是能证明主创世的重要证据。《古兰经》很多条经文里都讲到：地上和地下到处都有证据可以证明创造论是事实。例如，第三章列班者（萨法特）里第137条里说：你们的确朝夕经过他们的遗迹。

这句经文极有可能指的就是化石记录，这些化石埋藏于地下，揭示了生命的真正历史。全世界的地底下埋藏着数不清的化石，它们都表明生物自从存在那一刻起就一直保持着原样，经过数亿年也没有发生过变化——简言之，就是说它们从来没有进行进化。所有的化石表明，生物出现的时候已经完全成形、毫无缺陷，并具有所有复杂的特征——换句话讲，它们是真主创造出来的。

我们万能的真主创造了所有的生物，这些生物具有最完美的形态。所有的实体都是万能和伟大的真主存在的证据。面对这些证据，人的责任就是：运用他/她的理智、意识和感知，去觉悟宇宙的诞生与智慧同在，要对我们的主充满感激，并以最好的方式为他效劳。

主是创造万物的，也是监护万物的。

天地的钥匙，只是他的；不信主的迹象者，才是亏折的。（第三十九章队伍（助迈尔），62—63条）





附录  
进化论的崩溃

## 恐怖主义真正的意识形态根源： 达尔文主义和唯物主义

**绝** 大多数人认为，进化论最初由查尔斯·达尔文提出，并且是建立在科学证据、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的。但事实是，达尔文并非该理论的创始人，它也并不具有科学的依据。它只不过是将古老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教条运用到自然界的結果罢了。尽管它并没有科学发现的支持，它仍然被盲目地以唯物主义哲学的名义信奉着。

如此的狂热信奉，其结果是灾难性的。随着达尔文主义和它所支持的唯物主义的传播，对于“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发生了转变。那些曾经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所以他们也必须按照祂所教导的美好的道德理念而生活”，现在转而认为“人类的产生只不过是历史的偶然，他归根结底还是动物，是由于生存斗争才得以发展。”为这样巨大的蛊惑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种种具有暴力性的意识形态，譬如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其他许多为经开化的世界观也是建立在斗争基础上的，因此也都多多少少为这种蛊惑所助长。

这篇文章将审视达尔文主义带给世界的灾难，并且揭露它与恐怖主义的关联，这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 达尔文主义之谎言：“生命就是争斗”

达尔文理论最根本的前提之一是：“生物进化依靠对生存的斗争。只有强者才能取胜，而弱者则注定了失败和灭亡。”

据达尔文所说，大自然中存在着一场为了生存的残酷斗争，而且那是永无休止的斗争。强者总是





战胜弱者，而进化也就是这样发生的。达尔文给他的名著《物种起源》所加的副标题就很好地概括了这个观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此外，达尔文也提出“为生存而斗争”同样也被运用到了人类的各民族之间。那些“优等民族”将成为胜者。在达尔文的眼里，这样的优等民族正是欧洲的白人。非洲人或亚洲人已经在这场“生存斗争”中败落，而且很快会被彻底打垮，并且从此消失：

在不久的将来，不出几个世纪的时间，文明的民族基本上必然会消灭并取代遍布地球上的未开化民族。与此同时，那些类人猿也必将绝种。存在于人类和最接近他的物种之间的距离也将由此而拉大，正如我们所希望的，人类将会更加文明——甚至超过今天的高加索人即白种人，而如狒狒那样低等的猿类与非洲或大洋洲的黑人和大猩猩之间也就不再所存多少差别了。<sup>1</sup>

印度人类学家拉里塔·维迪雅提（Lalita Vidyarthi）阐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如何将种族主义带入社会科学的：

他（达尔文）的物竞天则，适者生存的理论受到了他同时代社会科学家们的热烈欢迎。他们相信人类的进化也分不同的层次，尤以白种人的文明处于最高层次。到19世纪下半叶，这种种族主义的观点已经作为既成事实被大多数的西方科学家所采纳。<sup>2</sup>



## 达尔文的灵感源泉：马尔萨斯的无情理论

达尔文理论形成的灵感源于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论》一书。马尔萨斯估计，在没有任何外界干涉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是非常迅速的。他认为，将人口数量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的是主要原因是各种各样的灾难，如战争、饥荒和疾病等。简而言之，根据他残酷无情的主张，为了一部分人的生存，另一部分人必须牺牲。生存就此成为一场“永恒的战争”。

在19世纪，马尔杜斯的观点被广泛接受，尤其是受到欧洲的上层知识分子的对他的残酷理论尤为推崇。在《纳粹“种族净化”工程的科学背景》这篇文章中，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19世纪的重要性被这样描述：

19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统治阶级的成员聚集到一起探讨如何解决新发现的“人口问题”，和如何运用马尔萨斯的理论来提高贫困人口的死亡率：“与其是在穷人中倡导卫生的概念，我们应该鼓励与之相反的生活习惯。在城镇，我们要把街道变窄，居民在屋内挤在一起，促使瘟疫的复发。在农村，我们要把房屋建到死水的边上，尤其是要鼓励所有潮湿、不利健康条件下的聚居。”诸如此类。<sup>3</sup>

这项残酷政策旨在消灭弱势群体，和所有那些为了生存而挣扎的人们，由此而抵消人口的急剧增长。这项所谓的“压迫穷人”的政策一度在19世纪的英国被施行。一套工业生产制度被建立起来，致使八、九岁的孩童被迫在煤矿中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成批地猝死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马尔萨斯理论所倡导的“生存斗争”导致了数百万英国人挣扎在苦难之中。

受马尔萨斯的影响，达尔文将斗争的概念应用到整个自然界中，提出最强大和最具有适应性的种群成为了求生之战的胜者。此外，他还宣称这场生存战争是大自然正当而且永恒的法则之一。他还一边鼓励人们以背离创造论来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由此而扫除了所有有可能阻挠这场不择手段的“生存斗争”的伦理障碍。

20世纪的人类为这种残忍观点的传播，及由此所导致的暴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 “丛林之法”的后果：法西斯主义

如果说达尔文主义助长了19世纪的种族主义的话，它在20世纪则成为另一套曾经在地球上掀起了血雨腥风的意识形态的基础：纳粹主义。

纳粹的意识形态明显地受到了达尔文的强烈影响。如果我们审视这套由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和阿夫莱特·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编造的理论时，我们经常会发现诸如“自然选择”、“选择性交配”、“种族间的生存竞争”之类的观念，这些观念同样也在达尔文的著作中屡屡出现。希特勒将他的自传取名为《我的斗争（Mein Kampf 或 My Struggle）》，就是受了达尔文生存斗争这个观念和适者生存的原则的启发。在书中，他尤其谈到了种族之间的斗争：

历史将在一个其荣耀无可比拟的千年帝国中达到巅峰，而她的基础，就是一套由自然界自身规定的种族等级制度。<sup>4</sup>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在1933年于纽伦堡召开的党会上，希特勒宣称：“优等民族必然会统治劣等民族，这是我们在自然界观察到的正义，而且可以被称做是唯一可能的正义。”

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承认纳粹受到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这个事实。历史学家希克曼（Hickman）是这样描述达尔文主义对希特勒的影响的：

（希特勒）是进化论坚定的信奉者和宣道者。不论他个人的精神如何深远、博大和复杂，可以确信，斗争的观念仍然是如此的重要……他在《我的斗争》一书中明确发表了一系列进化论的观点，尤其强调了生存斗争、适者生存和弱肉强食等可以建立更为优秀的社会等观点。<sup>5</sup>

靠着这些观点而登上政治舞台的希特勒将世界拽入了前所未有的暴力之中。许多少数民族和政治群体，尤其是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中遭到了恐怖的折磨和残杀。以纳粹的入侵为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夺去了五千五百万人的生命。而隐藏在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惨剧背后的，就是达尔文“生存竞争”的理论。



## 血腥联盟：达尔文主义和共产主义

如果说法西斯主义者构建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右翼的话，那么共产主义者就占据了它的左翼。共产主义者一直都是达尔文理论最强有力的维护者。

达尔文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这两个“主义”的创始人。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物种起源》一书刚出版时就阅读了它，并且为其中“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所震撼。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达尔文的理论中包含了“共产主义在自然史中的基础”。在深受达尔文影响的著作《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对达尔文百般赞扬，而且在《劳动在猿过渡为人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一章中，他还试图对进化论作出自己的贡献。

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脚步的俄国共产主义者，如普列汉诺夫（Plekhanov）、列宁（Lenin）、特洛斯基（Trosky）和斯大林都一致赞同达尔文的进化论。被认为是俄国共产主义奠基人的普列汉诺夫称马克思主义为“达尔文主义在社会科学上的应用”<sup>6</sup>。

特洛斯基说过：“达尔文的发现是辩证法在有机物界所取得的最高胜利。”<sup>7</sup>

达尔文主义的教育在共产党骨干力量的培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举例来说，斯大林在他年轻时一度虔诚于宗教，后来主要因为受到了达尔文著作的影响而转为无神论者。<sup>8</sup>

在中国创建了共产主义统治，并且毒害了数百万人的毛泽东曾

公开表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达尔文及其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上的。”<sup>9</sup>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詹姆斯·里弗·普塞（James Reeve Pusey）在他的论著《中国与查尔斯·达尔文》中深入地探讨了达尔文主义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影响。

简而言之，进化论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可割裂的联系。进化论宣称生物是偶然的产物，由此为无神论提供了所谓的科学依据。从这个角度讲，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无神论的意识形态，和达尔文主义紧密相连。此外，进化论还提出自然界中的任何发展都只能通过斗争（即生存竞争）的方式产生，



并且支持共产主义的基本概念即“辩证法”。

如果我们将20世纪导致一亿两千万人丧生的共产主义“辩证矛盾”的观念看作是一台“杀人机器”的话，我们就能更好地领悟达尔文主义带给地球的灾难有多么深重。

## 达尔文主义与恐怖主义

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是，进化论是各种暴力意识形态的根源，给20世纪的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隐藏在这个意识和方法背后的最本质的指导思想是“攻击异己”。

我们可以用如下方式作出解释：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信仰、世界观和哲学，这些不同观点原本就有着的相互对立特征。但是，对待异己可以采取以下两种不同态度中的一种：

1) 尊重不同看法的存在，并以人道的方式与其对话。实际上，这种方式是符合《古兰经》的道德观的。

2) 选择与异己者争斗，并通过摧毁后者来保证自己的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如野兽一般行事。这种方式是唯物主义者采用的，是反宗教的。

我们所称的恐怖主义，就是指的第二种方式。

当我们思考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区别时就会发现，达尔文主义在潜移默化中向人们灌输了“人是斗争的动物”这一理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选择斗争的个人或团体可能从未听说过达尔文主义和它的原则，但是归根结底，他们认同的是一种基于达尔文主义的哲学思想。是什么引导他们相信该理论是正确的呢？是达尔文主义的口号，例如“在这个世界上，强者生存”，“大鱼吃小鱼”，“战争是一种美德”，以及“人类通过战争取得进步”。抛开进化论，这些就只是空话而已。

实际上，达尔文主义就是唯一的“冲突”哲学。世界上大多数人信奉的三个神圣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是反对暴力的宗教。这三个宗教都希望把和平与和谐带给世界，反对无辜者被杀戮、被施暴和被折磨。斗争和暴力违反了主给人类设定的道德规范，是异常的、应被摈弃的一种理念。但是，达尔文主义将暴力和冲突理解并描述成自然的、合理的、正确的理念，是必然存在的。

因此，若有人打着伊斯兰教、基督教或犹太教的幌子，以这些宗教的名义犯下恐怖主义的罪，我们就可以肯定这些人不是穆斯林、基督徒或犹太教徒。他们是真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们隐藏在宗教的外衣下，但不是真正的信徒。即使他们宣称自己献身于宗教，他们实际上是宗教及教徒的敌人——因为他们犯了宗教所不容的罪行，并给宗教抹了黑。

因此，蔓延全球的恐怖主义的根源不是神圣的宗教，而是无神论，以及我们这个时代无神论的表现形式：“达尔文主义”和“唯物主义”。



不论他们支持的是哪种意识形态，在全世界制造恐怖的人，其实就是达尔文主义者。达尔文学说是唯一一种将赋予冲突价值并鼓励冲突的哲学。

## 伊斯兰教不是恐怖主义的根源，而是其解决途径

那些说他们以宗教的名义行事的人，可能是误解了宗教，或选错了信教的方式。因此，若将这些人视为教徒的代表，人们就有可能对宗教产生错误的认识。理解宗教的最好的方式是研究它神圣的根源。

伊斯兰教的神圣根源是《古兰经》。《古兰经》——伊斯兰教中的道德准则和某些西方人眼中的形象完全不同。《古兰经》的基础是道德、爱、同情、仁慈、谦逊、牺牲、宽容以及和平，一个严格遵守这些道德准则的穆斯林，将是最有礼貌、最体贴、最宽容、最可靠、最易相处的人。他将传播爱、尊重、和谐和快乐给他周围的人。

## 伊斯兰教是一个传播和平与幸福的宗教

伊斯兰这个词源于阿拉伯语“和平”这一单词。伊斯兰教是一个旨在给人类带来和平生活的宗教，通过本教将真主的无限同情与仁慈施予人类。主号召所有的人遵守伊斯兰教道德，将仁慈、同情、宽容和和平传播给全世界。在《古兰经》的第二章黄牛（巴格勒）的208条经文中，主这样劝说信徒：“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全体入在和平教[伊斯兰教]中，不要跟随恶魔的步伐，他确是你们的明敌。”

如经文里描述的，只有‘皈依伊斯兰’，你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也就是说，要依照《古兰经》规定的道德价值观生活。

真主呼吁人们要和平和安全，而无信仰的意识形态鼓励冲突和恐怖。



## 主谴责邪恶

主要求人们不要犯罪；他还禁止怀疑、不道德、反叛、残忍、侵略、谋杀以及流血。他说那些不遵守他的训诫的人为“跟随撒旦的脚步”，是《古兰经》里描述为邪恶的行为。《古兰经》里相关内容的经文如下：

与真主缔约，然后加以破坏的，断绝真主命人连结者的，在地方上进行破坏的，这等人将被诅咒，将吃后世的恶果。（第一三章雷霆（赖尔得），25条）

你应当借真主赏赐你的财富而营谋后世的住宅，你不要忘却你在今世的定分。你当以善待人，象真主以善待你一样。你不要在地方上摆弄是非，真主确是不爱摆弄是非者。（第二十八章故事（改赛素），77条）

由此可见，主禁止在伊斯兰教内施行任何形式的有害行为，包括恐怖主义和暴力，谴责了犯这些罪的人。一个穆斯林把美好传给世界，并升华它。

## 伊斯兰教保卫宽容和言论自由

伊斯兰教是一个提供并捍卫理念、思想和生活自由的宗教。它颁布命令以预防、禁止传播那些会在人群中引起紧张、争端、诽谤、触发消极情绪的思想。

伊斯兰教反对恐怖主义和所有的暴力行为，并禁止给别人施加哪怕是最轻微的精神压力：

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正邪确已分明了。谁不信恶魔而信真主，谁确已把握住坚实的、绝不断折的把柄。真主是全聪的，是全知的。（第二章黄牛（巴格勒），256条）

你绝不是监察他们的。（第八十八章大灾（阿史叶），22条）

强迫别人信仰宗教或接受宗教仪式，都是完全违背伊斯兰教宗旨和精神的。伊斯兰教认为，只有在自由意志和自由意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真正的信仰。当然，穆斯林可以根据《古兰经》的道德准则，给对方提供建议和鼓励，但他们从来不会向别人动用武力，或施以任何身体、心理的压力，他们也不会玩弄特权逼迫他人信仰宗教。

我们来设想一个完全相反的社会模式会是什么情形，例如，一个用法律来逼迫人们信教的世界。这种社会模式和伊斯兰教宗旨完全相左，因为只有当人们遵循个人的自由意愿信主的时候，他们的信任和崇拜才有意义。假如一个体系把信仰和崇拜强加于人，那么人们信教就只是出于对这个系统的惧怕而已。以宗教的眼光看，宗教应该是因主的良好愿望而存在，人们的精神应当处于完全自由的状态。

## 主认为屠杀无辜者是非法的

《古兰经》里说，最大的罪恶是屠杀无辜的人。

……除因复仇或平乱外，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我的众使者。确已昭示他们许多迹象。此后，他们中许多人，在地方上确是过分的。（第五章筵席（马以代），32条）

他们只祈祷真主，不祈祷别的神灵；他们不违背真主的禁令而杀人，除非由于偿命；他们也不通奸。谁犯此类（罪恶），谁遭惩罚；（第二十五章准则（弗尔干），68条）

如经文所说，一个人，如果他无故杀了无辜的人，就会受到折磨。主也指出，杀一个人的罪行和杀全人类是一样的。一个人如果遵照主的旨意没有对任何一个人做出伤害的事情，就更不会屠杀数千的无辜者。那些妄想可以逃脱审判和惩罚的人永远不会成功，因为他们必须在主的面前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信仰者知道他们死后要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他们很小心地遵照主的旨意来行事。





## 主要求信仰者有同情心和充满仁慈

《古兰经》里这样描述伊斯兰教的道德观：

.....他是一个信道而且行善，并以坚忍相勉，以慈悯相助者。这等人是幸福的。（第九十章地方（白赖德），17-18条）

如我们在经文里所看到的，最重要的道德准则是“以慈悯相助”，主已经把这种道德分派给了他的随从，因此他们可以受到拯救、仁慈，并得到天堂。

《古兰经》里描绘的伊斯兰教是一个现代的、开明的、进步的宗教。一个穆斯林是一个和平的使者；他是宽容的，有着民主的思想、有文化的、开明的、诚实的、在艺术和科学上学识渊博的、文明的人。

一个受过《古兰经》里道德教育的穆斯林，带着伊斯兰教所期望的爱走向每个人。他尊重每种思想，他重视艺术和美学。他在发生事件时充当调解人，消除紧张和修复友好关系。在一个以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里，会有比我们今天最现代的国家更发达的文明，更高的社会道德，更多的欢笑、幸福、公平、安全、富足和祝福。

## 主要求宽容和宽恕

宽容和宽恕，在经文里表达为“你要原谅，要劝导，要避开愚人。”（第七章高处（艾耳拉弗），199条），是伊斯兰教最基本的信条之一。

只要我们阅读伊斯兰教的历史，就能很清楚地看到穆斯林们是怎样在现实社会中诠释《古兰经》的这道德观的。穆斯林总是带着自由宽容的气息，他们所到之处，违法行为都得到遏制和消灭。他们让不同宗教、不同语言 and 不同文化的人和平、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给教徒提供和平与和谐。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它能存在几个世纪那么长的时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伊斯兰教给他们营造出了宽容和理解的氛围。几个世纪都以宽容和爱而著称的穆斯林们，总是最有同情心和最正义的人。在这个多民族的结构中，所有的民族都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宗教和自己的规则自由地生活。

当按照《古兰经》的条文来实践宽容时，就会给世界带来和平和幸福。经文里是这样写的：

善恶不是一样的。你应当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对付恶劣的品行，那末，与你相仇者，忽然间会变得亲如密友。（第四章奉绥来特，34条）

## 结论

所有这些表明，伊斯兰教推崇的道德会带给世界和平、和谐和公平。野蛮行为，如恐怖主义，现在已蔓延全球，它是无知狂人的行径，完全背离了《古兰经》的道德规范，这些无知的狂人和宗教绝对没有任何关系。对付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实施野蛮行为的人的方法，就是教给他们真正的《古兰经》道德。换句话说，伊斯兰教和《古兰经》道德是恐怖主义灾难的解决途径，而不是恐怖主义的支持者。

1. Charles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 2nd edition, New York, A.L. Burt Co., 1874, p. 178

2. Lalita Prasad Vidyarthi, Racism, 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Unesco, France, Vendôme, 1983. p. 54

3. Theodore D. Hall, The Scientific Background of the Nazi "Race Purification" Program, <http://www.trufax.org/avoid/nazi.html>

4. L.H. Gann, "Adolf Hitler, The Complete Totalitarian", The Intercollegiate Review, Fall 1985, p. 24; cited in Henry M. Morris, The Long war Against God, Baker Book House, 1989, p. 78

5. R. Hickman, Biocreation, Science Press, Worthington, OH, pp. 51-52, 1983; Jerry Bergman, "Darwinism and the Nazi Race Holocaust", Creation Ex Nihilo Technical Journal 13 (2): 101-111, 1999

6. Robert M. Young, Darwinian Evolution and Human History, Historical Studies on Science and Belief, 1980

7. Alan Woods and Ted Grant, Reason in Revolt: Marxism and Modern Science, London: 1993

8. Alex de Jonge, Stalin and The Shaping of the Soviet Union, William Collins Sons & Limited Co., Glasgow, 1987, p. 22

9. K. Mehnert, Kampf um Mao's Erbe,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77

10. James Reeve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3

# 引言

## 何故进化论？

**对**某些人来讲，达尔文的进化论只具有科学的意义，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并不产生任何影响。这显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进化论远远不止于生物学中的一个课题，而是构成了左右着大部分人思想的虚假哲学理论，即唯物主义的思想根基。

只承认物质存在的唯物主义把人也看作是“物质的堆积”，宣称他只不过是诸种动物之一，和它们一样，其生活被求生斗争所主宰。唯物主义被看作是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哲学被广泛传播，但事实上，它只不过是一条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古老教条而已。它最早形成于古希腊，在18世纪被秉持无神论的哲学家们重新发现，又继而在19世纪被卡尔·马克思、查尔斯·达尔文和希格蒙特·弗罗依德等思想家植入各项科学学科，造成了它们的扭曲。

过去的两个世纪可以说是唯物主义的血腥竞技场——建立在唯物论上的种种意识形态（那些反叛它的意识形态事实上也分享它的根本前提）给地球带来了无止境的暴力、战争和混乱。造成一亿两千万人死亡的共产主义是唯物主义哲学的直接产物。法西斯主义，尽管它自称与唯物主义世界观对立，也接受了唯物主义关于斗争导致进步基本观念，并酿成了压迫性政权建立、集体屠杀、世界大战和种族灭绝等等的惨剧。

除了催生这两种血腥的意识形态，唯物主义也侵蚀了个人和社会的伦理道德。

唯物论在它的谎骗中把人贬低为动物，宣称他的存在是不具任何责任和义务纯粹偶然，由此推翻了人类道德的柱石，如爱、仁慈、自我牺牲、谦虚、诚实和正义。受到唯物论“生命是斗争”口号的误导，人们把他们的生存看作是一场纯粹是不同利益之间的抗衡，而后者遵循的不外是“丛林法则”。

唯物主义哲学从很大程度上为过去两个世纪中所发生的人为灾难负责，它的痕迹可以在每一种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看做是“斗争的理由”的意识形态中被找到。

卡尔·马克思明确表示达尔文理论为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将《资本论》——这本被认为是他最伟大的著作献给了达尔文，表示了与达尔文的共鸣。在德文版的《资本论》中，他题道：“谨以此书献给查尔斯·达尔文——一个忠实的敬慕者”



这当中，就有横行于今日世界，打着宗教信仰的旗号，事实上却是滥杀无辜的恐怖主义。

而在这里进化论，或达尔文主义所派上的用场就是：它填满了不完整的拼图。它制造了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思想这一神话。这也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和辩证唯物论的奠基人卡尔·马克思将达尔文理论称为他的世界观“在自然史中的基础”。

然而，这是一个已经腐烂了的基础。现代科学的发现一再表明，将达尔文理论与科学相提并论的大众观点是错误的。存在着广泛的可以驳斥达尔文理论的证据，它们显示我们存在的源泉不是自然进化而是上帝的创造。是上帝创造了宇宙，所有的生物和人类。

这本书的创作目的就是要把这个事实公之于众。从它首次出版以来——最先在土耳其，然后在许多其他国家——，数百万的人已经阅读并且接受了这本书的观点。它已经被翻译成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中文、波斯尼亚语、阿拉伯语、阿尔巴尼亚语、乌都语、马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这本书的文字版可以在[www.evolutiondeceit.com](http://www.evolutiondeceit.com)这个网站上被免费浏览。）

《进化论的谎言》一书的影响甚至已经得到了他对手中的领头人的承认。哈伦·雅西雅是《新科学家》杂志文章《燃烧中的达尔文》的主人公。在出版于2000年4月22日的这一期中，这本大众达尔文主义的主要刊物将哈伦·雅西雅称作“一位国际英雄”，并且指出他的著作已经“流传于整个伊斯兰教世界”。

科学界的领头刊物《科学》也强调了哈伦·雅西雅作品的影响和深度。在刊登于2001年5月18日版，标题为《创造论在欧亚交汇地扎根》的文章中，我们可以读到：“像《进化的谎言和达尔文主义的阴暗面》这样有深度的书在土耳其的某些地区正在变得比教科书更具影响力。”同一记者继而评估哈伦·雅西雅的著作已经引发了“北美以外地球上最大的反进化论运动”。

然而，这些亲进化论的刊物只是点出了《进化的谎言》的影响，对其中的论据却没有作出任何科学的反应。原因很简单，就是这根本不可能。正如你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所看到的那样，进化论已经彻底陷入了死胡同。这本书将帮助你认识到达尔文主义并不是一套科学的理论，而是挂着唯物主义之名的伪科学的教条，已被各种各样的反面证据所驳倒。

我们希望《进化的谎言》这本书能够为推翻从19世纪以来一直误导人类的唯物兼达尔文主义的教条作出长久的贡献，并且提请人们关注我们存在最至关重要的事实，即我们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我们对我们的创造者具有什么样的责任。

## 智慧设计或“创造”

“设计”这个词必须被正确地理解。上帝创制了完美无缺的设计并不意味着他先做出一份计划然后将其付诸实施。上帝，作为天和地的主宰，并不需要任何“计划”。上帝凌驾于任何的缺漏之上。他的计划和创造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

如果上帝希望什么事物诞生，他只要说一声“存在！”就够了。就像《古兰经》中的诗句告诉我们的那样：

他（上帝）渴望什么，他只要给出“存在！”的指令，它就出存在了。

他是天和地的创造者。他决定什么，他说：“存在！”，它就存在了。

# 前言

## 我们时代的大怪状： 相信进化论的谎言

**地**球数百万种生物无一不具有神奇的特征、独特的行为模式和完善的生理结构。它们中的每一种都被创造赋予了独一无二的细致和美丽。植物、动物、尤其是人类，从他们的外表到他们内部无法为肉眼看见的细胞结构，都是带着最伟大的智慧和艺术被创造出来的。当今世界上有一系列的科学学科和数万的科学家在探究这些生物的诸种细节，揭示它们神奇的方方面面，希望由此解开它们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奥秘。

他们当中的有一些为他们在这些生物身上所发现的神奇之处和隐藏在其背后的智能所震惊，他们亲眼见证了这里面所包含的无限知识和智慧。但另一些却令人惊讶地宣称这只不过是意外的产物罢了。他们就是那些信奉进化论的科学家。根据他们的观点，所有构成生物体的蛋白质、细胞和器官都只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结果。他们在经历多年的研究、深入的调查、一系列专题报告的出版后仍然会这样想，实在是令人诧异。

这些著名的教授们所设想的那“一连串的巧合”是如此不合情理，以致局外人瞠目结舌。这些教授宣称，蛋白质最初的形成是一些简单的化学物巧遇的结果——这种概率之低就好像一首诗不可能是源于毫不相关的单词的随意拼凑一样。接着，其他的巧合又导致了其他种类的蛋白质的产生。而蛋白质本身又通过巧合结合到一起。不单是蛋白质，所有构成细胞组织的复杂成分：DNA、RNA、酶、荷尔蒙和细胞器，根据这种观点，无一不是凭着纯粹的机缘巧合而形成的。而细胞的诞生就是这亿万个巧合的综合结果。而不可思议的巧合还不止于此，紧接着，细胞又碰巧开始繁殖，接着又通过一个巧合结合在一起，于是制造出了第一条生命。哪怕只是为了让一只生物体的眼睛成形，也需要有亿万个不可思议的事件先后发生。而这里，又一次地是被称为“巧合”的盲目过程使之成为可能：是巧合在头骨的最佳位置开了两个大小合适的洞眼，又是巧合让细胞们找到了这两个洞眼，最后还是巧合将它们合理地排列到一起，由此造就了眼睛。

这样看来，“巧合”似乎总是知道它想要什么。从一开始，“巧合”就知道什么是看，是听，是呼吸，哪怕到此为止还从来没有类似的官能在地球上存在过。“巧合”显示出巨大的智慧和领悟力、可观的远见，由此按部就班地创造出了生命。那些广受敬仰、影响巨大的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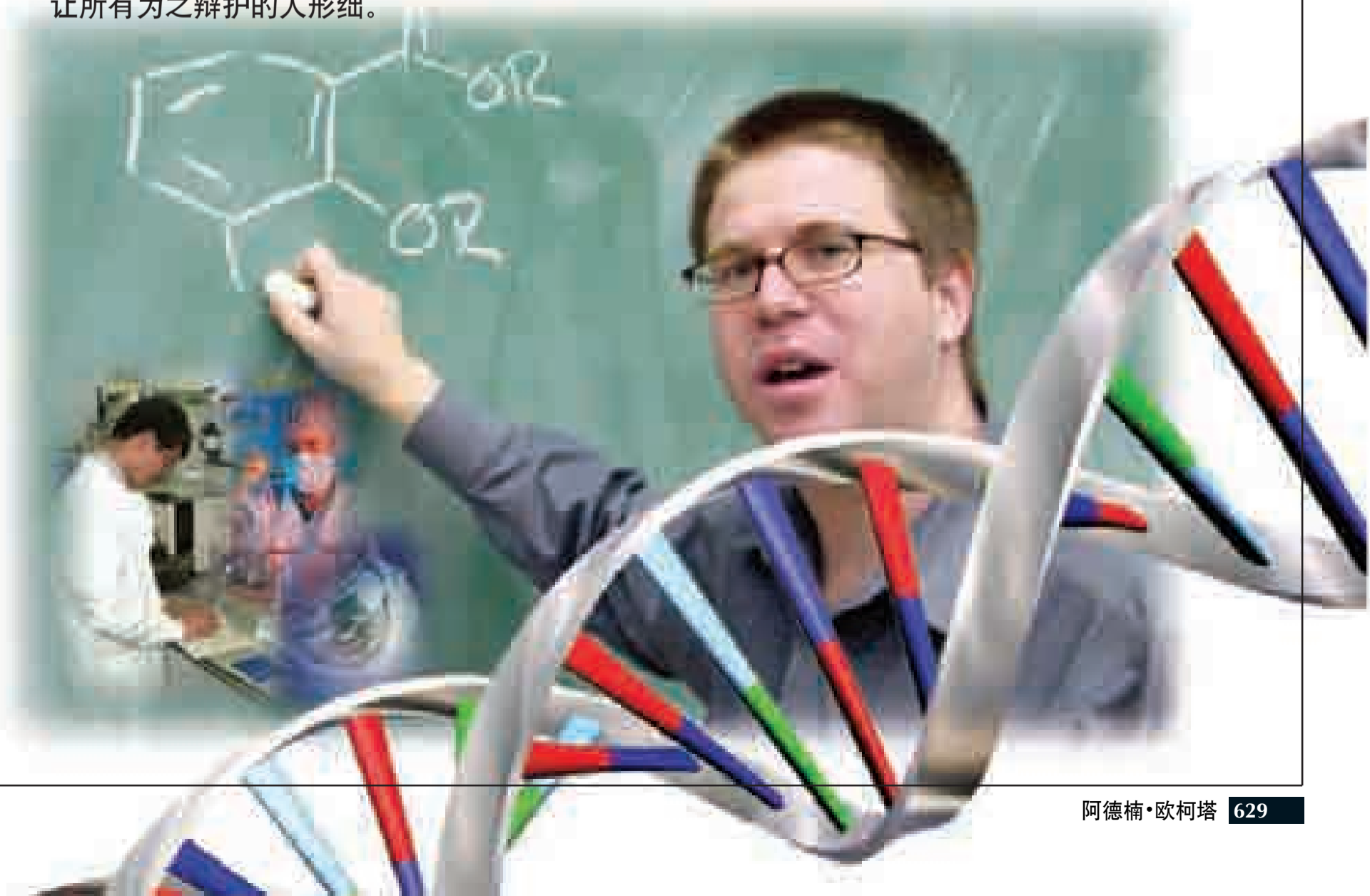
科学家和研究者们把自己奉献给的，就是这样一个彻底非理性的假设。即使是现在，带着孩童般的顽固，他们仍然摈斥所有拒绝相信这样童话的人，指责他们为不科学和执迷不悟。这种态度，和中世纪反对地圆说，迫害所有它的支持者时的那种顽固不化、狂热和无知相比，有什么区别呢？

更有甚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宣称自己是穆斯林，虔诚于上帝。与此同时，他们却又宣称“上帝创造了所有的生命”是不科学的，相反“生命的产生是由亿万神奇的巧合组成的无意识过程的结果”这样的妄谈反倒在他们眼里是科学。

如果你把一个石雕或木雕的偶像放在这些人面前并告诉他们：“看，这个偶像创造了这间房间和里面的一切。”他们一定会说这是彻底的愚昧而拒绝相信。另一方面，他们却把这样的无稽之谈，即“名为巧合的无意识过程极具计划性地逐步创造出这个世界和它里边的亿万神奇生物”称作最伟大的科学解释之一。

简而言之，这些人将偶然供奉为神，宣称它具有足够的智慧、意识和能力创造出五花八门的生物物种，维系天地间种种脆弱的平衡。如果有人告诉他们是具有无限智慧的神创造了生命，他们会断然拒绝相信这个事实，反之会坚持是无意、无智、无能，而且不带任何目的性的亿万巧合才是创造的力量。如此受过高等教育，聪慧而渊博的人会成群结队地去相信这样历史上最非理性和反逻辑的主张，实在是不可思议。他们能够如此长久地忽略眼皮底下的事实，其不可思议程度简直不亚于上帝创造生命这个奇迹本身。在上帝在地球上创造的种种奇迹中，进化论者无力看到连小孩都能领会的事实这个现象，也可以算是其中之一了吧。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你会一再地接触到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你同样也会意识到，达尔文的理论不但已经在科学证据面前崩溃，而且是一个完全不符合理性和逻辑的弥天大谎，让所有为之辩护的人形绌。



# 第一章

## 从偏见中解放出来

**绝**大多数人把科学家说的话当作严格的真理。他们从来不会想到，科学家也会有种种哲学或意识形态的偏见。进化论的科学家们就是借着科学的伪装，把他们自己的偏见和哲学观点强加于公众之上。譬如，虽然他们知道随机事件除了不规则和混乱外不能导致任何结果，他们仍然宣称存在于天地和生物种群之间奥妙的秩序、规划和设计全都是偶然的产物。

举例来讲，进化论生物学家很清楚生物体的基本单位，即蛋白分子中存在着的令人惊叹的和谐，以及这不可能是偶然形成的。尽管如此，他仍然宣称蛋白质是在亿万年前原始地球的条件下，凭着纯粹的机运而产生的。更有甚者，他还宣称不单是一种，几百万种的蛋白质统统是偶然形成，然后又偶然结合到一起，形成了第一个细胞。他带着盲目的顽固为这种观点辩护，这就是一个“进化论”的科学家。

但同样的科学家，当他走在街上，看见三块砖头垒在一起时，他一定不会认为它们是碰巧碰到一起，又是碰巧地堆叠起来的。的确，任何一个会这么假设的人都会被看作丧失理智。

既然如此，为什么能够理性判断日常生活中的事件的人，一到思考他们自己的存在的时候，就会采纳一种完全非理性的观点？他们也无权借着科学的名义来为自己辩护：因为采取科学的方法就意味着在机会相等的情况下，同时兼顾正反的可能。而如果其中一种可能性低于另一种，譬如说是一比九十九，最理智和科学的方法自然就是选择后者。

就让我们从这个基本的科学常理出发，继续我们的探讨。世界上一共存在两种解释物种起源的理论：第一种认为是上帝创造了所有现存的结构复杂的生物；第二种认为生命是源于无意识、随机的巧合。而后者就是进化论的主张。

如果我们审视科学数据，譬如说分子生物学的的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没有任何生物细胞，也没有任何存在于细胞内的百万种蛋白质可能如进化学者所说，是在偶然中形成的。接下来的章节还将表明，概率学的计算也无数次地否定了这种可能性。所以关于物种起源的进化论的解释，其真实的可能性为零。

而这就意味着，第一种观点真实的可能性为百分之百，也就是说，生命确实是有意识行为的结果。换言之，它是被“创造”出来的。所有的生物物种都是按照一位具有卓越能力、智慧和知识的创造者的设计而降生于世——这绝对不只是一条信条，而是智慧、逻辑和科学带给我们的自然结论。

既然如此，进化论的学者们就应该撤消他们的论断，接受明白确凿的事实。如果他不这么做，就意味着他并非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而相反是利用科学来实现某些哲学、意识形态或教条主义的目的。

进化论“科学家”的顽固和偏执在现实面前与日俱增。他的这种态度只能被冠名为“宗教信仰”——一种盲目和迷信的宗教信仰。除此之外，对于这种彻底摒弃现实，终其一生只是忠实于他个人头脑中不切实际的想像的行为，没有任何别的解释。

## 盲目的唯物主义

我们刚才谈到的迷信事实上是对唯物主义哲学的迷信。根据这种哲学，世界上一直而且唯一存在着的只有物质。进化论为这种哲学提供了所谓的“科学依据”，于是为了捍卫唯物主义，人们也就盲目地去拥护进化论。当科学的发展到20世纪末的现在，进化论开始被撼动的时候，他们就试着通过歪曲事实的手段袒护它，以便让唯物主义苟延残喘下去。

一位土耳其著名进化论生物学家著作中的几段话为盲目的信仰所能导致的判断和审慎的丧失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在讨论构成生命最重要的酶之一，细胞色素-C意外形成的可能性时，这位学者写到：

细胞色素-C序列形成的几率接近于零。也就是说，如果生命的诞生需要某条序列的话，那么在整个宇宙间，这条序列只能被实现一次。否则，某种形而上的，超越我们的定义的力量就必须涉足它的形成。但接受这种可能是与科学研究的目的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目光停留在第一种假定上。

这位学者觉得接受一种“接近于零”的可能性要比承认神创论“更科学”。但根据科学的法则，当两种同时存在的可能性中的一种“接近于零”，那么另一种就无疑是恰当的选择。然而，教条唯物主义禁止人们承认上帝的存在。这条禁令迫使着科学家和许多其他信奉唯物主义教条的人接受毫非理性的主张。

信赖这些科学家的人们被同样的唯物主义的符咒所控制和蒙蔽着，在阅读他们的著作时，也变得同样地不分是非。这种教条唯物主义的观点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科学界中的显赫人物是无神论者。那些勇于把自己从这条符咒中解脱出来，带着开明心态去思考的人，是不会拒绝接受创造者的存在的。美国生物化学家迈克尔·J·贝赫（Michael J. Behe）博士，一名踊跃在新近的“维护创造论运动”中的佼佼者，是这样描绘那些拒绝相信神创造生命的科学家的：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现代生物化学揭开了细胞的秘密。为此，数万人将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贡献给了辛勤的实验室工作……而所有这些细胞研究的努力——也就是说从分子的层面对生命的探究——综合起来所达到的确凿而响亮的回答就是：设计！这个结论是如此不容置疑，意义重大，完全可以被列为科学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相反地，有一种怪异而尴尬的沉默笼罩着细胞的复杂性。为什么科学界没有迫不及待地拥抱它自己的惊人发现？为什么人们带着精神的镣铐来处置对于设计的观察结果？他们的困境在于，如果他们承认“智慧设计”的话，他们就得同时承认上帝的存在。

这就是你在杂志和电视上看到，或者你正在阅读的无神论的科学家们所处的尴尬局面。他们所执行的所有研究都向他们表明了创造者的存在。但仍然，被教条唯物主义的教化得如此麻木和盲目，他们仍然固执于他们对此的否认。



迈克尔·贝赫（Michael Behe）：  
“对于细胞的复杂性（的解释），  
只有一片尴尬的寂静”

那些拒绝接受创造者存在的明确讯号和证据的人们是如此地麻木。陷在由这种麻木所造成的夜郎自大中，他们居然会把彻底的荒谬当作是真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著名的进化论者里查德·道尔金斯（Richard Dawkins）。他号召基督教徒们，哪怕在他们亲眼看见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向他们招手的时候，也不要把这当作是奇迹。道尔金斯说：“也许当时所有组成雕像手臂的原子都正巧在朝同一个方向运动，——这种可能性当然很低，但也不是完全没有。”

对于无信仰者心理的观察在历史上由来已久。《可兰经》就是这样描述他们的：

哪怕我们确实派遣天使到他们身边，哪怕确实有死而复生的人向他们说话，哪怕我们把所有的造物都聚集到他们眼前，他们仍然不会相信这些，除非上帝要让他们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就是对（真理）置之不理。

这段引言清楚地表明，进化论者教条化的思考方式并不新奇，也不为他们所独有。事实上，他们所坚持的根本不是什么现代科学思想，而是自最野蛮的异教徒群体以来一直存在于世的无知。

《可兰经》中还有另一段描写他们心理的章节：

即使我们向他们敞开天堂的大门，即使他们持续不断地向之飞升，他们还是会说：“我们的眼睛被迷惑了！要不就是我们被魔法诅咒了！”

## 进化论的集体灌输

正如以上的引文所说，人们不愿意接受他们存在中的真理的原因之一就是一条阻挠他们理性思考的“符咒”。同样的“符咒”也造成了遍布于世界的对于进化论的迷信。我们所说的“符咒”指的是一种通过教条灌输所达到的条件作用。在被如此强化地灌输了进化论的正确性后，人们通常无法意识到它所包含的歪曲。

这种灌输对于大脑产生及其负面的作用，造成人们判断和理解能力的瘫痪。大脑在接受长期的灌输之后，就无法看清现实本身的面貌，而是透过一副有色眼镜。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在其他的领域。譬如说，如果一个人在催眠过程中被告知他躺在上面的不是一张床而是一辆车，他在醒来之后仍然会这么觉得。他会认为这是非常符合逻辑和理性的，因为他自觉这是他的亲眼所见，不容质疑。像这样充分表明灌输机制的效力的例子是被无数试验所证明的事实，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教科书中比比皆是。

进化论和它所倚赖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是通过这种灌输被强加到大众头上的。在成天被大众媒体、学院渠道和所谓的“科学”讲坛灌输进化论的思想之后，人们就无法认识到这个理论和最基本的理性原则背道而驰。同样的灌输也在控制着科学家们的思想。在这条符咒的左右下，那些崭露头角的年轻科学家都越来越倾向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很多进化论的科学家至今还在努力着证明这诞生于19世纪的非理性、过时的观点，哪怕它早就被科学的铁证给推翻了。

然而，迫使科学家们变成进化论和唯物主义者的还有别的附加机制。在西方国家，一个科学家必须遵守某些行为规范才能得到职位的晋升，学术的认可，或者他的文章才能在科学期刊上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致力于传播进化论



被发表。而对于进化论的全盘接受就是首要条件。这套体制有的时候甚至会迫使一个科学家为了某一个教条而牺牲他全部的科学生涯。美国分子生物学家约那森·威尔士 (Jonathan Wells) 在他出版于2000年的著作《进化的偶像》中就提到了这套压力体制:

教条化的达尔文主义者总是对科学证据作出狭隘的解释, 接着又宣称这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唯一途径。所有的批评他们的人都被贬斥为不科学; 他们的文章被受教条主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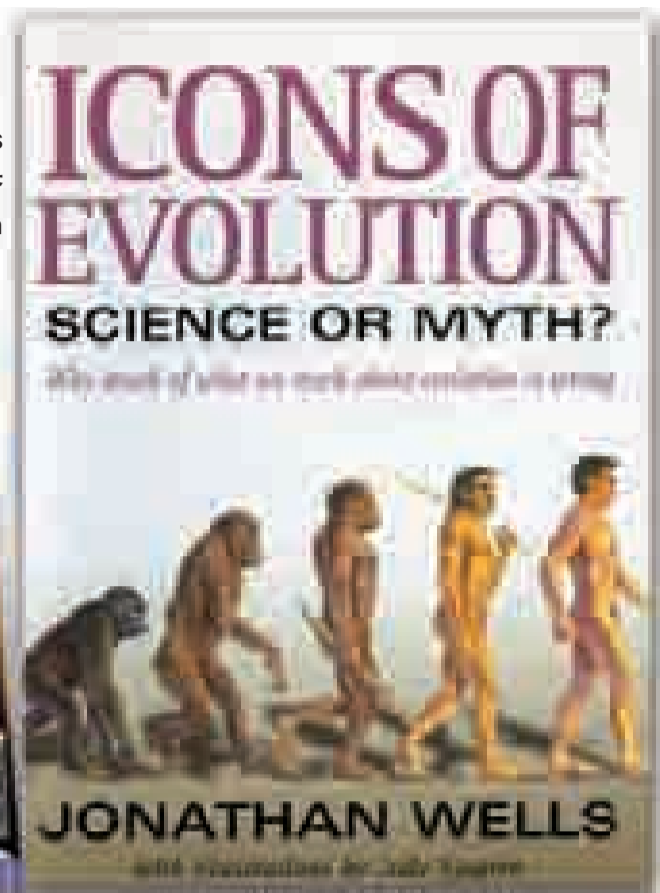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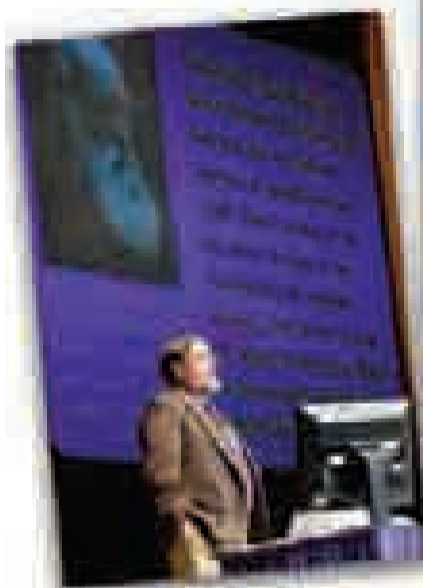
所统治的主流期刊拒绝; 他们无法得到政府部门的资助, 因为后者把他们所有的创议都寄给那些教条主义者以征求“同类专家”的意见; 最终, 所有的批评者都会被踢出科学圈。在这一过程中, 达尔文主义观点的反面证据要不就干脆销声匿迹, 就好像指证暴徒的证人消失那样, 要不就被埋藏到仅有的极其热诚的研究者才会阅览的专门化的刊物里。当所有的批评者都被剥夺他们的声音, 所有的反面证据都被埋葬地底之时, 教条主义者就宣告关于他们的理论不存在任何争议, 也没有任何可以挑战它的证据。

这就是躲藏在“进化论仍然被科学界广为接受”这句扬言之后的事实真相。进化论被维系在生命线上, 并不是因为它具有任何科学价值, 而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义务。在明了这一真相的科学家中, 只有极少一部分敢于揭穿“皇帝的新衣”。

在这本书余下的部分内, 我们将重审那些被进化论者所摈斥, 或者是“被埋藏在专门化读物中的”现代科学反进化论的发现, 以及可以证明上帝存在的确凿无疑的证据。读者们将目睹进化论事实上只是一个谎言——一个被科学家制造出来, 用来掩盖创造论的谎言。我们对于读者的期望, 就是他会从这个蒙蔽人们心灵, 扰乱人们判断力的符咒中挣脱出来, 认真地反思这本书所讲述的一切。

在他摆脱了这个符咒, 开始清晰、自由、不带任何偏见地思考时, 他就会即刻发现水晶般明亮的真理。这个不能抗拒, 而且已被现代科学从方方面面所证实的真理就是: 生命的产生不是偶然, 而是归功于神的创造。人类只要反思他自己的存在, 反思他是如何从最初的一滴水变成了他今天的样子, 或者其他任何一种生物的完美性, 他就能轻而易举地认识到创造的不容置疑。

《进化的符号》(Icons of Evolution), 作者: 乔纳森·威尔士 (Jonathan Wells)



## 第二章

# 进化论简史

**进**化论作为一条反对神创的教条，其思想根源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时绝大多数  
的异教哲学家都捍卫进化的概念。纵贯整个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进化的观念构成了许多  
异教哲学体系的脊梁。

然而，推动现代科学诞生和发展的并非这些古代的异教哲学，而是对上帝的信仰。现代科学的先锋们大多都相信上帝的存在；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上帝创造宇宙的法则和他的造物的诸种细节。天文学家哥白尼、开普勒、哥白尼，古生物学家的创始人库维尔（Cuvier），植物学和动物学的先驱里纳尤斯（Linnaeus），还有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的伊萨克·牛顿在他们的科学生涯中都不仅信仰上帝的存在，也信仰整个宇宙都是他的造物。被认为是我们时代最高天才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另一个虔诚于上帝的科学家，他曾经说过：“我不能想像有任何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可以缺乏这种深厚的信仰。打个比方，没有宗教的科学就好比是个瘸子。”

近代物理的奠基人之一，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说过：“所有从事过有一定规模的科学工作的人都知道，在通向科学殿堂的大门上悬挂着这样的匾额：你必须要有信仰。这是科学家不可或缺的品质之一。”

进化论是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复兴和在19世纪被广泛传播的产物。就像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唯物主义试图从纯物质的角度来解释自然。它从一开始就否认神创，并断言有灵无灵的一切都非创造的结果，而纯粹是按某种顺序所发生的意外的产物。然而，人类思想构造的特性就是，每当它发现某种秩序的存在，它就会自然而然地从中辨认出某种组织的意志。唯物主义哲学与人类思想的基本倾向相左，在19世纪中叶制造出“进化论”。

### 达尔文的臆想

进化理论以它今天的形式，最初是由英国的业余自然学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提出的。

达尔文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生物学教育。他对自然和生物本着的纯粹是业余爱好者的兴趣。他的兴趣使他自发地加入了一艘名为H.M.S.Beagle的船只的远洋航行。该船只1832年从英国起航，环游世界长达五年。年轻的达尔文对他沿途所见的种种生物，尤其是他在加拉帕各斯（Galapagos）岛上所见的燕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它们喙部的突变源于它们对于栖息地

上特殊条件的适应。从这个思想出发，他进而提出所有物种的起源都可以通过它们“对环境的适应”来解释。他否认物种是被上帝逐一和分别创造出来的事实，相反提出它们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是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才衍生出彼此之间的差异。

达尔文的假说不建立在任何科学发现或试验的基础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靠着同时代的唯物主义生物学家的撑腰，他将它发展成为一整套像模像样的理论。他的观点是，那些最好地适应了栖息地环境的个体把他们的品质遗传给了后代；这些优越的品质日积月累，最终促成个体转变为与它的祖先完全不同的新物种。（至于这些“优越的品质”本身的来源，在当时还不为所知。）而人类则是这套完全是凭空想像出来的机制发展程度最高的终产品。

达尔文将这个过程称为“自然选择引发的进化”。他自以为就此发现了“物种的起源”，即一个物种起源于另一个物种。他将这些观点发表在出版于1859年，题为《物种起源——通过自然选择》的著作中。

达尔文很清楚他的理论面临着很多的难题。在《理论的难题》这一章节中，他对此逐一坦陈。这些难题中最主要的涉及到化石记录、不可能通过巧合来解释的复杂器官（譬如眼睛）以及生物的本能。达尔文希望这些难题能通过新的发现被解决。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对其中的某一些作出极不合理的个人解释。美国生理学家利普森（Lipson）对达尔文的“难题”做出了下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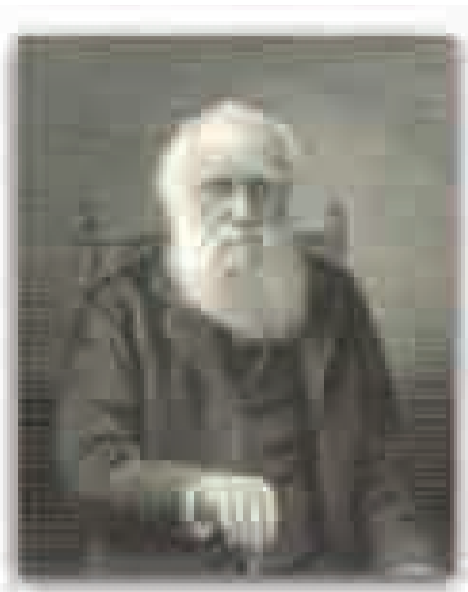
在阅读《物种起源》的过程中，我发现达尔文比人们所说的要不自信得多。譬如《理论的难题》这一章透露出相当自我怀疑。作为一个生理学家，我尤其为他对眼睛起源问题的疑问所吸引。

在塑造他理论的过程中，达尔文受到许多早于他的进化论生物学家的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Lamarck）。根据拉马克的观点，生物将它们在存活期中所获得的特质传给后代，进化也就这么产生。譬如，长颈鹿是从羚羊类动物进化而来，后者为了越来越高地够到食物，脖子也变得越长。达尔文就是采纳了拉马克的这一论点来解释生物的进化的。

但达尔文和拉马克双双失误，因为在他们的时代，对于生命的研究只能靠着极为原始的技术，在极为落后的水平上开展。像基因学和生物化学这些学科连名字都还没有诞生。他们的理论于是也只能建立在他们个人想像的基础上。

在达尔文的著作还持续着它的回响之时，一位名为格莱高尔·蒙德尔（Gregor Mendel）的奥地利植物学家于1865年发现了遗传法则。直到18世纪末还鲜为人知，他的理论在19世纪初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这就意味着基因学的诞生。不久以后，基因和染色体的结构也被破译。而20世纪50年代对于带有遗传信息的DNA分子的发现更是使进化论彻底地陷入危机。原因就在于生命难以置信的复杂程度和达尔文所提出的进化机制的粗糙简陋格格不入。

诸如此类的科学进步本该将达尔文的理论彻底地贬入垃圾



查尔斯·达尔文



格里高·孟德尔(Gregor Mendel)牧师发现的遗传原理，使进化论陷入了僵局。



## 达尔文时代落后的科学技术水平

当达尔文提出他的假设时，遗传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这些学科还没有存在。如果在达尔文提出他的理论前这些学科就存在了，那也许达尔文还会容易地意识到他的理论是完全不科学的，也许他也就不会提出如此无意义的主张了。决定物种的信息已经存在于基因中了，自然选择不可能通过基因变异来产生新的物种。

同样，那个时代的科学界对细胞的结构和功能理解相当肤浅粗糙。如果达尔文有机会观察电子显微镜下的细胞，他就会看到细胞器中极其复杂的非凡结构了。他会亲眼目睹，了解如此错综复杂的系统是不可能通过小小的变异而形成的。如果他了解生物数学，那么他就会意识到连一个蛋白质分子也不可能偶然形成，更不用说整个细胞了。

对细胞的详细研究只有在发明电子显微镜后才可行。这里所看到的达尔文年代的原始显微镜，只能看到细胞的外表面。



活细胞是一个让科学家们感到震惊的创造奇迹。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活细胞时，可以看到细胞内部高度活动的结构，令人想起蜂窝中的活动。人体内每天死亡的几百万个细胞被新的细胞取代。几十亿个细胞共同工作、平衡协调，从而保持人体的生命力。

认为细胞是凭自己的力量独立进行着这种有组织的活动，这在逻辑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真主创造了完整的细胞和细胞中的秩序，不借助电子显微镜无法看到它的内部。在生命体的每一个细节，真主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和浩瀚无限的知识都是如此彰显，任何人也无法将它隐藏起来。

筒里。但事实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某些群体仍然固执地要修改、复兴和提升这一理论到科学的讲坛上来。只有认清躲藏在它背后的并非科学的关怀，而是意识形态的动机，我们才能理解这种顽固不化。

### 新达尔文主义的亡命之举

20世纪初对于遗传法则的发现使达尔文的理论陷入深重的危机。尽管如此，一批铁定心思忠诚于达尔文的科学家们还是试图找寻拯救它的方法。1941年，他们在美国地质协会举办的研究会上聚集到了一起。他们中间有基因学家G·莱德亚特·斯特宾斯（G.Ledyard Stebbins）和特奥多索斯·多伯张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动物学家恩斯特·马尔（Ernst Mayr）和朱连·哈克斯雷（Julian Huxley），古生物学家乔治·盖劳德·辛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和格兰·L·捷普森（Glenn L. Jepsen），数学基因学家雷诺德·费希尔（Ronald Fisher）和希沃·赖特（Sewall Right）。在经过长时间讨论之后，他们一致决定要“修补”达尔文理论的缺漏。

这些骨干人员将注意力集中在导致进化产生的良性突变的来源这一问题上——一个达尔文没能解答，而仅仅通过对拉马克的辩护而躲避了的问题。而他们发明的新主意就是“随机性突变”。通过把突变的概念引入达尔文自然选择的假定，他们树立了名为“现代综合性进化论”的理论。不久，这套理论就以“新达尔文主义”之名闻名于世，而那些提出这些理论的人就被称为“新达尔文主义者”。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们拼命地努力证明新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人们早就知道，突变，也就是说在生物体基因内发生的“意外”总是有害的。而新达尔文主义者却试图通过成千上万的突变实验，证明“良性突变”的存在。他们所有的努力都落空了。

与此同时，他们也努力证明他们的另一个观点，即最早的生命体是在原始地表条件下偶然形成的，这一实验同样以失败告终。事实上，所有旨在证明生命源于偶然的实验都失败了。概率学的计算显示没有任何一种蛋白质，即构成生命的基本单元，可以在巧合中产生。哪怕在20世纪装备最精良的实验室里，新达尔文主义者也没能通过模仿原始地表条件的手段，化合出一个他们认为是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细胞。

新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也受到化石记录的驳斥。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可以显示低等物种向高等物种逐渐进化的“过渡物种”的化石被发现。与此同时，比较解剖学的研究表明，那些被认为是相互演化而来的物种，实际上具有极其不同的解剖特征，它们之间不可能存在祖先—后代的亲缘关系。

但新达尔文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科学的理论，而是一条意识形态的教条，甚至就是一种“伪宗教”。加拿大科学哲学家迈克尔·卢斯（Michael Ruse），一名铁定的进化论者，在1993年的一次演讲中坦白了这一点：

毋庸置疑的是，过去，而且我认为现在也一样，对于很多进化论者而言，进化的概念包含了某些类似于邪教的成分……在我眼里同样清楚的是，从一个最根本的层面上讲，进化论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事实上效忠于某种自然主义。

这也是为什么进化论的拥护者不顾任何反面证据，一如既往地为他们理论辩护的原因。然而他们在一个问题上还不能达成共识，即在已有的解释进化是如何实现的模型中，到底哪一种是正确的。而这当中最异想天开的就是被称为“间断平衡论”的模型。

## 间断平衡论

多数持进化观点的科学家赞同新达尔文主义关于进化是缓慢、逐渐进行的理论（渐进论）。但在近几十年内，一个新的模型浮出水面。这个被称为“间断平衡论”的模型提出生物物种的进化不是以一连串小步骤的形式——像达尔文所说的那样——，而是在突然而猛烈的变化中跳跃式地前进的。

这一模型最响亮的辩护人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即美国古生物学家尼尔斯·埃德莱治（Niles Eldredge）和史蒂芬·哲·高德（Stephen Jay Gould）。两位科学家很清楚新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已经彻底被化石记录所驳倒。化石记录表明，生物物种并非是逐步进化而产生，而是突然间形貌完整地出现的。但新达尔文主义者仍然抱着有朝一日发现已经灭绝的过渡物种的化石的希望。虽然知道这种希望毫无依据，埃德莱治和高德还是不愿意放弃他们的进化主义教条，于是他们就提出了“间断平衡论”这一新模型。这就是进化不是产生于小规模变异，而是突然的大规模变异的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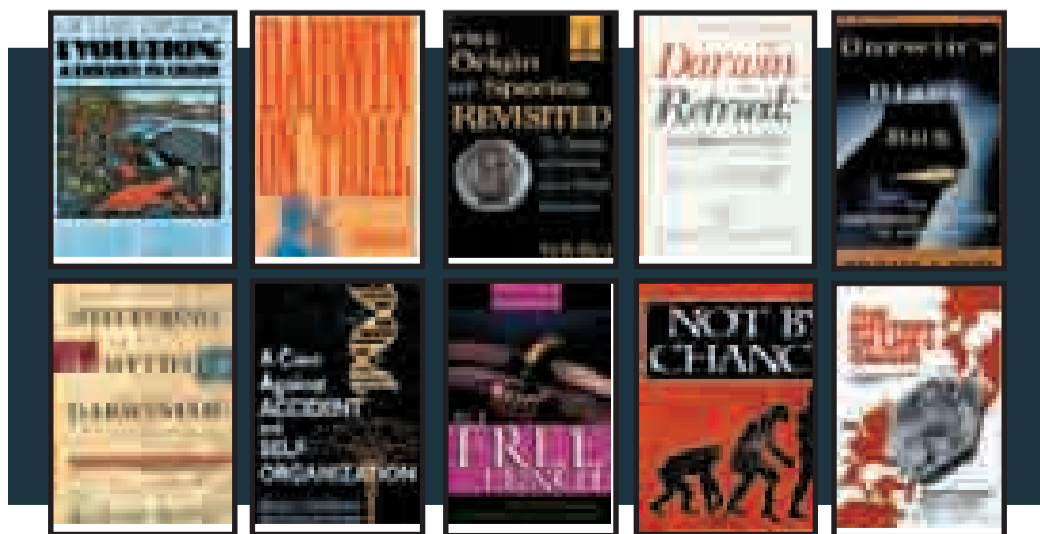
但这个模型滋长的只能是空想。譬如，为埃德莱治和高德铺路的欧洲古生物学家O·H·辛德沃尔夫（O.H.Shindewolf）宣称第一只鸟是通过一次“大规模突变”，也就是说是通过发生在基因结构内的一次巨大“意外”而从爬行类的卵破壳出世。照这个理论，一些栖息于陆地的动物也同样可以通过突然而全面的变异而转变为鲸鱼。这种完全违背基因学、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的法则的主张的“科学性”只能和青蛙王子之类童话的可信度相比。尽管如此，受挫于新达尔文主义所处的危机，一些进化论的古生物学家还是投靠了这一比新达尔文主义本身还要古怪的理论。这一模型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化石记录中所存在的空缺提供新达尔文主义无法提供的解释。然而，用诸如“鸟是突然间从蛋里跳出来”之类的妄谈来弥补鸟类进化史空缺的这种做法很难被称为是理智的。因为连进化论者自己也承认，从一种物种向另一种物种的进化的前提是遗传信息中发生的大规模良性转变。然而，没有任何形式的突变可以改良已有的或添加新的遗传信息。突变只能打乱遗传信息的排列。所以间断平衡论模型所臆想出来的“大规模突变”只能对遗传信息造成“大规模的”损害和破坏。

此外，间断性平衡的模型刚起步之时就因为它在生命起源问题上的无能为力而倒塌，同样的难题也从一开始就推翻了新达尔文主义。既然没有任何一种蛋白质是偶然形成的，去争论由百亿蛋白质所构成的生物体到底是经历了“间断的”还是“逐渐的”进化也就变得毫无意义。

尽管如此，在今天关于进化问题的讨论中盛行着的仍然是新达尔文主义的模型。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讨论新达尔文主义的两种模型，并且通过援引化石记录来检测它们的可行性。之后我们将探索否决了新达尔文主义和所有其他诸如“跳跃性”进化论模型的生命起源问题。

在此之前，我们还想再次提醒读者注意这个事实，即进化论的假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童话，一个与现实完全相左的巨大谎言，它欺瞒世界已达140年之久。有幸的是，最新的科学发现终于

使得对于这个谎言的辩护变得彻底不可能。



今天，全世界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公开否定进化论，并且出版了许多论证进化论错误的书籍。以上就是几个例子。

# 不存在过渡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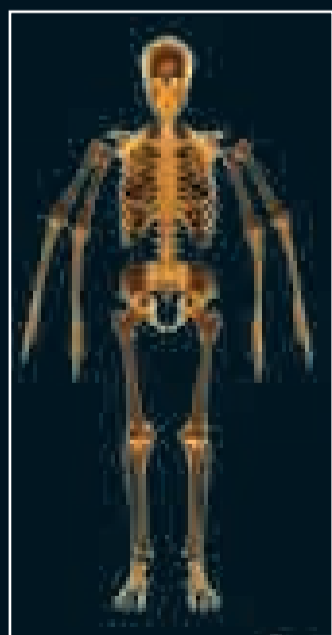


进化论宣称，生物通过突变来转变成不同的物种。然而，现代科学清楚地揭示了这是一个大骗局。

“.....如果物种是从其它物种渐进演变而来，为何我们不能随处看见大量的过渡形态？为何我们看到的物种有明显的区别，而不是彼此相似界限不明？.....但是，根据进化论，必定存在无数的过渡形态，但为什么我们在地壳里找不到大量埋藏的化石呢？.....为什么每个岩组和地层不是都带有这种过渡联系呢？显然，地质学没有揭示出任何秩序井然的有机链条，这一点也许就是对我的理论最明显最严峻的反驳<sup>24</sup>。”

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98年，第140、141、227页。

( 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8, pp. 140, 141, 227 )



普通的人类骨架

首先，如果生物体真的转变成了完全不同的生物，那么在它们的转变过程中应该有无数个中间阶段。

进化论者主张形成生物体的随机突变，应导致这种三头、四眼、蹼手的怪异过渡生物以及更怪异的生物。

进化论宣称，生物通过突变来转变成不同的物种。然而，现代科学清楚地揭示了这是一个大骗局。

首先，如果生物体真的转变成了完全不同的生物，那么在它们的转变过程中应该有无数个中间阶段。地质记录应发现这样的过渡化石（也就是还在进化中的生物的化石）。但是，在迄今发现的大约1亿种化石中，它们全都有充分完整的形式，都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生物。如果确实发生过进化，地球应遍布无数种这些过渡形态的化石。此外，数百万种生物应由于突变而畸形或异常。

根据进化论的主张，每个身体器官是由于随机突变而产生的：在功能发育过程中，一个异常器官经过反复突变，每次突变都将现有的异常结构变成了另一个不同的异常结构。根据这种主张，地球上应存在几百万种这样的形式，每种形式表示各个独立阶段的不同的异常结构。然而，这样的例子一个也没有。本来应该有许多两个头、三个头、四个头或五个头的人类，或者有许多象昆虫一样的复眼，有许多条两米或三米长的肢，或者有任何其它奇怪变异的化石。同样，也应该有无无数种奇形怪状的动植物标本。所有海洋动物都







应有怪异的中间形态。然而，任何一种也没有发现过。数百万个化石都属于正常的生物。这个事实生动地表现出了进化论的瓦解。怀着终有一日会找到这种“中间”化石的希望维护这个理论——尽管在过去的140年里，发现的所有标本都明确驳斥了进化过的迹象——这是不理智的行为。在过去的140年间，几乎所有的化石床都被采挖过了，还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在研究上，但仍然没有发现达尔文预言的中间形态的化石。进化论者不能提供任何一种中间生命形式来支持进化。另一方面，数百万种“活化石”为创造的真相提供了重要证据。



普通的人类足部

## 第三章

### 空想的进化机制

**我**们认为是代表进化论主流理论的新达尔文主义的模型，主张生命是通过两套机制而进化的——“自然选择”和“基因突变”。在该理论中，这两套机制相辅相成：生命体的基因发生随机性的突变，而由突变所引发的特征改变又通过自然选择的机制被筛选，生物的进化也就这样产生了。

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机制根本不存在。无论是自然选择还是突变都不能使一种物种转变为另一种，如此的假定是毫无依据的。

#### 自然选择

作为一种自然过程，自然选择早在达尔文之前就被生物学家所熟悉，但他们对它的定义是“保持物种恒常不朽的机制”。达尔文是第一个宣称这一机制具有促成进化的功能的人，并把他全部的理论都建立在这一论断上。他为他的著作所起的名字“物种起源——通过自然选择”表明自然选择的观念确实是达尔文理论的基石。

然而，从达尔文的时代直到今天，没有丝毫证据显示确实是自然选择推动了生物的进化。伦敦大英自然史博物馆资深古生物学家和著名的进化论者考林·派特森（Colin Patterson），指出自然选择还从未被观察到具有导致生物进化的能力：

还从没有任何人通过自然选择的机制创造出一个新物种。还没有任何人接近过这个目标，而近乎所有当下关于新达尔文主义的争论都围绕着这个问题。

自然选择的含义，就是那些相比而言更能适应其栖息地的自然环境的生物将通过制造具有存活能力的后代的方式占上风，而那些不能适应的个体就会被淘汰。正如在一个受到野兽威胁的鹿群中，那些跑得更快的就自然能够存活。这么说显然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不管这个淘汰过程持续多久，它都不可能使那些鹿转变为其他的物种。一匹鹿永远是一匹鹿。如果我们审视进化论者所提呈的那些他们自称是对自然选择的实地观察的例子，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只不过是这些人耍的花招罢了。

#### “工业黑化现象”

1986年，道格拉斯·弗图玛（Douglas Futuyma）出版了他的著作《进化的生物学》，该书被看作是用自然选择来解释进化理论最明白的表述之一。他举的相关例子中最著名的一个是



“工业黑化”绝对不是进化的证据，因为该过程没有产生任何新的蛾类。选择的只是现有物种而已。此外，黑化的经典故事是虚构的。旁边的教科书图片（标榜为真正的照片）事实上只是进化论者胶在树干或钉在树干上的死亡的标本而已。

飞蛾种群的颜色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变黑这一现象。“工业黑化”事件几乎出现在所有进化论生物学的读物中，不单是在弗图玛的著作里。后者对它的叙述是建立在英国生理和生物学家伯纳德·凯特威尔（Bernard Kettlewell）在20世纪50年代所做的一系列试验的基础上的，它可以这样被概括：

据这一描述，在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步期，曼彻斯特城周边的树木树皮颜色都比较淡。因而那些栖息在这些树上的深色飞蛾就很容易被捕食它们的鸟类所发现，它们的存活率也就变得很低。而当50年后，工业污染杀死了全部的地衣，树皮的颜色也开始变深时，那些浅色的飞蛾就变成最容易被捕捉的，因为它们最容易被发现。结果就是，浅色飞蛾对深色飞蛾的比例降低了。进化论者将这看作是支持他们理论的重大证据之一。通过一番添油加醋，他们想要表明浅色飞蛾“进化”为了深色飞蛾。然而，即使我们假定这种假设是正确的，它显然还是不能被当作支持进化论的证据，因为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前所未有的新物种诞生。深色飞蛾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发生变化的只是不同飞蛾种群间的相互比例。这些飞蛾并没有获得任何可以引起“种形成”的新的特质或器官。要让飞蛾变为另一种物种，比如一只鸟，人们必须在它的基因中添加别的元素。也就是说，一套完全不同的“基因程序”必须被下载到它的身体内以便它能够获得为鸟类所独有的特征。

这就是我们给予进化论者所讲的工业黑化故事的回答。然而，故事还有衍生出另一根有趣的枝节：不单是对它的诠释，而且故事的本身也存在着纰漏。分子生物学家约纳森·威尔士（Jonathan Wells）在他的著作《进化的偶像》中提及，这个关于灰蛾的故事，虽然已被列入每一本进化生物学的读物，从这个意义上将成为了一个“偶像”，事实上并不符实。威尔士在他的书中谈到，伯纳德·凯特威尔的被认为是为该故事提供了佐证的实验事实上是一个科学的丑闻。构成丑闻的基本元素有以下几点：

许多继凯特威尔之后的实验显示只有一种灰蛾是栖息在树干上的，而所有其他的种类都偏向于栖息在短小、横向的树枝底部。自1980年以来，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灰蛾通常不会栖息在树干上。经过25年的实地考察，西里尔·克拉克（Cyril Clarke）、罗里·好莱特（Rory Howlett）、迈克尔·马杰鲁斯（Michael Majerus）、托尼·利伯特（Tony Liebert）和保罗·布雷克费尔德（Paul Brakefield）等科学家总结出：“在凯特威尔的实验中，飞蛾被迫反

常行为，所以实验的结果也不能作为科学的被接受。”

而那些测试凯特威尔的结论的科学家们还获得了更有趣的发现：虽然人们预计浅色飞蛾在英国较少受污染的地区数量会更多，但事实上那里的深色飞蛾的数量是浅色的四倍。这也就意味着在灰蛾数量和树干颜色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这和被各种进化论的资料所重复的凯特威尔的宣称完全相左。

随着研究的深入，丑闻的严重程度也在加大：凯特威尔所拍摄的那些“栖息于树干上的飞蛾”实际上都是死蛾。凯特威尔把死蛾的标本或粘或钉到树干上，然后将其拍摄下来。的确，要在现实中捕捉到这样的镜头几乎不可能，因为飞蛾的栖息地在树叶的背部，而不是树干上。

这些事实在20世纪90年代才被科学界发现。工业黑化——这一数十年来在《进化论入门》的大学教程里最受宠的课题之一——神话的崩溃，给进化论者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们中的一位杰里·考涅（Jerry Coyne）这样说道：

我的惊异和我六岁时，得知是我的父亲而不是圣诞老人在平安夜带给我圣诞礼物时的反应差不多。

就是这样，“自然选择最著名的例子”作为科学丑闻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自然选择并非像进化论者所说的那样，是“进化的机制”。它既不能在生命体中添加或减少某种器官，也不能将一种物种转变为另一种。

### 为什么自然选择无法解释物种复杂性？

自然选择对进化论不能做出任何贡献，因为这一机制永远不能增加或改善某一物种的遗传信息。它也不能将一种物种变为另一种：将海星变为鱼，或将鱼变为青蛙，或将青蛙变为鳄鱼，或将鳄鱼变为鸟。间断平衡论最坚定的拥护者史蒂芬·哲·高德（Stephen Jay Gould）是如此描述自然选择论的困境的：

达尔文主义的精髓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自然选择是促成进化的创造性力量。没有人否认自然选择会淘汰那些不具适应性的成员，但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还要求它同时创造出具有适应能力



自然选择被当作一种优胜劣汰的机制。它是一种保持现有物种不退化的保护性力量。除此以外，它不具备任何将一个物种转变为另一个物种的能力。

的新物种。

另一个进化主义者在自然选择问题上对我们的误导是：自然选择是一种有意识行为。事实并非如此。自然选择不具有任何意志，可以让它决定对生命体来说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因此，人们也不应该通过自然选择来解释生物系统和器官“不可降归的复杂性”。这些系统或器官是数量众多的成员相互配合的结果，它们中的每一个一旦失灵，就会导致整体的瘫痪。（比如，人类的眼睛只有在它所有的组织都完好的情况下才能看到东西）。这么看，那个能将所有这些组成部分聚集到一起的意志必须具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从一开始就能够瞄准它所要达到的目标。既然自然选择不具有任何意识或意志，它也不可能这么做。这个撼动进化论根基的事实也曾经困扰达尔文，他写道：“如果有朝一日被证明，没有任何复杂的生物器官是通过众多连续的小规模突变所形成的，那么我的理论就会彻底崩溃。”

自然选择只能淘汰那些畸形、衰弱和缺乏适应力的个体。它不能够制造新的物种、遗传信息或者器官。也就是说，生物不能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达尔文自己也接受了这个事实，他写道：“自然选择本身不能起任何作用，除非良性突变碰巧产生。”这也是为什么新达尔文主义把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并称为“良性突变的动因”的原因。但我们将看到，突变只能是“恶性变异的动因”。

## 基因突变

突变被定义为细胞核内携带生物体所有遗传信息的DNA分子中所产生的断裂或更替。这些断裂或更替是譬如辐射或化学反应等外界作用的结果。所有的突变都是一种“意外”，或者造成组成DNA的核苷的损坏，或者是它们的挪位。大多数时候，它们造成损害和挪位规模如此之大，以致细胞没有能力再将其修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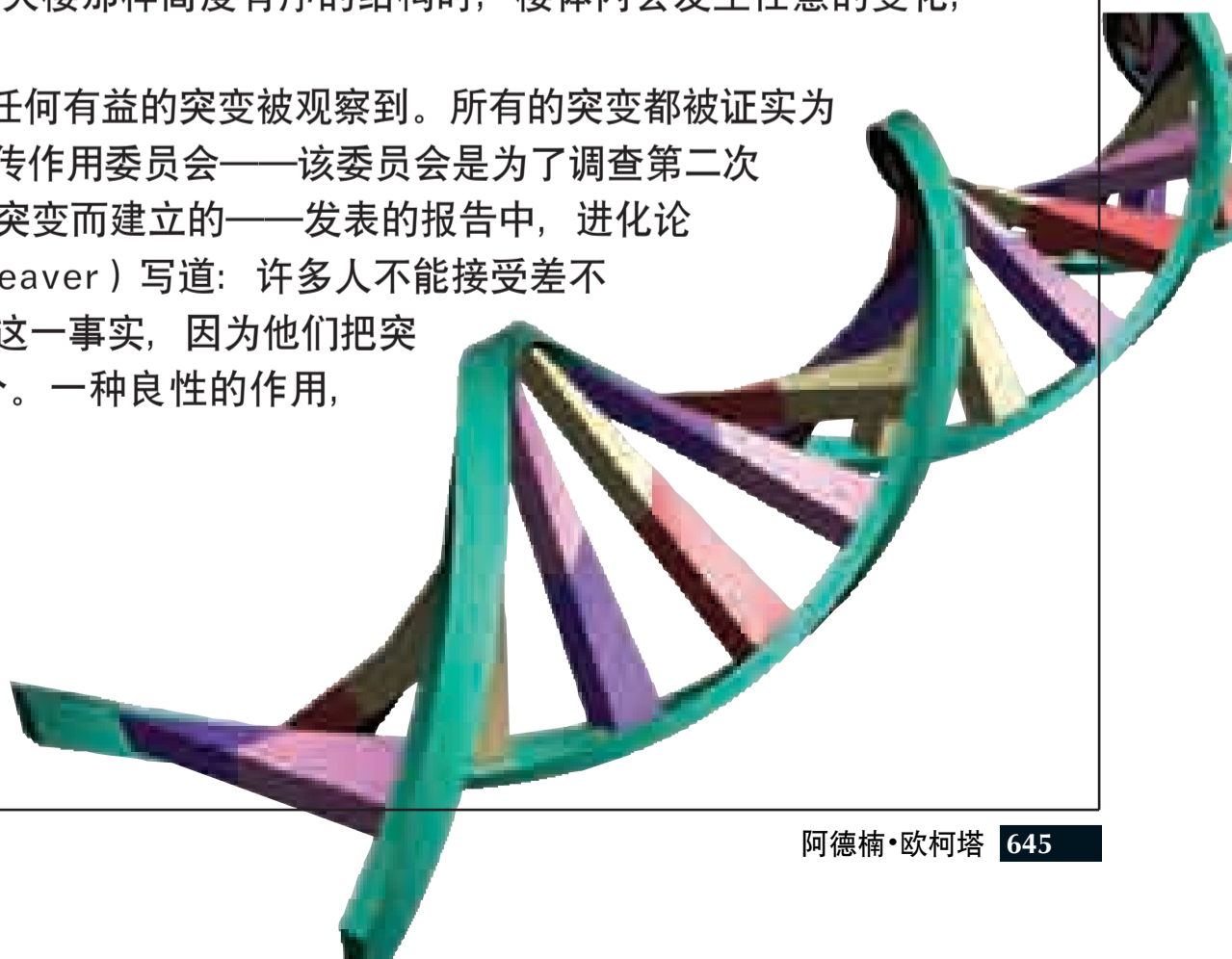
突变不是一根能让生命体变得更高级和完美的魔杖。相反它的直接作用总是有害的。突变所引发的结果类似人们在长崎、广岛和切尔诺贝利的经历，那就是：死亡、残废和疾病。

原因很简单：DNA具有及其复杂的结构，随机性的作用对它有害无益。B·G·兰加纳坦（B.G.Ranganathan）这样说过：

首先，真正的突变在自然界中很少发生。其次，大多数突变是有害的，因为它们只是随机产生，而非基因结构中的有序改变。而任何在一个高度有序的结构中发生的随机变化都是有害无益的。譬如，当地震撼动一幢大楼那样高度有序的结构时，楼体内会发生任意的变化，而它们无论如何不可能是一种改善。

不出所料，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有益的突变被观察到。所有的突变都被证实为是有害的。在一份由原子辐射的遗传作用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为了调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核武器的使用所造成的突变而建立的——发表的报告中，进化论生物学家华伦·韦佛（Warren Weaver）写道：许多人不能接受差不多所有已知的突变基因都是恶性的这一事实，因为他们把突变看作是生物进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种良性的作用，即低等生物向高等的进化，怎么可

突变不会向生物体的DNA加入新信息：由于突变，组成遗传信息的粒子被带离它们所在的位置，被毁坏或被携带至另一个不同的位置。突变不会让生物体获得新的器官或新的特征。它们只会引起畸形，比如腿从背后伸出，或者耳朵从腹部长出。



能是来源于几乎总是恶性的突变呢？

至今为止所有企图“制造良性突变”的努力都失败了。进化论者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果蝇身上执行了无数试验——因为果蝇繁殖迅速，所以突变的产生也更快。一代接一代的果蝇发生了突变，但没有任何良性的突变被发现。进化论基因学家高登·泰勒（Gordon Taylor）这么写道：

这是一个惊人却又鲜为人知的事实：尽管基因学家在遍布全球的实验室里用超过60年的时间来繁殖果蝇，而且它们每11天就更新换代，他们还是没有发现任何新物种，甚至只是一种新的酶的产生。

另一位研究者，迈克尔·皮特曼（Michael Pitman）是如此评价果蝇实验的失败的：

摩根（Morgan）、高特史密德（Goldschmidt）、穆勒（Muller）和其他的基因学家将几代果蝇置于热、冷、明、暗、化学处理、辐射等等的极端条件下，制造出了各种各样，但几乎都是微不足道或有害的突变。这算是人为的进化吗？显然不是：这些基因学家制造出来的怪物中，只有极少数可以在试管以外存活。实际上，变种的个体或者死亡，或者丧失生殖能力，或者倾向于退化为野生种类。

同样的事实也适用于人类。所有在人体内被观察到的突变都是有害的。进化论者利用障眼术遮掩这一事实，甚至列举有害的突变作为进化的佐证。所有在人体内发生的突变都以生理畸形、先天愚型、唐式综合症、白化病、侏儒症等的残疾或者癌症终结。而这些突变却在进化论的教科书中却被描述为“进化机制在发挥作用”。不用说，给人类带来残疾和疾病的过程不可能是“进化的机制”，既然进化指的是更具适应力的种群的出现。

综合而言，一共有三个主要原因使得突变不能被进化论者用来服务他们的主张：

1) 突变的直接作用是有害的：因为它们的发生是随机的，它们总是会损害受它们影响的生命体。理智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完美而复杂的结构的无意识干涉不能改善它，只能损坏它。确实，还没有任何“有用的突变”被发现过。

2) 突变不能给生物体的DNA添加任何新的信息：作为突变的结果，构成遗传信息的粒子或者被移动，或者被毁灭，或者被带到别的位置。突变不能使生命体获得新的器官或特质。他们只能造成诸如腿从后背，或者耳朵从腹部长出这样的畸形。

3) 为了把突变遗传给下一代，它必须发生在生命体的繁殖细胞内：一个在别的细胞或器

官内产生的任意改变是不能被传给后代的。譬如，一只在辐射或其他外界作用下变形的眼睛不会传递到后代身上。

生物不可能是进化而来的，因为自然界中不存在任何可以引发进化的机制。此外，我们的这一结论也与化石记录相符，后者不但不能显示进化一度存在，而且正好是其反面。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进化论生物学家试图通过创造突变型蝇类，来寻求有益的突变。但这些努力导致了病态和畸形的生物。上左图显示了正常果蝇的头部，下右图显示了腿从头部伸出的果蝇的头部。上右图显示了有畸形翅膀的果蝇，这些都是突变的结果。



## 第四章

# 化石记录反驳了进化论

**根**据进化论，每种生物都从同一个祖先进化而来。以前存在的生物经过一段时间演化为其他形态，所有的物种都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根据该理论，逐渐实现演化需要数百万年的时间。

假如是这样的话，这么漫长的时间内一直在发生进化，就会产生数不清的过渡态物种。例如，过去就会生活着很多半鱼、半爬行动物的生物，它们除了已经具有鱼类特征外，还具有一些爬行动物的特征，或是还有一些半爬行、半鸟类的生物，它们除了已经具有的爬行动物的特征外，还具有一些鸟类的特征。进化者们相信这些生物曾经存在过，他们将这些想象中的生物称作“过渡形态”。

假如这些过渡生物真的存在过，它们的数量应该会有几百万，甚至几十亿。更重要的是，化石记录中应该存在这些生物的遗体。这些过渡形态生物的数量应该比现在的物种多得多，它们的遗体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发现。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肯定了这一事实，并解释如下：

假如我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肯定存在着无数中间过渡物种，它将同属的所有物种紧密联系起来……，因此，它们早先存在的证据也能从化石中找到<sup>23</sup>。

甚至达尔文他自己也知道没有那样的过渡形态，他希望能将来找到这些过渡形态。尽管他很乐观，但是他还是意识到这些缺失的过渡形态是其理论最大的绊脚石。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其《物种起源》中写了这一章“理论的难题”：

“……如果物种是从其它物种渐进演变而来，为何我们不能随处看见大量的过渡形态？为何我们看到的物种有明显的区别，而不是彼此相似界限不明？……但是，根据进化论，世上存在过无数的过渡形态，但为什么我们在地壳里找不到大量埋藏的化石呢？……为什么每个岩组和地层不是都带有这种过渡联系呢？显然，地质学没有揭示出任何秩序井然的有机链条，这一点也许就是对我的理论最明显最严峻的反驳<sup>24</sup>。”

达尔文对此反对证据的唯一解释就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化石数量还不足够。他认为，当仔细研究了化石记录以后，就会找到缺失的连接。

进化论古生物学者相信了达尔文的预言，他们自从19世纪中期开始就在全世界范围内挖掘化石，寻找缺失的链条。尽管他们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还是没有发现过渡形态的化石。所有挖掘出来的化石都表明，和进化论者们的观点相反，生命是突然出现的，而且在出现的时

候已经完全成形了。进化论者们本意是为了证明他们的理论，但是却反而无意中使他们的理论崩溃。

著名的英国古生物学家德瑞克·V·艾格（Derek V.Ager），尽管他也是进化论者，他也承认了这一事实：

假如我们仔细研究化石记录，就会得出一点：不管是在哪个层次、纲或种，我们一再发现，没有逐渐进化，一个种群的出现是以另外一个种群的灭亡为代价，而且是以突然大爆发的形式出现的<sup>25</sup>。

另外一位进化论古生物学家马克·查尔奈奇（Mark Czarnecki）做出如下评论：

“证明进化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化石记录；消失了的物种留下的记号保存在地球的岩层中。这些化石记录从来就没有证明进化论中所假想的过渡态是存在的——它们反而证明了物种是突然出现和突然消失的，这个结论与他们意图正好相反，它支持创造论的观点：每个物种都是由真主创造的<sup>26</sup>。”

不能用“还没有找到足够的化石”来解释化石记录的缺失，只能说将来可能会找到。另一位美国学者罗伯特·韦森（Robert Wesson），在他1991年的著作《超越自然选择》（Beyond Natural Selection）中说道，“化石记录的缺失是真实的，并且有很深的含义。”他是这样阐述这个观点的：

然而，化石记录中确实有缺失。任何一个重要的分支的化石记录缺失都是非常明显的。物种在很长时间里通常是或接近静态的，种属进化成新的种属这种情况很少发生，甚至从未发生过。它们都是直接一个取代另一个，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突然发生的<sup>27</sup>。

## 有复杂结构的生命在地球上突然出现

如果我们研究陆地地层和化石记录，就会发现所有的生物是同时出现的。含有生物化石的最古老地层是寒武纪的，有5亿到5.5亿年的历史。

在该地层发现的生物化石属于寒武纪，它们都是突然出现在化石记录中的——没有生活在这个时期以前的始祖。这些寒武纪的化石包括了蜗牛、三叶虫、海绵、蚯蚓、水母、海胆和其它具有复杂结构的无脊椎动物。这么多结构复杂的生物突然出现，种类广泛，这一奇怪的现象在地质学上被称作“寒武纪大爆发”。

在这个时期的地层找到的生物大多数具有复杂的系统和先进的结构，例如眼睛、腮、循环系统，这些特征都和现存生物的完全一样。例如，三叶虫的蜂窝状复眼结构就是造物的奇迹。哈佛大学、罗彻斯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地质学家戴维·劳普（David Raup）说：“这么优良的光学设计只有现代受过良好培训的、极富想像力的光学工程师才能做得出来，而生活在4.5亿年前的三叶虫已经用上了。”<sup>28</sup>

这些结构复杂的无脊椎动物突然就出现了，在它们与单细胞生物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或是过渡形态，而单细胞生物是它们之前，世界上唯一的生命形式。

《科学新闻》（著名的进化论出版物）的科学记者理查德·莫纳斯特斯凯（Richard Monastersky）对“寒武纪大爆发”问题——这是进化论的一个死穴——发表评论说：

5亿年前生命形式突然出现了，它们的结构在我们今天看来已经相当复杂了。这个时期正好是地球上的寒武纪初期，距今约5.5亿年，它标志了进化性的大爆发，海里充满了世界上第一批复杂的生物……现代大部分的动物门类在寒武纪早期就已经出现了……它们当时就和现在一样，彼此有明显的分界<sup>29</sup>。

深入研究“寒武纪大爆发”就会发现，它实在是对进化论的一大挑战。近期科学发现表





在寒武纪岩石中发现的化石属于复杂的无脊椎动物，例如蜗牛、三叶虫、海绵动物、蠕虫、水母、海星、海生甲壳类和海百合。最有趣的是，所有这些独特的生物都是突然出现的。因此，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在地质文献中被称为“寒武纪大爆发”。

# 创造奇迹挫败了进化论



## 三叶虫的眼睛

**寒**武纪时期突然出现的三叶虫，其眼睛结构非常复杂。三叶虫的眼睛由数百万个蜂窝状的微粒以及双透镜系统组成，用地质学教授戴维·劳普（David Raup）的话说，这种眼睛“采用最佳的设计，在现代需要一个训练有素并且富于想象力的光学工程师才能研发出来”。

三叶虫的眼睛在5.3亿年前以理想状态问世。毫无疑问，突然出现如此惊人的结构是进化论所无法解释的，它证实了创造的真实性。

另外，三叶虫蜂窝状的眼睛结构一直保持至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有些昆虫例如蜜蜂和蜻蜓，也有和三叶虫相同的眼睛结构。\*这种情况驳斥了生物是从简单结构逐渐进化到复杂结构的进化论点。

(\*) R.L.Gregory, Eye and Brain: The Physiology of See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31



明，几乎所有的生物门（最基本的动物分类）都是在寒武纪时期突然出现的。发表在2001年《科学》杂志（Science）里的一篇文章说：“寒武纪初期，即距今5.45亿年前，化石记录中突然出现了生物，现在生物圈中主要的生物门类几乎都在其中”<sup>30</sup>。这篇文章还讲到，要用进化论解释这些复杂而又有明显区别特征的生物组，需要有非常丰富的化石记录来证明存在着渐进式的生物演化，但是至今还没有找到这种化石。要证实这种有差别的进化和分散，同样必须找到生物群组以前没有化石记录的历史。

为什么地球上会突然涌现出这么多动物物种，这些没有共同祖先、相互间区别明显的物种是怎么出现的？进化论仍未能对此做出解释。牛津大学的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是宣传进化论思想的先驱，他对这个问题所做的评价从根本上撼动了他所捍卫的观点的根基。

举例说，寒武纪的岩石地层……是发现大多数无脊椎动物的最古老的岩层。我们发现这些生物中很多在第一次出现时，已处在进化的高级阶段了。好像他们就是被移植在那里的，没有进化史。<sup>32</sup>

正如同道金斯被迫承认的那样，寒武纪大爆发是创造论强有力的证据。因为只有创造论才能解释为什么地球上会出现完全发育的生命形式。著名的进化论生物学者道格拉斯·弗

忒玛 (Douglas Futuyma) 承认: “地球上出现的有机体要么是完全发育的, 要么不是。如果它们没有发育完全, 那么它们肯定是从先前的物种演变而成的, 如果它们出现时就有完全发育的形式, 那么它们肯定是被某种全能的智慧体创造出来的。<sup>33</sup>” 达尔文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可能性, 他写道: “如果在同一属或科下有数不清的物种都是突然诞生的, 那么这个事实对于在自然选择下, 发生缓慢变化的繁衍方式的理论就是致命的打击。<sup>34</sup>” 寒武纪恰恰就是对达尔文的“致命打击”。所以, 瑞典的进化论古人类学家史蒂芬·本特森 (Stefan Bengtson) ——他承认寒武纪时代缺乏过渡链条——做了如下评论: “这个现象令达尔文垂头丧气 (并且尴尬), 现在依然令我们疑惑不解。<sup>35</sup>”

很明显, 化石记录证明了生物并非从低级向高级演化, 它们是突然出现的, 并且当时就有完美的结构。简单说来, 生物并非进化而来, 它们是被创造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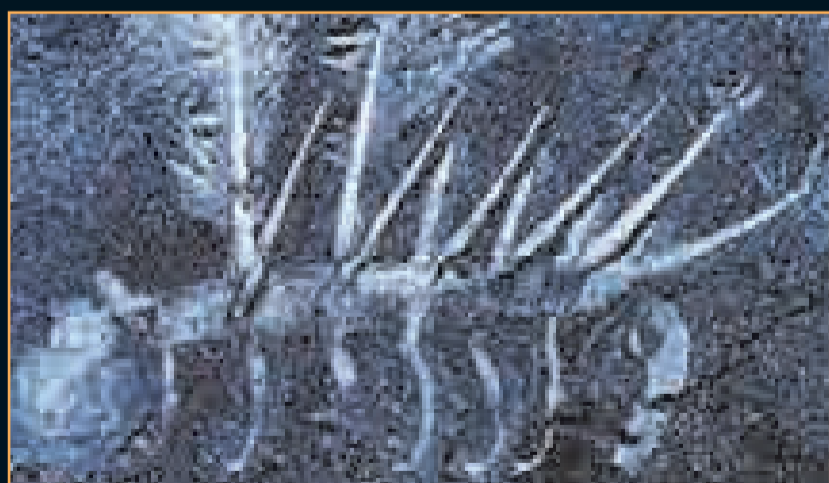
### 分子比较法使进化论的寒武纪难题更为棘手

对不同生物门类的比较, 使已经陷入寒武纪大爆发困境中的进化论者更加绝望。比较的结果揭示出, 不久前还被进化论者认为是“近亲”的动物种类其实在基因上大不相同。这个发现令本来就只存在于理论中的“过渡形态”假想的处境变得更为尴尬。2000年《国家科学院学报》(th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里的一篇文章报道说, DNA分析已经取代了过去被认为是“过渡态”分类群。

DNA序列分析是对生物发展谱系 (phylogenetic trees) 的一种新的解译。分类群曾被认为是建立在后生动物谱系基础上的复杂性连续等级, 现在它被描述谱系内部关系的更高级的方法代替。这样一来, 就再也不存在什么“过渡态”, 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多细胞复杂性的起源.....<sup>36</sup>

这篇文章中还写道, 有些被认为是组群间“过渡态”的生物群如海绵、刺细胞动物、栉水母, 都不能再被归为一类了, 因为新的基因研究发现表明, 它们不可能再在进化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了。

这种建立在分子体系上的生物发展史有几个重要的意义。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否定了海绵、刺细胞动物、栉水母与多细胞动物或被称作“Urbilateria”的动物之间的过渡态.....从中可以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 即在通向“Urbilateria”的路上出现了重大的空白。一般说来, 用老的进化论逻辑已没有希望构建出“有体腔动物祖先”的形态学。以前我们是根据现存“初级”谱系的解剖学特征复杂度连续增加的顺序, 建立起这种形态学的<sup>37</sup>。



有趣的刺: 寒武纪突然出现的生物中有一种怪诞虫 (上左)。怪诞虫以及其它许多寒武纪化石都有坚硬、尖锐的刺, 保护它们不受到攻击。进化论者不能解释的一点就是, 当时它们周围并没有捕食者, 这些生物如何具备这种有效的防御系统的呢? 没有捕食者的存在, 使得无法用自然选择来解释这些刺存在的原因。

## 第5章

### 从海洋过渡到陆地的谎言

**进**化论者认为在寒武纪地层出现的海洋无脊椎动物在几千万年间进化成鱼类。然而，正如寒武纪的无脊椎动物没有始祖一样，也没有过渡链可以证明在无脊椎动物和鱼类之间发生过演变。值得注意的是，无脊椎动物和鱼的构造存在很大差异。无脊椎动物的硬组织是在体外的，而鱼是脊椎动物，它们的硬组织在体内。要完成这么大规模的“进化”可能要经过几十亿道步骤，应该会留下相应的几十亿种过渡态生物。

进化论者已经花了140年左右的时间在含有化石的地层中寻找这些假想的过渡形态。他们找到了几百万个无脊椎动物化石、几百万个鱼类化石，但是没有人找到一件介于两者之间的生物化石。

进化论古生物学家杰拉尔德·T·托德（Gerald T. Todd）在一篇名为《肺的进化和多骨鱼的起源》的文章中承认了一个相似的事实：“多骨鱼的三个亚类在化石记录中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它们的形状有很大的差异，身上覆盖着厚厚的鳞甲。它们的起源在哪里？为什么形状会有那么大的差异？为什么会有厚甲？为什么找不到它们之前的过渡态？”<sup>38</sup>

进化论假想进一步发展，进化论者认为鱼是从无脊椎动物进化来的，鱼类又将进化成两栖类，但依然没有证据可以证实该阶段的存在。没有一件化石可以证明“半鱼半两栖类的生物”存在。就连进化论古生物学家、脊椎动物古生物学专家罗伯特·L·卡罗尔（Robert L. Carroll）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在他的经典著作《脊椎动物古生物学和进化》（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Evolution）中，他写道：“早期的爬行动物与两栖动物有极大的区别，我们还没有找到它们的始祖。”在他1997年出版的较新的书《脊椎动物进化的类型和过程》中，他承认：“我们还没有找到腔棘目鱼和早期两栖动物之间的过渡态化石”<sup>39</sup>。另外两个进化论古生物学家科伯特（Colbert）和莫拉雷斯（Morales）对两栖类的三个基本纲：青蛙、火蜥蜴、蚓螈做出的评价是：

“没有证据证明古生代的两栖类动物具有能证明它们有同一祖先的特征。已知最古老的青蛙、火蜥蜴、蚓螈与它们现存的后代非常相似。”<sup>40</sup>

大约在50年前，进化论者还认为这种生物是存在的。有一种名叫腔棘鱼的鱼，生活在大约4.1亿年前，人们认为它就是一种过渡态生物。它有原始的肺、发达的大脑、消化、循环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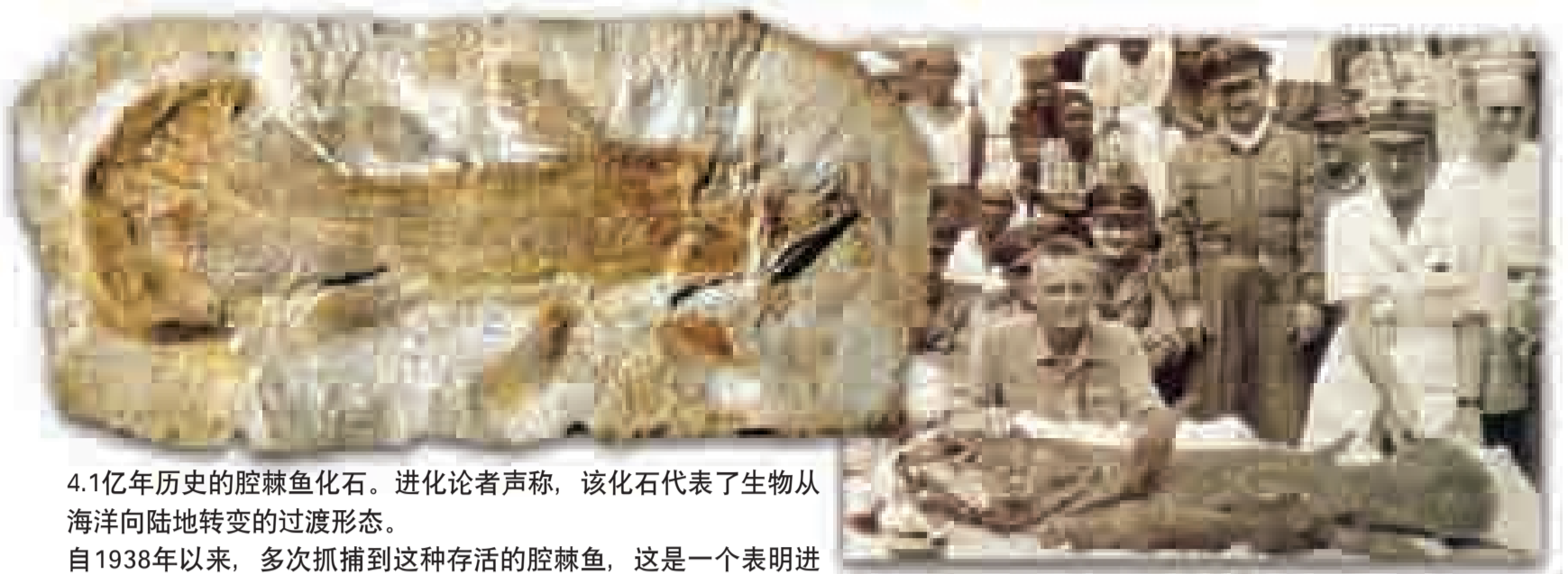
似乎能适应陆上生活，它甚至还有原始的行走机制。直至20世纪30年代末期，这些解剖学上的解释都被当作无可争辩的真理，为科学界所接受。腔棘鱼被认为是真正的过渡形态生物，证明进化是从海洋转移到陆地。

然而，1938年12月22日，印度洋传来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人们居然捕到了一条活着的腔棘鱼！作为过渡态的代表，腔棘鱼原先被认为在7000万年前就已经绝种了。毫无疑问，这条“活着的”腔棘鱼原型给了进化论者当头一棒。进化论古生物学家J.L.B.史密斯（J.L.B. Smith）说：“这实在太令人震惊了，就是在街上遇到一只恐龙也没有这个来得震撼。”<sup>41</sup>次年，世界各地共捕捉到了200条腔棘鱼。

活腔棘鱼证明了进化论者想象出来的进化错得多么离谱。和原来宣称的观点不同，腔棘鱼根本没有初步发育的肺和大脑。原先被进化论者认为是初步发育的肺的器官不过是一个脂质袋<sup>42</sup>，更进一步讲，被认为是“准备从海洋过渡到陆地的爬行动物候选者”的腔棘鱼实际上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鱼，它们从来不会游到距海面180米的地方上去。<sup>43</sup>

根据“从海洋到陆地”的假说，有些鱼类因为觅食问题，需要从海洋转向陆地。许多推测性的图画中都“支持”这种主张。

**错误**



4.1亿年历史的腔棘鱼化石。进化论者声称，该化石代表了生物从海洋向陆地转变的过渡形态。  
自1938年以来，多次抓捕到这种存活腔棘鱼，这是一个表明进化论者的推测到了何种程度的极好例子。



## 宣告进化论无效的一个例子

海龟



旁边的是一个在德国发现的4500万年历史的淡水海龟化石。左边的是在巴西发现的迄今最古老的海龟遗迹：这个1.1亿年前的海龟化石和现今存活的海龟完全相同。

海龟化石历史有1亿年之久：与现今的海龟没有任何差别。  
(The Dawn of Life, Orbis Pub., London 1972)

像进化论不能解释生物（例如鱼类和爬行动物）的基本分类一样，它也不能解释这些类中目的起源。例如，属于爬虫目的海龟有独特的壳，是突然出现在化石记录中的。来引用一下进化资源的话：“……这种高度成功的目的起源，由于缺少早期化石而陷入迷茫，尽管比起其它脊椎动物，海龟留下了更多更完好的化石遗迹……海龟和杯龙类的过渡态，……爬行动物（海龟[按照推测]源于爬行动物）的化石完全缺失。”（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线版，“海龟”）  
早期的海龟化石和现今存活的海龟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完全可以得出海龟没有“进化过”；自从被创造的那时起，它们始终都是海龟。



## 为什么不可能从水中向陆地跃迁？

**进**化论者宣称，某一天，一种生活在水中的物种由于某种原因走上了陆地，并转变成为陆栖物种。

这里有许多证明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明显例子：

**1、承重：**海栖生物在海中可以承受它们本身的重量。

但是，大多数陆栖生物仅仅因为行走就要消耗其40%的能量。从水中向陆地跃迁的生物同时必需形成新的肌肉和骨骼系统（！），以满足这种能量需求，而偶然突变是不能使这发生的。

**2、贮热能力：**陆地上的温度变化迅速，并且波动范围很大。陆栖生物拥有一种身体机制，可以承受如此大的温度变化。但是，海洋中的温度变化缓慢，变化范围很小。根据海洋恒温调整体系的生物机体，需要有一种保护性系统将陆地上温度变化引起的损害降至最低程度。认为鱼类转移到陆地上后，就通过随机突变获得这样一种系统，真是天方夜谭。

**3、水：**水对新陈代谢是必不可少的，由于陆地上的水相对较稀缺，因此需要节约用水。例如，皮肤必需能够允许一定量的水分流失，同时也要防止过度蒸发。这是陆栖生物会感到渴的原因（海生生物不会渴）。因此，海生动物的皮肤不适应非水生环境。

**4、肾：**海栖生物要通过它们的水生环境排放废物，特别是氨。而陆地上的水的使用很节约。这就是陆栖生物有肾脏系统的原因。由于肾脏的存在，氨被转换为尿素贮存，在排泄过程中使用小量的水。此外，还需要新的系统来提供肾脏的功能。简而言之，为了从水中走向陆地，没有肾脏的生物必需突然间形成肾脏系统。

**5、呼吸系统：**鱼通过摄取流过鱼腮的水中溶解的氧来“呼吸”。如果离开水，鱼活不了几分钟。为了在陆地上生存，它们应在突然间获得理想的肺脏系统。

所有这些惊人的生理变化要在同一个生物体中，在相同的时间全部偶然发生，这是绝无可能的。

## 第六章

### 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假想进化

**进**化论认为生命源于海洋，并在海洋中进化，当其演化成两栖动物后，遂向陆地转移。进化论还告诉人们，两栖类动物演化成了只能在陆上生活的爬行动物。这一说法和前一个进化说法一样的令人难以置信，因为这两类动物的生理结构差别极大。比如说，两栖类动物的卵适应在水中生存，而羊膜动物的受精卵却适应陆上生活。两栖动物根本不可能“一步一步”地逐渐进化，因为一个物种如果不具备健康的、充分适应生存环境的卵，就不可能生存下来。此外，人们现在仍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在两栖类和爬行类之间存在着过渡态的生物。在脊椎动物古生物学方面，就连进化论古生物学家、脊椎动物古生物学专家罗伯特·L·卡罗尔（Robert L. Carroll）也不得不承认“早期的爬行动物与两栖动物有极大的区别，我们还没有找到它们的始祖。”<sup>44</sup>

然而，令进化论者缴尽脑汁也无法自圆其说的进化阶段还不止上文提到的那些——他们认为鸟类肯定是进化的产物，又认为鸟类是由爬行动物进化而来，那么他们要如何解释为什么这些生物会飞呢！无论如何，鸟的身体构造与陆生生物是迥然不同的，这种不同完全无法用逐渐进化的观点来解释。首先，鸟类具有别的生物没有的特征——翅膀，这一点已深深困扰了进化论者。土耳其的进化论者Engin Korur承认，在进化中不可能产生翅膀。

眼睛和翅膀的共同特征是：只有在充分发育的情况下，它们才能正常工作。换言之，眼睛如果没有完全发育好，就看不见东西；鸟的翅膀没有长好，就不能飞。这些器官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这仍是一个有待人们研究的谜团<sup>45</sup>。

翅膀，这一美妙的结构是由连续的偶然突变产生的吗？对这个问题，人们依一无所知。我们无法解释爬行动物的基因突变是怎样导致其前肢变成翅膀的。

另外，要让陆生生物飞起来，仅有翅膀还不够。除翅膀外，辅助鸟类飞翔的其它结构机制，陆生生物也不具备。比如说，相较陆地生物而言，鸟类的骨架更为轻盈，它们的肺具有不同的工作原理，还有不同的肌肉和骨骼系统，以及特殊的心脏循环系统。这些特征都是飞翔必要的前提条件，其重要性不亚于翅膀。只有在同时具备所有这些机制的条件下，鸟才能飞，而这些机制是不可能进化中逐渐“积累”而成的。因此，认为“陆生生物会进化成空中生物”的理论纯属无稽之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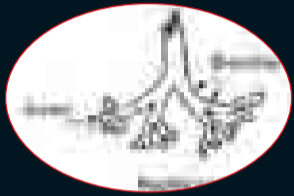
上述所有问题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就算这个不可能存在的进化阶段是真的，那么，进化论者为什么找不到任何“半翅”或“单翅”化石来证明他们的说法呢？





## 鸟类特殊的肺脏

鸟类的解剖与被假定为鸟类祖先的爬行动物存在很大不同。鸟类的肺脏与陆栖动物的肺脏作用的方式截然不同。陆栖动物从相同的气管呼入呼出。而对鸟类而言，空气从前面进入肺脏，从后面排出。真主特别为鸟类创造了这种独特的系统，因为它们在飞行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氧气。这种结构是不可能从爬行动物的肺脏进化而来的。





## 鸟的羽毛：进化论无法解释的设计

**进**化论宣称鸟类是从爬行动物进化来的，它无法解释这两种不同生物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在一些特征上，例如它们的骨架结构、肺脏系统和热血新陈代谢，鸟类与爬行动物是极其不同的。鸟类和爬行动物之间另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是鸟类有羽毛，而这完全是鸟类所独有的。

爬行动物的身体被鳞片覆盖，而鸟类的身体被羽毛覆盖。由于进化论者认为爬行动物是鸟类的祖先，因此，他们不得不宣称，鸟类的羽毛是从爬行动物的鳞片进化来的。然而，鳞片和羽毛之间不具任何相似性。

康涅狄格大学的生理学和神经生物学教授A. H. 布鲁斯（A.H. Brush）接受了这个现实，尽管他本人是一个进化论者：“（羽毛和鳞片）的每个特征，

从基因结构和组织，到发育、形态发生和机体组织都是不同的。”<sup>1</sup> 而且，布鲁斯教授研究了鸟类羽毛的蛋白质结构，指出它是“脊椎动物中独一无二的”。<sup>2</sup>

没有任何化石证据可以证明鸟类的羽毛是从爬行动物的鳞片进化



仔细观察鸟的羽毛时，发现它们是由数千条微小的卷须组成的。这些卷须用钩子彼此系在一起。这种独特的设计产生了卓越的空气动力学性能。

而来的。反之，正如布鲁斯教授所言，“鸟羽作为区分鸟类的一项‘不可否认的独特’特征，似乎是突然出现在化石记录中的”<sup>3</sup>此外，爬行动物中没有发现任何支持鸟羽起源的表皮结构。<sup>4</sup>

1996年，古生物学家为发现的所谓的有羽毛的恐龙——中华龙鸟化石而兴奋不已。但是，在1997年揭示了这些化石与鸟类没有任何关系，它们的羽翼也不是现今鸟类的羽翼。<sup>5</sup>

另一方面，当我们密切观察鸟类的羽毛时，我们发现它们的结构非常复杂，这是任何进化过程都不能解释的。著名的鸟类学者艾伦·菲杜西亚（Alan Feduccia）说道“每根羽毛都具有空气动力功能，它们非常轻，可以升高，从而慢慢增加飞行速度，非常容易地返回早先的地方。”他继续说道，“我着实无法理解，设计如此完美的适合飞行的器官，怎么可能在开始时是因为其它需要而出现的呢。”<sup>6</sup>

羽毛的设计也迫使查尔斯·达尔文开始仔细考虑它们。此外，孔雀羽毛完美的美学特征让他感到“恶心”（他自己的原话）。达尔文在1860年4月3日写给阿萨·格雷（Asa Gray）的一封信中说，“我还记得一想起眼睛就全身打冷战的时候，但我已经从这个阶段恢复过来了……”他还说，“现在这些小小的结构特征常常让我感到很不舒服。当我凝视孔雀尾巴上的羽毛时，我感到很恶心！”<sup>7</sup>

1- A. H. Brush, "On the Origin of Feather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Biology, Vol. 9, 1996, p.132

2- A. H. Brush, On the Origin of Feathers, p.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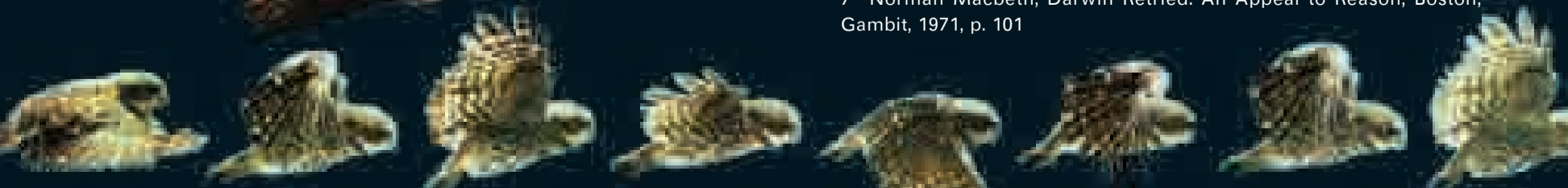
3- 同上。

4- 同上。

5- "Plucking the Feathered Dinosaur", Science, Vol. 278, 14 November 1997, p. 1229

6- Douglas Palmer, "Learning to Fly" (Review of The Origin of and Evolution of Birds by Alan Feducc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New Scientist, Vol. 153, March, 1 1997, p. 44

7- Norman Macbeth, Darwin Retried: An Appeal to Reason, Boston, Gambit, 1971, p. 101



## 另一种号称的过渡形态：始祖鸟

进化论者只叫得出一种过渡态生物的名字，这就是始祖鸟。始祖鸟化石是少数几个被称为过渡形态的化石之一，进化论者现在还坚信着。根据进化论者的说法，始祖鸟，又被称作现代鸟类的祖先，生活在大约1.5亿年前。进化论认为一些小型恐龙，如迅猛龙（Velociraptors）或恐爪龙（Dromeosaur），进化出了翅膀，开始飞翔。因此，始祖鸟被认为是从它的恐龙祖先中分离出来第一个可以飞行的过渡态。

然而，对始祖鸟化石的最新研究表明它根本不是过渡态，而只是一种已经绝种的鸟类，它和现代鸟类没有显著的区别。

不久以前，在进化学界很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始祖鸟是一种不太会飞的“半鸟”。支持这个观点的最重要证据是始祖鸟没有胸片（胸骨）。（胸片是在胸腔下的一块骨，飞翔所必须的肌肉附着其上。现在所有的鸟类，不管会不会飞，都有胸骨，蝙蝠也一样。蝙蝠是会飞的哺乳动物，属于非常特殊的科。）

然而，1992年发现的第七块始祖鸟化石却让进化论者大吃一惊。因为在这块化石中含有他们一直认为不存在的胸骨。《自然》杂志对这块化石的描述如下：

“最近发现的第七块始祖鸟化石含有部分的、直角形的胸骨，人们虽然在很早以前就对此有所猜测，但以前从未得到过证实。这证明了始祖鸟有发达的飞行肌肉。<sup>46</sup>”

人们以前认为始祖鸟是“半鸟”，不太会飞，这个发现从根本上否定了上述观点。

更重要的是，始祖鸟的羽毛结构真正成了证明它会飞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始祖鸟的羽毛结构对称，和现代的鸟类没有区别，这说明它们确实会飞。正如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卡尔·奥·邓巴（Carl O. Dunbar）所说的那样，“因为它们的羽毛，始祖鸟明显属于鸟类。”<sup>47</sup>

始祖鸟的羽毛所揭示出的另一个事实是：它们有温血动物（变温动物）的代谢机制。如上文所述，爬行类和恐龙是冷血动物，它们的体温随环境的温度变化而变化，而不是自我调节

成稳定的温度。鸟身上的羽毛有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保持它们身体的稳定温度。始祖鸟有羽毛，这就说明它是真正的温血鸟类。和恐龙不同，始祖鸟需要调节自己的体温。



根据进化论者的观点，有些小型恐龙，例如迅猛龙或恐爪龙，是通过获得羽翼然后再开始飞行而进化的。因此，始祖鸟被假设为从其恐龙祖先分支出来并开始首次飞行的一种过渡形态。这个虚构的故事在几乎所有进化论出版物中随处可见。



## 进化论者的猜测：始祖鸟的牙齿和爪子

进化论生物学家坚持始祖鸟是过渡态有两点依据：即它有牙齿，翅膀上有爪子。

始祖鸟的翅膀上确实有爪子，嘴里确实有牙齿，但是这些特征并不能说明它与爬行类动物有某种联系。另外，现在世上有两种鸟Taouraco和麝雉（Hoatzin）都是有爪子的，它们用爪子抓住树枝。这两种生物完全是鸟类，没有爬行类的特征。因此，如果以始祖鸟翅膀上有爪为理由就说它是过渡态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始祖鸟的喙里有齿也不能证明它是过渡态。进化论者说齿是爬行类的特征真是别有用心，因为齿并不是爬行类的典型特征。现在的爬行动物有的有齿，有的没有。此外，始祖鸟并不是唯一有齿的鸟类。虽然现在没有有齿的鸟类存在，但是当我们把视线放到化石记录上时，就会发现在始祖鸟生活的时代及其稍后的时段——甚至在不久的将来——存在着一个已经灭绝的、可以被归为“有齿鸟”的鸟属。

最重要的问题是：始祖鸟和其它有齿鸟的齿结构与其所谓的恐龙祖先的完全不同。根据著名的鸟类学者L. D.马丁（L. D. Martin）、J. D.斯图尔特（J. D. Steward）和K.N.韦特斯通（K. N. Whetstone）的观测，始祖鸟和其他齿鸟的牙齿上端是平整的，而且有宽大的牙根。而它们所谓的祖先兽脚亚目食肉恐龙，其牙齿却像锯齿一样突出，且牙根很窄。<sup>48</sup>

这几位研究者还比较了始祖鸟和恐龙——它所谓的祖先——的腕骨，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没有相似点。<sup>49</sup>

解剖学家S.塔尔斯坦诺（S. Tarsitano）、M. K.赫克特（M. K. Hecht）和A. D.沃克（A. D. Walker）的研究表明约翰·奥斯特伦姆（John Ostrom）和其他人提出的“始祖鸟和恐龙之间的相似点”中有的其实是判断错误。<sup>50</sup>

所有发现表明，始祖鸟其实只能算是属于一种可以被称为“有齿鸟”的种类，而不是过渡链。

## 始祖鸟和其它鸟类化石

虽然进化论者在数十年中一直将始祖鸟视为鸟类进化的重要证据，但最近发现的一些鸟类化石从其它角度证明了他们的观点是错的。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中国脊椎动物古生物研究所的两位古生物学家侯连海、周忠和在1995年发现了一种新的鸟类化石，命名为孔子鸟。这件鸟化石和始祖鸟几乎是同一时期的（大约1.4亿年前），但是它的口中没有齿。另外，它的喙和羽毛与现代的鸟有同样的特征。孔子鸟的骨骼结构和现代鸟一样，但是它的翅上有爪，和始祖鸟一样。它还有鸟类特有的支撑尾部羽毛的尾综骨。简言之，始祖鸟曾经被认为是最古老的鸟类，并被视为半爬行类，而与它同时代的孔子鸟化石非常类似现存的鸟类。这个事实驳斥了进化论者提出的所有关于“始祖鸟是所有鸟类的祖先”的观点。<sup>51</sup>

在中国发掘出的另一件化石造成了学术界更大的困惑。

1996年11月，侯连海（L.



孔子鸟的历史与始祖鸟一样悠久



## 始祖鸟展示出羽毛丰满

### 的鸟的特征:



1. 它的羽毛表明它是一种可以飞行的热血动物。
2. 它的骨头是中空的，和现今存活的鸟类一样。
3. 它的牙齿不能作为它是从爬行动物进化而来的证据。过去曾有许多有齿鸟类存在过。
4. 现今有些鸟类的翅膀上也有相似的爪子。
5. 在最近发现的第七个始祖鸟化石中观察到有胸骨。这表示它和今天的鸟类一样，拥有强壮的飞行肌肉。



Hou)、L. D.马丁(L. D. Martin)和艾伦·菲杜西亚(Alan Feduccia)在《科学》杂志上宣布他们发现了1.3亿年前的鸟类,命名为辽宁鸟。它和现代的鸟一样,长有胸骨,上面附着着飞行所必须的肌肉,而且在其它方面也与现代的鸟类无异,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口中有齿。这就说明有齿的鸟类并不具有进化论者所说的那些原始结构<sup>31</sup>。发表在《发现》上的名为《鸟类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化石证明它们的祖先并非恐龙》的文章对上述情况做了论述。

早期小翼羽鸟(Eoalulavis)化石是否定进化论者关于始祖鸟论断的另一个证据。据称Eoalulavis的出现比始祖鸟晚2500万年到3000万年,它的翅膀结构与现代慢飞鸟类的一样。这就证明在1.2亿年前就已经存在和现代鸟类非常相似的鸟在天空中飞翔<sup>54</sup>。

这些事实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不管是始祖鸟还是其它与之近似的早期鸟类都不是过渡态。化石表明不同的鸟类间不存在相互演化关系,相反地,化石记录证明了今天的鸟类和一些像始祖鸟一样的古鸟确实曾经生活在同一时代。这些鸟中的某些种类如始祖鸟和孔子鸟已经灭绝,曾经存在的鸟类物种中只有一部分存活至今。

总而言之,始祖鸟的一些特征表明了它并非过渡态,其整体解剖特征显示出稳定、静态,而不是进化。古生物学家罗伯特·卡罗也承认了:“始祖鸟飞羽的几何形状与现代飞鸟的一致,不会飞的鸟类也有对称的羽毛。始祖鸟的羽毛在翅膀上的分布类型,现代鸟类中也能找到.....根据凡·泰恩(Van Tyne)和伯杰(Berger)的研究,始祖鸟翅膀的相对尺寸和形状近似于某些在特定植物群落中活动的鸟类,如鸫鸡类鸟、鸽子、鸟鹞、啄木鸟和大多数雀形目鸟.....它们的飞羽在至少1.5亿年中没有发生变化。”<sup>55</sup>

另一方面,这个“暂时的未解之谜”和其它事实一样,对进化论关于始祖鸟的论断是致命的打击。乔纳森·威尔士(Jonathan Wells)在他的书《进化的符号》之中评论说,始祖鸟已经是进化论的一个“符号”,但是有充分的证据说明这种生物并非鸟类的原始祖先。威尔士提出的一个证据是:“兽脚亚目食肉恐龙——被认为是始祖鸟的祖先——实际上它出现的年代比始祖鸟晚。

两条腿的爬行类动物在地上行走,它们身上其它的可能成为始祖鸟祖先的特征,出现在始祖鸟之后。”<sup>56</sup>

### 鸟类-恐龙的假想进化链

进化论者想要将始祖鸟作为鸟类是从恐龙进化来的过渡态的证据。然而,最著名的鸟类学者之一,北卡罗莱纳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艾伦·菲杜西亚(Alan Feduccia)反对鸟类与恐龙有关的说法——虽然他自己也是进化论者,对于爬行类-鸟类的进化这个问题,菲杜西亚说:“我已经研究鸟类头骨25年了,但我从未发现两者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我确实不认为它们有联系——我认为‘鸟类的始祖是兽脚亚目食肉恐龙’的说法将是20世纪古生物学上最大的耻辱。”<sup>57</sup>

堪萨斯大学研究早期鸟类的专家拉里·马丁(Larry Martin)也反对鸟类是恐龙的后代这一说法。在讨论进化论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矛盾时,他说:“说真的,要是我支持‘恐龙是具有这些特征的鸟类的祖先’的说法,那我每次谈及这个问题时都会觉得很丢脸”<sup>58</sup>。

总而言之,仅以始祖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鸟类进化论”不过是进化论者的偏见和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



艾伦·菲杜西亚教授



## 两翼昆虫的起源是什么？

**进**化论者宣称恐龙进化成鸟类，他们用来支持这个论点的说辞就是：有些恐龙拍打它们的前肢来追逐“拍动翅膀”的两翼昆虫，如图所示。这个论点没有任何科学基础，它只是虚构的想象而已，而且它还犯了非常简单的逻辑矛盾：进化论者提出的解释两翼昆虫起源的例子，也就是蝇类，已具备理想的飞行能力。我们人类在一秒钟以内眼睛张合的次数不能达到10次，而蝇类可以在一秒内扇动它们的翅膀500次。而且，它们是同时移动两翼的。振动两翼时即使是最细微的不一致也可能导致它们失去平衡，但这永远不会发生。

进化论者首先应对蝇类如何获得这种理想的飞行能力做出解释。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反而虚构了更多庞大的动物，例如爬行动物，是如何开始飞行的假说。

即使是家蝇完美的创造，也让进化论观点站不住脚跟。英国生物学家罗宾·伍顿（Robin Wootton）撰写了一篇文章“蝇翼的构造设计”：

我们对昆虫两翼的功能了解得越多，就会发现它们的设计更精巧更美观。这种结构经过设计，保证尽可能小的变形；还设计了以可预测的方式移动组成部件的装置。昆虫两翼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使用弹性良好的部件，精巧地组合在一起，以便碰到适当的力时可以相应的变形，并且尽可能最优地利用空气。然而，即使是存在任何技术上的类似，那也是极少的。<sup>1</sup>

另一方面，没有任何化石可以成为假想的蝇类进化的证据。这就是著名的法国动物学家皮埃尔·格拉塞（Pierre Grassé）说“我们对昆虫的起源一无所知”所表达的意思。<sup>2</sup>

1- Robin J. Wootton, "The Mechanical Design of Insect Wings", Scientific American, v. 263, November 1990, p.120

2- Pierre-P Grassé, Evolution of Living Organism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p.30

进化论者假想的一个例子：恐龙是在捕捉苍蝇的过程中突然学会飞的！

## 哺乳动物的起源

如前文所述，进化论搞出了一些假想动物的例子，说它们来自海洋，演变成爬行类，而鸟类是从爬行类进化而来的。按照这个过程，爬行类不但是鸟类的祖先而且也是哺乳动物的祖先。然而，这两个纲的生物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哺乳类动物是温血动物（意思是说他们可以调节身体的热量，将体温保持在一个稳定值），他们分娩后代，哺乳后代，身体覆盖有皮毛或毛发；而爬行类动物却不同，它们是冷血动物（意思是它们无法调节热量，体温随外界环境变化而变化），它们产卵，不哺乳后代，身体上覆盖着鳞片。

爬行类和哺乳类的结构差异之一就是它们的颞结构不同。哺乳类的颞只有一块包含牙齿的下颌骨，而爬行类的下颌骨两面各有三颗小骨。另一个基本的不同是，所有哺乳类动物的中耳中有三块骨头（锤骨、砧骨和镫骨），爬行类的中耳只有一块骨。进化论者说爬行类的颞和中耳会逐渐进化成哺乳类的颞和中耳。问题是耳朵要如何从一块骨头进化到三块？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动物要如何保持正常的听力呢？没人能解释这一点。人们也无法找到一块能把爬行类和哺乳类联系起来的化石，这一点也不奇怪。所以进化论科学作家罗杰·卢因（Roger Lewin）也被迫承认：“（怎么）向哺乳类演变——可能只有一支、最多两支系——现在仍是个谜。”<sup>59</sup>

乔治·盖洛德·辛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是最著名的进化论权威之一，也是新进化论理论的创始人，曾经对进化论者就这个不解之谜做了如下评论：

“地球生物史上最难解释的问题就是从中生代这个爬行动物时代向哺乳动物时代的演变。这个过程就像舞台上幕布突然垂下，所有的主角都被数目众多、种类五花八门的爬行类动物，尤其是恐龙代替了，然后幕布升起，场景未变，所有的演员又被更新了，其中再没有恐龙的踪迹，而其它的爬行类数量增加，在前一幕中无声无息的哺乳类现在担任了主角。”<sup>60</sup>

而且当哺乳类动物突然出现时，它们就已经有了区别于彼此的特征。不同的动物如蝙蝠、马、老鼠、鲸鱼都是哺乳类，它们都在同一地质时期出现。即使运用最天马行空的想像力，想在它们之间建立起进化关系也是不可能的”。进化动物学家R. 艾瑞克·伦巴德（R. Eric Lombard）在他的一篇发表在著名期刊《进化》（Evolution）的文章中提到了这一点：“我们不可能找到能构建哺乳动物物种间发展史的特定资料，这种寻找是徒劳无功的。”<sup>61</sup>。

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了生物是突然出现在地球上的，它们当时就有完全发育的结构，没有经历任何进化。这个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生物是被创造出来的。然而，进化论者想要用进化论的观点说明生物是有序地出现的，它们出现的顺序应被称作“创造的顺序”，因为根本谈不上进化的顺序。有了高级的、完美无缺的创造以后，海洋里，之后是陆地上都充满了生物，最后人类被创造了出来。

和媒体向大众宣传的“猿人”不同，人类是突然出现在地球上的，并且当时就具备了完整的构造。

## 蝙蝠

进化论者认为所有哺乳动物都是从一个共同的祖先进化来的。但是，各种不同的哺乳动物之间，例如熊、鲸、老鼠和蝙蝠，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生物中的每一种都拥有独特的系统。例如，蝙蝠有非常灵敏的声纳系统，可以帮助它们在黑暗中寻找。这些复杂的系统，即使是现代的高科技也只能模拟，不可能是偶然的的结果。化石记录也表明，蝙蝠是突然间以完美的状态出现的，它们并没有经历任何“进化过程”。



具有5000万年历史的蝙蝠化石：与现代的蝙蝠没有差别。（《科学》，第154卷）



## 马类进化的神话

直到最近，才提出了被推测为可以表明马类进化的假想顺序，以此作为进化论的主要化石证据。然而，今天许多进化论者自己也坦白承认，关于马类进化的假想是不能成立的。1980年，在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举行了一次为期四天的学术研讨会，与会的共有150名进化论者，讨论逐步进化论的问题。参加会议的进化论者博伊斯·伦斯伯格（Boyce Rensberger）指出，有关马类进化的假说没有任何化石记录基础，并且没有观察到可以证明马类逐步进化的进化过程：

“普遍流传的关于马类进化的例子，表明了这样一个逐步变化的顺序：马是从生活在5000万年前的狐狸体形大小的四趾动物，转变为今天相对较大的一趾形动物的。这种逐步变化顺序一直以来都是错误的，它们并没有经历逐步变化，每种中间形态的化石显示了物种是完全独立的，从未发生改变，直至灭绝。其过渡形态是不为我们所知的。”<sup>1</sup>

尼尔斯·埃尔德里奇（Niles Eldredge）博士就“马类进化”图发表了如下看法：

“关于那段[生命]历史真实的本质，有许多非常可怕的故事，有些甚至比其它一些更富想象力。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关于马类的进化，其展示品大约50年前就已经陈列了，现在在楼下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依然可以看到。这个例子作为真实的文字材料出现在各种教科书中。现在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特别是当这些故事的创造者本身也意识到这些材料的推测性质时。”<sup>2</sup>

那么，马类进化假想的基础又是什么呢？进化论者们通过对在印度、南非、北美和欧洲发现

的不同时期的特殊物种的化石进行有序排列，用他们丰富的想象力，设计出带欺骗性质的图，由此这一假想就出笼了。共有20多张关于马类进化的图，这些图是由不同的研究人员，采用彼此截然不同的方法绘制出来的。因此很明显，对于马类族谱，进化论者们并没有达成共识。这些排列图表中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对狗一般大小的被称之为“始祖马”的生物的看法，认为这种马生活在始新世的5500万年以前，是马（马属）的祖先。但是，假想的从始祖马到马属的说辞是完全不一致的。

进化论科普作家戈登·R·泰勒在他的《进化大奥秘》（The Great Evolution Mystery）一书中，解释了这一不被公认的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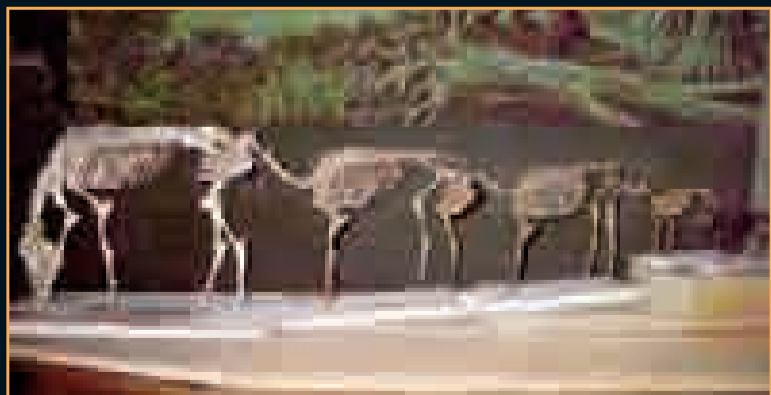
“也许进化论的软肋，就在于古生物学家无法找到令人信服的能够表明主要进化变更的发展史或生物出现顺序……马经常被引用作为唯一一个全面充分的例子。但事实是，从始祖马发展到马属的说辞是很不可靠的。进化论声称马的体形在不断地变大，但其实有些马变得比始祖马还要小，而不是大。不同地区的标本可以汇聚到一起组成看似令人信服的顺序，但并无证据可证明这些标本在时间上是按照这种顺序存在的。”<sup>3</sup>

所有这些事实都充分证明，作为进化论最可靠的证据之一的马类进化图，其实只不过是些臆想的不切实际的故事罢了。

1- Boyce Rensberger, Houston Chronicle, November 5, 1980, p.15

2- Niles Eldredge, quoted in Darwin's Enigma by Luther D. Sunderland, Santee, CA, Master Books, 1988, p. 78

3- Gordon Rattray Taylor, The Great Evolution Mystery, Abacus, Sphere Books, London, 1984, p. 230



博物馆中陈列的这个马类系列，由生活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地理位置的各种动物组成，根据偏颇的观点，它们被随意地排列，一个接着一个，以显示出一种线型的顺序。关于马的“进化”的假说没有任何化石记录的支持。

## 第7章

### 进化论者对化石的虚假演绎

**在**详细讲解人类进化的神话以前，我们要介绍公众接受过的宣传：从前有过半人半猿的生物。这种传播手法利用了和化石有关的“重建”。重建可以解释为根据发掘出一幅骨骼，有时甚至只是一些骨骼碎块来描绘生物图像，或者是构建一种生物模型。我们在报纸、杂志或者电影里看到的“猿人”都是重建出来的。

由于化石通常都是碎裂的并且不完整的，因此任何根据这些化石所做的推测都很可能完全是猜测性的。事实上，进化论者处心积虑根据化石进行重建（绘图或模型）以证实进化论。

哈佛大学杰出的人类学家戴维·R·皮尔比姆

（David R. Pilbeam）强调了  
这个事实，他说道：“至少在古人类学方面的资料是非常稀少的，因此理论极大地影响着我们对事物的解释。过去的理论清晰地反映了我们现今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实际的资料。”<sup>62</sup> 由于人们深受到视觉信息的影响，因此这些重建成为进化论者最好的工具，它们





## 根据一个头骨进行的三个不同的重建

进化论者捏造了这些“荒谬的故事”，他们甚至为同一个头骨重建了不同的脸。对南方古猿粗壮种（东非人属）化石构造的三个不同的重建图，就是这种伪造的一个著名的例子。从上到下：莫里斯·威尔逊（Maurice Wilson）创作的插图；1964年4月5日，《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插图；1960年9月《国家地理》上N·帕克（N. Parker）的插图。

让人们相信，这些重建的生物过去是确实存在过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强调一种特殊情况：根据骨骼残骸进行的重建只能展现生物最普通的特性，因为任何一种动物它真实的形态特征取决于软组织，而软组织在动物死亡后就迅速消亡了。所以，由于要对软组织的解释进行推测，重建的绘图或模拟原型就完全取决于制造它们的人的想象了。哈佛大学的恩斯特·A·胡顿（Earnst A. Hooten）是这样阐释这种情况的：

尝试复原软组织结构具有更大的冒险性。骨骼结构并没有为嘴唇、眼睛、耳朵和鼻尖的复原提供任何线索。你既可以用尼安德特人体形特征的头骨模型来构成黑猩猩的特征，也可以用它来构成哲学家的面部轮廓。复原古人类的科学价值非常小，很可能只是为误导公众而已……所以，重建是不可信的。<sup>63</sup>

事实上，进化论者虚构了一些“荒谬的故事”，他们甚至将不同的脸部归为相同的头骨。举例来说，他们为南方古猿粗壮种（东非人属）的化石重建了三种不同的图像，这就是一个著名的伪造例子。

对化石带有偏见的解释，以及对许多重建的完全虚构，只是进化论者频繁欺骗大众的一种表现而已。但与蓄意伪造进化史相比，这无异于小巫见大巫。



两幅爪哇人的图，这两幅图是完全不同的，这是进化论者是如何捕风捉影地诠释化石的一个极好例子。

左图：莫里斯·威尔逊的插图（《从猿到亚当：探寻人类祖先》，作者霍尔伯特·温德斯（Herbert Wendth））

右图：史蒂文·斯坦利的插图（《人类起源》）

## 第8章

# 进化论的骗局

**猿**人不断在媒体和进化论者学术界出现，然而没有任何具体的化石证据来支持“猿人”的图像。进化论者们手持画笔，凭空绘出了他们假想的生物，但是，这些图像没有相应的化石，这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他们为了克服这个问题采用的方法中，一种很有趣的方法就是“制造”出他们不能发现的化石。皮尔丹人可能就是科学史上最大的丑闻，这是一个使用这种方法的典型例子。

### 皮尔丹人：人的头颅上装了猩猩的下巴！

1912年，一位世界著名的博士和业余古人类学家查理斯·道森（Charles Dawson）发表声明，声称他在英国皮尔丹的一个坑里发现了一块下颚骨和一块头盖骨碎块。尽管下颚骨看起来更像类人猿，但是牙齿和头骨像人类。这些标本被称为“皮尔丹人”，宣称它们已有500,000年历史，这些标本被陈列在多个博物馆中，作为人类进化的铁证。40多年来，许多科学论文都以“皮尔丹人”为课题，科学家们对皮尔丹人进行了大量的解释和绘图，并且这些化石被视为人类进化的重要证据。不下于500篇博士论文是关于皮尔丹人的。<sup>64</sup> 1921年，世界知名的美国古人类学家亨利·费尔费尔德·奥斯本（Henry Fairfield Osborn）访问英国博物馆时说道：“我们必须再三地提醒我们自己，大自然充满了矛盾”，并声称皮尔丹人是“对史前人类一项无法超越的发现”。<sup>65</sup>

1949年，英国博物馆古生物学部的肯尼斯·奥克利（Kenneth Oakley）打算使用“氟测试”，这是一种确定化石日期的新测试法。于是对皮尔丹人化石进行了试验。结果令人瞠目结舌。测试发现皮尔丹人的下颚骨不含任何氟。这就表示它埋在地下不过几年时间。头骨中只含有少量的氟，这表明它的年龄不会超过几千年。

后来确定出下颚骨中的牙齿是猩猩的牙齿，这些牙齿被人工磨损过，与化石一同发现的“原始”工具只不过是使用钢工具磨尖过的仿制品而已。1953年在由约瑟夫·韦纳（Joseph Weiner）完成的详细分析中，向公众揭开了这个骗局。头骨取自一个500年前的人类，而颚骨取自一只近期死亡的类人猿！牙齿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了特别排列，然后被放入到颚中，臼齿表面进行了锉磨，以便看起来与人类的牙齿相似。然后所有化石块均用重铬酸钾进行了染色处理，以便让它们看起来古老。当浸入酸中时，染料开始消散。威尔弗雷德勒·格罗斯·克拉克（Wilfred Le Gros Clark）爵士是揭发这个骗局的小组成员之一，他无法隐藏对这件事的震惊，“人工磨损的痕迹立马就可以发现，看起来的确非常明显——他们以前是怎样逃脱注意的呢？”<sup>67</sup> 骗局揭开以后，“皮尔丹人”立刻撤出了它陈列了40多年的英国博物馆。



## 欺骗事件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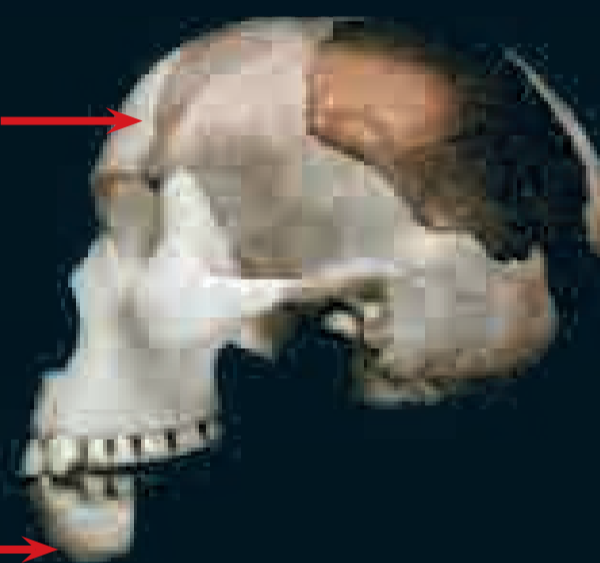
查理斯·道森发现了化石，他把化石交给了亚瑟·史密斯·伍德沃德爵士。



2

化石碎块进行了重建，形成了著名的头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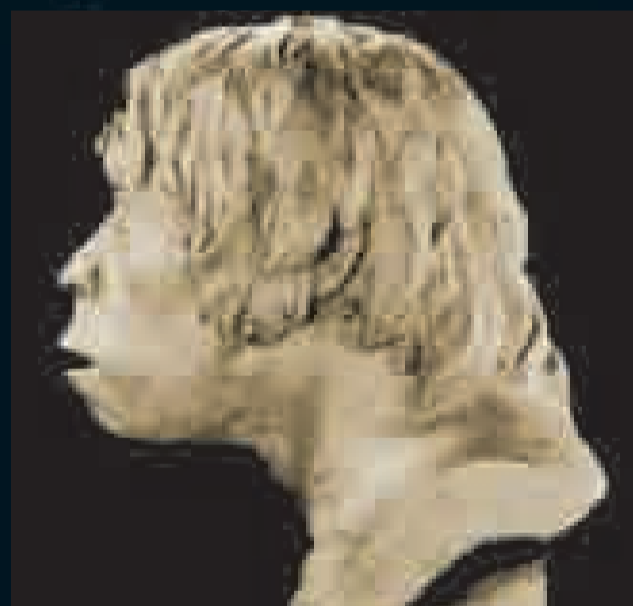
人类头骨碎块



猩猩颚

3

根据重建的头骨，制作了许多不同的图和雕塑，撰写了许多文章和评论。原始的头骨陈列在英国博物馆中。



4

在皮尔丹人化石发现40年后，一组研究人员揭穿了其骗局。



## 内布拉斯加人：猪牙

1922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Henry Fairfield Osborn）声称他在靠近史内克布鲁克（Snake Brook）的内布拉斯加西部，发现了上新世时期的臼齿化石。据说这颗牙齿具有人类和类人猿的共同特征。于是围绕这块化石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科学辩论，一些人把这颗牙齿解释为属于伊拉斯塔斯爪哇直立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而另外有些人则宣称它更接近于人类。这块引起广泛辩论的化石被命名为“内布拉斯加人”，也立即获得一个“科学的名字”：西部猿人（*Hesperopithecus haroldcooki*）。

许多权威人士纷纷对奥斯本予以支持。仅仅根据这颗牙齿就重建了内布拉斯加人的头部和身体。此外，有些画册上还绘出了内布拉斯加人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作为一个完整的家庭。

所有这些仅仅只是根据一颗牙齿而假想出来的。进化论者们对这个“幻影人”深信不疑，以至于当一个名叫威廉·布莱恩（William Bryan）的研究人员对仅仅根据一颗牙齿就得出这些带有偏见的结论提出反对意见时，他遭到了猛烈的抨击。

1927年，发现了该骨架的其它部分。根据最新发现的碎块可以发现，这颗牙齿既不属于人类也不属于类人猿，而是属于一种已灭绝的美国野猪，这种野猪被称为“原獾”。威廉·格里高利（William Gregory）撰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他宣布了真相，“西部猿人：显然非猿非人”。<sup>68</sup> 随后所有有关西部猿人和他的“家庭”的绘图立刻从进化文献中消失了。

## 澳塔·本嘎（Ota Benga）：笼中的非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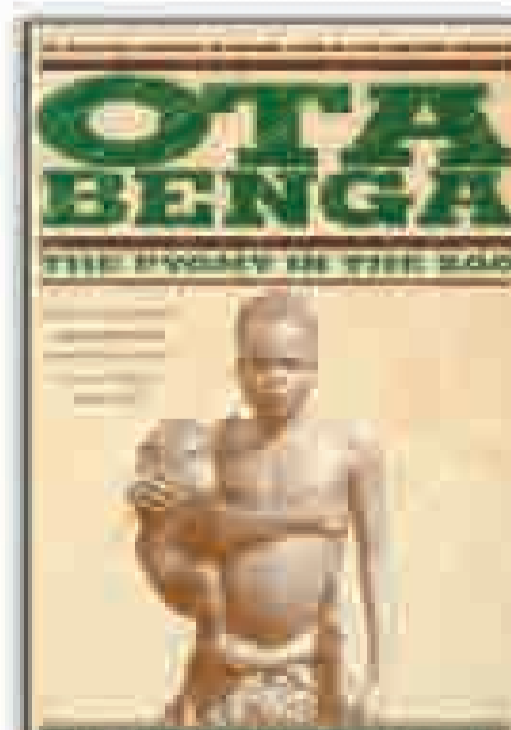
达尔文在他的《人类的起源》一书中进一步声称，人类是从猿一样的生物中进化而来的，之后，他便开始寻找支持这个论点的化石了。但是，一些进化论者相信，“半人半猿”的生物化石不仅可以找到，而且类似生物在世界各地还存活着。在20世纪早期，追寻“存活的过渡型生物”导致了不幸事件的发生，其中最残酷的就是俾格米人澳塔·本嘎的故事。

1904年，澳塔·本嘎在刚果被一个进化论研究人员捕获。在他自己的语言里，他的名字就是“朋友”的意思。他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被捕获后，澳塔·本嘎被上锁，像动物一样关进笼子里，带到美国后，进化论科学家在圣路易世界博览会上将他与其它类人猿一起向公众展示，并介绍他是“最接近人类的过渡型动物”。2年后，他们将他带到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在那里，他和一只名为迪纳（Dinah）的大猩猩以及一只名为Dohung的猩猩一同展示，他们被称为“人类的始祖”。动物园园长、进化论者威廉·T·霍纳迪（William T. Hornaday）博士发表了长长的演说，声称他为动物园里拥有这样非凡的“过渡型生物”而自豪，他对澳塔·本嘎就像对待普通动物一样。由于无法忍受他所遭受的待遇，澳塔·本嘎最后选择了自杀。<sup>69</sup>

皮尔丹人、内布拉斯加人、澳塔·本嘎……这些丑闻揭示了进化论科学家为了证明他们的理论会毫不犹豫地采用任何不科学的手段。当我们看到其它所谓的“人类进化”的证据时，我们要牢记这一点。这里就有一个捏造的故事，但是我们有很多志愿者已经准备好，不惜一切努力来检验它了。



上图仅仅根据一颗牙齿绘制而成，该图出版在1922年7月24日的《伦敦画报》杂志上。然而，当揭露这颗牙齿既非猿类动物，也非人类的牙齿，而是一种灭绝的猪的牙齿时，进化论者极度失望。



## 第9章

# 人类进化的假想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得知大自然中并没有引起生物进化的机制，生物的由来也不是进化的结果，而是在其出现时就已经拥有了完美的结构。也就证明了他们是被一个一个地创造出来的。如此说来，“人类进化”显然只是一个从未发生过的故事而已。

那么，进化论者提出人类进化的基础是什么呢？

这个基础就是众多化石的存在，根据这些化石，进化论者可以建立想象的解释。纵观历史，曾存在过6,000多种猿类，其中大部分已经灭绝了。今天，仅有120种猿类生活在地球上。这6,000多种猿类（大多数已灭绝）成为进化论者丰富的资源。

进化论者这样书写着人类进化的历史，为了顺应他们的目的，他们按照从最小到最大的顺序排列，把一些头骨组合起来，并把一些已灭绝人种的头颅掺杂在那些头骨中。根据这样的方法，便得出了人类和现代的猿有着共同的祖先。这些生物随着时间而演化，它们中有些演变成了今天的猿，而另一个进化分支的某些群体则演变成为今天的人类。

但是，所有古生物学、解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结果向我们证明：和其它的进化一样，人类进化的这个断言，是虚构而错误的假想。它没有提出合理或真实的证据来证明人类和猿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只有伪造、曲解和误导人的图画和注解而已。

化石记录向我们表明，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人始终是人，猿始终是猿。进化论者当作人的祖先拿出来那些化石，实际上属于离我们较近的人种——大约10,000年前的人类，然后消失了。而且，目前活着的很多人类群体，与已经灭绝的人种有着相同的外貌和特性，而进化论者把他们说成了人类的祖先。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证明，在任何历史时期，人类从未经历过进化过程。

最重要的是，猿和人之间存在着许多解剖学上的差异，他们都不是通过进化而来的物种。“两足动物”是他们中的一个物种。在后面的篇章里，我们将更加详细地介绍，“两足”是人类的特性，是区别人类与其他动物最重要的特性之一。

### 虚构的人类族谱

进化论者认为，现今的人类是从某种猿一样的动物进化而来的。在这一所谓的进化过程中——发生在400万至500万年以前，他们声称现代的人与其祖先之间存在一些“过渡形式”。根据这个完全依赖于想象的情节，他们列出了四大基本“类别”：

1. 南方古猿（任何一种隶属“南方古猿”属的形式）
2. 能人
3. 直立人
4. 智人

进化论者将所谓的人类的类似猿的祖先称为“南方古猿”（“南方的猿”的意思）。南方古猿只不过是一种已经灭绝的古猿而已，研究发现这种古猿有着不同的形体。其中一些体格大而强壮（健壮），而有些则体格小而瘦弱（纤弱）。

进化论者将人类进化的下一阶段分类为“人属”，也就是“人类”。按照进化论者的说法，人属系列的生物比南方古猿生物更发达，而且与现代的人类没有多少区别。他们声称我们现今的人类就是所谓的“智人”，是人属进化的最新阶段。

媒体中不时出现的“爪哇猿人”、“北京猿人”以及“露西”的化石，也可以在进化论者的出版物和教科书里看到；它们均隶属于上述的四组中的一组。同时也假定每组又分为物种或亚种。

过去提出的某些过渡形态，例如腊玛古猿，已被排除出假想的人类族谱，因为已了解到它们属于普通类人猿。<sup>70</sup>

进化论者勾画出“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的链条，他们认为，其中的每种类型是下一种类型的祖先。但是，古人类学家的近代发现表明，南方古猿、能人和智人同时存在于世界上的不同地区。而且，这些被划分为直立人的群体中间，有些可能直到最近的年代还存活着。在《科学》杂志上一篇标题为“最新爪哇直立人：可能与东南亚智人同时代”的文章中，报道了在爪哇发现的直立人化石的“平均年龄在 $27 \pm 2$ 至 $53.3 \pm 4$ 千年以前”，并且这“导致了直立人与东南亚解剖学上的现代人（智人）存在时间交叠的可能性”。<sup>71</sup>

另外，尼安德特人和晚期智人（现代人）也无疑同时存在过。这种情况显然表明了一种形式是另一种形式的祖先这一观点的错误性。

本质上，所有发现和科学研究均表明，化石记录并不支持进化论者提出的演化过程。这些被进化论者认为是人类祖先的化石，事实上它们属于不同的人类或猿类。

那么哪些化石是人类化石，哪些化石又是猿类化石呢？它们中的任何一种有可能被认为是过渡形式吗？为了找到答案，让我们更细致地看一下各个类别。

## 南方古猿：类人猿物种

这是第一类，南方古猿属就是“南方的猿”的意思，这些生物被认为大约在400万年前首先出现在非洲，并且在100万年前还生活在那里。南方古猿之中存在多种不同的物种。进化论者认为，

### 一块激起灵感火花的颌骨



发现第一块腊玛古猿化石——一块由两个部分组成的颌骨（右图）。仅仅依靠这些颌骨，进化论者就大胆地勾勒腊玛古猿、它的家庭及其所居住的环境。当意识到这种生物其实属于一种普通的猿类时（他们根据这块颌骨设计的所有插图资料，从它的家庭到其所居住的环境），腊玛古猿悄然退出了假想的人类族谱。  
(David Pilbeam, "Humans Lose an Early Ancestor," Science, April 1982, pp. 6-7)





左边的两幅插图是阿法种。下方的插图描绘的是鲍氏种。这些推测完全是想象的。南方古猿其实是一种灭绝的猿类。

最早的南方古猿物种是阿法种。然后是非洲种，再后来就是粗壮种，南方古猿粗壮种的骨头相对较大。至于鲍氏种，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它是一个不同的物种，而另外一些研究人员则将它视为粗壮种的一个亚种。

所有南方古猿物种都为灭绝的猿，它们与现代的猿相似。南方古猿的头颅容量与现代的黑猩猩相同或要小一些。手足有凸起部分，用于爬树，就像现代的黑猩猩，它们的足部可以抓住树枝。南方古猿很矮（最高130厘米（51英寸）），这与现代的黑猩猩也很相似，雄性南方古猿要大于雌性南方古猿。许多其它特征，例如颅骨、眼睛闭紧程度、锋利的臼齿、下颌骨结构、长臂以及短腿，均证明了这些生物与现代的猿没有区别。

但是，进化论者认为，尽管南方古猿具有类人猿的解剖学特征，但与类人猿不同的是，它们像人类一样直立行走。

古人类学家，例如理查·李基（Richard Leakey）和唐纳德·C·乔汉森（Donald C. Johanson），数十年来始终持南方古猿直立行走的观点。但是许多科学家对南方古猿的骨架结构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们证实了南方古猿直立行走这种观点的错误。两位世界知名的解剖学家，其中一位是英国的索利·朱克曼（Solly Zuckerman）勋爵，另一位是美国的查尔斯·奥克斯纳德（Charles Oxnard）教授，他们对各种南方古猿标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表明，南方古猿并不是以人类的方式直立行走的。在英国政府的赞助下，朱克曼勋爵和他的5位专家小组对这些化石骨骼进行了长达15年的研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南方古猿仅仅只是普通的猿属而已，绝对不是两足动物，尽管朱克曼本人是一个进化论者。<sup>72</sup>同时，另一位以研究这个课题著名的进化论者查尔斯·E·奥克斯纳德（Charles E. Oxnard），也认为南方古猿的骨架结构与现代的猩猩相似。<sup>7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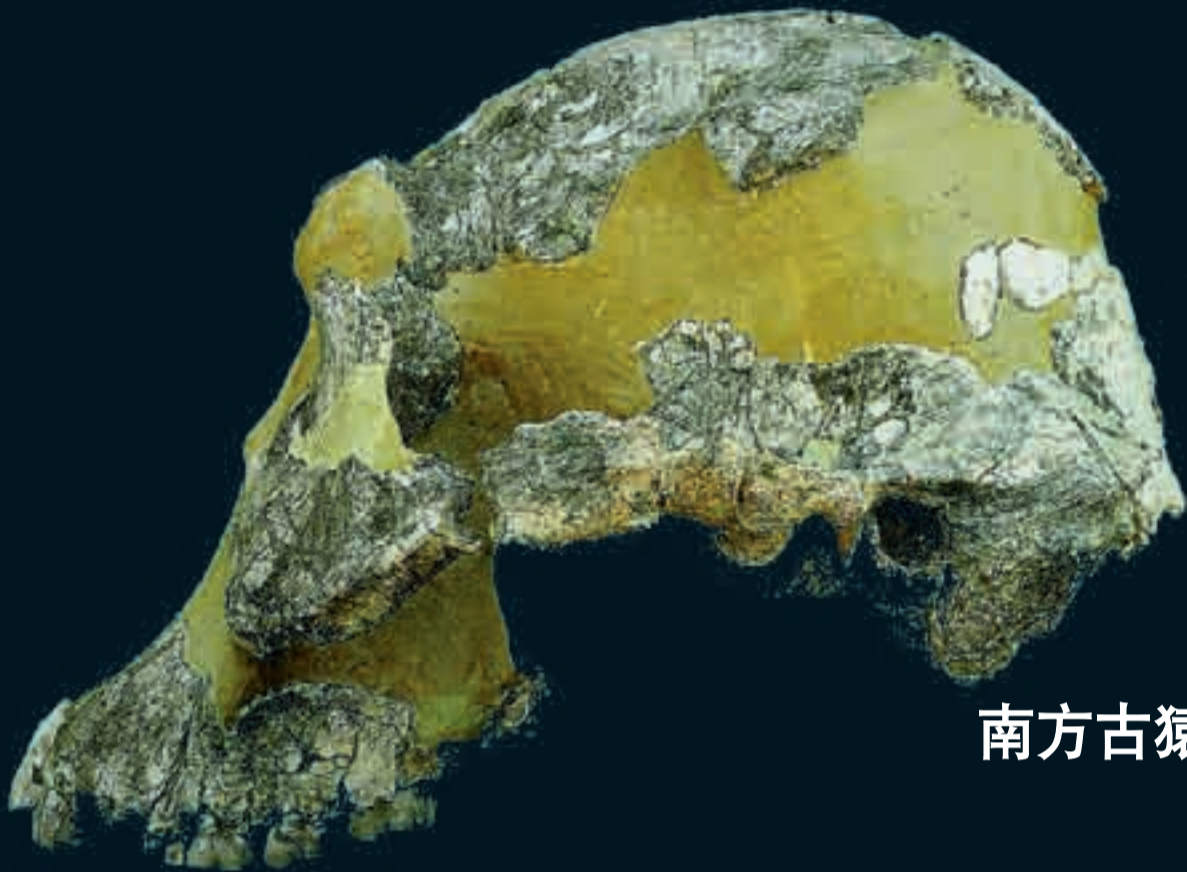
简而言之，南方古猿与人类没有任何干系，它们只是一种灭绝的猿而已。

事实上，“南方古猿”不能被确认为人类的祖先这个事实也被进化论的资料所证明。著名的法文杂志《科学与生活》就曾将此作为一九九九年五月那一期的封面特别报道。整个报道围绕那件著名的“南方古猿阿法种（*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化石标本展开的，文章以“再见吧，露西（Adieu Lucy）”为标题，文中提出应将“南方古猿”从人类的关系图中去掉。报道是基于新近发掘出来的“南方古猿”化石，编号St W573，描述如下：

新理论阐述了“南方古猿”不是人类种族的一个类别……由一位女专家独自担任对St W573进行研究，研究结果与通常认为其就是人类祖先的理论相左：这就意味着整个原始人类的关系图已经被打破了。大量的灵长类动物，它们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的祖先，现在已经被从关系图中去掉……“南方古猿”与人类的种族不会出现在同一个分支上。人类的直系祖先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现来证实。（Isabelle Bourdial, "Adieu Lucy," *Science et Vie*, May 1999, no. 980, pp. 52-62.）



## 南方古猿阿法种：一种灭绝的猿类



南方古猿

上图是南方古猿阿法种的头骨化石AL 444-2，下图是现代猿类的头骨。其明显的相似性证明了阿法种是一种没有任何“人类”特征的普通猿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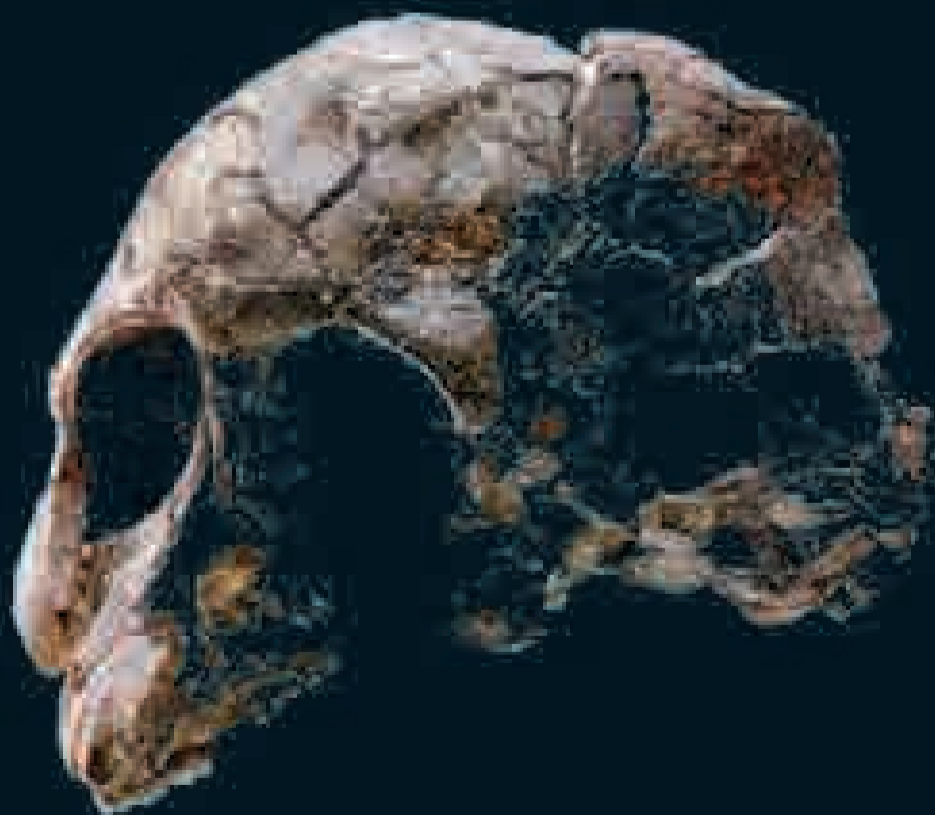
现代黑猩猩

## 南方古猿阿法种：一种灭绝的猿类



第一个在埃塞俄比亚哈达尔（Hadar）发现的化石是AL 288-1或“露西”，它被认为属于南方古猿阿法种。长期以来，进化论者竭尽全力想证明露西可以直立行走；但是最新的研究已明确表明，这种动物是一种弯曲行走的普通猿类。

如下所示的南方古猿阿法种AL 333-105化石属于该物种较为年轻的成员。这就是它的头骨上没有前突的原因。



## 能人：类似人类的猿

南方古猿和黑猩猩的骨架和头盖结构之间极大的相似性，以及对这些生物直立行走的观点的驳斥，给进化论者古人类学家带来了极大的困扰。究其原因就是，根据假想的进化进程，南方古猿后面就是直立人。根据“人属”（就是“人类”）的属名的含义，直立人属于人类，其骨架是直立的。它们的头颅容量是南方古猿的两倍大。纵然是根据进化论者的理论，从类似黑猩猩的南方古猿直接过渡到骨架与现代人类没有区别的直立人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链条”——也就是“过渡形式”是必需的。能人的概念也就应运而生。

能人的分类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李基一族（一类寻找化石的人）提出来的。根据李基一族的观点，这种被他们分类为能人的新物种，有着相对较大的头颅容量，能够直立行走，使用石器和木制工具。因此，能人可能是人类的祖先。

20世纪80年代末新出土了一些相同物种的化石，完全改变了能人是人类祖先的观点。一些研究人员，例如伯纳德·伍德（Bernard Wood）和罗瑞·布莱斯（C. Loring Brace），他们根据这些新发现的化石，指出能人（就是“有技能的人类”，可以使用工具的人类）应归类为南方古猿能人，或“有技能的南方古猿”，因为能人与南方古猿存在诸多相同的特征。它们有长臂、短腿和类似猿的骨架结构，这正和南方古猿相同。它们的手指和脚趾适合爬树。颌和现代的猿相似。平均头颅容量为600毫升，这一点也证明了它们属于猿的这一事实。简而言之，被有些进化论者认为是一个不同物种的能人，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类似所有其它南方古猿的猿类罢了。

自从伍德和布莱斯证明了能人实际上与南方古猿没有任何区别以后，同一年里又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提姆·怀特（Tim White）发现了头颅和骨架化石OH62，从这个化石可以发现，能人的头颅容量很小，并且有长臂和短腿，有助于它们爬树，这和我们现代的猿类一样。

1994年，美国人类学家霍莉·史密斯（Holly Smith）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分析表明，能人不是人属，换言之，能人并非“人类”，更准确地说，能人属于“猿类”。她的分析建立在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的牙齿的基础上，她认为：

将化石的分析限定为满足这些标准的物种，根据它们的牙齿标本，纤弱型南方古猿和能人可以归类为非洲古猿。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可以划分为人类。<sup>74</sup>

同年，三位解剖学专家弗雷德·司博尔（Fred Spoor）、伯纳德·伍德（Bernard Wood）和弗朗斯·左奈威尔德（Frans Zonneveld）通过完全不同的方法，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种方法是基于对人和猿的内耳中用来支撑平衡的半规管进行对比分析。他们的结论是：

在人科化石中，最早表现出现代人类形态的就是直立人。相比之下，南方非洲古猿头骨中的半规管可以规为南方古猿，而傍人的则类似于现存的类人猿。<sup>75</sup>

他们还研究了能人标本，也就是Stw 53，发现，“Stw 53的两足行为比南方古猿更少”。这就意味着与南方古猿相比，能人更类似于类人猿。因此他们得出了“Stw 53可能代表一种形态居于南方古猿和直立人之间的过渡型生物”的结论。

这项发现产生了两大重要结果：

1. 能人化石实际上并不属于人属（也就是人类），而是属于南方古猿（也就是类人猿）。
2. 能人和南方古猿都是弯腰爬行的生物，也就是说，它们具有猿的骨架。它们与人类没有任何联系。

## 能人，另一种灭绝的猿类



长期以来，进化论者一直在争论着被他们称之为“能人”的生物可以直立行走。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从猿延伸到人的联系。然而，提姆·怀特1986年出土的能人化石（OH 62）推翻了该论点。这些化石碎片表明，能人有长臂和短腿，和现代的猿类并无区别。该化石终止了能人是一种可以直立行走的两足动物的论断。事实上，能人只不过是另一种猿类。

右图中的“OH 7能人”化石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确定了能人下颌骨特征的化石。这块下颌骨化石有大门牙。它的臼齿很小。下颌骨的形状呈方形。所有这些特点都与现代猿类相似。换言之，能人的下颌骨再一次证明了它其实是一种猿。



## 卢多尔夫人：错误结合的脸

“卢多尔夫人”这一术语，是1972年发掘的一些化石碎片的名字。因为这些化石是在肯尼亚的卢多尔夫河附近发现的，所以，根据推测把这一化石可能代表的物种归类为“卢多尔夫人”。大多数古人类学家认为这些化石并不属于一个单独的物种，实际上“卢多尔夫人”只是一种不易与能人区分开来的生物而已。

发现化石的理查·李基（Richard Leakey）将它命名为“KNM-ER 1470”，并说它有280万年的历史，是人类学史上最伟大的发现。在李基看来，这个生物有着和南方古猿相似的小头颅容量，脸部又类似现代人的脸，它正是南方古猿与人之间缺少的链接。自那以后不久，这个类似人脸的KNM-ER 1470头颅，频繁出现在科学期刊和流行的科学杂志的封面上；它实际上是头颅碎片拼合的结果——可能是故意所为。1992年，提姆·布罗马吉（Tim Bromage）教授借助于计算机仿真，对人脸进行了解剖学研究，揭露了这一点：

第一次重建[KNM-ER 1470]时，脸部几乎与头骨垂直相符，这现代人的平脸非常相似。但是最近对解剖关联的研究表明，实际上脸部必须要伸出很多，构成猿一样的特点，就像南方古猿的脸一样。<sup>76</sup>

进化论古人类学家J. E.克罗宁（J. E.Cronin）对此也说道：

“.....在这张结构粗糙的脸上，鼻梁塌陷（使人想起南方古猿中凹的脸部），额头最宽（当时），犬齿坚固，臼齿硕大（从残留的齿根可以看出），这些相对原始特征将这个物种与南方古猿非洲种的成员联系起来。”<sup>77</sup>

密歇根大学的罗瑞·布莱斯（C. Loring Brace）在对1470号头骨的颞和牙齿的结构进行研究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记录到“从上颌尺寸及包围臼齿根的部分可以看出，ER 1470化石具有与南方古猿一样的脸部和牙列”。<sup>78</sup>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古人类学家艾伦·沃克（Alan Walker）教授对KNM-ER1470做了与李基同样多的研究，他也支持这种生物不应该归为人属——也就是人类，它们应归为南方古猿属。<sup>7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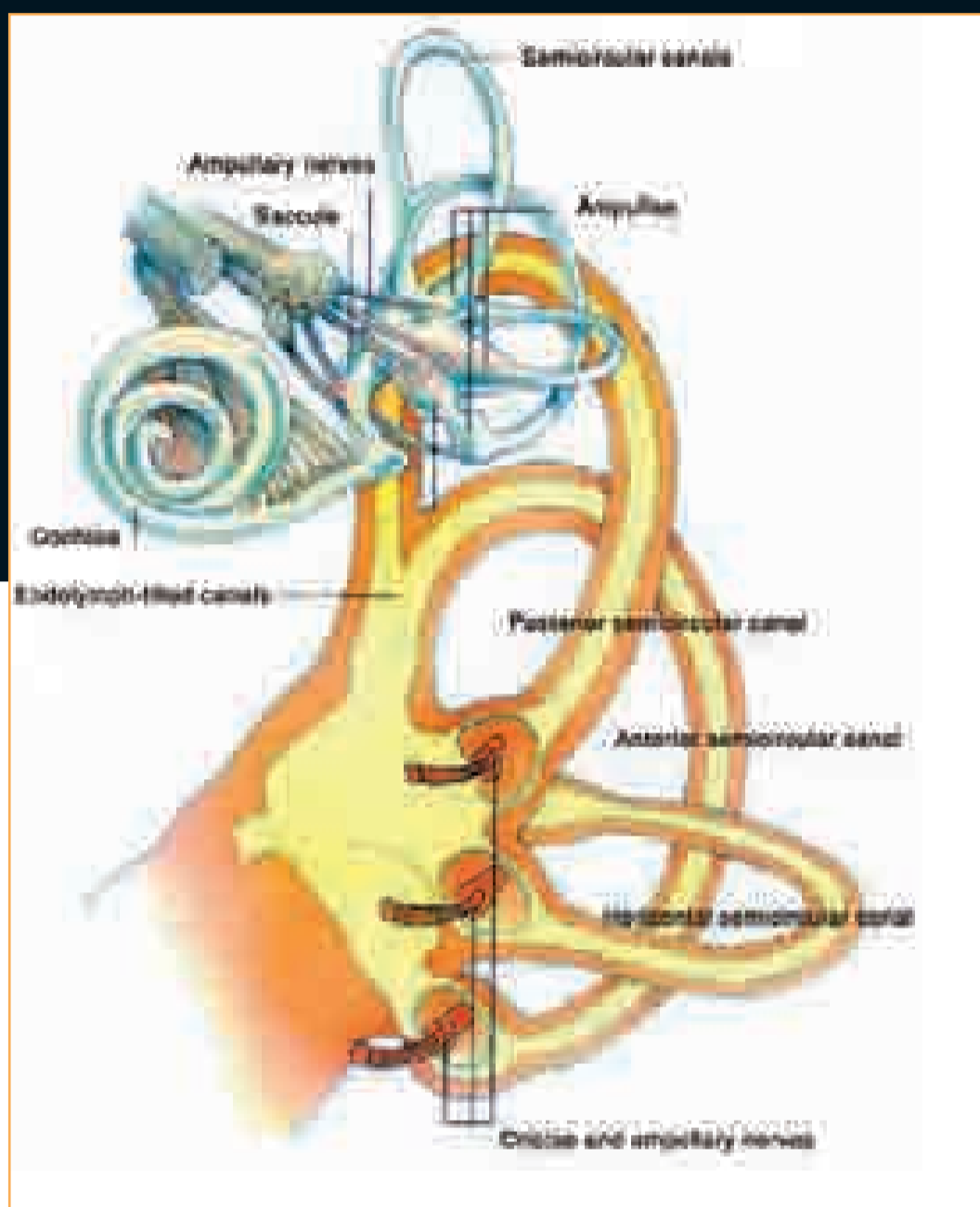
总之，进化论提出的作为南方古猿和直立人之间的过渡形式的能人或卢多尔夫人完全是想象中的产物。正如当今很多研究人员所证实的那样，这些生物是南方古猿系列的成员。它们的所有解剖特征也揭示了它们属于猿类。

1999年，伯纳德·伍德（Bernard Wood）和马克·科拉德（Mark Collard）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证实了这一事实。他们解释说，能人和卢多尔夫人（1470号头骨）的分类是想象出来的，强加在这些类别上面的化石应归为南方古猿：

近期以来，将化石中的物种确定为人属，是以绝对的大脑大小为基础的，由此推断出语言的运用能力、手的作用和制作石器的能力。对人类进化的种类的定义和使用，以及人属的划分似乎已毫无问题了——只有一些异议。但是.....新近的资料对现存证据的重新解释，古人类学记录的局限性，使现有对人属的归类标准无效了。

.....实际上，类人物种的化石被确定为人属是以四个标准中的一个或多个为基础的。.....但现在非常明显，没有一个标准是令人满意的。“大脑界限”就是一个问题，因为绝对的头颅容量在生物学上是不可靠的。同样，还有一个很明显的证据，就是语言功能不能根据大脑的大体外观可靠地推断出来，并且大脑和语言有关的部分也并不如早期的研究所指的那样具有局限性.....

## 内耳分析结果：不存在从猿到人的转变



对人和猿内耳中半规管的对比分析发现，这些长期以来被描绘成人类祖先的化石其实全部都是普通的猿类。南方古猿和能人有猿的内耳管，而直立人有人的内耳管。

……换言之，从赋予能人和卢多尔夫人的种型群来看，人属不是好的分类。因此，能人和卢多尔夫人（或者广义上的“能人”，对那些不同意“早期人属”子类分类的人而言）应该从人属中除去。明显的分类选择，就是将一类或两类都转归为现存的早期类人属之一，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建

议：能人和卢多尔夫人应暂时转归为南方古猿属。<sup>80</sup>

伍德和科拉德的结论，证实了我们此处的结论：历史上不存在“原始的人类祖先”。声称是人类祖先的生物实际上应属于南方古猿属。化石纪录也显示，这些灭绝的猿类与人属（即人类）之间没有任何进化关系；化石记录中的人类是突然出现的。

### 直立人与其后：人类

根据进化论者富于想象力的安排，人类的内在进化顺序为：先是直立人，然后是所谓的“古代”智人和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智人），最后是克鲁马努人（现代智人）。然而不管怎样，这些分类都只是人类家族的分支和特殊的种族。他们之间的差异不会大于因纽特人与非洲人或者俾格米人和欧洲人之间的差异。

让我们首先看一下直立人，直立人被认为是最原始的人种。顾名思义，“直立人”表示可以“直立行走的人”。进化论者不得不通过加上“直立”，把这些人与早先的人区分开，因为现有的直立人的化石都直，这在南方古猿或所谓的能人中是见不到的。现代人与直立人的

颅后骨骼没有区别。

进化论者把直立人定义为“原始”主要是由于其头骨的容量（900-1100毫升）比现代人的平均值要小，还有它那稠密而突出的眉毛。然而，今天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中，很多人具有与直立人同样的头颅容量（如俾格米人），还有些种族长着浓密突出的眉毛（如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

众所周知，头颅容量的差别并不代表智力或能力的差别，智力取决于头脑的内部组织，而不是它的体积。<sup>81</sup>

亚洲的北京猿人和爪哇人化石，使直立人闻名于世。不过人们及时意识到这两种化石是不可靠的。北京人的化石是用一些熟石膏做成的，其原物不为人知；爪哇人则是用一块头颅碎片，再加上在离头颅碎片几米外找到的盆骨一起“组成的”，并且没有迹象表明，它们属于同一生物。因此，在非洲发现的直立人化石就逐渐重要起来。（应注意的是，一些进化论者把其中一些称为直立人的化石划归到第二类“匠人”。在这个问题上，专家意见不一致。我们将把这些化石放到直立人的类别中。）

在非洲发现的直立人化石中，最著名的是在肯尼亚土坎纳湖(Turkana)附近找到的“纳里库土目直立人”(Narikotome homo erectus)的化石，或称为“土坎纳男孩”的化石。据考证，这是一个12岁的男孩的化石，成年时的身高为1.83米。化石直立骨骼的结构与现代人完全相同。就此，美国古人类学家艾伦·沃克说，他怀疑“一般的病理学家就能辨别出这块化石骨骼与现代人之间的区别。”<sup>82</sup> 关于头骨，沃克写道他看到头骨时都发笑了，因为“它看起来非常像尼安德特人。”<sup>83</sup>在下一章里我们将看到，尼安德特人是现代人种。因此，直立人也是现代人种。

连进化论者理查·李基也认为，直立人与现代人之间的差异顶多是人种的变化：

我们还会看到头颅的形状、脸部的突出程度、眉毛的浓密程度等等。这些差异或许并不比当今不同地区的现代人种的大。这种生物性差异只有当人们在地理上长期分离时才会发生。<sup>84</sup>

康涅狄格大学的威廉·拉弗林(William Laughlin)教授在对纽因特人和生活在阿留申岛上





## 直立人：真实的人类



直立人表示“直立行走的人”。直立人的所有化石都属于某个具体的人种。由于大部分直立人化石没有共同的特征，因此很难根据他们的头骨定义他们。这就是不同的进化论研究人员进行了不同的分类和命名的原因。如上左图所示的是在1975年在非洲库比佛拉（Koobi Fora）发现的头骨，该头骨通常被认为是直立人的头骨。如上右图是匠人的头骨KNM-ER 3733，尚未确定该头骨是否属于直立人。

所有这些不同的直立人化石的头颅容量在900至1100毫升之间。这些数字居于现代人类头颅容量的范围之内。



右侧的KNM-WT 15000或“土坎纳男孩”骨骼，可能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最齐整的人类化石。对这个被认为是160万年前的化石的研究表明，它属于一个12岁的孩子，成人时身高应达到1.80米。该化石与尼安德特人种非常相似，是证明人类进化之说无效的最突出的证据之一。

进化论者唐纳德·乔汉森（Donald Johnson）是这样描述这块化石的：“他又高又瘦。他的体形和四肢比例与当今赤道的非洲人相同。他的四肢长度完全与现代北美成年白人相符。”（Donald C. Johanson & M. A. Edey, *Lucy: The Beginnings of Humankin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1）

的人做了大量的解剖学研究后发现，他们与直立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拉弗林因此得出结论，所有这些人种实际上是智人(现代人)的不同人种：

“当我们考虑到在边远地区生活的群体，如爱斯基摩人和布什曼人——他们属于智人这一物种——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时，我们有理由推断，北京猿人[一个直立标本]属于这同样变化颇多的物种。”<sup>85</sup>

近来科学圈中越来越多人认为，直立人的分类是多此一举，归为直立人的化石实际上与被划分为另一类的智人并无太大差异。《美国科学家》中这样总结对此问题所作的讨论和在2000年就此问题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的结果：

参加森肯堡(Senckenberg)会议的大多数人就在直立人在分类学上的地位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是由密歇根大学的米尔福德·沃尔波夫(Milford Wolpoff)、堪培拉大学的艾伦·索恩(Alan Thorne)及其同事引起的。他们辩论的焦点是：直立人作为一个人种是错误的，应该把这一分类完全取消。人属的所有成员——从二百万年前到现在——是变迁复杂、广泛分布的物种；智人没有发生过自然的突变，也没有亚门。学术会的主题是：直立人并不存在。<sup>86</sup>

维护上述论点的科学家所得出的结论为：“直立人不是不同于智人的一个种类，而是智人之内的一个人种”。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人种的直立人与原先提出的“人类进化”的假想中直立人之前猿类(南方古猿、能人和卢多尔夫人)之间，还有一个巨大的缺口。这就是说，化石记录中最初的人类，并没有早先进化的历史，而是突然出现的。这是表明他们被创造的最明显的证据。

但是，若进化论者接受这个事实，则完全违反其所奉行的教条原理和意识形态。因此，他们竭力将真正的人种——直立人描绘成半猿生物。他们“重建”直立人时，顽固地给它们绘成猿的特征。还有，他们用同样的描绘方式把猿人化，就像南方古猿或能人那样。他们还用这种方法寻找“近似的”猿类和人类，以弥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存种类之间的缺失。

### 尼安德特人

尼安德特人是10万年以前在欧洲突然出现、3.5万年以前悄然而迅速地消失，或被其他人种所同化的人类。他们与现代人唯一的区别就是其骨骼更为壮健，头颅容量稍大。

掩盖错误：尽管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没有区别，但进化论者仍然把它们归为猿一样的动物。

## 尼安德特人：强壮的人种



左边所示的尼安德特智人——阿马德1号头骨发现于以色列。尼安德特人通常身材矮小但是很强壮。然而，据估计，该化石的主人高1.80米。他的头颅容量是迄今所知最大的，有1740毫升。基于这些，该化石成了推翻尼安德特人属于原始人类这一主张的重要证据之一。



尼安德特人是一个人种，这是今天几乎人人都承认的事实。进化论者曾极力想把他们描绘成“原始人种”，然而，所有的发现都表明，他们与今天走在大街上的“健壮”的人类毫无二致。新墨西哥大学该学科上的权威、古人类学家艾瑞克·淳考斯（Erik Trinkaus）这样写道：

“仔细比较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遗骨后发现，尼安德特人在解剖学方面，其运动方式、操控能力、智力水平或语言能力等并不比现代人逊色。”<sup>87</sup>

当代许多研究人员把尼安德特人定义为现代人的亚种，并称之为“尼安德特智人”。调查结果清楚地证实，尼安德特人掩埋逝者、制作乐器，在文化上与生活在同时期的现代智人有密切的关系。确切地说，尼安德特人是一个“健壮”人种，只是随着时间消失了。

在假想的进化图中，古代智人是现代人诞生以前的最后一个阶段。事实上，进化论者对他们解释不了太多，因为他们与现今的人类只有很小的差别。有些研究人员甚至声称，某些代表这些人种的生物今天仍然存活着，并将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作为一个例子。像（古代）智人一样，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也有突出的浓眉、向内的下颌骨结构以及稍小的头颅容量。

在进化论者的文献中被划分为 *Homo heilderbergensis* 的族群，实际上与古代智人属于同一类。把两个不同的术语用在同一人种是因为进化论者们的意见分歧造成的。*Homo heilderbergensis*分类下的所有化石表明，从解剖学的角度讲，他们与生活在50万年前的现代欧洲人非常相似，也与早在74万年前的英国和西班牙人相似。

据估计，克鲁马努人是直到30,000年以前还存活的一个人种，其头盖骨呈圆形，前额宽大。他们的头颅容量为1,600毫升，比当代人的平均值还要大。其头颅前有突出的浓眉，头颅后部的骨头突出，这些正是尼安德特人和直立人共同的特征。

尽管克鲁马努人被认为是欧洲人种，但是他们的头盖骨的结构和体积和现今某些生活在非洲和热带的种族非常像。根据这种相似性，可以估计克鲁马努人是古代非洲人种。其它一些古人类学的发现表明，克鲁马努人和尼安德特人种混合，为我们现代人类奠下了基础。

因此，这些人类中没有任何一种属于“原始人种”。他们是早期的不同人类，后来要么为别的人类所同化或与其融合，要么灭绝并退出了历史舞台。

## 与祖先在同时代生存的人种

迄今为止，我们的研究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清晰的画面：“人类进化”的假想完全是一种骗局。为了使这样的族谱存在，应该发生从猿到人的逐步进化，也应该发现这个过程的化石记录。但是，猿和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诸如骨骼结构、头颅容量以及将人与猿区别开来的标准如直立或大幅弯曲行走等。（我们提到过1994年所做的内耳的研究，南方古猿和能人被重新分类为猿，而直立人重新分类为人类。）

另一项重大的发现证明，不同的物种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物种是另一种的祖先的族谱关系，事实上，他们是同时存在的。根据进化论者的观点，南方古猿演变为能人，而能人又依序演变为直立人，他们存在的时期应该是前后相继的。但是，在化石记录中看不出来存在这种时间关系。

根据进化论者的估计，南方古猿生活在距今400万年至1百万年前，而归类为能人的生物生活在距今170万至190万年前。然而，已知被认为比能人更“高级”的卢多尔夫人生活在250至

## 一根26000年历史的针：

一块有趣的表明尼安德特人对服饰有所了解的化石：一根26000年历史的针  
(D. Johanson, B. Edgar, From *Lucy to Language*, p. 99)



280万年前！也就是说，被断定为能人“祖先”的卢多尔夫人差不多比能人老100万岁。另一方面，直立人的纪年可以追溯到160万至180万年以前，这就表示，直立人在地球上与其所谓的祖先能人，是同时出现的。

艾伦·沃克是这样证明这个事实的：“从东非的证据看，较晚生存的小的南方古猿先与能人、后与直立人共同生存过。”<sup>88</sup>路易斯·李基（Louis Leakey）在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地区的第二地质层，已经找到了南方古猿、能人和直立人几乎并排存在的化石。<sup>89</sup>

当然没有这样的族谱。哈佛大学的古生物学家史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 Gould）虽然是个进化论者，但对进化论面对的这种困境作了解释：

“如果有三种共存的原始人（非洲种、粗壮种南方古猿和能人），没有一种是从另一种派生而来的，那我们的族谱会如何？而且，这三种人类在地球上出现时，都没有显示任何进化的趋势。”<sup>90</sup>

我们顺着直立人摸索到智人，还是没有发现这样的族谱。有证据表明，直立人和古代智人连续生存了27,000年，甚至在我们之前的10,000年中还生存着。在澳大利亚的科阿沼泽发现了大约有13,000年历史的直立人的头颅。在爪哇岛上发现了有27,000年历史的直立人残骸。<sup>91</sup>

### 智人的秘史

让进化论假想的族谱站不住脚跟的最有趣最重要的事实就是意想不到的现代人的远古历史。古人类学的发现揭示了，看起来与我们非常相似的智人生活在100万年以前。

著名的进化论古人类学家路易斯·李基找到涉及这个问题的第一批发现。1932年，在肯尼亚的维多利亚湖周围的坎杰拉（Kanjera）地区，李基找到几块属于中更新世的化石，并且与现代人的化石没有差别。而中更新世是在100万年以前了。<sup>92</sup>由于这些发现完全颠覆了进化论的族谱理论，因此受到了一些进化论古人类学家的强烈反对。然而，Leakey始终坚持他的估计是正确的。

正当人们快要忘记这场论战时，1995年在西班牙发掘出一块化石，惊人地揭示了智人的历史要比假设的久远得多。这块引起问题的化石，是由马德里大学的三位古人类学家，在西



在最流行的进化论文献期刊之一——《发现》的封面上，映出了一张80万年前的脸，随其一同出现的还有一个进化论问题“这就是我们过去的脸吗？”

班牙的阿特普卡（Atapuerca）地区的格兰·多林阿洞内找到的。化石展示了一个11岁男孩的脸，看起来完全像现代人。而且，化石自孩子死后已有80万年了。1997年12月的《发现》杂志对此作了非常详细的报道。

这块化石甚至动摇了正在格兰·多林阿洞内进行挖掘工作的小组组长胡安·路易斯·阿苏加·费雷拉斯（Juan Luis Arsuaga Ferreras）对人类进化的信念。他说：

“我们期待的是一些大的、广泛的、夸张的事物——你知道，就是某些“原始”的事物。我们对一个80万年前的男孩的期望，有点像“土坎纳男孩”。可我们发现的却是一

张完全现代的脸……对我来说，这是最令人震惊的事。我们找到了完全意想不到的东西。不是指找到了化石，找到化石也是意料之外的，这没什么。最惊人的是发现了和现在一样的过去的东西。这就像在格兰·多林阿洞里发现了一台磁带录音机一样。这使人非常惊奇。我们并不期望找到一张80万年前的现代脸，就像不期望下更新世里有磁带和磁带录音机一样。我们看见那张脸时都非常吃惊。”<sup>93</sup>

这块化石强调了一个事实：智人的历史可推至80万年以前。发现化石的进化论者从最初的震动中回过神来之后，确定它属于另一不同的种类，因为根据进化的族谱，智人在80万年以前不应该存在。所以，他们虚构了称为“人属祖先”的种类，并且将阿塔普卡的头颅归于此类。

### 170万年历史的石屋

有很多发现可以表明，智人可以追溯到80万年以前。其中一个就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由路易斯·李基在奥杜威峡谷中发现的。在第二地质层里，李基发现南方古猿、能人和直立人的种类同时共存着。更有趣的是，李基在相同的地层（第二地层）里发现了一个建筑物——一所石屋的遗迹。这件事情的不寻常之处在于，这个只能由智人建造的建筑，仍在非洲的一些地区沿用着！因此，李基根据这些发现得出结论：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和现代人肯定在170万年以前就已经共存了。<sup>94</sup> 这个发现无疑宣告了进化理论的谬误，进化论声称现代人是从猿一样的物种如南方古猿进化而来的。

### 360万年前的现代人的脚印！

的确，有些其它的发现可以将现代人类的起源追溯到170万年前。其中最重要的是玛丽·李基于1977年在坦桑尼亚的拉托里（Laetoli）地区发现的脚印。这些脚印是在估算有360万年历史的地层里发现的，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与现代人的脚印没有不同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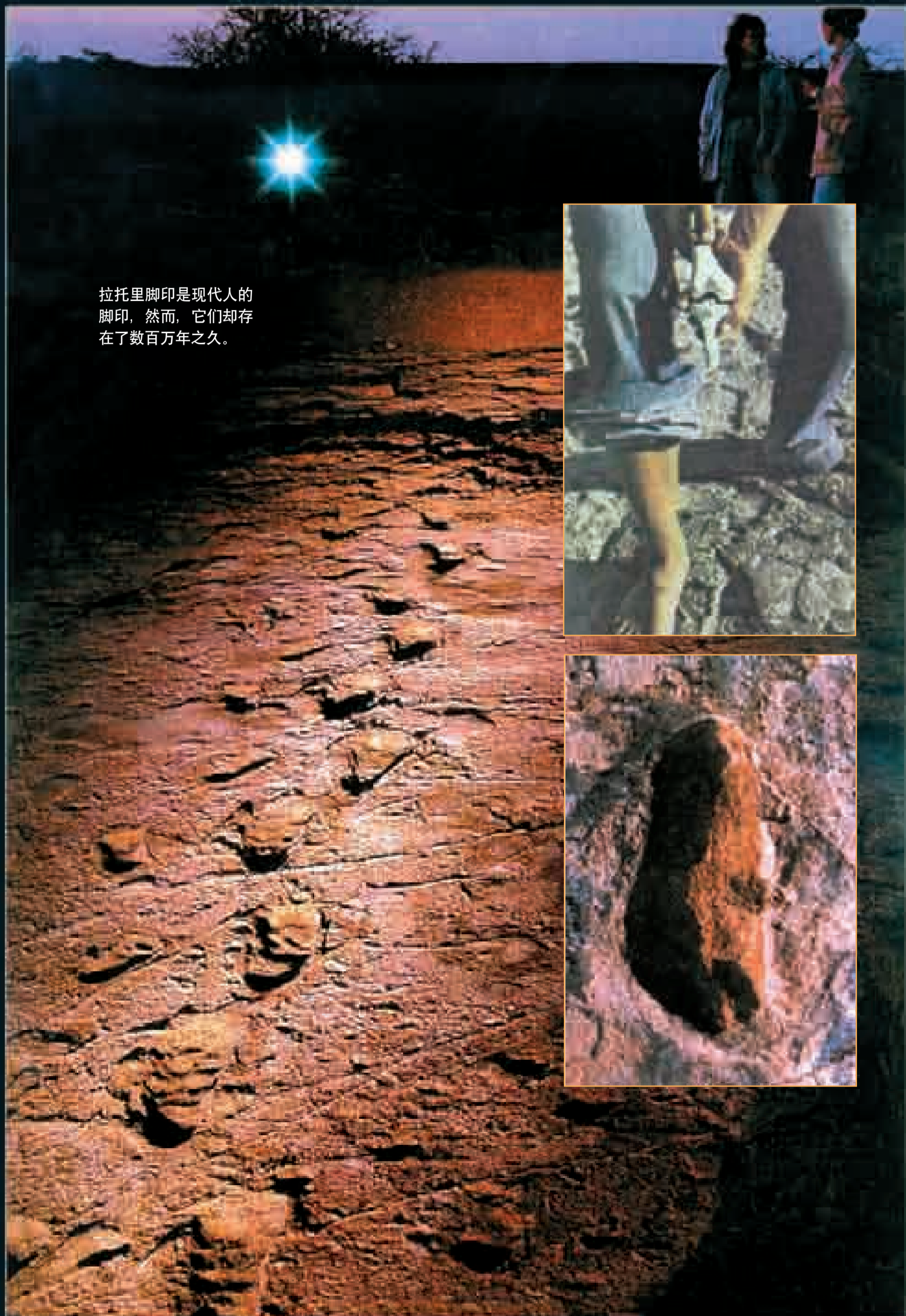
后来，唐纳德·乔汉森、提姆·怀特等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对玛丽·李基发现的脚印进行了研究，他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怀特写道：

“不要在这点上犯错了……。它们就像现代人的脚印。如果今天这些脚印留在加利福尼亚海边的沙滩上，向一个四岁的小孩问这是什么



一所170万年前的棚屋的发现震惊了科学界。这个棚屋看起来和现今一些非洲人所用的棚屋很像。

拉托里脚印是现代人的  
脚印，然而，它们却存  
在了数百万年之久。



## 一块230万年历史的人类下颚骨

另一个表明进化论者提出的假想族谱无效的例子：一块230万年历史的人（智人）的下颚骨。这块编号A.L. 666-1的下颚骨在埃塞俄比亚的哈达尔出土。进化论出版物试图以“一项惊人的发现”的说辞来掩饰它……(D. Johanson, Blake Edgar, From Lucy to Language, p.169)



时，他会立刻回答有人曾在那里走过。他不能从海滩上100个别的脚印中辨别出它，你也不能。”<sup>95</sup>

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路易斯·罗宾斯（Louis Robbins）仔细观察这些脚印后，做了以下评论：

“脚弓凸出——体型较小的人的脚弓比我的还高，大脚趾较大，并与第二个脚趾齐平……。脚趾像人的脚趾一样紧扣地面。你从其它动物形态上看不见这一点。”<sup>96</sup>

对这些脚印的形态观察再次表明：它们是人类的脚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现代人（智人）的脚印。同样观察过这些脚印的罗塞尔·塔特尔（Russell Tuttle）写道：

“这些脚印应该是一个赤脚的智人留下的，其体型较小……。从形态上可以辨别，留下脚印的个体的脚，与现代人的脚很难区分。”<sup>97</sup>

对这些脚印公正的观察，揭示出了其真正的主人。实际上，这些脚印是由20块10岁现代人的化石脚印以及27个更年轻的脚印组成的。他们当然是像我们一样的现代人。

这使拉托里脚印成为数年讨论的中心。进化论古人类学家拼命地想拿出解释来，因为他们很难接受现代人在360万年以前，就已经在地球上行走的事实。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解释”开始成型了：进化论者确定，这些脚印肯定是南方古猿留下的，因为根据他们的理论，人属种类不可能在360万年以前就存在了。1990年，罗塞尔·H·塔特尔在他的文章里写道：

“总之，拉托里地区350万年前的脚印与惯于赤足的现代人的非常相像。拉托里原始人的脚印显示，他们的两足并不比我们的差。如果那些脚印没有如此古老，我们会欣然推断：这些脚印曾是像我们一样的人属成员留下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应该摒弃那种不准确的设想，即拉托里脚印是露西的种类——南方粗猿留下的设想。”<sup>98</sup>

概括而言，这些有360万年历史的脚印，不可能属于南方古猿。把这些脚印当作南方古猿留下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它们是在360万年的火山地层里发现的。进化论者将化石归为南方古猿，纯粹是因为人类不可能在这么久远的时期生存过的假设。

对拉托里脚印的解释，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进化论者的理论不是基于科学发现，而是根本无视科学发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不管怎样都被进化论者盲目维护的理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些不利于自己理论的全新发现，他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肆意歪曲。

一句话，进化论不是科学，而是抛开科学的教条。



## 进化论关于两足动物理论的困境

除了所获得的化石记录外，人和猿之间还存在着不可逾越的解剖学上的差距，这也证明了人类进化的假想是错误的。其中的差距之一就是行走的方式。

人类靠双足直立行走，这是在其它哺乳动物种类中没有的特殊的行走方式。虽然一些别的动物双足站立时也能移动，如熊和猴子，但它们想用爪子够到食物时才这样，而且持续的时间很短。通常它们的身子向前弯曲，并且用四足行走。

那么，真的象进化论者声称的那样，两足动物是从猿猴这种四足动物进化而来的吗？

这当然不可能。研究显示，两足生物的进化从未发生过，也不可能发生。首先，两足行走并不是进化的优势。猴子活动的方式，要比两足的人类更为容易、快捷和高效。人类既不能像黑猩猩那样，不着地面地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也不能像豹子一样以每小时125公里的速度飞跑。相反，因为人靠两足行走，所以，在地面上移动时就缓慢得多。由于同样的原因，人类在自然界里，是最缺乏运动与防卫能力的生物之一。按照进化论的逻辑，不是猴子应该进化到两足行走的地步，而是人类应该逐步进化成四足生物。

进化论面临的另一困境是两足动物根本不适合达尔文学说的“逐渐发育”的模式。作为进化基础的这个模式，要求在进化过程中必须存在两足动物和四足动物之间“混合”的行走方式。但是，英国古人类学家罗宾·克朗普顿（Robin Crompton）于1996年借助电脑进行的研究结果显示，这样的“混合”行走是不可能的。克朗普顿得出结论：一种生物要么只能直立行走，要么只能四足行走。<sup>99</sup>不可能存在介于两者之间的行走方式，因为，那是极度消耗能量的。这也是没有单足生物的原因。

人和猿之间巨大的差异不仅限于两足。很多其它问题也是进化论者根本不能解释的，例如大脑的思维能力、交谈的能力等等。进化论古人类学家伊莲·摩根（Elaine Morgan）就此承认道：

“人类最神秘的四个问题：1.他们为什么用两条腿行走？2.他们为什么失去皮毛？3.他们为什么具有如此发达的头脑？4.他们为什么学会了说话？

这些问题的传统答案是：1，我们还不知道；2，我们还不知道；3，我们还不知道；4，我们还不知道。问题还可以不断增加，但是影响不了这千篇一律的答案。”<sup>100</sup>

## 进化论：反科学的信仰

索利·朱克曼勋爵是英国最著名、最受尊敬的科学家之一。十多年来，他研究化石记录，并且做了很多详细的调查。由于他对科学做出的贡献，被授予了“勋爵”的头衔。朱克曼是个进化论者。所以，他对进化论的评论不能看作是肤浅或带有偏见的意见。但是，他对进化论用来证明人的进化的化石做了数年的研究后，得出实际上根本没有这种族谱的结论。

朱克曼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科学谱系”。他把自认为科学的成分和不科学的成分列入这个谱系。根据他的谱系，最“科学的”领域是——有具体资料依据的领域——化学和物理，然后是生物科学，再后是社会科学。谱系的末尾被认为是最“不科学的”，是“超感知



最近的研究揭示，适合四足动物爬行的弯曲的猿类骨架不可能进化成为适合两足动物行走的直立的人类骨架。

觉”，如心灵感应与第六感觉，最后是“人的进化”。他这样解释自己的推理：

“于是，我们从客观领域中走出，进入假设的生物科学领域，像超感知觉或对人类化石历史的解释；对于相信该理论的人们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热心的信徒有时会同时相信几种矛盾的事情。”<sup>101</sup>

《考古发现》是关于人类起源的重要刊物，其编辑罗伯特·洛克（Robert Locke）在该刊写道：“对人的祖先的探索放出的热比光多。”他引用了著名进化论古生物化学家提姆·怀特的说法：

“我们所有人因为‘我们无法回答的所有问题’而受挫了。”<sup>102</sup>

洛克的文章回顾了进化论在人的起源方面陷入的困境，并回顾了媒体对这个理论毫无根据的炒作：

“在科学界，也许再没有比探索人的起源更具争议的事了。古生物学的精英们甚至不同意人类族谱最基本的框架。在一片嘘声中生长的嫩芽，只有在新发现的化石面前枯萎和死亡。”<sup>103</sup>

同样的事实近来也被纪亨利（Henry Gee）所接受，他是有名的《自然》杂志的编辑。在他1999年出版的《寻觅纵深时代》（In Search of Deep Time）一书中，纪亨利指出，所有人类进化的证据都在“大约在1000万年和500万年前——生活的动物历经几千代——都可以装到一个小魔盒中”。他把关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传统理论总结为“完全是人为的虚构，根据人的偏见进行打造。”他补充道：

“拿出几块化石，并声称它们代表着一个族系，是经不起检验的科学假想，就像睡前故事一样——有趣，也许颇具启发性，但并不科学。”<sup>104</sup>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那么多科学家如此固执地支持这种教条呢？为什么他们总是花那么大的劲来维持这个理论呢——以承认无数的矛盾、无视自己找到的证据为代价？

唯一的答案是，他们害怕放弃进化论后他们必须面对的事实。当他们放弃进化论时，就必须面对真主创造人的事实。然而，由于进化论者们怀着假想，相信唯物主义哲学，创造论是他们不可接受的观点。

因此，他们利用与其合作的媒体，不仅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世界。如果他们找不到需要的化石，就“虚构”它们——不是想象的图片就是虚构的模型，并且留给人们一种印象：的确存在可以证实进化论的化石。赞同他们唯物论观点的大部分媒体，也企图欺骗公众，并且将进化论渗透到人们的潜意识中。

不管他们怎样努力，真相已经大白：人不是进化来的，而是由真主创造的。因此，人应向真主负责。

人类进化的神话没有任何科学发现基础。这些别无其它意义，只是进化论者富于想象力的痴心妄想而已。

**错误**

## 第十章

### 进化论关于分子的困境

**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讲述了化石记录是如何使进化论瓦解的。实际上，我们没有必要对它多说什么，因为在开始对化石证据做出任何声明的很久以前，进化论就湮灭了。使这个理论一开始就显得毫无意义的问题就是：生命最初如何出现在地球上。

面对这个问题，进化论声称生命由偶然形成的一个细胞开始。根据这一假想，40亿年前，在地球的原始大气圈内，各种无生命的化合物在雷电和大气压的影响下，形成了第一个活细胞。

我们必须阐述的第一件事是，这种无生命的物质能够聚在一起构成生命的主张是不科学的。因为，它迄今没有通过任何实验或观察的证实。生命只能从生命中产生。每个活细胞通过复制另一个活细胞而形成。即使是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室里，也无人能够通过把无生命的化合物放到一起，来成功形成一个活细胞。

进化论声称，这个纵使耗尽人类智慧、知识和技术都无法制造的活细胞，却能够在地球原始条件下偶然形成。在下面的篇章里，我们将分析为什么这一主张是与最基本的科学和原理相悖的。

#### “细胞偶然诞生”的传说

一个相信活细胞能够偶然产生的人，也会很容易相信我们在下面所讲的一个类似的故事。它讲的是一个城镇的故事：

有一天，一块粘土被挤压在一片贫瘠土地上的岩石之间，雨后它变得湿润了。太阳升起时，湿润的粘土变干了，形成了坚硬的形状。之后，挤压粘土的岩石，因为某种原因纷纷变成了碎片。然后，一块平整、有形、坚固的砖块出现了。多年来，这块砖在相同的自然条件下等待着，等待着相似的砖块形成。这一等待持续着，直到成百数千块相同的砖在同一个地方形成。早先形成的砖没有偶然受到损坏，虽然经历了数千年的风吹、雨淋、日晒和酷寒，可那些砖并没有裂开、破碎或被拖走，它们依然在相同的地方、以同样的决心等待其它砖的形成。

当砖块的数量足够多时，它们就在旁边和彼此的上面筑起了墙，通过随机的自然条件的影响——狂风、暴雨或飓风，移动砖块。同时，像水泥或土壤混合物等物质也在“自然条

有一天，一块粘土被挤压在一片贫瘠土地上的岩石之间，雨后它变得湿润了。太阳升起时，湿润的粘土变干了，形成了坚硬的形状。之后，挤压粘土的岩石，因为某种原因纷纷变成了碎片。然后，一块平整、有形、坚固的砖块出现了。多年来，这块砖在相同的自然条件下等待着，等待着相似的砖块形成。但早先形成的砖没有偶然受到损坏。当砖块的数量足够多时，它们就在旁边和彼此的上面筑起了墙，通过随机的自然条件的影响——狂风、暴雨或飓风，移动砖块。同时，像水泥或土壤混合物等物质也在“自然条件”的影响下，适当地把砖块彼此粘在一起。当这个过程结束时，一幢完整的通过所有这些材料、木工及完整的铺装建成的大楼建立起来了。进化论主张生命出自偶然，其荒谬程度并不亚于我们所讲的故事，因为就整个运作系统和通信、运输以及管理系统而言，一个细胞的复杂程度决并不会比一座城市的低。



件”的影响下，适当地把砖块彼此粘在一起。当这一切发生时，地下的铁矿石也在“自然条件”下成型了，从而奠定了通过这些砖块筑成的建筑物的地基。最后，通过所有这些材料、木工及铺装才能完成的大楼，就这样完全建成了。

当然，一座大楼不只是由地基、砖块和水泥组成的。那么，其它缺少的材料又是怎样得到的呢？答案很简单：建造大楼所需的各种材料，存在这座建筑下方的土地中。玻璃所需的硅，电缆所需的铜，柱子、大梁、水管所需的铁等等，全部在地下，而且储量很丰富。这一切只需通过“自然条件”去完成，并把所有材料放入大楼里。全部铺装、木工作业和附属件都是借助强风、暴雨和地震来放到砖块中的。一切进展顺利，所有的砖块已经砌成，只留下窗户所需的空隙，就好像它们知道以后自然条件会形成被称之为玻璃之类的东西一样。而且，它们没有忘记留下安装水、电和供暖设施的空间，这些都要在以后偶然形成。事情太奇妙了：“偶然”和“自然条件”制造出了一件完美的作品。

至此，如果你对这个故事信以为真的话，那么猜出城里的其它设施是如何产生的就没有任何困难了，例如楼房、工厂、公路、人行道、地基、通信及运输系统。如果你具备技术知识并熟悉这个学科的话，你就会写出几卷非常“科学的”著作，提出“排污系统的进化过程与现有结构的一致性”的理论了。你也许会因为过人的研究而获得学术荣誉，也许还会认为自己是个揭开了人的本性的天才。

进化论主张生命出自偶然，其荒谬程度并不亚于我们所讲的故事，因为就整个运作系统和通信、运输以及管理系统而言，一个细胞的复杂程度决并不会比一座城市的低。

## 细胞的奇迹与进化论的终结

在达尔文时期，活细胞的复杂结构是未知的，进化论者把生命归因于“偶然和自然条件”，人们对此深信不疑。

二十世纪的技术，已深入到对生命微小粒子的研究，并且揭示了细胞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复杂的系统。今天，我们知道细胞包含生产细胞所用能量的发电厂；生产生命必需的酶和激素的工厂；记录全部要生产的产品的信息库；运送原料和产品的复杂的运输和管道系统；把外部原料分解成自身可用部分的高级实验室和精炼厂，以及控制材料出入的专门的细胞膜蛋白。这些还只是这一难以置信的复杂系统的部分作用而已。

进化论科学家W.H.索普（Thorpe）认为“最初级的细胞的构成‘机制’，比任何可以想到的机器都更为复杂，更不用说人类已创造的机器了。”<sup>105</sup>

细胞是如此复杂，用今天人类最高端的技术，也不可能形成哪怕一个细胞。所有尝试制造人造细胞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实际上，人们最终放弃了所有这样的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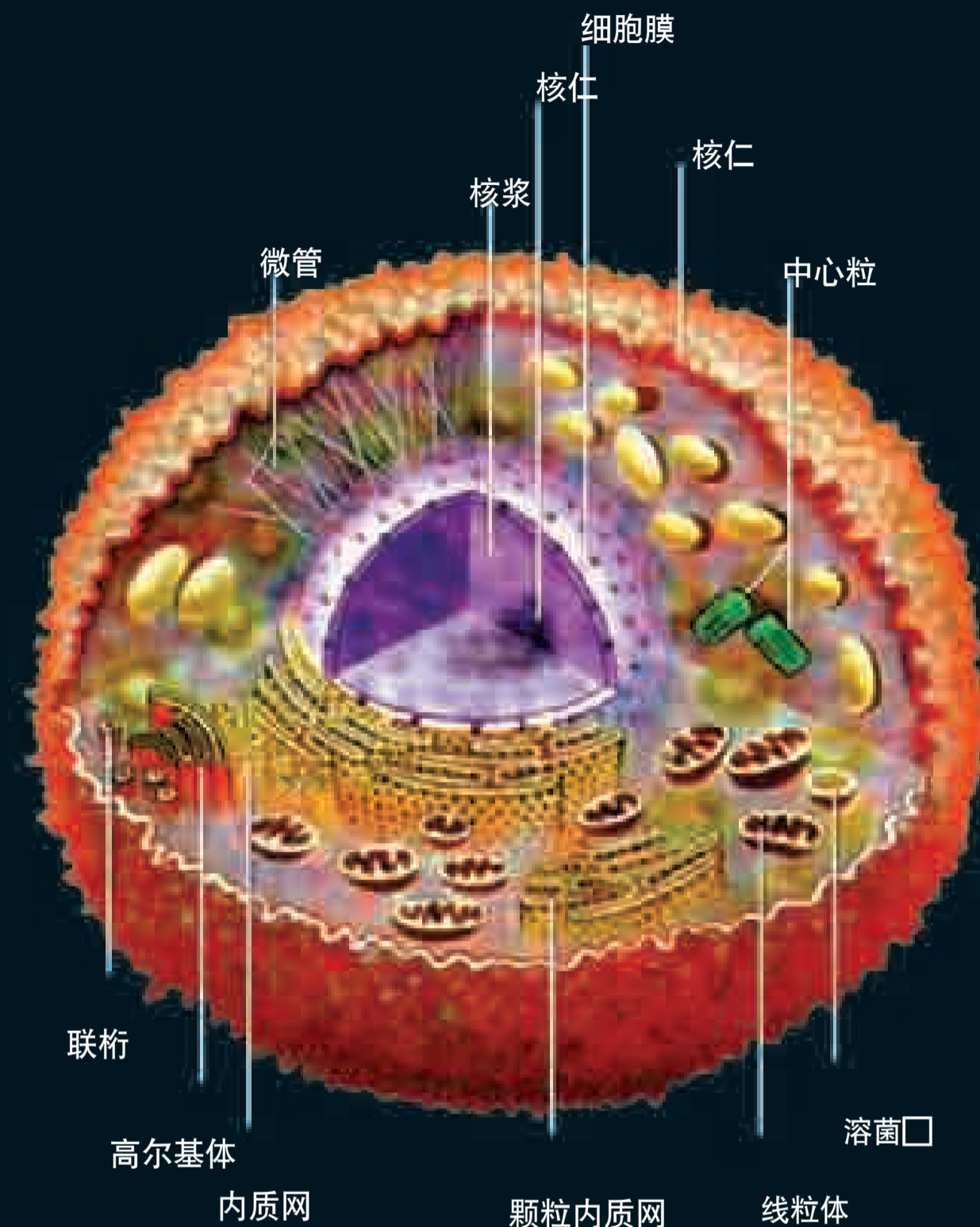
进化论却声称：人类用全部的智慧、知识和技术都无法成功制成的这个系统，在原始地球的条件下会“偶然”产生。换个例子说，细胞偶然形成的可能性，就像在一家印刷厂爆炸时，偶然地印出一本书那样地不可能。

英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爵士在《自然》杂志1981年11月12日出版的访谈中，做了一个类似的比较。尽管弗雷德·霍伊尔本人是个进化论者，但他仍表示，通过这种方式形成更高级的生命形态，无异于龙卷风横扫垃圾场，利用垃圾场的材料来组装一架波音747飞机。<sup>106</sup>这意味着细胞是不可能偶然形成的，因此它一定是被“创造”出来的。

进化论不能解释细胞存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它中间“不能分解的复杂性”。活细胞通过许多细胞器的相互协调来维持自身。纵使这些细胞器中的某一个失去功能，这个细胞也无法存活。细胞不能等待无意识的机制（例如自然选择或突变），来促成它的发展。因此，地球上的第一个必须是一个完整的细胞，它拥有所有必需的细胞器和功能，这无疑意味着这个细胞必须是被创造出来的。



# 细胞的复杂性



细胞是人类迄今所见最为复杂和设计最为完美的系统。生物学教授迈克尔·登顿在他的《进化论：危机中的理论》一书中，用一个例子解释了这种复杂性：

“要想把握住已被分子生物学揭开的生命的真实性，我们必须将一个细胞放大10亿倍，直到它的直径达到20千米，放大的细胞看起来与一艘足够遮住一座伦敦或纽约那么大的城市的飞船相当。我们将看到的对象有着无与伦比的复杂性和自适应的设计。在细胞表面，我们可以看到数百万个孔口，像是巨型宇宙飞船的舷窗。如果我们可以进入其中一个孔口，会发现我们处在一个超高技术和极其复杂的世界中……（这种复杂性）超出了我们的创造能力，这个事实恰好与偶然性相对立，它超出了一切由人的智慧所创造出来的任何事物……”

## 进化论者的供词

**在**解释生命的出现方面，进化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其原因就是有机分子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其形成不能解释为巧合，并且显然有机细胞不可能偶然形成。

20世纪40到60年代，进化论者面临着生命起源的问题。分子进化论的领先权威之一，俄国进化论者亚历山大·I·奥巴林（Alexander I. Oparin），在他1936年出版的《生命的起源》一书中讲述了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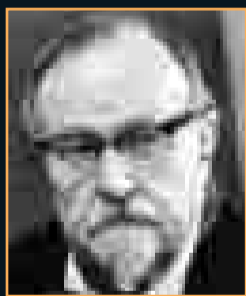
“很遗憾，细胞起源的问题实际上仍然是整个进化论最隐晦的问题。”<sup>1</sup>

继奥巴林之后，进化论者做了无数实验，进行了研究和观察，力图证明细胞可以偶然形成。然而，所有努力只是更加透彻地表明细胞的复杂设计，因而更进一步驳斥了进化论的假说。约翰内斯古滕贝格大学生物化学学院的院长克劳斯·多斯（Klaus Dose）教授说道：

“在化学和分子进化领域对生命起源的问题历经30余年的实验研究并没有找出答案，反而让我们更加认识到地球生命起源这个问题的浩瀚无限。目前对该领域主要理论和实验的所有讨论，不是陷入僵局，就是以承认无知而告终。”<sup>2</sup>

圣地亚哥克利普斯研究所的地球化学工作者杰弗里·巴达（Jeffrey Bada）阐释了进化论者面对这种僵局的绝望：

“今天，随着20世纪的过去，我们依然面临着自进入20世纪以来一直尚未解决的最大问题，那就是：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起源的？”<sup>3</sup>



亚历山大·奥巴林：  
“……细胞的起源仍然是个问题……”



杰弗里·巴达：  
“……尚未解决的最大问题……：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起源的？”

1- Alexander I. Oparin, Origin of Life, (1936)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53 (Reprint), p.196.

2- Klaus Dose, "The Origin of Life: More Questions Than Answers",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Reviews, Vol 13, No. 4, 1988, p. 348

3- Jeffrey Bada, Earth, February 1998, p. 40



## 蛋白质挑战偶然性

我们对细胞先谈这些。但进化论甚至无法解释单个细胞的构件。在自然条件下形成哪怕是构成细胞的数千种复杂的蛋白质分子中的一个都是不可能的。

蛋白质属于一种大分子群，它由叫做“氨基酸”的更小单位组成，按照一定的数量和结构排列。这些分子群组成有生命的蛋白质的构件。最简单的蛋白质由50个氨基酸组成，但有些蛋白质则由数千个氨基酸组成。

关键点就在此了。在蛋白质内单个氨基酸的缺失、增加或移动都会导致蛋白质成为无用的分子堆。每一个氨基酸必须以正确的位置和序列排列。面对这种神奇的序列，宣称生命偶然出现的进化论是如此苍白牵强，因为偶然性根本无法对此做出解释。（而且进化论也不能解释蛋白质“偶然形成”的主张，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论述。）

蛋白质的功能结构绝对不可能偶然产生的事实，即使通过任何人都理解的简单的概率计算就可以注意到。

例如，一个平均大小的蛋白质分子由包含12种不同类型的288个氨基酸组成，这些蛋白质分子的排列方式有 $10^{300}$ 种。（这是一个1后面跟着300个0的天文数字。）在所有这些可能的排列序列中，只有一种可能形成蛋白质分子的方式。其余都是要么完全无用要么对生命物质有潜在危害的氨基酸链。

换言之，形成一个蛋白质分子的可能性只有“ $1/10^{300}$ ”。而这种“1”的可能性实际上为0。（在实践中，小于 $1/10^{50}$ 的可能性即为“零概率”。）

而且，一个由288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分子，与一些由数千个氨基酸组成的庞大蛋白质分子相比较，这还算是小的。当我们对这些庞大的蛋白质分子使用类似的概率计算时，我们甚至会发现“不可能”这个词根本不足以形容这种不可能性。

我们进一步讲解生命的进化机制时，会发现一个单独的蛋白质本身毫无意义。我们所发现的最小的细菌之一支原菌H39，含有600“种”蛋白质。这样的话，我们必须对这600种不同的蛋白质中的每一种进行如上的概率计算了。结果是根本没有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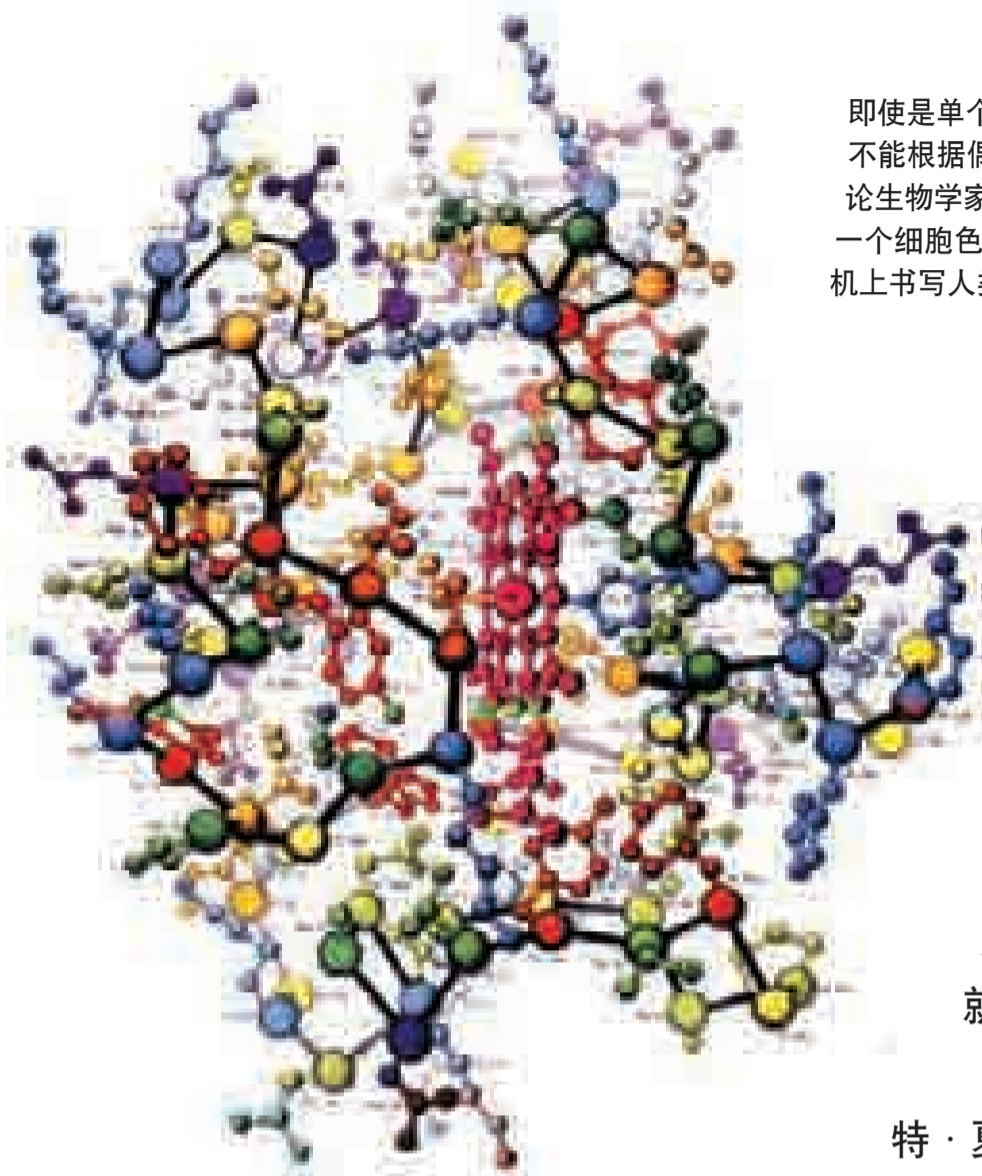
正在读上述文字的迄今仍把进化论视为科学解释的一些读者，也许怀疑这些数字被夸大了，而且认为这并没有反映事实。事情绝非如此：这一切都是明确而具体的事实。没有进化论者能够对此提出异议。他们承认，单个蛋白质偶然形成的可能性，就像是“猴子不出差错地在打字机上书写人类历史”一样的不可能。<sup>107</sup>但是，他们非但不接受另一种解释，即创造论，反而继续维护这种不可能性。

事实上，很多进化论者都承认这种情况。例如，著名的进化论者哈罗德·F·布卢姆（Harold F. Blum）说：“我们所知道的最小的蛋白质中多肽的偶然形成绝无可能。”<sup>108</sup>

进化论者声称，分子的进化是在一段漫长的时期内发生的，并且这个漫长的时期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然而，不管他们给出的时间有多久，氨基酸不可能偶然地形成蛋白质。美国地质学家威廉·司多克（William Stokes）在他所写的《地球历史的本质》（Essential of Earth History）一书中承认了这一事实，即这种可能性如此之小，以致于在“数十亿颗每颗均覆盖着必需的氨基酸的浓缩水溶液的星球上，纵使是在数十亿年内，也不可能发生”。<sup>109</sup>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化学教授佩里·李弗（Perry.Reeves）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我们审视在原始蒸汽环境下导致氨基酸随意结合的可能的结构时，我们很难去相信生命会以这样的方式产生。说是“伟大的造物主”计划了这个任务似乎更真实。”<sup>110</sup>



即使是单个细胞色素-C蛋白（上左）的化学结构也非常复杂，也不能根据偶然性来解释——事实上，如此的复杂性使土耳其进化论生物学家阿里·得米尔松（Ali Demirsoy）不得不承认，形成一个细胞色素-C序列的可能性，“就像是猴子不出差错地在打字机上书写人类历史一样的不可能”。

如果连一个蛋白质都不可能偶然形成，大约100万个蛋白质偶然而适当地聚在一起即构成一个完整的细胞，那么就是数十亿倍“更不可能”了。而且，细胞决不是由蛋白质堆集成的。除蛋白质以外，细胞中还有核酸、碳水化合物、类脂、维生素及许多其它的化学成分，如在结构和功能方面按一定比例均衡分布的电解液。每种成分的功能就如同细胞器中的构件或同型分子。

纽约大学的化学教授、DNA专家罗伯特·夏皮罗（Robert Shapiro）计算了在一个细菌里发现的2000种蛋白质偶然形成的可能性（一个

人体细胞中有200,000种不同的蛋白质）。他得到的数字是 $1/10^{40000}$ 。<sup>111</sup>这个在1的后面跟着40,000个0的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威尔士加的夫大学的应用数学与天文学教授卡尔迪亚·维克拉玛辛赫（Chandra Wickramasinghe）对此说道：

“从无生命物质自发形成生命的可能性是： $10$ 的 $40,000$ 次方分之一（ $1/10^{40000}$ ）……。这个数字大得足以埋葬达尔文和整个进化理论。在这个星球或其它星球上都没有过‘太古浑汤’——如果生命不是随意形成的话，那么，它们必须是有意的智慧产物。”<sup>112</sup>

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爵士对这个难以置信的数字评论道：

“的确，这一理论（生命是智慧产物）如此明显，以致于人们惊讶为何不能广泛地以不证自明的方式去接受它呢？其原因在于心理，而非科学。”<sup>113</sup>

霍伊尔使用“心理”一词的原因是，进化论者不接受生命是被创造的自我控制。拒绝真主的存在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单凭这一理由，他们继续维护这种不合理的理论，尽管同时他们承认了这是不可能的。

## 左手型蛋白质

现在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为什么进化论者关于蛋白质形成的假想是不可能的。

即使是适当的氨基酸以正确的序列排列，仍然不足以形成蛋白质分子。除此以外，在20种不同类型的氨基酸中，每一种蛋白质的合成物必须是“左手型”的。所有器官分子的氨基酸有两种不同的类型：“左手型”和“右手型”。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其三维结构中的镜像对称

性，类似于一个人的右手和左手。

两种氨基酸中的任何一种都能容易地相互结合。研究结果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地球上的动植物的全部蛋白质中，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生物体，都是由左手型氨基酸组成的。如果单个的右手型氨基酸附着在蛋白结构上的话，那么这个蛋白质就是毫无用处的。在一系列的实验中惊人地发现，将细菌曝露在右手型氨基酸中时，它们立刻被破坏了；有时，它们从那些破碎的成分中产生可用的左手型氨基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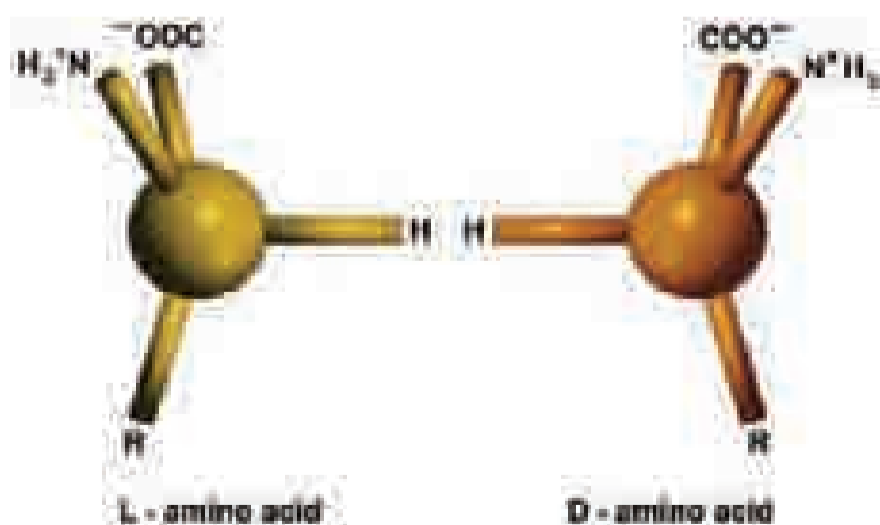
让我们暂时假定，生命就如进化论者所声称的那样，是偶然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偶然产生的左、右手型氨基酸本质上应具有大致相等的比例。因此，所有生物的成分中，应同时含有左、右手型氨基酸，因为，从化学上讲，这两种类型的氨基酸的相互结合是可能的。然后就我们所知的，在现实世界里，所有生物机体里的蛋白质中只有左手型氨基酸。

至于蛋白质何以从氨基酸中唯独选择左手型氨基酸，甚至连一个右手型氨基酸也不参与生命过程的问题，仍然是进化论者们所面临的一道难题。这种独特而有意识的选择成为进化论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之一。

还有，蛋白质的这种特性，使主张“偶然性”的进化论陷入更为严峻的绝境。为了产生一个“有意义的”蛋白质，氨基酸按一定的数量和序列并以正确的三维结构来排列，这仍然是不够的。另外，所有这些氨基酸必须是左手型的：即使有一个右手型氨基酸也不行。也不存在任何自然选择的机制，来鉴别右手型氨基酸是否已加入到这个序列，并意识到它必须要从氨基酸链中移除。这种情形再一次有力地排除了偶然性的可能。

公开维护进化论的《大英百科全书》中说：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机体，以及复杂聚合物中的构件（诸如蛋白质）的氨基酸，具有相同的左手型不对称性。它还补充道，这等于把一块硬币投掷了一百万次，但结果总是正面朝上。该书又说，不可能去理解分子为什么会变成左手或右手型，而这种选择与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密切相关。<sup>114</sup>

如果一个硬币向空中抛掷百万次都能正面朝上，那么把这归因于偶然性，或认为这是有意识地干预，哪一个更符合逻辑？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纵使如此明显，进化论者仍然把“巧合”当成庇护所，就因为他们不愿接受“有意干预”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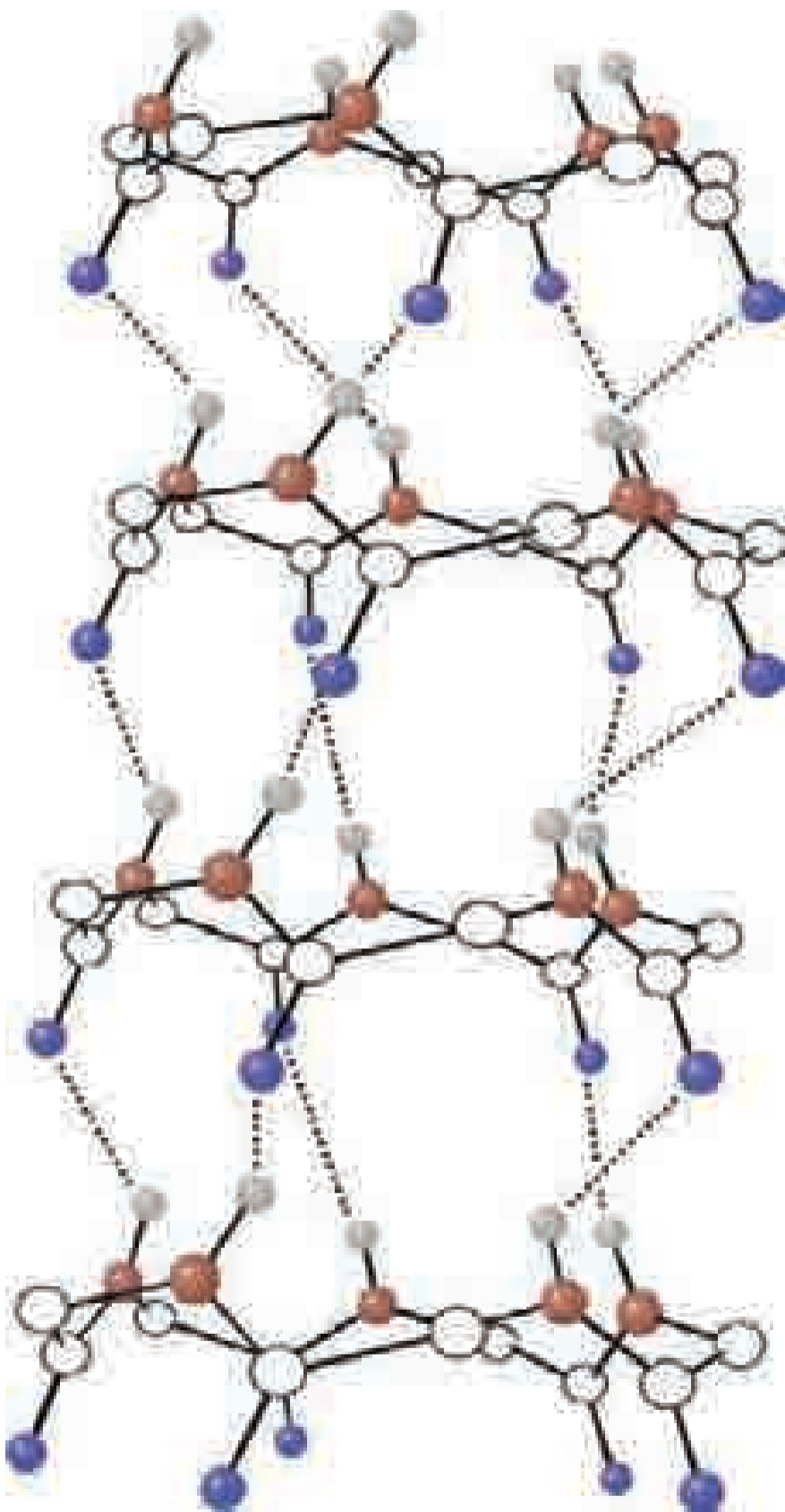


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氨基酸，一种是“左手型”氨基酸，一种是“右手型”氨基酸。这两种氨基酸之间的不同就是它们三维结构中的镜像对称性，类似于人的左右手。

类似氨基酸左手型的情形也存在于核苷酸中，核苷酸是核酸、DNA和RNA最小的单位。与只有左手型氨基酸的蛋白质相反，核酸的核苷酸成分的形成，始终只选择右手型结构。这又是另一个无法用巧合来解释的事实。

总之，我们已做的分析清楚地证明，用偶然性解释不了生命的起源。如果我们试图计算一个平均大小的蛋白质的概率，该蛋白质由400个左手型氨基酸组成，得到的概率是 $1/2^{400}$ ，或者是 $1/10^{120}$ 。为了与这个数字作个比较，让我们回忆一下，宇宙中电子的数量约为 $10^{79}$ ，这个数目虽然庞大，但比前面的小多了。这些氨基酸根据所需的序列和功能组合起来的话，将会产生更

庞大的数字。如果我们将这些概率综合起来，并继续计算更多数目和更多种类的蛋白质，那么计算结果将是无法想象的。



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分子必须以所谓的“肽键”彼此链接在一起，肽键是自然界中发现的唯一一种可能的键类型，否则，形成的氨基酸链是无用的，不会形成蛋白质。

### 正确的结合至关重要

进化论无法克服单个蛋白质形成的难题，并不局限于我们已讲述的这些。氨基酸按正确的数量和序列，并以所需的立体结构排列是不够的。蛋白质的组成还需要多种氨基酸分子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彼此结合。这种结合被称为“肽键”。氨基酸能以不同的方式相互结合；而蛋白质由，也只能由这些通过“肽”键结合的氨基酸组成。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来阐明这一点：假设一辆汽车的所有零件进行了完整、正确地组装，只有一处例外——其中一个轮胎不是用常用的螺母螺栓固定，而是用一根金属丝固定，轮轴就这样对着地面。这样的汽车不论其技术有多先进，发动机何等强劲，再短的距离它也不可能移动。乍一看，似乎一切各就各位，但其中一个轮胎不按要求组装，整辆汽车就没用了。同样，在蛋白质分子中，如果氨基酸不是通过肽键结合，而是用其它键结合，那整个蛋白质分子也就无用了。

研究显示，氨基酸与肽键随机结合的比率只有50%，另50%是蛋白质中没有的其它的键。为了正常发挥作用，每个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必须通过肽键互相结合，就像只能是左手型氨基酸一样。





# 零概率

形成有用蛋白质的3个基本条件:

第1个条件: 蛋白质链中的所有氨基酸均为正确的类型和正确的序列

第2个条件: 蛋白质链中的所有氨基酸均为左手型氨基酸

第3个条件: 所有这些氨基酸通过形成一种化学键——“肽键”两两结合。

为了使蛋白质偶然形成, 这三个基本条件必须同时成立。蛋白质偶然形成的概率等于每种条件实现的概率相乘。

例如, 对于一个由500个氨基酸组成的普通分子:

1. 氨基酸采用正确序列的概率:

蛋白质的组成中使用了20种氨基酸。据此:

- 每个氨基酸从这20种氨基酸中正确选择的概率
- 正确选择全部500个氨基酸的概率

$$= 1/20$$

$$= \frac{1}{20^{500}} = \frac{1}{10^{650}}$$

$$= 10^{650} \text{ 分之} 1$$

2. 氨基酸为左手型的概率:

- 只有一个氨基酸为左手型的概率

全部500个氨基酸同时均为左手型的概率

$$= 1/2$$

$$= \frac{1}{2^{500}} = \frac{1}{10^{150}}$$

$$= 10^{150} \text{ 分之} 1$$

3. 氨基酸以“肽键”结合的概率:

氨基酸可以以不同的化学键彼此结合。为了形成有用的蛋白质, 链中的所有氨基酸必须以一种特殊的化学键“肽键”来结合。据计算, 氨基酸不以另一种化学键而以肽键结合的概率为50%。因此:

- 两个氨基酸以“肽键”结合的概率
- 500种氨基酸全部以肽键结合的概率

$$= 1/2$$

$$= \frac{1}{2^{499}} = \frac{1}{10^{150}}$$

$$= 10^{150} \text{ 分之} 1$$

总概率

$$= 1/10^{650} \times 1/10^{150} \times 1/10^{150} = 1/10^{950}$$

---


$$= 10^{950} \text{ 分之} 1$$

## 自然界中有试错机制吗？

最后，我们根据上面所给的一些与概率计算基本逻辑有关的例子，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上面天文数字般的概率计算表明，这样的几率实际上不可能发生。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对进化论者而言更为重要也更为严峻事实。这就是在自然条件下，根本没有试错时期，因为，尽管有着天文数字般的概率，自然界中没有产生蛋白质的试错机制。

上面演示的形成有500个氨基酸的蛋白质的概率计算，只在理想的试错环境中有效，而这种试错环境在现实情况中并不存在。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假定存在这样一种机制，在这种机制中有一只我们看不见的手随机地将500个氨基酸合成后，立刻发现了错误，然后将它们一个个分解，第二次按不同的序列排列，如此反复，这样获得有用蛋白质的概率才是 $1/10^{950}$ 。每次实验中，氨基酸必须一个接一个地分开，然后按新的序列再次排列；加入第500个氨基酸后，合成应停止，并且保证没有任何一个额外的氨基酸介入。然后，停止实验，观察是否形成的是功能蛋白；如果失败，所有氨基酸全部分解，然后以另一个序列试验。另外，每次试验中，不允许任何一种外来物质掺合进来。而且，在试验期间，在达到第499个氨基酸以前，这个氨基酸链不应被分解和破坏。这些条件意味着，我们上面提到的概率，只有在受控的环境中才能发生，有一种有意识的机制指导着过程的开始、结束以及中间阶段，并且只有“氨基酸的正确选择”是不受控制的。无疑，这样的环境在自然条件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在自然环境下形成蛋白质在逻辑和技术上都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谈论这种事件的可能性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由于有些人无法对这些事情进行深入广泛的审视，而是从肤浅的视角出发，他们假定蛋白质的形成来自简单的化学反应，于是，他们提出了诸如“氨基酸经化学反应结合，然后形成蛋白质”这种可笑的推论。但是，在一种无生命的结构中，偶然发生的化学反应，只能产生简单而原始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数量固定而有限。对一些更复杂的化学物质来说，必须要有大型工厂、化工设备和实验室才能生成。我们日用的药物及很多化学制品就属于此类。蛋白质的结构比这些工厂生产的化工产品更为复杂。因此，创造过程非常奇妙、各个部分按固定序列排列的蛋白质，不可能来自偶然的化学反应。

我们暂时撇开至此已提到的所有不可能的事，假设一个有用的蛋白质分子仍在“偶然”自发地进化着。即使如此，进化论者仍然没有答案，因为，要维持蛋白质的存在，需要与自然环境隔绝，并保护在非常特殊环境下。否则，蛋白质不是暴露在自然地球条件下而被分裂，就是溶入别的酸、氨基酸或化合物，从而失去自身特性，并转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无用物质。

## 进化论关于生命起源的谬论

“生命物质最初是怎样形成的”是一个如此严峻的问题，以致进化论者们常常不想触及这个问题。他们试图以“第一个生物的产生，是水中某些随机事件引起的”说法，来绕过这个问题。他们因而处在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面前。尽管古生物学进化存在争议，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还没有可用的化石来按照他们的意愿歪曲和曲解事实，从而以支持他们的论断。因此，进化论从一开始就是立不住脚跟的。

首先，有一个必须考虑的要点：如果进化过程的任何一个阶段被证明是不可能的，那么就足以证明整个理论完全是错误而无效的。例如，通过证明蛋白质不可能偶然形成，所有与其它后续的进化阶段相关的主张也就推翻了。这样证明以后，再拿出几块人和猿的头骨来大做文章，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生物机体如何从无生命物质中产生，这是进化论者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想提到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不断被规避的问题，最终还是被提了出来，在20世纪40到60年代，人们做了一系列的实验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主要的问题是：第一个活细胞怎样在地球的原始大气圈中产生？换句话说，进化论者对此会做出怎样的解释？

他们试图通过实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虽然进化论科学家及研究人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展开了实验，但这些举动并没有引起多少兴趣。对生命起源最引人瞩目的研究，是美国研究人员斯坦利·米勒（Stanley Miller）在1953年所做的“米勒实验”。（由于芝加哥大学米勒的导师哈罗德·尤里的（Harold Urey）的贡献，该实验也称为“尤里-米勒实验”。）

这个实验是进化论者用来证明所谓“分子进化课题”的唯一“证据”；他们把它作为生命诞生的进化过程的第一阶段。尽管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并且技术获得了高度进步，但还是没有人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可是，米勒实验依然作为最早生命物质诞生的解释编入教科书中。当进化论研究人员意识到这样的研究非但得不到支持，反而遭到驳斥时，他们就故意规避这样的实验了。

## 米勒实验

斯坦利·米勒的目的，是通过实验来展示形成蛋白质构件的氨基酸，可能在几十亿年以前无生命的地球上就已经“偶然”产生了。

米勒在实验中使用了假定存在于原始地球的一种气体混合物（但后来证明这是不合实际的），这种混合物由氨水、甲烷、氢气和水蒸汽组成。由于这些气体在自然条件下不能互相反应，他就从外部加入能量来刺激它们发生反应。米勒假设这些能量可能来自原始大气圈中的闪电，于是，他使用了电流。

米勒把这种气体混合物在100℃的温度下加热了一周，并加入了电流。到一周末时，米勒分析了罐子底部的化学物质，发现合成了组成蛋白质的基本成分的20个氨基酸中的三个。

这个实验在进化论者中间引起巨大的骚动，并把它看作一项杰出的成就。而且，在当时极度兴奋的状态下，各种各样的出版物都以大字标题“米勒创造了生命”对此进行了报道。但是，米勒设法合成的分子，其实只是一些“无生命”的分子罢了。

在这个实验的鼓舞下，进化论者立即编造新的假想。所以，氨基酸形成后的假设阶段便匆匆出笼了。他们推测，之后氨基酸以适当序列偶然结合形成了蛋白质，这些偶然形成的蛋白质，本身构成了细胞类膜结构，这些细胞类膜结构“以某种方式”存在并形成了原始细胞。然后按照推测，随着时间的流逝，细胞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多细胞的生物机体。但是，米勒的实验只不过是假相而已，并在许多方面证明是错的。

## “米勒实验”只是假象

米勒实验试图证明，氨基酸可以在原始地球条件下自我形成，但它在很多地方存在着矛盾：

1. 米勒实验中，使用了一个称为“冷阱”的机制，氨基酸一旦形成，就会把它们与环境隔离。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形成氨基酸的环境将会立即破坏掉这些分子。

毫无疑问，原始地球上并不存在这种有意识的隔离机制。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即使获得了一种氨基酸，它也会立即被破坏。化学家理查德·比里斯（Richard Bliss）就此反驳说：“的



## 最新的进化论资料驳斥了米勒实验



有机分子集合

今天，即使是进化论科学家，也对米勒实验完全予以摒弃。在1998年2月的著名的进化论科学杂志《地球》上，一篇题为“生命的熔炉”的文章中有如下一段话：

“地质学家现在认为，原始大气主要由二氧化碳和氮气组成，这些气体比1953年实验中所使用气体的活性要低。纵使米勒使用的空气可能存在，又是如何让简单的分子，例如氨基酸，经历必需的化学变化转变成更加复杂的诸如蛋白质之类的化合物或聚合物的

呢？米勒本人对这个难题也绝望了。‘这是个问题，’他恼怒地叹了一口气。‘如何制造聚合物？真是个难题。’”<sup>1</sup>

正如所看到的，今天，即使米勒本人也承认，他的实验并未对生命起源做出解释。进化论科学家如此热衷的信奉这个实验的事实，只不过昭示了进化论面临的难题和进化论卫道士的绝望而已。

1998年3月发行的《国家地理》中，一篇题为“地球上生命的诞生”的文章进行了如下评论：

“现在许多科学家怀疑早期的大气不同于米勒最初假设的大气。他们认为早期的大气由二氧化碳和氮气组成，而不是由氢气、甲烷和氨组成。”

这对化学家来说是个坏消息。当它们试图点燃二氧化碳和氮气时，他们只得到了微量的有机分子——相当于在游泳池水中溶解了一滴食用色素。科学家发现，很难想象生命是从如此稀释的太古浑汤中产生的。<sup>2</sup>

简言之，无论是米勒实验，还是其它尝试过的类似实验，都不能回答生命是如何在地球上出现的这个问题。迄今进行的所有研究表明，生命是不可能偶然出现的，因而证实了生命是由真主创造的。

1- Earth, "Life's Crucible", February 1998, p.34

2- National Geographic, "The Rise of Life on Earth", March 1998, p.68

确，如果没有这个冷阱，化学产品会遭到能量源的破坏。”<sup>115</sup>

可以肯定的是，在早先的实验中，米勒使用同样的物质，在没有冷阱机制的实验中，连一种氨基酸都没有得到过。

2. 米勒试图在实验中模拟的原始大气环境是不切实际的。在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们一致认为，在这个人工环境中，应使用的是氮和二氧化碳而不是甲烷和氨水。事实上，经过长期的沉默之后，米勒本人也承认，他在实验过程中使用的大气环境是不合实际的。<sup>116</sup>

那么，米勒为什么坚持使用这些气体呢？答案很简单：如果没有氨水，合成一种氨基酸是不可能的。凯文·米基恩（Kevin Mc Kean）在《发现》（Discovery）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告诉我们：

“米勒和尤里用甲烷和氨水的混合物，来模拟远古的地球大气环境。在他们看来，地球是金属、岩石和冰块的均匀混合体。但在最新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认为那时的地球酷热难当，并且是由融化的镍和铁组成的。因此，那时的大气应该主要由氮（ $N_2$ ）、二氧化碳（ $CO_2$ ）和水蒸汽（ $H_2O$ ）组成。可是，它们并不能像甲烷和氨水一样产生有机分子。”<sup>117</sup>

美国科学家J.P.费里斯（J.P. Ferris）和C.T.陈（C.T. Chen）在含有二氧化碳、氢、氮和水蒸汽的大气环境下，重复了斯坦利·米勒的实验，结果没能获得哪怕只是一个氨基酸分子。<sup>118</sup>

3. 导致米勒实验无效的另一要点是，当氨基酸形成时，所有的氨基酸会被大气中足够多的氧气所破坏。米勒所忽略的这个事实，是通过追踪大约有35亿年历史的岩石里发现的氧化铁和铀而发现的。<sup>119</sup>

一些别的发现表明，那时大气中氧气的数量要比进化者最初声称的高得多。研究也显示，那时的地球所受紫外线辐射的程度，比进化论者估计的要高出一万倍。这种强烈的紫外线辐射，将不可避免地通过分解大气中的水蒸汽和二氧化碳来释放出氧气。

这种情形完全否定了米勒的实验，他在实验中完全忽视了氧气。如果在实验中使用了氧气，那么甲烷就会被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氨就会被分解成氮和水。另一方面，在无氧的环境中，也没有臭氧层；因此，氨基酸会很快因暴露于非常强烈的、没有臭氧层保护的紫外线的辐射而被破坏。换句话说，在原始地球上是否有氧，其结果对氨基酸来说，都是一种致命的环境。

4. 在米勒实验的末尾，形成了很多对生命物质的结构和功能有害的有机酸。如果氨基酸没有被隔离，并且与这些化学元素一起留在相同的环境中，通过化学反应，它们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破坏或转变成为不同的化合物。

此外，实验后期形成了大量的右手型氨基酸。<sup>120</sup> 这些氨基酸的存在，甚至在进化论本身的逻辑内遭到了反驳，因为，右手型氨基酸不能在生物机体的合成过程中存在。总之，米勒实验中形成氨基酸的环境，并不适合于生命。事实上，这种形成酸性化合物的介质，破坏并氧化了已经得到的有用的分子。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了一个真理：米勒实验不能证明生命物质是在原始地球条件下偶然形成的。整个实验只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一种有目的、可控性的氨基酸的合成。为了能够生成氨基酸，在实验中使用的气体数量和类型都进行了理想的确定。向这个系统提供的能量不多也不少，正好使必要的反应能够发生。实验仪器都进行了隔离，以便不会渗漏任何有害的、破坏性的或者其它种类的元素阻碍氨基酸的形成。原始地球条件下，并不存在可以改变化学反应的元素、矿物质或化合物，但实验中却使用了这些物质。因为氧化反应而阻止氨基酸形成的氧气，只是这些破坏性的元素之一。即使是在理想的实验室里，一旦没有“冷阱”的存在，已经形成

的氨基酸要想保留下来并且不被破坏也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米勒实验粉碎了进化论者关于“生命源自无意识的巧合”的论断。这是因为，就算实验证明了什么，那也是氨基酸只能在可控的实验室环境中产生，而且其中的所有条件都是有意设置的。这就是说，导致生命的力量，不可能是无意识的巧合，而是有意识的创造。

进化论者拒绝这一明显事实的原因是，他们盲目坚持与科学完全对立的偏见。有趣的是，与自己的学生斯坦利·米勒一起组织实验的哈罗德·尤里，就该课题做了以下坦白：

“我们当中所有研究生命起源的人会发现，我们对此研究得越多，就越发感到复杂，复杂得好像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发生进化。我们教条地相信，这颗星球上的生命是从无生命的物质进化而来的。就因为它是如此复杂，我们很难想象出生命的起源会是那样。”<sup>121</sup>

### 原始地球大气圈和蛋白质

尽管米勒实验充满了矛盾，但进化者仍然试图用它来回答氨基酸形成的根源。他们通过留给人们一种印象，即这一无效的实验早已解决了氨基酸形成的问题，企图弥合进化论的裂缝。

然而，在解释生命起源的第二阶段时，进化论者面临着甚至比氨基酸的形成更大的问题，即作为生命的构件的蛋白质的起源，它由数百个不同的氨基酸以某种特定的序列彼此结合而成。

蛋白质在自然条件下偶然形成的观点，比氨基酸偶然形成的观点更不现实、更不合理。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已经通过概率计算，看到了以适当的序列合成氨基酸，从而形成蛋白质的不可能性。现在，我们将阐述在原始地球条件下，用化学方法产生蛋白质的不可能性。



进化论者最大的骗术之一，就是他们假想生命可能在原始地球上自发形成的情景，这种情景体现在上图中。他们试图用米勒实验之类的研究来证明这些主张。然而，在科学事实面前，他们再次遭受了挫败：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结果证明了原始地球的大气根本不适于生命。

## 蛋白质不可能在水里合成

如前所示，当合成形成蛋白质时，氨基酸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键，就是所说的“肽键”。在肽键的形成过程中，水分子被释放。

这个事实无疑驳斥了进化论者关于原始生命起源于水中的解释，因为根据化学上的“勒沙特列原理”，一种释放出水的反应（缩合反应）不可能是在有水的环境中发生的。这种类型的反应发生在含水环境中的可能性被认为是所有化学反应中“最不可能的”。

因此被认为生命开始和氨基酸发源地的海洋，肯定不是氨基酸形成蛋白质的适当环境。另一方面，就算进化论者转变主意，宣称生命源于陆地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可以保护氨基酸不受紫外线辐射的唯一环境就是海洋。在陆地上，氨基酸会受到紫外线的破坏。“勒沙特列原理”驳斥了生命形成于海洋中的主张。这是进化论面临的另一个两难境地。

## 另一次徒劳的努力：福克斯实验

面对上述进退两难的局面，进化论者根据这个显然驳斥他们的理论的“水问题”，开始捏造不合实际的假想。这些研究人员中，最有名的就是西德尼·福克斯（Sydney Fox）。为解决这个问题，福克斯提出了后面的理论。他认为，第一个氨基酸在原始海洋中刚刚形成后，一定是被转移到了火山附近的悬崖上。岩石上的氨基酸混合物中包含的水分，当温度高于沸点时，一定会蒸发。这样，“干透的”氨基酸就会结合成蛋白质。

可是，很多人不认可这种“复杂的”的方式，因为，氨基酸不能承受如此高温。研究证实，氨基酸在高温下会立刻遭到破坏。

然而，福克斯并不放弃。他在实验室的“非常特殊的条件下”，通过在干燥环境中加热，合成了纯氨基酸。氨基酸是合成了，但仍然没有获得蛋白质。实际上，他得到的不过是些简单、无序、彼此任意结合的氨基酸链，而且这些链远远不像任何活蛋白。还有，如果福克斯将氨基酸置于固定温度下，那么，这些没用的氨基酸链也将被分解。<sup>122</sup>

使实验无效的另一点是，福克斯没有使用在米勒实验中所获得的无用的氨基酸，而使用了取自生物机体的纯氨基酸。但是，这一旨在继续米勒实验的实验，本应从米勒实验获得的结果开始。然而，福克斯和其他研究人员都没有使用米勒实验产生的无用的氨基酸。<sup>123</sup>

福克斯的实验即便是在进化论者圈子里也没有受到欢迎，因为，他所获得的无用的氨基酸链（福克斯自己给它取名“类蛋白”），显然不可能在自然条件下形成。而且，他仍然不能生成作为生命基本单位的蛋白质。蛋白质的起源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在20世纪70年代，一篇刊登在备受欢迎的科学杂志《化学工程新闻》上的文章，对福克斯的实验做了如下评论：

“西德尼·福克斯和其他研究人员设法通过在地球原始阶段根本不存在的非常特殊的加热技术，把氨基酸合成为‘类蛋白’的形状。而且，它们根本不同于生命体中非常规则的蛋白质。它们只是一些无用、不规则的化学污点而已。有人解释，即使这样的分子在早期曾经形成过，那它们也一定会被破坏。”<sup>124</sup>

的确，福克斯所获得的“类蛋白”，在结构和功能上，全然不同于真正的蛋白质。蛋白质与这些“类蛋白”之间的差异，就像一件高科技设备与一堆未经加工的钢铁之间的差异一样大。



在实验中，福克斯生成了“类蛋白”物质。类蛋白是氨基酸随机组合形成的。与生物的蛋白质不同，这些类蛋白是不具备功能的无用化学物。这是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的类蛋白粒子。

此外，这些不规则的氨基酸链根本不可能在原始大气圈中幸存。强烈的紫外线和不稳定的自然条件，导致了破坏性的物理和化学效应，会导致这些类蛋白发生分解。因为根据勒沙特列原理，就算是在紫外线无法到达的水中，氨基酸也不可能合成。因此，类蛋白质是生命基础的观点，最终失去了科学家们的支持。

## 无机质不能产生生命

**为**了证明无机质可以将自身有机化并形成复杂的生物，进化论者设计了许多实验，例如米勒实验和福克斯实验。这是完全反科学的：所有观察和实验都确定无疑地证明了无机质不具备这种能力。英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弗雷德·霍伊尔爵士认为，没有人为的干扰，物质不可能自我产生生命：

“如果存在物质可以以某种方式从有机系统产生生命的基本原理，那么这种物质的存在可以容易地在实验室中得到验证。例如，可以将一个游泳池当作原生汤，你可以随意把任何非生物性质的化学物注入游泳池中，再抽出其中的气体，或者往其中通气，任君选择，然后随你的意愿在游泳池上方发出某种辐照。让这个实验进行一年，再看看这2000种酶（活细胞产生的蛋白质）中有多少种出现在了游泳池中。我直接告诉你答案好了，省得你真的花费时间金钱和精力去做这个实验。你会发现除了一些可能由氨基酸和其它简单有机化学物组成的残留淤泥外，一无所有。”<sup>1</sup>

进化论生物学家安德鲁·斯科特（Andrew Scott）承认了相同的事实：

“取一些物质，边搅拌边加热，然后等待。这就是现代版的‘起源’。假定重力、电磁以及强弱不同的核子等‘基础’力量去完成剩下的一切……但是，这个美好的童话到底有多可靠？有希望的思考又有几多？其实，从早先的化学发现，到第一个可辨的细胞，几乎每个重要的步骤的机制，不是争议的话题，就是纯粹的困惑。”<sup>2</sup>

1- Fred Hoyle, The Intelligent Universe, New York, Holt, Rinehard & Winston, 1983, p. 256

2- Andrew Scott, "Update on Genesis", New Scientist, vol. 106, May 2nd, 1985, p. 30

## 不可思议的分子: DNA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分析已经显示, 进化论在分子领域仍处于严峻的窘境之中。进化论者对于氨基酸的形成仍是毫无所知。另一方面, 蛋白质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秘密。

而且, 问题还不止于氨基酸和蛋白质, 这只是问题的开始。出乎进化论者预料的是, 细胞极其复杂的结构, 又是他们面临的另一尴尬。这是因为, 细胞不只是呈氨基酸结构的蛋白质的简单堆积, 而是人类遇过的最为复杂的系统。

在进化论对细胞结构的基础——

DNA分子存在于我们体内100万亿个细胞的每个细胞核中, 包含完整的人体结构蓝图。关于人的所有特性信息, 从身体外形到内部器官的结构, 都记录在DNA中。

分子的存在无法作出前后一致的解释的同时, 遗传学的发展和核酸(DNA和RNA)的发现, 又成了进化论的一个新难题。1953年, 科学家詹姆士·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对DNA令人惊奇的复杂结构所做的研究, 开启了生物学的一个新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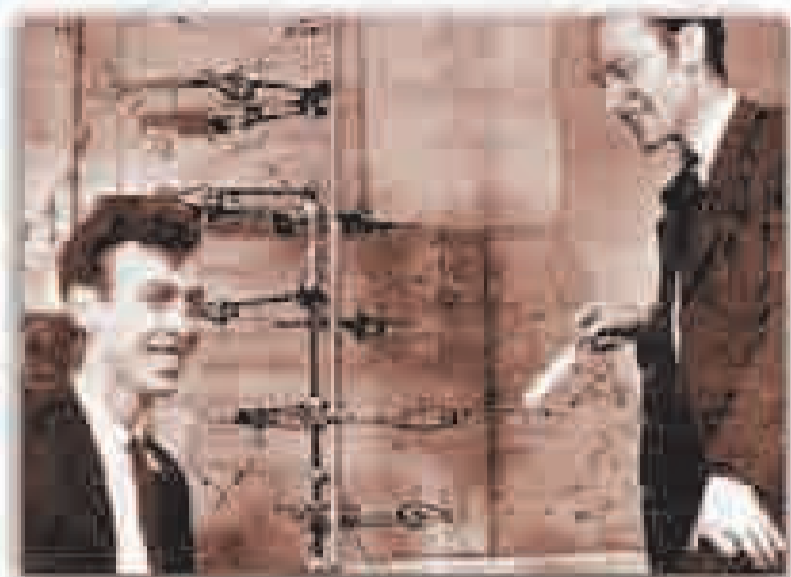
在我们体内的100万亿个细胞的细胞核内发现的DNA分子, 包含有人体结构的“蓝图”。关于人的全部特性的信息, 从身体外表到内部器官结构, 都有序地纪录在组成庞大分子的四种特别的基数序列的DNA里。这些基数就是按照其名称的第一个字母表示的A、T、G、C。人与人之间所有结构上的不同, 都取决于这些字母排列顺序的变化。这是一种由四个字母组成的数据库。

DNA中字母的序列, 决定了人体结构直至最细微的细节。除人的身高、眼睛、发色和肤色外, 单个细胞中的DNA, 还包含有人的206块骨头、600块肌肉、1000亿个神经细胞(神经元)、1.000万亿条脑神经元、97,000公里长的血管, 以及人体的100万亿个细胞的整个设计。如果我们把DNA信息编码写在纸上, 那我们将编制成一个拥有900卷书每卷长达500页的大型图书馆。但是, 这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内的信息却包含在细胞核的DNA分子中, 而细胞核比长度只有百分之一毫米的细胞本身小得多。

### 为什么DNA不能偶然出现?

关于这一点, 要注意一处非常重要的地方。组成基因的核苷酸的序列中, 只要出现一个错误, 整个基因就完全无用了。考虑到人体内约有3万种基因, 那么组成这些基因的数百万核苷酸以正确的序列偶然形成的不可能性就变得清楚多了。进化论生物学家弗兰克·索尔兹伯里(Frank Salisbury), 说明了这种不可能性:

“一个中等的蛋白质可能包含大约300个氨基酸, 控制它的DNA链上大约有1000个核苷酸。由于一条DNA链中有四种核苷酸, 那么, 由1000个链组成的一个DNA中会存在



沃森和克里克提出了DNA分子的棍状模型。

41,000种形式。只要运用一点点代数（对数）计算，我们会发现： $4^{1000}=10^{600}$ 。10乘以10要乘上600次，得出1后面跟着600个零的数字！这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sup>125</sup>

$4^{1000}$ 等于 $10^{600}$ 。这表示1的后面跟了600个零。1后面跟12个零表示1万亿，那么，1后面跟600个零的数字就不可想象了。核苷酸通过偶然的堆积，不可能形成RNA与DNA。法国科学家保罗·奥格（Paul Auger）就此发表意见：

“在核苷酸这样复杂的分子通过化学方式偶然形成的问题上，我们必须严格区分两个阶段：核苷酸的逐个生成阶段——这是有可能的，以及它们以特殊的顺序结合的阶段。第二个阶段绝对不可能。”<sup>126</sup>

即使是相信分子进化论多年的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在发现DNA之后自己也承认，这样一个复杂的分子，不可能通过进化过程自发地偶然形成：

“一个用现有知识武装起来的诚实的人只能这样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生命出现的时刻几乎是个奇迹。”<sup>127</sup>

土耳其进化论者阿里·得米尔松（Ali Demirsoy）教授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承认：

“实际上，蛋白质和核酸（DNA-RNA）形成的可能性，远远超乎人们的预料。而且，某种蛋白质链出现的概率，也与天文数字一样的小。”<sup>128</sup>

关于这一点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悖论：DNA只能借助特殊蛋白质（酶）来复制，但这些蛋白质的合成只能依靠DNA的信息编码得以实现。由于它们相互依存，要么必须同时存在而进行复制，要么其中的一个在另一个之前被“创造”。美国微生物学家郝玛·雅各布森（Homer Jacobson）对此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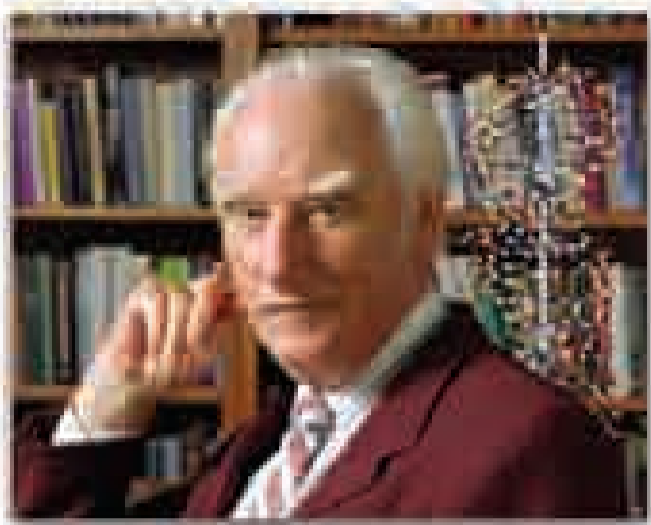
“计划的再现，能量和从现有环境部分的提取、生长的顺序、将效应机理解译为生长指令——所有这些指示在当时[生命开始时]必须同时出现。这一系列结合已经不像是偶然的事件，而是常常所描述的神的旨意。”<sup>129</sup>

上面的引述，是在沃森和克里克揭开DNA结构之谜的两年之后写下的。尽管科学在发展，但进化论者依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两位德国科学家俊克（Junker）和谢勒（Scherer）也解释道，每个分子的合成，需要化学方面的进化和截然不同的必要条件；他们认为利用不同的途径，从理论上合成这些物质的可能性为零：

“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实验能获得化学进化所需的所有分子。因此，必须在不同地方、以非常合适的条件产生各种各样的分子，然后，再把它们放到另一个地方进行反应，使之不受水解和光解之类的因素的危害。”<sup>130</sup>

简而言之，进化论不能证实任何一个发生在分子领域的进化阶段。它并没有提供这类问题的答案，而且随着科学的进步，这些问题变得越发复杂和难解。

非常可笑的是，许多进化论者竟然相信这些不科学的天方夜谭，似乎它们都是真的。因为，他们习惯于不接受创造论，也就毫无选择不得不接受这不可理喻的理论。一名著名的澳大利亚生物学家迈克尔·登顿（Michael Denton）在他的《进化论：危机中的理论》一书中告诉我们：



弗朗西斯·克里克教授：“生命的起源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对于怀疑主义者，高级生物的遗传程序，大约由10亿信息位组成，这相当于按字母顺序存放1000卷书籍的小型图书馆，包含无数复杂的运算控制、规定、命令亿万细胞的生长与发育的编码形式，使其形成复杂的有机体，这种主张把这一切简单地说成完全随机的过程，实在是对理性的侮辱。但是，进化论者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种观点——这种观念主导了他们！”<sup>131</sup>

### 进化论者另一徒劳的挣扎：“RNA世界”

20世纪70年代发现证实，最初在原始地球大气圈存在的气体，不可能促成氨基酸的合成，这是对分子进化论的一个沉重打击。于是，进化论者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斯坦利·米勒、西德尼·福克斯、希里尔·庞南佩鲁马等人的“原始大气实验”无效了。因此，在八十年代，进化论者试图寻找新的出路。结果，他们提出了“RNA世界”的假想，认为首先形成的不是蛋白质，而是包含蛋白质信息的RNA分子。

1986年，哈佛大学化学家沃尔特·吉尔伯特（Walter Gilbert）根据托马斯·切赫（Thomas Cech）发现的“核糖酶”推出了一个假想：数十亿年前一个RNA分子由于某种原因突然形成了，它能够自我复制。然后，这个RNA分子在外部作用的影响下，开始形成蛋白质。此后，就有必要把这些信息储存在第二个分子中，于是，DNA分子应运而生。

这个几乎完全不可信的假想，其每个阶段都是由一系列的不可能性拼凑起来的，根本没有对生命的起源做出解释，而只是扩大了这一问题，并引出了许多没有答案的问题：

1. 既然我们不可能接受组成RNA的单个核苷酸的偶然形成，那么，想象中的核苷酸，怎么可能通过以某种特殊顺序聚集到一起来形成RNA的呢？进化论者约翰·霍根（John Horgan）承认，RNA不可能偶然形成：

当研究人员继续密切研究“RNA世界”的概念时，更多问题浮出水面。RNA最初是怎样出现的？RNA及其成分在实验室最好的条件下都难以合成，就更别说在现实的几乎不可能的条件下了。<sup>132</sup>

2. 即便我们假设它是偶然形成的，那仅仅由一条核苷酸链组成的RNA，是如何“决定”自我复制，并根据哪一种机制来实现自我复制呢？又是从哪里获得自我复制时所需的核苷酸的呢？连进化论微生物学家杰拉尔德·乔伊斯（Gerald Joyce）和莱斯利·奥格尔（Leslie Orgel）在他们的《RNA世界》一书中表达了这种情况的不可能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讨论集中到了一点上，那就是从随机的多聚核苷酸溶液中产生自我复制的RNA分子的神话。这个概念不仅不切合目前我们所理解的生命起源以前的化学概念，同时也减损了乐观派对RNA催化潜力这一观点的轻信度。”<sup>133</sup>

3. 即使我们假设在原始世界中存在自我复制的RNA，并且存在大量各种类型的氨基酸可以供RNA使用，并且所有这些事情以某种方式发生，依然不会形成哪怕一个蛋白质。因为RNA中只包含与蛋白结构有关的信息。另一方面，氨基酸也是蛋白质的原材料。尽管如此，仍然不存在产生蛋白质的“机制”。认为只要有足够的RNA就可以产生蛋白质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和在一堆彼此往上堆集的零件堆上放了一张图纸，就希望小汽车自我组装一样。如果没有



工厂和工人根据图纸中的说明组装零件，图纸不会自己制造出小汽车。同样，一旦没有其它遵循RNA指令的细胞成分的配合，RNA图纸也不会自己生成蛋白质。

在许多酶的帮助下，蛋白质在核糖体工厂里制造出来，这是细胞内发生的极其复杂的过程。核糖体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复杂细胞器。因此，这种情况也引起另一中不合理的假设：核糖体也理应同时偶然形成。甚至进化论和无神论最狂热的拥护者、诺贝尔奖获得者雅克·摩诺德（Jacques Monod）也解释说，决不能认为蛋白质的合成仅仅取决于核酸的信息：

“如果不经翻译，编码（DNA和RNA信息）就毫无意义。现代细胞的密码翻译器由至少50个大分子组成，它们在DNA中自我编码：密码不能翻译，而靠产品自己的翻译。这就是“一切生命来自卵”的现代表达。这种循环何时、以何种方式才会结束？这是极难想象的。”<sup>13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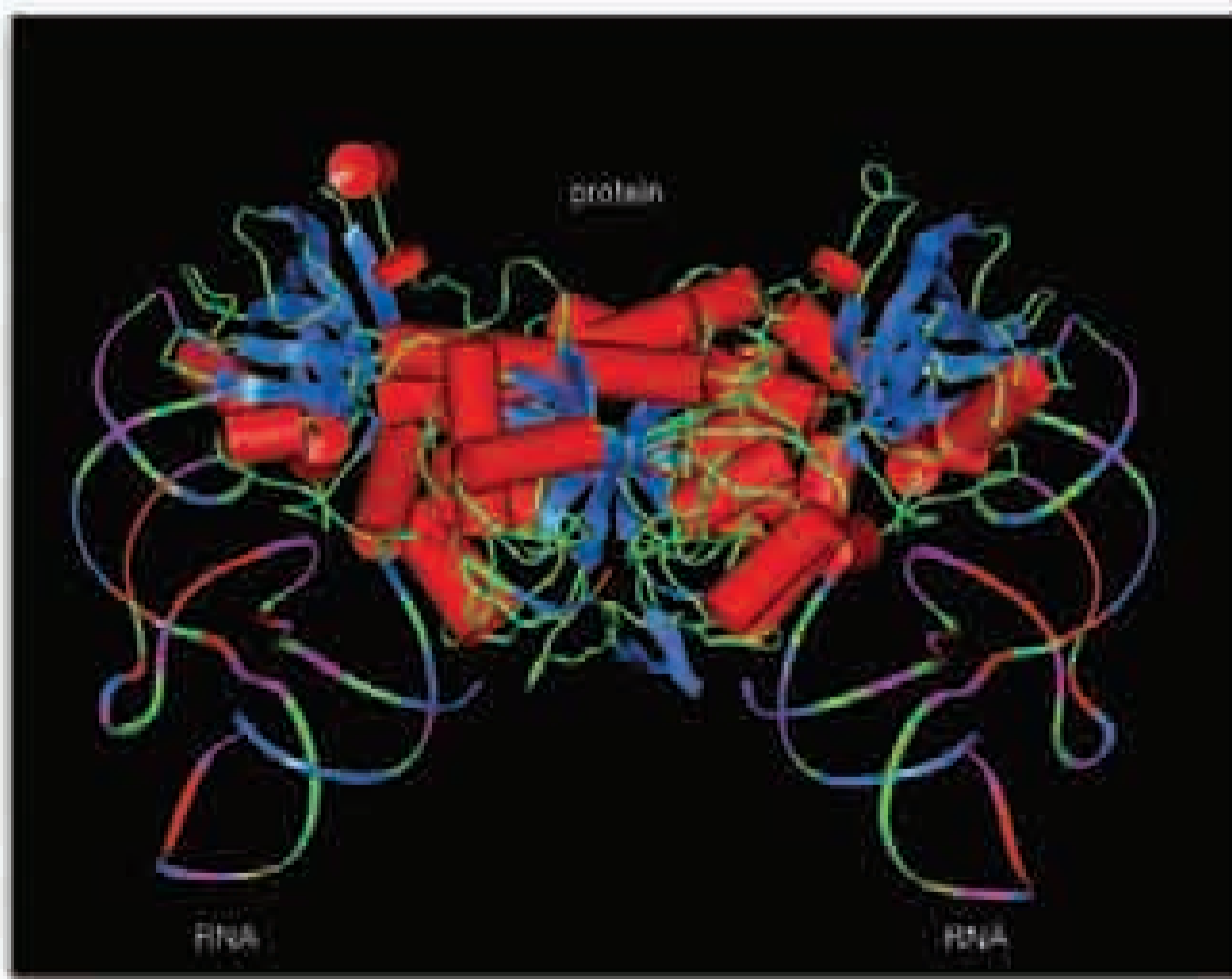
在原始世界中，RNA链怎样做出决定，并用何种方法来制造蛋白质——自己来执行这50种专门粒子的功能？进化论者们对此无言以答。

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斯坦利·米勒和弗朗西斯·克里克的合作伙伴莱斯利·奥格尔博士针对“生命通过RNA世界产生”的可能性，使用了“假想”一词。奥格尔就RNA必须具有何种特征及为何不可能具备这样特征，在1994年10月的《美国科学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生命的起源》一文：

“我们注意到，如果生命起源以前的RNA具有今天并不明显的两种特性——没有蛋白质的帮助就能实现复制的能力，以及催化蛋白质合成的每一阶段的能力，那么这种‘假想’就有可能发生过。”<sup>135</sup>

现在应该清楚了：期望在RNA这样的分子中发生这两种复杂而尤其必需的过程，只有从进化论者的观念出发并借助他们的想象才能实现。另一方面，具体的科学事实清楚地证明“RNA世界”的假说作为假定生命偶然产生的一种新模式无异于天方夜谭。

德克萨斯大学的生物化学家高登·C·米尔斯（Gordon C. Mills）和旧金山州立大学的





## 进化论者的供词

**概**率计算清楚地表明，复杂分子，例如蛋白质和核酸（RNA和DNA）不可能彼此独立地偶然形成。然而，进化论者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所有这些复杂分子必须同时存在才能形成生命。进化论被这个条件搅得混乱不堪。这是有些主要的进化论者不得不承认的一点。例如，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斯坦利·米勒和弗朗西斯·克里克的合作伙伴，著名的进化论者莱斯利·奥格尔博士说道：

“蛋白质和核酸这两种结构复杂的物质，是极不可能同时同地自发产生的。然而，只有蛋白质或者只有核酸似乎也不可能。因此乍一看，可能会得出生命不可能通过化学方法产生的结论。”<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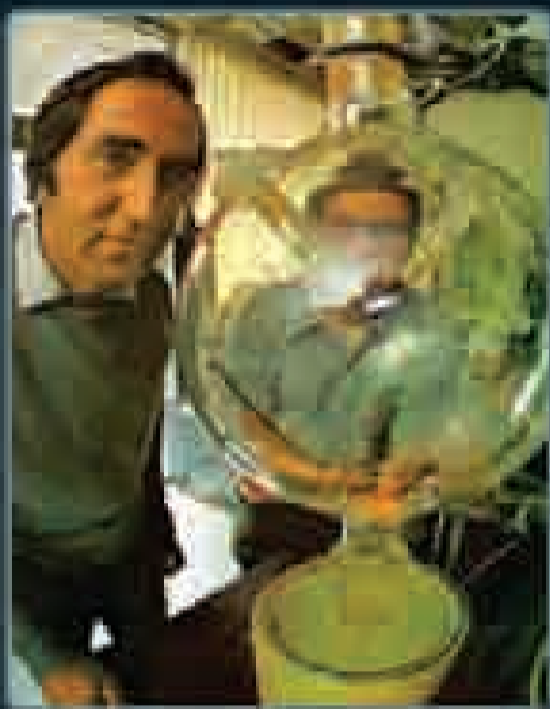
其它科学家也承认相同的事实：

“没有催化蛋白质或酶的帮助，DNA无法完成它的工作，包括不能形成更多的DNA。简言之，没有DNA不能形成蛋白质，没有蛋白质也不能形成DNA。”<sup>2</sup>

“遗传密码和它的翻译机制（核糖体和RNA分子）是如何产生的？目前，我们只能满足于惊奇和敬畏的感觉，而不是满足于答案。”<sup>3</sup>

《纽约时代》科学通信记者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对此发表评论：

“涉及地球生命起源的一切事物都是神秘的，似乎我们知道得越多，问题就越敏锐。”<sup>4</sup>



1- Leslie E. Orgel, "The Origin of Life on Earth",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71, October 1994, p. 78

2- John Horgan, "In the Beginning",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64, February 1991, p. 119

3- Douglas R. Hofstadter, Gö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0, p. 548

4- Nicholas Wade, "Life's Origins Get Murkier and Messier",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3, 2000, pp. D1-D2

分子生物学家迪恩·肯杨（Dean Kenyon）评估了“RNA世界”假说的破绽，并在他们《对RNA世界的批评》一文中，得出了一个简短的结论：“RNA是非常不寻常的分子。‘RNA世界’假说则是另一回事。我们看不出该假说得以建立的基础，甚至看不到希望。”<sup>136</sup>

科普作家布里格·克莱斯（Brig Klyce）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虽然进化论科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固执己见，但迄今得到的结果显示，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

“对‘RNA世界’的研究算是一项不大不小的事业。研究显示了从地球诞生以来的无生命物质中偶然产生活细胞会是多么困难。该研究结果是对科学的宝贵贡献。其它类似的研究也将同样宝贵。但是，在最近发现生命这样诞生的困难面前，还一味坚持生命是从无生命的化学物自发产生的，这就令人费解了。这让人想起了中世纪的炼金术士，他们始终试图让铅变成金。”<sup>137</sup>

### 生命的概念并不是单纯的分子堆积

到这里，我们已经审视了生命的偶然形成是何等地不可能。我们再次先把这些不可能放到一边。我们假设一个蛋白质分子在最不适宜的、一点也不受控制的环境中（例如原始地球条件

下)形成了。仅仅形成一个蛋白质是不够的,这个蛋白质还必须在这种不可控的环境里,不受破坏地耐心等待数千年,也许百万年,直到另一个蛋白质分子在同样的条件下偶然地在它旁边形成。这样一直等待着,直到数百万适当且必需的蛋白质在相同的地方全部“偶然”地在一起形成。那些早些时候形成的蛋白质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而且要不受紫外线和强烈的机械效应的破坏,一直等到其它的蛋白质在它们旁边形成。然后,这些在同一个地方形成的数量足够的蛋白质通过有效的结合,形成了细胞的细胞器。没有外部物质、有害分子或无用的蛋白质链来干扰它们。那么,即使这些细胞器有计划有秩序地以非常和谐的方式聚到一起,它们也必须从周围获得必需的酶,并被膜所覆盖,膜的里面应充满能提供理想环境的特殊的液体。就算这些“非常不可能”的事件真的偶然发生了,那么,这个分子堆能变成生命吗?

答案是“不”,因为研究已经显示,仅仅结合生命必需的所有物质,并不足以让生命开始。即使把生命所需的所有蛋白质聚在一起并放进试管里,也不可能产生一个活细胞。关于这个课题的全部实验都没有成功。所有的观察和实验都表明,生命只能源于生命。生命从非生命的物质进化而来的论断,也即“无生源说”,只是进化论者梦中的童话,并且它与每一次试验和观察的结果完全相左。

因此在这一点上,地球上的第一个生命,也必须起源于别的生活。这就是真主“哈伊”(Hayy)(生命的主宰)的反映。生命只能依照他的意愿开始、继续和结束。进化论无法解释生命的起源,也无法解释生命必需的物质是怎样形成和聚集到一起的。

作为一位科学家,香德拉·维克拉马辛(Chandra Wickramasinghe)一生接受的教育都是生命是偶然产生的,他这样讲述他所面对的现实:

“早期接受的科学教育把我彻底洗脑了,我相信科学是容不下创造论的。我现在必须痛苦地摆脱这种观念。此刻,我找不到任何合理的论据,去反驳信仰上帝的观点。我们曾有过开放的思想,而今我们意识到,对生命起源唯一合乎逻辑的答案就是——创造,而决非偶然而随机地形成。”<sup>138</sup>





## 热力学驳斥进化论

**热**力学第二定律是物理学的基本定律之一，它认为在正常条件下所有的孤立体系都随时间的流逝趋于混乱、离散和毁坏。所有的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都将耗尽、腐败、朽坏、分解直至毁灭。这是所有事物必将面对的结局，且根据这条规律，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我们都了解的现象。比如说，你把一辆汽车丢弃在沙漠中，几年后，你再次回来时，你绝不会期望它的状况会变得更好。相反，你可能见到的是另一番景象：车胎瘪了、玻璃破了、底盘锈了、引擎不工作了。生命同样躲不开这样的过程。

而热力学第二定律运用这样的物理公式和计算，精确地描述了这一自然过程。

这个著名的物理定律也被称为“熵定律”。在物理学中，熵是系统紊乱的量度方式。当系统从有序、有组织有计划的状态向更加混乱、离散和无计划的状态移动时，系统的熵将增大。系统越紊乱，熵越高。熵定律认为，整个宇宙将不可避免地要朝更加无序、无计划和无组织的状态发展。

热力学第二定律或熵定律，已经在实验和理论上得到了证实。所有著名的科学家都同意，熵定律在可预见的未来仍是一个首要的准则。我们这个年代伟大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将它描述成“科学定律之首”。亚瑟·爱丁顿爵士也称之为“整个宇

宙最高的先验定律”。<sup>1</sup>

进化论忽视了物理学的这一基本定律。进化论提出的机制完全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进化论认为无序、离散、无生命的原子和分子，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按照某种秩序自发地汇聚起来，形成极为复杂的分子，比如蛋白质、DNA和RNA，接着，结构更为复杂的数以百万计的生命种类逐渐地出现了。根据进化论，这个假设的过程——每一阶段将产生一个更有计划、有序、复杂、更有组织的结构——在自然条件下全部自我形成。第二定律清楚地表明，这个所谓的自然过程彻底违背了物理定律。

进化论科学家者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J.H.拉什（J.H. Rush）说：

“在进化的复杂过程中，生命明显违反了反热力学第二定律所表达的趋势。”<sup>2</sup>

进化论作家罗杰·卢因（Roger Lewin）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明了进化论在热力学上遇到的难题：

“生物学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进化论明显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随着时间的推移，系统将朽坏，表现的秩序会更少，而不是更多。”<sup>3</sup>

维护进化论的乔治·斯特佛普罗斯（George Stravropoulos）在著名的进化论期刊《科学美国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陈述生命的自发形成在热力学上不能成立，

并且按照一般的自然法则也无法解释复杂的生命机制是如何发生的：

“然而，按照第二定律，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自发地形成复杂的有机分子，而可能发生的则往往是分解。事实上，越是复杂的分子，将越发的不稳定，也就更加容易分解，这是或早或迟的事。光合作用、所有生命过程甚至生命本身，从热力学或其它确立的科学观点来看仍不可理解，尽管使用了模糊或微妙的言语。”<sup>4</sup>

正如我们所见，不论从科学还是从逻辑角度讲，热力学第二定律成为进化论假想难以逾越的障碍。既然不能用科学一致的解释来跨越这个障碍，进化论者就只有依靠想象了。例如，著名进化论者杰里米·里弗金（Jeremy Rifkin）指出，自己所相信的进化论，带有一种“魔法力量”，是凌驾于这条物理定律之上的：

“熵定律认为，进化消耗了生命在这个星球上可以获得的所有能量。我们对进化论的看法完全相反。我们认为，进化以某种方式魔术般地在地球上创造了更大的总能量和秩序。”<sup>5</sup>

这些言辞充分表明，进化论不是科学理论，而是一种教条信仰。

### “开放系统”的神话

进化论的一些支持者开始转而争辩：热力学第二定律仅适用于“封闭系统”，而“开放系统”不受此定律的约束。

所谓的“开放系统”，是一种能量和物质可以流入流出的热力学系统。进化论者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不断接

受来自太阳的能量流，熵定律不适用于整个世界，有序、复杂的生命，可以从无序、简单的无生命结构中产生。

然而，这里明显存在着曲解。一个系统有能量的流入，并不足以使这个系统有序。要有特殊的机制才能使这些能量发挥作用。例如，汽车需要引擎、传动系统以及相关的控制机制，来转换汽油中的能量，使之用于工作。没有这样的能量转换系统，汽车永远不能利用汽油中的能量。

这一点对生命而言也是一样。生命的确可以从太阳中获取能量。但是，太阳能只有通过生命中极其复杂的能量转换系统才能转换成化学能（例如，植物的光合作用、人和动物的消化系统）。没有这样的能量转换系统，任何生命都不可能存活；没有这样的能量转换系统，太阳能就只是一种燃烧、炙烤或熔化的破坏性能量的来源而已。

如上所述，无论是开放还是封闭系统，没有能量转换机制的热力学系统，对进化论都毫无意义。没有人敢断言，如此复杂和有意识的机制，能够在原始地球的环境中存在。事实上，进化论者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就是复杂的能量转换机制，如植物中的光合作用，这个用现代科技仍无法复制的复杂的转换机制，是如何自己产生的？

仅靠太阳能来供给世界能量，并不能为它自己带来秩序。另外，不论温度有多高，氨基酸都不会以有序的序列形成键。能量本身并不能使氨基酸形成更加复杂的蛋白质分子，或者从复杂和有组织结构的细胞器中制造出蛋白质。这个组织在所有阶段的真正的、本质的根源，就是完美的创造。

## “物质自我组织”的神话

进化论者明明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使进化论成为不可能，于是，有些进化论科学家妄图将这二者互相配合，以便让进化论成为一种可能。同以往一样，这些企图表明进化论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僵局。

一个以企图将热力学和进化结合起来而著名的人士就是比利时科学家伊利亚·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他从混乱理论出发，提出了许多假想，认为有序是从混乱（无序）中发展来的。他认为，有些开放系统由于外部能量的流入而导致熵减小，所产生的“有序”就是“物质可以自我组织”的一个证据。其后，“物质的自我组织”的概念就开始进化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之间极度流行起来。他们就好像是找到了生命复杂性的唯物主义起源以及生命起源问题的唯物主义答案一样。

但是更仔细的观察发现，这种论断完全是抽象的，事实上，它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此外，它包含非常幼稚的欺骗。通过故意混淆“有序的”和“有组织的”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来欺骗。<sup>6</sup>

我们看看这个例子就清楚了：想象海岸边有一片非常平整的海滩，当一阵猛烈的海浪冲击海滩时，在沙滩表面出现了一堆堆大小不一的沙堆。

这是一个“有序”的过程：海岸是个开放系统，能量流（海浪）的到来，会在沙滩上形成简单的、看起来十分规则的图案。从热力学的角度看，它的确带来了有序的状态，而这之前什么也没有。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同样的海浪并不能在沙滩上垒起一座沙堡。

如果我们在那里看到一座沙堡，我们一定会认为那是某人建造的，因为它是一个“有组织的”系统。换句话说，它含有明显的设计和信 息。其每个部分都是由某个有意识的实体按计划完成的。

沙堡和沙堆之间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一个有组织的复杂体，而后者是由不断的简单重复带来的状态。通过重复形成的有序形式，就像一个物体（换句话说也就是流入系统的能量）掉在了打字机键盘的字母“a”上，写下了几百个“aaaaaaaaaaaaaaaa”。但是，这一串有序重复的“a”并不包含任何信息，也没有任何复杂性。要想写出一串包含信息的复杂的字母串（也就是有意义的句子、段落或书籍），就必须依靠智能。

当风吹进满是尘埃的房间时，会发生同样的事情；风吹进来时，平坦的物体表面上的灰尘，可能被风吹到了房间的一角。从热力学角度看，这也是比先前更有秩序的状态，但是，尘粒不能以有组织的方式在地板上形成某个人 的肖像。

这说明，复杂而有组织的系统，永远不会自然产生。尽管不时会出现一些简单有序的例子，可它们不能超越一定的限度。

但是，进化论者却把这种自然过程中出现的自我有序化，当作最重要的进化论证据，他们把这样的事例说成是“自我组织”的例子。这种概念上的混淆导致的后果是，他们设想生命系统能自发地随着一些自然反应和化学反应而形成。我们在上面讲到的普里戈金和其追随者采用的方法和研究就是以这种欺骗性的逻辑为基础的。

美国科学家查尔斯·B·泰克斯通

(Charles B. Thaxton)、沃特·L·布莱德雷(Walter L. Bradley)和罗杰·L·奥尔森(Roger L. Olsen)在他们的《生命起源的奥秘》一书中解释道:

“.....在每个例子中,分子在液体中的随机运动,都自发地被高度有序的行为所取代。普里戈金、艾根及其他人已经提出,类似这样的自我组织,也许是有机化学所固有的,并且可能为生命系统必须具备的、高度复杂的大分子的产生提供解释。但是,这样的类比与生命起源的问题毫无干系。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把有序和复杂区分开来.....规则或顺序不能用来储存生命系统所必需的大量信息。需要的不仅仅是有序的结构,而是高度不规则的、但又很特别的结构。这是类比中一个严重的缺陷。能量流入产生的自发有序化和创建非周期性的含有大量信息的大分子,如DNA和蛋白质所需的工作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sup>7</sup>

事实上,连普里戈金本人也承认,他在分子水平上产生的理论,并没有应用于有生命的系统,例如活细胞:

“生物学秩序的问题包括从分子的活动到细胞超分子序列的转移。这个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sup>8</sup>

那么,为什么进化论者仍然相信没有科学基础的“物质的自我组织”这样的假想呢?为什么那样坚决地拒绝生命系统中明显的智能与计划呢?答案就是:他们把唯物主义作为信条,并相信物质具有创造生命的神秘力量。纽约大学的化学教授、

DNA专家罗伯特·夏皮罗,解释了进化论关于“物质的自我组织”的信条及其唯物主义教条的核心根基:

“因此,我们需要另一进化原理解释从简单的天然化合物到第一个有效的复制基因的转变。这个原理尚未得到详细表述或演示,但有人却加以预测,冠上诸如化学进化和物质自我组织的名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将这个原理的存在视为当然,亚历山大·奥巴林(Alexander Oparin)在生命的起源说理论中就运用了该原理。”<sup>9</sup>

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进化论是违背科学的危险教条,而生物起源只能解释为超自然力量的干预。超自然的力量就是真主的创造,真主从虚无中创造了整个宇宙。科学已经证实,只要想想热力学,进化论就仍然是不可能的假想,生命存在的解释只能是创造。

1. Jeremy Rifkin, *Entropy: A New World View*,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80, p.6

2. J. H. Rush, *The Dawn of Life*, New York, Signet, 1962, p. 35

3. Roger Lewin, "A Downward Slope to Greater Diversity", *Science*, vol. 217, 24.9.1982, p. 1239

4. George P. Stravropoulos, "The Frontiers and Limits of Science", *American Scientist*, vol. 65, November-December 1977, p.674

5. Jeremy Rifkin, *Entropy: A New World View*, p.55

6. For further info, see: Stephen C. Meyer, "The Origin of Life and the Death of Materialism", *The Intercollegiate Review*, 32, No. 2, Spring 1996

7. Charles B. Thaxton, Walter L. Bradley & Roger L. Olsen, *The Mystery of Life's Origin: Reassessing Current Theories*, 4. edition, Dallas, 1992. chapter 9, p. 134

8. Ilya Prigogine, Isabelle Stengers, *Order Out of Chaos*,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4, p. 175

9. Robert Shapiro, *Origins: A Sceptics Guide to the Creation of Life on Earth*, Summit Books, New York: 1986, p. 207

# 第十一章

## 巧合不能解释设计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审视了生命的偶然形成是多么的不可能。让我们再次暂时抛开这些不可能。假设在数百万年以前形成了一个细胞，这个细胞具备生命所需的一切要素，并且它适时地“成为生命”。进化论在这一点上再次土崩瓦解。因为即使这个细胞能存活一时，但它最终会死亡，细胞死后将消失得一干二净，一切又将回到起点。这是因为第一个活细胞缺乏遗传信息，不能繁殖下一代。生命将终止于这个细胞的死亡。

遗传系统不只是由DNA组成的。同一环境中必须还有下列成分：从DNA中读取编码的酶、读取这些编码后产生的信使RNA（一种根据该编码信使RNA将附于其上的核糖体）、将氨基酸转运到核糖体以供制造时使用的转运RNA，以及极其复杂的完成无数中间过程的酶。这样的环境只能存在于像细胞这种完全隔离和受控的环境中，细胞中存在所有必需的原料和能源。

因此，只有以完全发育了的拥有全部细胞器的细胞存在，且处于细胞能够生存、交换原料并从周围获得能量的适当环境下，有机物方能实现自我复制。这表明，地球上的第一个细胞，是以无比复杂的结构“突然间”形成的。

如果一个复杂结构是突然间产生的，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举例说明问题。我们把细胞的复杂性比作一辆高科技的小汽车。（其实，比起配备有发动机和全套技术设备的小汽车，细胞系统更为复杂和发达。）现在，我们来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穿行在密林深处，并在树林中偶然发现了一辆最新款式的小汽车，你会做何感想？你会认为森林里的各种因素在数百万年中偶然组合起来，并且制造出了这样一辆小汽车吗？小汽车的全部元件由钢铁、铜及橡胶等组成，这些原料都可以在地下找到。但这个事实会使你认为，这些材料是“偶然”合成的，然后聚到一起制造出了这辆小汽车吗？

无疑，任何理智健全的人都知道，小汽车是智能设计的产品，换言之，是工厂设计的产品。并且我们很想知道，它在森林中干什么。一种复杂的结构以完整的形式突然出现，这表明它是智慧体的产物。像细胞这样复杂的系统无疑也是高级意志与智慧体的杰作。换句话说，它是因真主的创造而存在的。

相信纯粹的偶性能产生完美的设计，是超越理性界限的行为。然而，进化论关于生命起源的



每一种解释都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直言不讳的权威、法国科学院前院长、著名动物学家皮埃尔·保罗·格拉斯（Pierre-Paul Grassé）虽然是唯物主义者，但他承认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能解释生命，也不能构成符合逻辑的“巧合”，而“巧合”正是进化论的主心骨。他说：

“很难去相信，动植物会适时地突变以满足自身的需要。然而，进化论甚至要求更高：一个的动物或植物需要有数千千次的运气和适当的机遇。因而，奇迹将变为普通规律：可能性无穷小的事件会轻易发生……虽然没有禁止天方夜谭的法规，但科学不可沉溺其中。”<sup>139</sup>

格拉斯就“巧合”对进化论者的意义进行了总结：“……巧合成为一种天意，它批着无神论的外衣，虽然没有这样命名，但暗中却在崇拜它。”<sup>140</sup>

进化论者在逻辑上的失败，是他们推崇巧合理念的结果。《古兰经》把那些崇拜真主以外的人，描述成缺乏理解力的人们：

“我确已为火狱而创造了许多精灵和人类，他们有心却不用去思维，他们有眼却不用去观察，他们有耳却不用去听闻。这等人好像牲畜一样，甚至比牲畜还要迷误。这等人是疏忽的（警示）。”（《古兰经》第七章：高处第179节）

## 达尔文公式！

除迄今我们触及的全部技术性证据以外，让我们用一个小孩子都能理解的例子，再一次来看看进化论者的迷信究竟属于哪一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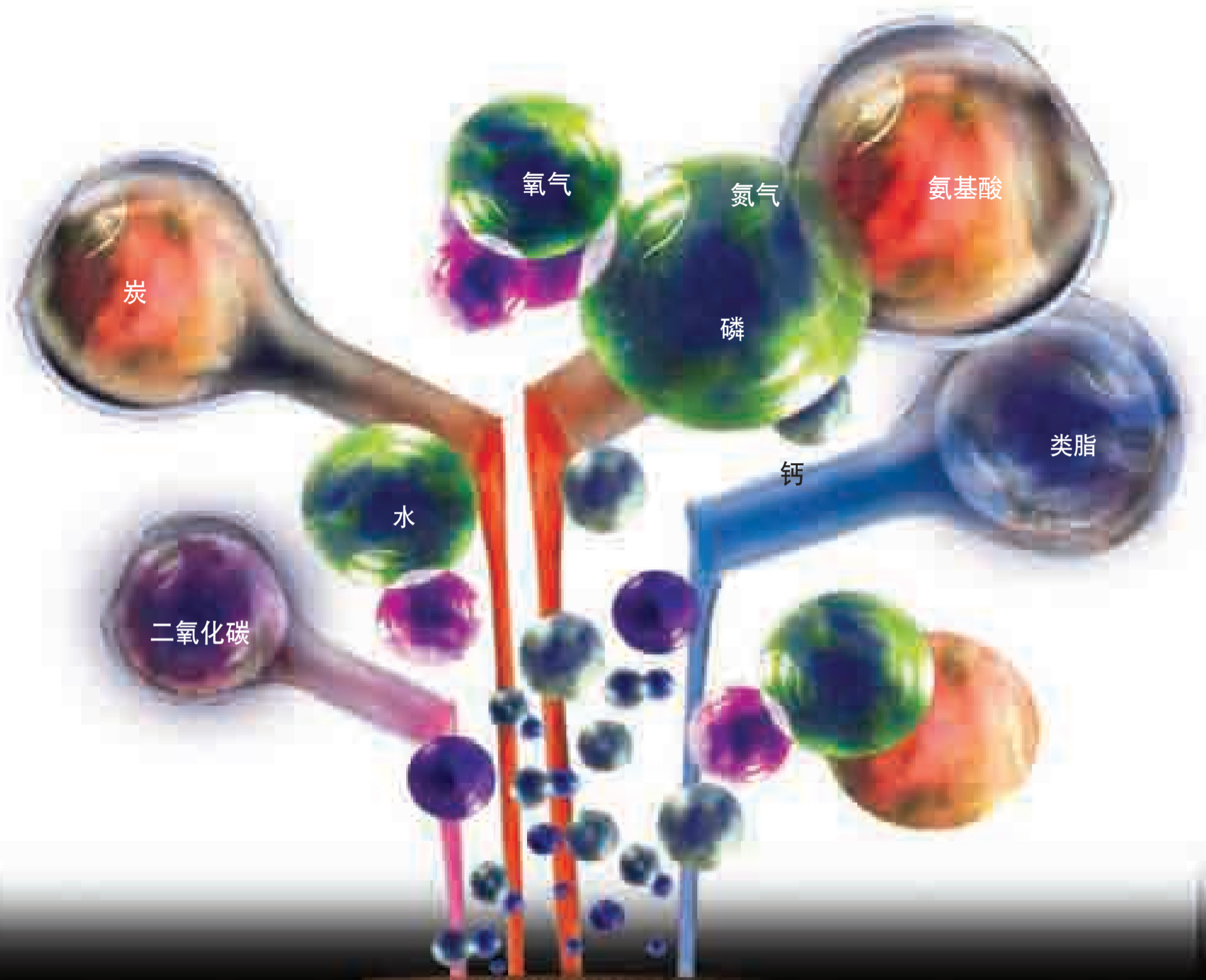
进化论宣称生命是偶然形成的。根据这种主张，无生命、无意识的原子聚到一起形成了细胞，随后，细胞又形成了其它包括人在内的生物。让我们想想这种情况。当我们将组成生命单元的碳、磷、氮和钾等元素聚集在一起时，形成的只是一个元素堆而已。不论对这个元素堆进行何种处理，它都不会形成哪怕一个生物。如果你愿意，我们就此做个“实验”，并分析进化论者维护的主张，实际上只是没有声张的“达尔文公式”：

让进化论者在大桶里放入大量的组成生物体的磷、氮、碳、氧、铁和镁等元素。此外，在桶里也加入正常状态下不存在、但他们认为必需的任何材料。让他们在这一混合物中加入任意多的氨基酸（在自然状态下氨基酸不可能形成）和蛋白质（其形成概率是 $10^{-950}$ ）——只要他们愿意。让他们按喜欢的方式加热、加湿该混合物，并用任何技术先进的设备来搅拌；然后再让最著名的科学家在桶边操作实验；让这些专家轮流在桶旁等候几十亿、甚至万亿年。让他们自由地利用他们认为形成人类所必需的各种条件。无论他们怎样做，也不能从这些桶里制造出一个生物来，一位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过自己细胞结构的教授如是说。他们不能制造出任何类似于长颈鹿、狮子、蜜蜂、金丝雀、马、海豚、玫瑰、兰花、百合、康乃馨、香蕉、橙、苹果、椰枣、番茄、甜瓜、西瓜、无花果、橄榄、葡萄、桃子、孔雀、野鸡、多色蝴蝶等数百万种其它的生物。事实上，他们从这些物质中甚至得不到一个单一的细胞。

简而言之，无意识的原子不可能通过聚集而形成细胞。它们不可能做出新的决定并将该细胞一分为二；然后，再做出另一个决定，创造出先是发明电子显微镜、接着用显微镜观察自己细胞结构的教授们。

只有真主超凡的创造才使物质成为生命。

进化论的观点与之恰恰相反，它是与理性完全相悖的谬论。像上述例子一样，只要稍微想一下进化论的主张，就可以清楚地揭露出这个现实。



进化论者认为偶然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力。让他们取一个很大的桶子，往桶子中放入他们认为产生活细胞所必需的物质。然后加热桶子，冰冻它或者用闪电击打。让他们站在桶边观察，并把这个任务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持续个数百万年，甚至是数十亿年。让他们每时每刻不断地监测桶子，不出任何差错。让他们采用他们认为产生活细胞所必需的任何条件。

这个桶甚至连一个细胞也不能产生。他们无法制造出马、蝴蝶、花朵、鸭子、樱桃或柠檬树、猫头鹰或蚂蚁。不论他们怎么做，也不能制造出在显微镜下观察自己细胞的科学家，也不能制造出会思考、推理、判断、感觉喜悦、激动和渴望的人类。



## 眼睛与耳朵中的技术

进化论仍然不能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眼睛和耳朵出色的感知能力。

在谈论眼睛之前，让我们简要地回答“我们怎样看见”的问题。物体的光线倒着进入眼睛的视网膜。这些光线由细胞转换成电子信号，到达脑后部一个叫做视觉中枢的极小的点上。这些电子信号经过一系列的过程之后，在脑部的视觉中枢作为图像被感知到。根据这个技术背景，我们思考一下。

大脑是与光线隔离的。这说明大脑里面一片漆黑，光线到达不了大脑所在的位置。在称为视觉中枢的地方，也是光线从未进入的黑暗之地，这里甚至是你所知道的最黑暗的地方。然而，你从漆黑中却可以看到一个光明灿烂的世界。

眼睛里形成的清晰分明的图像即使是用二十世纪的技术也不可能获得。例如，看看你所读的书，看看拿书的手，然后抬头看看周围。你曾在别处见过如此清晰亮丽的图像吗？世界一流的电视生产商制造的最先进的电视屏幕也不能向你提供如此清晰的图像。这是立体、彩色而清晰的图像。100多年来，数以千计的工程师们试图获得这样的清晰度。为此，他们建立了大型工厂和车间，作了大量的研究、计划与设计。那么，再看看电视屏幕和你手中的书，你将发现它们之间的清晰度和特性有着很大的差异。况且，电视屏幕给你的是二维图像，而你用眼睛看到的，是有纵深感的立体图像。当你仔细看电视时，就会发现电视里有模糊感，你的视觉中有这样的现象吗？当然没有。

多年来，成千上万的工程师试图制造出达到眼睛视觉品质的立体电视。尽管他们已经制造出了立体电视系统，但是不戴立体眼镜就不可能看到立体效果。而且，它只是人造的立体图像。背景更为模糊，前景就像纸上的布景。所以，绝不可能达到和眼睛一样亮丽、清晰的视觉效果。照相机和电视机都有图像失真的弱点。

进化论者声称，产生这种亮丽与清晰图像的机制是偶然形成的。现在，如果有人告诉你，你房间里的电视机是偶然形成的，它所有的原子偶然聚集，由此组成了这个可以产生图像的设备，你会做何感想？原子怎能做到数千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情呢？

近一个世纪以来，数以万计的工程师一直使用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在高科技的实验室和大工业中心努力着，他们顶多也只能达到这个程度。

如果一个产生的图像比眼睛看到的图像更原始的设备不可能偶然形成，那么，眼睛以及眼睛所看到的图像就不可能是偶然形成的了。这需要比电视里的图像更详细更精明的设计和创造。这样亮丽而清晰的图像的设计和创造属于对一切事物拥有支配权的真主。

耳朵的情况与此相同。外耳通过耳廓收集声音，并且将其传输到中耳；中耳加强声波振动，再将其传输给内耳；内耳把声波译成电子信号，再传输给大脑。正如眼睛一样，听的动作最后在大脑的听觉中枢实现。

耳朵的情形与眼睛的情形一样。那就是，正如光线与大脑隔绝一样，声音也与大脑隔绝：任何声音都不能进来。因此，不论外面如何嘈杂，大脑内部却悄然无息。尽管如此，大脑能感知到最敏锐的声音。在与声音隔绝的大脑内，你可以听到管弦乐队的交响乐以及嘈杂环境的噪音。但是，如果当时用精确的仪器来测量你大脑中的声级，里面则是一个完全寂静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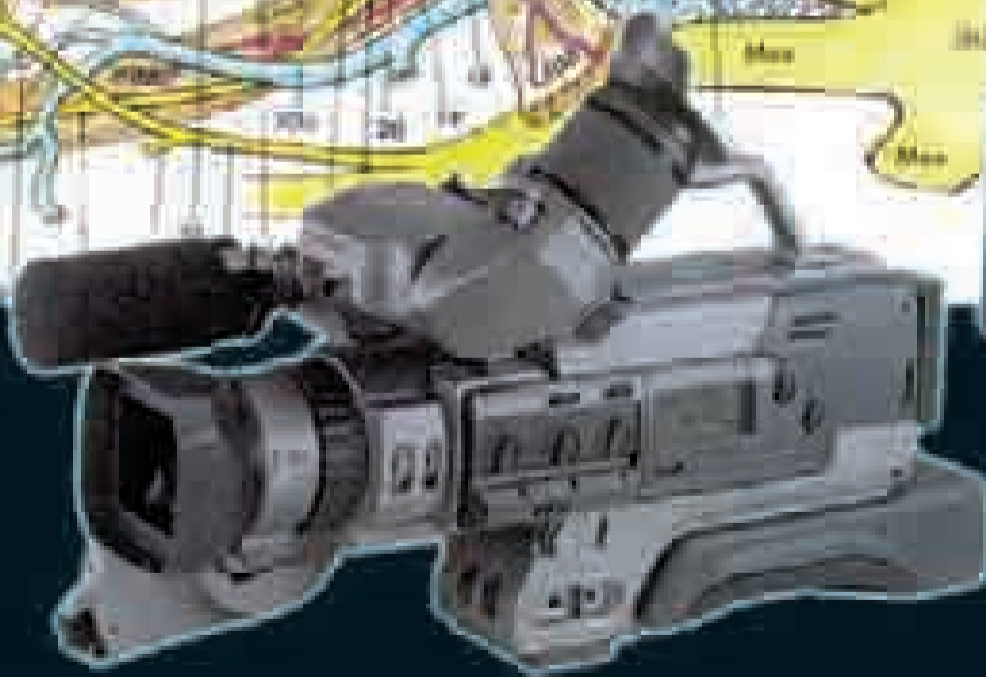
让我们再次用耳朵和大脑的高品质和卓越的技术，来与人类的技术做个比较。与前面的成像一样，人们付出几十年的努力，试图生成和再现忠实于原声的声音。努力的结果就是录音机、



# 眼睛和耳朵中的技术



当我们将眼睛和耳朵与相机和录音机进行比较时，我们看到，眼睛和耳朵远比这些科技产品要更加复杂，功能更强、更完美。



高保真音响和识别声音的系统。尽管利用了所有的技术以及数千位工程师和专家在这一领域的不懈努力，也最终没能获得耳朵听到的清晰而美妙的声音。我们想想音乐界中，最大的公司所生产的高保真系统Hi-Fi；即使在这样的设备中，录音过程中也会损失部分音质，或者当你打开高保真音响时，音乐开始前，总有一些嘶嘶声。但是，来自人体技术的声音产品却极为清晰而纯净。人耳从不像音响设备一样会接收带有嘶嘶声或大气干扰的杂音，它接收的是完全清晰、保真的原声。这是自真主创造人类以来一直采用的方式。

简而言之，我们人体内的技术比人类通过积累信息、经验和机遇而产生的任何技术都远远先进。没有人会说音响或照像机是偶然形成的。那么，存在于人体内的远远优于音响或相机的技术，怎能说成是一系列偶然进化的结果呢？

显然，眼睛、耳朵和人体的其它所有器官，都是超凡创造的产物。这些是真主独特而无与伦比的创造和永恒的知识与力量的表现。

这里我们特别提到视觉和听觉的原因是，进化论者无法理解如此清楚的创造证据。如果有一天，你请某个进化论者向你解释，耳朵和眼睛这种卓越的结构与技术，怎么可能是偶然的結果，那么你会发现他不能给你任何合理或合乎逻辑的回答。即使达尔文本人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他在1860年4月3日写给阿萨·格雷（Asa Gray）的信中说“一想到眼睛就使我不寒而栗”。他承认进化论者在生物卓越的创造面前处于绝望的境地。<sup>141</sup>

## 进化论——世界上最强大的符咒

本书全面说明了进化论缺乏科学依据，反之，许多科学分支的科学证据，例如古生物学、微生物学及解剖学等，向世人证明了进化论的彻底破产。书中强调，进化论与科学发现、理性和逻辑相矛盾。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任何不怀偏见、不受某种特定意识形态影响、仅仅依靠理性和逻辑的人们，都将清楚地懂得：相信进化论是极不可能的，它是给人类社会带来没有科学知识或文明依据的迷信思想。

像上面解释的那样，信仰进化论的人们认为，把一些原子和分子扔进大缸里，就能产生会思考、推理的教授、大学生及诸如爱因斯坦和伽利略那样的科学家或汉弗莱·博加特（Humphrey Bogart）、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和帕瓦罗蒂那样的艺术家，还会产生羚羊、柠檬树及康乃馨。况且，相信这些谬论的人，还是受过教育的科学家和教授。这正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进化论说成“历史上最强大的符咒”的原因。过去还没有过别的信仰或观念能如此瓦解人类理智的力量，不让他们理智、逻辑地思考问题，将真理隐藏了起来，就好像他们都被蒙住了眼睛。这比埃及人崇拜太阳神拉（Ra）、非洲某些地区的图腾崇拜、塞巴人的太阳崇拜、先知伊布拉欣的部族对亲手制造的偶像的崇拜、先知穆萨的族人对“金牛犊”的崇拜，更加糟糕更加不可思议的盲目。

事实上，这就是真主在《古兰经》中指出的缺乏理性的行为。真主在许多经文中警示：一些人的心智将被封闭，并丧失看到真理的力量。部分经文如下：

“不信道者，你对他们加以警告与否，这在他们是一样的，他们毕竟不信道。真主已封闭他们的心和耳，他们的眼上有翳膜；他们将受重大的刑罚。”（《古兰经》第二章：黄牛第6-7节）



现在崇拜鳄鱼的信徒看起来古怪且让人难以置信，同样，进化论信徒也让人难以置信。进化论者将偶然和无生命、无意识的原子看作一种创造力，并把这看作是一种信仰。

“……他们有心却不用去思维，他们有眼却不用去观察，他们有耳却不用去听闻。这等人好象牲畜一样，甚至比牲畜还要迷误。这等人是疏忽的。”（《古兰经》第七章：高处第179节）

“假若我为他们开辟了一道天门，而他们从那天门继续登天，他们必定说：‘我们的眼睛受蒙蔽了，不然，我们是中了魔术的民众’。”（《古兰经》第十五章：石谷第14-15节）

无法用言语表达如此令人震惊的事情：进化论的符咒奴役了如此广泛的群体，让人们远离了真理，并且在这150年里都未被打破。少数人相信这种不可能的假想和充满愚弄和矛盾的主张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全世界的人们都相信没有意识、没有生命的原子突然聚集在一起，并形成了神奇的宇宙，宇宙中有着完美的组织系统、规律、理智和意识，地球的所有特性都如此完美，它适合具有无数复杂系统的生命和生物生存，那么，对此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魔术”了。

其实，真主在《古兰经》先知穆萨和法老的事迹中揭示了那些支持无神论哲学的人实际上用魔术影响他人。当法老被告知真正的宗教信仰时，他让先知穆萨会见他的魔术师。先知穆萨这样做时，法老让他的魔术师先展示自己的 ability。经文是：

“他说：‘你们先抛吧！’当他们抛下去时，（变出的大蛇）眩惑了众人的眼睛，而且使人们恐怖。他们施展了大魔术。”（《古兰经》第七章：高处第116节）

如我们所见，除先知穆萨和相信他的人以外，法老的魔术欺骗了其他所有的人。可是，先知穆萨拿出的证据摧垮了那个符咒，或者如经文所述，“法老等当场败北”。

“我启示穆萨说：‘你抛出你的手杖吧。’于是，那条手杖立刻消灭了他们所幻化的（大蛇）。于是，真理昭著，而他们所演的魔术变成无用的。法老等当场败北，一变而为屈辱者。”（《古兰经》第七章：高处第117-119节）

我们从本节经文中看出，那些首先将这个符咒施与别人的人，他们所做的是只是幻境；他们已失去了所有的信任。今天也一样，那些受类似符咒影响的人，打着科学旗号相信荒谬主张，并终生维护它们的人，当真理出现、符咒破灭时，他们也会蒙羞。实际上，无神论哲学家、支持进化论达60余年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m Muggeridge）认识到这一真理，他承认自己所担忧的正是这些：

“我个人确信，进化论，尤其是它应用的领域，将是未来史书中的一大笑话。后辈们将大为惊奇：如此肤浅而可疑的假设却能够得到难以置信的轻信。”<sup>142</sup>

未来并不遥远。相反，人们不久会看到“偶然”不是神灵，并将回顾世界上最恶劣的骗局、最可怕的符咒——进化论。在全世界范围内，那个符咒已开始快速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很多识破进化论真实嘴脸的人，正惊讶地想知道：他们是怎样被它所迷惑的？

## 第十二章

# 为何进化论者的主张无效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根据化石中发现的证据，并从分子生物学的立场审视了进化论的无效性。在本章中，我们将举出一些被进化论者作为理论证据提出的生物现象和概念。这些主题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显示了没有支持进化论的科学发现，揭示了进化论者曲解和欺骗的程度。

### 变异和物种

“变异”是遗传学中的一个术语，它表示的是引起某种类型或某个物种的个体或群体具有彼此不同的特征的遗传现象。例如，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具有基本相同的遗传信息，但是有些人眼睛有点斜，有些人有红发，有些人则有长鼻子，还有一些人个子很矮，所有这些都取决于这种遗传信息潜在的变异程度。

进化论者把一个物种内的变异作为进化论的证据。但是，变异并不构成进化的证据，因为变异只是现有遗传信息不同组合的结果而已，并没有将新的特性加入到遗传信息中。对进化论而言重要的是，新的遗传信息是如何产生新的物种的。

变异自始至终发生在遗传信息的限制之内。在遗传学中，这种限制叫做“基因库”。由于变异，物种的基因库中的所有特性可能会以各种方式显示出来。例如，由于变异，尾巴相对较长或腿相对较短的物种可能是爬虫类，因为长腿和短腿都可能存在于该物种的基因库中。然而，往爬虫类中加入翅膀或羽翼，或者改变它们的新陈代谢，爬虫类也不会变异成鸟类。这样的改变需要增加生物体的遗传信息，而通过变异是行不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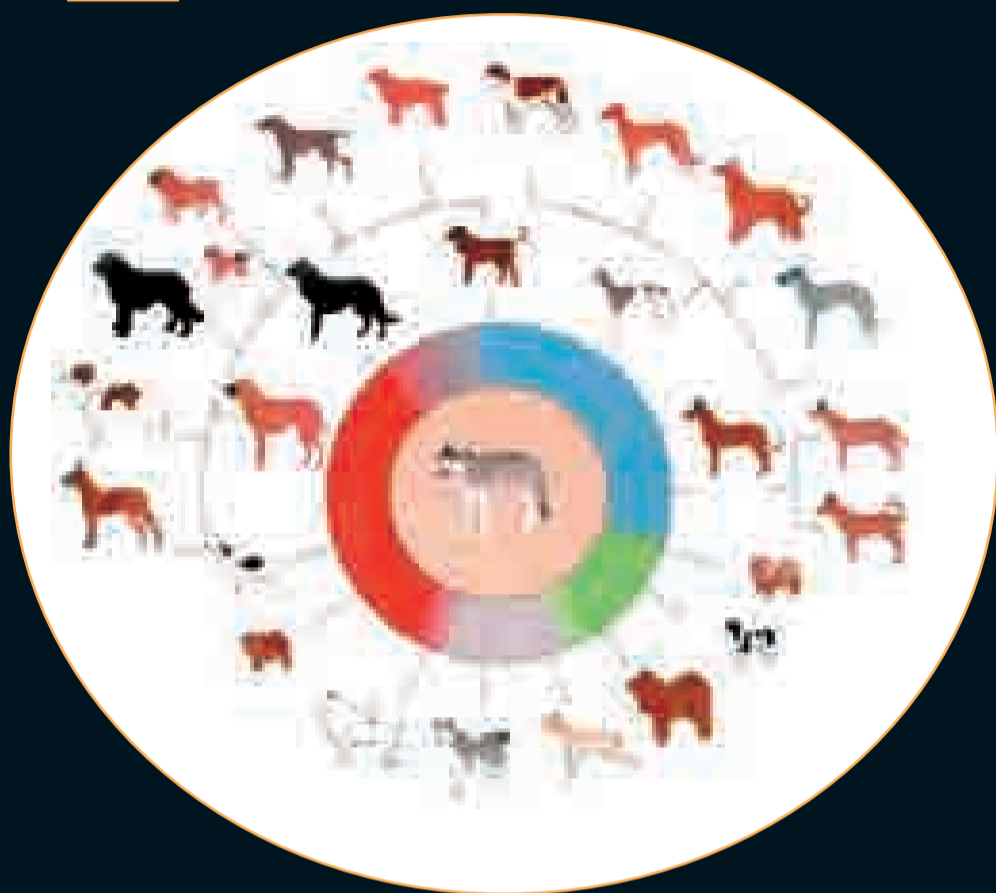
达尔文提出他的理论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认为不存在变异限制。他在1844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说道：“大部分作者认为自然界中的确存在变异限制，但是我还没有发现可以支持这一信条的哪怕一个事实。”<sup>143</sup>。在《物种起源》中，他引用了不同的变异例子作为他的理论最重要的证据。

例如，根据达尔文的观点，动物饲养员将不同品种的牛进行交配，以便产生出一种新的可以产出更多牛奶的品种，并最终转变成另一个不同的物种。《物种起源》一书中的几句话最能说明达尔文“无限变异”的观点：

“我能够看出，熊类完全可以通过自然选择，获得更多适应于水中生存的习性，形成愈来愈大的嘴巴，直到成为鲸鱼那样的庞然大物。”<sup>144</sup>



## 物种内的变异不是进化



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物种内的变异和全新物种的产生。比如说，达尔文观察了不同品种的狗的变异，于是他想象其中某些变异终有一日会变成另一个不同物种。即使到了今天，进化论者还固执地把物种内的变异说成是“进化”。然而，物种内的变异并非进化，这是一个科学事实。例如，不管有多少个品种的狗，它们仍然只是一个物种而已。不会发生从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的转变。

达尔文引用如此牵强的例子，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科学原始的理解程度。从那以后，在20世纪，根据生物实验的结果，科学上提出了“遗传稳定性”（遗传的自动调节）原理。该原理认为，试图通过配种产生新的变异的所有尝试都没有结果，因此不同生物物种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屏障。这意味着动物饲养员绝不可能像达尔文假定的那样，通过不同品种的牛之间的交配，把牛转变成另一不同的物种。

驳斥进化论的诺曼·麦克白（Norman Macbeth）在他的《重审达尔文》一书中写到：

“问题的核心在于，生物是否确实毫无限度地发生变化……物种看起来是稳定的。我们所听到的都是育种员们的失望之辞，他们将工作做到了一定的点上，但看到的只是动植物又回到了它们的起点。尽管经过了两三个世纪的不懈努力，但他们从来没能制造出蓝玫瑰或黑郁金香。”<sup>145</sup>

卢瑟·波班克（Luther Burbank）是史上最杰出的育种家，他针对这方面的事实说道：“存在发育的可能限度，并且这些限度是遵循某种规律的。”<sup>146</sup> 丹麦科学家W.L.约翰逊（W. L. Johannsen）就此总结道：

“达尔文和华莱士强调的变异，不可能有选择性地超出某个点，即这样的变异并不包括‘无限偏离’的秘密。”<sup>147</sup>

同样地，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上看到的不同的雀类也只是另一个变异例子，而不是“进化”的证据。近代的观察表明，这些雀类并没有经历过如达尔文所推测的无限变异。而且，大多数被达尔文认为代表了14种截然不同的物种的雀类，其实是通过相互交配产生的，这就说明它们进行的是同一物种内的变异。科学观察表明，雀喙其实

## 鲸从熊进化而来的神话

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宣称，鲸鱼是从尝试游泳的熊进化来的！达尔文错误的假设一个物种内的变异可能性是没有限制的。20世纪的科学已经表明，这种进化假说是虚构的。



是“变异”的例子，而它们却曾被当作所有进化论来源的神话；因此，雀喙不构成进化论的证据。皮特（Peter）和罗斯玛丽·格兰特（Rosemary Grant）花费了数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观察雀的变异，寻找达尔文进化论的证据，但最后不得不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岛上没有发生过任何“进化”可以促成新遗传特性的出现。<sup>148</sup>

### 抗生素抗性和DDT免疫性不是进化的证据

被进化论者拿来当作进化论证据的一个生物概念，就是细菌对抗生素的抵抗力。许多进化论者把这种抗生素的抗性作为“生物通过有利突变而发育的例子”。类似的主张同样应用于昆虫对杀虫剂（如DDT）产生的免疫机制。

然而，进化论者在这个问题上同样错了。

抗生素是从微生物中产生的、抗击其它微生物的“分子杀手”。最早的抗生素是由亚历山大·弗雷明（Alexander Fleming）于1928发现的青霉素。弗雷明认识到，霉菌中产生可以杀灭葡萄球菌的分子，这一发现被看作是医学界的一个转折点。从微生物中产生的抗生素被用于对付细菌，其结果是成功的。

不久，发现了一些新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细菌形成了对抗生素的免疫力。该机制的原理是这样的：大量对抗生素敏感的细菌死亡，而另一些不受抗生素影响的细菌快速繁殖并组成了整个细菌队伍。这样，所有的细菌就对抗生素免疫了。

进化论者试图把这种现象看成“细菌适应环境的进化”。

但是，这种肤浅的解释与真相大相径庭。在这方面做过详细研究的以色列生物物理学家、因1997年出版《并非偶然》一书而闻名的李·斯普特纳（Lee Spetner），主张细菌的免疫力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机制产生，但没有任何一种可以做为进化论的证据。这两种机制是：

- 1) 转变抵抗力的基因已存在于细菌中。
- 2) 细菌形成对抗生素的抵抗，是由于突变而失去其基因数据的结果。

斯普特纳教授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了第一种机制：

“一些微生物具有抵抗这些抗生素的基因。这种抵抗以退化抗生素分子或将其逐出细胞的形式实现……具备这些基因的细菌可以把它们传递给其它细菌，使其也产生抵抗力。虽然抵抗机制对某种抗生素有效，但大多数病原体细菌已成功地积累了几组基因，使它们对许多抗生素都产生了抵抗力。”<sup>14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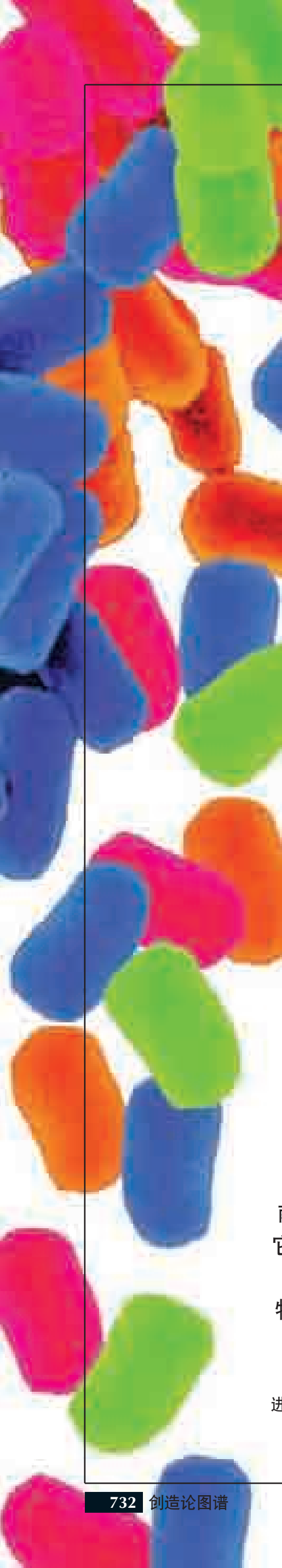
斯普特纳进一步说，这不是“进化的证据”：

“以这样的方式产生对抗生素的抵抗力……不是用来说明进化论突变之说的例证。可以证明进化论的遗传变化，决不能只是向细菌的基因组加入新的信息，还必须向生物宇宙（biocosm）加入新的信息。基因水平式的传递，仅仅是扩散一些生物中已存在的基因而已。”<sup>150</sup>

所以，我们在此不能谈论进化论，因为没有产生新的遗传信息：已存在的遗传信息只是在细菌间传递。

由突变产生的第二种免疫力机制，也不是进化的例子。斯普特纳写道：

“……有时候，微生物通过单一核苷酸的随机替代作用，获得对抗生素的抵抗力……链霉素由赛尔曼·沃克茨曼（Selman Waksman）和阿尔伯特·斯卡兹（Albert Schatz）发现，并于1944年首次报告；它是使细菌能用这种方式获得抵抗力的一种抗生素。可是，尽管它们经历的突变对链霉素中的微生物有益，它也不能当作NDT（新达尔文理



论)所需的那种突变的例证。抵抗链霉素的那种突变在核糖体中表现出来,并使得对抗抗生素分子的分子退化。这种在微生物核糖体表面上的变化,阻止了链霉素分子的抗生素作用。这种退化丢失了特性,因此,也丢失了信息。关键在于,不论有多少突变,都不可能从这种突变中获得(进化)。进化不能建立在积累仅仅使原有特性退化的突变之上。”<sup>151</sup>

概括地说,与细菌核糖体的突变使细菌抵抗链霉素。其原因是突变“分解”了核糖体。也就是说,细菌中没有增加新的遗传信息。相反,核糖体的结构被分解了,即细菌“损坏”了。(还有,研究发现,变异细菌的核糖体的功能不如正常细菌的功能。)由于这种“损坏”阻止了抗生素附在核糖体上,所以“抗生素抗性”形成了。

总之,并没有“形成遗传信息”的突变的例子。

同样的道理适用于昆虫对DDT及类似杀虫剂产生的免疫力。大多数例子表明,已经存在的免疫基因都被利用了。进化论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科·阿亚拉(Francisco Ayala)承认了这个事实:“对大多数杀虫剂都具有抵抗力的遗传性变型明显存在于每一种曝露在这些人造化合物中的种群中。”<sup>152</sup>突变解释的其它例子,就像上面提到的核糖体的突变,是导致昆虫“遗传信息缺失”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并不能宣称细菌和昆虫的免疫机制就是构成进化论的证据,因为进化论主张生物通过突变而发育。但是,斯普特纳解释说,无论是抗生素的免疫力还是其它任何的生物现象,都没有过这种突变的例子:

从未有人观察到过宏观进化所需的突变。还没有发现任何可以代表“新达尔文理论”所需突变的随机突变,能在分子水平加入任何信息。我的问题就是:用来支撑这种理论的突变,还需要支持吗?回答只能是‘不’!”<sup>153</sup>

### 退化器官谬论

很久以来,“退化器官”的概念作为进化的“证据”频繁出现在进化论文献中。当证明该概念无效后,它终于悄然消失了。但是,一些进化论者仍然相信它,并且有人不时试图把它作为重要的进化论证据。

“退化器官”的观念最早是在一个世纪以前提出的。进化论者宣称,某些生物的体内存在一些非功能性的器官,这些器官是从祖先那里遗传的、不被使用而

进化论者把细菌的抗生素抵抗力作为进化的证据——但采用的是欺骗的方式。

逐渐退化了的器官。

这个设想很不科学，它的知识根基并不充分。这些“非功能性器官”，实际上是“功能还没有被发现”的器官。最能说明这种说法的，是进化论者列举的长长的退化器官表。进化论者S.R.斯卡丁（S.R. Scadding）在《进化理论》（Evolutionary Theory）杂志上发表的“退化器官能构成进化论的证据吗？”一文中，承认了这个事实：

“既然不可能清楚地鉴别无用的结构，并且所争论的结构没有科学依据，那么我断定‘退化器官’不能给进化论提供任何特别的证据。”<sup>154</sup>

德国解剖学家R.威德希姆（R. Wiedersheim）1895年列出的退化器官表中，有阑尾、尾骨等大约100个的器官。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威德希姆表中的所有器官，其实在人体内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被当成“退化器官”的阑尾，其实是人体内防感染的淋巴器官。1997年，这个事实被澄清了：“其它身体器官和组织：胸腺、肝、脾脏、阑尾、骨髓以及一些小的淋巴组织，如咽喉中的扁桃体和小肠中的淋巴集结等，也是淋巴系统的部分。它们同样帮助人体防止感染。”<sup>155</sup>

研究亦发现，列入退化器官表中的扁桃体，在保护喉咙抗感染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在人的青春期。据发现，位于脊椎骨末端的尾骨支撑着盆骨周围的骨头，也是一些较小的肌肉的会聚处，因此，如果没有尾骨就不可能坐得舒服。在随后的几年中，人们认识到，胸腺通过激活T细胞来启动人体内的免疫系统；松果腺负责一些重要激素的分泌；甲状腺对婴儿和儿童的稳定成长非常有用；脑垂体控制许多激素腺的正常运作。而所有这些器官曾被认为是“退化器官”。还有，被达尔文看成是“退化器官”的眼睛中的半月瓣，实际上负责清洁和润滑眼球。

进化论者关于退化器官的主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错误。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进化论者声称的生物的退化器官，都是从它们的祖先那里遗传来的。然而，一些所谓“退化了的”器官，并没有在称为人类祖先的生物中发现过！例如，阑尾在被认为是人类祖先的猿类中并不存在。挑战退化器官理论的著名生物学家H.伊诺克（H. Enoch），论述了这个逻辑错误：

“猿有阑尾，与它们没有直接的亲缘关系的较为低级的猿却没有，而一些更为低级的哺乳动物如负鼠却又有阑尾。进化论者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sup>156</sup>

进化论者匆匆提出的退化器官的假想，存在许多逻辑佯谬，并且被证明在科学上是不真实的。人体根本不存在所谓从祖先那里遗传来的任何退化器官，因为人类并非从其它生物偶然进化而来的，而是以现有的完整、完美的形态被创造出来的。

## 同源神话

生物学中把不同物种之间的结构相似性称作“同源”。进化论者试图把这些相似性作为进化的证据。

达尔文认为具有相似（同源）器官的生物，彼此之间存在进化关系，并且这些相似器官必定是从共同的祖先那里继承

对所有退化器官的例子已及时进行了驳斥。例如，在《起源》中被作为退化器官提出的眼睛中的半月瓣，现已证明它的功能是非常强的，尽管在达尔文时代它的作用不被人知。半月瓣可以润滑眼球。



老鹰、蝙蝠和昆虫都有翅膀。然而，单单拥有相似的器官，并不能证明它们就是从共同的祖先进化来的。



来的。根据他的设想，鸽子和老鹰都有羽翼；因此，鸽子、老鹰甚至所有其它有羽翼的鸟类都可以认为是从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的。

同源是靠不住的论点，它只是凭外观形体上的相似而提出的假设。自达尔文时代起，至今没有任何具体的发现来证实这个论点。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发现过假想的同源结构生物的共同祖先的化石。而且，下列发现清楚表明，同源并没有提供发生进化的证据：

1. 人们发现生物的同源器官属于完全不同的门，进化论者一直以来不能在它们当中建立任何一种进化关系；
2. 某些具有同源器官的生物的遗传密码彼此完全不同。
3. 不同生物同源器官的胚胎发育阶段完全不同。

现在我们对这些要点逐一加以分析。

### 完全不同的生物物种的相似器官

在进化论者不能建立任何进化关系的不同物种之间，有许多同源器官是共有的。翅膀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除了鸟类，作为哺乳动物的蝙蝠也有翅膀，并且昆虫甚至一些灭绝的恐龙也有翅膀。进化论者无法在这四种不同种类的动物中，建立任何进化关系或亲缘关系。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不同生物的眼睛惊人的相似以及结构上的类似。例如，章鱼和人是两种极其不同的物种，它们之间无法建立任何进化关系，而两者的眼睛在结构与功能上却极为相似。没有哪个进化论者可以提出一个它们之间的共同祖先，来解释人和章鱼眼睛的相似性。这些以及其它许多例子均表明，进化论者以相似性为基础的主张是毫无科学依据的。

实际上，进化论者应为同源器官说感到尴尬。著名进化论者弗兰克·索尔兹伯里（Frank Salisbury）谈到差异极大的物种具有非常相似的眼睛使同源理论陷入绝境，他说：

“像眼睛一样复杂的器官在其它群体中出现过，如头足动物、脊椎动物和节肢动物。把这些生物的起源解释上一次，事情就够糟糕的了，但根据现代合成理论的观点把它们的起源想上几次，我就一头雾水了。”<sup>157</sup>

尽管许多生物的形体极为相似，但这并不支持它们之间有进化关系的主张。胎生动物和有袋动物这两大哺乳动物种类就是例子。进化论者认为，这两种哺乳动物一开始就彼此分开，并



## 挑战同源的两种哺乳动物



北美狼头骨



袋狼头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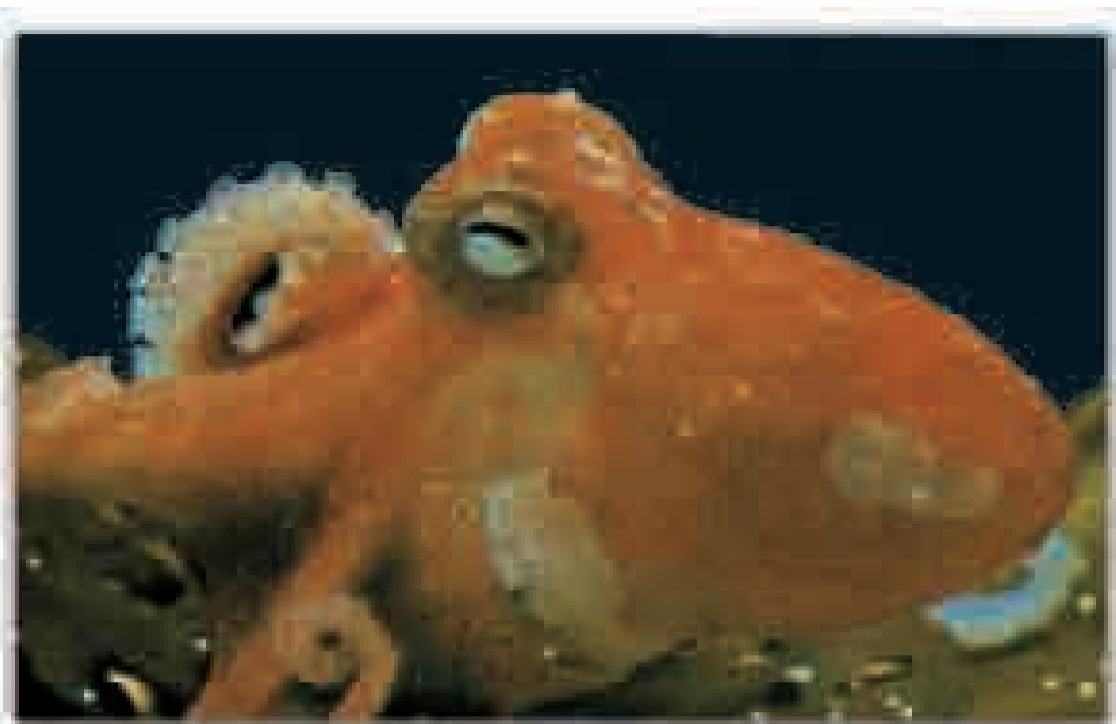
### 两种灭绝的独立的巨齿哺乳动物

另一个胎生和有袋哺乳动物“双胞胎”之间非常相似的例子，就是灭绝的哺乳动物剑齿虎（下图）和袋剑虎（上图），这两种动物都用巨大的前齿捕食。它们的头骨和牙齿结构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而它们之间是不能建立任何进化关系的，这推翻了相似结构是进化证据的同源观点。



### 袋狼和北美狼

有袋哺乳动物和胎生哺乳动物之间“双生”物种的出现，沉重打击了同源主张。比如说，有袋哺乳动物袋狼（上图）和在北美发现的胎生动物狼，彼此极其相似。上图是这两种高度相似动物的头骨。在这两种没有任何“进化关系”的动物之间存在如此接近的相似，完全宣告了同源主张的无效。



人类和章鱼的眼睛结构非常相似。然而，这两种生物有相似的器官并不表示他们就是从同一个祖先进化来的。即使是进化论者，也不再用共同祖先来说明章鱼和人类的眼睛的相似性了。



完全独立地进化发育。然而有趣的是，这两类哺乳动物中有些“配对”几乎完全相同。美国生物学家迪恩·肯扬（Dean Kenyon）和帕西瓦尔·戴维斯（Percival Davis）评论道：

“根据达尔文理论，狼、猫、松鼠、土拨鼠、食蚁兽、鼯鼠和老鼠需要进化

两次：第一次进化成胎生动物，第二次完全独立地进化成有袋动物。这无异于随机、不受操控的突变和自然选择过程的惊人主张：以某种方式在区别极大的生物体中数次偶然地发展同样的特征。”<sup>158</sup>

进化论生物学家不能把这些极其接近和相似的器官作为“同源”的例子，这表明从共同的祖先进化的理论是没有证据的。那么，对生物中相似结构的科学解释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达尔文理论统治科学界以前就给出了。科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根据生物的相似结构，首次对生物进行了系统化，理查得·欧文（Richard Owen）认为这些结构是“共同”创造的例子。换言之，相似器官（今天也称作相似基因）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因为它们是被创造出来用做特殊用途的，而不是因为它们是从共同的祖先偶然进化而来的。

现代科学发现表明，凭借相似器官提出的“共同祖先”的主张是不正确的，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共同创造，这再一次验证了生物是由真主创造的。



## 同源在遗传与胚胎学上的僵局

为了支持进化论者关于“同源”的主张，不同生物的相似（同源）器官也应该用相似（同源）的DNA密码来编码。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相似器官通常由极其不同的遗传（DNA）密码控制。而且，不同生物在DNA中相似的遗传密码，常常与截然不同的器官相关。

澳大利亚生物化学教授迈克尔·登顿在其《进化论：危机中的理论》一书中，描述了进化论者对同源的解释在遗传学上所面临的尴尬：“同源结构常常列入非同源体遗传系统中，而同源的概念很少扩展到胚胎学的范围中。”<sup>159</sup>

这方面的著名例子，就是在几乎所有进化论教科书中都引用的四足动物的“五趾骨架结构”。四足动物也就是陆生脊椎动物，它们前后爪子上的指关节都有五趾。尽管它们并不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始终看起来有五趾，但由于它们的骨骼结构而被认为是五趾型的。青蛙、蜥蜴、松鼠或猴子的前后爪也是那样。鸟类和蝙蝠的骨骼也有这种基本的结构。

进化论者关于所有生物源于一个共同祖先的主张，其长期引用的证据就是五趾型肢。在整个20世纪，生物学方面的所有基础资源几乎都引用了这个主张作为进化强有力的证据。但20世纪80年代的遗传学发现驳倒了这一进化论主张。人们认识到，不同生物的五趾型肢，是由完全不同的基因控制的。进化论生物学家威廉姆·菲克斯（William Fix）这样描述这一理论的破灭：

“进化论老式的教科书大量使用了同源的概念，指出不同动物的肢骨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似性。这样，人的手臂、鸟的翅膀和鲸的鳍上的”五趾”型肢都表明它们有共同的起源。如果这些形式多样的结构是由同样的基因组经过不断的突变，并以自然选择的形式转变，那么，该理论就有意义了。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人们现在知道，同源器官是通过不同物种中完全不同的基因组合产生的。从同一祖先传承类似基因的同源概念已经破灭了……”<sup>160</sup>

还有一点，为了支持进化论的同源主张，在相似结构的胚胎发育阶段，换言之，就是在卵或母体子宫内的发育阶段，需要类似的发育，然而在现实中，每种生物的相似结构的胚胎阶段是截然不同的。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遗传与胚胎方面的研究已证明，达尔文定义为“生物从同一祖先进化的证据”的同源概念，根本不能视为证据。在这方面，科学一再证明了达尔文论点的佯谬。

## 分子同源性主张的无效性

进化论者把同源性作为进化的证据，不仅在形态学上是无效的，而且在分子上也是无效的。进化论者认为，不同生物的DNA密码或相应的蛋白质结构是相似的，而这种相似性是这些生物来自共同祖先或彼此进化的证据。

然而，分子比较的结果其实根本不支持进化论。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相似和相关的生物之间存在着巨大



迈克尔·登顿教授：“进化论是处于危机中的理论”

的分子差异。例如，对呼吸至关重要的细胞色素C蛋白质，在同类生物中具有难以置信的差异。根据这方面的研究结果，两种不同爬虫类之间的差异，要比鸟跟鱼或鱼跟哺乳动物之间的大。另一研究显示，同一鸟类间的分子差异，要比这类鸟和哺乳动物之间的差异还大。人们还发现，看上去非常相似的细菌的分子差异，要比哺乳动物和两栖动物或昆虫之间的还大。<sup>161</sup>在血红蛋白、肌红蛋白、激素和基因中也作了这样的比较，得出的结论也是类似的。<sup>162</sup>

关于分子生物学领域的这些发现，迈克尔·登顿博士说道：

“从分子上看，每类生物都是独特、孤立的，没有任何中间形态的联系。因此，象化石一样，分子并没有给长期寻找中间形态的进化论生物学提供证据……从分子上看，与它的亲属相比，没有哪种生物体是‘祖先’、‘原始’或‘高级’的……无疑，如果这些分子证据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存在的话……生物进化的观念也许根本不会被接受。”<sup>163</sup>

### “生命树”瓦解

20世纪90年代对生物遗传密码的研究，加剧了进化论在这方面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在这些实验中，没有采用早些时候局限于对蛋白质序列的比较，而用“核糖体RNA”（rRNA）序列来比较了。从这些发现中，进化论科学家试图建立一棵“进化树”。然而，结果使进化论者感到失望。根据法国生物学家赫维·菲利普（Hervé Philippe）和帕特里克·福特瑞（Patrick Forterre）1999年写的一篇文章，“随着可用的序列越来越多，大多数蛋白质的系统发展彼此抵触，rRNA树也一样。”<sup>164</sup>

除rRNA的比较外，对生物基因中的DNA密码也进行了比较。但是，结果与进化论者假设的“生命树”恰恰相反。1999年，分子生物学家詹姆斯·A·莱克（James A. Lake）、拉维·杰因（Ravi Jain）、玛丽亚·C·里维拉（Maria C. Rivera）在一篇文章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

“科学家开始分析不同生物体的各种基因并发现，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与仅仅通过rRNA的分析就得出的进化生命树相冲突。”<sup>165</sup>

对蛋白质的比较和对rRNA或基因的比较，都不能证实进化论的假设。伊利诺斯大学享有声誉的生物学家卡尔·沃斯（Carl Woese）承认，在分子发现面前，“系统发生论”的概念已失去了它的意义：

“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相容的生物系统从众多个体蛋白质系统中产生。系统发生的不相容性在普通的树中随处可见，从根部到不同（组）中的主干，以及到其自身基础分组的组成。”<sup>166</sup>

分子比较的结果，不是对进化论的赞同而是对它的反对。在1999年《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是时候根除生命树了吗？”一文中，进化论也承认了这个事实。文章的作者伊丽莎白·彭尼斯（Elizabeth Pennisi）说，进化论生物学家对基因的分析与比较，本来想建立“生命树”，但结果正好相反，并说“新资料正混乱进化论的画卷”：

“一年前，观察从多个微生物中重新排序的基因组的生物学家认为，这些资料可能支持生命早期的历史。但是，他们对看到的一切迷惑了。对当时所获得的基因组的比较，没有澄清生命的主要组群的进化过程，他们对此大惑不解。现在，看着手里掌握的另外八种微生物序列，情况更加令人迷茫了……许多进化论生物学家原以为，他们能够大致看到生命开始的三个王国……当完整的DNA序列开启了与别的基因比较的道路时，研究者们期望的只是简单地给这棵树增加细节。但“没有什么比真理更遥远”，马里兰州洛克威

尔基因组研究所（TIGR）所长克莱尔·弗拉赛（Claire Fraser）说。与研究者的初衷相反，比较产生了生命树的许多版本，它们不同于rRNA树，而且互相冲突……”<sup>167</sup>

简而言之，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同源体的概念丧失了更多的基础。对蛋白质、rRNA和基因组成的比较显示，按照进化论的说法是近亲的生物其实彼此间差别迥异。1996年的一次研究种使用了88个蛋白质序列，把兔子归在灵长目而非啮齿目动物中；1998年对19种动物的13种基因的分析，把海胆归到了脊索动物中；1998年基于12种蛋白质实施了另一项研究，得出母牛比起马类而言更接近鲸类。分子生物学家乔纳森·威尔斯（Jonathan Wells）这样归纳了2000年中的情况：

不同分子引起的（生命）树的不一致性，以及由某些分子分析导致的奇怪的树，现在将分子系统发生论推入了危机之中。<sup>168</sup>

“分子系统发生论”面临着危机——这意味着进化论同样面临着危机。（系统发生论是指所谓的各种不同生物之间的“家族关系”，它是进化论的假想基础。）科学再一次瓦解了生物是彼此演变而来的论点，显示了所有生物群体都是独立创造出来的。

## 胚胎学重演的神话

以前所称的“重演论”早就从科学文献中除去了，但仍有一些进化论的出版物把它作为科学事实提出来。“重演”一词是对进化论生物学家厄恩斯特·赫克尔（Ernst Haeckel）在19世纪末提出的“个体发生学重演族系发展史”断言的概括。

赫克尔的理论假定，活胚胎再次经历了其假定祖先经历的进化过程。他的理论声称，人的胚胎在母体子宫里的发育过程中，首先显示鱼的特征，然后是爬行动物的特征，最后才是人的特征。

据证实，这个理论完全是伪造的。人们现在知道，假定在人类胚胎早期出现的“鳃”，实际上是人的中耳导管、甲状旁腺和胸腺的初始阶段。胚胎被比作“卵黄囊”的部分其实是为婴儿造血的育儿袋。被赫克尔和他的追随者鉴定为“尾巴”那个部分，实际上是脊椎，它之所以像尾巴，只是因为它在腿部成形前就已经成形了。

在科学界，这些都是被普遍公认的事实，甚至连进化论者也都接受了这个事实。新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乔治·盖罗德·辛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写道：

“赫克尔伪述了进化原理。现在可以断然确定，个体发生学并不重复族系发展史。”<sup>169</sup>

我们在《美国科学家》杂志上出版的一篇文章中看到：

“的确，重演论已经彻底灭亡了。它在20世纪50年代最终被驱逐出生物教科书。作为一个受到严重质疑的理论话题，它在20年代就灭亡了……”<sup>170</sup>

“重演”的另一有趣之处是，厄恩斯特·赫克尔本人是个作假高手，他为了支持自己提



进化论者海克尔在许多方面甚至比达尔文更狂热。因此，他不惜歪曲科学事实，大肆伪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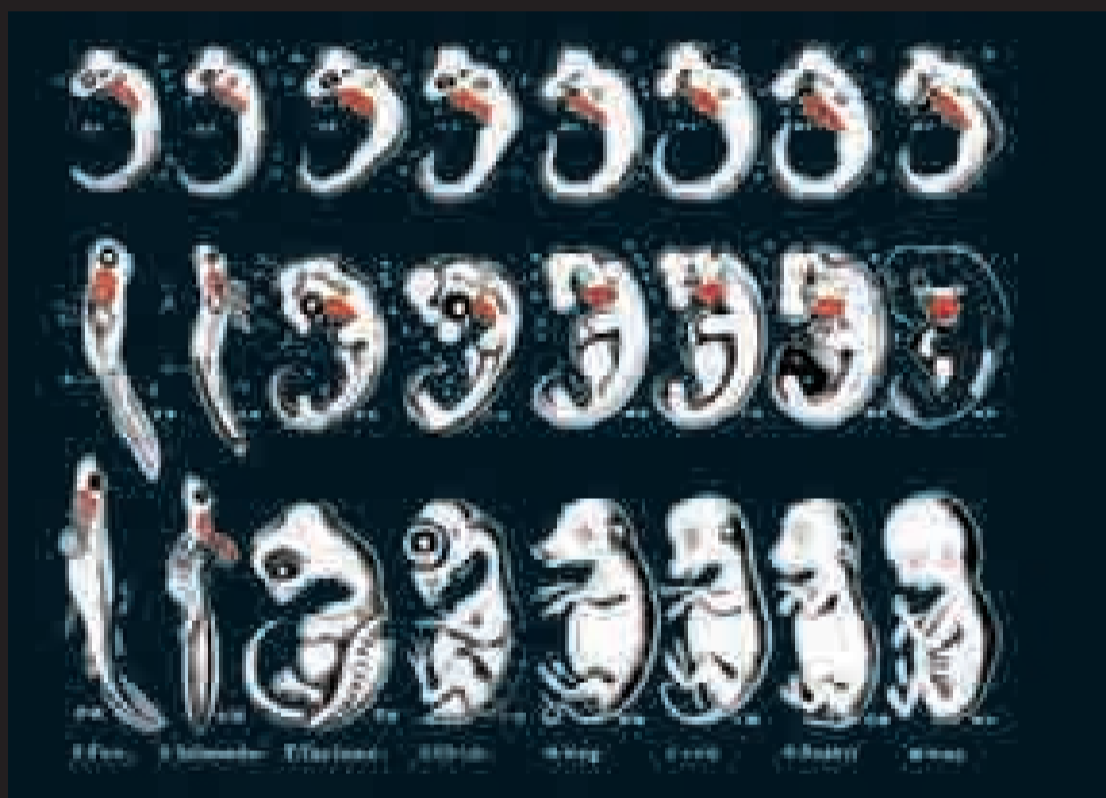
出的重演论伪造了图画。赫克尔的伪造企图说明鱼和人的胚胎彼此相似。当被曝光后，他唯一的辩护之辞就是其他进化论者也犯过类似的错误：

“在折衷承认‘伪造’之后，如果不是看到我旁边同样处于被告席的数百位同道人士，我应该考虑自己受到责罚。他们中有许多是最值得信赖的观察者和最值得尊重的生物学家。在最好的生物学教科书、论文和杂志里的大部分插图应遭受同样的‘伪造’责难，因为它们全部是不准确的，存在或多或少的造假修改、公式化和编造。”<sup>17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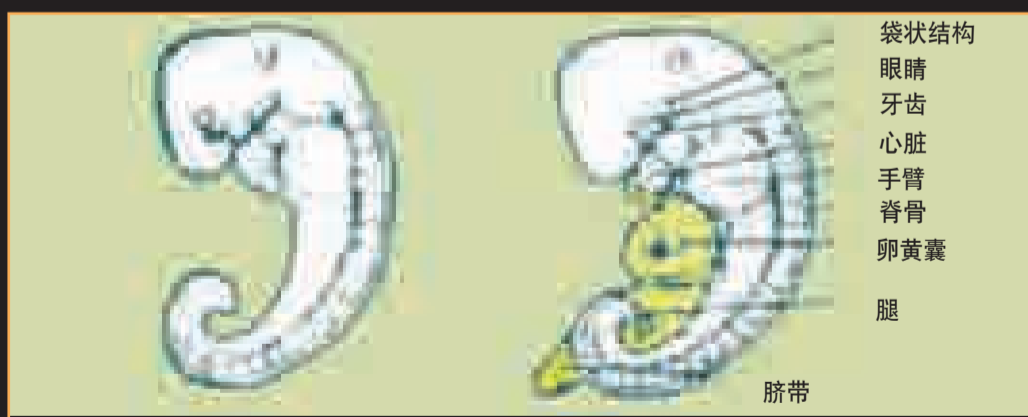
的确有“数百位同道人士，他们中有许多是最值得信赖的观察者和最值得尊重的生物学家”，他们的研究充满了偏颇的结论、曲解甚至是伪造。这是因为他们一向视自己为进化论的卫道士，尽管不存在任何支持它的科学证据。



## 海克尔欺骗性的图



海克尔伪造了这些图纸，以图证明人胚胎和鱼胚胎之间的“相似性”。把他的图和真正的人类胚胎做比较，就可以看到故意忽略了大部分实际器官。（Francis Hitching, *The Neck of the Giraffe: Where Darwin Went Wrong*, p. 205）



修改过的图

实际的图

## 第十三章

### 进化论：唯物主义倾向

**我**们在本书中已列举的资料显示，进化论是没有科学依据的理论；相反，这个主张显然是违背科学的。换句话说，让进化论活跃的力量并非科学。进化论也许得到某些“科学家”的支持，但躲在其背后的却是另外一种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就是唯物主义哲学。

唯物主义哲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信仰之一，它的基本原则便是物质的存在。根据这个观点，物质永远存在，一切都是由物质组成的。当然，这让对造物主的信仰变得不可能，因为如果物质永远存在，一切都是由物质组成，那就没有超自然的造物主来创造物质。因此唯物主义一向与信仰真主的任何宗教相敌对。

这样，我们的问题就变成了唯物主义观点是否正确。检验一种哲学是真是假的一个办法，就是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该哲学对于科学的主张。例如，10世纪的一位哲学家可能会声称，在月球表面上有一棵神圣的树，所有的生命都象果子一样在这棵巨大的树上生长，然后掉落到地球上。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种哲学观点很有吸引力并且相信它。但是到了20世纪，人类已经能够在月球上行走，就再也不可能真的持有这种信仰了。这棵树是否存在可以用科学方法来确定，也就是说通过观察和实验。

因而我们也可以用科学方法来调查唯物主义的主张：即物质已永恒存在，物质可以自我组织，不需要超自然的造物主和力量来创造生命。当我们这样做时，便看到唯物主义已经瓦解了；因为物质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观点已经被说明宇宙从无到有的大爆炸理论推翻了。物质自我组织并创造生命的主张正是我们称之为“进化论”的并早已瓦解的主张，也是这本书所调查的主张。

然而，如果有人坚定地信仰唯物主义，并忠诚于唯物主义哲学高于一切，那么他的行为将会不同。如果他首先是个唯物主义者，其次才是个科学家，那么当他看到进化论的观点被科学所反驳，他不会放弃唯物主义。相反，无论如何他都会努力维护进化论，来支持和维护唯物主义。这正是保卫进化论的进化论者如今所处的两难境地。

有趣的是，他们有时候也承认这个事实。哈佛大学的著名遗传学家、坦率的进化论者理查德·C·列万廷（Richard C. Lewontin）承认，他“首先是个唯物论者，其次才是个科学家”，他这样说道：

“并非科学方法或科学机构迫使我们接受关于世界现象的唯物主义解释，恰恰相反，是由于我们坚持先验的唯物论起因，造就了研究工具和一系列概念，才产生出唯物的解释，且无论这解释如何违背直觉，对于外行又是如何的神秘。还有，由于唯物主义是绝对的，我们绝不允许在唯物主义的门口出现‘神的足’。”<sup>172</sup>

列万廷在这里使用了“先验”这个词，这十分重要。这个哲学术语指的是不基于任何实验知识的一种假设。当一种思想并没有可行的资讯来证实其正确性，你却仍然认为其正确并接受这种思想，那就是“先验”。正如进化论者列万廷坦率直言的，唯物主义是进化论者的一种“先验的”约定，他们努力使科学符合这个假设。由于唯物主义把明确否认造物主的存在作为一项必要的内容，他们信奉手中唯一的选择，那就是进化论。对这些科学家来说，科学事实已经证明进化论的虚假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已经“先验”地认为它是真实的。

这种偏执的行为导致进化论者相信“无意识物质的自我组建”，这不仅违背科学，而且有违理智。正如我们前面引用过的，纽约大学化学教授和DNA专家罗伯特·夏皮罗（Robert Shapiro）解释进化论者的这种信仰，并指出他们把唯物主义信条作为基础：

“因此，需要另一个进化论原则让我们跨越从简单的自然化合物到第一个有效的复制品之间的鸿沟：这个原理尚未得到详细表述或演示，但可以预见，我们给它诸如化学进化和物质自我组织的名称。辩证唯物主义将这个原理的存在视为当然，亚历山大·奥巴林（Alexander Oparin）在生命的起源说理论中就运用了该原理。”<sup>173</sup>

在西方媒体和一些著名的“德高望重”的科学刊物中遍布进化论者的宣传，他们是这种意识形态必要的喉舌。由于进化论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意识形态，因此，在依此为科学标准的唯物主义圈内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区。

有些科学家发现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他们被迫要维护这个牵强的理论，或至少是避免说出任何不符合它的话。西方国家的学术界人士不得不在某些科学期刊上发表一些文章，以便得到或维持其“教授”的头衔。所有涉及生物学的期刊都在进化论者的控制之下，他们不允许任何反进化论观点的文章出现。因此，生物学家们也不得不在该理论的统治下开展研究。他们也是这种业已建立的进化论意识形态需要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盲目维护我们在本书中检验过的所有“不可能的巧合”。

## 唯物主义者的告白

德国生物学家、声名卓著的进化论者霍马尔·冯·狄特富尔特（Hoimar von Ditfurth），便是一个顽固的唯物主义者的绝妙例子。狄特富尔特引证了生命极其复杂的组成后，进一步讲述生命是否偶然出现的问题：

“纯粹的巧合会如此地和谐，这在现实中可能吗？这是整个生物进化论的根本问题。如果用“这是可能的”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有点像是验证对现代自然科学的信念。从批评的角度讲，我们可以说，接受现代自然科学的人，除了说“是的”之外没有其它选择，因为他的目标是通过易于理解的方式解释自然现象，并从中找出自然规律，而不会归于超自然力量的干预。然而，用自然规律也就是巧合来解释所有事物，这本身就是没有依据的表现。因为除了相信巧合之外，他又有什么别的可相信呢？”<sup>174</sup>

正如狄特富尔特所说，唯物主义科学方法的基本原则是以否定“超自然的干预”即创造来解释生命现象。一旦采用这个原则，再不可能的假设也很容易接受了。几乎所有进化论者的文献

## 进化论和唯物主义

尽管科学明显地驳倒了进化论，但它仍然得到维护，其唯一原因就是理论与唯物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达尔文把唯物主义哲学应用于自然科学，而这种哲学的拥护者（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拥护者中间的先锋分子）无论如何还在继续维护进化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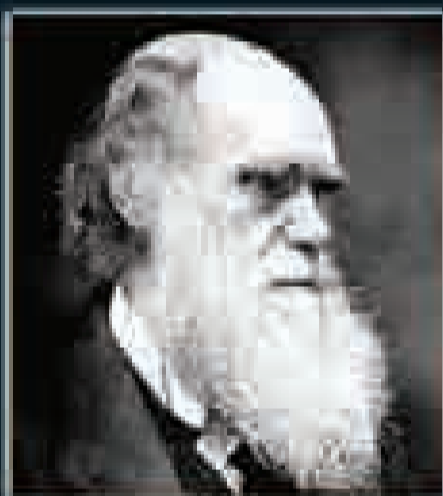
当代最有名的进化论倡导者之一、生物学家道格拉斯·佛图雅玛（Douglas Futuyma）写道：“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样……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唯物机制及唯物论至关重要。”这非常清楚地承认了进化论对其维护者如此重要的原因。<sup>1</sup>

另一个著名的进化论者、古生物学家史蒂芬·J·古尔德（Stephen J. Gould）说：“达尔文把一致的唯物主义哲学应用到对自然的解释中。”<sup>2</sup>与列宁同时代的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策划者之一、利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评论道：“达尔文的发现，是整个有机物质领域辩证的最高胜利。”<sup>3</sup>但是，科学已经显示，达尔文主义不是唯物主义的胜利，而是推翻该哲学的一种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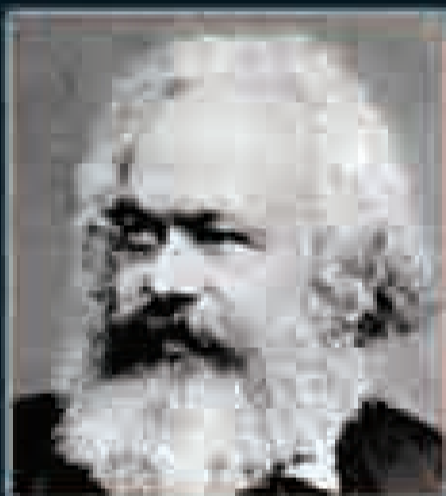
1- Douglas Futuyma, *Evolutionary Biology*, 2nd ed., Sunderland, MA: Sinauer, 1986, p. 3

2- Alan Woods and Ted Grant, "Marxism and Darwinism", *Reason in Revolt: Marxism and Modern Science*, London, 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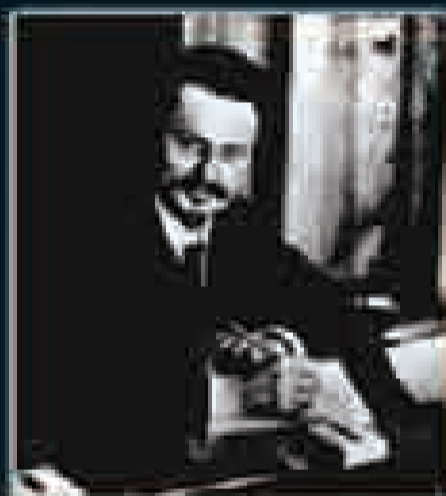
3- Alan Woods and Ted Grant. "Marxism and Darwinism", London, 1993



达尔文



马克思



托洛茨基

中都能找到这种教条思想的例子。土耳其知名的进化论者阿里·得米尔松（Ali Demirsoy）教授便是其中一员。正如我们前面章节中所指出的，得米尔松认为：生命必需的蛋白质细胞色素C偶然形成的概率，‘就像是猴子不出差错地在打字机上书写人类历史一样的不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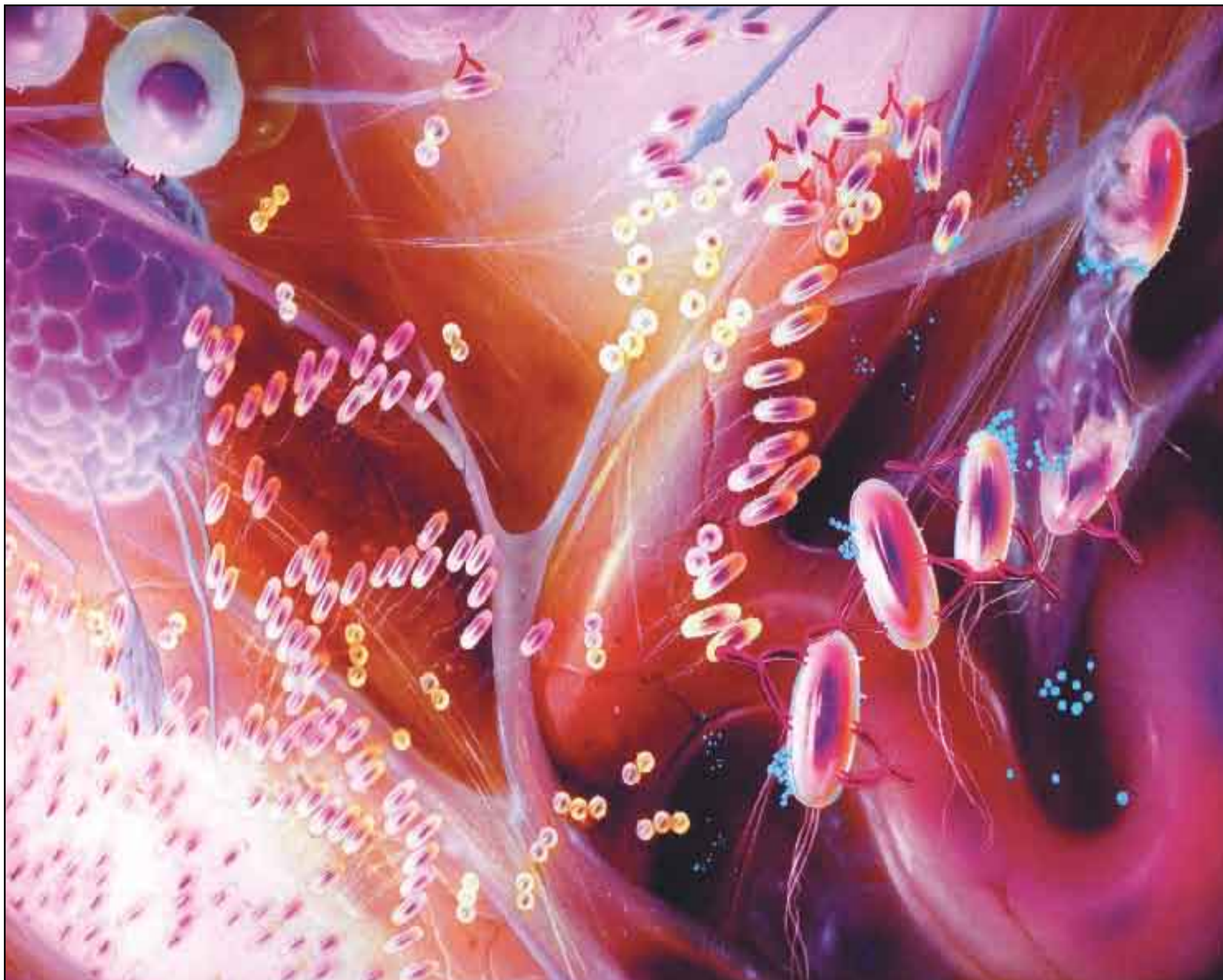
175

毫无疑问，接受这样的可能性，实际上背离人类的基本理智和常识。即使是纸上写下的一个正确的字母也是人类所为。我们看到一部世界史的书籍时，这部书一定是有其作者的。任何有逻辑思维的人都不会认可，这样一部巨著中的字母会是“偶然”放到一起的。

但是，有趣的是“进化论科学家”阿里·得米尔松教授却接受这种无理性的主张：

“本质上讲，细胞色素C形成的概率小到了零。即，如果生命需要一定的序列，可以说这种可能性在整个宇宙中只能实现一次。否则，我们定义之外的超自然的力量就一定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作用。接受后者则不符合科学的目的。这样我们不得不审视第一种假设。”<sup>176</sup>

得米尔松写道，为了“不接受超自然的力量”即造物主的存在，他更愿意相信不可能性。显然，这种方法和科学没有任何联系。当得米尔松引用另一主题——关于细胞中的线粒体的



起源时，他公然接受巧合的解释，即使这种解释“完全与科学思想相反”，也就不足为奇了：

“问题的核心是线粒体如何获得这一特征；因为，即使是个体偶然获得这种特征也需要不可理喻的极端的概率……提供呼吸作用、在不同形式的每一步骤中起到催化剂作用的酶，形成了机制的核心。细胞必须完全包含这个酶序列，否则它就毫无意义。在此，尽管违背生物学思想，但为了避免更多的教条的解释或猜想，我们必须不情愿地接受，在细胞首先与氧气接触之前，所有起呼吸作用的酶就在细胞内完整的存在。”<sup>177</sup>

从上述声明中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进化论并不是通过科学研究而得到的理论。相反，该理论的形式和本质，都是应唯物主义哲学的要求而产生的。然后它被变成一种信仰或教条，无视具体的科学事实。还有，我们可以从进化论文献中清楚地看到，所有的努力都是有“目的”的，也就是无论付出何种代价，也要排除“造物主创造所有生物”的信仰。

进化论者将这种目的定义为“科学”。但是他们推崇的并非科学，而是唯物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绝对否认物质“以外的”（或超自然的）任何存在。科学本身不必接受这样的教条。科学意味着探索自然并从人类的发现中得出结论。如果这些发现引出的结论是自然是被创造的，科学就必须接受它。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的职责，而不是维护不可能的假想，依附于落伍的19世纪的唯物主义教条。





## 唯物论在科学上的灭亡

19世纪的唯物论提出它是进化论的哲学基础，主张宇宙是永恒的存在，不是被创造的，生物世界可以用物质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然而，20世纪的科学发现已完全宣告了这些假说的无效。

宇宙源于150亿年前发生的一次大爆炸（即所谓的“宇宙大爆炸”）的发现，驳斥了宇宙是永恒存在的假想。“宇宙大爆炸”表明，宇宙中的所有有形物质都是从虚无中产生的：换句话说，它们是被创造的。唯物主义拥护者的先驱之一，无神论哲学家安东尼·佛鲁（Anthony Flew）承认道：

“难听地说，坦白有益于灵魂。因此，我将开始坦白：当代的宇宙学舆论（宇宙大爆炸）必然使无神论者觉得尴尬。因为，宇宙学家似乎提供了一个科学证据……宇宙有一个开端。”<sup>1</sup>

宇宙大爆炸同时显示，宇宙的每个阶段，都是由可控的造造成形的。宇宙大爆炸以后的秩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如此完美的秩序，不可能由不受控制的爆炸形成。著名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对此解释道：

“很难抵制这样一种想法：对微小的量变非常敏感的宇宙的现有构造一定是被精心设计出来的……自然赋予她的基本常数的数值奇迹般地同时出现，这一定是宇宙设计元素的最有力证据。”<sup>2</sup>

同样的现实，使美国天文学教授乔治·格林斯坦（George Greenstein）教授说话了：

“当我们调查所有证据时，一种想法在不断地滋生：（宇宙形成时）肯定介入了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或者干脆说成力量。”<sup>3</sup>

如此说来，把生命仅仅解释成物质相互作用的唯物主义假设，在科学发现面前也崩

溃了。特别是，决定所有生物遗传信息的起源，绝不能解释为纯粹的物质因素。进化论的主要维护者之一乔治·C·威廉斯（George C Williams），在他1995年写的一篇文章里承认了这个事实：

“进化论生物学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两个不能比较的领域里工作，即信息领域和物质领域……基因是一个信息包，而非一个物体……这种描述信息的匮乏，使得物质和信息成为两个独立存在的领域，必须以各自的术语分别论述。”<sup>4</sup>

这种情形是超物质的“智慧”存在的证据，它使遗传信息存在了。物质不可能在自身中产生信息。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院长沃纳·吉特（Werner Gitt）教授评论道：

“所有经验表明，必需有一个思维存在，他以自由意志执行自己的自由意志、认知与创造力。没有已知的自然法则，也没有已知的过程和事件顺序，可以使信息在物质中自发产生。”<sup>5</sup>

“所有这些科学事实说明，宇宙及所有生物，是拥有永恒力量和知识的创造者——即真主的创造。至于唯物主义，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说：“它再也不能标榜为科学的哲学了。”<sup>6</sup>

1- Henry Margenau, Roy A. Vargesse, *Cosmos, Bios, Theos*, La Salle IL: Open Court Publishing, 1992, p. 241

2- Paul Davies, *God and the New Physic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3, p. 189

3- Hugh Ross, *The Creator and the Cosmos*, Colorado Springs, CO: Nav-Press, 1993, pp. 114-15

4- George C. Williams, *The Third Culture: Beyo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5, pp. 42-43

5- Werner Gitt, *In the Beginning Was Information*, CLV, Bielefeld, Germany, pp. 107, 141

6- Arthur Koestler, *Janus: A Summing Up*,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 p. 250

# 第十四章

## 媒体：进化论的沃土

**我**们至今的研究已经表明，进化论没有任何科学基础。但是，世上的大多数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仍然认为进化论是科学事实。造成这个骗局的最大原因是媒体对进化论有系统的教化和宣传。因此，我们也必须讨论这种教化与宣传的特点。

当我们细心关注西方媒体时，会频繁地遇见关于进化论的新闻。主要的媒体组织、著名而“高尚”的杂志定期在这个主题上推波助澜。当人们考察他们的方法时，就会得到这样的印象：进化论是不容讨论的、经过证实的绝对事实。

这类新闻的普通读者自然地认为，像数学公式一样，进化论是肯定的事实。这些由主要媒体牵头的新闻又被各地的报刊收编起来，并以大号标题转发：“《时代》杂志报道，一块填补化石链缺口的新化石已被发现”；《自然》表明：“科学家已攻克了进化论的最后难题。”实际上发现“进化链最后遗失的链接”毫无意义，因为本来就没有可以哪怕一件东西来证明进化论。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描述的，他们的一切证据都是假的。除媒体外，科学数据、百科全书和生物学教科书也都是传播进化论的帮手。

总之，作为反宗教的前哨，媒体和学术机构彻底维护进化论，并把它强加于社会。这种强制教化如此有效，以致它把进化论变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信念；否认进化论，则被当作违背科学和忽视基本现实的举动。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是进化论的许多缺陷曝光后（尤其从20世纪50年代起），甚至连进化论者自己早就承认这些事实后，今天，在科学或传媒界依然找不到对进化论的任何批评。

被西方广泛接受的、最“德高望重”的生物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出版机器《科学美国人》、《自然》、《聚焦》、《发现》、《科学》和《国家地理》等杂志，把进化论作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接受下来，并且努力把它当作一个经过证明的事实。

### 伪装的谎言

进化论者充分利用了媒体“洗脑”计划的优势。很多人无条件地相信进化论，以致他们甚至懒得去问“怎样”和“为何”了。这意味着为了更加有说服力，进化论者对他们的谎言进行了包装。

## 进化论的宣传



通俗科学杂志承担着宣传进化论的主要责任，在鼓励公众接受进化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例如，即使在最“科学”的进化论书籍中，进化论者用可笑的简单方式“解释”了“从水中迁移到陆地”这个进化论未能解释的最大的进化现象之一。根据进化论，生命起源于水，第一种发达的动物是鱼。该理论认为，有一天，这些鱼不知何故，把自己从水中抛到陆地上（大部分说是由于干旱），这些选择在陆地上生活的鱼，偶然用脚替换了鱼翅，并用肺替换了鳃。

大多数进化论的书籍，并没有告诉我们这是“怎么”来的。即使在最“科学的”数据里，



## 进化论者关于“鲸的传说”

**古**怪的进化童话之一是刊登在《国家地理》上的“鲸的进化”，该杂志作为世界上最科学最严肃的出版物而受到广泛尊重：

“鲸鱼向巨大个头的演化从6000万年前就开始了，当时它还是有毛的四足哺乳动物，为寻找食物或藏身处才冒险进入水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化慢慢发生了：后腿消失了，前腿变成了鳍肢，毛发变成了又厚又光的鲸皮，鼻孔移到了头顶，尾巴变宽成为尾片，身体在有浮力的水世界中变得巨大无比。”<sup>1</sup>

除毫无科学依据外，这样的事情也违背自然定律。在《国家地理》上发表的这个谎言，暴露了貌似严肃的进化论出版物的荒谬程度。



1- Victor B. Scheffer, "Exploring the Lives of Whales", National Geographic, vol. 50, December 1976, p. 752

这一荒唐的主张也被隐藏在诸如“生物完成了从水到陆地的迁移”这样简单的句子里。

这种“迁移”是怎样实现的？我们知道，鱼离开水几分钟就无法生存。如果我们假定发生过所谓的干旱，鱼被迫向陆地迁移了；那么，这种情况对鱼意味着什么？答案是明显的：从水中出来的鱼，会在几分钟内一只只地死去。即使这个过程持续1,000万年，答案依然相同：鱼会一只只地死去。因为，像完整的肺这样复杂的器官不可能在突然“事件”中形成——即通过突变；另一方面，半个肺也是根本无用的。

但是，这正是进化论者所宣扬的。“从水中迁移到陆地”，“从陆地飞跃到天空”和许多所谓的“飞跃”，都以不合逻辑的术语加以“解释”。至于像眼睛、耳朵这样的复杂器官的形成，进化论者宁愿对此避而不谈。

用“科学的”包装来影响街上的人们很是容易。你画一张想象中的从水中迁移到陆地的图画，并且给这些水中的动物、其陆地上的“后裔”以及“中间过渡形式”（想象中的动物）发明一些拉丁文的名称，然后精心捏造谎言：“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真掌鳍鱼（Eusthenopteron）先转变成腔棘目鱼（Rhipitistian Crossoptergian），继而转变成鱼石螈（Ichthyostega）”。如果你戴上厚厚的眼镜，穿着白大褂，以科学家的口气说出这些话，你就一定能说服许多人。因为，一向致力于推崇进化论的媒体会很快以热情的笔墨，将这个重大新闻向世界公布。

# 第十五章

## 结论：进化论是个骗局

**虽**然还有许多其它宣布进化论无效的证据以及科学法则，但在本书中，我们只能讨论其中的部分。甚至这些就足以展示最重要的真理：尽管进化论披着科学的外衣，但它只是个骗局，是为了维护唯物主义哲学的利益，不是基于科学而是基于洗脑、宣传和欺诈的谎言。

我们根据前面的章节，总结如下：

### 进化论已经崩溃

进化论在最初阶段就是个失败的理论。原因在于进化论者甚至没能解释单个蛋白质的形成。概率、物理及化学定理都没有提供生命偶然形成的可能性。

如果偶然形成单一蛋白质的可能并不存在，那么，千万个这样的蛋白质按序结合并形成活细胞，数十亿个细胞形成后偶然合成生物，从中又产生了鱼类，迁移到陆地的鱼类又变成了爬虫、鸟类，地球上数百万不同种类的生物，就这样形成了，这听起来符合逻辑或理性吗？

即使你认为它不合乎逻辑，可进化论者却相信这个童话。

但是，这仅仅是理念或虚假的信仰。因为，他们甚至还没有一点点证据来证实这一理论。他们从未发现过一个半鱼/半爬行动物或半爬行动物/半鸟等那样的过渡形态动物。他们也没能证明，组成蛋白质的单一氨基酸分子会在所谓的原始地球条件下形成蛋白质；即便在设备最先进的实验室里，他们也没能成功。相反，进化论者自己的每一次试验反而证实地球上任何时候从未发生过进化的过程，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 进化论将来也不会得到证实

面对这种情况，进化论者只有幻想将来的科学会以某种方式解决所有的难题。但是，科学能否证实毫无根据、不合逻辑的主张，全然不是个时间问题。相反，随着科学的进步，它只能更清楚明白地戳穿进化论的荒唐。

到目前为止事情就是这样。随着对活细胞的结构和功能更多细节的发现，更清楚地揭示了细胞并非是按照达尔文时期的原始生物水平理解的那样，是一种简单而随意形成的合成物。

实际情形如此不证自明，那么否认创造的事实，主张生命来自完全不可能的巧合，然后顽固地维护这样的主张，这可能成为将来蒙受羞辱的根源。由于进化论的真面目越来越清楚地暴露

在世人面前，而公共舆论也开始看到真相，可能过不了多久，对进化论盲目而狂热的拥护者就再不能抛头露面了。

### **进化最大的障碍：灵魂**

世界上有许多相似的物种。例如，有许多类似于马或者猫的生物，很多昆虫看起来彼此相像。人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

但不知为什么，人与猿之间表面上的相像，却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这种有趣的联系居然搞得一些人相信虚假的进化论了。事实上，人与猿表面上的相像不能说明什么。犀金龟和犀牛有某些表面的相似之处，但根据这些相似之处，就在这两种生物之间建立某种进化联系将是多么的可笑：他们一个是昆虫，而另一个是哺乳动物。

除了表面的相像，猿并不比其他动物更接近于人类。其实，如果考虑智慧因素的话，能够运用几何原理建造奇妙蜂巢的蜜蜂，织网堪称工程学奇迹的蜘蛛，就比猿更接近于人；它们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人类更优越。

抛开外表上的相像，人与猿之间还有一个巨大的差异：猿是一种动物，而且从意识的方面看，它只是与马或狗毫无差异的动物。然而，人是有意识、有意志的生灵；人会思考、说话、理解、决策和判断。所有这些特征，都是人所拥有的灵魂的功能。人类和其它动物之间的巨大差异就是灵魂。身体上的任何相像，无法弥合人与其它生物之间的这个差异。在自然中，唯一拥有灵魂的生物就是人。

### **真主根据其意愿进行创造**

如果进化论者提出的假想果真是发生过，那重要吗？根本无济于事！因为，进化论提出的基于巧合的每一进化阶段，只能是奇迹的结果。如果生命的确通过这些阶段的延续而逐渐产生的话，那每个阶段只能是一种有意识的意志实现的。那些阶段不可能偶然发生——这不可信也不可能。

如果说一个蛋白质分子是在原始大气状态下形成的，就必须记住：概率、生物和化学的法则已经证实，那不可能是偶然出现的。但非要主张那是可能形成的，除了承认它的存在是造物主的意愿之外，别无选择。同样的逻辑适应于进化论者提出的所有假设。例如，既没有古生物学的证据，也没有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或逻辑理由，能够证实这样的变迁：鱼从水中跑到陆地，然后变成了陆生动物。但是，如果有人非要说，鱼爬到陆地并变成爬行动物的话，持有这样主张的人就应该接受造物主的存在；造物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仅仅通过一个“有”，就能使一切变为现实！除此之外，对于这样的奇迹，任何其它解释都只能是自相矛盾和违背理性原理的。

现实一目了然。一切生命都是完美的设计和卓越的创造。这同时给我们提供了造物主存在的具体证据——具有无限力量、知识和智慧的造物主存在的证据。

这个造物主即真主，是天、地及天地之间的万物的主宰。



# 进化论的瓦解：创造的真相



进化论的宣传近期不断加剧，它对国家信仰以及道德价值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科学研究基金会完全意识到了这种情况，它承担起将事情的科学真相告知土耳其公众的职责。

## 第一次会议——伊斯坦布尔

科学研究基金会组织了一系列国际性会议，1998年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进化论的瓦解：创造的真相”，于1998年4月4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次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会者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专家，会议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该平台上首次对进化论提出了科学的质疑与反驳。来自土耳其社会的各界人士参加了这次引人注目的会议。在会议厅里找不到座位的人们，从会议厅外的闭路电视系统观看会议的实况转播。

会议的发言者包括土耳其及国外的知名学者。科学研究基金会（SRF）的成员首先发言揭露了隐藏在进化论背后的意识形态动机，接着，播放了由SRF制作的视频记录片。

美国创造研究院生物化学与古生物学方面的权威、世界知名科学家杜安·基什（Duane Gish）博士和肯尼斯·卡明（Kenneth Cumming）博士以大量的科学证据，论证了进化论是完全错误的。会议期间，当今在土耳其最受尊崇的科学家之一彻佛特·巴布纳（Cevat Babuna）博士用幻灯片演示了人类创造过程的每个阶段的奇迹，从根本上动摇了进化论的“偶然假设”。



杜安·基什教授：

“化石记录驳斥了进化论，并表明了生物在地球上出现时是完整形成并精心设计的。这是真主创造一切的具体证据。”

世界著名的进化论专家杜安·基什博士从土耳其国会成员Nevzat Yalcintas博士那里接受SRF勋章。

## 第二次会议——伊斯坦布尔

第一次会议的三个月之后，1998年7月5日，在伊斯坦布尔Cemal Reit Rey会议大厅，举行了同一系列的第二次国际会议。六位美国人和一位土耳其人在会上发表讲话，他们用现代科学揭示了进化论是如何破灭的。只能容纳1000人的会议大厅里挤满了全神贯注的听众。

现将此次会议上发言人及其主题概括如下：

迈克尔·P·吉朗德（Michael.P.Girouard）教授：美国南路易斯安那大学的生物学教授，演讲主题：“生命可能偶然形成吗？”他通过各种各样的例子，解释了作为生命基本单位的蛋白质是何等的复杂，并得出结论：它们的存在只能是娴熟设计的结果。

爱德华·鲍德雷克斯（Edward Boudreaux）博士：新奥尔良大学的化学教授，演讲主题：“化学中的设计”。他指出，为了让生命存在，一些化学元素肯定是通过创造有意安排的。





卡尔·弗雷曼斯（Carl Fliermans）教授：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印地安纳大学微生物学教授，负责由美国国防部支持的“细菌导致的化学废物的中和”的研究。卡尔·弗雷曼斯驳斥了进化论在微生物领域的主张。

艾迪普·凯哈（Edip Keha）教授：生物化学教授，会上唯一的土耳其发言人。他介绍了细胞的基本信息，并通过证据强调，细胞的形成只能是完美设计的结果。

大卫·门顿（David Menton）教授：华盛顿大学解剖学教授。在伴随着非常有趣的计算机显示的演讲过程中，他对鸟类的羽毛与爬行动物的鳞片在解剖学上的差异做了细致的分析，从而证明鸟类从爬行动物进化而来的假设是无效的。

杜安·基什（Duane Gish）教授：著名的进化论专家。他在题为“人类起源”的演说中，驳斥了人类从猿进化而来的论点。

ICR主任教授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创造研究院院长，著名的地质学家，他就进化论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哲学约束发表了演讲。他进一步解释了进化论已成为一种教条，它的拥护者以宗教狂热来信仰达尔文主义。

听完所有的演讲后，听众了解到进化论是一种教条，其所有方面都被科学证明是错误的。此外，由科学研究基金会组织的在CRR会议厅的休息室里举行的海报展览——“进化论的瓦解：创造的真相”，也吸引了人们极大的注意。展览共展出了35幅海报，每幅海报突出了进化论的基本主张或创造的证据。



爱德华·鲍德雷克斯教授：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及其自然规律，是造物主为我们人类的利益而精确设计的。”



大卫·门顿教授：  
“我研究了30年的生物解剖特征。我所看到的始终都是真主创造的证据。”



卡尔·弗雷曼斯教授：  
“现代生物化学证明了生物体非凡的设计，单单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造物主的存在。”

### 第三次会议——安卡拉

1998年7月12日，这一系列国际会议的第三次会议在安卡拉的喜来登饭店举行。参加会议的三位美国人和一位土耳其人以现代科学举出了证明进化论错误的大量明确的证据。

尽管安卡拉喜来登饭店的会议厅只可容纳大约1000名听众，但实际参加的人数却超过2500人。在大厅外为无法在里面找到座位的听众，安置了可以看到会议实况的屏幕。在会议厅旁边举办的海报展览“进化论的瓦解：创造的真相”，同样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会议结束时，观众起立鼓掌，这证明了公众多么渴望了解与进化论骗局和创造的事实相关的科学现实。

随着这些国际会议的成功，科学研究基金会开始在土耳其各地组织类似的会议。仅在1998年8月与2005年年底之间，在土耳其的72座城市和150个地区就举行了2800次会议。SRF在全国各地继续举办这样的会议，同时在英国、荷兰、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阿塞拜疆、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也举办会议。

# 第十六章

## 创造的事实

**在**本书前面的部分，我们分析了主张生命不是被创造的进化论是完全与科学事实相反的谬论。我们看到，现代科学已通过古生物学、生物化学和解剖学等分类科目，揭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真主创造了生命万物。

实际上，为了看清这个事实，我们不必求助于生物化学实验或地质发掘中获得的复杂成果。我们只要观察周围的任何生物，就可以看见其中有着超凡智慧的迹象。昆虫或深海中的极小的鱼体内，存在人类不曾有过的伟大工艺和设计。连一些没有头脑的生物，都可以完美地执行一些人类无法完成的复杂任务。

无疑，支配整个自然的伟大智慧、设计和计划，向人们展示了创造者——即真主存在的有力证据。真主赋予全部生物以卓越的特性，并向人类显示真主的存在和能力的明显迹象。

在下面的章节里，我们只分析自然界无数创造证据中的几个例子。

### 蜜蜂与蜂巢的建筑奇观

蜜蜂生产超出它们实际需要的蜂蜜，并且把它储存在蜂巢里。大家知道，蜂巢是由大小均等的六棱柱体建成的。你是否想过，蜜蜂为什么用六棱柱体建造蜂巢，而不是八棱柱体或五边形呢？

探寻此问题的数学家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六棱柱体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面积的几何形状。”

六棱柱结构的蜂房使用的蜂蜡最少，而储存蜂蜜的容量最大。蜜蜂利用了可能的最适当的形状。

建造蜂巢的方法也非常惊人：

蜜蜂从两三个不同的地方开始建造，排成两三行同时编织蜂巢。

虽然它们从不同的地方开





始，但数量众多的蜜蜂建造出一样的六边形，然后将它们连接起来，并在中心合拢，织成了蜂巢。六边形的连接点如此精巧地衔接在一起，以致看不到它们经组合的任何痕迹。

面对蜜蜂如此非凡的作为，我们不得不承认：确实存在指导这些生物的无上的意志。进化论者想利用“本能”的概念来蒙混过关，并企图把它说成蜜蜂简单的一种属性。然而，如果蜜蜂本能地工作，如果本能支配所有的蜜蜂，使它们在毫无沟通的情况下和谐地工作，那就意味着：存在一种统帅这些小动物的无上“智慧”。

更确切地说，是这些小动物的创造者真主在“激发”它们必须那样做的灵感，十四世纪前的《古兰经》里就表明了这样的事实：

你的主曾启示蜜蜂：“你可以在山上和树上筑房，以及人们所建造的蜂房里；然后，你从每种果实上吃一点，并驯服地遵循你的主的道路。”将有一种颜色不同，而可以治病的饮料，从它的腹中吐出来；对于能思维的民众，此中确有一种迹象。（《古兰经》第十六章：蜜蜂68-69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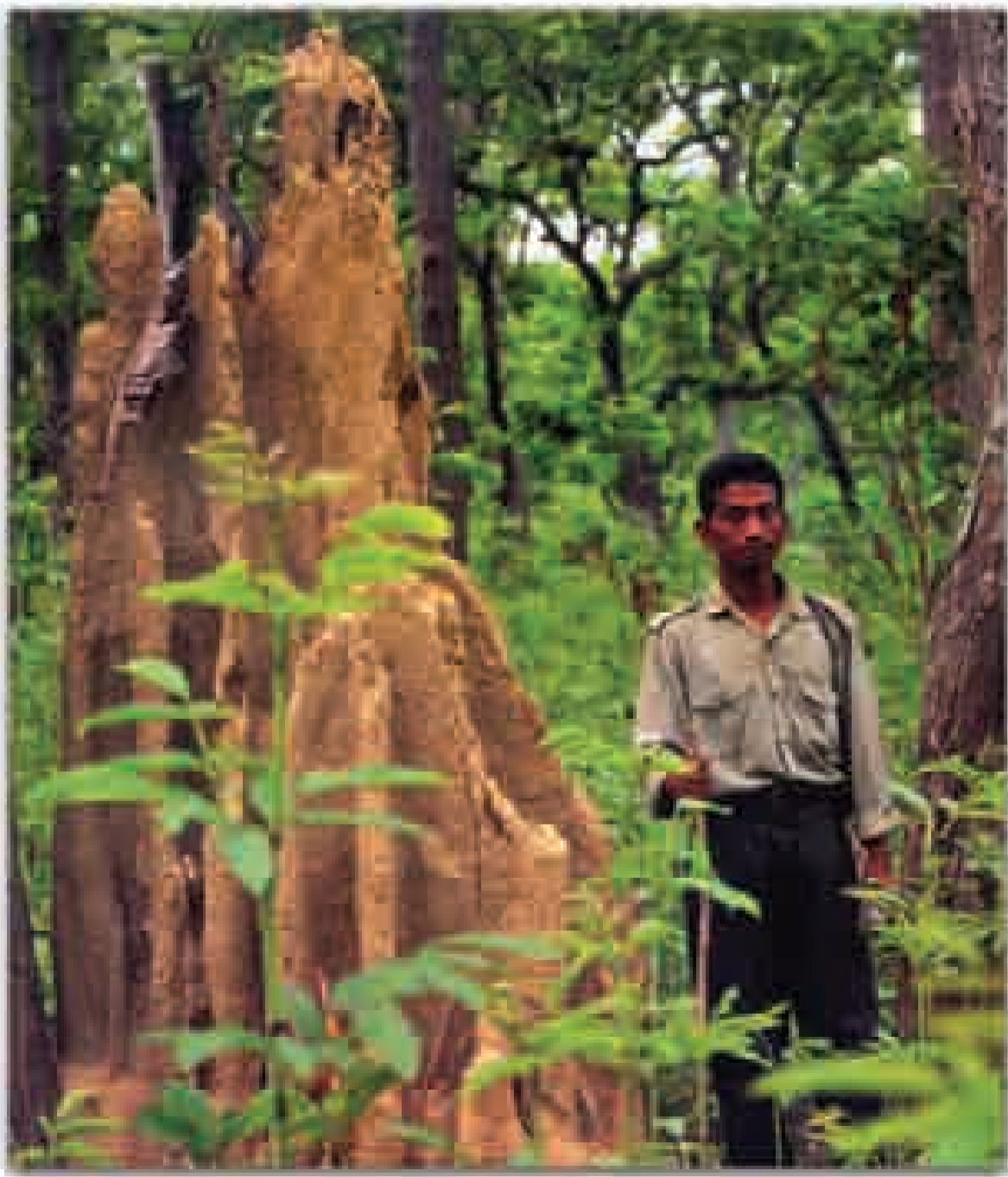
### 杰出的建筑师：白蚁

看见白蚁在地面上建造的“宫殿”时，没有人会不感到震惊，因为，蚁巢是高达5-7米的建筑奇迹。蚁巢内部是满足白蚁各种需要的复杂的系统；由于其身体结构，白蚁不能出现在阳光

下。在蚁巢内，有通风系统、巢沟、幼蚁房、走廊、生产特殊菌类的庭院、安全出口、适合冷热天气的不同房间，一句话，什么都有。更令人惊异的是，建造这些神奇巢穴的白蚁，都是盲蚁！

先不论这个事实。当我们比较白蚁与巢穴的大小时，就发现白蚁成功地完成了比自己大300倍的建筑工程。

白蚁还有一个惊人的特性：如果我们把建筑初期的蚁巢一分为二，一段时间后将它们重新结合，就会看到所有的走廊、巢沟和道路又相互贯穿起来了。白蚁好象从未被分开过一样继续各自的工作。



## 啄木鸟

众所周知，啄木鸟通过啄凿树干筑巢。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一点是，这些动物如此强烈地用脑袋连续敲击树干时，怎么不出现脑溢血之类的事？因为，啄木鸟啄击树干所使用的方式，就如人类用脑袋往墙上钉一颗钉子。如果有人冒险想做这样的事，那么他在脑震荡之后，可能引起脑溢血。然而，啄木鸟可以在2.10到2.69秒之间啄击一个坚硬的树干38-43次，却丝毫不受损伤。

啄木鸟之所以不受损伤，是因为其头部的结构是为适应这种工作而创造的；啄木鸟的头骨上，有一个能降低并缓冲撞击强度的“减震”系统，其头骨之间有特别的软化组织。<sup>179</sup>

## 蝙蝠的声波定位系统

蝙蝠毫无困难地在漆黑的环境中飞翔；它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导航系统。我们把它叫做“声波定位”系统，该系统凭借声波的回声来判断周围物体的形状。

一个年轻人只能觉察振动频率在每秒20,000次的声音。而装备了特别设计的“声波定位系统”的蝙蝠，可以利用振动频率在每秒50,000与200,000次的声音。它把这些声波以每秒20或30次的速度传向各个方向。声波的回声很强，这使蝙蝠不仅知道沿途物体的存在，而且能探明快速飞行的猎物的位置。<sup>180</sup>



## 鲸鱼

哺乳动物需要均匀的呼吸。因此，对它们来说，水不是一种非常便利的环境。而作为海洋哺乳动物的鲸鱼，用一种比许多陆地动物远远有效的呼吸系统，解决了这个问题。鲸鱼每次呼气时，呼出它们所用空气的90%。因此，它们可以间隔很长时间才呼吸一次。同时，它们有一种叫做“肌血球素”的高度浓缩的物质，它帮助鲸鱼在肌肉中储存氧气。在这些系统的帮助下，比如长须鲸，能潜入500米的深水里，并且在40分钟内，根本不用呼吸地游泳。<sup>181</sup>另一方面，与陆生动物不同，鲸鱼的鼻孔长在背上，以方便呼吸。



## 蚊子的设计

我们总是把蚊子看成一种飞行动物。其实，蚊子的发育阶段是在水下度过的，并且离开水下世界时，所有器官配备了在水外需要的附加“设计”。

蚊子开始飞行时，利用能够探明猎物位置的特殊的感应系统。有了这些系统，蚊子就像一架装有热度、气体、湿度和气味探测器的战斗机。蚊子甚至还有“根据温度探测”的能力，以帮助它在黑暗中发现猎物。

蚊子的“吸血”技术来自非常惊人的复杂系统。由“六面刀片”组成的切割系统像锯子一样切割皮肤。在切割过程中，蚊子在伤口上分泌出一种使人的表皮组织麻木的物质，因而使人意识不到自己的血正在被吸取。同时，这种分泌物还防止血液凝固，以保证继续吸血。

即便缺少其中的一个因素，蚊子将不能以血为食，也不能繁衍后代。这种小动物非凡的设计，其本身就是创造的明显证据。《古兰经》把蚊子作为一个特别的例子，向那些有理智的人们展示真主的存在：

真主的确不嫌以蚊子或更小的事物设任何比喻；通道者，都知道那是从他们的主降示的真理；不通道者却说：‘真主设这个比喻的宗旨是什么？他以比喻使许多人入迷途，也以比喻使许多人上正路；但除悖逆者外，他不以比喻使人入迷途。（《古兰经》第二章：黄牛第26节）

## 视觉敏锐的猎鸟

猎鸟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使之在攻击猎物时，能够掌握恰好的距离。另外，它们的大眼睛里含有更多的视觉细胞，这使眼力更好。猎鸟的眼睛里有100多万个视觉细胞。

在数千米的高空飞行的猎鹰，其眼睛能清楚地扫描地面上的动静。就像战斗机从数千米远的高空探清它们的目标一样，猎鹰能察觉到地面上最细微的颜色或运动。鹰眼拥有300度的宽广视角，而且能把目标图像放大六到八倍。猎鹰在4,500米的高空飞翔时，眼睛能够扫描30,000公顷的面积。它们能从1,500米的高度容易地识别藏在草丛里的兔子。显然，猎鹰这种非凡的眼睛结构，是特别为这种动物而设计的。

## 冬眠动物

冬眠的动物尽管体温降到和外界温度同样的低，却仍然能够存活，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哺乳动物是温血动物。这表明在正常状态下，它们的体温保持不变，因为它们体内的天然自动调温器会持续地调节温度。例如，像松鼠这样的小型哺乳动物，其正常体温是40度，在冬眠期间，体温降到稍高于零度的地步，好象有一把调节的钥匙。身体的新陈代谢也慢了许多；它们开始非常缓慢地呼吸；每分钟300次的正常心跳，降到每分钟只有7-10次；正常的身体反应中止，脑电活动降低到几乎不可察觉的地步。

在非常寒冷的天气下静止不动的危险之一，是这些动物的组织会被冻僵，并被冰晶摧毁。但是，冬眠动物由于拥有特殊的功能而免于这个危险。冬眠动物的体液内含有大量的高分子化学材料。因此，这降低了它们的冰点，并防止由此产生的危害。<sup>182</sup>

## 电鱼

某些鱼类，如电鳗和电鳐等，会利用体内产生的电流，保护自己免于敌方的威胁或麻痹猎物。在每一种生物中——包括人——都有少量的电。可是，人类不能左右这些电流，也不能在自己的控制下利用它。然而，上述动物体内的电流高达500-600伏，并能够利用电流来对付它们的天敌。而且，它们不受这个电流的反作用。

为保护自己而消耗的能量，会在一段时间后恢复，就像电池充电后再次使用一样。鱼不仅出于防御目的而使用小小体内的高压电流；电流除帮助它们在深水中探路外，同时也帮助它们在看不到目标时做出判断。鱼能够通过体内的电流发送信号。这些电子信号碰到固体之后会反射回来，给鱼提供目标的信息。这样，鱼能确定物体的距离和大小。<sup>183</sup>





## 蜘蛛丝

**被**称为“Dinopis”的蜘蛛有着非常娴熟的猎食技能。它们不是编织一张静网来等待猎物的到来，而是编织一张虽不大但很不寻常的网网住猎物。然后，它把猎物紧紧缠绕在网里，陷于其中的猎物根本无法逃生。蜘蛛网的结构如此完美，猎物越挣扎，网就会把它缠得越紧。为了储存食物，蜘蛛用另外的“绳索”捆住猎物，就像把它“打包”了一样。

那么，蜘蛛怎能编织出具有如此优秀的机械设计和化学结构的网呢？蜘蛛不可能像进化论者所说的那样，偶然获得了这种技能。蜘蛛没有诸如学习和记忆的本领，甚至没有执行这些事情的大脑。显而易见，蜘蛛的这些技能，是由具有至高无上的能力的造物主——真主所赋予的。

蜘蛛丝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奇迹。蜘蛛用来织网的丝，其直径不足千分之一毫米，强度却要高出一根相同直径的钢丝五倍。蜘蛛丝的另一特性就是非常轻，一条长度足以环绕地球一圈的丝，重量只有320克。\*钢是一种工厂特制的产品，是人类生产的强度最高的材料之一。可是，蜘蛛能在体内生产出比钢更为牢固的丝。人类制造钢材时，运用了积累了几个世纪的知识和技术。蜘蛛吐丝时，又使用哪些知识和技术呢？

由此可见，人类所有可用的科技工艺都比蜘蛛落后。

(\*) "The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Spider Silk", Endeavour, January 1986, vol. 10, pp.37-43





## 动物聪明的计谋：伪装

动物生存的特征之一，就是隐藏自己的艺术——即“伪装”。

动物隐藏自己的两个主要原因：猎食与反猎食。伪装不同于其他别的方式，这需要高度的聪明、技巧、美学与协调。

动物的伪装技术的确很惊人。要识别隐藏在树干上的昆虫或叶子下的动物，几乎是不可能的。

吸取植物汁液的叶虱伪装成棘刺依附在植物的茎上喂养自己。用这种方法，它们骗过了最大的天敌鸟类，保证鸟不会栖息在这些布满“荆棘”的植物上。



一只藏身于树枝中的蜥蜴（上左），一只隐藏在树干上的飞蛾（上右），一只在树枝上的猫头鹰（下左），一群藏身于树叶中的螳螂（下右）。

## 乌贼

乌贼的皮下分布着富有弹性的厚厚的色囊层，叫做“色素胞”。这些色素主要是黄色、红色、黑色和棕色。收到信号后，细胞扩散，以适当的颜色护住皮肤。乌贼就这样呈现出与它所落脚的岩石相同的颜色，完成了出色的伪装。

这个系统非常有效。乌贼还会在自己身上变出像斑马线那样的颜色。<sup>184</sup>

## 不同的视觉系统

对很多海生动物来说，视觉在猎食和防御中极为重要。因此，大多数海生动物都拥有专为水下生存而设计的完美眼睛。

在水下，尤其在30米以下的地方，视觉能力相应地越来越受深度的限制。但是，在这个深度生存的生物，却有着与环境相适应的眼睛。

与陆生动物不同，海生动物拥有适合深水居住环境的、完美的球形晶状体。与陆生动物宽而椭圆的眼睛相比，这种球形结构在水下更实用。它观察近距离物体时会自动调焦；当注视远距离的物体时，整个晶状体系统在眼睛内的专门肌肉机制的帮助下向后拉去。

鱼的眼睛为球形的另一个原因是水中光线的折射作用。因为眼睛里充满几乎与水的密度同样的液体，当外部形成的图像进入眼睛时，就没有折射发生。从而，眼晶体全神贯注地聚焦网膜上的外部图像。与人类不同，鱼在水里看得清清楚楚。

像章鱼这样的动物则拥有更大的眼睛，以弥补深水光亮的不足。处于300米以下时，大眼睛的鱼类需要捕捉周边生物发出的反光来注意到它们。因此，它们眼睛里的视网膜上有大量的感光蓝色细胞，以便它们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穿透水中的微弱蓝光。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每种动物都有专为其设计的独特的眼睛来满足其特定的需求。这个事实证明了他们都是由拥有无比智慧、知识和力量的造物主按照应有的方式创造出来的。

## 特殊的冻结系统

冻僵的青蛙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物结构。从它们的身上看不出生命的迹象：它的心跳、呼吸和血液循环完全停止了，但是一旦冰融化，这只青蛙就好像刚刚睡醒一样又恢复了生命。

通常，在冰点状态下，生物面临很多致命的危险。但是，蛙类却没有这种危险。在这种状态下，它具有生产大量葡萄糖的特性。像糖尿病人一样，青蛙的血糖水平升到极高。有时候可高达550 milimol/升。（正常情况下，对蛙类而言这个数字为1-5 mmol/升，而对人类而言是4-5 mmol/升）。这种浓度极高的葡萄糖，在正常情况下会引起严重的问题。

但是，在冻僵的青蛙中，过多的葡萄糖可以阻止细胞脱水并防止收缩。蛙的细胞膜对葡萄糖的渗透性非常强，因此葡萄糖容易进入细胞。体内高浓度的葡萄糖降低结冰的温度，在寒冷中

只引起动物体内非常少量的液体结冰。研究发现，葡萄糖也能滋养结冰的细胞。在这个阶段，除了作为身体的天然燃料之外，葡萄糖还阻止如尿液合成这样的新陈代谢反应，从而防止细胞的食物源枯竭。

那么，蛙体内大量的葡萄糖又是怎样突然产生的呢？

答案十分有趣：这个生物的体内，装备了一个负责这项任务的特殊系统。一旦皮肤上出现冰，信号便传送到肝脏，肝脏便将所储存的部分肝糖转化成葡萄糖。这种传递到肝脏的信号的特性至今仍然是未知的。在该信号收到5分钟后，血液中的含糖水平开始稳定上升。<sup>185</sup>

毫无疑问，为了满足动物自身的需求，给它们配备完全改变新陈代谢机制的系统，只能是万能的造物主的完美设计。任何偶然的巧合，都不可能产生如此完美而复杂的系统。

## 信天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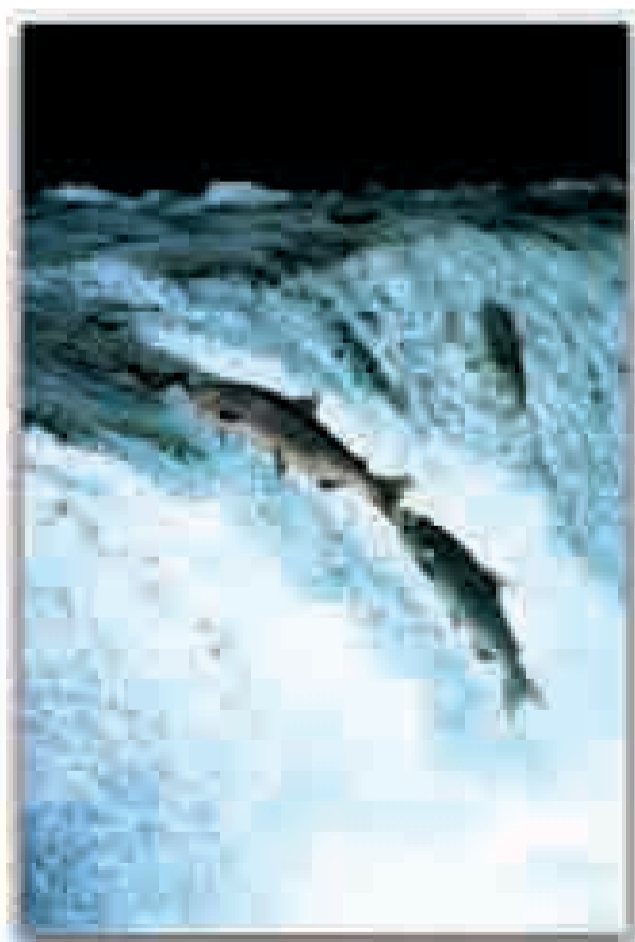
候鸟通过使用不同的“飞行技术”，把能量消耗减到最小。观察发现，信天翁也有这样的飞行风格。这种动物92%的时光在海上度过，它们的翅膀跨度宽达3.5米。信天翁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们的飞行技巧：能够不拍打翅膀地飞行好几个小时。它们利用风的作用，保持翅膀不动，连续在空中展翅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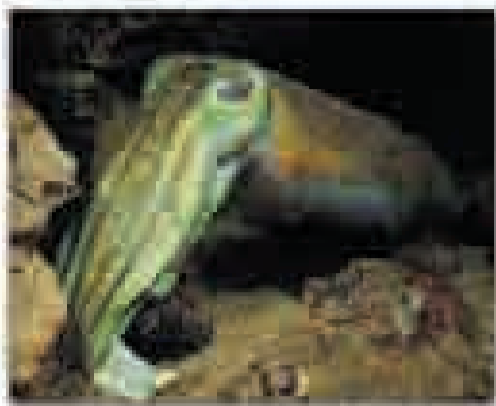
连续展开3.5米宽的双翼，这需要大量的能量。但是，信天翁能坚持这个姿势数小时。这是由于从它们诞生起，就拥有特别的解剖系统。在飞行期间，信天翁的翅膀被风力阻滞了。所以，它无需使用任何肌肉力量。翅膀只是由肌肉撑起的，这极大地帮助了这种鸟的飞行。该系统减少了飞行中的能量消耗。因为信天翁不需要拍打翅膀或浪费能量来伸展翅膀，所以，它就不使用能量。它仅仅利用风力就能悠然地飞行数小时。例如，一只10公斤重的信天翁飞行了1,000公里后，只失去其体重的1%。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小的比率。人类以信天翁为模型，利用它们的飞行技巧，制造出滑翔机。<sup>186</sup>

## 艰难的迁徙

生活在太平洋的鲑鱼有返回它们曾孵化过后代的河流的特性。这些在海洋中度过部分生活的动物，为了繁殖又回到淡水中。

初夏，当鲑鱼开始旅行时，其颜色为鲜红色。但是，它们的旅行快结束时，颜色变黑了。它们开始迁徙时，首先接近海岸并努力进入河流。它们坚持不懈地奋力游回出生地。它们以跳跃的方式，越过汹涌的河流向孵化地逆流而上，途中还要战胜瀑布和堤坝等障碍。长达3500-4000公里的旅行接近尾声，雌性鲑鱼欣然得卵，就如雄性鲑鱼有了精子。到达孵化地以后，母鲑鱼产下三到五千个左右的卵，而公鲑鱼使它们受精。由于迁徙和孵化，这些





左图：一只使自己看起来像沙表面的乌贼。右图：遇到危险时，例如当它被潜水员发现时，同一条鱼变成嫩黄色。

鱼受到严重的伤害。排卵的母鲑鱼变得疲惫不堪，它们的尾鳍破损，皮肤开始变黑。公鲑鱼也同样受苦。不久，河流中都是死鲑鱼。但是，新一代鲑鱼即将诞生，并开始同样的旅程。

鲑鱼怎样完成这样的旅行，孵卵之后怎样回到大海，又怎样找到回去的路，正是有待回答的一些问题。虽然人们提出很多看法，但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是什么力量使鲑鱼经历数千公里的旅行，返回到它们并不知道的地方呢？显然，有一个无上的意志在统治和引导着这些生命，这就是真主，万物的维护者。

## 考拉

桉树叶中的油对许多哺乳动物而言是有毒的。这种毒汁是桉树防御天敌的一种化学保护机制。然而，有一种特殊的动物却能较好地利用这些毒汁：有袋动物考拉。考拉不仅以这些桉树为栖息地，也以它们为食，并从那里得到所需的“饮料”。

像其他哺乳动物一样，考拉也不能消化树里的纤维素。对此，它依赖可以消化纤维素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大量汇集在大小肠的接合处，盲肠是肠道系统末端的延伸部分。盲肠是考拉消化系统中最有趣的部分。这个器官像个发酵室，它延缓叶子的通过，使微生物得以消化纤维素。因此，考拉可以中和桉树叶里的毒油。<sup>187</sup>

## 静态中的捕猎能力

南非的茅膏菜用它粘性的绒毛诱捕昆虫。这种植物的叶子上长满长长的红色绒毛。绒毛尖上覆盖着一种液体，其中带有吸引昆虫的气味。这种液体的另一个特点是十分粘。循着味道而来的昆虫被这些粘性的绒毛粘住。很快整片叶子便包住被绒毛束缚的昆虫，植物通过消化昆虫从中吸收自身所必需的蛋白质。<sup>188</sup>

一种根本不可能移动的植物被赋予这样的能力，这无疑是一种特别设计的证据。一种植物根本不可能靠自己的意识或意志，或偶然发展出这样一种捕食方式，因此，更不可能忽视万能的造物主的存在，是造物主赋予了它这样的能力。





## 鸟类羽毛中的设计

**第**一次观察时，鸟类的羽毛似乎并没有那么多的特点。但更仔细的观察会发现羽毛——轻巧而强劲，且不透水——看起来有非常复杂的结构。

为了能够飞行，鸟的体重必需尽可能的轻。应这一要求，羽毛由角蛋白组成。在每根羽毛杆的两侧有400个侧枝（或倒刺），大约有800个极小的钩子或小羽枝。这800个钩子中的每一个都有20个更小的钩状细丝，可以将平行的小羽枝固定在一起，这就像连接两片布的拉链。任何一片羽毛中有大约3亿个钩子；任何一只鸟身上所有羽毛里的钩子总数大约为7000亿个。

将羽毛钩到一起的倒刺和钩子的复杂结构有着非常重要的功能。当鸟飞行时，为了不让羽毛散开、磨损和发挥不了作用，需要将羽毛紧紧地束到一起。

由于这种机制，每根羽毛被紧密地束到了一起，无论是强风还是暴雨都不能将其连续的表面分开。

绒羽与翅膀和尾巴上的羽毛不一样。尾巴上大片的羽毛就如同方向舵和刹车，翅膀上的羽毛可以增大表面面积，因此，当鸟向下拍打翅膀时，张开翅膀上的羽毛可以使鸟上升。





左图：打开的茅膏菜。右图：紧闭的茅膏菜。

## 鸟的羽毛的设计

乍一看，鸟的羽毛结构似乎非常简单。但是，当我们仔细研究它们时，就会发现羽毛有非常复杂的结构：它轻巧，但极其强健并防水。

为了便于飞行，鸟应该尽可能的轻。由角蛋白组成的羽毛正好适应这个需求。羽毛羽干的两边是静脉，在每条静脉上有大约400个极小的倒刺。在这400个倒刺上又有更小的800个倒刺，即每个倒刺上有两个。挤在一根小小羽毛上的这800个更小的倒刺中，在前部分的每个倒刺上，还各有20个倒刺。这些倒刺像缝合起来的两块布一样，把两根羽毛彼此扣紧。一根羽毛里大约有3亿个极小的倒刺。鸟的全部羽毛里，倒刺的总数大约为7000亿左右。

用倒刺和钩扣把羽毛彼此牢固地锁在一起，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羽毛应牢牢地绑定在鸟身上，以便在任何运动中不致脱落。由倒刺和钩扣组成的这个体系使羽毛紧紧附在鸟的身上，无论大风或雨雪都不会脱落。

另外，鸟腹部的羽毛和翅膀及尾部的羽毛是不同的。尾巴上的羽毛相对较大，起着方向盘和刹车的作用；翅羽较宽，翅膀拍打时可以扩大面积，因此增加升力。

## 鬣蜥：水上行走的专家

很少有动物能在水面上行走。这种稀有的动物，就是生活在中美洲，并可以在水下看见的鬣蜥。鬣蜥后脚趾的边上长着使它们能够泼水的蹼。当它们在陆地上行走时，这些蹼就卷起来。遇到危险时，它就开始在河面或湖面上快速地奔跑。然后，它的后脚上的蹼张开了，这样，在水上奔跑时得到了更广的接触面。<sup>189</sup>

鬣蜥的这种独特设计，是造物主完美创造的证据之一。

## 光合作用

毫无疑问，植物在使宇宙成为一个适宜居住的地方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为我们清洁空气，保持我们星



鬣蜥属于稀有动物之一，它可以通过在水和空气之间建立一种平衡来移动。

球的常温，平衡大气中的气体成分。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中的氧气便是植物制造出来的。我们食物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也是由植物提供的。植物的营养价值来自于植物细胞中的一种特殊设计，它们的其它特征也由此而生。

植物细胞不同于人类和动物的细胞，它可以直接利用太阳能。植物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量并用非常特殊的方式将其存储在营养素中。这个过程叫做“光合作用”。实际上，这个过程不是由细胞实施的，而是由叶绿素，即供给植物绿色的细胞器完成的。这些只有通过显微镜才可以观察得到的小小的绿色细胞器是地球上唯一可以将太阳能储存在有机物质中的实验室。

地球上的植物每年产出的物质数量大约为2000亿吨。这对于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至关重要的。植物的生产是通过一个复杂的化学过程实现的。叶绿体中成千上万的“叶绿素”在大约千分之一秒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时间内对光线作出反应。这就是“叶绿素”中所发生的许多活动仍然没有被观察到的原因。

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或化学能是人类最近的一项技术突破，在其中使用了高科技的器材。而一个人类肉眼都看不到的小小植物细胞却已经在几百万年前就开始这项工作了。

这一复杂的系统再次证明了创造论。光合作用的复杂系统是有意设计的机制——真主创造的机制。一家无与伦比的工厂，竟压缩在叶子中一个极小的器官里。这种完美的设计，只是万物中存在的现象之一；它向人们揭示，所有的生物都是安拉——世界的维护者的造物。



在显微镜下的植物工厂里，发生着奇迹般的转化。

借助于太阳的能量，植物开始进行光合作用，并以此提供动物和人类的能量需求。

# 警告！

您即将阅读的章节揭示了您生命中的重大秘密。请尽量细致彻底地阅读，因为这里所讨论的主题会使您对外部世界的见解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本章中的主题并不只是另一个观点，不只是另一种方法，也不只是传统的哲学思想：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每个人信也好、不信也好，都必需承认的事实，而且是被现代科学所证明了的事实。



## 第十七章

### 物质的真正本质

**依**靠良知与智慧观察自己所处之环境的人们认识到，宇宙中的一切有生物和无生物，一定是被创造的。所以，问题就成了“谁是万物的造物主呢？”

显然，创造的事实本身揭示，宇宙中的每一个方面都不可能是宇宙自身的产物。例如，一个小虫子不会创造自己，太阳系不会创造或组织自己；植物、人类、细菌、红血球、蝴蝶等等都不会创造自己。正如本书中所解释的，这一切“偶然”形成的可能性也是难以想象的。

因此，我们得出以下结论：我们看见的一切都是被造物，而且，我们所看见的所有事物中，其本身不可能是“创造者”。造物主不同于且超于我们用眼睛所看到的一切，是看不见的超然的力量；但造物主的存在与特性，昭示在他创造的所有存在中。

那些否认真主存在的人们正是在这一点上提出异议。这些人不相信真主的存在，除非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见他。这些漠视“创造”事实的人们，对整个宇宙中显而易见的“创造”视而不见，并声称宇宙和其中的生物不是被创造的。它们编造谎言来掩盖创造的事实。如前所述，进化论就是他们编造谎言、徒然努力的关键例子。

否认真主的人们所犯的基本错误在于：很多人并非真的否认真主的存在，而是对真主有了错误的理解。这些人形成了社会上的大多数。他们不否认创造，而是对真主产生迷信的信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真主在“天”上。他们默默地遐想，真主在一颗非常遥远的行星后面，并偶尔干预“凡间俗事”；或者他根本不管一切：创造了宇宙，然后放任自流；让人们自己确定自己的命运。

还有些人听说真主“无处不在”，正如《古兰经》里揭示的一样，但他们不能领悟其确切的含义。他们迷信地认为，真主围绕在所有物质周围，就像无线电波或一种看不见的无形的气体（真主当然不只是这些）。

然而，这些不能确定真主“在哪里”的观念（或许因此而否认他）全部基于一个共同的错误：他们怀着没有任何根基的偏见，然后得出对真主的错误观念。

这个偏见是什么呢？这个偏见涉及物质的存在和特性。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于认为我们看到的物质宇宙本身就是个事实。然而现代科学推翻了这个偏见，并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而壮观的事实。在下面的几页里，我们将解释《古兰经》中指出的巨大事实。

## 电子信号的世界

我们对自己生活的世界的全部信息是由我们的五官感觉传达的。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是由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及触觉构成的。我们从不认为“外部”世界与我们的感受有所不同，因为我们从出生起，只依赖这些感觉认知世界。

在科学的许多不同领域内的现代研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理解，对我们通过感官认识的“外部”世界提出了严肃的质疑。这种新的理解的起点是：我们脑海中形成的外部世界的概念只是电子信号在我们大脑中产生的反应。苹果的红色、木头的硬度；你的父母亲、家庭和你拥有的物品、房子、工作，甚至是这本书，都仅仅是你脑中的电子信号。

已故德国生物化学家弗雷德里克·威斯特（Frederic Vester）解释了科学已经触及的这一主题：

“有些科学家声明‘人类是图像，他经历的一切是暂时的、虚幻的，宇宙只是个影子’。这种说法好象得到了当今科学的证明。”<sup>190</sup>

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个主题，让我们想想为我们提供所有有关外部世界信息的五种感觉。

## 我们是如何观看、听闻和品尝的？

观看的行为是一种系列活动。外界物体发出的光线（光子）穿过眼睛前部的晶状体，图像被折射和颠倒，然后反映在眼睛后部的视网膜上。在这里，视觉刺激变成电子信号，并由神经元传输到位于大脑后部的一个极小的点上——即视觉中枢。经过一系列的过程，视觉中枢的这些电子信号被感知为一个图像。视觉活动实际上发生在脑后这个漆黑的、完全与光源隔绝开来的小点上。

现在这个过程已经被大致理解了，当我们说“我们看见了”时，实际上我们是感知进入我们眼睛的刺激效果变成电子信号后在大脑中引起的“感应”。当我们说“我们看见了”时，我们实际上是在看脑中的电子信号。

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所有图像，是在一个只有几立方厘米的视觉中枢形成的。你正在读的这本书，你注目地平线时所见到的无限的景观，都映入这个小小的空间。我们必须记住的另一点是，光线与大脑隔离，即大脑内部一团漆黑；大脑本身与光线没有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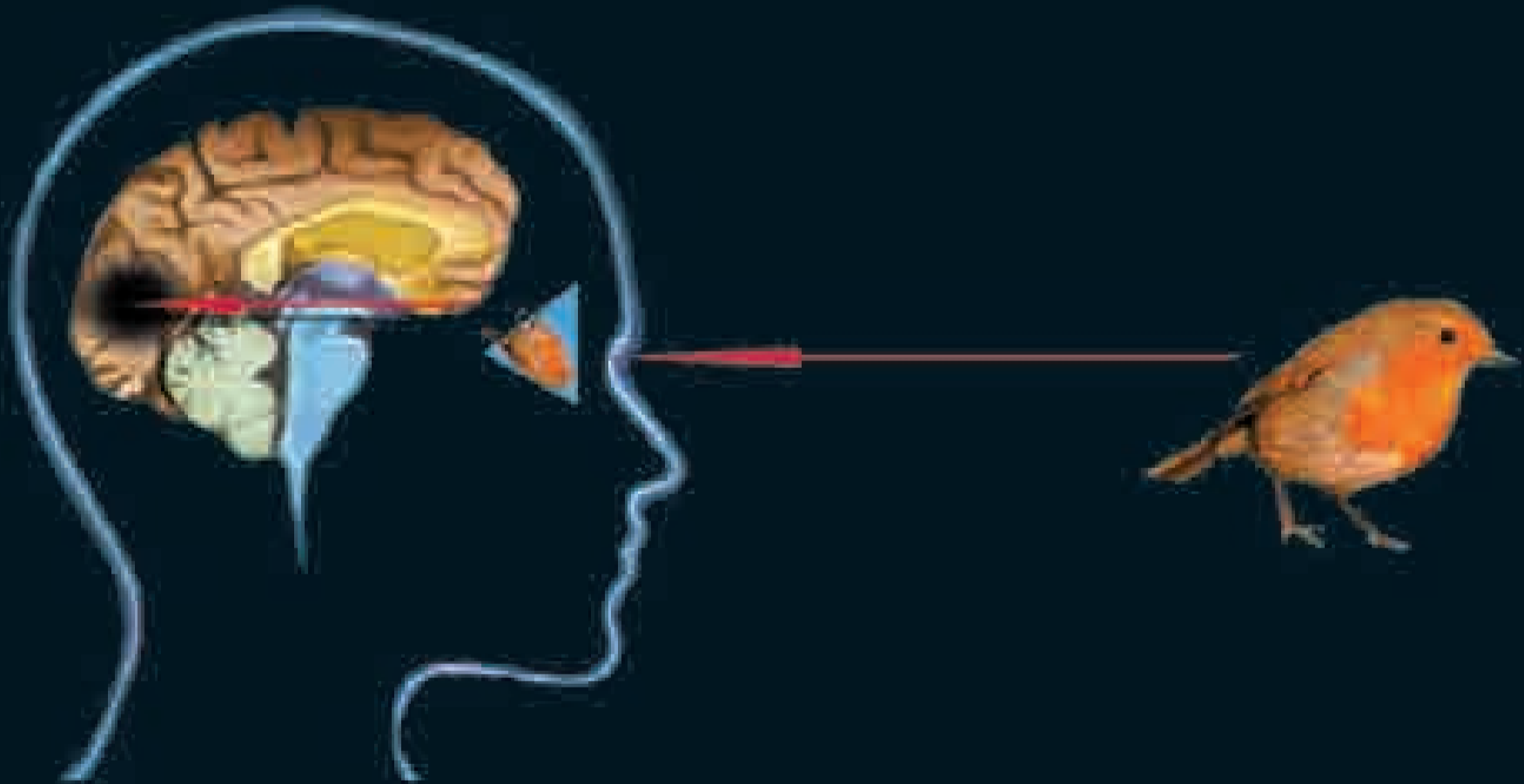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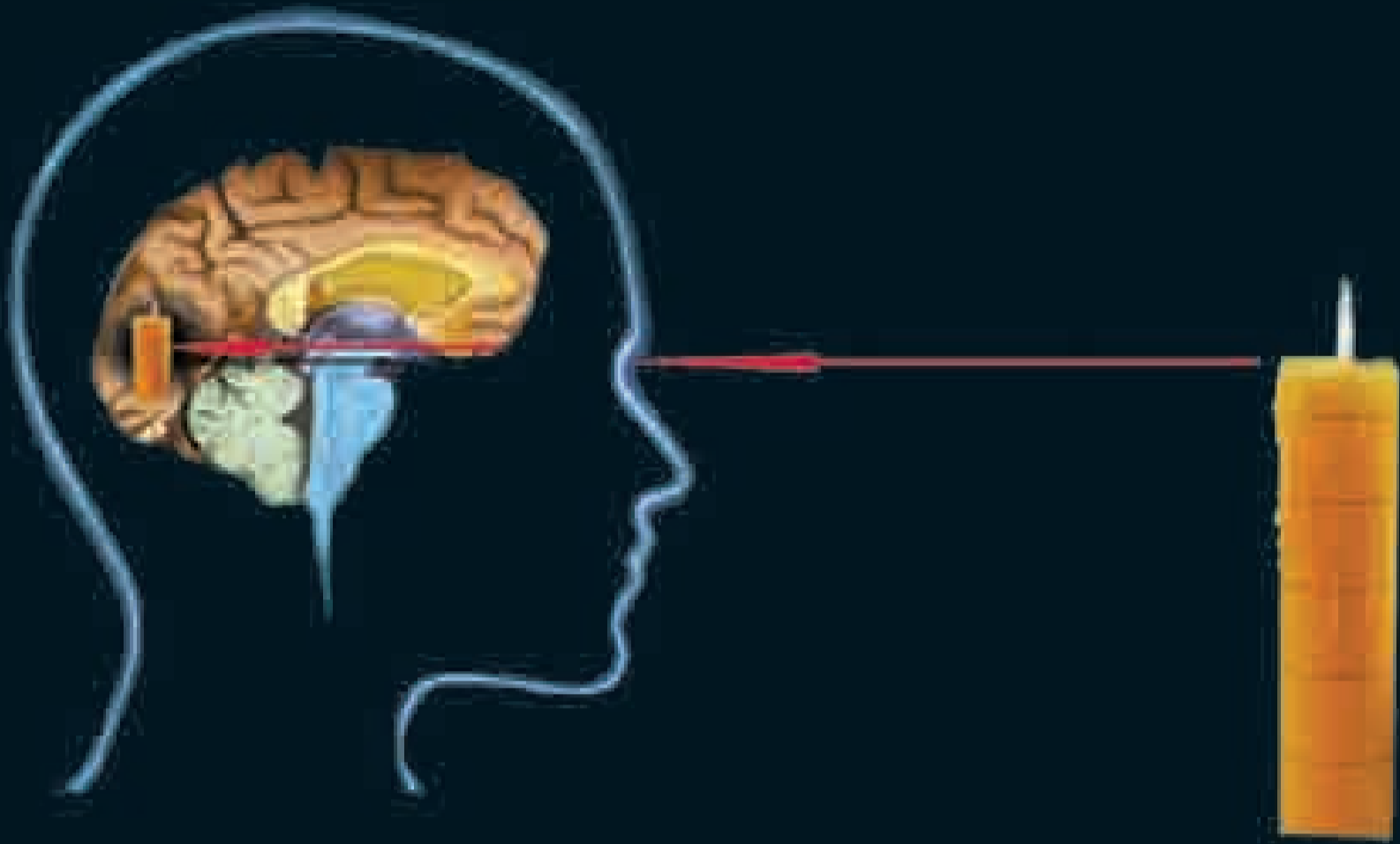
我们可以举例解释这个有趣的情形。让我们假设，我们面前有一根燃烧的蜡烛。我们坐在蜡烛的对面，并久久地观看。然而，在此期间，我们的大脑与蜡烛的光源未曾有过直接的接触。即使我们感觉到烛光时，我们的大脑里面却是漆黑的。我们在漆黑的大脑里，看见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R.L.格里高利（R. L. Gregory）这样解释我们虽习以为常却又如此不可思议的视觉特点：

我们对视觉太熟悉了，以至于需要无比的想象力才能够认识到还有问题需要解决。请好好想一想。我们在眼睛里看到的是极小的颠倒的图像，并看见周围环境中分离的固体物质。我们从视网膜的模拟图像中认识物体的世界，这简直是奇迹。”<sup>191</sup>

我们的其它感官与这种情形一样。声音、触觉、味道、气味都以电子信号的形式传输到大脑，并在大脑中的相关中心得以感知。

听觉也是这样发生的：外耳通过耳廓收集声波，并将其传输到中耳；中耳加强声波振动，再将其传输给内耳；内耳把声波译成电子信号传输给大脑。正如眼睛的情形一样，听觉活动最后在大脑的听觉中枢中实现。正如光线与大脑隔离一样，声音也与大脑隔离。因此，不管外面多么嘈



来自物体的光束倒射在视网膜上。在此，图像被转换成电子信号传输到大脑后部的视觉中枢。由于光线不能进入大脑，因此光线也不可能到达视觉中枢。这意味着我们是从一个光线到达不了的小点上，观看着五光十色的世界。

杂，大脑里面依然静悄悄。

不过，大脑感知的声音非常精确，一个健康人的耳朵可以不受大气噪音或其它干扰听到任何声音。正是你那与声音隔离的大脑，欣赏着管弦乐队的交响乐，听见拥挤的大礼堂的喧闹声，以宽频感知所有声音，从树叶的瑟瑟声到喷气式飞机的隆隆声。但是，如果用一个敏感的仪器来测量你大脑中的音量，大脑里却是个无声的世界。

我们嗅觉的形成与之相似。来自香草精或玫瑰的挥发性分子进入鼻子中的嗅觉感受器；它位于鼻子上皮细胞中的敏感的纤毛间，并在感受器中发生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以电子信号的方式传送到大脑，从而形成嗅觉。最终我们闻到的不论是好的气味还是坏的气味，只是这些挥发性分子经过交互作用而变成的电子信号在我们大脑中形成的感知。你在大脑里能感觉香水、鲜花的气味；你喜欢的食物、大海的味道；你喜欢或不喜欢的其它气味。像声音和图像一样，进入你的感觉中枢的只是电子信号。换言之，自你出生时起，你所闻到的认为是外部物体的所有气味其实只是通过你的感官得到的电子信号。

同样，人的舌面上有四种不同类型的化学感受器，它们是用来品味酸、甜、苦、咸的。我们的味觉感受器经过一系列的化学过程之后，把这些感觉转变成电子信号传送到大脑，大脑通过这些信号感觉到味觉。当你吃巧克力或喜欢的水果时，口中的味觉是大脑对电子信号的“翻译”。你永远不能接触外面的物体；你永远不能看见、嗅出或品味巧克力本身。例如，如果切断大脑中的味觉神经的话，就再也没有信号能传输到大脑，你将完全失去味觉。

至此，我们面对的另一事实是：我们永远不能确定另一个人品尝一种食物时的感觉和我们

来自物体的刺激被转换成电子信号后在大脑中引起感应。当我们“看”时，其实是在看大脑中的这些电子信号的感应。



自己是否相同，或者另一个人听到的同一声音的感觉和我们自己听到的是否相同。科学作家林肯·巴尼特（Lincoln Barnett）就此说道，“没有人能知道另一个人感觉到的红色或听到的中央C音与自己感觉到的是否一样”。<sup>192</sup>

我们的触觉也一样。当我们触摸某一物体时，帮助我们认识它的所有信息的，是由皮肤的感觉神经传输到大脑的信号；触觉在我们的大脑里形成。与一般的认识不同，我们感受触觉的地方，不是指尖或皮肤，而是大脑里的触觉中枢。大脑对皮肤传来的电刺激做出评断的结果，使我们对那些物体有了不同的感觉，比如，硬或软，热或冷。从这些刺激中，我们得出有助于认识一个物体的全部细节。关于这个重要的事实，两位著名的哲学家B.拉塞尔（B. Russell）和L.J.J.韦特格尼斯坦（Wittgeinstein）的想法如下：

例如，柠檬是否真的存在，以及它怎样开始存在的，这是无从质疑和考察的。柠檬不过是由舌头感觉到的味道，鼻子闻到的气味，眼睛看到的颜色与形状，并且只有这些特征能够成为研究和评价的主题。科学永远无法认识物质世界。”<sup>193</sup>

我们不可能触及我们大脑外部的物质世界。我们接触到的全部物体，是诸如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知的集合。在我们一生中，通过在感觉中枢处理数据，我们的大脑所面对的，并非存在于我们外面的“原物”，而是大脑里的“复印件”。我们正是在这一点上被误导了：把这些副本当成我们外部的真正物质的例子。

### 我们脑子里的“外部世界”

至此，从我们所描述的物理事实，可以得出如下毋庸置疑的结论：我们看见、触摸、听到和感知到的一切，我们称为“物质”、“世界”或“宇宙”的概念，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发生的电子信号。我们永远无法抵达我们大脑外部物质的最初版本，我们所品尝、听闻、看到的只不过是外部世界在我们脑中所形成的影像。例如，某人所吃的苹果，其实不是真切的水果，而是大脑中的感觉。某人说成“苹果”的物体，实际上是水果的形状、味道、气味和结构在大脑里组成的电子印象。如果突然切断进入大脑的视神经，水果的图像也将突然消失。切断从鼻子的感受器到大脑的神经，嗅觉就会完全中断。简单地说，苹果不过是大脑对电子信号的解释。

需要考虑的另一点是对距离的感觉。距离，比如你与本书之间的距离，只是在你大脑中形成的一种空的感觉。一个人认为离自己很远的物体，其实也是大脑里的存在。例如，有人仰望夜空中的星星，以为它们距他有数百万光年之远。然而，他所“看见”的星星，实际上是他的视觉中枢中的星星。你读这些文字时，其实不在你认为是的房间里；相反，房间却在你里面。你一看见自己的身体，就以为你在身体里面。但是，其实你的身体同样是大脑里形成的一幅图像。

这同样适用于你的其它感觉器官。例如，你认为听到了隔壁房间的电视的声音，其实你正体验的是大脑里的声音。你认为来自几米外的声音和你身旁的人的谈话声，其实只是你大脑中几立方厘米的听觉中枢感觉到的。除这个感觉中枢外，再没有什么左右、前后存在。即，声音不是来自右侧，也非来自左侧或上方；不存在声音到来的“真正”方向。

你感觉到的气味也是如此，它们不是跨越距离到达你这里的。你只是把嗅觉中枢感觉到的气味认为是外部物体的气味。但是，正如玫瑰的图像存在于你的视觉中枢中一样，玫瑰的气味也只是在你的嗅觉中枢中，你永远无法和外部存在的玫瑰的原始样子或气味有直接的接触。

对我们来说，“外部世界”只是进入大脑的电子信号的汇集。大脑处理这些信号，而我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生活在误导之中——自以为“外部世界”中存在的物质是真实的、最初的“版

本”。我们之所以被误导，是因为我们永远不能通过自己的感官到达物质本身。

还有，大脑解释并赋予信号涵义，使我们认为自己属于这个“外部世界”。让我们想想听觉吧：正是我们的大脑把声波翻译成交响乐的。也就是说，音乐也是大脑营造的感觉。同样，当我们看见颜色时，进入眼睛的只是不同波长的光线；把这些波长转换为颜色的，也是我们的大脑。“外部世界”中并没有颜色。既没有苹果的红色，也没有天空的蓝色和树的绿色。它们显得那样，只是因为我们的感觉如此。

眼睛的视网膜里一个即使最轻微的缺陷，也会引起色盲。有人把蓝色看成绿色，有人把红色看成蓝色，也有人把所有的颜色看成不同色调的灰色。对他们而言，外界物体是否有颜色已无关紧要了。

杰出的爱尔兰思想家乔治·伯基（George Berkeley）也提到这个事实：

“一开始，……人们认为颜色、形状、运动等等其他可以感觉的特性真的脱离思想存在着；……但后来发现它们只能依靠感知他们的灵魂或思想而存在，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认为有物质存在……”<sup>19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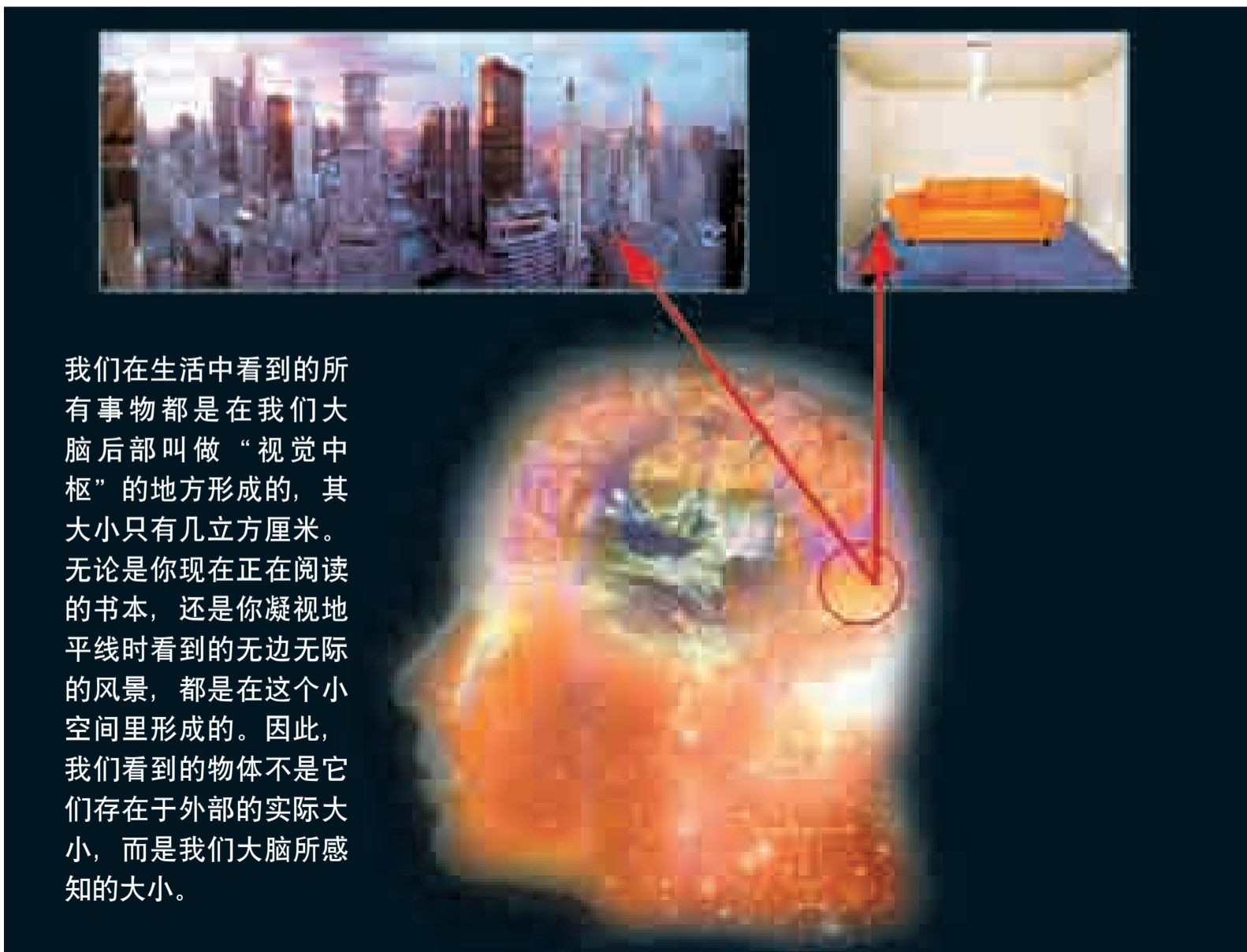
总之，我们看见颜色，不是因为物体有颜色或它们是我们之外独立的物质存在，而是因为我们归于物体的全部性质就在我们之中，而不在“外部世界”。

那么，我们如何能声称对于这个“外部世界”完全了解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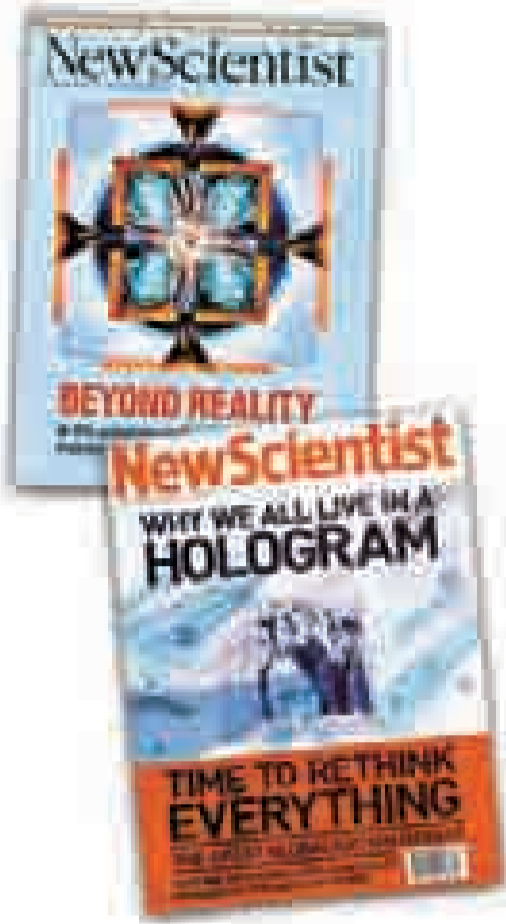
### 人类有限的知识

到目前为止所描述的事实其含义便是，实际上人类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极端有限。

这种认识被局限于我们的五种感官，没有证据可以表明我们通过感官所感知的世界与“真



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所有事物都是在我们大脑后部叫做“视觉中枢”的地方形成的，其大小只有几立方厘米。无论是你现在正在阅读的书本，还是你凝视地平线时看到的无边无际的风景，都是在这个小空间里形成的。因此，我们看到的物体不是它们存在于外部的实际大小，而是我们大脑所感知的大小。



物理学的发现表明，宇宙是感知的集合。美国著名的科学杂志《新科学家》在1999年1月30号期刊的封面上，以下列问题谈到这个事实：“超越现实：宇宙真的是原始信息的闹剧，物质真的只是幻景吗？”

2002年4月27号出版的《新科学家》上，一篇题为“空洞的宇宙”的文章中说道：“你手里拿着一本杂志。感觉确实就是这样的；看起来空间中有某种独立的存在。你身边的物体——也许是一杯咖啡，一台电脑，情况也同样如此。它们看起来都是真实的，明明就在那儿。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幻影。这些以为很固定的物体只不过是些从我们宇宙边界上千变万化的图案中发出的投影而已。”

实”的世界是相同的。

因此，这个世界和我们所感知的可能截然不同。可能存在许许多多的我们未知的空间和生物。即使我们能够到达宇宙的最远端，我们的认识仍然是有限的。

万能的主，万物的创造者，对于他所创造的万物有完美无瑕的认识，而所有被创造的生命都只能拥有真主允许他所拥有的知识。《古兰经》里如是说：

**安拉说：“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永生不灭的，是维护万物的；瞌睡不能侵犯他，睡眠不能克服他；天地万物都是他的；不经他许可，谁能在他那里替人说情呢？他知道他们面前的事，和他们身后的事；除他所启示的外，他们绝不能窥测他的玄妙；他的知觉包罗天地。他是至尊的，是至大的。（《古兰经》第二章：黄牛第255节）**

### 人造的“外部世界”

我们知道的唯一世界，是存在于我们脑子里的世界：一个设计、录制、生动的世界；简言之，是在我们脑子里创建并存在的世界。在脑子里观察到的知觉有时可能出自“人造的”来源。

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首先，让我们想象：通过人工方式，你的大脑脱离身体后还能够存活。然后假设有一台能够产生出各种电子信号的计算机。让我们人工地把与既定环境有关的数据——包括视觉、声音和气味，以电子信号的方式传入这个设备；最后，用电缆将这台计算机与你的大脑的感觉中枢连接起来，传输这些录好的信号。感受到这些信号后，你的大脑（或者说“你”）便会看到和经历它们所代表的环境。

这台计算机也可以向你的大脑发送与你自身形象有关的电子信号。例如，如果我们向你发送坐在办公桌前所经历的所有听觉、视觉和触觉有关的电子信号，这时，你将感到自己就是坐在办公室的商人。只要这台计算机持续向你发送刺激信号，这个想象的世界就会持续。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你只不过是你的大脑。这是因为，你的头脑中构成世界所需要的只是对于相关的神经中枢的外部刺激。这些刺激（及感觉）完全有可能来自人为因素。

著名哲学家伯特兰·拉塞尔（Bertrand Russell）就此写道：

“就触觉而言，我们用手指按压桌子时的感觉，是我们指尖上的电子和质子的一次电子干扰，根据现代物理学，是桌子上的电子与质子的接触而产生的感觉。如果我们指尖的相同干扰以其它方式出现，就算没有桌子也会有同样的感觉。”<sup>195</sup>

是的，一旦离开与真正存在的物质的联系，那些想当然的感觉，就容易欺骗我们。我们时常在梦里经历这种感觉。我们在梦中经历的事件，看见的人、物体和场景，似乎都是真实的。但是，这些只不过是感觉。梦与“现实世界”之间没有基本的差别，它们都是大脑里经历的感知。

### 谁是感知者？

毫无疑问，我们认为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外部世界”是在大脑中形成的。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的所有实际的事物都是固有的知觉，那我们的大脑又是什么呢？由于我们的大脑属于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就像手臂、腿或其它物体一样，那么，它也应该同样是一种知觉。

我们通过梦进一步说明这个主题。让我们假定，我们在脑子里看见了梦境。在梦里，我们将拥有想象中的身体、想象中的手臂、想象中的眼睛和想象中的大脑。在梦中，如果有人问我们“你在哪里看？”，我们将回答“在我大脑里”。然而，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大脑，只是想象中的躯体和一颗想象中的头和大脑。看到影像的不是梦中想象出来的大脑，而是一个比之更“超凡”的“存在”。

因此，梦境与我们称为真实生活的场景之间，并没有实际的区别。所以，当有人在“真实生活”的环境中问“你在哪里看”时，回答“在我大脑里”一样毫无意义。在两种情况下，看见并感觉的实体不是大脑，那毕竟只是一大片神经组织。

迄今为止，我们讨论了我们如何在大脑中观察一个复制的外部世界。一个重要的结论是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外部世界真正的情景。

第二个同样重要的事实是我们脑中观察着这个世界的“自己”并不是集成电脑系统一样的大脑本身。它对收到的数据进行加工，将其转化为图像，然后投射在屏幕上。然而，计算机不能观察它自身，也不会意识到它自己的存在。

当我们分解大脑寻找意识时，看见的只是类脂和蛋白质分子，这同样存在于其它身体器官里。这表明在我们称之为“大脑”的组织里，不存在观察和翻译图像、形成意识或创造称为“我自己”的存在的事物。

感知科学家R.L.格里高利（R. L. Gregory）提到人们在大脑感知图像方面所犯的错误：

“有一种必须回避的诱惑：人们说眼睛产生了大脑里的图像。大脑里形成的图像暗示看见它需要某种内部的眼睛——但这就需要看见眼睛之图像的另一只眼睛……等等眼睛与图像之间无穷的复原。这是可笑的。”<sup>196</sup>

这正是处于困境中的唯物主义者的一个难点：它们只承认物质是真实的存在。那么，可以看见的“内部眼睛”是什么呢？是什么在感知它所看见与反应的呢？

关于谁是感知者，著名的认知神经科学家卡尔·普布拉姆（Karl Pribram）也关注在科学与哲学界引起重视的这个问题：

自希腊人开始，哲学家们推测机器中的“幽灵”、“小人里的小人”等。这个“我”——使用大脑的实体在哪里呢？谁是实际的知道者？或者说，正如阿西西（Assisi）的圣·弗朗西斯（





## 人为刺激产生的真实性

虚拟现实是借助不同的设备在计算机上产生的三维图像的表现。许多不同的领域采用了这些“真实世界”的模拟用于教育培训。

虚拟现实的一大重要特征，就是使用特殊设备的个人常常会忘记这些图像不是真实的，完完全全地被它们吸引住了。由此，可以使人感觉并在人脑中建立起一个看起来与原始世界一样真实生动的物质世界。因此，这种人为的刺激，可能会使一个人认为，他真实地看到触摸到了一只鸟，尽管实际上它并不存在。



Saint Francis) 曾说的“我们寻找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sup>197</sup>

你手中的书，你所在的房间，总之，你面前的一切都是你大脑里看到的。看见这些图像的果真是那既盲又聋又无意识的原子吗？为什么一些原子有这种性质，而大部分却没有呢？我们思维、理解、记忆、快乐、伤心以及别的一切行为，都是由这些原子分子之间的化学反应所构成的吗？

在原子中寻找意志是毫无意义的。显然，看、听、知的存在，是一种超越物质的存在。这一存在是“活着的”，它既不是物质也不是图像。这一存在通过利用我们身体的图像，把它面前的知觉联合起来。

这个存在就是“灵魂”。

阅读这些文字的智慧体不是原子和分子的堆积，也不是它们之间的化学反应，而是“灵魂”。

### 真正绝对的存在

所有这些事实使我们面对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如果我们面对的世界只是由我们灵魂的知觉组成的，那么，这些知觉的根源是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考虑以下事实：我们只是在想象中感知物质，从来没有直接经历它的外部实体。因为，物质是由知觉产生的，是“人造的”事物。即，这个知觉必须是另一力量作用的产物，这表明物质必须是被创造的。而且，这个创造应该是连续性的。如果没有连续而协调的创造，那我们所说的物质将会很快消亡或丢失。这正如只有广播信号继续，电视屏幕上才会显示图像。

那么，是谁使我们的灵魂持续观看星星、地球、植物、人类、我们的身体和别的一切呢？

很明显，的确存在一位造化整个物质宇宙的超然的造物主：他创造知觉的总和，并不断地继续造化。因为这个造物主展现了如此宏伟的创造，所以，他当然拥有永恒的权利和威力。

这个造物主通过他降示的经典把自己介绍给我们，并描述宇宙和我们存在的原因。

这个造物主就是真主，他的经典就是《古兰经》。

事实是天地，即宇宙是不稳定的，唯有真主的创造才使它们有可能存在；当他结束这一造化时，它们都将消失。这一切都在以下经文中解释道：

**“真主的确维持天地，以免毁灭；如果天地要毁灭，则除真主外，任何人不能维持它。**

**他确是至容的，确是至赦的。”**（《古兰经》第三十五章：创造者第41节）

这一节描述了万能的真主如何维持物质宇宙。真主创造了宇宙、地球、山川及世间万物，并随时以他的力量维持一切。真主在这个物质宇宙以阿拉·哈里格（alk haliq）的名字显现自己。真主就是阿拉·哈里格，万物的创造者，从无到有创造了万物。这说明在我们的大脑之外存在一个由真主创造的实体所组成的物质宇宙。然而真主为了显示他所创造的超然的自然和他的无所不知，真主以“幻觉”、“影子”或“影像”的形式向我们展示这个物质宇宙。作为真主完美创造的结果，人类永远无法达到他们脑外的世界。只有真主才能明知这个物质宇宙。

对上节的另外一个解释是真主总是维持着人们看到的物质宇宙的影像。（真主无所不知）。倘若真主不愿向我们的大脑显示世界的影像，整个宇宙将在我们面前停止存在，而我们永远无法到达它。

我们永远无法直接接触物质宇宙，这也解释了一个困扰很多人的问题：真主在哪里？

我们一开始提到，一些人不能理解真主的能力，他们因而想象：真主只在天上的某处存在，并不真的干预世间事务（真主当然并非如此）。这个逻辑实际上基于这种假设：宇宙是物质的集合，真主在这一物质世界的“外部”。

但是，正如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到达物质宇宙，我们也不能完全了解它的本质。我们知道的只是让这一切得以存在的造物主——即真主。著名的伊斯兰学者伊玛目拉巴尼（Imam Rabbani）这样表述这个真理，即真正绝对的存在只有真主，除他之外的一切都是影像实体。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完全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我们不可能直接经历外部世界中的原版。

既然这样，认为真主在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物质宇宙之外孤立存在是不正确的。

真主的确“无处不在，并且周知万物”。这个事实在《古兰经》里解释如下：

**“……他的知觉，包罗天地。天地的维持，不能使他疲倦。他确是至尊的，确是至大的。”**（《古兰经》第二章：黄牛第255节）

**真的，他们的确怀疑将来是否要与他们的主会面。真的，他确是周知万物的。**（《古兰经》第41章：奉绥来特第54节）

真主不受空间的限制和周知万物的事实，在《古兰经》的另一章节里说明如下：

**“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无论你们转向哪方，那里就是真主的方向。真主确是宽大的，确是全知的。”**（《古兰经》第二章：黄牛第115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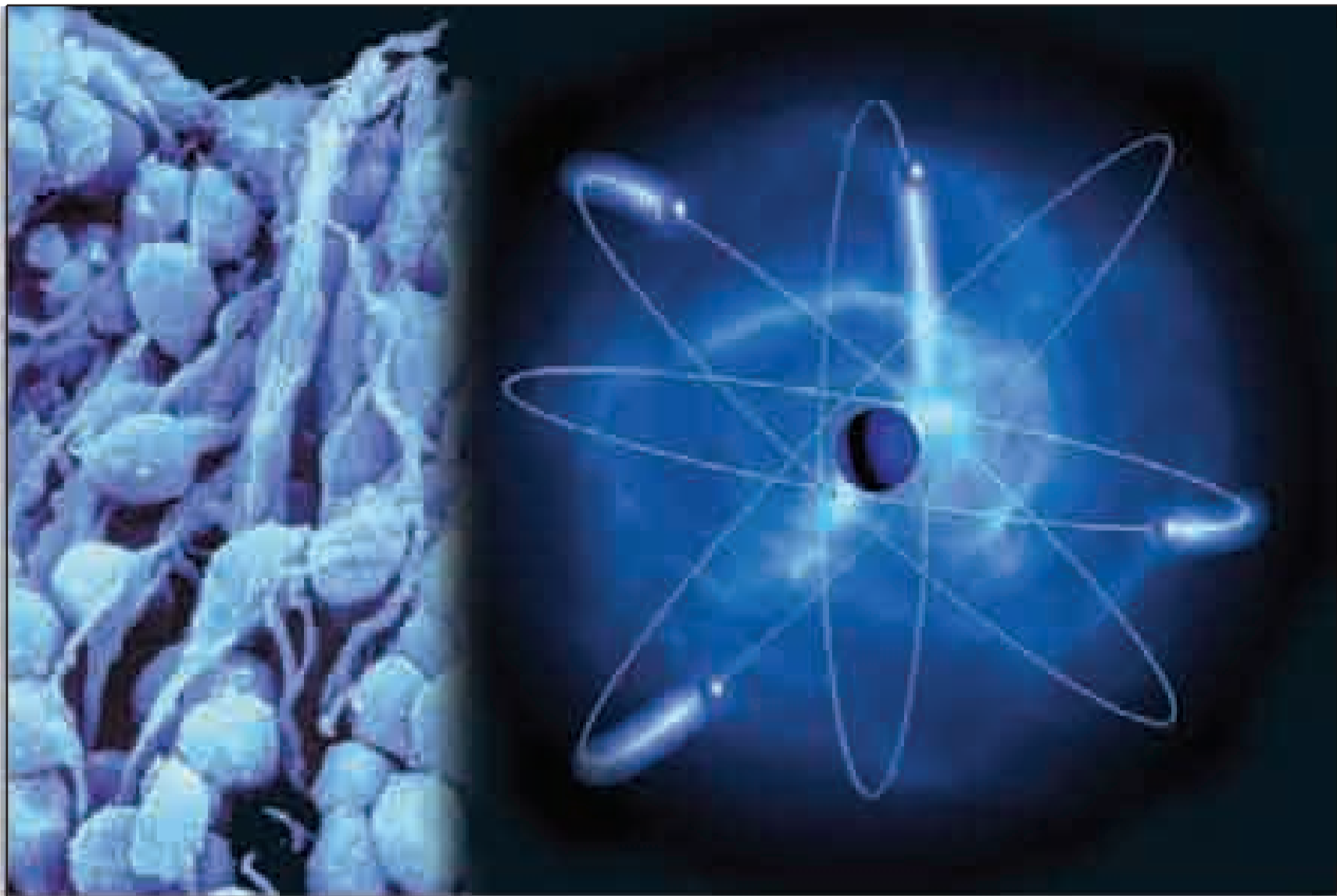
物质的存在看不见真主，但真主能看见他所创造的全部事物。《古兰经》对这个事实这样说明：“众目不能见他，他却能见众目。他是精明的，是彻知的。”（《古兰经》第六章：牲畜第103节）。就是说，我们不能用眼睛察觉真主的存在，但真主却完全围绕在我们的体内、体外、视野和思想中。离开他的知识，我们不能发音说话，甚至不能呼吸。

在我们的一生中，当我们观察我们认为是“外部世界”的感官知觉时，最接近我们生命的是真主的本体。《古兰经》揭示这一隐藏在现实中的奥秘：“我确已创造人，我知道他心中的妄想；因我比他的命脉还近于他。”（《古兰经》第五十章：夏弗第16节）。当一个人认为他的身体是由“物质”组成的时，他无法理解这个重要的事实。如果他认为他的大脑是“他自己”，那么，他所接受的“外部世界”，将会从离他20-30厘米的地方开始。但是，当他想到并没有物质这样的东西，一切都是头脑中的感知时，诸如外部、内部、远近的概念就失去意义了。真主已经围绕着他，真主离他是无限接近的。

真主告知人类，他是“无限接近”于他们的：“如果我的仆人询问我的情况，你就告诉他们：我确是临近的，……”（《古兰经》第二章：黄牛第186节）。另一节启示同样的事实：“你的主是周知众人的。”（《古兰经》第十七章：夜行第60节）

人类为这种想法所误导：认为最接近他的是他自己。实际上，真主比我们自己更接近我们。他在《古兰经》中呼唤我们重视这一点：“（你们）怎么不在灵魂到将死者的咽喉的时候——那时候，你们大家看着他，我比你们更临近他，但你们看不见。”（《古兰经》第五十六章：大事第83-85节）。正如本节经文所说的，人们并未意识到这个明显的事实，因为他们用眼睛看不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如伊玛目拉巴尼所说，只不过是影像存在的人不可能具有独立于真主的力量。“真主创造你们，和你们的行为”（《古兰经》第三十七章：列班者第96节）一节经文显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在真主的控制下发生的。《古兰经》陈述这个现实：“当你射击的时候，其实你并没有射击，而是真主射击了。”（《古兰经》第八章：战利品第17节）。从而强



大脑是由蛋白质和脂肪分子组成的细胞堆。它是由叫做神经元的神经细胞形成的。这块肉里没有观察图像、建构意识或创造我们称为“自己”的存在的能力。这清楚地表明了灵魂的存在。

调任何行为都无法独立于真主之外。由于人类是影像存在，他就不能自己实施任何行为。然而，真主赐予这个影像存在以自我行为的感觉。事实上，执行全部行为的是真主。

这就是现实。人可以去承认它，并且可以认为自己是个不依赖真主的生灵；但这不会改变什么。

### **你所拥有的一切实质上是幻影**

显而易见，我们并没有和“外部世界”直接的接触，这是符合科学与逻辑的事实；一切都是真主永恒地呈现在我们灵魂面前的幻影。然而人们通常不愿意这样想。

如果你真诚并大胆地考虑这个问题的话，你会发觉你的家、里面的家具、汽车、办公室、珠宝、银行账户、衣橱、配偶、孩子、同事和你所拥有的其它事物，实际上只存在于你的思想中。你用五官在周围看到、听到、闻到的一切事物，都是这个“虚构世界”的一部分；你喜欢的歌手的声音乐，你坐的椅子的软硬，你喜爱的香水的味道，使你温暖的阳光，缤纷的花朵，掠过窗前的小鸟，海面上疾驶的游艇，富饶的花园，工作中使用的计算机或世上技术最高超的音响.....都是这个“虚构世界”的一部分。

这就是现实，因为世界只是为了考验人类而创造的。人类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受到知觉的考验，而我们永远无法触及这些知觉的真正源头，这些知觉显示了特别的吸引力。《古兰经》提到这个事实：

**“迷惑世人的，是令人爱好的事物，如妻子、儿女、金银、宝藏、骏马、牲畜、禾稼等。这些是今世生活的享受；而在真主那里，却有优美的归宿。”**（《古兰经》第三



如果有人对这里所讲的一切都反复深思，他自己很快会意识到这种惊人而非凡的情形：世界仅仅是为了测试人类而创造的。在短暂的一生中，人们经历感知的考验，而感知被描绘成特别炫目和有吸引力的东西，但人们从来无法体验这些感知真实而原始的来源。

章：伊姆兰的家属第14节)

大多数人为贪图今世的财富和安逸而抛弃了宗教信仰；他们仅仅重视今世却忘记了后世。金银珠宝、银行存款、信用卡、时髦衣服、新款汽车等等成了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他们为今世生活的“魅力”所欺骗，从而忽视了可以使他们后世富足的礼拜、济贫、功修，并且借口说“我有事要做”，“我有理想”，“我有责任”，“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我的事情还没完成”，“我将来再做宗教上的这些事”。他们只为今世的荣华富贵而消耗生命。《古兰经》描述这种对生活的误解：“他们只知道今世生活的表面，他们对于后世，是疏忽的。”（《古兰经》30:7）

我们在本章阐述的事实非常重要，它使一切的欲望和分界变得毫无意义。这个事实清楚地显示，人们所拥有并努力得到的一切事物，贪婪所得的财富，夸耀的儿女，认为最亲近的配偶，最亲爱的朋友，它们的身体，高高在上的职位，就读的大学，度过的假期——只不过是幻像。所以，他们为此付出的时间与经历都是无用的。

有些人并不经意地自我愚弄：他们炫耀财富和地位，或者夸耀他们的游艇、直升飞机、工厂、持有的股票、别墅和土地，仿佛他们能够和这些物质的原型直接接触似的。这些乘坐游艇到处闲逛的阔佬们，向人们炫耀自己的小车，不停地暗示自己的财富，自以为他们的地位比别人高。一旦他们意识到自己夸耀吹嘘的不过是自己头脑中的幻象，不知他们会处于何种境地？

在梦中，他们发现自己拥有大房子、高档小车、价值连城的宝石、成堆的钞票和金银财宝；在梦中，他们享受高官厚禄，拥有数千工人的工厂，掌握统治众人的权势，穿着人人羡慕的服饰。就像有人夸耀梦中财富被人奚落的境地一样，炫耀今世所拥有的影像也会让人笑话。总之，

人在梦中及今世所看到的一切，终究是大脑里的影像而已。

同样，当人们认识到现实，他们会为自己对世间凡事所做的反应感到惭愧。那些互相残酷争斗、行骗、受贿、伪造、说谎、吝啬、作恶、打骂、暴虐、全力追求官职、嫉妒、使劲炫耀、自吹自擂的人们，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幻象中做这些事时就会感到羞愧。

既然是真主创造了整个宇宙，并将其展示给每个人，那世间一切事物的最终拥有者，就只能是真主。《古兰经》强调这个事实：

**“天地万物，只是真主的。真主是周知万物的。”**（《古兰经》第四章：妇女第126节）

为了虚幻的贪欲而放弃宗教信仰，并因此丧失永恒的生命，是莫大的蠢举。

我们在此并非告诉大家，你所拥有的财富、儿女、配偶、职位等一切事物迟早会消失，因此它们没有任何意义，而是想说，实际上人们和他们所拥有的任何事物并无直接接触。他们只不过是自己脑中的感知，是真主为了考验你而组成的影像。这两种说法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虽然有人不想立即承认这个事实，并且宁愿认为他所拥有的一切事物都真实存在，并以此来欺骗自己，但最后他死去并再生时，来世中的一切事物将变得一清二楚。那天，人们的“眼光是锐利的”（《古兰经》第五十章：夏弗第22节），而且人们会把一切看得更清。但是，如果他为了追求虚幻的目标而度过一生的话，就会希望自己宁愿在今世从未生活过，而且说“但愿尘世的死亡已了结我的一生！我的财产于我毫无裨益，我的权柄已从我的手中消失。”（《古兰经》第六十九章：真灾第27-29节）。另一方面，一个聪明人应做的，是他在今世仍有时间的时候，努力了解宇宙中伟大的真相。否则，他将浪费一生追求虚幻的梦想，最终面对痛苦的处罚。《古兰经》针对那些在今世追求幻象（或海市蜃楼），并忘记自己的创造者的人们最终将面临的结局说明如下：

“不通道者的善功恰如沙漠里的蜃景，口渴者以为那里有水，等到他来到有蜃景的地方时，没有发现什么，却发现真主在那里。真主就把他的帐目完全交给他，真主是清算神速的。”（《古兰经》第二十四章：光明第39节）

### **唯物论者的逻辑缺陷**

这一章的出发点是：物质并不是像唯物论者宣称的那样，是绝对的；相反，它是一个被上帝从虚无中创造出来，其原形永远无法为我们所知的影像。唯物论者以极其教条主义的态度反抗这个摧毁他们哲学的不言自明的事实，提出毫无根据的反面论点来抵制它。

举例来说，热情的马克思主义者和20世纪最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之一乔治·波里策（George Politzer）就曾经给出“公交车之例”来证明他认识了物质的本来面目。据他所说，唯心主义哲学家在一辆公交车向他们迎面驶来的时候也会急于躲避，这就说明他们也确实实地面临物质存在的现实。

而另一位著名的唯物论者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被告知人永远无法深入到物质的本质时，踢了他脚下的一块石头以证明他能够触及到石头的本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波里策的导师和与马克思一起的辩证唯物主义创始人，也举过一个类似的例子。他曾经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吃的蛋糕只是我们自己的知觉作用的话，它们就不可能填饱我们的肚子。”

相似的例子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中比比皆是。有的措词如此轻率：“只要有人打你一巴掌，你就知道什么是物质的存在了。”

唯物论者们之所以会举出这样的例子，是因为他们错误地理解了“我们无法接触到物质的原型”这句话，以为它针对的只是我们的视觉。他们以为感官认识局限于视觉，而触觉则可以把我们将直接带到物质的本质。当一辆公交车把一个人撞倒时，人们会说：“看！它把他撞倒了！也就是说他触碰到了它（公交车）的原型。”他们不会理解的是，所有在一次撞车事故中形成的感官认识——金属的坚硬、撞击的力度和疼痛的剧烈——事实上都是在大脑中形成的。

### 梦的例子

事实上，不管通过五官中的哪一个，我们都无法真正地认识外部世界的原型。很好的例证就是我们通过做梦，也能够幻想出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事物。在梦中，我们能够非常真切地经历种种事件。我们可以从楼梯上摔下来而折断一条腿，可以经历一次严重的撞车事故，可以被困车轮之下，也可以大吃一顿而感觉很饱。所有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在梦中都同样能够发生，而且带着同样的可信度，唤起同样的感情。

一个梦见自己被车撞倒的人也可以梦见自己在医院里睁开眼睛，意识到自己已经残疾——而这从头到尾都只停留在梦的层面上。同样，他也可以梦见自己在车祸中丧生，然后天使们来召唤他的灵魂，他在他世的生活就此开始。

所有构成这些事件的图像、声音、坚硬、疼痛、光和色等等，他在梦中都能很清晰地感知，几乎和真实生活中一样自然。他在梦中吃的蛋糕也能让他感觉变饱——“饱”归根结底只是一种感觉罢了，在现实如在梦中——尽管他当时正躺在床上。虽然并没有真正的楼梯、车辆或蛋糕的存在，这位做梦者仍然能够感觉到它们。这一事实——即梦能够给予我们在客观世界没有任何对应物的感官认识——充分显示了我们永远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来了解“外面世界”的本质。我们只能通过创造它的全能的上帝给予我们的启示来认识它。

那些坚信唯物主义哲学的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听到我们这么说，必定会暴跳如雷。他们必定会向我们重复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他们肤浅而无知的论述中所举的那些例子，并且作出激情洋溢的宣言。

然而，他们意识不到他们在梦中也可以作出激情洋溢的宣言。他们可以在梦中读《资本论》，参加研讨会和座谈会，也可以在梦中感觉到介入一场赤手空拳的打斗时的疼痛。如果有人问他们——同样也是在梦里——他们会说他们看见的全是真的，就好像他们在清醒时也会认为看到的一切都是真的那样。然而，他们应该意识到，他们所经验的一切，不论在梦中还是在日常生活里，都是由他们的主观感觉构成的。至于其来源他们则无法知道。

### 共享神经系统的例子

让我们再来看波里策的撞车例子：如果我们假设伤者的神经，从五官一直到大脑，都与另一个人，譬如和波里策的神经相连，那么车撞倒他的时候，正坐在家里的波里策也会感觉到同样的冲击。波里策会经历被撞者所经历的一切感官知觉，就好像一首歌从录音机的两个喇叭中同时被播放出来一样。波里策会听见公交车的刹车，感到它对身体的撞击，看见自己的手臂受伤，血流不止，为骨折的疼痛所折磨，然后又感到自己被送入手术室，感到石膏的僵硬和他正在愈合的手臂的脆弱。

不单是波里策，所有和遭遇车祸者神经相连的人都会从头到尾地经历这次撞车事件。如果被撞者在事故中昏迷，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也不能幸免于此。甚至，如果所有该事故引起的感官知

觉都被某种仪器录制下来，而且重复地传输给某人的话，那么他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感觉自己被撞倒。

那么这些人所自觉撞了他们的车当中到底哪一辆是真的呢？就这一问题，唯物主义者不能提供任何前后一贯的回答。事实上，正确的回答是所有人都只是在他们自己的脑中经历了这次车祸和它所含的诸多细节。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我们援引过的其他例子。如果恩格斯的神经与另一个人的相连，那么在他吃完蛋糕而感觉饱的时候，后者也同样会感觉到饱。如果唯物论者约翰逊的神经也与另一个人的相连，那么在他踢石头的时候，后者也会感觉自己踢了一块石头和指尖的疼痛。

那么，到底哪块石头，哪块蛋糕是真的呢？又一次，唯物论哲学给不出一个一致的答案。正确而合理的答案是，恩格斯和第二个人都吃了蛋糕和感觉到饱——但是在他们头脑中；约翰逊和第二个人都踢了石头和感觉到疼痛——当然同样也只是在他们的头脑中。

让我们对前面的例子稍作改变：让我们把被撞车者的神经接到波里策脑中，又把正坐在家中的波里策的神经接到前者的脑中。在这种情况下，波里策会认为自己被车撞倒，而那个真正遭遇车祸的人则感受不到这种冲击，相反会以为自己正坐在波里策的家里。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被运用到有关蛋糕和石头的那两个例子中。

这一切都说明唯物论是一种多么教条化的哲学。它赖以生存的基础是物质独存的假定。但事实却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和物质发生直接的接触，因此也没有任何人有权宣称所有的存在物都是由它构成的。我们与之产生联系的宇宙是在自己头脑中感觉到的宇宙。著名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这样表达了他对此的见解：

就我个人而言，每当我最进入到我所谓“自我”的最隐秘之处时，我总是会撞见这样或那样的知觉：热或冷，光或影，爱或恨，痛或乐。我从不能在我的内心捕捉到一个没有知觉的状态，也不能观察到任何知觉以外的东西。

我们永远不能超越自己的知觉，去认识物质的“本来面目”。因此任何将物质视为绝对存在的哲学也只能是一场虚谈。唯物论作为一种理论，从一开始就毫无依据。

### **知觉在大脑中的产生不是哲学论点，而是科学事实**

唯物论者们会说我们适才所发表的只不过是一个的哲学观点罢了。然而我们无法与“客观”物质世界直接发生互动，而只能与我们自己的头脑中的那个世界产生联系，是个明摆着的科学事实。这不是哲学的空谈，所有的医学院都教授图像和感觉是如何在大脑中成型的原理。20世纪的科学，尤其是物理学也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了永远不能触及到物质的原形，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只是在通过他们大脑中的“屏幕”来观察和了解这个世界。

所有信奉科学的人，无论他是个无神论者，还是佛教徒，还是任何其他宗教的追随者，都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就连否认上帝存在的唯物论者也不能否认科学的真理。

马克斯·恩格斯、波里策等哲学家无法认识到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实在是令人诧异，尽管当时他们对于科学理解还的确不够发达和充分。而今日世界的科技则便利了我们认识到这个明白无误的事实。

### **唯物论者的巨大恐慌**

一度，土耳其的唯物论圈子对于我们在本书中阐述的观点——即物质只是我们头脑中的印



象——并没有组织起阵容强大的反攻。看起来，似乎我们的观点还表达得不够清楚，还需要更多的说明。但不久，我们就发现那些唯物论者们在他们逐渐流行的主张面前的确感到惴惴不安，甚至是极度恐慌。

不久，他们的惊慌失措就在他们的出版物、研讨和座谈会中表露出来。他们的言语惶恐显示他们的确正在经历一场理论危机。他们所谓的科学哲学的基础——进化论的倒塌早就已经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而现在，他们经历的打击则更为沉重——他们意识到他们正在失去对于物质至尊观念的信心，而后者对他们来说比进化论更为重要的理论支柱。他们称这场讨论为一个巨大的威胁，有可能彻底地摧毁他们的理论构造。

将唯物论圈子的焦虑和恐慌最坦白地表达出来的人是雷南·培昆鲁（Renan Pekunlu）——一位学者和旨在捍卫唯物论的期刊《科学和乌托邦》（Bilim ve Utopya）的作者之一。在他出版于该杂志的文章以及他所参加的讨论会中的言论中，他都将我们的这本书《进化论的欺骗》称为头号威胁。而最令他不安的不是驳斥达尔文理论的章节，而是你现在正在阅读的部分。培昆鲁警诫他的读者们不要被唯心主义的灌输所蒙蔽，而相反要坚持他们对唯物主义的信念。为此，他求助于血腥的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头人列宁。他建议每个人都去阅读写于百年之前的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评主义》，并且一再重复列宁的告诫，即“不要思考这个问题，否则你会迷失唯物主义的道路而误入宗教信仰的歧途。”在发表在上述期刊的一篇文章中，培昆鲁援引了下面几段列宁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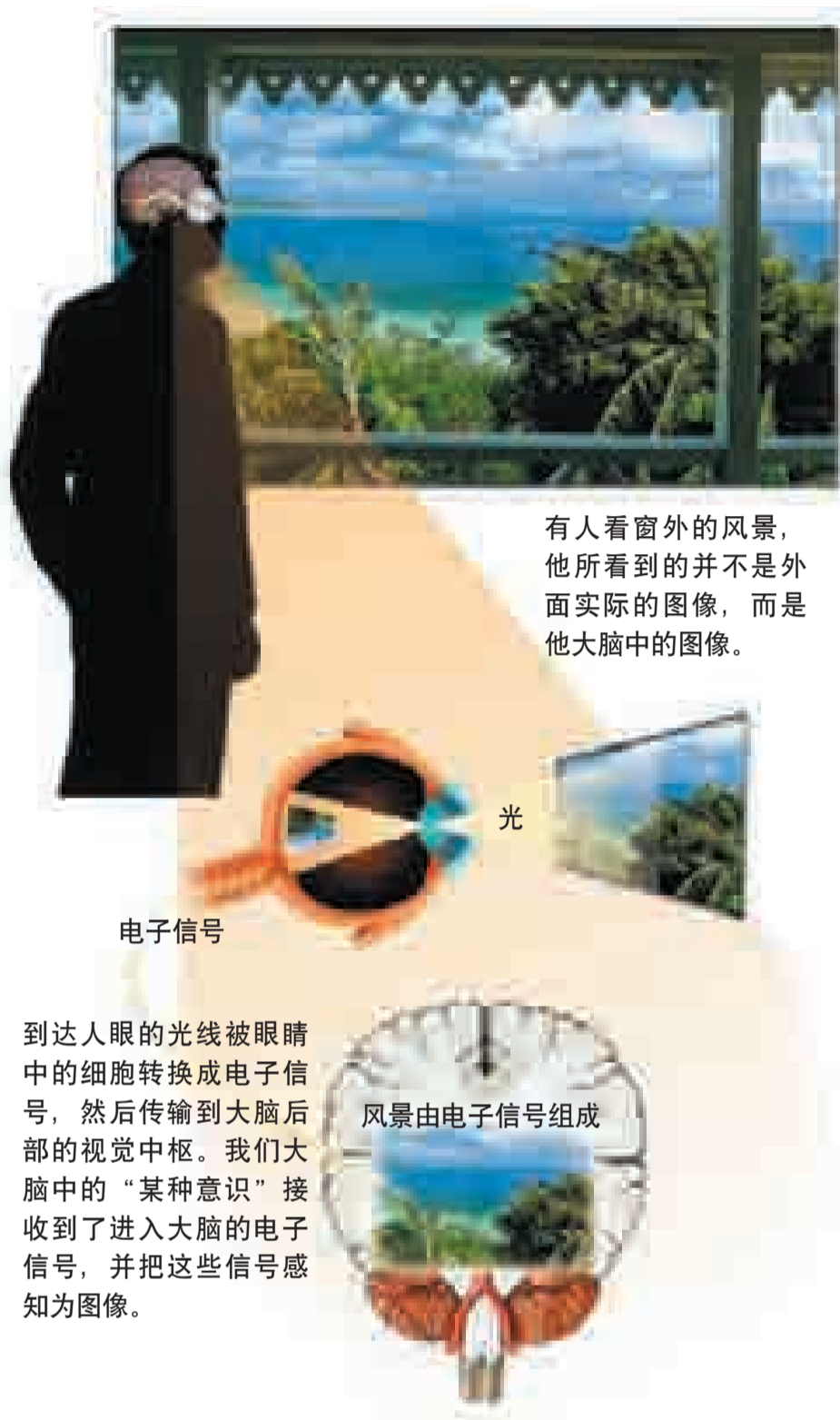
一旦你否认感官认识所告知我们的客观世界的存在，你就会失去所有抗击信仰主义（即对于宗教的片面依赖）的武器，因为你将迷失于无知主义或主观主义——而这就是信仰主义所需要的一切。只要一只爪子陷入圈套，整只鸟都无法脱身。而我们的马赫主义者（Machism，一种现代实证主义），已经彻底陷入了唯心主义，即一种被稀释了的、微妙的信仰主义的圈套。他们之所以陷进这个圈套，是因为他们不把“知觉”作为客观世界的一个肖像，而是一种特殊的“元素”。它不是任何人的知觉，任何人的头脑，任何人的精神，任何人的意志。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列宁认为这一事实扰乱人心，必须从他自己和他的“同志”们的头脑中被抹去。这个事实同样也使当代的唯物论者们焦虑不安。然而培昆鲁和其他的唯物论者蒙受的是更大的苦恼，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事实的昭著程度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百年前。有史以来第一次，它被以完全不可驳斥的方式所阐释。

尽管如此，一大批唯物论者还是坚持他们对于这一结论，即我们无法认识物质本身的肤浅反对。而我们在本书中阐述的这一观点是任何人所能遇见的最意义重大和最激动人心的。这些唯物论的科学家不可能对此毫无所知，但他们的反应和他们在他们的演讲和学术文章中所采纳的立场都向我们证实他们对此的理解是多么肤浅和表面。

某些唯物论者的反应让我们看出对唯物论的盲目信从是如何削弱了他们的逻辑思维，使他们与这一观点之间如隔重山。例如，阿拉丁·塞奈儿（Alaeddin Senel）——和培昆鲁一样是《科





有人看窗外的风景，他所看到的并不是外面实际的图像，而是他大脑中的图像。

到达人眼的光线被眼睛中的细胞转换成电子信号，然后传输到大脑后部的视觉中枢。我们大脑中的“某种意识”接收到了进入大脑的电子信号，并把这些信号感知为图像。

风景由电子信号组成

学和乌托邦》的作者之一——说过：“忘记达尔文主义的崩溃，这才是真正的威胁！”在意识到他自己的哲学是多么缺乏根据时，他反而向他的对手作出这样的要求：“证明你所说的！”他的论著也都显示出他根本没能理解他认为是巨大威胁的这一观点。

例如，在一篇专门讨论这一观点的文章中，他承认外在客观世界在我们的头脑中以图像的形式被感知。但接着，他又宣称图像分为两种，一种有物质的对应物，另一种则没有；而我们完全可以接触到前一种在客观世界的物质原型。为了支持他的观点，他举了这样的例子：“我不知道我脑中的图像在客观世界中究竟有没有对应物，但同样的情况也在我打电话时发生。在打电话时，我也不能看见与我交谈的那个人，但此后，在我们面对面时，我就完全可以确证他的存在和我们刚才通话的真实性。”

这个例子意在表明，如果我们对我们的自己的知觉产生怀疑，我们可以在现实中检测其真实性。但这明显是一个错误的看法，因为我们不可能触及物质的本源。我们永远不可能超越我们自己头脑的界限，去了解“外面”世界究竟有什么。电话中

的那个声音究竟有没有客观世界的对应？这个问题我们自以为可以通过与通话者碰面来回答。但我们不该忘记，这同样也是在我们的头脑中被经验到的！

事实上，塞奈尔等作者在他们的梦中也能经历同样的事件。譬如，他可以梦见他与某人通话，然后又梦见自己遇见那个人以获得对此的证实。同样，培昆鲁也可以梦见他自己的理论遭到威胁，然后又梦见自己向别人推荐写于百年前的列宁的著作。无论如何，这些唯物论者都不能否认他们所经历的事件，他们与之交谈的人，对他们来说统统都只是他们头脑中的意识而已。

那么究竟谁可以证实这些头脑中的画面，这些视觉中枢里的影像在现实中的对应呢？任何唯物论者都不可能找到大脑意识的“外界”信息来源。

如果有人承认所有的知觉都是在大脑中形成的，却又同时假定我们能够超越知觉的领域而在“真实的”外部世界中找到它们存在的佐证，这只能说明他认识力的局限和理性思维的扭曲。

但任何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能轻易地掌握我们在这里提到的事实。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能理解我们不能通过我们的感官来认识所谓的客观世界。但对于唯物论的盲目信从还是继续在扭曲人们的判断力。当代唯物论者还是在犯着和他们的先辈们同样的逻辑错误，后者如前所述，以

为自己光凭踢石头或吃蛋糕就能够“证明”他们触及了物质的本源。

但这并不令人惊讶。理解力的缺乏——也就是说以足够的理智来判断世界和发生其中的事件的能力的缺乏——是所有无信仰者共同的特点。在《可兰经》中，神就特别指出他们是“没有理解力的人”。

### 唯物主义者掉进历史上最大的陷阱

我们提到的横扫土耳其唯物主义界的几个恐慌的例子表明，唯物主义者面临历史性的彻底失败。现代科学已经证实，并以明确、易懂和有力的方式提出了我们无法到达物质的本源。唯物主义者看到他们建立他们整个哲学的基础——物质世界处于他们永远无法感知的另一边。面对这个事实，他们无能为力。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唯物主义思想始终存在。由于唯物主义者非常相信自己和自己所信仰的哲学，所以，他们对抗创造他们的真主。他们坚持物质是永恒的，并认为不可能有造物主的存在。他们傲慢地否认真主的存在，把认为自己可以直接触及的物质作为庇护所。他们对这种哲学如此自信，以致于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反驳它。

因此，本书提到的物质的真正本质，使这些人感到非常惊讶。这里阐述的事实，已经摧毁了他们的哲学基础，并且没有进一步争论的余地。物质，他们构筑其思想、生活、傲慢和否认的基础，突然之间消失了。当没有人能看到“真正的”物质时，以此为基础的哲学又如何存在？

真主的德性之一，就是对不信者设下陷阱。对此，经文中如是说：“他们用计谋，真主也用计谋，真主是最善于用计谋的。”（《古兰经》第八章：战利品第30节）

真主给那些唯物主义者设下陷阱，使他们认为物质绝对的存在，而在他们这样的信仰中，真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他们受到羞辱。唯物主义者信奉财产、地位、声望、他们所属的社会以及全世界的绝对存在，而且由于依赖这些东西，他们傲慢地违抗真主。他们自负地抗拒真主，变得越来越无信仰。他们这样做时，依赖的完全是物质的绝对性。然而，他们如此缺乏理解力，以致不曾意识到真主就围绕在他们的周围。真主在《古兰经》中宣告不信教者因其愚钝而面临的恶果：

**“难道他们欲用计谋吗？不信道者，将自中其计。”**（《古兰经》第五十二章：山岳第42节）

这很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智慧的失败。当唯物主义者的傲慢与日俱增时，他们在通过反对真主的奇谈怪论与真主的对抗中遭到严重失败。《古兰经》清楚地告知我们，这些对抗造物主的不通道者如何的不明智及他们的结局：“我这样使每个城市都有一些罪魁，以便他们在那里用计谋；其实，他们的计谋，只害自己，但他们不自觉。”（《古兰经》第六章：牲畜第123节）。在另一节里强调了相同的事实：

**“他们想欺瞒真主和信士，其实，他们只是自欺，却不觉悟。”**（《古兰经》第二章：黄牛第9节）

当不信教者努力使用计谋时，他们并未认识到这个重要的事实，即他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只是在他们脑中的虚幻，所有的计谋只是大脑里形成的影像，如同他们的每个行动一样。他们的愚蠢使他们忘记自己始终与真主在一起；因此，他们误入歧途。

如同以前的不信教者一样，当今的不信教者也面临同样的现实，这个现实将从根本上粉碎其狡猾的计谋。真主指出“.....恶魔的计策，确是脆弱的”（《古兰经》第四章：妇女第76节），并断定他们的计谋一开始就注定要毁灭的结局。真主同时给信士们以喜讯“.....他们的计谋不能伤你

们一丝毫”。（《古兰经》第三章：仪姆兰的家属第120节）。

真主在另一节中说道：“不通道者的善功恰如沙漠的蜃景，口渴者以为那里有水，等到他来到蜃景的地方时，没有发现什么。”（《古兰经》第二十四章：光明第39节）。唯物主义如同本节经文所启示的那样，也是为对抗真主而建造的“海市蜃楼”；当他们求援于它时，发现它不过是个幻境。真主用这样的幻境蒙蔽了他们，并诱使他们觉得物质似乎是绝对的。那些“杰出的”教授、天文学家、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和不论职位如何的人们，由于他们把物质作为自己的主而被欺骗和羞辱。他们假定他们永远无法触及的物质是绝对的，并把其哲学和意识形态建立在这种假设之上；他们投入严肃的讨论中，并采用了所谓“知性”的布道。他们自以为聪明的讨论宇宙的真相，更重要的是，想要凭有限的智力去诠释关于真主的命题。真主用下面的经文解释了他们的情形：

**“他们用计谋，真主也用计谋，真主是最善于用计谋的。”**（《古兰经》第三章：仪姆兰的家属第54节）

逃离某些陷阱是可能的；然而，真主为不信教者而设立的陷阱却非常牢固，他们根本无法逃脱。除真主外，他们无论做什么，无论向谁祈求，都永远找不到别的援助者。真主在《古兰经》里告知：“除真主外，他们不能为自己获得任何保护者，也不能获得任何援助者。”（《古兰经》第四章：妇女第173节）

唯物主义者从未想过他们会落入这样的陷阱。他们用尽21世纪所有的手段，满以为能够支持他们对真主的否认，并把人们拉到不通道者的行列中。《古兰经》这样描述这些不信教者愚顽的思想及其结局：

**“他们曾用一个计谋，我也曾用一个计谋，但他们不知不觉。你看他们的计谋的结局是怎样的。（结果）是我把他们和他们的宗族，全体毁灭了。”**（《古兰经》第二十七章：蚂蚁第50-51节）

经文中说明的事实意味着：唯物主义者现在被告知他们拥有的一切只是一个幻想，因此他们拥有的一切都变得毫无价值了。当他们见证所有他们认为绝对存在的事物，财物、工厂、黄金、钞票、子女、配偶、朋友、职务和地位，甚至他们自己的身体，从他们的指间溜走，像上述经文所说的那样，他们就毁灭了。此刻，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即真主才是唯一绝对的，而不是物质。

无疑，对唯物主义者来说，意识到这个事实，可能是最坏的事情。他们如此信仰的物质，如今被无法穿透的界限所阻隔，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等于在这个世界上“临死之前的死亡”。

这个事实使他们只与真主在一起。其实，真主已经呼唤我们注意，每个人实际上独立地面对他：“你让我独自处治我所创造的那个人吧！”（《古兰经》第七十四章：盖被的人第11节）。这个超凡的事实在许多章节里重复着：

**“你们确已孤孤单单地来见我，犹如我初次创造你们的时候一样。你们把我所赏赐你们的，抛弃在背后……”**（《古兰经》第六章：牲畜第94节）

**“复活日他们都要单身来见他。”**（《古兰经》第十九章：麦尔彦第95节）

这些经文说明：把物质作为自己神灵的人们，其实来自真主、并回到真主那里。无论他们愿不愿意，他们已经顺服着真主的意愿。现在，他们等待末日的审判；在那一天，他们都将清算；不管他们多么地不情愿去理解这一点。

## 这个话题的重要性

正确理解本章中所解释的物质的真正本质是至关重要的。山川、平原、花朵、人们、海洋，简而言之，我们看到的一切事物，真主在《古兰经》中告知我们存在的以及主从无到有而创造的一切，都是创造出来的且真实存在着。然而，人类不能够通过他们的感官看到、感觉到或听到这些事物的真正特性。他们所看到或感觉到的只是这些事物在他们脑中的反映。这是个在所有医学院都讲授的科学事实。它同样也适用于你正在读的这本书，你无法看到或触摸到它的真正本性。从书上来的光线被你眼中的细胞转化为电子信号，然后被传送到脑后部的视觉神经，即这本书的影像被创造的地方。换句话说，你并不是通过你的眼睛在阅读你眼前的这本书，实际上，这本书在你脑后部的视觉神经区被创造出来。你正在读的这本书是你脑中那本书的影子。真正的书只有真主才能看到。

但是，还应该记住，即物质是我们脑中形成的幻影，这个事实并不“排斥”物质，而是向我们提供了物质的真正本性：没有人可以和物质的本源直接接触。而且，外部的物质并不仅被我们所看到，也被其他生命所看到。真主委派的使者也见证这个世界：

**“当坐在右边和左边的两个记录的天神记录各人的言行的时候，他每说一句话，他面前都有天神当场监察。”**（《古兰经》第五十章：夏弗第17-18节）

最重要的是，真主无所不见。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他看到它的所有状态。真主在《古兰经》中告知我们：

**“.....你们当敬畏真主，当知道真主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古兰经》第二章：黄牛第233节）

**你说：“真主足为我与你们之间的见证，他对于他的仆人们确是彻知的，确是明察的。”**（《古兰经》第十七章：夜行第96节）

必须谨记真主在一本《受保护的经》（Lawh Mahfuz）中记录所有的事物。即使是我们看不到的事物也被记载在《受保护的经》中。真主用下列经文告诉我们他在被称为“书之母”（“Mother of the Book”）的《受保护的经》中记载一切：

**“在我那里的经原本中，它确是高尚的，确是睿智的。”**（《古兰经》第四十三章：金饰第4节）

**“.....我这里有一本被保护的经。”**（《古兰经》第五十章：夏弗第4节）

**“天上地下，没有一件隐微的事物，不记录在一本明白的经中。”**（《古兰经》第二十七章：蚂蚁第75节）

## 结论

迄今我们所解释的这个主题，将是我们在你的一生中告诉你的最伟大的真理。因为，证明我们看到并称之为“物质世界”的东西其实只在我们的脑中存在，我们永远也不能直接经历外部世界物质的本源，这是理解真主的存在、真主的创造及真主是唯一绝对存在的关键。

理解这个主题的人意识到，世界并不是大多数人所猜测的那种地方；世界不是一个绝对真实的存在，就像徘徊在大街上的人们，在酒馆里打架的人们，在豪华咖啡馆里炫耀的人们，吹嘘财产的人们，或投身于空洞目标的人们所假想的那样。世界只是一种幻象，它的本源我们永远无法触及。我们在上面列举的所有人，只是在大脑里看到这些感知，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因为它瓦解了否认真主存在的唯物主义哲学。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这样的唯物主义者对这个主题感到恐慌、恼火的原因，并且警告他们的信徒，当他们得知这一概念时，“别去考虑”。事实上，这些人处于缺乏智慧的悲惨境地，以致于他们无法理解在大脑内部形成感知的事实。他们以为用大脑看到的世界是“外部世界”，不能领会与之相反的明显证据。

这种无意识，是真主让那些不信教者缺乏智慧的结果。根据《古兰经》，不信教者“他们有心却不用去思维，他们有眼却不用去观察，他们有耳却不用去听闻。这等人好象牲畜一样，甚至比牲畜还要迷误。这等人是疏忽的。”（《古兰经》第七章：高处第179节）。你可以凭借自己的反思，来探索这个观点的更高层面。你必须集中注意力，仔细考虑你是如何看到并触摸到周围物体的。如果你深切地思考，就会感觉到此时阅读此书并进行思考的存在只有灵魂，他在一个内部的屏幕上观看称为“物质”的感知。理解这一点的人，会脱离欺骗了大多数人的物质世界的领域，从而进入真实存在的领域。

纵观历史，许多有神论者或哲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个现实。虽然Wahdatul Wujood的观点因为误解这个事实并否认创造的存在而偏离了真理，伟大的学者伊玛目兰巴尼（Imam Rabbani）对这个话题给予了正确的描述。根据伊玛目兰巴尼的阐述，与真主相比，所有的生命都是“幻影”。

伊玛目兰巴尼、穆乎伊丁·伊本·阿拉比（Muhyiddin Ibn Arabi）和麦伟兰纳·迦弥（Mevlana Cami）等伊斯兰学者，都以《古兰经》的启示并运用他们的理智认识到这个事实。西方哲学家，如乔治·伯克利（George Berkeley）也通过理智领会了同样的事实。伊玛目兰巴尼在《麦克图巴特》（Mektubat）中写道，整个物质宇宙只是一个“幻象与推想（感知）”，唯一绝对的存在是真主：

“真主……他所创造的这些生物的实质，只是虚无……真主在感觉和幻象的领域内创造所有……宇宙的存在就在这些感觉和幻象中，它并非物质……在现实中，外部（世界）中只有无上生命的存在（即真主）。”<sup>204</sup>

但是，历史上，能够理解这个事实的人数总是有限的。像伊玛目兰巴尼这样伟大的学者曾经写道，把这样的事实告诉大众可能会很难，大多数人可能难以领会它。

然而，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这个事实已经被科学提出的证据所验证。物质不是绝对的和我们对于物质的知识极度有限这个事实，在历史上第一次被如此具体、清楚、明确地表达出来。

因此，二十一世纪将成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人们将普遍理解真主启示的神圣事实，并集体追随真主这个唯一绝对的存在。在二十一世纪，十九世纪的唯物主义信条，将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中，人们将领悟真主的存在和造化，将领会像无限与永恒这样的事实，人们将从几个世纪的蒙昧、谎言和迷信中解脱出来。

这一不可避免的趋势，不可能被任何影像所阻拦。

## 第十八章

### 时间的相对论和命运的事实

上面的叙述表明，我们从来没有和现实中的“三维空间”直接接触，我们完全在我们的思想中度过一生。与之相反的主张，将是丧失理性和科学事实的迷信；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可能与外部世界的本源有直接的接触。

这个事实驳斥了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主要假设：物质的绝对与永恒的假设。唯物主义哲学立足的第二种假设，就是时间也是绝对与永恒的，这与第一种假设一样的迷信。

#### 时间的感知

我们所说的“时间”，实际上是一个时刻与另一时刻作比较的方法。例如，当一个人敲打一个物体时，他听到一个特定的声音。当他在五分钟后敲打同一物体时，听到了另一个声音。这个人的感知在这两个声音之间有一段间隔，他把这段间隔叫做“时间”。然而，当听到第二个声音时，他听到的第一个声音仅仅存在于他的记忆中，是他想象中的一点资讯。一个人通过比较他所生活的瞬间与他记忆里的瞬间来形成对时间的感知。如果他不作这种比较，他也不会会有时间的感知。

同样，有人看见某人从门里走进并坐在房子中间的一把扶手椅上时也进行比较。当这个人坐在扶手椅上时，他开门时和向椅子走去时的影像在记忆中作为片断讯息被编辑。当人们把这个坐在椅子上的人和记忆中的讯息进行比较时就产生了时间的感知。

简而言之，时间是脑中储存的讯息进行比较的结果。如果人没有记忆，他的大脑就不能做这些转译，因而也就永远也不能形成时间的感知。一个人认为他30岁了，仅仅是因为在他的思想中已经积累了与这30年有关的讯息。如果他的记忆不复存在，就想不起任何这些早先时间的存在，只能经历单一的目前生活的“瞬间”。

#### 对“永恒”的科学解释

让我们通过引述有关科学家和学者的解释来阐释永恒这一主题。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遗传学教授、思想家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cois Jacob），在他的《可能与实际》（Le Jeu des Possibles）一书中，解释有关时间倒流的现象：

倒放的电影，使我们得以想象时间向后流逝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奶油自己从咖啡中分出来，并跳出杯子、进入乳脂分离器；一束光线从墙上发出，并汇集到一个光源，而不是从光

源射出；石子从水中跳到人的手中，是无数冒出来的水滴惊人地将之抛上来。然而，在这个有如此相反特征的时间逆行的世界，我们的大脑加工讯息和我们的记忆编辑信息的方式会同样倒转。过去和将来也同样如此，尽管世界看起来会和现在一模一样。<sup>205</sup>

然而由于我们的大脑已经习惯了一定的事件顺序，世界不会像上面所叙述的那样运行。我们假定时间总是向前流动。可是，这是在大脑里得出的一个决定，因此完全是相对的。实际上，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时间怎样流动——甚至连它是否流动都无从得知！这是因为时间不是一个绝对的事实，而只是某种感知。

时间是感知的事实，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也得到了论证。林肯·巴尼特在他的《宇宙与爱因斯坦博士》一书中写道：

与绝对空间一起，爱因斯坦放弃了绝对时间的概念——稳定、恒久、无情、普遍的时间流逝，从无限的过去流向无限的未来。至于相对论难懂的说法，源自人们不愿承认对时间的感觉如同对颜色的感觉一样，是一种感知。就如空间是物质的可能顺序一样，时间是事件的可能顺序。对时间主观性的最好解释，来自爱因斯坦自己的话：“个体的经验向我们展示了一系列事件的安排；我们记忆中一系列单纯的事件，根据‘更早’和‘更晚’的标准排序。”因此，个体的确存在着自我时间或主观时间。这种时间本身是不可测量的。我可以这样把数位与事件联系起来：较大的数位与较晚的事件而不是较早的事件相联系。<sup>206</sup>

巴尼特在书中写道，爱因斯坦证明了“空间和时间是直觉的形式，它们不能脱离意识，就如我们对颜色、形状或大小的概念”，根据广义相对论，“除了我们衡量的事件顺序外，时间没有独立的存在。”<sup>207</sup>

既然时间是由感知组成的，它完全依赖于感知者——因而是相对的。

时间流动的速度根据我们进行衡量的参照物的不同而不同；因为，人体内并没有确切指示时间流速的自然钟。林肯·巴尼特写道：“正像如果没有分辨颜色的眼睛，就不存在什么颜色；如果没有事件发生来标记，也就没有瞬间、小时或一天了。”<sup>208</sup>

在梦里我们清楚地经历时间的相对性。虽然我们在梦中感觉好象经历了数小时，但实际上那

我们对时间的主观感知源于对这一时刻与另一时刻的对比和比较。比方说，我们想象从播种、所种的植物开花到这些花被采摘和扎成花束的时间间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时间”。但实际上，时间是将“此刻”发生的事件与之前已发生的具体事件对比而产生的一种感知。







梦中我们清楚地感知时间的相对性。虽然我们在梦中感知到的事物，好象持续了几个小时，但实际上那只是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的事。

只是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的事。

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假设你被放进一个专门设计的只有一扇窗户的房间，并在那里呆一段时间。墙上的钟向你显示度过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你从房间的窗户里看到太阳以一定的间隔升起落下。几天之后在被问到你在房间里度过的时间时，你会按照你从墙上的钟表得来的信息和日升日落的次数来回答。比如说，你认为你在房间里度过了3天。但是如果放你进去的人说你在那里只停留了两天，你从窗户里看的太阳是假造的，而房间里的钟也被特别调快了，那你的计算就可能是错的。

这个例子形象地证明了我们对于时间速度的资讯，是建立在根据感知者而变化的参照物基础上的。

时间的相对性，也是科学方法证明的科学事实。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主张时间随物体的速度和距重心的距离而变化。当速度加快时，时间就缩短、压缩、放慢，直至完全到达一个“停止”点上。

爱因斯坦自己给出了一个例子。想象一下，有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人留在地球上，另一个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在太空遨游。当遨游者回来时，他会发现兄弟的年岁比自己大了。其原因是，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在太空遨游的兄弟的时间，流逝较慢。如果是在太空旅行的父亲和他留在地球上的儿子，情况会是怎样呢？如果父亲出发时是27岁，儿子3岁，当父亲30年（地球时间）后回到地球时，他将只有30岁，而他的儿子将是33岁！<sup>209</sup>

应该指出，时间的这种相对性，不是由时钟的快慢引起的。它是整个物质系统不同运行期间的结果；该系统一直深入到次原子粒子中。在时间被拉伸的环境中，人的心跳、细胞复制、大脑作用等等的运行都会更慢些。人们继续他们的日常活动，却根本注意不到时间流速的减缓。

### 《古兰经》中的相对论

从现代科学发现得出的结论是，时间并非唯物主义者所认为的是绝对事实，而只是相对的感知。更有趣的是，直到二十世纪的科学才发现的这个事实，1400多年前的《古兰经》就告诉了人类。《古兰经》中有关于时间相对性的各种描述。

我们能在《古兰经》的许多经文中看到被科学证明的事实：时间是由事件、处所和环境决定的心理感知。例如，《古兰经》中启示，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在是非常短暂的：

“在那时，他将召唤你们，而你们将以颂词答应他。你们将猜想自己在坟墓里只逗留一会儿。”（《古兰经》第十七章：夜行第52节）

“在他集合他们的那日，他们仿佛只在白昼逗留过一会儿，他们互相认识，把与真主相会之说称为谎言的人，确已亏折了，他们不是遵循正道的。”（《古兰经》第十章：优努斯第45节）

有些《古兰》经文指出，人们对时间的感知不尽相同，而且有时很短的时间人们会觉得似乎很长。人类在后世审判期间的对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主说：‘你们在大地上逗留了几年？’他们说：‘我们逗留了一天，或者不足一天；请你问问能计算年月的（天神）吧’。他说：‘你们只逗留了很少的年月，假若你们知道’。”（《古兰经》第二十三章：信士第112-114节）

一些别的经文指出，时间在不同的环境里有不同的流动速度：

“他们要求你早日昭示刑罚。真主绝不爽约。在你的主那里的一日，恰如你们所数的一千年。”（《古兰经》第二十二章：朝觐第47节）

“众天神和精神在一日之内升到他那里，那一日的长度是五万年。”（《古兰经》第七十章：天梯第4节）

“他治理自天至地的事物，然后那事物在一日之内上升到他那里，那一日的长度，是你们所计算的一千年。”（《古兰经》第三十二章：叩头第5节）

这些经文清楚地说明了时间的相对性。20世纪的科学发现的这个事实，《古兰经》早在1400年前，就已经告知人类；这显然是围绕整个时间和空间的真主的启示。

《古兰经》的很多章节揭示，时间是感知。这在《古兰经》的故事中尤其明显。例如，真主让一个有信仰的群体，在山洞里沉睡了三百多年；当他们醒来时，还以为自己在那里只呆了一会儿，无法计算究竟睡了多久：

“我就使他们在山洞里几年不能听闻。后来我使他们苏醒，以便我知道两派中的哪一派更能计算他们所停留的时间。”（《古兰经》第十八章：山洞第11-12节）

时间完全是随感知者而异的一个概念。某个特定的时间段对某人显得漫长，可对另一人却可能短暂。为了理解哪一个是正确的，我们就需要钟表、日历这样的时间来源。没有这些来源，我们不可能对时间作出正确的判断。



“我如此使他们觉醒，以便他们互相询问，其中有一个人说：‘你们逗留了多久？’他们说：‘我们逗留了一天，或不到一天。’他们说：‘你们的主最清楚你们逗留的时间的。你们自己派一个人，带着你们的这些银币到城里去，看看谁家的食品最清洁，叫他买点食品给你们，要叫他很谨慎，不要使任何人知道你们。’”（《古兰经》第十八章：山洞第19节）

下面的经文也是说明时间实际上属于心理感知的证据：

“难道你没看见那个人吗？他经过一个荒凉的颓废的城市，他说：‘真主怎样使这个已死的城市复活呢？’故真主使他在死亡的状态下逗留了一百年，然后使他复活。他说：‘你逗留了多久？’他说：‘我逗留了一日，或不到一日。’他说：‘不然，你已逗留了一百年。你看你的饮食，没有腐败。你看你的驴子。我要以你为世人的迹象。你看这些骸骨，我怎样配合他，怎样以肉套在它的上面。’当他明白这件事的时候，他说：‘我知道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古兰经》第二章：黄牛第259节）

上述经文清楚地强调，创造时间的真主不受时间的约束。而人类则受真主规定的时间的约束。如经中所述，人类甚至无法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在这样的状态下，断定时间是绝对的——正如唯物主义以扭曲的心态所作的那样，将是非常不合理的。

## 命运

时间的变化的相对性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对我们而言持续了几十亿年的时期，在另一个尺度上不过才一秒种。而且，从世界开始到结束的漫长岁月，也许还不到一秒钟，而只是另一尺度的瞬间。

这正是命运概念的本质——大多数人，尤其是唯物主义者不大理解的概念；唯物主义更是完全否认这一点。命运是真主关于过去或未来所有事件的完美知识。大多数人疑问，真主怎能知道尚未经历的事件，而且这使他们不能理解命运的真实性。然而，“尚未经历的事件”只是指我们尚未经历，真主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为正是他自己创建它们的。所以，过去、将来和现在，对真主都是一样的；对真主而言，一切已经发生并完成了。

林肯·巴尼特在《宇宙与爱因斯坦博士》里解释了广义相对论是如何导向这种见识的。根据巴尼特的观点，宇宙可以“被整个包含在一个宇宙智慧之中”。<sup>210</sup>巴尼特称为“宇宙智慧”的是真主统辖整个宇宙的智能和知识。就像我们不难从总体上看出某个统治者的开始、中间、结局以及其间的全部过程一样，真主自始至终知道支配我们的时间，像了解一个瞬间一样。人们只能在属于他们的时间到来时，才经历那些事件，并见证真主已为他们造化的命运。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注意在社会上对命运的歪曲理解。这种对命运的歪曲行为，产生一种迷信思想：真主已经为每个人确定了一个“命运”，但人们有时可以改变这些命运。例如，说到一个挣脱死亡线的病人，有人会肤浅地说“他战胜了自己的命运”。然而，没有人能够改变其命运。濒死之人之所以能脱离死亡线，是因为他那时注定还不会死。同时那些人会再次自欺地说：“我战胜了我的命运”，并坚持这样的思想倾向，这也是他们的命运。

命运是真主永恒的知识。因为，所有时间对真主而言都是瞬间，他支配整个时间和空间，一切事物都在命运中注定和完成。

我们也从《古兰经》中了解到，时间唯独属于真主：一些将来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古兰经》把它们当作很久以前已经发生的事而叙述了。例如，人们最终在后世接受真主清算的经文，被描述成很久以前已发生过的事件：

“号角一响，凡在天地间的，都要昏倒，除非真主所意欲的。然后，号角再响一次，他们就

忽然站起来，东瞻西顾的。大地将因它的主的光明而亮；功过簿将陈列出来；众先知和见证将被召来，他们将被秉公裁判而不受冤枉……不信道者，将一队一队地被赶入火狱……敬畏主者将一队一队地被邀入乐园……”（《古兰经》第三十九章：队伍第68-73节）

与之有关的其它经文是：

“每个人都要到来，驱逐的天神和见证的天神，将与他同行。”（《古兰经》第五十章：夏弗第21节）

“天将破裂；在那日，天将成为脆弱的。”（《古兰经》第六十九章：真灾第16节）

“他将因他们的坚忍而以乐园和丝绸报酬他们。他们在乐园中，靠在床上，不觉炎热，也不觉严寒。”（《古兰经》第七十六章：人第12-13节）

“火狱将为能见的人显露出来的日子。”（《古兰经》第七十九章：急掣的第36节）

“故今日信士们，嘲笑不信道的人们。”（《古兰经》第八十三章：称量不公第34节）

“罪犯们将看见火狱，必堕其中，无处逃避。”（《古兰经》第十八章：山洞第53节）

正如我们所见，我们死之后将要经历的事件（以我们的观点），在《古兰经》中作为已经经历过的事来描述。真主不受我们所受的相对时间框架的制约。真主对这些事件具有永恒的意志：人们已经执行了这些事件，所有这些事情已经实施并结束了。经文告知我们，每一事件不论大小，都在真主的知识之内，并记录在天经中：

“无论你处理什么事物，无论你诵读《古兰经》哪一章经文，无论你们做什么工作，当你们着手的时候，我总是见证你们的。天地间微尘重的事物，都不能逃避真主的监察，无论比微尘小还是比微尘大，都记载在一本明显的天经中。”（《古兰经》第十章：优努斯第61节）

### 唯物主义者的烦恼

本章讨论的主题，即潜藏在物质、永恒、无限之中的真理，其实极为清楚了。就如前文所述，这决不是某种哲学或思想方式，而是无法否认的显然的真理。在这个主题上，理性与逻辑证据只承认一点：对我们而言，由所有物质组成的、所有人类生活其中的宇宙，其实是一个完全的幻影，一个我们脑中感知的汇集，而它的本源我们根本无法直接接触。

唯物主义者理解这个问题时，处境很艰难。例如，如果我们回到唯物主义者波利特兹尔（Politzer）的公车的例子：虽然波利特兹尔在技术上知道他不能脱离感知，但他只承认一些特定情况。即，波利特兹尔认为，事件会在大脑里发生，直到公车碰撞时；但公车的碰撞一发生，事件离开大脑，并获得物质性的现实。这里的逻辑缺陷非常明显：波利特兹尔犯了与唯物主义哲学家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同样的错误：“我碰上石头，我的脚疼了，因此石头存在”，而且他不能理解，公车的撞击引起的震惊实际上也只是感知而已。

唯物主义者不能理解这个主题的潜意识中的原因是，他们害怕理解它时将要面对的事实。林肯·巴尼特指出只是“察觉”这个主题就引起一些唯物主义科学家的恐惧与焦虑：

“当哲学家把所有的客观现实缩小到感知的影子世界时，科学家们开始意识到人的感知的惊人局限性。”<sup>211</sup>

我们无法触及物质本源和时间是感知的事实，在唯物主义者中引起巨大的恐惧，因为物质和时间是支持他们关于绝对存在的仅有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把它们作为崇拜的偶像；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物质和时间通过进化方式创造的。

当他们感觉到自己无法了解自己生活的宇宙、世界、自己的身体、别人以及影响其想法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等这一切的本质时，他们就被恐惧所压倒。他们依赖和信奉的一切突然无影无踪

了。他们对自己将在末日像经文描述的那样经历审判感到绝望：“在那日，他们将向真主表示屈服，而他们所捏造者将回避他们。”（《古兰经》第十六章：蜜蜂第87节）

从那时起，唯物主义者努力使自己确信他们在真正面对外部的本源的物质，为达到这个目的而虚构“证据”，并急得捶墙、踢石头、大喊大叫，但他永远不能逃脱现实。

正像他们想要从头脑中清除这个现实一样，他们想让其它人也抛弃它。他们意识到，如果人们普遍知道物质的真正本质，他们粗糙的哲学和无知的世界观就会大白于天下，也失去其观点赖以存在的土壤。这些恐惧解释了他们为我们在此所述的事实感到烦乱的原因。

真主陈述这些不信教者的恐惧在后世将变得更厉害。在审判日，他们的结局是：

“在那日，我把他们全体集合起来，然后，我对以物配主的人说：‘以前你们所妄称为我的伙伴的，如今在哪里呢？’”（《古兰经》第六章：牲畜第22节）

在后世，不信教者将见证，他们的财产、子女和朋友都将离开他们并消失殆尽。他们曾认为他们能够接触到世界上物质的本源，并自奉为真主的伙伴。真主在经中告知我们这个事实：“你看看他们怎样抵赖。他们以前伪造的（伙伴）已回避他们了。”（《古兰经》第六章：牲畜第24节）

### 信士的收获

物质不是绝对的和时间是一种感知的事实使唯物主义者惊恐万状时，真正的信士却掌握了这个事实。当信仰真主的人们认识到物质的真正本质时，他们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个事实是回答所有问题的关键，它解开了全部的秘密。以前看起来很难领会的事情变得易于理解了。

前面所说的关于死亡、乐园、地狱、后世及改变的尺度等问题可以理解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如“真主在哪里？”，“在真主之前有什么？”，“谁创造了真主？”，“坟墓里的生活将持续多久？”，“天堂和地狱在哪里？”，“天堂和地狱目前存在吗？”等等，可以容易地回答了。一旦人们领会了真主如何从无到有地创造了整个宇宙，“何时”、“何地”的问题则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没有什么时间和空间。当人们理解空间的无限时，就会懂得天堂、地狱及人间其实在同一个地方；如果理解了永恒，将会理解每一件事都在单一时刻发生：没有需要等待的事物，时间没有消失，因为一切已经发生并且完成了。

领会了这个秘密，世界就成了信士的天堂。使人痛苦的所有物质担忧、焦虑和恐惧都消失了。人们悟到在整个宇宙中，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悟到真主以他喜悦的方式，创造出整个物质世界，他们要做的就是归向真主，他们全身心地服从真主：“奉献给真主”（《古兰经》第三章：仪姆兰的家属第35节）

领悟这个秘密是今世最大的收获。

领悟这个秘密的同时，我们发现了《古兰经》昭示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真主比他的命脉还近于他。”（《古兰经》第五十章：夏弗第16节）众所周知，我们的命脉在我们的体内。而对一个人来说，比自己的命脉更近的会是什么呢？这种情形可以用我们无法逃脱自己的思想来轻松地加以解释。领悟了这个秘密也可以更好地了解这条经文。

这是明白的真理。我们必须明确：除真主外，没有任何援助者；除真主外，人类没有别的供给者；真主是唯一绝对的；他是唯一绝对的存在——他是人们寻求庇护、援助和回赐的唯一主宰。

无论我们转向哪里，真主始终与我们同在！

## NOTES

1. Cliff, Conner, "Evolution vs. Creationism: In Defense of Scientific Thinking",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Monthly Magazine Supplement to the Militant), November 1980.
2. Ali Demirsoy, *Kalitim ve Evrim*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Ankara: Meteksan Publishing Co., 1984, p. 61.
3. Michael J. Behe, *Darwin's Black Box*,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pp. 232-233.
4. Richard Dawkins, *The Blind Watchmaker*, London: W. W. Norton, 1986, p. 159.
5. Jonathan Wells, *Icons of Evolution: Science or Myth? Why Much of What We Teach About Evolution is Wrong*, Regnery Publishing, 2000, pp. 235-236
6. Dan Graves, *Science of Faith: Forty-Eight Biographies of Historic Scientists and Their Christian Faith*, Grand Rapids, MI, Kregel Resources.
7.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 Symposium*, 1941, CH.13.
8. Max Planck, *Where is Science Going?*, [www.websophia.com/aphorisms/science.html](http://www.websophia.com/aphorisms/science.html).
9. H. S. Lipson, "A Physicist's View of Darwin's Theory", *Evolution Trends in Plants*, Vol 2, No. 1, 1988, p. 6.
10. Although Darwin came up with the claim that his theory was totally independent from that of Lamarck's, he gradually started to rely on Lamarck's assertions. Especially the 6th and the last edition of *The Origin of Species* is full of examples of Lamarck's "inheritance of acquired traits". See Benjamin Farrington, *What Darwin Really Said*,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6, p. 64.
11. Michael Ruse, "Nonliteralist Antievolution", AAAS Symposium: "The New Antievolutionism," February 13, 1993, Boston, MA.
12. Steven M. Stanley, *Macroevolution: Pattern and Process*,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 1979, pp. 35, 159.
13. Colin Patterson, "Cladistics", Interview with Brian Leek, Peter Franz, March 4, 1982, BBC.
14. Jonathan Wells, *Icons of Evolution: Science or Myth? Why Much of What We Teach About Evolution is Wrong*, Regnery Publishing, 2000, pp. 141-151
15. Jerry Coyne, "Not Black and White", a review of Michael Majerus's *Melanism: Evolution in Action*, *Nature*, 396 (1988), pp. 35-36
16. Stephen Jay Gould, "The Return of Hopeful Monsters", *Natural History*, Vol 86, July-August 1977, p. 28.
17. 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A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189.
18. *Ibid*, p. 177.
19. B. G. Ranganathan, *Origins?*, Pennsylvania: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88.
20. Warren Weaver, "Genetic Effects of Atomic Radiation", *Science*, Vol 123, June 29, 1956, p. 1159.
21. Gordon R. Taylor, *The Great Evolution Myste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3, p. 48.
22. Michael Pitman, *Adam and Evolution*, London: River Publishing, 1984, p. 70.
23. 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A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179.
24. 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8, pp. 140, 141, 227.
25. Derek V. Ager, "The Nature of the Fossil Record",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Ge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87, 1976, p. 133.
26. Mark Czarnecki, "The Revival of the Creationist Crusade", *MacLean's*, January 19, 1981, p. 56.
27. R. Wesson, *Beyond Natural Selection*, MIT Press, Cambridge, MA, 1991, p. 45
28. David Raup, "Conflicts Between Darwin and Paleontology", *Bulletin,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Vol 50, January 1979, p. 24.
29. Richard Monastersky, "Mysteries of the Orient", *Discover*, April 1993, p. 40.
30. Richard Fortey, "The Cambrian Explosion Exploded?", *Science*, vol 293, No 5529, 20 July 2001, pp. 438-439.
31. *Ibid*.
32. Richard Dawkins, *The Blind Watchmaker*, London: W. W. Norton 1986, p. 229.
33. Douglas J. Futuyma, *Science on Tria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3, p. 197.
34. 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A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302.
35. Stefan Bengtson, *Nature*, Vol. 345, 1990, p. 765.
36. *The New Animal Phylogeny: Reliability And Implications*, *Proc. of Nat. Aca. of Sci.*, 25 April 2000, vol 97, No 9, pp. 4453-4456.
37. *Ibid*.
38. Gerald T. Todd, "Evolution of the Lung and the Origin of Bony Fishes: A Casual Relationship", *American Zoologist*, Vol 26, No. 4, 1980, p. 757.
39. R. L. Carroll,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Evolution*, New York: W. H. Freeman and Co. 1988, p. 4.; Robert L. Carroll, *Patterns and Processes of Vertebrate 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96-97
40. Edwin H. Colbert, M. Morales, *Evolution of the Vertebrate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91, p. 99.
41. Jean-Jacques Hublin, *The Hamlyn Encyclopædia of Prehistoric Animals*, New York: The Hamlyn Publishing Group Ltd., 1984, p. 120.
42. Jacques Millot, "The Coelacanth",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193, December 1955, p. 39.
43. *Bilim ve Teknik Magazine*, November 1998, No: 372, p. 21.
44. Robert L. Carroll,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Evolution*, New York: W. H. Freeman and Co., 1988, p. 198.
45. Engin Korur, "Gözlerin ve Kanatların Sırrı" (The Mystery of the Eyes and the Wings), *Bilim ve Teknik*, No. 203, October 1984, p. 25.
46. *Nature*, Vol 382, August, 1, 1996, p. 401.
47. Carl O. Dunbar, *Historical Geology*,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61, p. 310.
48. L. D. Martin, J. D. Stewart, K. N. Whetstone, *The Auk*, Vol 98, 1980, p. 86.
49. *Ibid*, p. 86; L. D. Martin, "Origins of Higher Groups of Tetrapods", Ithaca, New York: Comstock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91, pp. 485, 540.
50. S. Tarsitano, M. K. Hecht, *Zoolog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Vol 69, 1985, p. 178; A. D. Walker, *Geological Magazine*, Vol 177, 1980, p. 595.
51. Pat Shipman, "Birds do it... Did Dinosaurs?", *New Scientist*, February 1, 1997, p. 31.
52. "Old Bird", *Discover*, March 21, 1997.
53. *Ibid*.
54. Pat Shipman, "Birds Do It... Did Dinosaurs?", p. 28.
55. Robert L. Carroll, *Patterns and Processes of Vertebrate 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80-81.
56. Jonathan Wells, *Icons of Evolution*, Regnery Publishing, 2000, p. 117.
57. Pat Shipman, "Birds Do It... Did Dinosaurs?", p. 28.
58. *Ibid*.
59. Roger Lewin, "Bones of Mammals, Ancestors Fleshed Out", *Science*, vol 212, June 26, 1981, p. 1492.
60. George Gaylord Simpson, *Life Before Man*, New York: Time-Life Books, 1972, p. 42.
61. R. Eric Lombard, "Review of Evolutionary Principles of the Mammalian Middle Ear, Gerald Fleischer", *Evolution*, Vol 33, December 1979, p. 1230.
62. David R. Pilbeam, "Rearranging Our Family Tree", *Nature*, June 1978, p. 40.
63. Earnest A. Hooton, *Up From The Ape*, New York: McMillan, 1931, p. 332.
64. Malcolm Muggeridge, *The End of Christendom*,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0, p. 59.
65. Stephen Jay Gould, "Smith Woodward's Folly", *New Scientist*, February 5, 1979, p. 44.
66. Kenneth Oakley, William Le Gros Clark & J. S. "Piltdown", *Meydan Larousse*, Vol 10, p. 133.
67. Stephen Jay Gould, "Smith Woodward's Folly", *New Scientist*, April 5, 1979, p. 44.
68. W. K. Gregory, "Hesperopithecus Apparently Not An Ape Nor A Man", *Science*, Vol 66, December 1927, p. 579.
69. Philips Verner Bradford, *Harvey Blume, Ota Benga: The Pygmy*

- in The Zoo, New York: Delta Books, 1992.
70. David Pilbeam, "Humans Lose an Early Ancestor", *Science*, April 1982, pp. 6-7.
  71. C. C. Swisher III, W. J. Rink, S. C. Antón, H. P. Schwarcz, G. H. Curtis, A. Suprijo, Widiasmoro, "Latest *Homo erectus* of Java: Potential Contemporaneity with *Homo sapiens* in Southeast Asia", *Science*, Volume 274, Number 5294, Issue of 13 Dec 1996, pp. 1870-1874; also see, Jeffrey Kluger, "Not So Extinct After All: The Primitive *Homo Erectus* May Have Survived Long Enough To Coexist With Modern Humans", *Time*, December 23, 1996.
  72. Solly Zuckerman, *Beyond The Ivory Tower*, New York: Toplinger Publications, 1970, pp. 75-94.
  73. Charles E. Oxnard, "The Place of Australopithecines in Human Evolution: Grounds for Doubt", *Nature*, Vol 258, p. 389.
  74. Holly Smith,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Vol 94, 1994, pp. 307-325.
  75. Fred Spoor, Bernard Wood, Frans Zonneveld, "Implication of Early Hominid Labryntine Morphology for Evolution of Human Bipedal Locomotion", *Nature*, vol 369, June 23, 1994, pp. 645-648.
  76. Tim Bromage, *New Scientist*, vol 133, 1992, p. 38-41.
  77. J. E. Cronin, N. T. Boaz, C. B. Stringer, Y. Rak, "Tempo and Mode in Hominid Evolution", *Nature*, Vol 292, 1981, pp. 113-122.
  78. C. L. Brace, H. Nelson, N. Korn, M. L. Brace, *Atlas of Human Evolution*, 2.b. New York: Rinehart and Wilson, 1979.
  79. Alan Walker,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39 (2), 1978, p. 54.
  80. Bernard Wood, Mark Collard, "The Human Genus", *Science*, vol 284, No 5411, 2 April 1999, pp. 65-71.
  81. Marvin Lubenow, *Bones of Contention*, Grand Rapids, Baker, 1992, p. 83.
  82. Boyce Rensberger,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9, 1984.
  83. Ibid.
  84. Richard Leakey, *The Making of Mankind*, London: Sphere Books, 1981, p. 62.
  85. Marvin Lubenow, *Bones of Contention*, Grand Rapids, Baker, 1992. p. 136.
  86. Pat Shipman, "Doubting Dmanisi", *American Scientist*, November- December 2000, p. 491.
  87. Erik Trinkaus, "Hard Times Among the Neanderthals", *Natural History*, vol 87, December 1978, p. 10; R. L. Holloway, "The Neanderthal Brain: What Was Primi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Supplement*, Vol 12, 1991, p. 94.
  88. Alan Walker, *Science*, vol 207, 1980, p. 1103.
  89. A. J. Kelso, *Physical Anthropology*, 1st ed., New York: J. B. Lipincott Co., 1970, p. 221; M. D. Leakey, *Olduvai Gorge*, Vol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272.
  90. S. J. Gould, *Natural History*, Vol 85, 1976, p. 30.
  91. *Time*, November 1996.
  92. L. S. B. Leakey, *The Origin of Homo Sapiens*, ed. F. Borde, Paris: UNESCO, 1972, p. 25-29; L. S. B. Leakey, *By the Eviden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4.
  93. "Is This The Face of Our Past", *Discover*, December 1997, p. 97-100.
  94. A. J. Kelso, *Physical Anthropology*, 1.b., 1970, pp. 221; M. D. Leakey, *Olduvai Gorge*, Vol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272.
  95. Donald C. Johanson & M. A. Edey, *Lucy: The Beginnings of Humankin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1, p. 250.
  96. *Science News*, Vol 115, 1979, pp. 196-197.
  97. Ian Anderson, *New Scientist*, Vol 98, 1983, p. 373.
  98. Russell H. Tuttle, *Natural History*, March 1990, pp. 61-64.
  99. Ruth Henke, "Aufrecht aus den Baumen", *Focus*, Vol 39, 1996, p. 178.
  100. Elaine Morgan, *The Scars of 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
  101. Solly Zuckerman, *Beyond The Ivory Tower*, New York: Toplinger Publications, 1970, p. 19.
  102. Robert Locke, "Family Fights", *Discovering Archaeology*, July/August 1999, p. 36-39.
  103. Ibid.
  104. Henry Gee, *In Search of Time: Beyond the Fossil Record to a New History of Lif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9, p. 126-127.
  105. W. R. Bird, *The Origin of Species Revisited*,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Co., 1991, pp. 298-99.
  106. "Hoyle on Evolution", *Nature*, Vol 294, November 12, 1981, p. 105.
  107. Ali Demirsoy, *Kalitim ve Evrim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Ankara: Meteksan Publishing Co., 1984, p. 64.
  108. W. R. Bird, *The Origin of Species Revisited*,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Co., 1991, p. 304.
  109. Ibid, p. 305.
  110. J. D. Thomas, *Evolution and Faith*, Abilene, TX, ACU Press, 1988. pp. 81-82.
  111. Robert Shapiro, *Origins: A Sceptics Guide to the Creation of Life on Earth*,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6. p.127.
  112. Fred Hoyle, Chandra Wickramasinghe, *Evolution from Spac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4, p. 148.
  113. Ibid, p. 130.
  114. Fabbri Britannica Bilim Ansiklopedisi (Fabbri Britannica Science Encyclopaedia), vol 2, No 22, p. 519.
  115. Richard B. Bliss & Gary E. Parker, *Origin of Life*, California: 1979, p. 14.
  116. Stanley Miller, *Molecular Evolution of Life: Current Status of the Prebiotic Synthesis of Small Molecules*, 1986, p. 7.
  117. Kevin Mc Kean, *Bilim ve Teknik*, No 189, p. 7.
  118. J. P. Ferris, C. T. Chen, "Photochemistry of Methane, Nitrogen, and Water Mixture As a Model for the Atmosphere of the Primitive Earth", *Journal of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vol 97:11, 1975, p. 2964.
  119. "New Evidence on Evolution of Early Atmosphere and Life",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vol 63, November 1982, pp. 1328-1330.
  120. Richard B. Bliss & Gary E. Parker, *Origin of Life*, California, 1979, p. 25.
  121. W. R. Bird, *The Origin of Species Revisited*,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Co., 1991, p. 325.
  122. Richard B. Bliss & Gary E. Parker, *Origin of Life*, California: 1979, p. 25.
  123. Ibid.
  124. S. W. Fox, K. Harada, G. Kramptiz, G. Mueller, "Chemical Origin of Cells", *Chemical Engineering News*, June 22, 1970, p. 80.
  125. Frank B. Salisbury, "Doubts about the Modern Synthetic Theory of Evolution", *American Biology Teacher*, September 1971, p. 336.
  126. Paul Auger, *De La Physique Theorique a la Biologie*, 1970, p. 118.
  127. Francis Crick, *Life Itself: It's Origin and Natu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1, p. 88.
  128. Ali Demirsoy, *Kalitim ve Evrim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Ankara: Meteksan Publishing Co., 1984, p. 39.
  129. Homer Jacobson, "Information, Reproduction and the Origin of Life", *American Scientist*, January 1955, p. 121.
  130. Reinhard Junker & Siegfried Scherer,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r Lebewesen", Weyel, 1986, p. 89.
  131. Michael Denton, *Evolution: A Theory in Crisis*, London: Burnett Books, 1985, p. 351.
  132. John Horgan, "In the Beginning",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64, February 1991, p. 119.
  133. G.F. Joyce, L. E. Orgel, "Prospects for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 of the RNA World", *In the RNA World*, New York: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 1993, p. 13.
  134. Jacques Monod, *Chance and Necessity*, New York: 1971, p.143.
  135. Leslie E. Orgel, "The Origin of Life on the Earth", *Scientific American*, October 1994, vol. 271, p. 78.
  136. Gordon C. Mills, Dean Kenyon, "The RNA World: A Critique", *Origins & Design*, 17:1, 1996.
  137. Brig Klyce, *The RNA World*, <http://www.panspermia.org/rna-world.htm>
  138. Chandra Wickramasinghe, Interview in *London Daily Express*, August 14, 1981.
  139. Pierre-P Grassé, *Evolution of Living Organism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p. 103.
  140. Ibid, p. 107.

141. Norman Macbeth, *Darwin Retried: An Appeal to Reason*, Boston: Gambit, 1971, p. 101.
142. Malcolm Muggeridge, *The End of Christendom*,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0, p. 43.
143. Loren C. Eiseley, *The Immense Journey*, Vintage Books, 1958, p. 186.
144. 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A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184.
145. Norman Macbeth, *Darwin Retried: An Appeal to Reason*, Harvard Common Press, New York: 1971, p. 33.
146. Ibid, p. 36.
147. Loren Eiseley, *The Immense Journey*, Vintage Books, 1958. p. 227.
148. H. Lisle Gibbs and Peter R. Grant, "Oscillating selection on Darwin's finches", *Nature*, 327, 1987, pp. 513; For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please see Jonathan Wells, *Icons of Evolution*, 2000, pp. 159-175.
149. Dr. Lee Spetner, "Lee Spetner/Edward Max Dialogue: Continuing an exchange with Dr. Edward E. Max", 2001, <http://www.trueorigin.org/spetner2.ap>
150. Ibid.
151. Ibid.
152. Francisco J. Ayala, "The Mechanisms of Evolu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39, September 1978, p. 64.
153. Dr. Lee Spetner, "Lee Spetner/Edward Max Dialogue: Continuing an exchange with Dr. Edward E. Max", 2001, <http://www.trueorigin.org/spetner2.ap>
154. S. R. Scadding, "Do 'Vestigial Organs' Provide Evidence for Evolution?", *Evolutionary Theory*, Vol 5, May 1981, p. 173.
155. *The Merck Manual of Medical Information*, Home edition, New Jersey: Merck & Co., Inc. The Merck Publishing Group, Rahway, 1997.
156. H. Enoch, *Creation and Evolution*, New York: 1966, pp. 18-19.
157. Frank Salisbury, "Doubts About the Modern Synthetic Theory of Evolution", *American Biology Teacher*, September 1971, p. 338.
158. Dean Kenyon & Percival Davis, *Of Pandas and People: The Central Question of Biological Origins*, (Dallas: Haughton Publishing, 1993), p. 33.
159. Michael Denton, *Evolution: A Theory in Crisis*, London, Burnett Books, 1985, p. 145.
160. William Fix, *The Bone Peddlers: Selling Evolution*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84), p. 189.
161. W. R. Bird, *The Origin of Species Revisited*, Thomas Nelson Co., Nashville: 1991, pp. 98-99; Percival Davis, Dean Kenyon, *Of Pandas and People*, Haughton Publishing Co., 1990, pp. 35-38.
162. W. R. Bird, *The Origin of Species Revisited*, pp. 98-99, 199-202.
163. Michael Denton, *Evolution: A Theory in Crisis*, London: Burnett Books, 1985, pp. 290-91.
164. Hervé Philippe and Patrick Forterre, "The Rooting of the Universal Tree of Life is Not Reliable", *Journal of Molecular Evolution*, vol 49, 1999, p. 510
165. James Lake, Ravi Jain ve Maria Rivera, "Mix and Match in the Tree of Life", *Science*, vol. 283, 1999, p. 2027
166. Carl Woese, "The Universel Ancestor",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95, (1998) p. 6854
167. Ibid.
168. Jonathan Wells, *Icons of Evolution*, Regnery Publishing, 2000, p. 51
169. G. G. Simpson, W. Beck, *An Introduction to Biolog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5, p. 241.
170. Keith S. Thompson, "Ontogeny and Phylogeny Recapitulated", *American Scientist*, Vol 76, May/June 1988, p. 273.
171. Francis Hitching, *The Neck of the Giraffe: Where Darwin Went Wrong*, New York: Ticknor and Fields 1982, p. 204.
172. Richard Lewontin, "The Demon-Haunted World",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9, 1997, p. 28.
173. Robert Shapiro, *Origins: A Sceptics Guide to the Creation of Life on Earth*, Summit Books, New York: 1986, p. 207.
174. Hoimar Von Dithfurt, *Im Anfang War Der Wasserstoff (Secret Night of the Dinosaurs)*, Vol 2, p. 64.
175. Ali Demirsoy, *Kalitim ve Evrim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Ankara: Meteksan Publishing Co., 1984, p. 61.
176. Ibid, p. 61.
177. Ibid, p. 94.
178. *Bilim ve Teknik*, July 1989, Vol. 22, No.260, p.59
179. *Grzimeks Tierleben Vögel 3*, Deutscher Taschen Buch Verlag, Oktober 1993, p.92
180. David Attenborough, *Life On Earth: A Natural History*, Collins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June 1979, p.236
181. David Attenborough, *Life On Earth: A Natural History*, Collins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June 1979, p.240
182. *Görsel Bilim ve Teknik Ansiklopedisi*, pp.185-186
183. Walter Metzner, <http://cnas.ucr.edu/~bio/faculty/Metzner.html>
184. *National Geographic*, September 1995, p.98
185. *Bilim ve Teknik*, January 1990, pp.10-12
186. David Attenborough, *Life of Bird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New Jersey, 1998, p.47
187. James L.Gould, Carol Grant Gould, *Life at the Edge*, W.H.Freeman and Company, 1989, pp. 130-136.
188. David Attenborough, *The Private Life of Plan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New Jersey, 1995, pp. 81-83.
189. *Encyclopedia of Reptiles and Amphibians*,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Academic Press, A Division of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p. 35.
190. Frederick Vester, *Denken, Lernen, Vergessen*, vga, 1978, p.6
191. R.L.Gregory, *Eye and Brain: The Psychology of See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 1990, p. 9.
192. Lincoln Barnett, *The Universe and Dr.Einstein*,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 New York, 1948, p. 20.
193. Orhan Hancerlioglu, *Dusunce Tarihi (The History of Thought)*, Istanbul: Remzi Bookstore, 6.ed., September 1995, p. 447.
194. V.I.Len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1970, p. 14.
195. Bertrand Russell, *ABC of Relativity*,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ondon, 1964, pp. 161-162.
196. R.L.Gregory, *Eye and Brain: The Psychology of See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 1990, p. 9.
197. Ken Wilber, *Holographic Paradigm and Other Paradoxes*, p.20
198. George Politzer,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Philosophie*,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54, p. 53.
199. Orhan Hancerlioglu, *Dusunce Tarihi (The History of Thought)*, Istanbul: Remzi Bookstore, 6.ed., September 1995, p. 261.
200. George Politzer,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Philosophie*,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54, p. 65.
201. Paul Davies, *Tanrı ve Yeni Fizik (God and The New Physics)*, translated by Murat Temelli, Im Publishing, Istanbul 1995, pp. 180-181.
202. Rennan Pekunlu, "Aldatmacanın Evrimsizliği", (Non-Evolution of Deceit), *Bilim ve Utopya*, December 1998 (V.I.Len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1970, pp. 334-335).
203. Alaettin Senel, "Evrime Aldatmacası mı?, Devrin Aldatmacası mı?", (Evolution Deceit or Deceit of the Epoch?), *Bilim ve Utopya*, December 1998.
204. Imam Rabbani Hz. Mektupları (Letters of Rabbani), Vol.II, 357, Letter, p.163.
205. Francois Jacob, *Le Jeu des Possibl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2, p.111.
206. Lincoln Barnett, *The Universe and Dr.Einstein*,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 New York, 1948, pp. 52-53.
207. Ibid., p. 17.
208. Ibid., p. 58.
209. Paul Strathern, *The Big Idea: Einstein and Relativity*, Arrow Books, 1997, p. 57.
210. Lincoln Barnett, *The Universe and Dr.Einstein*,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 New York, 1948, p. 84.
211. Ibid., pp. 17-18.